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2/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九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宗藩訓典十二卷(原缺卷四卷七)

〔明〕馮柯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襄藩貞白書院刻本

清寤齋心賞編一卷

〔明〕王象晉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一)

〔明〕王圻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四九八

.....五一九

宗藩訓典十二卷（原缺卷

四卷七）

〔明〕馮柯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

十年襄藩貞白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宗藩訓典

十二卷》提要

宗藩訓典叙

聖王御寓首重封建剖節易同姓所以萬本支翼宗國世世稱藩惠欽親也秦不師古罷置封建竟成沙車之禍歷代繩承展親睦異皆有周官之遺風焉是以河間疆學吐納萬濤武都魏敵矯翔千里或徘徊顧命膽隊疆表或尺屨典彛茂騰皇族斯所謂振宗良哉即七國之兵六王之釁燬悉不共貫而諦千百載下邇鑑炳焉矧一本之法戒乎哉

朝天潢之派烏奕蕃衍列國彬涵濡祖訓淵源家學餘紹箕裘而光大之者何可勝數間有一二弗若於訓甚至樹吏議扞文罔者往往有之懲之典或疎衮鉞之義未備耳此訓

典一書肇自

楚襄王嘉命貞白先生仰體日月之考也先生慈谿鼻伐先世四葉起明經為諸藩王保傳比先生範經嗜古薄世味而稱作者自奉王之命博采群書評以己意摠之宗屬及與事之臣非善惡足垂勸戒者弗錄稿經數易又以令子新吳侯迎養窮年克就

宗藩訓典十卷

卷二

貞白書

辭則梓慶削木為鐻極齋心而後加手窮情極變微顯闡幽庶幾挽古一大觀也新吳侯一日授余卒業且索詹、弁之余何能贊一辭憶昔按楚辱侍

襄王宇下今觀是編之成能無快乎則謂是編之作真春秋之遺也亦社存王迹也寄褒貶於一字具詞嚴所以

尊、馬訓典維王室也列藩渾於一評其議核所以親、馬惟厥、新者聘志狗馬不維得失之林而撻牙同氣者逞、以藩屏之親峙為敵國則大封建者何為重茲桐葉以釀叢棘也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試攷鏡是編稟為龜鑑則東平王軸擷三萬之菁華陳思珠纓壯百二之帶礪國祚且世世維苞葉無疆矣故周道尚親演祚八百以親、而成尊尊之勢也秦馭異之先生斷以二世紀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夫以先生之才腹笥武庫奚所不該使資適逢世獲彰虎觀議雲臺當必有大制作以鼓吹

皇路潤色鴻伐者豈僅、追馬史之容

乘紹麟經之逸響而已哉惟德艱於
遇潛於躬而貽於子既勤成一家以
示不朽又親見令子發解登第以駸
駸名世行將以此書呈

睿覽頌

藩服以絢金匱石室之藏則是書之
用宏而先生之得天可謂厚矣謹叙
皇明萬曆二十三年乙未歲首冬既望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前浙
江道監察御史西昌涂杰頓首書



重刻宗藩訓典序

今上御極廿有九年不佞愚備員西曹恭承
簡命擢守襄陽郡亡何
襄世主殿下亦荷

天寵特遣重臣捧

璽書晉爵正位受

冊日適與

東宮慶典相符

宗藩訓典叙

入五 通通山堂

聖嗣

招胤洵非偶然余以職事躬逢盛際得從

班首仰窺

龍鳳岐嶷之姿申海嶽之祝猗歟休哉

又明年適里族季子煥函先子貞白所

續宗藩訓典走

王庭以進并

賀蓋

先靖王舊有成命而故貞白先生以遺命
曾授厥季子事具先生自叙暨豫章涂
少卿叙中季子實終父志以酬君德移
孝為忠非尋常所云檐簷彈鋏者比已
王升殿受書出座

賜勞問篤韋布欵及覽

先靖王與先生昔所相與語淚淫淫承睫
不自禁

宗藩訓典叙

大聖通達山堂

王執書泣季子亦泣秉彝天性孝思觸撥
亦莫知涕淚之後也感人哉感人哉語
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是心足以風矣
移日召余暨二三同宋設醴存心堂東
命之曰孤微先靈得奉訓典翰屏千秋
允足金鑑第訓之為典一宗之為藩庶
無論

天潢玉葉布列四方即本支百世同儷三

楚者可斬弗傳乎函欲命工翻刻傳布
遐邇願太守一言并諸首簡以昭
先君明德於戲大哉

王言真善與人同之心乎古稱河間大雅
東平樂善無踰此矣余拜

命之辱義不容以簿書弗文辭因追憶

疇昔家塾業鉛斬從我貞白仲子臧方

氏鴈行而遊嘗睹記先生脫藁成又及

宗藩訓典叙

大聖通達山堂

見臧方氏殺青斯竟未嘗不感慨自古

君臣際會之難上嘉

先靖王之樂善竊歎貞白先生之遇巷也

粵稽千里玄纁止于辰星梁見利源一

語杳鑿隨分宣室鬼神之間吾悲其君

齊門等瑟之投吾悲其臣試舉楚事証

之離騷見志長沙弔古非無著作而高

唐雲雨大王雄風祇增凜愴悲秋之態

供詞人搗文繪藻之具而已奚足備一

王之鑒省邇萬年之鴻運哉我今

先王往矣訓典昭然在也

殿下以神明之胄主鬯青幄即左圖右史

信古嗜學自貽哲命且也亟圖翻布以

廣明德此隆親睦篤敦叙培植豐芑之

盛心所以維式四方磐石

皇圖非淺渺也詎惟翼軫拱極江漢朝宗已

宗藩訓典叙

不帝遺遠山章

哉余不佞謹對揚休命百拜稽首惟歌

麟趾祝

天子萬年頌振振公族而已更何言更何言

昔

萬曆壬寅嘉平月既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襄陽府事前刑部山

西清吏司郎中四明馮若愚謹撰

宗藩訓典叙子帙

叙曰時有古今而文因之古今周前為古秦後為今
此開天以來因革之大會也然因革者時而是理之
在人心者無古今無今無因無革善維世變者以古律
今而挽今於古斯為得之稽古伏羲神農黃帝之書
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至于夏殷
周之書歷代寶之曰大訓而周書尤詳小史掌邦國
之志內史讀四方之事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
四方而諸侯亦各有國史如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
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周德既衰官失
所守赴告策書不求厥章夫子周流列國無所遇不
能以周禮易天下晚而歸魯遂因魯春秋別其訛謬
正其典禮善善惡惡直道而行以明周公之制繼王
者之迹蓋以古之衰而以古律之以挽之古此夫子
東周之志也嬴秦焚書止存秦紀及醫卜種樹書不
焚而挾書者偶語詩書者復重法禁之漢始弛禁書
往往間出司馬遷氏世纂史職乃叙述軒轅以來至
天漢為史記嗣後有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北史
隋書唐書五代史宋史遼金元史凡二十一史藏之
中秘世莫得觀而諸侯王無史其事附載正史中亦
古今之一變也漢東平思王疏乞諸子及太史公書

大臣以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
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術漢興謀臣奇策天官災
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故諸侯王無
異書間有河間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
其真加賜金帛以招之故其得書與漢相埒然卒以
對五策無窮致武帝變色遂縱酒娛樂以自廢故一
時諸侯王強半眇學唯弋獵是好聲色是耽甚而不
明春秋之義陷于篡逆之誅則教使然也我

聖祖稽古右文設翰林院以掌史事脩日曆有脩撰編
脩等官而於王府亦設紀善所然脩撰者脩撰編脩
者編脩而紀善者有善未必紀也先曾大父淮府長

宗藩訓典自叙二款

二

貞白書院

史公厚紀善時當緝先秦以來迄

國朝成化間文翰凡一百六十三卷以資啓沃

王親序之

賜名文翰類選大成仍

命長史公跋其後梓行於代柯晚辱薦舉得侍襄府

書堂

王曰孤欲取古英藩嘉言懿行可師法者為訓典子
盍成之柯對曰唯唯仁不仁皆道也善不善皆師也
故春秋必嚴褒貶訓典當則春秋

王曰可遂令開館隆中之廣德寺竊念司馬氏置以
父子相繼猶然直任矧自先曾以來四世王官其敢

不勉以辱寵命因取二十一史而徧攷之則因革代
有損益各殊有罷侯置守者有郡國間置者有王空

虛而止食租賦者有襁褓即刺大州者有不之國者

有封怨者有因此封彼者有握兵為將軍者有自外

入相者有太子諸王無別者有月廩過太子遠甚者

有奸太子位者有立王為太子者有太子廢為王者

有太子願脩藩國者有厭避者有計安太子而輔庶

讓之臣於長庶者有弟先諸兄官而表讓者有嗣王

以先功增邑辭不獲而乞領邑諸弟者有讓國與弟

而得官者有子弟分王者有城連數十者有儉千戶

者有不階尺土而光復故物者有各擁強兵自相屠

滅而外寇乘之者有徵而帝者有既帝而終復於藩

者有遠而崛起者有薄富貴而逸者有與他姓雜而

仕宦者有王外婦子及娼子者有其身之亡子而納

婦生子子之者有兄弟生同日兄蚤出以母微反弟

者有王養子者有賜姓附屬籍者有削屬籍別氏者

諸如此類不可殫述總之窮情極變代靡所不有而

微顯闡幽史亦足以發敬取其善足以勸惡足以戒

者或錄其全傳或摘其一二或參以別傳或證以他

書不拘煩瑣不徇毀譽各係之評以寓已意而其善

之不足以勸惡之不足以戒者咸無取焉蓋以今之

非古而以古律之以挽之古亦春秋之志也但春秋

宗藩訓典自叙二款

八三

貞白書院

聖人之筆故能以一字為褒貶猶以文約義精必待傳注而彼此聚訟莫能統一况非聖人之筆而欲以一字寄其褒貶其何以使人渙然氷釋而洞然燭照乎故在夫子可以一字為褒貶在柯不得不以一評為褒貶其揆一也雖然書惡示戒而中葦醜惡不可道如江都王建者書之未必戒而見謂人畜可交也然惡莫大於弑父與君而夫子不慮見謂君父可弑也而必書之則建不書惡胡懲也北史遼金元史皆夷也春秋攘夷狄何取焉不知夫子非惡純夷狄也惡其人而夷也被髮野祭伊川所以召陸渾之戎也而於吳楚始邑之繼人之終子之何嘗不與其進也

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夫子不絕吳楚而訓典可遺魏遼金元平叛葉未半會喘請告歸與十載乃克成編凡得宗屬七百二十三附與事之臣八十六共為評一千一百三十八釐十二帙總為一部題曰宗藩訓典遵

王命也即當進呈以塵

睿覽緣大馬之齒已踰七十筋驚力憊不任馳驅瞻望峴山徒增哽咽謹繕寫一部以俟他日或有幸予志者而副在山堂云峕

萬曆癸巳夏至日慈谿貞白老臣馮柯叙

宗藩訓典總目錄

子帙

泰諸公子五附與事一評七漢宗屬上三十二附與事十評六十一

丑帙

漢宗屬下二十三附與事六評三十三後漢宗屬四十五附與事七評五十二

寅帙

魏宗屬十九附與事一評三十吳宗屬十四附與事一評十八蜀漢宗屬十二附與事二評十六

卯帙

宗藩訓典自叙子帙

晉宗屬四十六附與事六評八十八

辰帙

南宋宗屬二十八評五十五南齊宗屬三十九附與事三評八十一

巳帙

南梁宗屬五十二附與事三評七十九南陳宗屬十一評十四

午帙

北魏宗屬四十九附與事二評八十二北齊宗屬十七評二十六北周宗屬十評十四

未帙

隋宗屬十三附與事五評二十三唐宗屬上三十	附與事十評六十三	申帙	唐宗屬下四十附與事十九評七十七五代十國	宗屬二十二附與事一評二十七	酉帙	宋宗屬八十一附與事三評一百二	戌帙	遼宗屬七十三附與事二評八十七	亥帙	金宗屬四十六附與事三評六十五元宗屬十五
---------------------	----------	----	---------------------	---------------	----	----------------	----	----------------	----	---------------------

宗藩訓典子帙目錄	卷記	恭	長子扶蘇附李斯	少子胡亥	公子將閭	公子高	公子嬰	前漢書	漢	楚元王交 <small>以下高帝旁屬</small>	楚王戊附常孟	楚王延壽	紅侯富	羨頡侯信	吳王濞附鄒陽枚乘	燕敬王澤	燕王定國	宗正辟疆	陽城繆侯德	中壘校尉向	紅休侯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幽王友以下高帝子孫

趙共王恢

齊悼惠王肥附曹參

齊哀王襄附召平

城陽景王章

濟北王興居

濟北王志

菑川王終古

齊孝王將闔

齊厲王次昌

淮南厲王長

宋藩訓典子帙目錄

淮南王安附伍

濟北貞王勃

衡山王賜

梁孝王武附漢安國鄒陽

梁平王襄

梁王立

代王年

梁懷王揖附賈趙

宗藩訓典子帙目錄終

宗藩訓典子帙

史記

秦始皇帝嬴政或云姓呂政時嬴秦之苗彊滅六國遂并天下仍號國曰秦都關中

長子扶蘇

廬生說始皇求不死之藥既而與侯生謀曰始皇為人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廬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並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絕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

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評曰盧生以仙藥進蓋一方士也恐以方不驗死而亡去且始皇怒其欺固然罪盧生可也乃遷怒諸生而使御史案問遂坑至四百六十餘人亦獨何哉扶蘇之諫言約義盡為秦氏培植千萬年之命脉始皇不聽又斥之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夫長子國之儲貳顧以正言斥而外之秦之士於茲決矣

附李斯

始皇帝既立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誦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八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評曰罷侯置守此古今因革之大者而今自是不可復古矣置守為易制也而卒之變起成卒散亂之衆安在其易制銷兵示不復用也而卒之兵皆鉅櫓白挺之夫安在其不

復用向使用綰之計置王以填燕齊荆楚之地天下雖有變亦當有藩籬之限何至入虛邑而土崩哉噫斯之計皆不顧後者也斯不顧秦後安能善其後

少子胡亥

出李斯傳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宦者五六人宗藩訓典子悋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

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其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孤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長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之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居侯與高之口爾事將何如斯曰安

帝制典子帳 木十一 官自書院

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貴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力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夫慈仁為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訕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

反位斯奉君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乎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未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縣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公子爭位身死而戮紂殺親戚比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和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奉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

帝制典子帳 木十一 官自書院

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
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
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
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遺胡亥客奉書
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
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
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
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
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
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上使使者還報胡亥斯
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
宗藩訓典子帳八十四 貞白書院
中令常侍中用事 評曰始皇臨死賜書扶蘇令與喪
會咸陽而葬蓋立之也高乃矯詔更為書賜之死而立
胡亥高之罪通於天矣何以不罪胡亥也觀胡亥對高
之語本無覬覦之意特以高言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
獨賜長子書數言有以深動其心故然之向使胡亥有
尺寸之地高勸之不從矣故扶蘇之死胡亥之立皆始
皇以斯言不封王諸子為之也高之劫斯立亥也斯以
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官重祿不可負
而高即以聽臣之計長有封侯世世稱孤誘之遂乃聽
高則斯為身謀無非欲子孫封侯尊重耳而為始皇謀
乃欲其諸公子為匹夫可謂忠乎吾觀胡亥望夷宮之

對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嗚呼以諸公子同於黔
首而其禍遂使天子欲比如黔首之諸公子豈不悲哉
斯之罪亦通于天矣

公子將閭

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二世陰與趙高謀曰大
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
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
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
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
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
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
宗藩訓典子帳八十五 貞白書院
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上下集而國安
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逮少近官
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第三
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
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
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
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
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
弟三人皆流涕援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為誹
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評曰始皇二十餘子高
既殺其世子今又殺其六子又殺將閭兄弟三人以除

胡亥之害成胡亥之帝蓋胡亥始皇之所愛少子而屬高教之文法者也故高欲私帝之一愛子遂盡去帝之諸公子比於斯之不王諸公子又甚矣不王猶不殺也至使國家孤立無親危殆無倚其罪則均

公子高出李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以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

宗藩訓典子帳

八十六

貞白書院

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貪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與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

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于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評曰人情莫不欲生而公子高乃欲從死以葬驪山之足其情何悲也嗚呼始皇二十餘子長子賜死上郡矣六公子戮死於杜矣公子將閭昆弟三人自殺內宮矣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矣公子高從死驪山矣則所存者其能幾何夫有元首不可無股肱肱肱者元首之輔也有本根不可無枝葉枝葉者本根之庇也二世疑沙丘之謀為諸公子不與而爭故盡去其所忌畏而獨以一身子子於臣民之上以幸其安其將能乎擊頭而尾不應枝落而幹必枯曾不幾時而高殺之左右無一聞者寡助之至也卒之無公子可立而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豈不哀哉此非獨胡亥之罪斯高之罪非獨斯高之罪亦始皇刻薄少恩惑於邪謀所貽之不善也嗚呼此亦若天使之然也夫尉繚秦王尤禮者嘗言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鷲鳥攫子而食虎豺亦殺其子然則始皇之少恩諸公子自其生時已定矣豈非天哉噫

宗藩訓典子帳

十七

貞白書院

公子嬰

二世皇帝立而趙高親近日夜以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賴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謀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殺蒙毅又遣使者之陽周殺蒙恬宗藩訓典子秩評曰將聞之死劔子高之死殉皆無罪

然未見其有卓然高世之議以裨益秦者唯扶蘇諫始皇之坑儒生與子嬰諫二世之滅蒙氏皆能橋人主之過而引之志於仁可謂忠謀無愧濁世嘉公子而皆棄之不用不唯不用卒之扶蘇死偽書子嬰死項籍悲夫子嬰本紀二世兄子史記始皇弟

○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民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

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惧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閼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即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帷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聞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閼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

宗藩訓典子秩十九頁白書院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郎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閼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閼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

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
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
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
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
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
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
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
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
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秦竟滅矣 評曰高之罪
不勝族矣始以足下稱二世易置子嬰又降之王其無
君甚矣然高亦何能為當時六國雖自立其根未固使
宗藩訓典子嬰 二十 貞白書院
斯疾未死可一撲而滅高為丞相遂畏之不敢帝其自
比於六國號秦王是自卑以助六國之勢也其亡智亡
勇不足為強可知矣此子嬰殺之不啻屠豕也賈誼有
言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
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
悟亡不亦宜乎始皇稱皇帝矣而曰秦王子嬰為秦王
矣而并始皇二世並稱三主蓋不與始皇之稱皇帝子
嬰之降稱王也然謂子嬰亦不悟而亡秦則失之矣漢
明帝嘗論之曰人頭畜鳴不威不代惡不驚不虛亡距
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
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綬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

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旦獨能長念却慮父子
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
賈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
關中真人相霸上素車嬰組秦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
才旌鸞力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
誼乃謂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
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
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
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
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鄭春秋不名
吾讀秦組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
宗藩訓典子嬰 二十一 貞白書院
嬰死生之義備矣由此觀之子嬰非庸主也特遇非其
時耳向使秦蚤立扶蘇子嬰豈惟秦地可全而有有天
下可也

宗藩訓典子帙

前漢書

漢高祖劉邦字季由亭長起豐沛誅秦廢項而有天下

楚元王交

楚元王交字游高帝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才藝少時堂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早卒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于藍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章邯等誅項籍

宗藩訓典子帙

八十二頁白書院

即帝位交與盧縮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薨即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伯子信為羹頡侯羹頡事別出後殿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曰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郢客為嗣是為夷王 評曰元王當秦滅學律挾書偶

語詩書棄市之際乃能觸禁與穆生白生申公受詩于

浮丘伯其見固已遠矣然亦一諸生也及高帝起義又

能協之誅秦廢項以成帝業建國于楚儒者固不可測

哉至其王楚又能息馬論道求友生輯詩傳而且遣子

從學於其師視功名富貴若浮雲然人言漢至武帝表

章六經由此觀之高帝時詩學已著矣元王可少哉

附宋公裕

選出文

宋公裕楚元王後也元王墓在彭城宋公過之見其荒蕪故令脩之教曰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

宗藩訓典子帙

二十三頁白書院

封翳然墳塋莫剪感遠存往慨然未懷夫愛人懷樹其崇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况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評曰脩墓細事錄之者固賢元王亦賢裕也過彭城脩元墓為孝平洛陽脩晉五陵為忠孝且忠裕真不愧元王之裔矣按光武為長沙定王發之後先主為中山靖王勝之後與裕畧同而裕不得與光武先主並言者何也光武先主稱漢而裕則自作祖也且去漢益遠真偽難辨矣

楚王戊

楚王戊元王孫夷王子也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

嗜酒元王每置酒堂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
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
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
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
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
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
年為薄太后服私奸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
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持戟曰雅春于市二十一年春
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及其相張敖太傅趙
宗藩訓典子映

附帝孟

帝孟彭城人為楚元王傳傳子夷孫戊戌荒淫不遵道

孟作詩諷諫後為去位徙家於鄒卒其諫詩曰於赫有
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適字平通命厥弟建侯於
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壹惠此黎民
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元王立二
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夷王立四
皇止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優永以繼祖考邦事
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務彼為獸忽此
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罔
是振唯諛是信喻諭誦夫罟罟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
察既藐下臣追欲從縱逸嬖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
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
宗藩訓典子映

楚王延壽

宣帝即位楚王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

必得立陰欲附之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娶廣陵王女
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
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
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無後人有天下蓋指斥何齊
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國除
評曰廣陵王本無逆謀延壽乃先意以導其叛是首惡
也厥後漢下詔獨誅首惡不治廣陵王以此且延壽已
事有楚國為王縱助廣陵王得立論佐命功亦非有加
於王爵之外觀其所以為謀又不過欲為趙何齊列侯
之地夫為後母弟之侯而乃出族滅之計以圖僥倖不
亦愚乎

宗藩訓典子帙

二十六頁白書完

紅侯富

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
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執
為宛胸侯調為棘樂侯及王戊與吳通謀休侯使人諫
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
太夫人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
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
東之寇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疆等四人共養仕於
朝太夫人薨賜塋葬靈戶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評
曰元王以親賢為文帝尊寵至子生爵比皇子故寵子
五人得以封侯後王戊反休侯諫不聽遂奉毋先奔而

王戊自殺坐及寵子獨休侯以數諫得更封且推恩於
母子皆出異數漢於諸侯不為少恩而亦為善之報也
但傳國至曾孫竟以無子絕則仁者未必有後而漢亦
不聞興滅繼絕如古盛王之為是又天道之不可知矣
美頤侯信

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大嫂食嫂厭叔
與客來陽為羹畫撩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鯨
是怨嫂及立齊代王兄仲王代長而伯子獨不得侯太
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
七年封其子信為羹頤侯評曰羹頤之名為其母不
長者而名之也夫推恩於伯兄而記怨於丘嫂承命於
宗藩訓典子帙

二十七頁白書完

吳王濞

吳王濞兄仲子也初封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
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
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
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
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
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評曰帝之封濞非本志也特以其壯王能制吳衛國家
也則不當復疑其反乃謂之曰若狀有反相又曰漢後

五十年有亂豈若耶是潁未必有反心而先導之使反也執謂高祖智耶至謂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蓋以兄弟之子猶子也亦是一家無非欲親之之意而其不獲已之情不覺見乎詞矣噫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評曰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蓋遠慮也而漢以吳傳海封潁失封意矣況禁網濶疎使得招亡命盜鑄銅山為錢煮海水為鹽豈不資之為反計耶然當時以山海之利遂可無賦而國用饒足今吳之山海如故也而賦稅日煩且重國用又匱

宗藩訓典子族

二十八 貞白書院

何哉是不可不思其故矣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悍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秋曰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 評曰吳太

子與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過亦微細而皇太子遂引博局提殺之皆腰殺人舜雖為天子皋陶執之而已是天子之父不得殺人也秦王俊以奢縱免官大臣楊素等欲寬其罪隋文云何不別為制天子兒律是天子之子不得逃法也况皇太子殺吳太子於蕭牆之內飲博之間而帝不究問徒遣喪歸塋是帝蔽子之罪以屈乎法吳王所以哀子之死而痛其冤也故愠之宜矣然怙之而復遣喪之長安葬則臣以子之故而抗其君可乎味其所稱天下一宗之語分明出于高祖所謂天下同姓一家之語想潁於此時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遂思及於高祖昔日始封見命諄諄之意而萌其覬覦以冀非望耳稱疾不朝真情立露帝既不念皇太子恣殺之罪而徒責吳王不朝之詐是吳王之有反心實高祖起之而帝激之也儻非吳使者察見淵魚不祥之論則繫使不得歸几杖不得賜吳罪不得釋吳謀亦不祥而七國之變當即見於此則吳使者之論不惟忠於吳而亦忠於漢真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失其名惜哉

宗藩訓典子族

二十九 貞白書院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價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補亡人者頌其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晁錯為太子眾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

天夫說上削吳且云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
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請誅之詔削東海
郡及前二年趙王遂有罪削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
事有奸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諫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
因欲發謀舉事以膠西王勇好兵遣中大夫應高說與
同事及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
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此三句諸侯既新削
出史記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
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
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即
宗藩訓典子帙 三十一 貞白書院
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川
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
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人南使閭東越閭東越
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廣陵西涉
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晁錯欲舉兵誅之且
云吳國維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
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寡人金錢
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
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書聞天子乃遣太
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曲周侯郢寄
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甯嬰屯樂陽監齊趙兵初

兵未發上用袁盎計斬錯以盎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
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
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
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
而留盎軍中盎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侯用故父絳
侯客鄧都尉策以梁委吳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
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
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
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
死散散狀是吳王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
毋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出勞
宗藩訓典子帙 三十一 貞白書院
軍使人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太子駒亡走閭越
楚王戊自殺膠西王亦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
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
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評曰吳王以一廢孽得王吳五十餘城且擅山海銅鹽
之利既富且強亦大幸矣乃白頭舉事僥倖東帝使三
十餘年之蓄積亡於三月身死東越為天下笑不亦愚
乎然吳之敗以亞夫用鄧都尉策也吳有大將田祿伯
謂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願得五萬人別循
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
少將桓將軍又謂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

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此二策者皆鄧策所忌也而吳不能用遂使臣夫得籍之以成功豈不哀哉語云存亡在所用吳之所以敗漢之所以勝也

附鄒陽枚乘出轡

漢與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故齊人鄒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宗藩訓典子帳

三十三 貞白書院

之援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則即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莽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台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却鄣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平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者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

可與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太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鶚夫今趙之時武力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沉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屬主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患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新垣平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宗藩訓典子帳

三十三 貞白書院

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評曰鄒陽諫吳王首以胡涉北河越水長沙為說蓋知吳計之必出於此也而終之以胡亦益進越亦益深又知此計之必為吳患也而吳王曾不以為意卒陰使匈奴與連兵又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皆如陽料卒之退保東越為東越所殺亦如陽言則陽真智畧之士矣

向使吳王信之寢其逆謀則漢可無七七之阨而吳王之反相安知其不化而吉也惜乎其不內也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理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墮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

宗藩訓典子秩

三十四頁白書院

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眾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而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拂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炊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

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猶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殛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本始生而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景帝即位晁錯為漢定制削諸侯吳王與六國舉兵西鄉漢斬錯以謝諸侯乘復說吳王曰昔秦西

宗藩訓典子秩

三十五頁白書院

舉胡戎之難比備榆中之關南距卷管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與秦地利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諛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螳螂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起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

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如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繼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闢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如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饌道梁王師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宗藩訓典子帳 三十六 貞白書院

都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來由是知名 評曰前書在吳王怨望之時逆謀未著故勸之脩德行義而其詞委婉後書在吳王發兵之後敗形已露故勸之還兵疾歸而其詞懇切觀其策漢取吳在絕饌委梁待吳之饑而竟以此欺乘知天下之勢審矣不然而胡尚得十半言之確也吳方欲進而東帝豈樂退而半吳而不知鄧都尉已策之使之不得遂不得退而困於十里之內矣天乘非有聞於鄧也而機發若契智謀之士所見固

畧同也

燕敬王澤

燕王澤高祖從祖兄弟也以將軍擊陳穰將王黃封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從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吕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諷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產為吕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吕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吕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吕嬃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澤為琅邪王王與田生之國急行無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瑯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

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軀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乃與諸將相共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王燕二年薨謚曰敬評曰夫田生之為澤畫亦左矣必王呂而後得咫尺之封是首壞高帝白馬之盟者澤實為之也向若代王既立追究王呂之由而罪之則澤之首惡又何以辭班孟堅曰事發相重豈不危哉信矣

燕王定國

孫澤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奸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鄧人鄧人等

宗藩訓典子狀

三十八頁內書院

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鄧人滅口至元朔中鄧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評曰定國燕父姬奪弟妻奸子女真亂人倫逆天道而為禽獸之行也觀其格殺鄧人欲滅其口彼亦自知其罪而思掩之矣然卒不免口於鄧人之兄弟誅其身除其國巧偽竟何益哉

宗正辟彊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淨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

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且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友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評曰辟彊好詩能文清靜少欲不肯仕蓋其性然亦以武帝寵之使隨二千石論議有以作養而成就之故能以文行為宗室冠殆不偶也但少壯不肯仕而年餘八十乃用霍光薦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何哉豈老而氣衰迫於霍氏之勢遂蹈孔氏老得之戒以違其初志也耶抑在文景武帝之時可以不仕而昭宣之際時屬艱難固將與霍光協力以匡王定國耶是未可知也然仕數月而沒則不出為高矣

陽城繆侯德

陽城侯德字路少脩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嘗待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娶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遽德自言德教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

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
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
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
餘人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
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立十
一年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
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
侯為置嗣 評曰夫人覲觀於所非望而卒至禍敗
何可勝數原其所以皆生於無止足之心故也向使澤
旦等頗知此義小心畏慎以守其職則青社玄社之封
當與漢無極矣何至身罹詔獄為大僇哉德親治其獄
又感玄元止足之訓故不敢納交於大將軍以自盈滿
取覆轍之禍其智畧真有足嘉者然史猶稱於事定之
後武帝一見而即以千里駒稱之知人則哲哉然卒以
訟子一眚賜謚繆漢法亦已甚矣

中壘校尉向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
行脩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
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儵等
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與神仙方術之事而淮
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
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

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
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史
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
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春行寬
大罪而死 評曰鴻寶秘書固淮南王安與客所造幻妄
之書也更生既以文行著且親見其父治淮南獄矣而
顧獻之以媚其君何哉卒之偽金成獄貽父惡謚則好
奇異之過也奇異豈可好哉

○向既減死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
經于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皆領尚書事甚見尊重
宗藩制典子味

八四十一

頁由書院

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
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
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
官弘恭石顯弄權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
史及恭顯所譖懇懇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後上感
地震客星見昴卷古間乃復徵用之而地復震許史恭
顯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懼乃使外親上
變事言往者高帝時季布有罪赦以為將軍卒為名臣
孝武時兒寬有重罪韓說諫遂寬後用之位至御史
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
書幸蒙不誅復為膠西相為世儒宗孝宣時夏侯勝坐

排謗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有過之臣無買國家有益天下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請考奸詐辭果服坐免為庶人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為光祿勳弟子張猛光祿大夫更生幾已復得進乃上封事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選衆賢固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肅維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宗藩訓典子秩

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醑釐醑麥也始自天降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采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飲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說怨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說口壑啓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

微此目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愔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牽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隱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

宗藩訓典子秩

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虞有蜮蜚鸛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蔽大雨雹雨雪雷是失序相乘水旱饑蠹蠡蠹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紂君三十六古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或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連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

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諫並進
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垂刺更相譏毀轉
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
營惑耳目惑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
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
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
者也夫衆權籍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
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
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
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
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
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
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
諛邪並進也諛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
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謂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
疑之心者來譏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諛
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益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
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鹿鹿見艸聿消與易同義昔
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

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
與季孟偕仕於魯季孟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
季孟季孟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
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
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
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
善如探湯今二府奏倭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
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倭則如拔山如此望陰
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
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群小
小人成群誠足愾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
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
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
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
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倭邪與賢
臣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
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
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
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
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

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
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
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辟枉之門
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
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
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
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
上 評曰更生封事極言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而以殷
賢推遜為和群小讒慝為乖末則歸咎於上之多疑心
其援引曲當辭情明切誠可為言事者之法矣但史言
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則更
生封事蓋為堪猛解說也而此傳乃謂天子悼懷望之
之有殺而擢堪為光祿勳弟子張猛光祿大夫更生幾
已得復進而上封事是不以更生為堪猛解說而自為
汲引謀也豈知更生者哉

○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因下詔曰河
東太守堪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
憤悃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
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脩深懼其
而爰晦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
材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
郡靡人不稱徵為光祿大夫會疾瘡不能言而卒顯誡

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諛摘要成帝即
位顯等伏事向遷光祿大夫 評曰元帝詔徵堪猛真
以銷天變也會堪以瘡卒而顯遂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向若堪不卒當亦不免矣以天變而徵以諛言而殺帝
之不明至此哉此更生疾諛摘要所由作也堪雖以疾
卒觀其意殆亦懼罹口禍而託之瘡以先發耳不然何
適與徵會若是

○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兄弟七人皆封侯向見尚
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上古
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
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
宗肅訓典于懷

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評
曰元帝寵任外戚許史而疎斥望之堪則更生使外親
上變事成帝寵任元舅王鳳兄弟七人而致災異則向
者洪範五行傳論奏之蓋外戚本宗勢不兩大強幹弱
枝理有定論漢自產祿作難霍氏擅權劉氏幾危母黨
彌盛而子政宗室故見許史王氏之勢遂發憤而為此
言也其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以釀成居攝之篡豈不
哀哉

○久之營起昌陵制度泰奢向上疏曰臣聞易曰安不
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
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

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石未審訓典于帳四十九頁白書院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櫟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

在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通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葬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其葬若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知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宋書制典于帳立墳多其藏藏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邪寶之散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靈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收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滅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

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千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懷公刻師宗廟多築臺囿後嗣拜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從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

宗藩訓典 卷五十一 賁白書院

荀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義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遺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且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而不能從其計 評曰向昌陵之奏蓋慮其發而欲從初陵愛君之至也夫侈以誨盜無寧儉以安神而其流有生不歌死不哭桐棺三寸而無槨

如墨子者儉以安神無寧贏以反真而其人則生自厚死為布囊盛尸下七尺從足脫囊如楊王孫者夫死大故送死大事得之有財不靳其親以合於禮而寓其哀無非欲使土不親化者之庸而已墨已不可況楊乎然觀王孫報初侯書以為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羣葬誠亡益於死者而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與暴骸中野何異則楊子豈以贏為是哉吾知其不越不矯不矯不贏矣至謂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及其真也及其真其亡形亡聲乃合道情褒以幣帛南以棺槨欽化不得辭為枯

宗藩訓典 卷五十一 賁白書院

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錄是言之焉用久客誠達士之論然為死者之亡益忘生者之不忍惜腐財於地下耳特禮於世間懼明日之暴骸先今日而贏入憐枯腊於千載化久客於終朝人情乎知有生之必死遂求死而無生乎故葬之欲贏也即死之欲速朽也死之欲速朽也非孔子之言也為桓司馬石卿而言也葬之欲贏也非楊子之意也為世之越禮而矯也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后衛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孽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又

采傳記行事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為上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用然內嘉其言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向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賓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竊殖出其君弑其君劉李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笄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宗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平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秉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幃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笮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擬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宗藩訓典子帳五十五貞白書院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

彊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
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
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
之寶用保宗廟又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
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
校尉 評曰向極論王氏之勢指明梓柱以推廢與可
謂深切著明言之人所不能言矣而成帝徒嘆息悲傷
之耳不能施之行事豈惟劉氏之不幸亦王氏之不幸
也

○向為人簡易無威儀燕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
宗藩訓典子枕

於經術書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因星
李復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
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
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
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
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
日當食今當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率
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
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
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

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
世時日月薄蝕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
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走
都門內崩長人見臨兆石墮于東即星李太角以亡觀
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
李太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
時有兩血日食於衡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崩
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
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父陰不雨者二十
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
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
李藩訓典子枕

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
若景嚮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
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狠數奸
死亡之誅今日食尤重李太角并攝提炎及紫宮有識
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平
來以圖天文難以觀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
願賜清鑒之問指圖陳狀上輒入之也詔以終不能用也
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攝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彌謹
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攝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彌謹

宗安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顯訟宗室譏刺王氏
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
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
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
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
子賜九卿丞早卒少子歆最知名 評曰向非漢之文
士也觀其望之進則進望之退則退是其志與賢者偕
也恭顯在則退恭顯誅則進是其志與僉壬反也史稱
其為直諫多聞古之益友信矣使帝能以任王鳳者任
之則周文公留相王室之業衛武公入為卿士之勲庶
幾再見而漢何至於新莽顧為王氏所持雖一九卿不
遷而列大夫官三十餘年而卒卒而王氏代漢則向之
存亡漢之所以存亡也悲夫

○元帝遷并延壽使西域都護騎都尉陳湯副校尉建
昭二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創議欲滅郅支以制西域
諸國其壽然之遂上疏自劾矯制陳兵狀即引軍共誅
斬郅支單于軍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
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
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
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
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

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有蠻之君檻城郭之
兵出有死入絕域遂踰康居屠五重城奪欽侯之旗斬
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
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和單于見郅支
已誅且喜且懼卿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
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辟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
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燁
燁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
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
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

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
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
自錫我行永乂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
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及屈捐命之功久挫於
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
之功後有滅頂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
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
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
賈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
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圍殫於大宛郅
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
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當裂土受爵故言咸武勤
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履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
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且以時鮮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
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
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
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 評曰
衡顯罪延壽湯之矯制者恐問奉使者生事之端即蕭
望之論馮奉世之意也然宣帝罪奉世不封矣何不數
年而遂有延壽湯之矯制哉元帝不罪延壽湯而封之
宗藩訓典子秩 五十九 貞白書院

紅休侯歆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
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
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
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

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
父前紫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歆及向始皆治
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
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
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
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
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
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
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
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
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
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
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詞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
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
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
紀帝王之道及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重遭戰國棄遺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
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
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
尼之道久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

儀天下唯有易小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胃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存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盡讀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

宗藩訓典子帙 六十一頁白書院

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閑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

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

宗藩訓典子帙 六十一頁白書院

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光祿大夫龔勝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涿郡歷三郡

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
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
歆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
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者三統
曆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
歆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評曰史稱七畧判判藝文
總百家之緒三統律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
本之也亦自古難得之才矣然何顯宗室譏刺王氏
而歆反為莽國師何哉於漢不忠於何不孝春秋脩而
亂臣賊子躍歆好左氏春秋而行亂臣賊子不如乃父
之明習穀梁矣蓋書非徒以辨章文義為之了也數以
宗譜訓典子快 六十二頁白書院

趙幽王友以下高

幽王友初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呂后徙友王趙友
以諸呂女為后不受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諶之於太后
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
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士圍守之不得食其
群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
劉氏微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
諶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
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為王賊死

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執讐遂幽死以民禮葬之
長安 評曰太后信諸呂女之讒而幽友使之餓死真
絕理之甚然友既以諸呂女為后而太后亦橫乃不愛
而愛他姬則亦未為無有以取之也觀我無忠臣兮何
故棄國及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之歌亦自知其非
而悔之且恨群臣之不能諫以救此也然亦晚矣吁

趙共王恢

共王恢初封梁王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
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
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為殺之王乃為
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
宗譜訓典子快 六十三頁白書院

為用婦人故自殺無忌奉宗廟禮廢其嗣 評曰太后
所以責恢詞嚴義正其不置嗣亦宜但太后蓋借以滅
劉非實意也觀幽王以愛他姬令餓死則恢之有愛姬
太后豈容之乎后之為殺姬太后意也見其鴆死而悲
思自殺亦知非自殺則有殺之者爾嗚呼恢之徙王趙
心不樂豈非以二趙王不得其死哉然改之為貴不樂
其國而樂其所以亡固亡之續也

齊悼惠王肥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食七
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以曹參為齊相國黥布
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

會擊黥布軍大破之惠帝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危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危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乃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內史士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太后喜而許之乃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評曰齊王之歸國雖出於內史士之計然太后酌危之時使帝不起與齊王俱則太后不及其危而齊王鴆矣帝蓋知危之鴆而欲全齊王也

宗譜訓典子族

卷六十四

貞白書院

嗚呼於齊王則不忍其身之鴆於趙王則不忍其母之疑帝之得謚為惠宜哉

附田肯曹參

人有告楚王信反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因執之田肯賀因說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瀾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封韓信為

淮陰侯分其國為二王劉賈及弟交子肥為齊王評曰唐仲友嘗言看此便合知齊後有制呂氏功則肯言當矣然肥王齊以田肯而治秦中則姜敬帝賜肯黃金五百斤而賜敬以姓且官之號奉春君豈非以敬功於肯勝故親貴之哉古無姓故因生以賜姓姓既定則不當復賜以混生帝之賜敬姓非也但帝猶有意義如曰姜者乃劉也賜姓劉氏則固以姜之轉而為劉聲相近也又如封項伯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則帝與羽俱北面懷王約為兄弟弟亦因約而賜也若後世之賜姓益無謂矣雖然非天親也故賜姓不入訓典

宗譜訓典子族

卷六十五

貞白書院

曹參秦時獄掾也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帝老聃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評曰

此與班仲升丁寧任尚同意蓋獄市係作奸犯科非并
容則詐邊衆非孝子順孫非平易不親二公之見審矣
不止長者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
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
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
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
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出韓惠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
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
在劫中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
完潘訓典子帳六十六頁白書院

謂蒯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
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
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
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
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汝家追汝矣
即束縊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
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
縊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
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
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

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
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出韓評曰曹參

相齊以蓋公為師以梁石君東郭先生為賓以魏勃為
舍人而不敢自是自用所以成安集之功而稱賢相也
然參知求婦取不嫁者而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以
求見相國如勃豈隱居不嫁之義乎亦用以為舍人何
也讀齊王傳至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
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
言主人後救火乎因退立殿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
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妻庸人耳何能為
乎乃罷勃乃知勃惟早獨掃齊相舍人之門於前所以
宗潘訓典子帳六十七頁白書院

退立殿戰於灌將軍之責問於後此孟子人有不為而
後可有為之論不惟君子所當自勵而亦官人之法也
參得之於梁石君東郭先生而未免失之魏勃非參之
失也舍人見勃之見不如蒯通取婦之見也當是時參
知舍人之見勃不知勃之為舍人掃門

齊哀王襄子肥

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
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襄弟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
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
王聞此計於是以舅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

史悉發國中兵西攻呂國之濟南遺書諸侯王曰高帝
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忌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
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
廢少帝立恒山王弘為帝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
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
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
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今天下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
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賴陰侯
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
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
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
宗藩訓典子帙六十八頁白書院呈
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
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
勃等乃盡誅諸呂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
戾虎而冠者也昉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
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
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
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
時所割齊之城陽瑯琊和濟南郡復予齊益封朱虛侯東
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無子國除
評曰漢誅諸呂實倚齊王為之聲援其功大矣除天下

之害者當享天下之安而竟不得立人皆以駟鈞為說
而不知皆齊王自為之也按史記齊王之發兵也使祝
午東詠瑯琊王澤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
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
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
臨舊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瑯琊王
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瑯琊王
而使祝午盡發瑯琊國而并將其兵瑯琊王既見欺不
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
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
定而誣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因待澤決計今大王留
宗藩訓典子帙六十九頁白書院
臣無臣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
送瑯琊王瑯琊王既行齊遂舉兵西及朱虛侯斬呂產
周勃等盡誅諸呂瑯琊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
齊王而瑯琊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
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
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
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
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
罷兵由此觀之則大臣之議本在齊王特瑯琊王自齊
來建駟鈞惡戾薄氏長者之議以洩其見欺之憤而又
恐大臣不吾信也故曰以善人則大臣安以默動之故

大臣卒如其議而立代王。爾向使齊王不欺。卿邪王。卿邪王必不至長安。與此議縱與此議亦當如其所以說。齊王者說齊王。則曰適長孫當立。與大臣議。則曰以子則順澤反。覆不足道。而齊王以詐故。使駟鈞被惡名。而已不得立。吾故曰齊王之不得立。齊王自為之也。本傳少卿邪王似覺欠事。

附召平

齊哀王聞朱虛侯東牟侯令發兵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之計。與其舅駟鈞。即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以西漢遣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評曰。齊王起兵。誅諸呂。未為不義。而灌嬰顧以反名之。何耶。蓋無所為而為者。義也。一有所為。雖義亦利矣。齊王之起兵。因朱虛東牟。有發兵誅諸呂。而立齊王之計。而起兵則起兵。

乃自為耳。非反。而何況其遺諸侯書言。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既曰春秋富。非幼主矣。而天曰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其意蓋欲以已代治天下也。此召平所以發兵衛王宮也。魏勃乃給殺之。何怪嬰以教齊王反責之哉。伊川嘗言。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愚於召平亦然。召平者。秦故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魏勃為齊相。國舍人掃門求見。揆以窮通取婦之論。則二子之人品定矣。

城陽景王章

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割齊之濟南郡封兄子。卿侯呂台。案諸訓典十條。七十一。貞白書院。為呂王割濟南郡。為奉邑。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木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是時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見子。苗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旺。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劔斬之。而還報曰。有士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案已。

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
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強高后崩呂祿呂產欲作亂章
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文帝立益二千戶
金千斤二年王諸子乃割齊城陽郡以王章歲餘薨謚
景傳國至王莽時絕 評曰太后專制諸呂用事劉氏
蓋靡靡喪氣美章獨能以諸劉年少翹而張之耕田之
歌欲鋤非種軍法之行能斬亡酒使呂氏奪氣而劉氏
以強豈不忠且壯哉然章之得爲此者以入宿衛且壻
呂也使太后因此忌之奪其宿衛後雖欲爲所欲爲不
可得矣故章之英銳而發之輕又不若平勃之沉晦而
謀之密也但諸呂既誅皇帝見在似不必迎立者豈以

宗藩訓典序姓

七十三

貢白書院

恒山后祿女而大臣疑其爲呂氏黨不得復北面之耶
要亦恒山無志耳不然章亦壻呂也而胡籍以成功哉
固知奇男子能正其妻綱亡他孽孽使其志精明強固
則自無女禍而二趙王之滅身亡國恒山之爲帝不終
皆自取也嗚呼以呂女壻諸王以兒子畜章觀高后之
意亦豈有必殺諸王之心哉太后之負惡名皆大臣不
明大義以從史之也可哀也已

濟北王興居 肥子

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
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還將少帝出
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

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
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
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
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
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
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十六年復
以悼惠王子志爲濟北王 評曰諸呂之誅齊王屯兵
西界以爲外援而朱虛斬呂產東牟出少帝以爲內應
則文帝之立其功當歸三人而顧以二人之初欲立齊
王斥其功何哉雖然東牟之功固罪也不得與朱虛埒
何也諸呂之誅也勃與丞相平陰謀以爲少帝及濟川
淮陽恒山王皆非孝惠子呂后詐立以爲後用強呂氏
今呂氏滅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不如視諸侯賢者
立之乃立代王則以少帝恒山非孝惠子者大臣之陰
謀而興居不察遂爲大臣毆除以成其謀設非孝惠子
齊王遺諸侯王書胡不斥言之而且言皇帝春秋富也
少帝恒山既孝惠子則興居清宮罪不免矣卒之以初
議奪功以謀反除國而平亦自知陰謀陰禍爲道家所
禁陳掌雖以衛氏親貴不得續封固天道之不爽哉又
按少帝自知非皇后子乃言后殺吾母我壯即爲變太
后殺之則少帝特非皇后子固孝惠子也如不常獻姬
異人期年而生子政則政生在彌月之外固異人子也

人情喜詭史筆多疑猶幸有間可考

濟北王志出郭賜傳

初吳王與七國謀反及發濟北王志城守不從漢既破吳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攬曰臣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與諸侯爭強是以燕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有低首累足撫衿非社稷之利也能攘袂而正義者獨大王耳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評曰吳約膠西王卬卬約齊菑川膠東
宗藩訓典子族 七十四頁頁白書卷一

菑川王終古

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奸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

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評曰漢諸侯王驕淫亡道自取罪滅者固多而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未有如終古及江都王建者也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強令宮人羸而四撫抵羊及狗交自有史籍以來所見惟此二人建後以罪自殺而終古僅削四縣猶得以天年終豈終古之罪止於驕淫而建又悖逆也歟按菑川係濟北王志之後志於吳楚反時初雖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以至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而得與西漢相終始者惟城陽菑川蓋章誅諸呂之功最大而志不從吳楚反後嗣猶蒙其福也

齊王將闔

宗藩訓典子族 七十五頁頁白書卷一

文帝十六年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闔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扞侯立孝景三年景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評曰發兵應吳楚者膠東膠西菑川濟南四國而圍齊止言三國恐三字誤
○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

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令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栾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

宗藩訓典子族

卷十六 員自書院

評曰路中大夫當鎮沛之際率誅滅其身必致王命齊國賴之以僅存可謂不辱君命稱庸使矣嗚呼吳楚及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以發兵應之而滅濟北以不發兵應之而存齊始而狐疑既而通謀儻非路中大夫其下三國矣是齊在應否之間故滅其身而沿其國報若影響可不慎哉

齊厲王次昌

子壽

次昌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五女曰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

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淫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

宗藩訓典子族

卷十七 員自書院

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敗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 評曰厲王與其姊奸罪固當死但夫婦之愛父不能得之於子紀太后安能強之於厲王乃公其長女使正後宮此厲王之得與通也則厲王之死非太后成之乎徐甲主父偃無故構齊國之難及事格計阻遂發奸姊之事以

快其私甲宦者不足責儼以文學受知人主而亦為之殊可罪矣

淮南厲王長

厲王長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八年高祖過趙趙王獻美人幸焉有身趙王不敢內宮為築外宮舍之及趙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氏妬不肯白辟陽侯亦不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惠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上滅

宗藩訓典子帙

七十八頁白書院

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讐謹伏闕下請罪大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評曰長本粗才獨念母死非罪遂椎殺列侯於殿楯之間其志有足傷者味其所謂力能

得之呂后之語直在隱中痛深言表不惟復仇義蕪討賊即古節俠奇士亦奚以過而乃恃為驕資抵禁扞上以逆節終則勇而無禮果敢而窒也故遜學之難

○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自以為驕就驕蹇數不奉法從上入苑園獵與上同蓄誓謂上大尤自殺辟陽侯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擬于天子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切責之時帝易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教之其詞曰竊聞太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切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亦入朝見未畢昆弟

宗藩訓典子帙

七十九頁白書院

之歡而殺列侯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為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高皇帝蒙霜露沫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

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
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昔者周公誅
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及國秦始皇殺丙
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
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太王宜急改操易行行之有疑
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悅 評曰長出入警蹕
稱制自作法令其無君甚矣帝顧重自切責而令昭予
書諫意以薄氏善人異駟釣之惡戾而其言溫厚誠切
或可回長心也如長之得書不悅哉然詳味昭書以數
逆天子令不順言節行高兄無禮而躬自誅之殺漢使
者戾比駟釣罪同淮南卒之帝不忍加誅而使大臣從
宗藩制典子快 八十一頁自書院

仁始非姑息矣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以
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闖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
召王王至長安丞相張敖等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請
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列
侯二千石嬰等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罪廢勿王有
司奏請處嚴道叩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為樂蓋家
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鼓炊食器席蓐布告天下制曰

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
從居于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以次
傳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王謂侍者曰誰謂乃
公勇者早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
邑如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
之以死間上悲哭乃以列侯禮葬王于雍守冢三十戶
評曰帝之赦長徒蜀道也表然知長必死而諫上素驕
之今暴摧折之恐有殺弟名奈何帝不用而長卒以不
食死及帝之病民歌粟布也賈誼知帝必王長子而疏
子豈能忘父今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不便帝不聽而
安卒以怨望叛二策皆合事宜而然近厚誼近刻帝不
宗藩制典子快 八十一頁自書院

淮南王安

安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
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二
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
二十餘萬言 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
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
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
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
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皆暮然後罷 評曰按

容齋二筆有云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
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
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其雷被伍被見於史雷
被者蓋為其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
之賢也以柯觀之豈宜雷被不得為賢即其所作諸書
惟談神仙黃白之事則此六七公者亦未得為賢可知
矣古之哲王教養太子必選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訓
導之欲其有所觀望漸漬以成德也今不是之選而招
致方術為賓客幾何而不導之以非義武及以逆自刑
而其徒耻之託言煉丹成道白日飛昇亦惑矣

○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者述篇章分
宗譜訓典子宋

其辭賦以類相次或稱大山小山而招隱士者淮南小
山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
相繚山氣嵯峨兮石嵯峨谿谷斬巖兮水曾波狻猊
嘯兮虎豹嘯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
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蟋蟀鳴兮啾啾塊兮軋山曲
岬心淹留兮惆悵忽周兮勿僚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
兮人上懷歎兮研礪兮啾啾礪礪樹輪相糾兮林木茂
飈青莎雜樹兮蕭蕭靡靡白鹿麋鹿兮或騰或倚伏貌
崦嵫兮崦嵫淒淒兮淒淒淒淒兮淒淒淒淒兮淒淒淒
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嘯兮熊羆咆兮獸震兮其聲
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評曰此安作也或

謂傷屈原或謂泛招隱士未詳竊意淮南好士惟恐有
隱巖穴不出者故作此以招之必未得八公之先所作
也後陸機左思亦俱有招隱詩但其意則以世亂欲招
賢者俱隱與安意不同

○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後三歲復擊南越南越
以聞上大發兵誅閩越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
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成
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
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
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勦剪髮交身之民也不
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

朔非疆常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
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
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
十二年吳越不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
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望
竹之中習於水間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
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
即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
不可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
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

入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
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
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
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陛
下德澤振救之得無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後蝗民
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踰領
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
石林多螻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
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
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

宗著訓典千載

八十四頁白書院

反會天著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
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
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
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
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異爲之
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
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
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
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遏城淮
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禍王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

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隔外內也其入中
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
衣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
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
其積聚雖有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又無車騎方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
之人不能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
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饒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
瘴熱暴露水居螻蛇蟲蛇生疾疫多作兵未血刃而
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弟印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

宗著訓典千載

八十五頁白書院

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重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
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
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
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維免逃入山林險阻背
而去之則復相聚聚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
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
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糧民苦兵事逃亡者必衆隨
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
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

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脩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爲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與之卒有一不脩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數爲宗宗藩訓典子賦十六頁白書卷一

圍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王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除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憂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及兵罷上嘉淮南之

令助諭意淮南王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迫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叩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今者邊交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可疑其以虎狼之心貪百越之利惑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

宗藩訓典子賦十七頁白書卷一
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卿屯會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頃命輒遣使者罷屯母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草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賜故遣太子嬰齊入侍閩王舉兵於淮南山名屬會稽士卒罷倦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而閩王伏辜南粵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評曰安諫伐閩越書曲盡利害之實而帝必使嚴助諭意於王亦曲盡威懷之指史稱帝以安辨傳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

等視草乃遣即此意也使安能終守其節豈不為漢英
藩哉而卒以叛逆使帝之尊重不終則辨博文辭亦何
益已然詳味安書未必全為漢而發蓋其父長反谷口
時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被廢則閩越蓋淮南素與通
謀為奸者故見帝伐之而遂以書諫則其事雖為漢而
其意未必不為閩越也夫子觀人必觀其所由固以此
哉

○淮南王安時時怨望厲王死欲畔逆未有因也孝景
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
曰王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
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

宗藩訓典子林

卷八

貞白書院

故得完淮南王后茶愛幸生太子遷取王皇太后外孫
脩城君女為妃王謀為反且畏太子妃知而內世事乃
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佯為怒太子開
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
書謝歸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即中雷被巧
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
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于
王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
明事下廷尉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后計欲無遣太
子欲發兵反計猶豫未定時漢公卿治者以王擁關奮
擊匈奴者雷被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請廢勿王詔

宗藩訓典子林

卷九

貞白書院

弗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殷宏赦其罪罰以削地
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及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
斥雷被事爾王自度無何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
見削甚耻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從長安來妄言上
無男漢不治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為妄言非也
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
子不害最長王不愛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時
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建父獨不得為侯陰結交欲
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擊榜笞建建具
知太子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莊並以元朔六年上
書言淮南王孫建及建父不害寃且見在可徵問具知
淮南陰事事下廷尉河南治而廷尉以建辭連淮南王
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
王聞與太子謀欲召相二千石殺之而發兵後相至而
內史中尉不來獨殺相無益即罷相太子念所坐者謀
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王以
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
即自到不殊伍被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吏因捕
太子王后圖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
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王自到殺王后茶太子
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被亦誅初王數以舉兵謀間被

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於復間被殺爲言發兵權變天子以被雅詞多引漢美欲貸之廷尉湯曰被首爲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 評曰子復父讐孝也然有當讐者有不當讐者昔鯀極禹興而禹不讐舜謂九載弗績之罪鯀自有以致之禹直當痛父而不當讐君也長恃其親匿敢爲不軌躬以四十乘反于谷口罪在不赦文帝以親故不之誅特廢置焉且其死也即以淮南地分王其三子示不私則安又當誰讐哉彼七國反時安已當與吳楚並戮賴其相之給而得完至元朔六年而後死則已晚矣雖然安之反由田蚡宗藩訓典子株 九十一 貞白書院

也安初入朝武安侯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武安侯寶則安之反謀蚡實導之故諸使者從長安來言上無男即喜有男即怒此其意惟日日幸帝之無男而偷立也者豈真爲厲王狀而脩有削縣之辱以櫻其銳于是以偷立之謀變而爲逆取之計爾湯見發兵權變自伍被畫之遂以爲首畫反計當無赦而不知被之畫反計畫于既反之後蚡之畫反計畫于未反之先固自有首從也史稱湯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而獨於蚡乎置之安在其窮根本哉

附五被

伍被楚子胥後也以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淮南陰有邪謀被數微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樂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衣也王怒繫被父母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王曰今漢庭治平亂平被曰切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獫狁東旃入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王曰漢大將軍何知人也被曰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休乃舍穿井得水乃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度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吳舉兵非耶被曰非也夫吳王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舩國富民衆與七國合從不能成功者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人言絕成臬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屈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爾未見其禍也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被曰往者秦爲無道燔詩書棄禮義任刑罰

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績
績不足於蓋形遣豪怙桀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
僵尸滿野流血千里百姓力屈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
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
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
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
返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
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
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側耳而聽欲為亂者十室
而八陳兵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當今陛下臨制天
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

宗藩訓典子候

九十二 貞白書院

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千里下之應上猶
景嚮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且大王之兵衆
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
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不用
比干之言也因流涕而起後事覺被詰吏自告與謀遂
誅被 評曰人固難知也如伍被傳稱其為安畫發兵
權變而不言其所畫稱其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而
不言其所入至於雅引漢美則歷歷言之似若矜而為
之諱者及考史記云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二心百姓
無怨氣朔方之地廣美徙者不足實其地可偽為丞相
御史詐書詔徙即國豪傑及形罪以上赦令除家產五

十萬以上皆徙朔方郡益發兵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
右都尉司空上林都中官詔獄官書罪諸侯太子及幸
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因使辨士隨而說之儻可以悅
倖王曰可也吾以為不至若此被又言略衡山以致廬
江有潯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
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
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
越爾由此觀之被實畫反計矣但其權變不過兩發偽
書以徵怨百姓構怨諸侯無他奇也部署不過兩收親
弟以屈強江淮延壽歲月無他道也嗚呼欲逆取而思
及走越何如世世之稱孤為謀主而僅止延年何如侃
侃以守節蓋被巧佞人也始慮安之不信也故飭之以
漢美而堅之以徐為之圖既慮禍之必及也則逃之以
律意而首之以幸除其罪然能欺于帝之貴雅詞終不
放於湯之窮根本巧佞竟何益哉

宗藩訓典子候

九十三 貞白書院

濟北貞王勃

初厲王之死于蜀也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聞而歎曰天下豈以我
為貪淮南王地耶立其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
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
王孝景二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
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

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于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 評曰管蔡以挾殷見誅蔡仲以蓋愆錫命古今大誼也厲王內挾棘蒲外連胡越反于谷口殞其國社稷漢管蔡矣勃不以父之廢徙可憫而以帝之分王可德故見吳楚之反痛前車之覆拒七國之從堅專城之守卒能上來帝褒改封濟北貞王之謚于厲有光君子謂勃之昔無忝于仲也

衡山王賜

賜王廬江七國及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孝景四年徙衡山王勃于濟北而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王衡山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

宗藩訓典子秩

九十四 貞白書院

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却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被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惠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初淮南衡山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叛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朔五年秋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語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會淮南反逆事覺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有白羸者上書言衡山王與守

謀逆事下雜治王王聞即自殺 評曰賜所徙衡山即其兄勃國也勃以七國友時堅守無二心天子勞之致能易卑濕而遷濟北賜之不應吳楚與勃同而特以數使使越徙王衡山卑濕地斯不可爲藩臣外交者戒哉至於劾衛慶治內史奪人田豕有司岌岌乎逮治幸蒙上宥特爲置吏正賜改行率德之時而乃逆謀潛露事連淮南卒之武帝之恩雖能釋連坐之罪于淮南而不能免首惡之誅于白羸之告父子兄弟三得國而三亡之僅僅一濟北以賢穉可畏哉

○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爽爲太子次孝次女無米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王后乘舒死

宗藩訓典子秩

九十五 貞白書院

立徐來爲后徐來厥姬相妬厥姬惡徐來于太子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刀刺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毀惡之于王無米嫁帝歸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讓之無米怒后聞之即善遇無米及孝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宮太子後人有賊傷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之宮太子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米謂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孝后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欲令與孝亂以汙之而立已子庸爲太子太子妻知之欲與后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爲壽因掩后股求與后怒以告王召欲縛管之太子知王欲

廢已立孝乃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
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之械
繫宮中而孝日益親幸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
多給金錢招致賓客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
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日夜求壯士元朔六年使
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廢
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孝謀逆事至長安未及上
書吏以淮南事捕廢王聞恐廢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
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
捕與淮南謀反者得陳喜子孝家孝以為喜雅數與王
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
宗藩訓典子帳
廢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
廷尉治驗請逮捕王上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
王具以情實對中尉大行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
沛郡雜治王王聞自殺孝先自告除罪坐與王御婢奸
棄市后徐來坐蠱前王后景舒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
皆棄市國除為衡山郡 評曰賜之殞身亡國則自徐
來為后始也齊桓五命首之以無以妾為妻使徐來不
后則厥姬之讒構不興厥姬不讒則太子爽之位不搖
太子不搖則孝不得以逆謀見親于王而白廢亦不至
于上變矣白廢之告變而子孝之見親則以太子失職
而厥姬之憾徐來者有以駕其禍而構之也噫賜之立

妾為妻特以快衽席之私而豈意禍之所伏至是也卒
之王死徐來亦死太子爽與子孝亦死而衡山之國除
矣有國者可不齊其家哉

梁孝王武

梁孝王武文帝第二子也竇皇后所生初王代徙淮陽
後徙梁文帝崩景帝立王入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
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
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
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
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
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
宗藩訓典子帳

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
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太后生景帝
為太后少子在文帝則懷王是少子而孝王為第二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
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
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
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
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說多
奇和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後
作兵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
多於京師後不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馬迎梁王於闕下
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

獵上林中梁之侍中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
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
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不敢復
言太后以嗣事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夏上立膠東王
爲太子梁王怨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
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
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
及內史韓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
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
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
宗藩訓典子帙 六十九 貞白書院
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
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
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
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
車輦矣越數年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
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有孝王惡之六月中
病熱六日薨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
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王死太后泣極哀不食曰
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
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
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餐 評曰孝王之憂死雖

其自取然亦景帝爲之也天子無戲言奈何以天下與
藩王戲乎天子誰不欲爲自帝戲言之而孝王亦欲以
戲取之矣卒之牛背出足王以惡終而帝亦不免負果
殺吾子之謗悲夫

附韓安國鄒陽出韓

梁王以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
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
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西向唯梁最親爲限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
宗藩訓典子帙 九十九 貞白書院
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
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警入稱趨車旗皆帝所賜即
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
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
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不恤也長公主具
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
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
賜之其後梁王益親權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
金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
不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

使者辭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千安國
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
治乎幸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
欲請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
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
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帝遂聞詭勝
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
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
曰王尋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
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
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親王曰弗如
宗藩訓典子族 一百一頁白書臨畢
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
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
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車卒自殺中尉府
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
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詠和臣浮
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
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
車即憂駕大王尚誰繫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謝安國
曰吾今出之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力
也評曰太后案責梁使爲怒梁王也母子情勝故安
國以梁王之奸吳楚今上之賜車旗感動之而太后果

喜梁王匿勝詭後宮是抗天子也君臣義勝故安國以
以太上臨江之執親太后晏駕之誰繫恐懼之而勝詭
即出蓋善進言者必量其所與言者而後爲之脩其詞
以幹旋之然後其意可回而吾言得行安國勸太后以
慈對梁王以法卒使梁事得釋而兩宮無猜詞也得納
約之道也
○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鄒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叟
嚴忌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
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
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
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
宗藩訓典子族 一百一頁白書臨畢
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子行矣陽行
月餘莫能謀還過王先生問計王先生曰衆不可蓋意
不可虛君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陽曰
敬諾辭之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
美人兄也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
於前故來侍也愚竊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
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
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
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
危於累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陽
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

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西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賴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諱以為過也以此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

公主

按安國見長公主是前事

事果得不治

評曰鄒陽以舜之待象季子之免慶父為梁王解罪真明切懇

宗藩訓典子帙

卷一百一十五

頁一百一十五

惻故能得之於帝然漢捕勝詭必得而梁王匿之後宮非韓安國以太上臨江懼之則勝詭不出而梁無辭於天下矣惟安國解梁王之罪於其國而後鄒陽得以解梁王之罪於天子之庭故二臣之功一也

梁平王襄

孝王孫

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襄大母也而襄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豔古雷字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

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言指為門指指言指為門太后啼譁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即尹霸等奸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諷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也問疾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狂反者因事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義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陳太后湯沐戊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

評曰

梁之疊尊固趙之璧也強秦奪璧趙大夫且必歸之况壁倖於任后特寵求專誠首惡失道襄不聽李

宗藩訓典子帙

卷一百一十五

頁一百一十五

太后禁止而直取賜之則不惟無太后且無孝王削亦寬矣然李太后以大母之尊而其威令不能行家之卑幼反不一大夫若身不行道也故曰家之本在身

梁王立

荒王

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母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母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後數復毆傷即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諸王女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遂與園子奸積數歲永始中

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
奉禽獸行請誅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禮天子外屏
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親外閭門之私聽聞中
弄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且邇今梁
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驗既亡事矣而發閭門
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
事汗巖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
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且王年少
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
妖麗又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
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
宗議訓典一百五十五頁白書
言文吏臨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
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
審考清問着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
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
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評曰此疏得國家大體
○居數歲復以公事怨相椽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
以城口九殺三人傷五人手毆即吏二十餘人上書不
拜奏謀篡死罪囚有司請誅上不忍削五縣哀帝建平
中復殺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持節即訊至移書傳相
中尉切責之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
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

有不可移之安往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
皆尚苛刻刻求微密譴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
不和更相妬伺宮殿之裏至寢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
誅以視海內數家聖恩得見寬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
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僞小陽病微幸得踰於
須臾謹以書對伏須重誅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
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
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國除 評曰立一日至十
一犯法又上蒸其姑又專擅殺人罪不容於死觀其置
對之詞至冬月迫促畏死詐病以巧須臾之生亦哀之
極矣而猶不後改復與外家衛氏交通以致殺身亡國
宗議訓典一百五十五頁白書
其其對詞所謂下愚不移者其嘗因是而感焉梁孝王
怙親無厭卒用憂死上驚太后至廢寢食景帝哀懼與
長公主計而割梁為五國以分王其五子冀太后也
為若王子者豈不當兢兢業業思保國和民以庶幾不
墜先緒乎乃濟川則以射殺中尉坐廢濟東則以陰割
賊殺坐廢而山陽濟陰皆以無子國除僅太丁買少延
一線之緒而又皆以荒淫失道無善嗣雖與支子四
主自絕於身者有間而要亦百步五十步之走也豈非
孝至惜擬怙修太過而不少留之餘不盡之福於厥後
人故至是耶吁可悲矣

代王年

文帝第三子參封於代一傳共王登再傳剛王義三傳
頃王湯年即湯子也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立
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則曰壻來殺之壻怒曰
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相聞知禁
止則令不得入宮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連年不絕
有司奏年淫亂年廢為庶人徙房陵立三年而國除
評曰年與女弟私通以為莫予觀也而卒之怒于壻禁
于相奏于有司以至廢徙房陵誠之不可掩也可懼哉

梁懷王揖又名勝

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
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亡子國除 評曰昔
宗藩訓典子軌
勝世子自謂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則馳馬試劍皆由
未嘗學問中來揖既好詩書而又以墮馬死豈其詩書
非真好耶不然祁招之詩五子之戒其示人至深切矣
而何王之醉飽於驅騁間也

附賈誼

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
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吳公治平為天
下第一徵為廷尉廷尉薦誼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
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
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
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

淮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然陽年少初學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為
長沙王太傅長沙王吳居三年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
上方受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
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
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梁王勝墮馬死誼自傷為
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元年三十三矣初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

參為太原王少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

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
宗藩訓典子軌

子誼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
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
下所以為蕃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爾
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
大諸侯譬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鉅大國爾不能以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
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
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爾高皇帝瓜分天
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蟬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
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
為王而天下安故夫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

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梁屬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遁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使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接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宗宗藩訓典子缺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卒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組計乃徙淮陽王武為梁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齊王合從舉兵西向京師梁王杆之卒破七國評曰按誼疏所謂陛下所以為番杆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而欲益其封以為二世之利正與田肯說高帝齊百二之國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之意同高帝以長子肥王齊文帝以武徙梁得大縣四十而諸呂七國之反卒賴齊屯兵

西界梁為限難而炎鼎安則二策誠當矣然治安策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淮陽代雖帝子亦諸侯爾何乃懼其為大國餌而欲益之哉吳楚淮南皆文帝親屬權力大則以為必亂淮陽代之於皇太子猶帝與吳楚等也地邑益則以為二世利豈其意反也蓋誼事梁懷王而懷王墜馬死自傷為傳無狀故為此疏欲為懷王立後且蓋其封以報效懷王爾然徒欲為梁王立後則文帝未必聽故其言若不為梁而發而忠於天子故帝所以遂從其計也但徒武於梁非誼本意此其所以哭泣感餘而死也哀哉然詳味二世利之語則益地之計亦利於帝及皇太子二世爾若二世之外求其如治安策所云

宗藩訓典五帙目錄

河間獻王德以下景帝子

河間王元

河間惠王良

諫大夫輔河間宗室

臨江閔王榮

魯恭王餘附田叔

江都易王非附董仲舒

江都王建

膠西王端附董仲舒

趙敬肅王彭附且

藩訓典五帙

平干繆王元

中山靖王勝

丞相彭侯屈氂

長沙定王發

廣川王去

膠東康王寄

常山王勃

燕刺王旦以下武帝子附輔義

廣陵厲王胥

昌邑王賀附王吉

淮陽憲王欽以下宣帝子附常安

東平思王宇

東平陽王雲

後漢書

漢

徐鄉侯快以下光武同起義者

長沙王玄

趙王郎中盆子

蕭王秀即光武

齊武王縝以下光武武旁屬

蕪湖侯晃及利侯剛

都鄉侯湯

宗藩訓典五帙

北海靖王興

北海敬王睦

臨邑侯復

趙孝王良

趙惠王乾

長平靖侯隆

武威將軍尚

東海恭王彊以下光武子

東海孝王臻并弟恭鄉儉

沛獻王輔

楚王英附樊豐陸績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附宋

任城貞王安及子節王崇

廣陵思王荆附鄭

阜陵王延

樂成靖王黨以下明

臨湖侯襄

梁節王暢

陳思王鈞

陳愍王寵

彭城孝王和

宋諸訓典車

勃海王恆以下章

清河孝王慶

濟北孝王次

河間孝王開

河間惠王政

弘農太守昆以下宗室疎

司空方

居巢侯般

太尉愷

尚書令寬

太尉寵

北新城長梁

侍中瑜

宋諸訓典五

貞白書院

宗藩訓典丑帙

河間獻王德以下系

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
寫與之留其真加賜金帛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
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獻獻王者故得書多
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無
實用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
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
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
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
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宣得
事之中文約而旨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堂麗以聞曰
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
大行今奏謚法曰聰明康智曰獻宜謚曰獻詔從之
評曰中尉所歷以議獻王謚者固善矣惜其未大也夫
漢承秦滅學法制苟簡禮樂綿蕞樂沿制氏而已至獻
王始得古文舊書禮有周官失冬官補以考工記樂則
脩雅樂獻之又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使先王之遺
文墜典繁然復明于後世者獻王力也乃獨以聰明康
智謚之若獻王者豈特聰明康智云爾哉
○孝武帝時來朝帝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帝然
變色曰昔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歸即

縱酒聽樂以自廢 評曰人臣有絕世之行多見忌於
君而加之以勢嫌地逼充天子之所疑忌者也故厚自
韜晦庶可以免禍方帝問五策之時使獻王謙讓不輒
對即對亦若木訥不盡其詞帝未必便有難色而顧輒
對無窮此所以致帝之變色也向非歸而縱酒聽樂幾
不免矣嗚呼以獻王之賢而猶如此況不及獻王者乎
為藩王者可以鑑矣

河間王元獻王五

河間王元嗣立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
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興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
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
宗藩訓典丑帙
六頁白書院
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貴踰垣出欲告元
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
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
若又笞擊令自斃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
除 評曰元娶宗室故姬而即為冀州刺史所奏削其
縣殺少史留貴母而即為有司所奏廢勿王徙房陵宮
擊妻令自斃而即為漢中太守請治卒病死漢法亦嚴
矣而當時諸侯王猶輒犯之哀哉

河間惠王良

建始初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為王良脩獻王之
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表帝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

年為宗室議表其益封萬戶 評曰三年之喪短自孝
文然非遺詔意也良當絕世之後脩獻王之行而於宗
國先君若先君真能行者獨行之以喪太后實善繼孝
文之遺意矣哀帝之下詔褒揚益封萬戶不亦宜乎

諫大夫輔

河間宗室

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封其父為列侯諫大夫劉輔
上書曰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
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
承順天地以享魚鳥之瑞然由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
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
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竊窺
宗藩訓典凡朕 七貞白書院力
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
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異于
天不媿于人惑孰甚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
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干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知
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
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上使侍
御史收縛械繫掖庭秘獄輔既收秘獄群臣莫知其故
於是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
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
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
首無失道之僞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

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故得拔至此
旬日之間叔下秘獄臣等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
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
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
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有盡下之時也
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
輔不坐直言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
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
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喪莫敢盡
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
宗藩訓典 八貞白書院
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共工獄減死一等論
為鬼薪 評曰按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
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善歌舞號曰
飛燕成帝微行過陽阿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
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姊弟傾寵十餘年卒
皆無子由此觀之則飛燕者信非有德之世竊窺之女
矣夫配匹之際固將以理內治成子姓而可觸情縱欲
傾卑賤之女以母天下乎顧乃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柱
腐木以支大厦履扁石以卑至尊妖豔相傾天人不予
不蒙繼嗣之福幾成滅火之災嗚呼輔之言無非為宗
社計也而帝乃收之秘獄倘非諸大夫救之死不滅矣

真好德不如好色哉

臨江閔王榮帝長子

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目譏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嚙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耶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惠恨而死後三歲坐侵太宗廟塋地為宮上徵榮行臨江官屬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請中尉府對簿中尉到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衛土置冢上百姓憐之亡子國除 評曰榮以母栗不內公主女為妃遂為所構而廢是廢不以罪也至侵太宗廟塋地為宮則有罪矣然亦不至死帝乃使蒼鷹訊之鳥得不啄鳥子而食哉卒使萬民之百姓憐之而帝曾不少加意念於其間難以語慈矣

魯恭王餘

餘初王淮陽吳楚反破後徙王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

馬季年好音不喜辭為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謚曰恭王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為魯靈光殿 評曰秦焚挾書經先壁匿漢求遺書經從壁出餘之壞孔宅也殆聖靈假之以出經爾不然而胡鍾磬琴瑟卒不壞之也觀卒不壞之為聖靈則知始壞之亦聖靈嗚呼不匿不存不壞不出聖人之傳經豈偶哉

附田叔叔出田叔傳

田叔趙人好劔學黃老術於樂鉅公為人廉直喜任俠初為雲中守後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宋書訓典且快 大十頁自書院力言者百餘人叔取其鉅率二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勇壯為衛將軍舍人 評曰王之取民財物及好遊獵皆非善政田叔相之不以直諫而婉轉誠意以默移之卒償民錢而輟其遊真長者矣然魯王聞答怒二十人而大慚見相從入苑中而輒休相就館相不休輒不遊是王本有為善之資也以為善之資如王而叔相之王之

得謚焉恭有自哉但王所以重叔以叔嘗藉衣自髡鉗
隨趙王張敖赴死如歸案梁王謀反事悉燒梁文書空
手來見以安太后素有以服王之心故成功耳故馬人
臣不可不養素自重而徒欲以口舌爭者末也

江都易王非

江都易王非始王汝南吳楚及非上書自請擊吳景帝
賜非將軍印擊吳吳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
天子旌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年薨

評曰非請擊吳楚則景帝許之及請擊匈奴則遂不許
何也蓋匈奴與吳楚不同也以高帝之威猶有白登之
宗藩訓典五條

困呂氏之強尚忍嫚書之辱而非豈得以吳破遂欲微
倖其功乎况破吳楚者亞夫也非特因亞夫以成功爾
狐假虎威而忘其非有父溺子愛而溺于不明然本心
之尺寸固不昧也必不以私愛而忽大計也此其所以
不許也霍去病漢之集將也其言曰匈奴未滅何以家
焉非洽宮館驕奢甚此其志與驃騎異矣而恃恃氣力
以爲強史稱非好氣力亦非真有氣力者特好之以招
四方之豪傑所謂羊質而虎皮爾能不見豺而戰哉帝
固知之審矣

附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

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
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
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

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
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
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
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
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
宗藩訓典五條

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
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
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
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
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
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
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
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
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
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評曰易王請擊吳楚以軍功得賜天子旗自謂漢之桓公

矣其問仲舒以粵三仁蓋自仁也仲舒知之故引柳下惠不問伐國之事以格其心而言粵無一仁正欲進易王以仁而斥粵之非仁以見意也其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語深得孔門論仁本旨孰謂仲舒漢儒執獨災異之說爲世所疑則以弟子呂步舒言其大愚而舒因此獲罪不敢復言故也然觀其求兩閉陽縱陰止兩閉陰縱陽未嘗不得所欲則所論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或者非妄狂之言而特爲忌者所嫉未可知也步舒爲其弟子乃不知其出於師而大愚之則其所謂步舒者豈知舒之深信舒之篤而步之哉彌高彌堅見孔之卓速貧速朽非孔之言此真步亦步趨亦趨者

宗藩訓典五

卷之五

江都王建

非

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乃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奸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奸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其母辛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建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戒諭之不聽也聞之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恭王太后

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恭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阪天大風建使即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即溺攀船不見下沒焉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官人姬八子姬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炙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鈎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官人羸而四據與羴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

宗藩訓典五

卷之五

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恣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至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名也名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陣圖遣人通越繇王閭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閭侯亦遣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蛟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後復謂臣曰我爲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生死欲爲人所不能爲爾建時佩其父所賜

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穀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評曰自古淫虐失道之君多矣然有如建所爲者哉蒸父姬奸女弟竊官人與牴羊狗交夫蒸父姬奸女弟不顧倫類壹快其私真禽獸之行矣然身猶未離人類也官人已所與生子者也至彊令羸而四擾與牴羊狗交以觀其生子幾何其不自以其身爲牴羊狗哉而况又視多殺人以爲笑樂也建自知罪多恐誅宜深自悔咎及其所爲則漢法雖嚴必將舉議親之典寬而弗治乃曰漢使覆我我决不獨死又曰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爲以交通淮南圖爲非望是耻過而作非也始以淫虐終以叛逆欲追天誅其可得乎且建之惡非其所自能爲也觀其恐誅與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則知建所爲淫虐成光教之也觀其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而后不諫止則知建所爲叛逆成光佐之也然其始亦自以戲爲之及其叛逆亦自以爲死計而卒之夫婦俱死以亡其國有國家者可不謹其微哉

膠西王端

膠西王端爲人賊戾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爲郎即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并殺其子母數犯

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比再請制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爲無嘗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從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國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強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爲甚衆立四十七年薨亡子國除評曰夫不能近婦人而愛幸少年反也愛幸以爲即惡後宮亂而禽滅之并殺其子母是惑也國去太半而遂爲無嘗省變名姓爲布衣是慙也所殺傷二千石有罪無罪甚衆是暴也而要之皆非人情可近者不可近而近之從漢則王殺從王則漢誅悲天

附董仲舒

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膠西事驕主易取膠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

對皆有明法 評曰弘之薦仲舒相膠西以端數害吏二千石必害之以快其私也而豈知端聞其大儒善待之哉然則端之數害吏二千石者特以吏二千石非仲舒也非仲舒而效之適劇虎牙爾故不入危邦不居亂國正法也而驕主不能爲之害者僅僅一仲舒然亦恐久獲罪病免其意亦可見矣

趙敬肅王彭祖

趙王彭祖爲人巧佞卑鄙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辨以中人多納寵姬及子孫愛少年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

宗藩訓典五條

十七 貞白書院

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之及汙以奸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三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權會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好爲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微叩卽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叩卽父之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奸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爲奸甚衆武帝遣使捕丹治罪丹遂廢 評曰身者家之本也父者子之綱也彭祖多內寵子孫故其子丹有與女及同產姊奸之事持詭設疑以迫脅二千

石故其子丹有與江充相卻之事卒之變起蕭牆禍成廢立身雖僅免而所損多矣蘇子有言以法中人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彭祖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辨以中人宜其及也

○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奸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薨謚敬肅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又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乃立昌是爲頃王 評曰帝謂多欲不可君國子民無咎無譽可以立雖爲淖子昌然漢藩王之道實盡于此咎莫大於多欲人知無咎之可而鮮知無譽之可噫孰謂多欲好名之主而見及此哉

宗藩訓典五條

十八 貞白書院

平于繆王元

武帝以親親故立趙王彭祖之小子偃爲平于王元其子也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評曰昔秦繆公之葬也命驅人以殉而三良與焉左氏以爲幸而生于戎狄得逃明王之誅然其謚不免於繆蓋謂是也夫造物者終歸于盡盡即爲飛塵冷灰豈能復有知能役彼死者乎果執其見之繆也故謚

爲終今平于迫脅能樂奴婢十六人以從死雖無三良而驅人以殉猶秦繆也宜其謚亦同爲繆也爲臚之秦戮及朽骨比之黃鳥爲戒尤嚴秦繆止遺惡名平于併絕其嗣則以漢法方明又所從功行然也

中山靖王勝

中山靖王勝與彭祖同賈夫人生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累歡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筇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橫集也夫衆啁漂山聚蟲成雷

宗藩訓典丑族

十九頁白書院

朋黨執虎十夫挽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蒸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尊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焉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蛭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閑不得聞說言之徒僉生道遼路遠魯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潰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令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水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

寐求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尊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評曰是時武帝初立大臣懲吳楚之變欲稍侵削秦暴其過惡至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咎服其臣使證其君矯枉過直殆難爲生此勝所以聞樂而泣也然其卒然應對引物連類盈辭切旨以感動上心諸國賴之蓋有詞臣所未易能者斯亦宗室之英矣

○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嘗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非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

宗藩訓典丑族

二十一頁白書院

稱爲藩臣四十二年薨 評曰擬二王之論趙王似近於正矣然趙王所爲設疑迫脅二千石爲賈人權會假巡徼暴使客豈所謂佐天子拊循百姓者乎多納寵姬子孫罄其金錢豈所謂不奢淫者乎而何乃以之非中山王也若中山王之言則有爲矣其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者正諷其設疑迫脅二千石使不得治以見己之不拊循百姓乃是使吏治之之意也其曰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者非以奢淫爲是也觀聞樂而泣之對音惻而理文以爲大臣內諛肺腑日疎則其樂酒好內正懼大臣之諛而假以自污也趙王乃以此非之不知中山王正欲以此見非而趙王乃入於中山王之計而不

知爾

丞相澎侯屈羣

屈羣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如二年春制詔罷故丞相賀以涿郡太守屈羣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其秋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羣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宗藩訓典丑秩 二十一 貞白書院

帝在甘泉宮病困疑有變奸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乘將太子亦遣使者橋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即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許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輶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殿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門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

兵浸多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爲稅侯諸太子賓客輩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及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羣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羣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杜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羣厨車以狗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評曰屈羣雖以立昌邑死然帝之欲取屈羣又矣以屈羣不殺太子也千秋

訟寃而遂相之宜其於屈釐有稍釋者及觀帝報千秋
上壽之語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
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聽痛
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
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曩者
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
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
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焉蠱朕
愧之甚何壽之有夫屈釐之謀在太子既誅之明年又
其謀自廣利發之今乃先逆謀而後巫蠱有丞相而從
貳師又不憐太子而痛士大夫不罪江充而責九卿廷
尉宗藩訓典丑狀三十三、東自書院
尉情無聊而言失序甚至懼餘巫之侵身而悲其不壽
而味其語意若以丞相親掘之而復脫之者則帝於巫
蠱終未釋然矣

長沙定王發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
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
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後二
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裊小舉手
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
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評曰定王母雖微然均之

帝子也而獨王卑濕貧國何哉夫來朝非不足若之所
稱壽非言私之時而定王以狹小不足回旋之意婉轉
微示於歌舞之間幾於怨矣卒之感上心而益其封雖
帝父子天性亦以怨而不怒有以善諷之也孰謂其拙
而可笑耶

廣川王去

廣川惠王子齊以罪失國帝不忍惠王絕祀復立齊子
去去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詞方技博奕倡優其
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劔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劔
被服皆効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
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去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哀中
宗藩訓典丑狀 三十三、東自書院

刀宮問狀服與昭平共殺昭信皆問昭平不服以鐵鍼
鍼之強服乃會諸姬去以劔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
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
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憐
燒爾掘出屍皆燒爲灰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
爲脩靡夫人主繪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求巷昭信
復諸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壯我盡取善繒句諸
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發聞其淫我烹之
矣昭信因諸望卿與畫工及郎更等疑有奸去即與昭
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
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割

其鼻唇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
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
煮之召諸姬皆臨視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
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諧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
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
出之未死答問愛自誣與姬奸去與繫柱燒刀灼潰兩
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
於去者昭信輒諧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
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
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教使其大
婢為僕射主求巷蓋封閉諸舍上簷於后非大置酒召
宗藩訓典五載 二十五頁白書院

不得見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
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教初去年十四五師受易師數諫
正去去益壯遂之內史請以為椽師教令內史禁切王
家去使奴殺師父子後去數置酒令倡俳戲以為樂
相彊勸繁倡蘭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
條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
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烹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死謂
併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亦謂昭信
冷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內史奉狀具言教前
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議
者皆以為去恃虐聽后昭信說言燔燒烹煮生剗割人

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十三
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
示衆制不忍廢徙上庸去道自殺昭信棄市國除 評
曰去之悖虐昭信之諫為之也昭信之說則去之不密
為之也昭信妬媚方慮無以中諸姬而去乃曰若數惡
望卿不能滅我愛設聞其淫我意之矣是開其中人之
實也昭信奈何而不入哉於是望卿以疑有奸烹煮之
矣榮愛以疑有私燔割矣諸姬以淫亂難禁封閉矣君
不密則失臣此之謂也昭信棄市既伏其辜而去為首
惡乃不伏顯戮而徙死不偷矣哉

膠東康王寄王夫人 人生

宗藩訓典五載 二十六頁白書院

張敞為膠東康王相王太后教出游獵敞諫曰臣聞秦
王好淫聲樂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秦昭王楚嚴好田獵
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耳非憎絲竹也
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
母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傳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
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欽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
后資質淑美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慾為名於以
上聞亦未宜也唯觀省於往古全行於來今令后姬得
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
出 評曰游獵之事帝王不可況太后乎又況數出乎
然一聞敞諫而即止亦可謂自克矣

常山王勃

常山王勃，王舜之子，景帝孫也。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稅，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乃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爲子，數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今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飲酒博戲，擊節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駿問逮諸證，宗藩訓典丑快。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管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王后，脩上不忍，廢徙房陵，國除。評曰：稅長而庶，勃嫡而少，憲王誠欲立勃，亦當善處稅，使安之。今憲王知有勃而不知有稅，勃亦知有已而不知有兄，勃有常山稅，無分貲，遂使徵怨於稅，同歸焉，有則憲王之不有稅者，乃所以不有勃也。勃之不恤兄者，乃所以不自恤也。悲夫！○嘗因從弟而參考之，知漢待諸王猶有古意，如淮南王長徙蜀，廣川王去徙上庸，而代王牟河間王元常山王勃東平王陽皆徙房陵，淮南廣川道死，惟徙房陵無故，似房地為良，但漢中鄉邪遼東汝南常山皆有房陵，未知孰是。地志稱房陵上庸屬漢。

中郡郡同上庸，徙入上庸則非他房陵矣。故史於河間之徙，特書漢中房陵，以別之。別河間亦以別諸王也。夫放不仁者，必逆諸四裔，惡讒人者，必投異有此何諸王之徙而房之蓋廢徙者，刑之滅死者也，以其罪不足以死，故減其死而放流之。若復處之必死之地，猶不減也。此不可以施之他姓，况骨肉乎？故必擇其地之至阻而亡害似封而實放者，然後處之，所以明有親也。公嘗遊鄖陽，見庸房皆鄖屬，邑與漢中連界，而房為大，在萬山之中，沃野數百里，正如堂房四面皆壁，可入而不可出，可居而不可兼。即帝堯封丹朱之地，所謂房子國也。房者防也，又安且養也。房子者子而房之也，堯以此封宗藩訓典丑快。

丹朱而漢以此徙諸王，仁之至義之盡也。彼淮南廣川之道死則自盡也，皆以素驕之而暴摧折之，故至此也。非地不善也。此漢之親親所以近古也。東漢以後則亡此意矣。或匿五戶而付廷尉，或作一字而斬玄都，甚至有一日而三子誅，誅一夕而七王並戮，維是忍心不啻豺狗，方期食盡何地之念。若帝在房州，頗見老慈然而帝也更當有說。房有廢城。

燕刺王旦以下武

元得六年旦封燕王，旦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歲匿亡。

命削良鄉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
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
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孫縱之王孺等之
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郭廣意問帝崩所
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宮中謹言帝
崩諸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時不出臨歸以報王
王曰上棄群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怖也復遣
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請立孝武皇帝廟郡國不報時大
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
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劉長劉澤等結謀詐
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非常長于是爲
宗藩訓典丑帙

二十九 貞白書院

旦命令群臣以感動之群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
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
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
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
孝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友不得
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澤謀爲奸
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
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
旦遂招來郡國奸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
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以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
附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獵文安縣以講士馮頊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殺義
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焦
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
有詔勿治而澤等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蓋長公主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
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
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
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喜上疏
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
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
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秦之無故火焉高皇
宗藩訓典丑帙

三十 貞白書院

帝覽蹤跡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親土連城
布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
繼成委任公卿群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愬日
聘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
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置但爲典屬國
今大將軍長史敕無勞爲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
道上移蹕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之
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
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
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即國豪傑以千數旦以
語相平平切諫不聽後謂群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

與右將軍王莽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
成徵不久令群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
井泉竭廁中豕群出壞大官竈烏鵲闢死鼠舞殿端門
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官城樓折
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
台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
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
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
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
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欲發兵相平止之王
憂慮置酒萬載宮會賓客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

宗藩訓典王族

三十二頁白書院

今狗不吠雞不鳴橫街路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真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
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
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王欲自
殺左右曰儻得削國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
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
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
絳侯等誅討賊亂專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
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橫劍推鋒從高皇帝懸留除
害軼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
過諸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

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
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有
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
齋耐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
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
二十餘人賜旦謚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
評曰燕王疏論秦漢封建之意賜燕璽書論樊鄴曹灌
勤苦之說皆中肯綮但旦長當立又武帝立少之意雖
霍光未明直待諭以盡意又何怪燕王之恠也向使彌
留之際明以少子載之大誥布告天下燕王雖內懷覬
覦亦無自發矣顧含糊以待子孟之定而使燕王以叛

宗藩訓典丑族

三十二頁白書院

逆終豈非武帝亦有以致之哉若夫請立孝武皇帝廟
郡國蓋以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有故事
而請之而當事者不報是使燕王不得上祀比於漢初
諸侯王也燕王能無懼哉按高帝成寧有議曰祭非自
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享親立廟
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
之大義五帝三王不易之道詩云荀來雍雍至止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
不祭於臣僕之家主不祭於下土諸侯宗廟在郡國宜
無脩觀宗廟在郡國者宜無脩則未有者宜無建故不
報未爲不是而但當時之不報未必如玄成之見也此

不可不察也

附韓義

昭帝時霍光秉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懲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誦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 評曰韓義不顧死亡之誅以諫王之逆真漢比干矣史既不載其詞而倉卒甄功亦無有及之者乃魏相以文學對策獨能明之而霍光即信而擢其子爲諫大夫蓋錄後旌忠是似勸孝且使文學對策不爲空言而國家用人時出格外皆後世之所難者漢治近古有以哉

廣陵厲王胥

元狩六年胥封廣陵王胥爲人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能虬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十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尊寶昌皆爲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太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恐有及昌

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數賜子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宣何以反得立復立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覬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他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脩奸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畫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案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又遂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訢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鼓瑟歌舞王曰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怵爲樂亟萬里召兮郭門閔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鷄鳴時罷胥謂霸曰上遇我辱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

為時人賜謚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
帝復立霸是為孝王 評曰太子天下本齊好倡樂遠
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豈可為漢嗣
哉武帝為天下立君故不苟立胥不思已不可立而竄
忌人之立一詛昭再詛賀三詛宣四詛相漢嗣不得禍
敗隨之以致恠出園池歌悲萬里又誰咎矣按齊燕廣
陵同日封武帝各賜冊戒之齊冊曰嗚呼小子閔受茲
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
輔嗚呼念茲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
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息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允終厥
有德不臧乃凶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文民可不敬
宗藩訓典丑映 三十五頁白書院力

與王其戒之燕冊曰嗚呼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
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薰鬻氏
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奸巧邊畔於戲朕命將率徂
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薰
鬻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母作悝德母乃廢備
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文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廣陵冊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大江之南五
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嗚呼
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恭迺順毋侗好逸毋適宵人惟法
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於戲保國文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武帝所以戒三王固以國土風
俗亦因其才性也厥後齊以妖謚懷未見所以背冊書
者若燕怨長棄外而謀叛逆廣陵恃力信鬼使女巫下
神詛上皆背冊書之意卒之身戮國除名之曰刺厲使
武帝不幸有知子之明豈不哀哉

昌邑王賀

昌邑王賀哀王體之子武帝孫也昭帝崩無嗣大將軍
霍光徵王賀與哀王體書曰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
少府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徵王乘
七乘傳詣長安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
發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
宗藩訓典丑映 三十六頁白書院力

即中令龔遂諫王令還即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
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
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
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漸洗大
王即梓善屬士長行法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驕奉
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即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
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
嗟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爾且
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
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
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

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居上不素食○使從官各女
子載衣車內傳舍○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次發
璽不封○引昌邑從官驛幸官奴二百餘人居禁中故
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
以黃金千斤賜侍中若卿○取妻○從官更持節從
府樂器引昌邑人擊鼓吹作俳倡○會弄還上前殿擊
鍾磬○駕法駕皮軒馬○幸此宮○會弄還上前殿擊
孝昭皇帝宮人等淫亂○取妻○從官更持節從
發黃綬以并佩昌邑○即官者克奴○發御史府金銀刀
婦王器采繒賞賜所與者克奴○夜設九賓溫室延見
婦昌邑○開內侯○詔大官上乘輿食如故太官以未
釋服不取具○使使從官出○乘勝殿門內以爲常○
廟稱○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詔諸官署徵發
此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夏侯勝傳嘉穀進諫使人薄
責勝○大將軍光與群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
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國除爲山陽郡
初賀在國時數有恠嘗見白大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
宗藩訓典丑軼 六三十七頁白書完

說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
爲左右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諛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
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評
曰賀被徵典喪宜有祥瑞先見而乃類至不祥何也災
祥各以類至既行汙於庶人而可得祥乎不祥而徵何
也不徵則不廢不廢則國不除徵也所以廢也廢也所
以國除也此其所以見恠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以
賀之德而徵不幸也方其徵也似幸而卒以廢除其國
不如弗徵雖不帝其國亦保其國故賀之徵不幸也賀
之徵與文帝之徵同賀之有龔遂與文帝之有宋昌亦
同但文帝能用宋昌而賀不能用龔遂此與廢之所以
不同也 六三十八頁白書完

○宣帝即位心內忌賀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
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
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恠已之效曰臣敞地節三
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
人閉大門開小門庶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
他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徵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
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臣敞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
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
鼻末銳卑少鬚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
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續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

閱妻子奴婢臣敬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昌邑多
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
乃復聞梟聲臣敬聞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
長孫女也臣敬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為
故王妻祭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
二十二入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
財物簿臣敬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聲者張脩等十人無
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
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
人守園疾者當物治相殺傷者當物法欲令亟死太守
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

宗藩訓典丑快

三十九頁白書院

丞相御史以臣敬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
忌其明年春乃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
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就
國豫章數年楊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
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
而聽人牽輦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
不又為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
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暴亂之人不宜為
太祖不當置後國除 評曰宣帝之忌賀亦人情也賀
清狂不惠固不足忌然非敬鮮不趨承宣帝之意而必
殺之矣觀其所以條奏賀者詳慎忠厚而欲全安之使

帝忘其忌而侯之敬真長者哉乃楊州豫章二刺史則
異是矣議者謂敬嘗上書諫賀以為敬於賀有私而庇
之考敬傳敬河東平陽人察廉為甘泉倉長遷大僕丞
會昌邑王徵即位勅作不由法度敬上書諫後十餘日
王賀廢敬以切諫顯名則敬蓋漢大僕丞而非昌邑臣
也其諫賀也為安漢之社稷也其全賀也為明漢之親
親也嗚呼敬以察廉而所行皆循循忠厚其為長者異
乎人之長者矣

附王吉

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動作無節吉上
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
宗藩訓典丑快

四十一頁白書院

風發令匪車揭令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之
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太
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
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
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
至乎不伐其棠其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
游獵式搏衡馳聘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墨身勞
乎車輿朝則昌露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
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厚薄效以要脆之王體犯勤勞之
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
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誨在後上論唐虞

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
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櫟之間哉休則俛仰
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
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
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
福祿其轉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
館園池戈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
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
一肩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職介有不具者於以
上聞非享國之福也臣吉愚願大王察之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
宗藩訓典丑狀
四十一頁白書院
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
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
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
軍仁愛勇智忠信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
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
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
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
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
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 評曰賀有臣如吉而不能
用在國則游獵無節典喪則淫亂不檢真下愚不移者
矣

淮陽憲王欽帝子
淮陽憲王欽張使仔所生使仔最幸而欽好經書法律
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
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使仔與憲王然用太子起
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
失母故弗忍也父之上以故丞相常賢子玄成陽狂讓
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欽
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
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憲王外祖母隨王淮陽而舅張
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
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
宗藩訓典丑狀
四十二頁白書院
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爲償王不
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母益懈博欲上書爲
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
書謝焉誦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
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太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
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
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後光欲至長安辭王
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即曰至長安可因會
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
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比游燕趙欲
循行郡國求治愚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

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聞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厲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比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及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一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子高乃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

宗藩訓典五帙

四十三

貢白書院

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其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嘗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子淮陽王以爲信且詐言已說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懦弱倭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死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京房爲大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

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和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報博書曰乃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惜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願冉之資滅武之智子貢之辯下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王以金五百斤子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

宗藩訓典五帙

四十四

貢白書院

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言尤惡博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予金錢報以好言事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罪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評曰憲王素號聰達然輔之庶讓之玄成則太子得安惑以貪猾之張博則求朝意動正不勝邪性不敵習固如此矣然味其報博之語殆若以求朝爲義事而爲之者而不知朝事何足言博之貪不可幾也貪人敗類可畏



王獲罪縱不誅必遷削貶黜未有但已者而欽獨不治何也帝故太子也雅知欽廉讓有玄成之節而傷之也故璽書曰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誠亮之也嗚呼宣帝欲安太子而相欽玄成孰知憲王亦以是安也哉信輔導之不可不擇矣

附帝玄成

初玄成兄弘爲大常丞父賢以弘當爲嗣及賢病篤弘坐宗廟事繫微罪未決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以玄成爲後賢薨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避兄者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

案舊制典引快

天四十五頁白書院

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評曰伯夷讓弟以父命爲尊叔齊讓兄以天倫爲重今帝賢欲立弘爲嗣而門生宗家矯賢令以立玄成玄成深知非賢雅意而兄弘當嗣遂陽狂以避之則重天倫尊父命燕伯夷叔齊之節而有之矣然則玄成賢乎曰讓一也孤竹立少逆也故兄弟相讓各成其仁帝賢立長順也故玄成讓兄燕成父志心一也遇不同也夷齊玄成易地則皆然

東平思王宇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通奸犯法上以至親貴弗罪罪傳相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

書言之求守杜陵園道帝上于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蟠奉璽書勅諭之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缺不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惜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蟠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又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官者今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間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大於和睦惠宗藩訓典引快

天四十六頁白書院

谷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賞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終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慚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詔書又敕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

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獲師傳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知文法建欽使我輔佐天子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爲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殆得之比至下宇凡三哭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疎遠數嘆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爲家人子掃除永巷數繫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司奏請逮捕詔削樊元二縣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

東平王傳 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事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怪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術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且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蕃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

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予立三十三年薨 評曰東平王不能事太后至令太后求守杜陵園宜麗漢法而帝以璽書諭宇以孝文以璽書感太后以慈又以詔書勅傳相道經術絕游獵詞溫意篤務諧于道卒能致宇漸懼洗心自改真中養不中材養不材夫及後犯法則削改行則復來朝求諸子太史公書則婉辭不予宇雖天資喜亂卒保首領以歿漢之待宗藩真恩義兼至可爲萬世法矣

東平王傳 子

煬王雲哀帝時無鹽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鄒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鄒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令歡等祠祭祝詛上焉雲求爲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國除 評曰宣帝以石立興煬王以石立亡興亡在德不在石也天下大器雲乃欲以祠祭祝詛得之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宗藩訓典丑帙

後漢書

漢世祖劉秀字文叔景帝之裔時王莽改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爲白水真人秀竟從白水起兵以應讖文誅莽滅即興復帝室都洛陽

徐卿侯快以下光武同起義者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莽篡位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朔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夏四月徐卿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宗藩訓典丑帙四十九頁白書院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赦殷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里評曰王莽篡漢故忌劉而詔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然不數月而快遂能結黨起兵以倡大義於天下則所謂剛卯金刀者豈以不得行而遂不利哉向使其兄殷能協心同力未必不爲伯升之兄弟而顧開城繫獄令吏民距快使快敗死而身幸益地之封是先自折也已當是時國師公歆以符命爲四輔廣陽王嘉以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成都以獻書言莽德封列侯明德侯嬰率禮侯嘉等共三十二人皆以知天命勿罷賜姓則貪其爵以事乎讐冒其姓而忘乎祖者何止殷一人哉莽以爲剛卯金刀而豈知頑鈍無

耻舉爲銘刀此快之一割所以難也

長沙王玄

劉玄字聖公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推爲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攻離鄉聚嚴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三年沒死者半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更始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天下建元曰宗藩訓典丑帙五十一頁白書院更始都宛城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海內豪傑翕然響應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斬王莽叔璽綬傳首詣宛更始遂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即更列庭中更始羞怩首刮席不敢視更始納趙萌女委政於萌日夜飲讌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李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而望其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更始怒繫淑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赤眉西入關立劉盆子下書曰聖公降封爲長沙王過二十日勿

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祖上璽綬於盆子亦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援劍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中即將死人趙熹將出武關道遇更始親屬皆裸跣饑困熹竭其資糧以與之將護而前宛王賜聞之迎還鄉里吳漢擊死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爲慎侯更始三子求歡

宗藩訓典五

五十一

頁白書院

鯉皆爲列侯 評曰易得負且乘致寇至言不勝任也更始即位而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升殿而羞怍倪首刮席不敢視負而乘矣其能免於降封縊殺之禍乎然聖公盆子文叔皆宗室也更始遇盆子則始欲殺之後雖赦之卒使謝祿縊殺之遷其親屬皆裸跣饑困遇光武則使鄧禹葬之霸陵且侯其三子而又并侯其迎送妻子者則盆子之當亡光武之當興固已決矣

趙王郎中盆子

樊崇起兵於莒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各起兵從崇崇乃相與約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鷹冊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

赤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大破卬匡軍西攻長安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第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武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恭少習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復封式侯爲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

宗藩訓典五

五十二

頁白書院

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最爲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欬啼茂謂曰善威符盆子即齧折葉之以徐宣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其餘皆列侯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式侯恭以赤眉

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爲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涓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將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劒格死冬十月得封長沙王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時掖廷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菰根捕池魚食之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十二月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群臣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

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敬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耶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難死因涕泣噓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

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開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大掠如故建武三年閏正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晡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嶠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出關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待之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等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且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尉皆賜食明巨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笑謂盆子曰兒大點宗室無事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但不告衆爾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帝歸洛陽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維陽賜之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主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稅終身樊崇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 評曰樊

然盆子始能廉宮女之乏食後能愧縣官之爲賊不可謂無仁心者特其威權不在盆子常奇命於崇宣諸人而不能自振遂使大點之兇徒諭於光武聰明天子空稱於百姓而卒與賊盜輩同受降國之耻也豈不哀哉

蕭王秀

世祖光武皇帝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發孫生春陵節侯買買生爵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固固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年九歲而孤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畧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蜂起地

素蕭訓典丑狀

天五十五

頁白書院

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更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議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遂與定謀乃市兵弩起於宛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守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更始元年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人司徒光武爲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下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

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

有也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出城収兵莽軍到城下且十萬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積弩亂發矢下如雨界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六月光武自將步騎千餘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氣可恃也光武復進連勝遂前諸將既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莽兵大潰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馳詣宛謝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

素蕭訓典丑狀

天五十六

頁白書院

脩官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子繡婦加繡如金之半臂諸子大極本也諸子上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興立即爲天子都邯鄲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而呼沱河無船適遇水合得過

至下博城西邊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
努力信都郡焉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馳赴之信都
太守任光開門迎光武於是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
響應上谷太守耿况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
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
月拔其城誅王郎即昌或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
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
始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諸行在所光武自以河北
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皆
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
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和董憲起東海延
宗蕭訓典丑快六五十七貞白書院
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別號諸賊
銅馬大槍猶未上江清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
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
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
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鄆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悉
降破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
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校行部陳降者更相語
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故
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建武元年正月諸將議上尊號
光武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
王於天石之間者其固望其攀龍附鳳翼以成其

所志爾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
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
苦也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
將思之行至鄆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西
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
之際火爲主群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周之
白魚曷足比焉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
設壇場於鄆六月即皇帝位燔燎告天文曰皇天上帝
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方不敢當群
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秀興兵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
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脩德爲天子敢
宗蕭訓典丑快六五十八貞白書院
不敢承於是建元爲建武改鄆爲高邑是月赤眉立劉
盆子爲天子八月祭社稷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
陵詔封更始爲淮南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非
殿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隗囂據隴右 評曰
光武創東漢功侔高祖本不當與聖公盆子之徒同類
但新莽侮漢微弱敢爲篡逆而幸有宗室能蟬聯而起
故訓典亦蟬聯而書以示宗室之有人喜漢官之復見
而非抑光武也光武嘗言宗室無出者雖爲盆子然
所該却廣即如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死更始遂
遷都長安如更始將比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
前整脩官府則誅王莽都洛陽皆更始創之而光武因

以光大之豈啻者耶然則漢之再興非宗室一手一足之力可知已列傳言王昌詐稱子與盧芳詐稱文伯而此紀稱趙縵王子林詐以卜者王昌為子與芳異姓宜詐林既縵王子何必詐然則詐子與者昌也昌或作即

齊武王演以下光武旁屬

齊武王演字伯升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未盜賊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宛伯升自宗藩訓典五載

不平九貞白書院

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卿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定至小長安與王莽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漢淳臨此水阻兩川間焉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兵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王常等五千餘人至宜秋乃往為說合從之勢下江從之于是大舉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襲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

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陣潰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漢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敗引欲援死伯升乃陳兵營衆焚積聚破金甌鼓行而前與尤茂皆陽下戰大破之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五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自是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伯升而新市平林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望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

宗藩訓典五載

不平九貞白書院

歟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亦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而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春陵去宛三百里爾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天下准的使後人得承吾故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潘臨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

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綉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王珙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誦事更始貴將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陣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惡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宗藩訓典丑佚

蕪湖侯晃及利侯剛

演曾

子

蕪湖侯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爲庶人徙卅陽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宗尊爲小君宮衛固備出有輜輶之飾入有牖戶之固始不至如譖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廷其貶晃爵爲蕪湖侯削剛戶三千於平小子不勗大造控于法理以墮宗緒其遺譖者收晃及大姬璽綬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令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爲齊王評曰東萊有言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失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失不必問其所訴之事也晃爲太姬子豈有與母更相誣告之理哉詳味詔書所以論太姬者溫厚深切真得大體至罪晃剛則以不孝責之然亦薄示其罰此章和之所以爲章和也雖然帝則厚矣獨奈何以人子而爲此哉

却卿侯暢

却卿侯暢來吊國憂章太后數召見之實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諡川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奸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敢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

土藩臣來吊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恩
之吏更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敵傷數股肱職典
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故事二
公不與賊盜公縱奸慝莫以爲咎敵請獨奏案之由乃
許焉二府聞敵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
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
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北伐匈奴 評曰暢來吊
國憂禮也竇憲忌而刺殺之乃歸罪暢弟剛既以殺其
兄又欲殺其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韓稜以爲賊在京
師正議也太后怒而切責稜何敵請獨奏案之正法也
太后又怒而閉憲內宮不惟閉之又聽之使北擊匈奴
宗藩訓典丑狀 六十三 頁白書完

北海靖王興

建武二年封漢少子興爲魯王嗣光武兄仲興嘗試守
緹氏令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
政時久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
雨降澍視事四年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
始就國明年以魯益東海徙興爲北海王顯宗器重興
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 評曰匹夫怨而霜飛孝婦冤
而天旱久旱之災不偶然也興分道文學理冤宥過真

得應天以貴之道矣此其澍應時而降也顯宗之乘驛
問政有以哉

北海敬王睦

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
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
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
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稍峻睦乃謝絕賓客
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玩歲終遣中大夫奉璧
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
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
曰吁子危我執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
宗藩訓典丑狀 六十四 頁白書完

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而已使者
受命而行其能屈申如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
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順以金銀贖
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
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千
首 評曰凡人莫不欲宣暢義問恢弘德聲以自標表
而睦獨甘心毀壞何也蓋地近則嫌勢逼則忌物之情
也故鄭伯才叔段而蓄疑魏文高陳思而極慮則其處
之宜如此也不然河間獻王漢之翹宗也對策無窮武
帝變色歸國而放權以自廢何如蚤見守訥不待變色
屈申自由乎然亦足爲時變慨矣

臨邑侯復與次

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除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太后召毅及駒除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中興以下名臣列士侍駒除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評曰自靖敬二王以及臨邑平望諸子並以才學著名或乘驛問或入東觀或掌典故或述史傳以楷則當世輝映後來豈天以伯升創業未竟追封若儉而特錫之佳胤以大其宗永其光耶

趙孝王良

宗藩訓典五

六十五 貞白書院

光武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及即位封良為廣陽王後徙王趙十一年六月帝遣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吊送葬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侯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評曰親王與中郎將爭道而永以大不敬劾之豈以夏城門非爭道之所耶然獨劾良是親王不可爭而中郎將可爭也亦惑矣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以趙王良為趙公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喜窮治其奸二孫自殺奴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熹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喜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賞出子春遷熹為平原太守 評曰良臨死而為人乞命何下也但帝少孤養於良則良於帝有撫育之恩與他叔父不同良謂聖絕之言必得之於帝帝乃以吏奉法律不可枉為之更道他所欲蓋無意於良矣故良無復言及薨而追思良言賞出子春何如

宗藩訓典五

六十六 貞白書院

及其未顯而出之慰其倦倦乎曹子春而即遷熹守平原蓋終不欲以子春枉法律也帝豈以子春法當坐乎然汝漢所約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又詔自今子春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子春二孫殺人趙喜窮治其奸二孫自殺則既已伏其辜矣而復收繫子春不已甚乎罪人不挈釋者以為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妻子且不及况及祖父乎漢法既勿坐古法又不挈貴戚為請者數十未必皆私而熹終不聽此良所以乞其命於聖絕之時也而豈知帝之信良不如信熹乎原其所以則以子春大姓而吏好名務以搏擊豪強為事也如茂陵徙豪富而郭解家貧不中徙雖以衛將

軍為之言而帝不聽周紆為洛陽令問大姓主名吏數
閭里豪強以對而紆斥之子春既大姓而貴戚為之請
此意必欲殺之也揆以中行之道循良之政當不若此
矣嗚呼良從駕而遇鮑永臨死而遇趙喜皆不幸也

趙惠王乾

良玄孫

趙惠王乾性驕縱居父喪私娣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
趙相奏聞坐削中丘縣時即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
為乾傳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

評曰居喪娣妾白衣出門皆因不學故也漢既削其邑
又選端士輔導之以幸其改而旋復之非惟不私其邑
抑以曲成其善漢之親親亦厚矣且有失奏聞有善列

宗藩訓典丑佚

六十七頁頁白書能

上務舉厥職不敢阿私固堅等之賢亦漢所置傳相之
權重也

長平靖侯隆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也聞世祖在河內追及
於射犬拜誅虜將軍討李憲守南郡太守時天下墾田
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察其事
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
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
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
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為東
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

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
實首服如東海公對於是遣謁者老實具知奸狀隆坐
徵下獄免為庶人明年以中郎將副馬援擊交趾封長
平侯 評曰按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
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
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
也上大笑由此觀之度田不實守相皆死而隆僅免為
庶人豈其在既恨之後耶

武威將軍尚

吳漢伐公孫述大破之遂拔廣都帝戒吳漢曰成都十
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

宗藩訓典丑佚

大本八

頁白書能

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
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
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
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
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
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
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
金吾表吉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
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
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
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

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錦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宗蒲訓典丑帙

漢會于成都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之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官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貫墮馬左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吳

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廢廢黃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吊民之義也十九年春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嵩即殺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分兵先據邛都掩貴誅之遂進兵與棟蠶等連戰皆破之追至不韋斬棟蠶西南諸夷悉平建武二十三年春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冬十月武威蠻宗蒲訓典丑帙

精夫相單程等反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溪擊之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評曰劉尚爲吳漢副將則軍之利害尚當左右之令無失策可也吳漢伐公孫述既拔廣都遂乘利進逼成都又與尚別營是失計也而尚不能諫及破成都吳漢夷述妻子及公孫氏及延岑族遂放兵大掠又失計也而尚不能諫安在其爲副將也觀帝讓尚之言曰尚宗室子孫嘗更更職何忍行此是知漢之剛勇而望尚以安和濟之也豈意尚乃從之乎且既與吳漢輕敵深入爲謝豐所圍而及征武陵蠻又以輕敵深入令一軍悉沒正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夫子不與行三軍者雖誅即殺斬棟蠶

破南郡蠻不足贖之矣

東海恭王彊武子

東海恭王彊郭后所生也建武二年立郭氏爲后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遂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虞之懸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

宗藩訓典五載

卷二十一頁白書院

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薨宗遣中常侍鈞盾令將大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脩不謹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太皇太后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弱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身既妖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慚息政小人也猥當繫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也處臣三女小國侯此臣當計

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遣御

餐臣彊因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

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裴哀使太司

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

殊禮升龍旄頭駕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

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各姓夫人

小侯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

于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傳相曰王恭謙好禮以

德自終遺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歛形茅車瓦器物減

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

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 評曰夫危疑之際惟

宗藩訓典五載 卷二十一頁白書院

見幾識微之士能處之傳曰其母愛者其子抱郭后既

愛弛而廢彊豈能獨存其願備蕃國先幾自保也而帝

遂回不忍彊執節爾堅卒優大封賜殊禮雖在與廢合

道委蛇夫何間然及其臨薨復慮息政小人弗克負荷

願還東海郡後政會中山簡王葬盜其妃又盜掖庭出

女爲有司所奏幸以彊故不誅削縣一又先幾保子孫

矣而要之仁讓其本明哲所以行之嗚呼審是家國無

難處之變矣

東海孝王臻并弟恭卿侯儉

彊子政政子肅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嘗以西羌未平

獻錢二十萬後復上練萬匹以助國費詔太后下詔褒

納焉臻嗣之與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
皆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喪禮有闕因復重
行喪制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
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
東海王臻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
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士寢苦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倫仁義兼弘
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
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
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
評曰臻儉重行喪制多議其矯彼私奸服舍私婢小妻
宗藩訓典丑快

沛獻王輔

建武初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爭禮四方
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沛王輔鯉怨劉盆
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
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
二十八年就國輔於歲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
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
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
六年薨評曰輔之始終謹節得稱賢王則以劉鯉坐

繫憂患也然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亦足
矣而又及圖讖非聖之書何哉

楚王英

建武十五年英封楚公後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母
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
三縣益楚國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
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
爲龍舒侯不言爾何英少時好游人交通賓客晚節更
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之祀八年詔令天下以罪皆入
練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練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
蕃軒過惡累人歡喜大恩奉送練帛以贖愆罪國相以
宗藩訓典丑快

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
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君蒲塞
衆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
作金龜王鶴列文字以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
與漁陽王平頗忠等近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
奉英招聚奸猾人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
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
陽涇縣英至丹陽自殺國除評曰英以母許無寵王
最貧小國然能獨歸附太子爲所親愛故顯宗即位至
封舅子爲侯英蓋巧佞人也其晚節學黃老浮屠非其
本生蓋好弄人結賓客自少已然見顯宗迎佛天竺釋

經白馬而崇信之遂亦為淫屠齋戒之祀以起承顯宗
即前歸附之意爾卒之大通方士造作圖讖以為逆謀
本性畢見不然佛去資忍辱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
一宿英真好之將以身為幻國為累而妄有觀觀哉

附樊條陸續塞朗袁安

初樊條弟鮪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條聞而止之曰建
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
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
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條已卒上
追念條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 評曰樊條不欲鮪
子之求英女蓋慮過寵之招禍也而鮪不從卒以英坐
所云奈何以一子棄之楚者不真棄之乎嗚呼若條宜
其免矣

○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
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
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
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維陽作食以饋續
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
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爾問何以知之續曰母
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
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評曰截肉必方斷葱必寸母之
正也見考辭色不變而對食悲泣子之孝也使考以狀

聞使者之恕也上因續而赦尹興等帝之明也蓋一事
有教善焉

○顏忠王平辭引陸卿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
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
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
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
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為忠平所誣
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
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
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帝怒曰
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

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
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
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奸狀及為罪人訟寃故
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下覺悟而已臣見
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
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
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
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
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諫誠
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
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監

衆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評曰知囚多寃故入免責責則免矣於心安乎與其
不安而竊嘆孰與寃白而心安嗚呼寃獨楚獄也哉吾
於朗奏深有感也

○袁安字邵公初爲縣功曹後除任城令楚王英謀逆
事下郡覆者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迫痛
自誣死者甚衆安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
皆叩頭爭以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
太守當自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得出者四百
餘家 評曰安痛楚獄之濫不惑叩頭者之言而分別
且奏使四百餘家不死於無明真仁心爲國哉

濟南安王康

濟南安王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
康招來州郡奸猾頗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金繒案圖
書謀議不軌事下考驗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
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朝陽安德平昌五縣建初
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康遂多殖材貨大脩宮室奴婢至
千四百人廐馬千三百疋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
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
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
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
輿馬臺隸應爲科品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

之口以自蚕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
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
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祚將來者也故楚
作章華以凶具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
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
也願大王脩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
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
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悟然終不能
改立三十九年薨 評曰康以罪被削得復益侈蓋難
與言者何敞之疏剴切忠厚故能使康無所嫌悟雖無
改于其德而終以法家拂士不敢恣肆如前之爲所以
幸免于殆也

東平憲王蒼

建武十五年封蒼東平公後進爵爲王蒼少好經書雅
有智思爲人美河間要帶八園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
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吏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永
平二年以東郡之畫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景湖陵五
縣益東平國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
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
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
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
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未聚衆興功傳

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
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
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
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伴彌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
法駕脩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
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
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
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驚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
家敦教導之仁升朝蒙壽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
譽員新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
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其宜當暴骸膏野爲百
宗辭訓典耳示 七十九 半貞白書院
倭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
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敵將遵
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并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
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
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
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
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願蒙哀憐帝降詔不聽其
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
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
郎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
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

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
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
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
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嘆息日者問東平
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
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
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
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
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
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
年地震蒼上便宜三事詔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
三事朕親自覽讀及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間吏
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
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
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猶廣雖肉用克貴而
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
心中冲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
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
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
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溫
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
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存制爲言故營建陵

地具稱古典詔曰毋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
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貴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
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為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
丘壠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連都郭於上遠先帝
聖心下造無益之功廢寶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
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脩丘
墓有所興起考之古典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
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二帝之深思
然懼左右過議以惑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
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
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於
赤簾訓東丑帳

六十八

貞白書院

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
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各五
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
蒼及瑯琊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慕之何已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
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
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
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
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
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
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

死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嘶赤汗令
親見其然也頃又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
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成望之如渴六年冬蒼
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
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道謁者賜貂裘及太官
食物珍果使大鴻臚實固持節迎帝乃親自循行以
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
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
以不名優忠賢也况蕪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
四王讚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
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
赤簾訓東丑帳

六十八

貞白書院

亭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
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
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譙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
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
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奏嘆息愈褒
貴焉舊典諸王女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
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秘書列仙圖
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
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
重昔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
願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

涕而熱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與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
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
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
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
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
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
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疋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
己卯皇帝曰咨王不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
出作蕃輔已慎明德率禮不越傳聞在下昊天不吊不
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
賜駕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獻王
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爲任城王
餘五人爲列侯元和三年帝東巡狩幸東平宮帝追感
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
下沾襟遂幸蒼陵爲陳虎賁輅旂以章顯之祠以太
宰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于陵前初蒼歸國驃
騎時吏丁牧周棚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
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慰其淹滯
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棚上蔡令
評曰古今稱賢藩者必首河間東平然河間猶不免變
色於其君而歸即自放以冀幸免乃東平之寵久而彌

篤不惟尊榮其身而迭列侯印十九枚五女封縣公主
丁牧周棚皆擢拜議郎是又及其子孫臣庶矣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惟天福文王爲然而
東平庶幾豈非其爲善之樂有光於文王之至德也歟

附朱暉吳良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家世衣冠暉有氣決驍騎東平
王蒼辟之禮甚敬焉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壁
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
求壁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
壁即給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
暉顧召令史奉之於蒼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
孰與蘭相如帝聞壯之 評曰蒼入賀而不得壁倘非
朱暉有蘭生奪壁之誑幾不敬矣故暉此舉有事主之
忠又有應變之權又有默消貴戚之義此帝所以聞而
壯之也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
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誦稱太守功德良勃然進曰望
佞邪之人欺誦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東平
王蒼辟爲西曹薦良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庶恪躬儉安
貧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
罪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
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爲議郎 評曰良蒼西

曹也蒼慕公叔同升之義而薦之於朝真異於知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者矣然蒼之知良豈以良爲郡吏不誦太守而信之歟

任城貞王安子節王崇

任城貞王安性輕易貪各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羗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評曰安取官屬之車馬刀劍衛士之米肉則除歲租五分之一以贖罪崇上錢帛佐邊費上錢三百萬

宗藩訓典丑快

卷八十五 貞白書院

廣陵思王荆

荆初封山陽改廣陵性凶悖以東海王彊廢不以罪心懷怨望及顯宗立荆乃貽書勸其起兵以叛書畧曰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其備聞梁松勸虎賁吏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封侯難耳

得也即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耶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泰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亦夫黑爲病赤爲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沉沒之耻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爲開當爲秋霜無爲檻羊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爲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耶

宗藩訓典丑快

卷八十六 貞白書院

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無所扶蘇將閭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羗反荆冀天下因羗驚動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親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請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殺祀祝詛有司舉請奏誅之荆自殺帝憐傷之賜諡曰思王評曰東海之歸藩也蓋出至誠非勉強不得已而

然豈邪說能變動其志故史論其遜而知廢爲賢者伯而荆乃欲輔之以叛繆矣且荆豈真欲帝彊者觀其自謂貌類先帝欲三十起兵則荆蓋欲借彊以起而併除彊自帝爾荆顯宗母弟也不附顯宗而彊之附彊固察之矣此其所以執使封上也然顯宗猶以母弟加恩屢犯屬看而食租如故比干有庫亦慙矣哉

附鄭衆

初上爲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

宗藩訓典五

卷十七 貞白書院

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評曰太子山陽請交鄭衆者慕其賢也然所因者梁松失其宗矣此衆所以不往不往漢太子因留侯羽翼四皓梁王因鄒陽解紛王先生何不可執於張鄒可於梁松不可此易所以傷匪人之比也

阜陵王延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奔及姊壻韓光招奸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五月癸丑奔光及司徒穉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六月有司奏請誅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秋七月徙延爲阜陵王食二縣建初元年秋九月阜陵王延數

懷怨望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上不忍誅貶延爲阜陵侯食一縣不得與吏民通章和元年復封延爲阜陵王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上性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尚書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恭慈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遽離崇以叔父之尊同以家人之禮重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韙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宗藩訓典五

卷十七 貞白書院

卷八十八 貞白書院

樂成靖王黨

以下明

永平九年賜號重喜王未有國邑十五年封樂成王
時同封者恭爲鉅鹿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炳爲
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焉
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
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恭爲鉅鹿王黨聰慧善史書喜正
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
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
縣益樂成國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
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妓人哀置嫁爲男子
章初妻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
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
宗藩訓典丑條八十九年貢白書說煩

臨湖侯長

臨湖侯長濟北惠王子也樂成隱王賈無子故立長爲
後長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
舉奏長罪至不道賴尚書侍郎冷宏黃香奏救安帝詔
曰長有親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

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必分慢易
太姬不震厥教出入顛覆風淫于家聘取人妻饋遺婢
妾毆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也朕覽八辟
之議不忍致之於理其貶長爵爲臨湖侯朕無則哲之
明致簡統失序罔以慰承太姬增懷永歎延光元年以
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
平評曰自古王而不堪爲帝後者昌邑王賀是也侯
而不堪爲王後者臨湖侯長是也長本濟北王子例應
侯值樂成亡子得襲王爵宜兢業自保享茲尊榮乃未
數月而愆過累積與賀之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者無
異卒之廢賀歸國除昌邑爲山陽貶長臨湖改樂成爲
宗藩訓典丑條八十九年貢白書說煩

梁節王暢

永平十五年封暢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
幸國土租入倍于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
甚篤建初元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四年徙爲梁以
陳留之鄧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
國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
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
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詭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
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老詔

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請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
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
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
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榮
惑臣聽臣愚無所昭見與相然諾臣自知陷死罪以蒙
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
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
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
下爲臣收汗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
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
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幸陵

宗濟訓典五快

八九十一

東白書院

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
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
及諸宮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
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
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歲什物願陛下加大恩
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
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
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
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得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
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
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

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
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刻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
彼小子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
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彊食自愛暢
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 評曰暢之罪惡
不過因數有惡夢遂使占夢占氣祠祭求福而已但不
當心喜當爲天子之媚而與相應答非真有叛逆實跡
可覆者比及其被削上疏辭謝一出肝肅無所遮蓋至
謂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不惟
有子路聞過則喜之心且有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
之意誠能悔過者矣詔書稱其克已復禮小有言終吉
蓋亮其疏而信其心也楚莊以善言復國鄭伯以下人
赦愆渠王以讓疏獲佑信辭之爲榮辱樞矣

宗濟訓典五快

八九十一

東白書院

陳思王鈞

陳思王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性隱賊喜文法
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
儀等求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殺儀家屬捕得久繫長
平獄鈞欲斷絕詞語復使結客募殺久事發覺有司舉
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嬀爲
小妻復坐削園宜祿扶溝三縣 評曰忠孝大節也鈞
爲漢藩乃行天子大射禮殺母黨娶掖庭出女不孝不
忠孰大焉削也示罰亦以輕矣

陳愍王寵

熹平二年陳國相帥遷追奏前相魏情與王寵共祭天神希冀非望罪至不道有司奉遣使者季駿是時新誅勃海王惺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惜遷詣比寺詔獄使中常侍王甫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情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冀幸甫等奏情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同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皆同處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得獨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

宗藩訓典五卷

天九十三頁白書院

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饑荒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惠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評曰寵始以帥遷之追奏祭天而詰詔獄終以駱俊之拒糧袁術而被詐殺豈非國相階之禍哉但遷實懷禍心俊則爲寵忠謀而不幸以爲禍且自禍也噫

彭城孝王和

彭城孝王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齒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評曰和生長深宮乃能行喪陵次以至毀齒豈不賢遠于人萬萬哉桓帝詔使迎還誠得與善之義然

奉牛酒於啜粥飲水之時則非其志矣

勃海王惺以下帝子孫

勃海王惺亡于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惺爲嗣惺素行險僻多僭傲不法北軍中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矣竊聞勃海王惺外聚勳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訢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

宗藩訓典五卷

天九十四頁白書院

譏勃海有草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矣上不聽惺果謀爲不道有司請廢之詔貶爲懷國王食一縣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爲勃海王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求徵書而中常侍鄭璠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惺交通王甫司察以爲有奸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熲平元年遂收璠送比寺獄使尚書廉忠誣奏璠等謀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叔惺考實又遣大鴻臚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惺惺自殺國除評曰惺之殺身亡國爲王甫所誣也然惺亦有以敗之何則惺始以不道得封豨以寵

得復正猶再植之木其根傷矣使復國之後格恭忠孝
不通賓客以惴惴自保猶恐不免而乃與任俠通剽輕
之官監交通猶本始移而後極之也其能免於揭然顛
覆乎且國之未復也許甫錢以求復及其既復也遂愛
錢以負約縱非甫功亦有辭矣甫不足道也其如徽宗
何哉

清河孝王慶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宋昌八世孫也父楊以恭孝聞
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
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
宮基有寵肅梁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

宋書列傳卷五

卷五十五 東晉書院

明年立為皇太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
事供養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貴皇后
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此陽
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諸嬪伺得失
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弟令家求之因
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夜譖毀貴人
母子遂漸見疎外慶出居承祿觀數月貴后詆掖庭令
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下詔曰皇太子
有失或蓋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况降退乎
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今以肇
為皇太子

宋書列傳卷五

卷五十五 東晉書院

使小黃門蔡倫案之皆奉詔旨傳致其事乃載送暴室

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
聚於是免楊歸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
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
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
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
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
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
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
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
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眾求

宋書列傳卷五

卷五十五 東晉書院

索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與
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牣其第又賜中傳以下至左
右錢帛各有差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
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
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勅官屬不得與
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時
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還祠及
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
慶垂涕曰生雖不獲終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
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
右以為殺齒之恨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

宋書列傳卷五

卷五十五 東晉書院

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
舅衍俊蓋遲等皆爲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
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
顧復弱冠相育常有憂我凱風之哀選儒之恩知非國
典且復須留至冬從祀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
人後中傳衛所私爲賊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
不舉之狀慶曰所以師傳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
從事聽不甚有所紓察帝嘉其對悉以所賦財賜慶及
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疾病明年諸王就國
鄧太后特聽清河王昱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
御以來衍寺並爲清河王中大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

宗藩訓典五

卷九十七

於深宮長於朝廷仰恃明主重拱受成既以薄祜早離
顧復屬遭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
師憂心焚焚夙夜屏營未知所立蓋聞智不獨理必須
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共迪策戒下免
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毋令寡人獲急慢之罪焉
鄧太后以殤帝祿祿遠慮不虞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
姬居清河邸至和帝崩立祐爲嗣是爲安帝太后使中
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卒於京師慶立凡二
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欲乞
骸骨於貴人冢旁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堂
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

臣國土下濕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死且不朽
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
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吊祭又使長樂
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所九旒虎賁百
人儀比東海恭王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
廣丘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
承天奉祚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
號父爲皇考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宜上
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
追謚曰敬隱后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
周衛比章陵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
人評曰興廢之際顧不難哉清河慶與東海彊俱以
太子被廢爲王然彊之廢由已則無所猜疑而慶之猶
易慶之廢由竇后則爭欲刻賊而慶之更難乃慶則善
處其難者也見楊坐累雖幼而知避嫌歸國清河臨終
而乞樊濯眷承和帝而愈恭行並諸王而寧後太后未
崩不敢上母冢以傷其心梁后居尊不敢立母祠以擬
于僭他如得外戚傳於千乘王而左右不知索故事於
鄭衆而密旨勿泄雖其天資之美抑亦操慮使然卒之
恤贈之殊禮不啻東海陵廟之尊稱比于章陵身雖不
得爲天子而貽厥後人與身爲之者何以異也嗚呼賢

哉

宗藩訓典五

卷九十八

濟北孝王次

濟北孝王次九歲喪父王至孝梁太后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批沐体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求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焉嗣評曰漢文帝遺詔短喪蓋念己之不德不欲勞吏民也而景帝遂遵行之風行郡國無不短喪者今次能以幼年力行之梁太后又能以女主褒封之此正天理民彝固有不可泯沒於晦蝕之餘者而誰無父母誰無此心視此可宗藩訓典丑狀

河間孝王開

河間孝王開永元二年封延平元年就國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太后奇翼美儀容特留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賓客閉門自處後開上書願分縣吾縣封冀順帝從之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翼子志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開為孝梁皇翼為孝崇皇陵廟皆置令丞解濟寧侯叔

亦孝王子也滿子長長子宏為大將軍實武所立是為靈帝實太后詔追尊淑為孝元皇長為孝仁皇陵廟皆置令丞評曰孟子有云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孝王開是也孝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正所謂強為善者也卒之子為王者三孫為帝者二穆皇之徽號陵廟之尊稱諸國莫得比焉豈不休哉故有國者為善而已矣

河間惠王政

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即贊拜景時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服宗藩訓典丑狀

常入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任官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奸人上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新評曰夫政褻服箕踞以見初謁之相臣其傲狠可知也然一聞無禮之責遂知慚而更服一被詔書之讓遂能悔而自脩則政亦非下愚不移者特無法家拂士左右之爾向使其傳亦若沈景其人則政之畏威寡罪豈在今日哉然則順帝之相景半前而責傳于後者信有道矣

弘農太守昆遠有標者

劉昆字桓公陳留人王胤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

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

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

俎豆桑弧萬矢以射莧首張地首光武除江陵令時縣

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

遷待中後爲弘農太守先是崤驛道多虎災行旅不

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徵爲光祿勳

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

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訥帝

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宗藩訓典丑佚 評曰胡氏有言

物象之應或當以是致之或復爲是而不能致蓋難必

也以難必者而幸其致以自矜則惑矣此昆所以有偶

然之對也然物象之應有祥有異祥而視之偶然是以

天休不可恃也天益好之矣若異而視之偶然是以人

變不足畏也天不厚其罰乎故遇祥則思挹損遇異則

思敬畏是明乎天人之故者也

司空方

永元元年冬十月己亥以宗正劉方爲司空六年二月

丁未以司空劉方爲司徒九年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

免自殺 評曰按章帝時有詔論三公曰俗吏矯飾外

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

如築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

殆近之矣夫劉方以不煩二字致令天子諭三公以戒

俗吏此和帝追思父言而以方爲司空司徒也然用之

未聞大過而遂至策免自殺何哉是年閏八月竇太后

崩帝始知爲梁貴人出及貴人枉殺之狀三公請黜貶

太后不合葬先帝帝不從而方死五日追尊梁貴人爲

皇太后謚恭懷追復喪制豈方於是時嘗有議不合歟

居巢侯般宣帝玄孫

永平元年封般居巢侯爲屯騎校尉帝欲置常平倉般

對曰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

緣爲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 評曰常

平倉漢法之善者顯宗欲置之是矣而般以爲不便考

其言亦有司奉行者之失而非法之不善也今以不便

而廢之則雖三代之法亦豈能必其無不便乎要在尋

其不便之所在而補救之使名實相應則不患不常平

而自便矣

太尉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稱父道意讓與弟憲遁逃避封

父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

愷猶不出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竇遂上書曰孔

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

善之心而經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遜之風成含弘之
化前世扶陽侯常玄成兄封於近有陵陽侯丁鴻弟盛
鄧侯鄧彪弟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
登三事今愷景仰前脩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
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帝和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
大之美其聽憲嗣爵遺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
拜爲郎 評曰愷法當襲爵稱父遺意遜國而逃以紮
其名爲有司所奏倘非賈逵明其伯夷之節國統絕矣
烏能延般之嗣全其先功然愷伯夷實似之而非也孤
竹遺命立叔齊愷不曰遺命曰遺意固隱而未形有無
宗藩訓典四族 不一百三東白書院

○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嚴穴論議引正辭
氣高雅元初三年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
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
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
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曰詔書所以
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
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

事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
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
也太后從之聽大臣行三年喪 評曰漢制公卿二千
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故太后止詔長吏以下不爲親
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然三年之喪蓋謂人子皆有三年
之愛於父母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三代共之而漢公
卿二千石刺史獨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劉愷之論
明白正大固足以動太后之聽而太后即聽大臣行三
年喪亦以太后之心素知親喪固所自盡而以長吏以
下之心推長吏以上之心當不異也

○愷爲司徒永寧元年罷歸帝始親政事陳忠上疏薦
宗藩訓典四族 不一百四東白書院
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
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
其人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
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蕪浩然之氣頗歷二司舉動得
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
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
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帝納之拜太尉初清
河相叔孫光坐賊抵罪遂增禁錮二世至是居延都尉
范邠復犯賊罪朝廷欲依光比劉愷獨以春秋之義善
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如今使賊吏
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

書陳忠亦以爲然有詔太尉議是 許曰惟爲司徒則
論大臣當行三年喪爲太尉又論職吏不當錮二世皆
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厥後終制之論爲校諷等所阻而
陳忠上疏爭之蓋亦伸愷之論爾然愷論能行於帝未
親政之時而忠疏竟寢於帝親政之日則帝今日之心
非昔日慕父母之心也時事可知矣按忠疏畧云父母
抱先聖之志而著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
喪君三年不弔其門高祖制大臣有卒告之科合於
致憂之義此武新承大亂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
治爭而群以營私制國政三年之喪禮義之方實爲
所損竊惟漢興稍復古制積田起于孝文孝惠于孝
武知紀定十元成三雍儒士顯宗大臣終喪成于孝
聖功賢業崇以尚茲臣願陛下以其陵之思
憐臣子之心海內幸甚疏入帝覽不覺寢寢

尚書令寬宗正

宗藩訓典丑快 六上南正 貴白書院
劉寬字文饒弘農人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
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罪寬曰物
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延熹八年拜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常以爲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每行縣
止息亭傳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
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
所化熹平中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見寬令講經
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
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爾帝重其言寬性簡略嗜酒
不好盥浴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嚴嚴已訖使侍

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評曰量廣者於人何所
不容性慈者於物必有所濟寬不校認牛不惠翺漢蒲
鞭示辱酒睡言憂蓋燕之矣名曰寬字曰文饒何愧哉
太尉龍王後惠

劉龍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嘗爲會稽太守山民愚朴乃
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龍簡除煩苛禁察
非法郡中大化永壽初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
老叟龍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龍
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
時吏候求民間至夜不絕或徇吹竟夕民不得安自明

宗藩訓典丑快

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
當寬棄去故自扶奉送龍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
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爲司空爲司徒爲太尉累
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歛息亭舍亭
更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龍無言而去
時人稱其長者 評曰龍被徵能致谷叟之送出京能
忍亭吏之訶其性度廣大殊異刻核爲能者矣比于文
饒猶魯衛然同稱長者不亦宜乎

北新城長梁宗室

劉梁字曼山東平牟陽人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益
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群論時之覽者以爲

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又
著辨和同之論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
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
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
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
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
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
爲正以匡惡爲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
之緒履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沒請焉
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
宗藩訓典丑快 不一百七頁白書院一
其善不從其道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
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芊尹申
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溪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
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
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
也痼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
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
順施而不怨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
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故君子之
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惟道是務
苟失其道則兄弟不同苟得其義雖仇讎亦同故解

蒙初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勒讓以逆文爲成晉蘇
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
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記曰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
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礪礪山吾雖小
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
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
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 評曰言可知人
窮可考達劉梁破群之論愧俗士之心和同之辨知君
子之行蓋不待長新城而可卜其行事不在期會文墨
間矣大作講舍延聚生徒身自勸誡儒化大行遂使新
城小宰視巴蜀文翁礪礪庚桑焉無愧焉賢矣哉
侍中瑜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延熹八年楊秉舉瑜賢良方正及
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
胤被蒙復除故太尉掾秉知臣竊閱典籍猥見顯舉誠
冀臣愚宜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
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
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
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咎嗟天曷
爲動變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
或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貽幸開國承家之義又嬖女

利允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
攻石促以嚴刑刑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賂賂皆爲吏
鉅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
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
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宰宦者之舍賓客市買
熏灼道路固此暴縱無所不容唯陛下開廣諫道博觀
前古遠伐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矣詔特召
瑜問其答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詞乃更策以他
事瑜懷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爲議郎靈帝改
元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太官
惡之上嘗皇太后曰案古書宮門常閉將相不利奸人
在旁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太臣
直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
南尹廣都爲雒陽令武奏見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
門山水代之使永奏收長樂尚書鄭颺送比牢獄蕃謂
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焉武不從令永與尹勳
侍御史祝瑨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王甫勳永即奏收節
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
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焉曰中官放縱者自
可誅爾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瑒武
奏曰太毛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十七人
叩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召道

書官屬皆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
北寺獄收尹勳山水殺之出鄭颺還兵劫太后奪璽綬
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颺等持節及侍御
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
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
亭下令曰黃門常侍及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
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樓
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
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
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
舞多取掖庭宮人旬月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爲是
道耶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劔士收蕃蕃
劔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蹶
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貞數奪我曹稟假否即日殺
之時護匈奴中即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與新至
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
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
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陣甫兵
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爾皆禁兵當宿衛官
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兵素畏服中官於是
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
圍之皆自殺景首雒陽都事收捕宗親宿客姻屬悉誅

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
 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 評曰天固難諶神亦知來瑜
 見太白兆異即知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奸人在主傍以
 入告太后出告番武令急防之已而番武大誅中官反
 中其禍太后亦遷南宮若左契焉真可謂觀天文以察
 時變矣然知將相之不利而不知已之不利知宮門之
 閉而不知已族之夷豈其觀而察者猶有遺術未神耶
 悲夫

宗藩訓典寅帙目錄

三國志

魏

安平亭侯仁以下太
祖旁屬

高陵亭侯純弟

都陽侯洪

長平侯休

邵陵侯真

武安侯爽

族祖問

任城威王彰以下太
祖子孫

陳思王植附陽

鄧哀王冲

彭城王據

中山恭王袞

趙王幹

楚王彪

常山真定王嘉附

樂陵王茂

燕王宇

陳留王各族以下
出晉史

甄城公志

吳

中郎將靜以下大皇帝旁屬

奮威將軍瑜

征虜將軍皎

都鄉侯鄰

都鄉侯松

前將軍秀

偏將軍翊

丹徒侯桓

太子登以下大皇帝子孫

建昌侯慮附陸孫

南陽王和

魯王霸

吳侯基子霸

章安侯奮

漢

益州牧焉

振威將軍璋子焉

益州牧備附諸葛亮

安樂公禪附杜瑒

魯王永

北地王謐

都鄉侯琰

成武侯表

江夏太守琦

東亭侯暉以下出魏志

壽亭侯放

幽州牧虞

宗藩卿陳策

宗藩訓典寅帙

三國志

魏太祖曹操字孟德譙人仕漢誅卓擒帝封魏王操

安平亭侯仁祖

仁字子孝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

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

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

彊兵臨之其背叛固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

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擊備破走之仁盡復諸叛

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

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

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

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

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

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

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

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

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

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

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

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

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

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

去賊百餘步迫薄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

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

復直還突之援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

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嘆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

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評曰戰必氣氣必心

心必一一者戰之權也億萬而億萬心渙也渙則人自

爲計而氣不聚不聚則不銳而人易乘之三千唯一心

合也合則人無他腸而氣蓄蓄則銳而莫敢當矣故渡

河焚舟示不返濟臨敵破甑示不再食結陣背水示不

旋踵當機割愛示不易慮以一其心而蓄其銳故無堅

城無扞虜太祖圍壺關則被圍之民如同舟遇風心本

一矣而復以城援皆坑令之是堅之使益一也故仁示

之活門以離其交而匿其不活開其生路以分其勢而

匿具無生卒使數月不下之城降于一旦豈不勝算哉

至如破玄德於官渡知新附之衆心未一也出牛金於

江陵知渡溝之士心必一也故一者戰之權也太祖出

師必令以新書從事此豈皆新書所及耶

高陵亭侯純弟仁

純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戰

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

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

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
騎斬譚首級後封高陵亭侯 評曰南皮之戰太祖以
士卒多死欲緩其攻亦得知難之法但勝必驕敗必懼
純不以勝敗爲攻之緩急而以驕懼決戰之克否其見
出太祖之外矣此太祖善之而急攻之遂克之也純誠
知兵者哉

都陽侯洪

洪字子廉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爲卓將徐榮所
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
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至汴水水深不得渡
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譚後以功歷封都陽侯
宗藩訓典黃統

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
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群臣並救莫能得下太后謂郭后
曰今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
乃得免官削爵也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缺望 評曰
洪豈特戰功哉以爲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而寧舍馬
以脫太祖於難其功莫大矣文帝不念脫父之功而以
假求不稱之恨飲其死是不特忘洪之功實忘父之
難也向使其念及脫父也豈忍殺之哉然則洪誠友弟
文帝有愧於孝子矣

○按洪答文帝書曰前初破賊情愴意奮說事頗過其
實張魯得九月二十日書 文帝 讀之喜笑視玩無厭亦

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
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曲 龔舉大綱以當談笑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
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
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
猾夏周宣之盛亦仇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
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
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亭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
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
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孽昧崇虎虺凶殷辛

宗藩訓典東統

六七

貞白書院

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卑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
星流景集颶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
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
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恐雖有孫田墨黿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
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
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爲墟明其
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繁帶爲垣高不可
登折者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
列驍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

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
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
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繪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
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
日怪乃輕其家立謂爲情人是何言歟夫駉驥垂耳於
坳牧鴻雀戢翼於汙池棄之者故以爲園囿之凡鳥外
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鬣陵厲清浮顧盼千里
豈可謂借輪於晨風鷗假足於六駟哉恐猶未信丘
言丘即必大喙也洪白評曰此陳琳筆也按文帝集
序云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子盛稱彼方土地
形勢觀其詞如陳琳所爲今考其書始云亦欲令陳琳
宗著訓典寅洪

長平侯休

休字文烈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
休爲騎都督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
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
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

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
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評曰太祖既以洪
爲帥矣而又勅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則軍有二帥
也幸而洪聞此令能委事於休爾向若洪不平而事必
反之如軍事何然則太祖亦未爲善將將矣

邵陵侯真

真字子丹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遷大將軍諸葛亮圍
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
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
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
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
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
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評曰亮用兵計筭若神雖
司馬懿不能敵而祁山之圍爲曹真所敗陳倉之圍爲
曹真所算豈亮之計筭亦有時訕耶抑謬不用命天不
祐漢非亮之所能爲耶可慨也已

○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
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必可克也帝從其
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
南入司馬宣王派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
從武成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
評曰真何不忘蜀至是也儻非大霖雨則數道之入

舉蜀如反手矣而蜀之幸存天也真雖善筭而不能筭
天尚欲使蜀觀晉之亡魏也君子於此可以觀漢魏之
德矣漢何罪而魏必欲亡之故炎德雖已告終而猶吹
其餘燼至不可吹而後灰之以此知天之果不厭漢也
○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
敗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
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
讚子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
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
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
司馬踴躍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

宗籍訓典真侯

卷一百一十五 貞白書院

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
子義訓則彥皚皆爲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三百戶封真
弟彬爲列侯 評曰真能厚德者也有厚德而獲厚報
者也真既分邑三百戶封弟又分邑二百戶封故人子
真可謂厚矣而明帝遂封其五子皆爲列侯分邑五百
戶而得五列侯天之報施何若是稱哉

武安侯爽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
位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帝寢疾引
爽入卧内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
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

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
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
咨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
左散騎常侍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
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騭李勝沛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
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
復進叙任爲腹心騭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
蜀恭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得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
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
乃引軍還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
及晏等進用咸共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
騭謚爲尚書晏典選舉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
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
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
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
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
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
輿尚方玩充枵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
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
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使仔
教習爲伎擅取大樂樂器武庫禁兵作密室綺䟽四周
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

宗籍訓典真侯

卷一百一十五 貞白書院

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
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歎也甚不悅義或時
以諷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素爲之備十年正月車駕
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
屯洛水浮橋奏爽罪惡爽得奏不通迫窘不知所爲大
司農桓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範
重謂義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
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
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早自歸罪
爽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遂免爽兄弟
以侯就第初張常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
宗藩訓典實錄 卷之二十一 自書院

族祖同

同字元首是時天子幼稚政在曹爽同患宗室微弱上
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
明賢賢故傳曰庸勤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
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
與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
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
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
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
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
稷歷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
道未備詩不云乎鶴鳴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
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闕牆之忿
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
或釋而不任一且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胃心
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
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
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樂故天下同其憂秦王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
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
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
無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
疎足以相衛并蓋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

苞茅不貢齊桓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後張諸侯傲而後肅二伯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奸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歟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蕪於韓暨於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技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馳騁詐之術征伐關東蚕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如彼用力如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茅周德其可謂當之

宋審訓典與狀

卷一百一十五 頁一百一十五

矣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侮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膺腹浮舟江海損棄權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備說而詘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

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誥謀趙高自幽深害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剖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王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

宋審訓典與狀

卷一百一十五 頁一百一十五

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倖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悖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鑒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

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爵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嘆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頒華恩德豈

宗藩訓典

卷十六 貞白書

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朝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閭閻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焉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姿兼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燕沛鳳翔充豫埽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

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寘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庶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

宗藩訓典

卷十七 貞白書

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陰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能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父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主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同冀以此論感悟曹爽不能納 評曰周之宗盟異

姓爲後楚窺九鼎畏迫諸姬則封建固所以自封也周屬在枝胤義均休戚見天子幼稚政在曹爽故以周公望之而有此論觀其剖析周奉品臨漢魏斷斷惡惡思爲爽樹周公夾輔之勲而爽不能用卒使當塗神器爲典午所窺而付之徒然嗚呼爽之不得爲周公則亦已矣而問之遺論至今誦之有遺恨焉吾獨悲問之不幸而爲漢更生也

任城威王

彰以下太子孫

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性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

宗藩訓典寅帳

卷十九頁白書院

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鄆陵侯評曰太祖不貴一夫任成耻作博士然太祖豈真以博士望任城哉說詩書教禮樂古之名將蓋嘗有事於斯矣

○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驃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

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衆勝遂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文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遠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師疾薨于邸謚曰威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評曰彰之攻烏丸也時兵馬未集則固守要隙以俟其退散而後追破之所謂知難而退也及其至桑乾也諸將皆疑不可輕進而獨以從令縱敵非良將遂追擊大破之所謂見可而進也又始能聽田豫之計以成功終能聽太子之計而不伐觀其所爲殆非武弁中人物豈其有得於太祖之課讀書耶

陳思王植

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觀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按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夫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千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器之評曰太祖創銅爵臺將諸子登臺作賦其意氣豈不家六合哉而植年餘十歲乃盛言肅恭於上京翼佐我皇家若有規諷之意此其器果有太過人者使能充之以學克已復禮以成大器則太祖可爲同文王植可爲周文公而卒以縱酒悖慢自取訕削以致汲汲無歡而終亦足悲矣

○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進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類

宋蕭訓典實快

六十一頁白書院廣

宋蕭訓典實快

六十一頁白書院

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利禁而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評曰植雖有奪嫡之才而鮮任重之德酒以債事驕而犯上醉之日富寵之日衰太祖爲天下得人又誰咎也當時楊脩號爲羽翼但知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及戒鄴門下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而已亦未聞有奇謀石畫有所裨益嗚呼四皓羽翼太子而太子定楊脩羽翼陳思而陳思疎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雍甄城侯三年立爲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憂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

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逆死之義形影相吊五
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多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
詩入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
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有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
者尸鳩之仁也含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
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
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
望不圖聖詔復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
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及次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詞
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平濟四方朱旗所拂
九土披攘玄化湧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駕
宗藩訓典寅秩
生我皇英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
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蕃王國帝曰爾
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
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掛時綱動
亂國輕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
典刑我則我絀將真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儻同
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遠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交邑
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榮
敬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
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綬朱綬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
王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

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逆慚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
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
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廢立毫釐微功是
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其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
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
高聽卑皇旨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
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驚臺夕宿蘭渚芒
芒原隰析祈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
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
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衛輕雲承蓋
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澣黃陂是階西濟關谷或
宗藩訓典寅秩
降或升駢駟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弔節
長驚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萬無廢
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
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詞義優詔答勉
之評曰文帝踐祚即誅儀廣而遺就國又納均奏而
再徙封其猜深矣為植計當閉閣思過深自悔戢而乃
拜表獻詩矜其詞藻將以乞哀實深其忌帝之優詔答
勉豈誠心哉若儀廣贊太祖廢立植之忠帝之賊得誅
宜矣但儀猶以不得尚主怨帝廣何為者而亦以諛言
勸動太祖執然則廣尤可誅也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

徒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
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
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
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虛授謂之譔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
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
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
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麗耳倦絲竹者爵重
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

宗藩訓典實錄

卷二十四

貞白書院

勤濟國輔王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
無益國朝將掛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慚玄冕俯愧朱
綬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
不臣之吳使邊境不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
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奄而夏功昭成克商奄
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
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
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鈎
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
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轡雍門刎首
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

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
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
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帝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
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損軀濟難忠臣之
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
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
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
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
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

宗藩訓典實錄

卷二十五

貞白書院

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驍
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
殲其醜類必效湏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
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
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体生無益於事死無
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
圖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
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
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王門北出玄
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
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

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爲著於鼎鍾名垂金石而竹帛未嘗不拊心而嘆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徇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宗藩訓典實錄

宗藩訓典實錄
卷之六
六十七
貞白書院

以寤主立功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評曰植固文史之才非將才也觀其在武帝時欲遣救曹仁有所勅戒而以醉不能受命其不足任使可知矣文帝蓋素薄之而不用也顧乃憤利器之無施而求自試不亦惑乎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奕而不離親親之義是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休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淑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僚皆休遯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吊之情展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綱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半絕吉凶之間塞慶吊之禮廢恩紀之遠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求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閣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通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金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歡風雅之所誅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擢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夫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駟馬奉車趨

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卷
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
慕鹿鳴君臣之晏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
之義終懷慕我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
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
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嘆息者也臣伏以爲大馬之
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
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蒸鬱之傾華太陽雖不爲之回
光然向之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
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
之否隔爰于同憂而臣竊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

宗藩訓典真帙

卷二十八

真白書院

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故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伊尹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
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縉纓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
立企佇之心敢後諫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聰
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
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蒨之詩作恩澤衰
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
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
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明親親禮

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錮諸國通同之詔也矯
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爾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
復上疏陳番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
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
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
必各拔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
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
致雍熙稷契嬰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
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爲滕臣至賤也呂尚處屠釣至
陋也及見舉於湯武周文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
近習之荐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

宗藩訓典真帙

卷二十九

真白書院

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
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
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墮場
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
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
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厥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緒聞康哉之歌偃
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
繁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殲沒之將至使蚌
蛤浮翔於淮泗鼉鼉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
食而揮餐臨觴而搢臑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樂宋昌

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瑯琊此則磐石之宗顧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驎之於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鄠御之形體不勞而坐致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蒼鷹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膺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焉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焉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庶頗在楚思焉趙將臣生平亂長平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

宗藩訓典實快

六十三

貢白書院

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暗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跽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撫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王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攝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捫心仰高天而嘆息爾屈平曰國有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隔刑叔向匡國三監之讐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

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惟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水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悶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歲之書府不便減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報荅評曰觀植二疏無非欲文帝之親親且拔其尤異以任使之使親賢並置為國家久長之計而詞藻煒然意思深至迄今讀者猶為感動而竟不能動帝但得其優文報荅詔朝六年正月而已蓋忠才者帝之本性而植又楊已露才以求親此其所以及疎也噫

宗藩訓典實快

三十一

貢白書院

○其年終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

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後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冢之主也欽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篇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臧內外悉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評曰帝之防植過矣至十一年

宗藩訓典類例

卷三十三 貞白書院

附楊脩

脩字德祖大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

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理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頃八絃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開詞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啁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聰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豈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文之嘉應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笑談昔尼父之文詞與人通流至於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擿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此五霸於後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

宗藩訓典類例

卷三十三 貞白書院

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
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
朝執戟之臣爾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
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
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
退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
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
之曰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
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荅曰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
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調
宗藩訓典東帳
讀及履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
踰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
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
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
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
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令觀者駭
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文之自然
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豈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
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

知其猷猷受顧賜教使判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
淮南字直千金然而第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
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
雅無別爾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
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
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
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
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脩朦瞶歌誦而已
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反荅造次不
能宣備脩死罪死罪其往來如此植後以驕縱見疎而
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
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
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脩死後百
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劄
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
脩之過薄也撫其劄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所說王
髦劄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谷帛 評曰脩爲處
子自處以上及于震代以忠正庶讓居公輔稱名德之
家而脩乃以漏言外交見殺媿其家風及考植與脩往
來贈荅之書無非欲刊定文字以成一家傳同好初無
交關諸侯爲不義之事故文帝追思其過之薄而撫劄
惓惓至厚於王髦以致意焉文帝最忌植者猶薄其過

則脩之死信可矜矣豈其才之勝德遂陷於輕薄以至此歟或者謂脩與太子交好則不宜復交臨苗是固然也然味植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之語則脩亦自知其不可而姑與之以冀幸而免爾故臨死而自以爲死之晚也向若植來意授脩之時即謝絕之可無後悔故君子必慎其初

鄧哀王冲

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嚙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刀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鼠嚙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見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爲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群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焉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死

侯撫子琮奉冲後 評曰冲之穎廉如此而早亡宜太祖哀之甚也文帝寬喻太祖亦見其孝而太祖乃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是何言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况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太祖其易之也

彭城王攸

據初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攸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後封彭城 評曰魏郡非不足也文帝不欲尊諸王以郡故籍口光武而縣之嗚呼當時無實封郡縣皆名爾名且靳之其何所不靳哉此足以窺帝之微矣

○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爾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

諸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略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者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評曰擬以交通工官私作禁物見削宜矣而璽書惓惓以雅素蹈道歆之以小疵細人慰之以休復改過勉之忠厚懇惻之意藹然見於言外此有魏待諸王之絕少者至其所謂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慎行所以爲尤者而脩之則行全數語尤爲進德立身之要不特諸王所當知也

宗藩訓典彙帙

卷三十八

頁白書院

中山恭王表

建安二十一年封表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廷爵爲公官屬皆賀表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表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表表聞之大驚懼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爾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

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衣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炳煥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表來朝犯京師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表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表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表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環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表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者終誥之制焉不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晉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者猶宜恭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常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

謂大罪惡爾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事太妃以孝敬閭闔之內奉令于太妃閭闔之外受教於沛王撫惠乃心以懋子靈其年歲都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特節典議喪事未正吊祭贈賻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而好與之侔子孚嗣 評曰袁真賢王也其讀書不廢病力屬文欽此植才文學表其善則懼以負累黃龍見於鄴則頌以歸君就國習家人之業被削申官屬之戒以至營兆而想託遷瑗遂志而遺令世子考哀初終靡不曲中宜無悔吝忽小有言雖不遠而復亦白壁之瑕詔欲議親竊意雖兼議賢可也而有司固執過矣

趙王幹

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高祖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貴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書誡誨之曰易稱關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者大車維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胎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對諸侯訓以恭儉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爾高祖踐祚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承厥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師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

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缺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暴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 評曰交通賓客與犯妖惡同魏待骨肉薄矣此詔乃謂欲使子弟無過失士民無傷害將以逃其薄也而不知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武帝任宗廟訓典實懷

楚王彪

彪字朱虎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

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燕廷尉大鴻臚持節賜虎書切責之使自圖焉按璽書云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遠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於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惑之心無忠孝之意崇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虎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國除宗藩訓典與秩不四十三頁白書院

常山真定王嘉出晉書

嘉虎子也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于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燕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

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于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嘗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煥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思愛隆豈惟敦初好歟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慕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又王隱晉書載吏部郎季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中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脩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評曰楚王彪以悖逆失國而其子嘉能於異代起家太守誠亦賢矣但其遺石崇詩有久要之義而崇以逍遙滄海可保王躬答之意欲嘉之知幾遠去也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慕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有味哉嗚呼崇知以此規嘉而不能自規可慨也夫○嘉後不知所終當考曹志別有傳翁即東平靈王徽之子也入晉封稟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甄城公翁嘗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之世志封城公

樂陵王茂

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

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秦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祖倭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 評曰茂以倭恨不王太和初特以太皇太后下流之念而封之及怙終罔悛自取削罰又以租少子多旋即復之且增戶焉亦魏之希見者也

宗藩訓典彙帙

卷四十四 貞白書院

按魏之封建等名國土儕於匹夫設監伺察同於圜圉而且位號靡定大小歲易其大政無思甚矣而其荅陳思誠彭城勅趙王封樂陵猶若有敦篤之意則大旱之徵霖輿火之杯泉亦奚救於沃焦息焚哉無恠魏之不永世也

燕王宇

宇字象景明武帝孫也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迎立之與即皇帝位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耶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

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爾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若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畫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

宗藩訓典彙帙

卷四十五 貞白書院

彰殊禮加于群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忝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 評曰燕王帝象之父也上表稱臣是父不父子不子矣舜南面而立瞽瞍北面而朝之孟子以爲齊東野人之語豈有子爲天子父爲天子父而上表稱臣者乎若以後太宗不容顧私親則爲其父者但當以爵傳嗣子令嗣子盡爲臣之禮而於已全所生之尊庶幾得之

陳留王

名映出

元帝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有奕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

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闔僕射孔愉難矣以爲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闕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爲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連替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 評曰晉封魏帝爲陳留王後以繕城徵夫復免其役猶有褒先代之意但晉得之禪免之禪舜以倦勤自老而不聽政非貶鴻名就藩服魏以舜待晉則晉亦宜以克事魏而乃奉之爲陳留王是使之不得有天子之位號雖奉實黜矣烏得

宗藩訓典實錄

卷四十六 頁白書院

禪向若於是時第王其子於陳留使得脩有魏之禮物以事吾之故主略如後世所稱太上皇者焉庶幾不失先老之意惟魏實篡漢晉實篡魏而以禪文之此真情之不免露也嗚呼漢之宗盟至武殆盡而晉至南渡乃有先代之後如陳留王者猶得以徵夫之故比于宋周以形諸廷論垂諸竹帛是可尚已

郵城公志 出晉書

志字允恭陳思王植之孽子也改封濟北王及武帝受禪降爲鄆城縣公後遷國子祭酒齊王攸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志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曰安有如此之才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乎乃奏議

之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詔免志官以公就第 評曰奏議見晉書茲不載嗚呼三代而下凡繼興者於其所代必斬絕之俾無遺育而晉於魏既封其後又念及陳思封其孽子可謂厚矣

宗藩訓典實錄

卷四十七 頁白書院

宗藩訓典寅帙

三國志

吳大帝孫權字仲謀富春人承父堅兄策之業據有江東以吳王稱帝諡建業

中郎將靜帝諡

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計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塘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賊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項連兩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評曰靜之糾合徒眾為保障鄉曲爾非有爭天下之心也故其策朗破昕以定會稽不帝便足矣辭校尉而求鎮守出不休顯退不貪賤如其功業以俟後人賢哉

奮威將軍瑜靜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建安九年領丹陽太

守為眾所附至萬餘人加級遠將軍十一年與周

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次

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

陰人馬普篤學好古會厚禮之使二

人就受業遂立學

事而瑜好樂嗜

評曰瑜以

讀不專

夫而

校

卒

吏

得失

傾心親

進皎皎更

姓何罪目今

者嘗以小故與

厲雖公子何可專

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

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

矣孔子云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

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

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

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

看不如人意時然其略大丈夫

也吾親愛之卿

居敬而行等

能知安

上有

盛

煩

而

以仇

委曲求

孫解仇也

○後呂蒙當

說權曰若至尊以行

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

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

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較為後繼禽關羽定荊州

力焉

評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一軍兩督是教之卑

也譬家室不相能而欲禦外侮難矣蒙非妬皎亦非專

欲任將當如是爾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力焉 評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一軍兩督是教之卑

也譬家室不相能而欲禦外侮難矣蒙非妬皎亦非專

欲任將當如是爾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都鄉侯

松有小過遜即面責則松之變色亦情之常及遜婉辭以請見過之由松即詭詞以咎行事之失不惟能受盡責柳且過不憚改可謂賢矣按松卒蜀丞相亮與兄瑾書自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焉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

前將軍秀

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視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金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陽以秀為驃騎將軍同三司封會稽公後皓降群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面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基今後王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評曰秀之奔晉陽皓之獵也及皓為晉獵不以己私怨為皓快而惓惓以宗國亡為皓咎蓋奔晉似脊之入吳而咎皓近屈之罪蘭君子可以諒其心矣

偏將軍翊

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初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嫡覽覽員亡匿山中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覽入居軍府中悉

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夫人徐恐逆之見害乃給言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掠婢妾今又欲見逼所以外許者欲安其意以免禍爾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許諾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帟帳言笑歡悅求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佳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

丹徒侯桓

桓字叔武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共陸遜共拒劉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堦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追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評曰此陸遜擒亭之戰也當時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而桓以年少獨能拔刀奮命與遜戮力敗彌山盈谷之軍使遜對暮年忿恚而歎其見迫真忠勇矣然史但書帝大慚恚焉陸遜所折辱而不及恒豈以遜大將耶抑闕文耶

太子登以下大

登字子高橋長子也魏黃初三年以權爲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傳銓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宗藩訓典寅快

六五十四頁白書

以授登登待接休等略用布衣之禮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後又以恪爲禮拘復令整巾侍坐及權稱尊位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刀玄羊銜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閒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成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擣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

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還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爲之降損登晝夜薰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陳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期土未二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般驥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谷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奸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立凡二十一年三十三卒謝景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評曰登獵不煩民彈求過允得孟不罰恐傷主心何其慈厚也步父哀損泣勸加殮念母在吳卒辭立副何其孝思也雖其少成之性亦由得朋之助然魏黨封權吳王登萬戶侯而登辭侯不受當時未有師保賓友也而志節已覩乃父遠甚有千里龍駒萬仞鳳雛而不幸短命以死是天賦之以遠到之器而又絆其足束其翮也悲夫太子何不

宗藩訓典寅快

六五十五頁白書

入訓典以登嘗辭侯爵又未及嗣位故存之

建昌侯慮

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且正名雖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僚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宗藩訓典實快

天五十六頁白書院

假節開府治半州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九年卒無子國除

評曰陸抗等言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賢安無用兵馬以妨要務而雍存等乃薦慮宜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慮又然遵奉法度敬納師友無忝厥職則抗言非歟夫少成者百無一二童心者什常八九人臣為國家計入長固不得信一二於千百而遽使不學者任軍國事也然則擬實老成練達之見矣

附陸遜

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

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闢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於公子中最近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辭而說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評曰慮作闢鴨欄而遜正色責之五子之戒禽荒也松戲兵不整而遜對之髡其職吏清人之刺作好也至於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即仲長統題崔寔之優宜劣文是或一道而遜適呵之何哉蓋政刑德禮聖訓昭如循良武捷吏治判若而况輔導東宮尤不可無孝謹溫篤之言以端其養也趙高傳胡亥法事以亡秦龜錯教太子刑名而索漢此千古炯戒

南陽王和

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輔嚴維等皆從容侍從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陳構薄固相危言遂有

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 評曰和知奸妄之因事錯意以生禍而絕之又知賢晏之因隙構薄焉無福而釋之而乃不自知其與霸不睦也豈非察秋毫者不自見其睫舉千鈞者不自舉其身耶故必自勝謂之強自見謂之明

○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群僚侍燕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不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一暮榮華不再凡所

宗藩訓典實快

卷五十八 頁白書院

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燕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常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 評曰漢至末造士束於教人思自放而况楊州之域性習輕浮故蔡穎好奕在署數之競焉游夸以廢功緒江左風流從此始矣和獨以憂勤惕勵之心爲正身範俗之舉以博奕爲當戒以名行爲當脩勗之以愛日惜力進之以高山景行而又以人情必有不能絕者不可盡禁而稍通

之禁書射御皆足嬉娛何必博奕然後爲歡是禮貴用和節戒入苦古先哲王所以獨化於陶鈞之上者也常曜之論度越諸子味其肯綮要不是過茲不錄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黨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曾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黨譖翹日興繫遂下獄誅譚從交州權沉吟者歷年後遂幽閑和竟徙和於故鄣群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克之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南

宗藩訓典實快

卷五十九 頁白書院

陽王遣之長沙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恪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朕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從都意使治武昌宮民聞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妃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爲烏程侯休薨皓即陳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 評曰和本賢嗣也權以寵霸遂生讒慝以致廢死豈不哀哉但和爲權禱疾於廟顧以妃叔之邀過其所居所以致公主不在廟中之譖向若戚戚其容肅肅在廟承祀無怠以徼福釐公主何由而譖權亦何自而怒哉木壞蠹出肉潰蛆生和之謂

矣

魯王霸

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眾論咸謂二宮智避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實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

宋書謝靈運傳

卷六十一

謝靈運傳

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則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與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魏魏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

子請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况以教讓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又誅寄安奇等皆以黨霸構和故也 評曰魯王親觀國嗣以致譏謗日與太子廢死霸之罪不可逃矣然揆厥所由則以權適庶無別使霸生心爾按陸遜傳有云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嘉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恒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妥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却欲口論適底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登鰥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親如此嗚呼史之稱遜如此今即魯王霸觀之則其言一一皆驗遜真大傑也哉

宋書謝靈運傳

卷六十一

謝靈運傳

吳侯基

基霸長子也。次壹五瀛中封基爲吳侯。壹死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衆御馬。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衆御馬罪云何。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唯陛下哀哀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耶。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耶。乃赦宮中基。以得免。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評曰。基犯死罪。亮欲原之。而必求所以釋之者。欲使情不碍法。可謂情法而盡矣。昔晉蔡基間王室見誅。而其子蔡仲能改行率德於是有蔡仲之命。霸以謀害太子見敗。而基復盜衆御馬。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况盜衆之乎。其無禮於君甚矣。亮猶不念舊惡。而容之。亮則厚矣。其如基之世濟其惡哉。然雖免於亮。卒見削於皓。則天定之勝人也。

章安侯奮

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

宗藩訓典寅快

六十二頁白書院

宗藩訓典寅快

六十三頁白書院

多王子弟。至於大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誠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狹人衆。非弱以適度。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茅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綺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綺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耶。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

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
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
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
能受之今者恪等縷縷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
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戡懼遂移
南昌游獵彌甚宮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
建康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
安縣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
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
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
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
宋藩訓典寅帙

六十四頁白書院

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 評曰人臣之事君也不
擇地而安之忠之盛也奮始不從豫章之徙既又欲觀
建康之變而且幸諸葛之誅戮謝慈之諫其罪固足以
廢徙章安矣但民之訛言俊之除墓非出奮意而皓遂
疑而誅之及其五子不亦冤乎恪遷奮豫章不惟為吳
亦為齊所上幾亦正割故卒得之

宗藩訓典寅帙

三國志

後漢 昭烈劉備系詳本傳獻帝末累官至益州
牧及曹丕篡位遂正位于蜀號曰後漢

益州牧焉

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高祖帝元和
中徙封竟陵文康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
以師祝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
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
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
官割剥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人重臣以為牧伯鎮安
方夏焉內求父趾牧欲避世難未即行侍中廣漢軍

宋藩訓典寅帙

扶私謂焉曰 示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
意更在益州益州刺史鄧儉之祖賦歛煩擾謠言遠

聞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鄆焉謀得施出
焉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叔儉治罪扶亦求
焉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騰棄官俱
隨焉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
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
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徙焉旬月之間破
壞三郡相自稱天子州從事費龍在犍為東界攝欽吏
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還吏卒
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雖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

毋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
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
不得復通又託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以立威刑
據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擊殺岐龍焉意
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
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誣治
書侍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惟小子別
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時征
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
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誣
行刑議郎河南寵義與焉通家乃募收焉諸孫入蜀時
宗藩訓典實錄
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
其子又感妖災疽發皆卒趙越等貪璋溫仁表璋爲益
州刺史詔書因以璋領益州牧 評曰州牧焉所建也
按綱目前書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後書關
東諸將奉太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又書劉焉殺漢中
太守斷斜谷閣蓋二人宗姓漢因爲議而并任虞乃虞
爲漢而焉自焉此綱目罪焉之微意也今攷焉傳本求
交趾牧又以益州有天子氣更求益州則其自焉之心
不待斷斜谷閣而後可見也故其造作乘輿車具千餘
乘致劉表有子夏居西河疑聖人之論又及子範與焉
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皆此心基之綱目不罪其求攷益

州而止罪其斷斜谷閣亦未矣雖然焉不有益州益州
終不爲漢有也與其他姓得之母寧焉得之

振威將軍璋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
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璋復遣別駕從事蜀
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爲
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
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
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
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
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
宗藩訓典實錄
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義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
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
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
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所在供奉先
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去成
都三十六里璋率步騎三萬人軍衆帳幔精光耀日
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
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
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
三萬人谷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
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

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先主還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評曰璋以好逆備備乃不念其好而遂取之何其與不忍取琮之意異也豈時勢至此窘於用武之無地而遂少變其初心耶張松以隙曹說主好備真反覆不忠而黃權王累雖不能知逆順然盡心所事可以爲人臣矣

益州牧備

備字玄德涿郡涿州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初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生高五丈餘遙望見兒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

常樹也

不亦大

異哉

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城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嘗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耶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資累千金取馬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兵從校尉鄒靖

宗籍訓典實錄

六十九

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以杖督郵棄官亡命頃之除頂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爲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救之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取當下邳陳登曰今漢室陵遲立功立事在於今日欲屈使君撫歸州事先主曰表公路字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孔融謂先主曰公路豈憂國忘家者家中枯骨何足介意大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表術攻先主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自出兵攻之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益兵使東擊布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曹公表先主爲左將軍封宜城亭侯出則同輿坐則同席時獻帝舅董卓受帝衣帶中密詔誅曹公先主未發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爾本初紹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與承等同謀未發事覺承等伏誅先主據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

關羽守身還小沛五年曹公東征先主敗績曹公盡取其衆虜先主妻子并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到平原譚馳白紹紹遣將道迎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紹遣先主將兵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先主在荊州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怪問對曰平常身不離鞍髀骨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而功業不建是以悲爾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於惇望父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爲伏

宗藩訓典實錄

卷七十一

白書院

兵所破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死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惊左右及荊州人後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千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天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

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潛遁到夏口會遇表長子琦率衆萬餘騎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爲宜許吳終不能越荆蜀蜀地可爲已有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替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公將遣鍾繇

宗藩訓典實錄

卷七十一

白書院

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主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便可於會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璋還成都先主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

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重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燬隙始構矣璋勅關羽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等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將拒之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宗藩訓典策帳

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卻曹公自長安率衆南征先主進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歛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曹公果引兵還先主遂有漢中群下上先主爲漢中王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關羽攻曹仁禽于禁於樊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或傳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追謚孝愍皇帝諸葛亮等建立禮儀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章武元年大赦改元魏黃初二年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帝以下二年孫權遣使請和三年先王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宗藩制典策帳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以尚書令李嚴爲副殂于永安宮年六十三謚昭烈皇帝評曰訓典不入帝而三國獨入先主者非故抑先主也蓋以先主存漢不欲例之魏吳爲三也是時炎運雖燼餘灰尚燃焉據益州表據荊州虞振幽州而先主所有則焉之故也若帝先主而不入則無以見先主恢漢之心又無以正史氏歟漢之失又焉與表虞不相聯附無以見漢氏宗室之盛故三國之入先主即東漢之入蕭王而尤加之意焉嗚呼通鑑襲訛於正閏綱目取義於春秋非苟爲異也

附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漢諸葛豐之後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今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

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評曰議者以韓信登壇之對孔明草廬之言皆預識天下之勢而指畫之故其成功如取諸寄無一爽者竊以爲識勢則同而知人則異韓信能知項氏之所短而反之故能取項氏而得天下孔明不知曹孫之所短而置之故別據荊益而帝一亦其器量固有分也

○建興五年亮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龍散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今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陳和

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獎

宗藩訓典寅快
不主本平貞白書院

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觀益進盡忠言則攸之權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死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行屯于沔陽六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輒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遣亮節度舉動失宜為郃所破亮還漢中戮謖以謝衆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亮亮破之斬雙七年

亮攻武都陰平之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退軍與張郃戰射殺之十三年亮復上疏曰先帝唐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孫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爾然喪越雲陽群馬王閭芝丁立白壽劉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

宗藩訓典寅快
不主本平貞白書院

實嬰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
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
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
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亟圖之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
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
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
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遠盟關羽毀敗
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遂悉大
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

宗廟訓典類賦

八十七

貞白書院

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
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
焉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按行
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謚忠武侯初亮自表後主
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亮長於
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
圖咸得其要又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
屬臣子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祭之於
道陌上校尉習隆上表曰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
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况亮勲蓋季世

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祭非所以存德念也詔立廟於
沔陽 評曰亮泣先主在草廬數言輔後主在出師二
表及先主託孤有君可自取之言而亮以死對卒死于
師以不食其言此非三代以後人物陳壽乃謂亮治戎
之才長於奇謀理民之幹優于將略故連年動衆而少
功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
兼有亮之器能政理亦亞管蕭而時無城父韓信爲之
將故使功業陵遲大義未及似以其短於謀而劣於將
又謂亮言教書奏或怪其文采不詭而過於丁寧周至
昔咎繇與舜禹共談故謀略而雅周公與群下矢誓故
詰煩而悉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
宗廟訓典類賦

八十九

貞白書院

似又以其拙於文而疎於理然觀草廬之語何其謀之
深出師之表何其文之粹而且以時無城父韓信所與
言盡衆人凡士不惟不足孔明又盡其一時而鄙薄之
壽真非長者矣唯袁子稱亮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
事庸凡之君專權而不失禮待君事而國人不疑任法
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又云本立故末
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據所稱述夷考作用便見其有
不言而信先事而孚的道理與夫以才畧功名矯矯當
世者目是不侔

安樂公碑

禪子公嗣年十七襲位改元建興是歲祥柯朱褒在州

雍閬越雋高定叛遣鄧芝固好於吳二年務農殖穀關
關息民三年丞相亮南征四郡皆平七年孫權稱帝與
蜀約盟共交分天下十二年亮卒延熙元年立子璠為
太子蔣琬屯漢中九年蔣琬卒十一年費禕出屯漢中
十七年姜維出隴西拔三縣十九年維為魏鄧艾所破
軍還成都景耀元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六年夏魏大興
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
緒數道攻蜀於是改元炎興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
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
亮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之策降於艾 評曰禪之
將降也或議奔吳周不可或議奔南又不可以為東吳

宗書訓典實錄

卷八十八 晉書

未服彼必將辱我以徠之有不降降則裂土封之無疑
者於是禪降而漢亡矣史乃以劉氏無虞一邦蒙賴為
周之謀而不知是謀固志士仁人所不出也以誼則孫
綽論之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無耻之深乎先君
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仇可謂
苟存以事勢則孫盛又論之曰是時羅憲以重兵屯白
帝霍代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
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
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帥承命電赴何
校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耶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
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

緣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情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
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由此言之誼既
不可事勢又不可而周之謀乃謀其所以亡者也夫為
主謀而亡之如社稷何國以社稷為重君為輕史亦遺
其失有背而幸其一指之獲養爾可慨哉可慨哉

○明年禪舉家東遷至洛陽策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時
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感愴而禪喜
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此乎雖使諸
葛亮不能輔之久全而兄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
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
卻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對曰先人墳墓
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
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耶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
皆笑 評曰痿人不志起育子不忘視人情也禪獨非
人情乎而安其危樂其亡言笑晏晏不思蜀也嗚呼魏
策安樂公禪曰此間樂扶之不起貽笑仇邦禪真廢人
也哉

宗書訓典實錄

卷八十八 晉書

附杜瑗

瑗字伯瑜成都人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
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
論說誰周嘗問其意瑗荅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
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

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微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現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爾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耶周曰未達也現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緣現言因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宗藩訓典實殊

魯王永

永字公壽章武初立爲魯王後改封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請辭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

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 評曰黃皓侯閹也永憎之而後主信之既信其所憎則其勢必反以憎之者爲不足信而疎外之矣疎其所當信故忠讜日墜而不聞信其所當憎故讒構日至而無忌國欲不亡得乎

北地王諶

諶封北地王炎興元年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用譙周之策降於艾諶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杜稷以見先帝可也何遂降乎後主不納遂送重綬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涕泣者 評曰禪有子如此而不能其言使先主問關數十年僅有之業一朝委地不得少延赤帝宗藩訓典實殊

都鄉侯琰

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常爲賓客及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待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元殿賦建興中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

操行加有荒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軋
顧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微垢扶持全濟致
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
之枉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
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煩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
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
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
王有私呼卒五百撾胡氏至於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
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
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評曰太
后留胡非必後主有私也而琰疑之至以五百卒撾之
案藩訓典實錄

成武侯表

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長八尺餘姿
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叔爲荆
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李淮郭汜入
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
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此與袁紹相結治

中鄧義讓表表不聽義辭疾而退張濟引兵入荆州界
攻穰城旬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
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賀也使人
納其衆衆聞之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表圖之連
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
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曹公與表紹相
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勦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曹公欲
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
豪傑並爭而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
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當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
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
案藩訓典實錄

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異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全楚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劉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曹公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劉備奔走夏口曹公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

宗藩訓典

卷八十七

評曰表宗室也見王室多故群雄並起而爭之其心蓋以復舊物自任矣故雖遣使貢獻於許又與袁紹相結及操與紹相持既不助紹亦不佐操而但欲保江漢以觀變琮所謂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其意正同當時備在襄陽表奉待之似欲與之協力以共成大事矣而失在於不能用之也韓嵩等勸表歸曹公固不知表之本意至傳異乃謂以人臣拒人主為逆劉備敵曹公為弗當而且以備不為將軍下則不惟不知表之本心且不知備之不取琮意矣嗚呼使表而有孔明其人則大義必明而與備共心并力以拒操何漢室之不可興乎赤壁之役可見矣

江夏太守琦

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

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遂出琦為江夏太守 評曰亮為琦計信善矣然必待去梯而後言則以耳屬於垣故也此可為謀事之法

東亭侯曄

出魏志

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也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曹公征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曹公曰此妖妄之國爾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曹公不如致攻遂

宗藩訓典

卷八十七

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覆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大軍遂還黃初元年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否眾議咸云蜀小國爾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

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與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爾可因其窮蹙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與衆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荊楊州諸軍並進會群臣問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敵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宗藩訓典與夫

壽亭侯放

出魏志

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公松撫其土放往依之曹公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

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盟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水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捲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黠布棄南面之尊伏劍歸漢誠厭典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曹公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舉雍州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曹公書其文甚麗曹公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曹公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爲司空軍事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爲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詞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騰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加侍中光祿大夫評曰放宗室也使有同仇之義則當與亮協心今乃說王松歸曹又改易權書以疑亮維恐曹之不代漢也其曄之流也漢有宗室如曄如放而皆與曹同心漢之不然無怪矣

幽州牧虞

出魏志

虞東海恭王之後也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嘆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

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還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立報宗者訓典與帙

八九十 貞白書院

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維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爾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遂不誅也 評曰虞以宗室遺老欲致命長安必求得辱命之士乃得田疇觀其致命不受封拜如魯連辭金報命不畏主仇似季子掛劍蓋以節俠之氣達仁義之衷立膚使之名顯故主之義有奇七哉

宗藩訓典辰帙日錄

南史宋書

長沙景王道憐以下武

彥節及弟遐子侯咳

臨川烈武王道規

臨川王義慶

贈黃門郎琨之

益州刺史李連

廬陵孝獻王義真以下武

彭城王義康

江夏文獻王義恭

南郡王義宣

衡陽文王義季

始興王濬

南平楚穆王綽

竟陵王誕附王

建平宣簡王宏

建平王景素

廬陵王禧

晉熙王昶

大將軍昶即晉熙
出此史觀書

武昌王渾

建安王休仁

晉平刺王休祐

桂陽王休範

巴陵哀王休共

豫章王子尚以下孝武帝子

始平王子鸞

齊書

齊

衡陽元王道度以下高帝弟

衡陽王鈞

始安王遙光

曲江康公遙欣

安陸昭王綽

新吳忠侯景先

南豐懿伯赤斧

贈丞相穎胄

江州刺史穎達

長史啟

衡陽公謙

臨汝侯坦之

豫章文獻王巖以下高帝子

太子中庶子子恪

祈陽縣文侯子範

五兵尚書靜子乾

侍中中書公子顗

新浦縣侯子雲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暉

鄱陽王鏘

桂陽王鐸

始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宣都王鏗

河東王鉉

南郡王長懋附范雲以下武帝子

竟陵文宣王子良附陸雲

廬陵王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敬

晉安王子懋

隨郡王子隆

巴陵王子倫

臨賀王子岳

南郡王子夏

江夏王寶玄以初明

鄱陽王寶寅

宗藩訓典辰帙

南史宋書

宋高祖劉裕字德興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仕晉

長沙景王道憐以下武

武帝受禪封弟道憐為長沙王先是廬陵王義

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

曰寄奴字上小於道憐豈了乃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

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子耶

上曰車士字小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

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竟不授評曰

太后欲以道憐為揚州愛子之私情也武帝不以道憐

為揚州治天下之大慮也史嘗稱道憐素無才能言音

甚楚舉止多諸鄙拙畜聚常若不足若此者果可以為

民上手武帝不以天官私非其人盖得舜封有庠之遺

意矣

彥節及弟遐子侯咳後道憐

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時其弟遐坐通嫡母殷

氏養女雲數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

孝武使彥節從弟祗諷彥節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

人尚不應爾今日乃可一門同盡無容奉勅衆以此稱

走評曰遐固薄行人也但嫡母之暴亡未必由遐毒

藥而武帝諷彥節證其事是欲以疑似誅遐而假意

節以信之也。節之不奉勅不惟有全遼之仁，兼得正君之義矣。

○時蕭道成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道成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太守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卅陽，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歔歔為腹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繁榮，驕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彥節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事韞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蕭道成，會彥節事覺，殊陵令劉寶建康令劉潛密告蕭道成，道成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繁榮敗，彥節踰城走於額檐湖，見禽被殺，子侯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威云。」此為祇句，事敗侯與弟剗髮被法服，向京口於客舍為人識，執於建康獄，盡殺之。評曰：彥節知道成將篡，密謀討之，誠為義舉。然本與繁榮約，詰旦乃發，而先夕盡室而奔，則未發先聞，所以繁驚而知其敗也。韞卜協謀志扶彥節，而遼彥節弟也，獨不念之，反與劉寶密告其兄之謀，遂使韞卜收而彥節一門亦隨以盡，是則真可罪矣。

遼字彥道，為嫡母殷暴亡，有司糾之，徙始安，即後得還。

位吳郡太守，至是亦見誅。遼人才甚凡，常對客曰：「孝武

遼見枉殺，毋其頑驕，若以及彥節當推遼累求方伯

彥節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遼曰：「富貴則

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免否？」至是果死。評曰：遼雖

頑驕，然彥節之不與州，則不以頑驕實以已在事恐聽

望以為私遂激而為富貴從坐之詰也。厥後告密兄謀

仲然雪憤不虞自及，遂成語識夫侯之詩非為祇也。遼

之詰非為識也，而應之若此，何也？幾開必先兆形無朕

動乎四体形於口吻，雖已亦不自知也。嗚呼！遼之殺母

彥節，庇之彥節討蕭遼，則發之得在彥節失則在遼。然

彥節以告面見禽，遼亦因彥節而坐死，可見兄弟之義

休戚相關固不可因小忿而廢懿親。如遼亦不可身置

貴而不恤兄弟如彥節。

臨川烈武王道規

道規字道則，個儻有大志，預謀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

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封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

毅孟稚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忌

欲棄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

為竭力桓，桓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摩之無忌不

從，果為桓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陵。

之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自居其末，以起譏。

評曰：觀道規所以策桓氏，可謂

而無忌不從以至於敗及退還復進而平巴陵則平江陵之功宜以道規為首而劉毅次之無忌又次之今推功二帥而自居其末則不特有料敵制勝之明且有推功讓能之德賢矣哉

○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楊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為循黨前林所破林棄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討建鄴而桓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譙為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惴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車迎之衆咸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共擊前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譙斬之詔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寇都遣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庶感其慈書之思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將軍追復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將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罷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將軍之力衆乃服焉及薨贈司徒諡武烈太子以景王子義慶嗣 評曰道規告將士欲去者不禁示有餘也魯宗

之來赴即單車迎之示不疑也衆欲使道濟彥之擊前林而道規自行以二公新破為所易也既破譙焚燒士庶與譙書安反側也使劉遵為將軍而竟得其力置無用以匿必用也道規誠善將兵者哉

臨川王義慶

元嘉中義慶為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離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毫豈得以荒毫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 評曰趙殺子婦固罪也然遇赦之後則其罪已明而可以情恕不得以父母之仇視之而不共戴天避之海外也義慶之議誠得大體蓋周禮所云謂他人非謂祖母以荒毫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於人子之心安乎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正當於此處觀之

○六年加義慶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外鎮文帝詔諭之以為玄象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飮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者猶竟無他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 評曰詔諭亦有理然帝慰義慶則可若論自修義慶於以天變為不足畏耶

○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政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群臣舉士義慶表舉前臨汝令庾實前徵奉朝請龔祈慶士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三吏餉家先是王弘在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政授江州 評曰居州不受迎送物勵操也應三士惜材也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三吏餉家廣孝也撰先賢傳及典叙表往哲揚世美也義慶真知所重矣

○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表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所著世說十卷集林二有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 評曰義慶素富貴而能無浮淫之過少善騎乘而及長不復跨馬居都督重任而有餘力著世說集林皆克已自好能為人所難者真宗室之表矣而晚節乃奉沙門致費損為世所譏何哉豈其所好者文

義而非經術招聚者才學而非行誼故雖以文詞取重文帝而不免為釋氏所移歟

贈黃門即琨之

琨之嘗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徽誕罰焉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圉稱觀射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怏然不悅誕之叛以為中兵堅軍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黃門即詔謝莊為誄 評曰琨之知大學之道矣觀其以誕之寶琴而諫其不寶善人是得楚書惟善為寶之意也觀其以誕之叛而以老父辭家軍是得舅犯仁親為寶之意也卒為誕所殺者雖以叛之不從而實根於寶琴之諫語云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誕以叛滅至貶姓為留失所寶也琨之雖死而黃門之贈謝莊之誄至今讀之有餘榮人可不知得所寶乎

益州刺史李連

李連字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命將及誅太宰褚彥回素善之固請乃兄建武中為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招賓客明帝甚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乃密表明帝言其有異迹明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為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思者宋時為益州雖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故喜得之季連

論問故者見父時人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愜累世有
聲行許為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禍
嚴愜酷恨士人始怨 評曰季連宋之宗室也又嘗早
歷清官則食宋之祿矣齊高帝受禪不能舉義討之恐
仇之乎為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則遙欣亦其主也又
憾之而密表其異迹遂代之為益州何反覆之甚乎益
州之人猶以父之故懷其子而季連獨不思宋之社稷
受命於齊以臨其民寧不有愧於益州之人乎

○梁武帝平建鄴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

在郎子深喻旨季連受命修還裝武帝以西臺將元起

為益州刺史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為巴西郡守三子

季連與弟通

為盾季連許之既而召兵算之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機

天嶮之地機此盛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欲

以此安歸乎遂矯稱齊宣德皇后令復反天監元年六

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個

守元起圖之城中餓死者相枕又從而相食二年乃肉

袒請罪元起遣季連在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誅李奉

伯送季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唯龔愜送焉季連既至

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謂

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以龍之臣乎赦

為庶人四年出建陽門為蜀人蘭相如所殺季連在蜀

其父變名走建鄴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性而赦

之 評曰季連可以仕齊亦可以仕梁矣向若從朱士
略之說未必梁武不聽之而為巴西郡守也乃欲僥倖
劉備而卒不免於庶人嗚呼早知其庶人也何不於齊
高將誅獲免之際遂求為匹夫以終守宋之宗室為義
子為宗室者不幸處廢興之際可以鑑矣又曰益州之
喜得季連思其父也龔愜之獨送季連感其知也相如
之報殺季連行其孝也雖亂離之世而天理人心猶有
未泯者於此可見

廬陵孝獻王義真以下武帝子孫

義直美儀貌神情秀徹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

東還欲留備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

宗藩制東府

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東

任帝將出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遇王化於今百年

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

是公家屋宇捨此何之武帝為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

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兄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土 評

曰裕漢楚元王後也故三秦父老以十陵為公家墳墓

宮殿為公家室宅感動之而不知裕之意固自有在也

其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乃是欲受禪朝廷不得羈留

耳且裕原無漢意建國為宋自裕作祖與光武玄德自

是不同

○裕遂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孫手授

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
戶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
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
田子既殺王鎮惡王修又殺田子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
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
修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修脩既死
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
真疾歸諸將競歛財賄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
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
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
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
絕宏泣曰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
謂宏曰大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義真尋為司州刺史
加都督以段宏為諮議參軍永初元年封廬陵王 評
曰左右之謗修蓋以脩裁減賜左右物耳而義真遂使
左右殺之獨不念武帝親執義真手以校修之時乎
○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謝靈運謝靈運類
運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為
宰相慧琳為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靈運延之
昵狎過甚故吏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
魏文云古今文人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
能忘言於悟賞故與遊爾 評曰類謝猶文慧琳何居

○初少帝之居東宮多猗群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
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非下
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遣義真義真盛歎
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於外
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
立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詆不在主社稷因其與少
帝不協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景平二年羨之等逼更
義真於徙所 評曰厚重宮屬大事凝靜足以致表
德輒才才不但不可以為人主亦不可以為藩主晦造
義真而義真盛歎與談固以自見其能也而不知吉人
多寡躁人辭多即其盛歎與談而晦已知其德之輕矣
又少帝失德以多猗群小也而義真與類謝慧琳謝
與少帝何異但義真嘗引魏文鮮能以名節自立論類
謝而又昵之則亦知三子之非名節士而徒以輕動輕
詆之性自難與名節士處也故云性情所得未能忘言
於悟賞亦真情也向使誦孔子克己之訓匡衡治性
之疏則所謂輕動者將變為厚重輕詆者將變為凝靜
而謝晦何得以窺其非人主哉庶人之徙新安之殺豈
惟不得為人主即藩王何可得已詩云抑抑威儀惟德
之隅易曰言有序悔亡有國家者可不慎哉
彭城王義康外
義康性好更職銳意文案糾別是非莫不精盡既專朝

雜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祿命或作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憂遇終身不忘擢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自下樂為竭力不敢欺負評曰義康蓋一吏材也好作聰明而不能蓄之以德好攬朝權而不能居之以讓雖接引人物愛惜官爵似為可稱然皆引入已府則亦非薦賢為國同升諸公之義也其卒致禍敗也宜哉

○文帝有虛勞疾每以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續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嗜不進或連夕不寢彌日不解木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評曰文帝與義康兄弟也兄疾而能如此事之可謂第矣然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如文帝何此其所以不免也豈其性好吏職銳意文案所致歟文帝義康字車兒

○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表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既聞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擅六十餘人不以言愛

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有獸其數其形味並災義康在坐曰今年并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并大供御者三十評曰義康蓋文帝異母弟也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而不知形迹不存則猜嫌遂起諛間遂生而禍隨之矣置僅六十而不以言臺并大供御而直以上聞皆不存形迹所致也攷其所以皆由無學術不讀書之故至於不識鄧仲華拜表之歲陸機入洛之年又其細耳然袁淑所以對義康則非也左傳紀年多有此類但以之作文可矣君問年歲則當直以甲子告之而乃旁引曲證以矜其多聞作此本語是微意以所不知不敢之大者也兄一問猶可再問復如之不已甚乎

○僕射殷景仁為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義康常欲因宰輔謂義康之權傾之景仁為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聽湛愈憤劉湛湛之宗也有俗才用義康擢為從事中郎卿邪王主簿劉敬文祭酒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誰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試等既為義康所寵遂結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已者必構以罪黜每承景仁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

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斌為丹陽尹言其家
貧上覺之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
又欲以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瑤上
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乃收劉湛又誅斌及劉
敬文孔胤秀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賊內以備非常義
康時入宿留止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
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
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
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遣沙門慧琳視之義
康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評
曰義康之禍皆起於斌而斌之寵又起於湛帝本與義
康無他觀其停省之時頻遣慰視下渚之際唯對慟哭
則帝豈有害義康之意哉特以義康惑於小人結為朋
黨以成嫌隙而勢不相容不得不出之耳有國者可不
戒哉

○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
其飲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
主曰車子義康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
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
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
評曰觀此則帝於兄弟骨肉間本無嫌隙第因胤秀等
索晉立康帝舊事為帝所疑而不知義康之不知也

義康但不知此事耳其還省流涕之言湛景仁所共聞
湛縱不言能必景仁之不言乎則義康之見疑亦未為
無因矣

○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等謀反事連義康詔特宥
大辟并子女並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
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
得罪為宜也會魏軍至仄步天下騷動上慮有異志者
奉義康為亂遣中書舍人嚴蔚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
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以侯禮葬安
成郡評曰義康坐不讀書故不識卸仲華陸機為袁
淑所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為慧琳所譏及事連范晔
被徙安成乃始讀漢書而感淮南厲王以嘆已之得罪
為宜亦晚矣不獲全人身於生前而猶冀復人身於死
後義康之終迷也既不思盡節於義真而猶欲弄舌於
義康慧琳之薄行也然於此足以見書之當讀雖學佛
者知之而誦稱專門淹貫百家者乃或溺於異說而舍
所學以學之可慨也已

江夏文獻王義恭

江夏王義恭幼而明嶷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
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醢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
未嘗敏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元嘉六
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

潘文市舉書誠之曰禮賢下士聖人聖訓驕侈矜尚先
哲所去路達大度漢祖之德猶忌偏急魏武之累漢書
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
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悉然此
汝一月日自用不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贖
常宜早起按對賓侶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凡訊獄前
一二日可以訊簿案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
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
斷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
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遊不宜令過宜
數引見佐史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
親無由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九年為南兖州
刺史加都督鎮廣陵 評曰文帝誠義恭恭書如治性如
節用如祥刑如惜官如親佐史皆修齊治平之要即義
恭所不足者而救補之而每論一事必諄諄懇懇曲道
所以若惟恐義恭之不解者而義恭曾不能體認而審
行之豈不負哉

○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為摠錄奉行文書而已
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十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
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
者以賜義恭 評曰義恭性奢文帝為書戒之矣書戒
一月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而乃年給相

府錢二十萬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書戒聲樂嬉遊不宜
今過而乃賜五百里馬然則書之所言皆虛文也

○魯郡孔子舊廟有柏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
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戍取焚
老莫不嘆息 評曰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廟恭
伐孔廟柏以逞其欲不恭甚矣

○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都帥出鎮彭
城及魏軍至成步義恭與孝武開城自守初魏軍深入
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偕加誠勒義恭答曰臣雖未能
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耻及魏軍至義恭果
欲走賴衆議得停 評曰義恭非將帥材
也文帝欲有事河洛而以義恭鎮彭城非其任矣及任

之而始慮其不能偕加誠勒其何益也想其涉獵文義
自謂文武全才驕奢不節自謂不吝爵賞故其答語雖
若以庶免劉仲奔逃之耻自謙而其意則固侈然以瀚
海不足臨居延不足濟矣及魏軍一至成步為墟僅僅
關城束手無措儼非衆議必棄城而遁又為一劉仲矣
大河洛之地又淪腥膻茲欲清之非衛霍不可而顧以
劉仲輩當之不適遣之禽執牽制文義非臨敵之才大
言不慚無當事之勇此文帝之不善用人也人孰不愛
其子弟但富貴之可矣至于官之則當隨其才器而使
之不可以私愛徇也武帝愛義真則妄以關中文帝愛

恭恭則委以彭城而卒之敗軍亡將幾不免為人虜是
愛之適以害之也周公作宰五叔無官周公豈不受子
第哉

○元凶肆逆勅其日勅急召義恭孝武入討劭疑義

恭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並神獸門外侍中下省

孝武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

恭單馬南奔劭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義恭

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大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

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為三十人以在藩府服王

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大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

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

宣反又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減質七百里

馬賜義恭評曰劭欲肆逆而急召義恭宜孝武入討

劭而疑其有異志也想義恭本無佐逆之意特逼於劭

之急召而從之旋即悔之矣故新亭之戰欲自援而不

得援及戰敗則遂單馬南奔以竟其志此劭所以怒其

不從而殺其十二子也然義恭不惟見怒於劭抑且見

疑於孝武雖勸之即位而此疑不忘劭逆事寧而以在

藩所服王環大綬賜之及義宣事平而又以減質七百

里馬賜之皆非真心蓋試之也王環大綬孝武在藩所

服義恭不當受受之是欲為孝武所為也減質佐義宣

為逆者以其馬賜之亦不當受受之是欲為臧質所為

也焉能免孝武之疑哉儻非希旨請省錄尚書又奏陳

貶損之格九條幾不免矣原其所由皆由從劭急召之

一念錯也故為臣子者不可不明春秋之義為人臣子

而不明春秋之義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此之謂也

孝武駿字休

孝建二年為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

上殿固辭殊禮義恭撰要託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

上之詔付祕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

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嘗慮為孝武所疑及海

陵王休茂奔京陽為亂乃上表稱諸王貴重不宜居邊

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時孝武嚴恭義

恭慮不覓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

上賦頌大明元午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又勸封禪上

甚悅評曰義恭處嚴暴之朝當疑慮之地而能避權

曲遂以幸免一時亦可謂識時變矣但因三脊茅而勸

封禪則非也昔齊桓公既會葵丘而欲封禪管仲謂自

古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而

桓公自以九合一匡為受命不可窮以辭乃設之以事

曰古之封禪鄒丘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蘇江淮之

問一茅三脊所以為籍也東海致此目之魚西海致此

翼之鳥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

來佳穀不生而蓬蒿藜莠成鵠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

不可乎桓公乃止由此觀之則賄符瑞而登泰山者乃
管仲不能以辭窮桓公而特設此事以危之耳惜如其
說則三脊茅者亦盛之藉也今有藉無盛又無此目比
翼之鳥焉何足以為符瑞而勸之封禪哉

○孝武崩遺詔解義恭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
書令入仕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
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前廢帝子義恭法師狂悖無道
義恭元景謀欲廢立前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
子斷析義恭支体分裂腸胃挑於眼睛以密漬之以為
鬼目綜義恭性嗜不恒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
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受財寶左右親
幸一日乙與或至一二百萬少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
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
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
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
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曾為義恭作傳
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淺襲等常若不及
評曰以孝武之嚴恭而義恭曲意事之至令孝武自
為之作傳其亦難矣然能幸免於嚴果之孝武而卒不
死於狂悖之廢帝何哉蓋廢立大事非平易者所得為
也自古善廢立者推霍光光為人洗滌諱密每出入下
殿門止進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端正

故能廢昌邑如反掌而無反噬之患義恭性嗜不
恒即一第宅亦且屢遷其視子孟何如而欲為此事哉
謀不及成而害先及之無惑矣

南郡王義宣

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款假手為亂
以成其奸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
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大功孝武討義宣時義宣
辭挾震主之威自古甚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
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聞庭無
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赴孝建
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使
同乘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
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
狼狽起兵雍州刺史朱修之起兵奉順義宣以第八子
伯留鎮江陵遺寶秀朱曇韶萬餘人比討朱修之秀初
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廢人共
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為前鋒至鵲
頭關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岷授首相視失色孝武使鎮
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於義宣義宣質並駭懼上先
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為却
月城營柵甚固質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
至梁山質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桓護

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煙焰覆江義宣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義宣女光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至江陵郭外望超人具羽儀迎之歆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時魯秀比走義宣不復自立搆息悞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歆隨秀比入魏失秀所在夜還向城遣黃門報超人疑人遺故車一乘載送刺奸義宣止獄尸坐地歆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尋被遣出義宣涕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荆州刺史朱修之至江陵於獄盡之評曰義宣一凡弱癡人也

衡陽文王義季

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為荆州武帝使隨往由是特為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荆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獠亂師緣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蓄財節用數年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哀其志

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啖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人著啓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鄧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主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評曰續豐家貧不能養母而月給米錢是推老老之心以教孝也老人擁耒諫其大蒐而遂賜之食是推省耕之意以勸農也義季真賢王矣至於續豐為養而遂不食肉孝子也老人賜之食而不食且不言其名隱者也孰謂宋而有此人哉十室必有忠信百步必有豐草造次必有忠義叔季必有長者信矣

○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惟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請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酖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酖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酖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評曰史言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此非飾辭謂其託酒自隱也不然義季素嗜酒何為自義康廢後然後為長夜之飲而無醒日哉文帝詰責曰一門無此酖法汝於何得之亦得之義康而已悲夫

始興王濬

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鴈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嘉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內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文帝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惠恨致崩故劭濬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為上所讓愛懼乃與劭共師事女巫嚴道育為巫蠱事後出鎮京口乃因貞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上許之而巫蠱事發時十九年七月也上悅歎爾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謂小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明年以濬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二月濬入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嚴嚴道育事發明且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謝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已思愆何意忽嚴嚴道育今日用汝何為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劭入弑之且濬在四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內叫喚宮門閉道上傳太子及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否驛使奉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

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濬不聽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環寶繒帛下舡及劭入并高禽於井出之縛劭馬上防送軍門遂斬于牙下劭濬及其子並梟首暴尸於市評曰人莫大於父母濬佐劭為逆以弑文帝是無父也劭殺潘淑妃而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是無母也無父無母其能容於覆載之間乎梟首暴尸固其宜矣按劭傳云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則濬所謂下情由來所願者其實心也嗚呼此可為太子而子他人子者之鑒矣雖然劭非文帝子乎

南平楚穆王鏐

鏐字休玄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為亞迹陸機元凶劭殺立以鏐為侍中錄尚書事劭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諱厭所請假授位號使鏐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鏐與潘俱歸孝武濬即依法上迎鏐入宮當時倉卒夫國事軍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關讓侍中鏐既病最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多謬

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鏐為八負才狡競每與兄弟計度藝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賜司徒諡楚穆評曰劭弑父而鏐附之且為之造冊文其難去濬不遠矣濬伏法而鏐迎之入宮幸也其賊中蹶起坐與語多謬僻自云無復魂守者亦以附劭之情上雖未及知而已獨知之故不覺真情之見於燕處耳卒之不和于帝尋薨于毒或者帝知而殺之乎

○前廢帝景和未召鏐妃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父廢帝亦頊評曰江氏廢帝婦也廢帝不足道江氏廢帝三子鞭一百而不為亂命所辱可謂烈矣鏐乃有此妃何夫婦之不類耶

竟陵王誕

誕字休文初封廣陵王後改封隨郡王元凶劭立以楊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為刺史孝武入討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劭將華欽庾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為荊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遣驍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中驍騎大將軍楊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

王誕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明年義宣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女也誕初討元凶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材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大明元年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猜亦潛為之俗至廣陵因魏侵邊修城隍聚糧練甲嫖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上使有司奏誕罪惡宜絕屬籍削爵上收付法獄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謀誕以義興太守桓閭為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閭襲誕使閭以之鎮為名閭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錄事參軍王璵之曰我何罪於天以此斬蔣成勦兵自衛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破之閭即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還上遣軍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官閭之醜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慕親並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預宣武堂內外嚴嚴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

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下有伏尸流血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其主王誕乃關馬上海送車二紐於慶之其一曰竟陵縣開國男食邑千戶其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其賞先登若剋外城舉一烽剋內城舉二烽禽誕舉三烽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剋其外城乘勝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走趣後園墜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葬廣陵貶姓留氏 評曰誕討元凶有奔牛之捷迎義宣持不可之議而位號同濬又惡之而請求回改則其志本非反者特以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潛為之備耳故明實忽報則曰我何罪於天慶之見討則自申無負於國誕之反蓋非濬義宣等然嫌疑當避形迹宜深而乃造第冠一時之工巧第內積上品之戎兵又聚材力奇士又開廣陵南門以為不遜之形所以益致孝武之猜而終不免也豈所謂明哲保身沉晦免患者誕未之聞耶可哀也已

附王璜之

王璜之瑯邪人有才局其五子悉在建鄴璜之嘗乘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富貴璜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五子號咷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評曰璜之為竟陵城守慶之繫其五子以招之且欣以

廣而曾不少動唯以未獲死所為憂可謂忠於所事矣及城不守慶之當亮其心而憐其子乃悉撲殺之令不二無種嗚呼悲哉何其與叔布斬丁之意異也

建平宣簡王宏

建平王宏字休度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元凶弒立孝武入討劭錄宏殿內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使迎太后還加中軍將軍中書監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未拜薨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為墓誌銘并誄五年益諸第園各千戶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 評曰劭之弒逆也錄宏殿內自拔莫由是與劭也孝武之入討也先以手版與宏宏遣親信齋詣孝武是又與孝武也夫劭之父吾之父也豈有人殺吾父猶為其所錄而謂自拔莫由乎依違於兩可之間而僥倖為中立之計殆難免于春秋之法矣

建平王景素

景素少有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桂陽王休範為逆景素雖募集兵衆以赴朝廷為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建號鎮北將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

收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後廢帝明帝長子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明帝舊隸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遂成嫌隙景素因此積為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材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殺或廢無復在朝者且景素在藩甚得人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屋上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於風煙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時廢帝單馬獨出將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行因聚衆作難事射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敢勿舉動運長密遣僧人周天賜偽授景素勸為異計景素知即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羽林監桓祗祖奔景素云臺城已潰景素信之即舉兵運長等嘗疑景素有異志即纂嚴景素本之戚畹不知所為竟為臺軍破斬之即葬京口

評曰為惡不悛與為善不力者雖若有間然及其敗亡則一也史稱景素少有父風好文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而於曹欣之聚衆作難則禁之周天賜偽授勸異則斬之亦可謂為善者然而見桂陽之逆陰持兩端憂廢帝之猜稍自為計此其為善之不力也故卒信桓祗祖之反間而舉兵為運長等所乘悲夫維見

色動則斯舉鷗見機心則不下景素知羨飛鷗之樂而不能避嫌遠迹方且多結才力之士以自營是無雉鷄之智而自投于羅也故為善不可不力而見幾不可不明

○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遺侍養太妃有不安景素傍行蓬髮與人言响响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為荊州時州有高齋刻楹柏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玳瑁玩塵於筥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錢玉器景素領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室王摘等上書訟其冤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璉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寔並不見省至齊武帝即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塋塋評曰景素蓋儒者也既乏戚畹又鮮操持而舉兵為逆且其敗矣昌寓即所與辭錢玉器者劉璉即所與羨鷗曲臺者或上書訟寔或上書述美無非感其昔日之知遇而以此寓哀爾向使居常諷議如董相之對江都臨戎切守如郎中令之事齊北又何有臺軍之禍令人悲惋而痛惜哉顧坐視其變以致痛定思痛而後訟其冤述其美雖有區區之意亦何及矣

廬陵王禧

禧字休秀初封東海王明帝踐祚改封廬陵初廢帝目

武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焉文帝諸子祭尤凡
考諸兄弟並出鄙之南平王鐸亮子敬深婚祭視之自
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
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
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祭住西故謂之西方公泰始五
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祭祭與相酬和欣慰結征比
詔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黜為南
豫州刺史遺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有司奏
祭怨懟逼令自殺葬宣城 評曰以凡劣出鄙之人而
欲與反者酬和其能免乎廢帝目其為驢以其形類也
由今觀之其心不啻亦驢矣

晉熙王昶

昶字休道初封義陽王廢帝即位為徐州刺史加都督
昶輕訛禍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
昶當有異志廢帝既誅群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
即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
求入朝遣典籤遽法生銜使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
反我政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
不格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至昶即起兵
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
妻唯携妾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為斷句
曰白雲滿郵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

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還拜其
母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明帝即位名長者曰思遠
小者曰懷遠尋並卒帝以金千兩贖昶于魏不獲乃以
皇子燮繼昶封晉熙王 評曰昶本欲求朝以自媚於
帝而帝顧謬以昶知求還善之則帝不可媚而求朝之
意不得不變而為不朝耳嗚呼人君以四方晏如朝廷
無事為福帝乃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
邑邑是其心唯恐一日之不戒嚴而以構怨諸侯操戈
邦內然後快于心也夫以如是之君而昶又求朝撥其
欲動之機安得不善其還而思所以處之乎知禍之及
而起兵知事不捷而奔魏慷慨在道之歎悲慟每節之
拜君子可以諒其心矣不然明帝亦猜至也胡為以恩
遠懷遠名其子又以千金贖其歸及魏不許贖二子又
死又以皇子燮為之後而復封之晉熙乎

太將軍昶

即晉熙王出
北史魏列傳

昶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主子業立疑昶有
異志昶遂委母妻携妾吳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轉
內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
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墮涕左右亦莫
不酸鼻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劭篡奪之事
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厚使持節都
督吳越楚彭城諸軍大將軍開府領徐州昶頻表辭大

將軍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祖自祖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齋宇山池並尚存祖更修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適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震內外奸雜舊吏莫不慨歎 評曰委母妻携妾便是喧猥奸雜之因○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混我典制故今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形像唐虞卿等依稀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駁二十人薨於彭城 評曰昶為宋宗室特為廢主所疑遂委母妻携妾奔魏而其心因宋也觀其奉詔南伐路經徐州則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與孝文語及劉蕭篡奪之事則悲泣不已帝亦為之流涕見昔之齋宇山池則更修繕而還處其中蓋奔魏者懼禍及己之心而惡齊者不忘宗國之志故帝乘其會而任之為大將軍使之還志於齊而因獲其功也其如志大才疎識卑力薄內不能刑家外不能綏邊不惟無益於宋仁抑且有負於魏托悲夫

武昌王渾

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援防身刀斫之元凶殺立以論

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孝建元年為雍州刺史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號年為元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孝武上使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絕屬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殺 評曰元凶紂父此人子號泣請罪之時而渾於山陵之夕裸身露頭戲射笑樂曾無哀痛之意是與元凶一問耳孝建之世猜嫌忌諱以恭慎處之猶恐不免而改稱年號備置百官以為戲笑此豈戲笑之事乎王翼之為其長史不聞隨事進規納主于善而一得手迹輒以上聞自表不掩而為王禍則匡救彌縫胥失之矣王既自盡臣豈獨安何如盡忠並受其福嗚呼哀之此不為偷臣戒也

建安王休仁

前廢帝景和初休仁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戾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寵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為豬王豬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彧凡劣踈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掬令和令掘地為坑穿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置前令以二就

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訓悅之，故得推遷。嘗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欲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妻孕，臨月帝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即日屠豬。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且付廷尉一宿出之。評曰：廢帝以豬殺賊，號三王，蓋心畏三王，欲得而甘心焉。父矣而於豬王殺，玉尤甚。幸殺王多計數，故得自全。且金豬王更稱明帝資其權，謫之力有以也。不然，豬王肝肺已取，擔付太官，時矣。安能為所欲為？滑稽傳云：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信夫。明帝即湘東王。

○帝前廢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父。被殺於華林園。休仁即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往返。時人咸非焉。明帝以休仁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楊州刺史，給三望車。時劉道隆為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評曰：敬猷兄弟之被殺，蓋以廢帝令左右逼淫其母江氏不從而殺之也。江氏守義，故其子殺楊太妃，忍辱故休仁得以復仇。想六令左右逼淫太妃，與道隆歡盡。

醜狀，明帝俱所目見，故休仁自謂不得與此人同朝。而明帝亦即賜道隆死，以伸休仁之志，可謂兩得矣。然楊太妃比之江氏，何無耻之甚哉？故江氏可為婦人之法，楊太妃可為婦人之戒，忍辱非婦人事也。

○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愷、庾亮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楊州，見許進位大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添輪車，劔履升殿，受添輪，固辭。劔履，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統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為身後計。運長等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公旦之地，其輩不得執權贊正。害諸王及上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上與運長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覆車，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冤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上疾又慮人情同異，自力乘輿至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有其二子并全封爵。受帝疾甚，見休仁為崇，叫曰：「司徒小寬我，尋崩。」評曰：明帝賴休仁之力，以有天下，而不有其力，可謂負矣。何也？初，明帝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祈福祚。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力。」夫中流平定，史言休仁之力，而帝歸之於蘇兄，是不欲歸之休仁也。人有力於我，而我顧錄之，又忌而藥之，彼能晏然而已乎？此其所

對使而罵也。不惟罵之，又從而崇之，蓋憤結之氣無以自伸，至於死而猶不忘也。嗚呼！休仁之有力於帝也，豈獨天下哉？帝於休仁大負矣。

晉平刺王休祐

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未得自專。明帝初任荊州刺史，在州多營財貨，以錙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公，徹白若瑤折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貴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徵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蒞人，留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評曰：休祐君國子民，不當言多寡，而乃以短錢賦人一百米一斛，及人糴此米一斗，錢一百是出入之間而收危五倍利也。有是理，執明帝以其貪虐不可蒞人，徵而留之，雖欲復肆其貪，不可得矣。固知有國者以國為利，不以利為利也。

○休祐恨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令不得離。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遂左右數人隨之上，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遣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歛，聞與休祐相

及獸人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引陰因頓地，即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聞驃騎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矣，輿以還第，贈司空，諡曰：刺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為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尋病，見休祐為崇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評曰：休祐之見疑，以其恨戾難制也。而况可屢忤之乎？范景達一基士耳，帝召之，即當遣之，而乃留之不遣，是方命也。一雉不肯入場，即一基士不遣，赴召故命休祐射之，且詔不得離，勿歸，以示必得後已之意，卒之入從，悉散為諸壯士所斃，而拉殺之，雖善拳何益哉？故君子義以為上，而有勇無義者，自賊者也。

桂陽王休範

桂陽王休範，累遷江州刺史，加都督。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齒。遇明帝嘗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恨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澁無才，不為物情所嚮，故得自保。而常憂懼及明帝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然，憤彌結，招引勇士繕修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不降意折節於至者，如婦朝廷知之，密相防禦，要道

太妃薨即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時夏口缺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帝後廢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縶留自太子狀名地去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乃上表修城堞其年進位大尉明年五月遂交發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蕭道成帝齊高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廷兵力甚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新亭壘也騎校尉黃回乃偽往降并宣蕭道成意休範大悅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恒鍾爽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不然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付與蕭道成為質至即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並散評曰休範凡訥少知解既不齒於諸兄而謹澁無才又不諧於物情則惴惴庶幾自保可也而乃以不得掌輔遂萌非望葬毋廬山以示不還安得不動朝廷之疑哉晉熙之出鎮夏口王奐之不過尋陽皆所以防禦之也而休範因此遂反卒為黃回所詐授首新亭曾不能費一矢與之鬪其真少知解而無才矣按四傳云黃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蕭道成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為侯後為道

成兩誅則休範之反黃回教敬兒殺之也夫不殺諸王盛事也誅反叛大功也既誓不殺諸王而又假手敬兒以徵誅反叛之功而因以掩殺諸王之名其自為計誠得矣竟不免為道成所誅則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也

巴陵哀王休若

休若初封巴陵王明帝即位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錄事祭軍謝沈以誦側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戒嚴並袴謂沈居毋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沈居喪沈嘗自稱孤子眾乃駭愕休若坐與蔡濟降號鎮西將軍典籤憂寶期事休若無禮啓明帝

殺之慮不許啓未報於獄行刑信及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勅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如杖三百後以休若善能諧戰物情慮將來傾幼主賜死於第評曰觀謝沈以誦側事休若而與之蔡濟則其以夏寶期之無禮而欲殺之者必其守正不阿故也故慮明帝之不許而於獄行刑耳嗚呼休若於媚諂之謝沈而與之蔡濟則降其號為鎮西將軍於無禮之寶期不待報而行刑則令其母加杖三百明帝之駭藩王可謂有道矣

豫章王子尚

子尚頃會稽太守時東土大旱鄞縣多鰥田孝武使子

宗藩訓典辰帙

南史齊書

齊高帝蕭道成字伯漢蘭何之裔初任宋以

衡陽元王道度以下高

道度始與高帝俱受學於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子鈞繼 評曰次宗所論二子學業不特學業可卜終身蓋外朗者光彩畢著於外故易發而易枯內潤者精神蘊蓄於中故可火亦可久道度位止郡守且無子高帝尊為天子又長子孫次宗知言哉

衡陽王鈞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餽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勅外如先給通德車雉尾扇等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時字宣遠廷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裁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諸泰曰昨見衡陽猶奇駭損卿可數相撫況素是貴人以華叙厨子并剪刻錦繡中倒炬鳳凰蓮葉是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

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 評曰觀鈞於所

生區貴人病則慘悴喪則較損歲時朔望則哽咽則其不肯出繼者豈非不欲舍已父而父元王也哉高帝伯叔父猶父之言蓋得其心而以是慰勉之耳至於特勅給通德車雉尾扇等事如正王者蓋宋孝武時有諸王貶損之格車不得重桐鄣扇不得雉尾車與非輅車不得油幢有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則通德車雉尾扇等事是諸王所故有而貶損之後不得用也故云如先給鈞既繼衡陽則不得同皇子而為正王矣故云事如正王此皆

高帝善體人情處夫鈞不舍已父而父伯叔高帝不忍以子之出繼而不視之以子可謂慈孝兩得矣

○鈞性好學善屬文與瑯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嘗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覬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平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庭園列植桐柳多擗山泉始窮真趣鈞徃遊之珪曰數

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秘書監延興元年為明帝所殺 評曰文士少行故有春華不如秋實之論鈞好學善屬文則不難春華而難秋實矣武帝謂衡陽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者以此然鈞能手寫五經居身清率言不及時事而唯與孔珪張融為山人之交似亦喻武帝之意矣但性好清率志在山水此逸民之高致非主公之盛軌也况鈞以帝子而後衡陽以諸王而依正王則其所以處之非克已真修不可而徒以風情素韻見賞於當世名流遂使明帝亦高其名而忌而殺之嗚呼無躬修之實蹟矚方外之浮名鈞固不足忌也而不免於忌信乎名為造物所忌而浮名尤為造物所忌矣

始安王暹光

高帝次兄道生生三子長鳳次繹是明帝次絢是安陸昭王鳳早卒高帝即位贈靖世子建武初明帝追封始安靖王子暹光嗣暹光字元暉生而殘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肅諫乃以暹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曉與暹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

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為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父清閒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即廢帝實不悅學唯慢游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半暹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為上以為然乃停講未泰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暹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暹光意也帝崩遺詔加暹光侍中中書令給扶 評曰明帝與暹光俱道生子孫也高帝得天下富貴其兄并其子孫而暹光乃勸明帝誅殺高武子弟何其負哉然暹光終亦不免天道也

暹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已大被嫌責劉綸嘗為戲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既輔東昏潛結江祐兄弟祐祀謀自樹立弟暹欣在荆楚擁兵上沅密相影響謀將發而暹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召暹光入殿告以祐罪暹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不復入臺東昏慮暹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第召入喻旨暹光慮見殺召親人丹陽尹劉渢及參軍劉晏曹樹生等并諸僮僕欲以討劉渢為名時江祐江祀劉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勸暹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臺焚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及掌可得

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
臺軍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勅領軍蕭
坦之屯湘宮寺曹武屯青溪大橋左與盛屯東府門東
籬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為曹武
所禽謂武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者則我當
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
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
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臺軍主劉國寶率軍人排
閤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 評曰遙光自以平日
勸明帝誅高武子弟而慮東昏亦將誅始安子弟故因
極罪之告逆思討恤之謀然猶遲疑于歷生之力勸而
後戒嚴於臺軍之稍集蓋其心不欲已先攻臺而以敵
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自解也豈知春秋無將將而必
誅遙光破東冶出因尚方取仗何但將之者執自為必
叛而猶欲掩之以謬為不叛蓋不待曹武之禽國寶之
入而可知其必敗矣噫

安得不生歷生以奪其智而使東昏不得容情於遙光
於此所謂智不及蔡正以讓其無衛身之智而遙光
方以為戲已殊可嘆矣

曲江康公遙欣遙光

遙欣字正暉髫髻亂中便疑然明帝謂江柘曰遙欣雖幼
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
昭王紇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紇不及見耳言之
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
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
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
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
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
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
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為交州刺史時豐城公
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
帝憐然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
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兩淚俱下
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此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
彈見焉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
語耳那復遂斷耶建武末封曲江公時遙在荊州擁
兵上疏密與遙光影響潛謀將發而遙欣覺謚曰康菲
用王禮子幾早孤清貧自立好學工文善草隸書嘗作

相州刺史楊公則誅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
蔡博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
公積善之慶 評曰遙欣七歲禁彈而少年化之都不
見彈有風動草偃之意使能推此作州即古棄魚馴雀
之政不難致者而乃影附遙光為膏密之計人臣當如
是乎幸其早死不及于禍遂濫康公之謚王禮之葬爾

安陸昭王綽

綽字景業善容止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
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
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
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綽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
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百姓所愛及
卒喪還百姓緣汙水悲泣設祭於硯山為立祠謚曰昭
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移第展
哀詔不許每臨綽靈輒慟絕哭不成聲 評曰余讀沈
約昭王碑見其政績不止姑蘇雍州似可傳本傳之缺
惜其詞靡恐傷雅道不錄

新吳忠侯景先

初武帝少時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
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
得志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為燕領軍將軍
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瞻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

軍故當無折轅事耶景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
特密始昇明中沈攸之按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
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
聲聲不絕試問誰室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詭
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
所至焉知汝後不律丹陽尹景先曰寧有此理尋而攸
之首至及未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欽
驗往年益城壘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諡曰
忠侯 評曰武帝憶與景先共車轅折之時則遂有領
軍之授且曰今日故當無折轅事耶又憶與景先益城
之事則遂有丹陽尹之授且曰欽驗往年益城壘空中
言耳武帝不忘故舊亦不忘患難也然非景先盡心事
上夜中乘城而何以致武帝之眷注如此哉

南豐懿伯赤斧

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黃門侍郎淮陵
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因
留防衛薨乃還封南豐縣伯卒時無絹為衾武帝惋惜
謚懿伯 評曰薨者常詞也當時王官閣外有駝馬
者懼亂作監人殺王而以疾赴齊人德之賞一以是謚
曰順帝則王蓋死於絀而以薨書如某也然高帝諱
也然馳馬者非中使耶監人非赤斧耶齊人非高帝耶
豈非南豐耶順在宋帝逆在齊人雖欲諱之義自彰

矣嗚呼豈謂和謹者亦復如是

贈丞相穎川公

穎川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
穎川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
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
醫藥除竟陵王參軍晉熙王文學穎川好文義弟穎基
子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群臣賦詩穎川詩合旨上謂
穎川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川勲戚子弟
得入後殿後除黃門郎遷衛尉明帝廢立穎川從容不
為同異乃引穎川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為侯賜以常所
乘白輪車評曰史稱穎川弘厚有父風真知言欽高
帝受禪而赤斧以和謹輔送故主明帝廢立而穎川以
弘厚得預厥功雖然監殷之任非親莫使故赤斧為高
帝輔送故主猶之可也贊林海陵首文惠子則高帝魯
孫也明帝既是高帝別派而穎川又受高帝風知何忍
見明帝廢高帝之子孫而不為異同哉此穎川父子之
別也

○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月上壽銀酒鎗尚書
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川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
器既足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宴宴銀器滿席穎
川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慚評
酒鎗用於三元禮器也雖銀不及金銀器陳於曲宴

燕器也與奢則寧儉明帝欲壞禮器之一鎗而穎川欲
移壞於燕器之滿席不惟尅已以敦朴兼得愛禮以存
羊宜帝之甚慚於穎川也

○後為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楊聲當飲馬長
江帝懼勅穎川移居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
川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評曰帝懼魏
寇即勅穎川移郊民入城蓋欲清野使魏軍無所掠耳
然寇遠先移則百姓驚恐而自相擾亂既非安民亦非
示敵以暇之意故穎川未即施行真老成持重之見矣

○南康王寶融即和為荊州刺史以穎川為長史行荊
州府事時江柘專執朝權此行由柘穎川不平曰江公
盜我輩出齊王東誅戮群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
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蕭懿及弟暢見害先
遣將軍劉山陽就穎川兵襲蕭衍帝行時為雍州刺
史將起兵慮穎川不同遣穎川親人王天虎詣江陵聲
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書與穎川勸同舉兵穎川意猶
未決蕭衍復遣天虎齎書與穎川計無所出夜遣朱景
思呼席聞文柳忱閉齋定議聞文曰蕭雍州行在襄陽
士馬非復一日江陵州素畏襄陽人即雍州人
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
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伯業成矣
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

而圖之罔濟矣忱亦勸焉穎曹乃斬天虎以示山陽
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聞文勒兵斬之傳首於
衍東皆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曹有器局既唱大事
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
傳付稱為下方黃鐵穎曹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
往年江祜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
建鄴三年正月寶融為相國穎曹為左長史進號鎮軍
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蕭衍屢表勸寶融即尊號穎曹
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
北郊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柘齋中柱壁上有瓜足
慶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嘉福祿祿而
蕭衍平江鄧園建康帝遜位于衍衍受禪而穎曹已卒
和帝贈丞相梁武追封巴東郡公謚獻武 評曰穎曹
憤東昏之信江斤已而遂殺山陽協蕭衍以立和帝而
快其私不知已私快而蕭衍之篡成矣嗚呼天下者非
東昏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穎曹不為東昏惜獨不為
祖宗惜乎哀哉

江州刺史穎達

穎達少好勇使氣齊建武末與兄穎曹俱在西府齊季
多難頗不自安因與穎曹舉兵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
為前將軍丹陽尹及受禪封唐侯出為豫章內史意甚
憤憤未終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

酒辭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
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
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
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 評曰
穎達本齊宗室乃與穎曹舉兵附梁及梁受禪以為德
已而大用之也僅得一豫章內史此其憤憤而因醉發
怒也然賣國與人而望人厚已不知彼固心薄之矣噫

長史數穎達

數為梁州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犬豕或云張騫墳歟
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數謂無此
理自任監督及開惟有銀鍤銅鏡方尺數時居毋朕清
談所貶 評曰數居喪任職乃發古名臣冢為椎埋不
敢為之行其人又在椎埋下矣

衡陽公譔

譔字彥孚潯林即位譔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
能寐譔還乃安轉 又譔田附明帝勸行廢
立密召諸王典 譔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譔親要
目又衆皆憚而從之潯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
手勅呼譔其見信如此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
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討用譔
為揚州及有此授譔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
曰誰復為蕭譔作詭譎者譔恃勲重干預朝政明帝新

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謀言深相疑阻二年
六月上華林園宴謀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
謀晚出至華林園伏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
誣曰隆昌之際年號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
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
合甌與人耶今賜卿死 評曰薨林深委信謀至彼廢
之日猶密為手勅呼之而不知所與廢已者即已深所
委信者也嗚呼事故主如此事新主可知何怪明帝之
不用為楊州也執謀不自怨又將誰怨乃出炊飯與人
之言難手免矣史識謀性險無護身計以此也夫

帝諸王

臨汝侯坦之

以上

少帝稱嘗夜遣內左右密賂沈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
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
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勅出賜令舍人
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
文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
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
剛扶抱還壽昌殿璚瑁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
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
與蕭謀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
間有異表有處分謀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敬南陽太

守蕭頴基並應還都謀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
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謀曰廢天子古來大
事比聞曹道剛米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
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
計耳謀遠遁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 評曰少帝以拒
賜怒文季坦之諫其密賂少帝以醉酒三倒地坦之諫
而控馬使坦之每事若此安知少帝不可承宗廟之重
哉顧為衛尉所誘與謀廢立且說謀同力以就其功是
前伊周而後莽卓也嗚呼已既二其心以事君又使謀
二其心以事君是於衛尉為功之首而在少帝則罪之
魁乎

死乎

東林

太子

貞由書

○後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置府江祐兄弟欲立始
興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
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解我其不敢
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謂曰雖安作賊遣人見
走逢臺遊邏王頴端執之坦之謂曰雖安作賊遣人見
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若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逾
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罪
朝廷若不信可自往步往東府恭視亦不卷端至小街
署知遙光舉事乃走還下馬再拜以馬與坦之相隨去
北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粗仗
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時徐孝嗣沈約入臺內

部分即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
射丹陽尹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
蕭瘴剛狠專執群小畏而憎之後二十餘日帝遣延明
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評曰坦之不從立遙光
之議而一心以事東昏宜東昏之德已也而卒誅之何
執坦之對江祐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
不服而明帝之立坦之為也坦之不失於東昏而失
於鬱林故卒為東昏所薄嗚呼人臣當托孤寄命之際
可不慎哉史言謹與坦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
身各其宜矣信哉

豫章文獻王嶷

以計高

嶷字宣儼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神讓
之間武帝嶷同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
元元年高帝即位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嶷為南
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年夏於南蠻園東
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
佐塋即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祭軍一
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殷過賤
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 評曰唐虞禪而操懿
假之以為篡者口實宋因之晉齊亦因之宋嶷獨依違
其事默無所言而不與焉豈不以在家則父子難於拂
忤在國則君臣難於撓叛而若遂致於荆州而立學

以行釋菜禮穀賤而聽人以米當口錢得古人勸學勤
農之意凡牧民者所當知也

宋

○入為中書監司空楊州刺史嶷以將還都修廨宇及
略陌東歸部曲不得出城祭江津士女觀送
數千人皆垂泣嶷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為
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
酒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大尉 評曰東歸
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苦意嶷不齋而後使部曲不
得齋也及觀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是
嶷齋三千餘萬之物以出城而獨不使部曲得齋爾自
居於貧而令人以廉泰縱不言獨不愧於心乎然率為
火所焚何如不齋愈也

○建元中高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
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
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 評曰武帝失旨
於高帝至有代嫡之意則嶷其代者也鮮不因此媒孽
之矣而嶷乃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與尋常之悌不
同高帝崩而哭泣至於眼耳皆出血亦與尋常之孝有
間嶷為父子兄弟真足法矣而於事武帝尤難噫嶷不
忍取天下於宋豈忍攘太子於兄蓋率性而行亦自不
見其難也

○永明元年武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

狀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疑上表請明立
定格班下四方亦為恒制從之疑不祭朝務而言事密
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門得白
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
事一斷上與疑同生與武帝俱相友睦宮內曲宴許
依元嘉疑固辭不奉勅唯卑第乃白服烏紗帽以
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
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
齋皆補接為辦無華格制要是極栢之華一時新淨東
府又有此齋亦為華屋而臣頃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
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
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後亦恐
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上答曰
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啓事竟
不從 評曰疑白服裙帽不敢見上衣服制度動皆陳
啓而至款以東府齋移之太子非其小心儉讓何以能
之此其始終獲保令名永享福祿也

○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求解太傅不許疑常慮
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楊州授兗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
聖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
竟疑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涕井有水牛突部伍直
入執牛推問疑不許求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

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 評曰疑任太子太傅而牧楊
州即周公居太宰而傅成王之意權至重矣講學經
而求解太傅又因宮宴而求解楊州授竟陵蓋不欲居
盛滿而嫌以周公自居也惟其求解而不欲居故武帝
不許而終身任之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君臣之間兩無
猜嫌皆疑取之有道爾至於水牛突部伍非其主之罪
也執牛推問而疑不許是亦足矣繫絹於牛角放歸其家
毋乃用情之過歟

○四年唐寓之賊起疑啟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幽燕天
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而不爾比籍聲聽皆
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
者大捷籍按功巧督郵簡小塘歲丁匠口凡諸條制實
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積
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
不可細碎故不為爾為此者實非平理但識理者百不
有一陛下弟兄大臣猶不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
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
成紛紜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為是不蚊蟻
何足為憂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辦大爾亦何時
無亡命耶後乃詔聽復籍注 評曰讀此啓便見得古
人為政自有大體不肯以察察為明數數為密
○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猶以為未足疑後房亦

千餘人穎川首不獻書於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為書答之又為之減遣 評曰嶷後房千餘人蓋視武帝之萬而取其千矣古之諸侯一娶九女齊之上卿豈有三歸三歸見讓况千餘耶然一聞首不之諫即為減遣可謂不憚改矣

○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嘗問臨州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恩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與二三諸弟兄弟生時後孽資以此為樂上大賞之

他日謂嶷曰臨州為善遠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職謂之次弟安得不亦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謂為善最多也嶷嘗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今世子子廉代鎮東府 評曰映以講禮易莊老為居家之樂誠婉美東平足以當帝之大賞矣然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而帝因復之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為善最多若皆自賢以相譽者此其故何也蓋因其平日相與無有猜嫌而倏聞臨川有此善行不覺喜幸之至而為是戲言以相譎耳不然到

帝而自稱大司馬公非人臣之節也對第而謂皇帝非家人之禮也而胡為有是狀至於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恐亦以啓送東府齋不允而欲還第以讓之意又曰映講禮易誠善講莊老便流入中韓故其政尚嚴

○上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口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驕驕於東岡驕驕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至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幸唯嶷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望過慮

上大笑賜以魏所送輿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爾嶷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輕日盡歡救嶷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王子封千戶嶷欲五子俱封啓嶷人五百口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詔喪葬還儀並依漢東平王恭故事 評曰昔齊景公與晏子登桓山而流涕蓋悲年壽之迅疾也今桓

室之宴疑以極壽百年祝其君而帝謂止得東西一百
作事亦濟而相執流涕亦自悲年數之不足也卒之疑
薨於四十九上崩於五十四果符東西一百之數而趙
浮焉豈桐臺之言果不偶耶

○幾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
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
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閭庭尚閒素如此足無憂患
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為情也三日施靈
帷香火盤水于飯酒脯檀柳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
耳果此外采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嘗所乘輿扇繖朝望
所節席地燔火盤水酒脯于飯檀柳便足棺器及墓中
勿用餘物為後惠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餘家
笈令深一二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
一僧餘皆如舊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
奠教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
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
便欲歔流涕疑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
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 評
曰疑有五子而云無後者蓋五子均分人五百戶無後
像童者非無子之謂也若帝讀王融銘而流涕則以桐
臺之遊嘗有東西一百之語今疑四十九而薨則果
符言而以西半百為悲故讀半岳摧峰中河墜月不覺

有感而流涕以為正吾所欲言也若銘意恐未及此亦
謂人王百歲疑得其半云耳

○疑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疑
不視取火焚之齊庫人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
主局各杖數十而已後疑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
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離不差湯中復
加藥一種便利不衡言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即當判
此事因胃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
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
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
板左右受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楸樹一株死可竟補之
索諸訓典與張 評曰夫人屈死則
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評曰夫人屈死則
英靈不散而為鬼物理亦有之故疑之薨後見形未足
為怪獨疑嘗焚左右之校書杖主局之失火素稱不校
而乃校皇太子之加藥執夫疑於太子親則叔父也尊
烈太傅也律以在三之義皇太子宜何如事之果若疑
言則許世子特不啻藥爾猶不免於筆誅皇太子實加
藥矣烏能逃於鬼責詳味太子講孝經畢疑即求解太
傅則知太子當必有不可化誨者而疑已親見其微矣
其事正與蕭望之相類但人之死生有命而傳之疑信
難知存之可也

○群吏中南陽樂謨彭城劉繪吳郡張綬等

與竟陵王子良燦歆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綸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為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備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冕華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詞宗難或與此約間聞鄙人名不入第歆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開命漸頽已不覺汗之寤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中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 評曰樂藹為故主立碑而請文沈約約以安石有碑無文荅之似不欲為巖碑者然約嘗碑安陸昭王豈有所軒輊於其中耶則吾不知矣

太子中庶子子恪

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太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興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大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卧主書景雋格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耶徽孚以荅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 評曰王敬

則奉子恪為名子恪未嘗反也而遙光以子恪系出高帝遂因此勸明帝併誅高武子孫何其忍哉煮椒之夕向非子恪徒跣而至建陽門則遙光之計行而昭胄等六十餘人同夕盡矣煮椒之變供饌皆子恪之奔所致也史言河東王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遙光獨非宗室子乎乃欲殺宗室七十餘人欲自免難矣蓋遙光明帝皆高帝兄孫而遙光又明帝兄子遙光以高帝子孫為疎則明帝子孫亦必以遙光為疎不但人情亦天理也

○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帝謂曰夫天下之實本是公器焉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於時已年三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直行處分我於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華代義異往時我與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者不周族者况五服之屬耶齊業之祔亦是其苦甚

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臨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帝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是為卿兄弟報仇若能在建武永元之間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卿兄弟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爾且我自籍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

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大通三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淺學頗厲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 評曰觀梁武帝所以諭子恪之言真溫厚有度矣其謂為卿兄弟報仇者蓋明帝信遙光之說併殺高武子孫而子恪兄弟固高帝子孫也子恪幸以不從王敬則之反奔走而歸而得免爾故云其謂我是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者蓋當是時俱是明帝之天下而高武子孫不廢則誅故云其謂

劉子輿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者蓋以假使高武更生天下已是明帝所有不可復得況其子孫如子恪之流乎故云至於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與夫曹志入事晉武即卿事例之說則深以曹志望之也觀其肯意真幽盡情義矣然子恪何以得此哉蓋嶷當禪讓之間孝武欲速定大業嶷獨依違其事然無所言有不款代宋之意故天佑之不惟福其子孫使明帝之慘酷不能加害而至梁武禪代之際猶得全而保其福祚也史言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有以哉

行陽縣文侯子範

子範字景則齊末明中封祈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袒恩遇帝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寧文其詞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其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齒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

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嘗吟諷之以况已也後為秘書監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文皇后使製哀冊不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寥落唯哀冊尚有典刑勅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名簡文在東宮時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與焉評曰子範製千字文則南平命蔡遠注釋製皇后哀冊則簡文嘆尚有典刑雖宦途不顯金紫不及而得謚為文亦可以不朽矣

五兵尚書靜子乾

滂弟乾字思暢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陳武帝先受命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岩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後番異反陳寶應助之因逼建安乾不能守乃棄郡以避時閩中守宰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靜子評曰乾奉使有效而臨郡不守蓋其才長於出使而短於治郡

行也賊賊不毀賊署置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矣

侍中中書令子顯

子顯字景陽幼聰慧疑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士屬文嘗著鴻序賦而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派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秘閣累遷邵陵王友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吏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熟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賢得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辭後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通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雅容閒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凡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賔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勅曰侍才傲物宜謚曰驕評曰子顯素以明道高致見稱沈約又以異人間出見重簡文而卒

之驕豈非以其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掌選待人揭以
一扇之所致哉然謚以易名節以一惠以子顯之才學
著述何啻子範子範猶謚為文子顯乃謚為驕則廷議
之過矣

○子顯嘗為自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
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詞藻雖
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日極臨水送歸風動春
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驚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
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鄲終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
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
坐受旨云今雲卿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
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
賞誼何如哉未易常也竊有製作特錄思功頌其自來
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馮序一作體兼衆製文脩
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
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比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子序
性並少知名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先是太學博
士顧野王奉令撰王篤簡文燠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
學校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校侍中
評曰子顯本以唐宋嚴鄒自比及九日之詩得才子之
肯遂矜非望之恩何如賈誼豈不編我至其所謂每有
製作特錄思功頌其自來不以力構則其良士獨苦之

言有志為文者所當深味而玩索也

新浦縣侯子雲

子雲字景喬齊建武初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
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風神閒
曠任性不群夏月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
吉凶不相吊問時論以此少之 評曰子雲之行沿晉
時放達風爾

○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詞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
啓宜改之勅荅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
撰定勅曰郊廟歌詞應須典詰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
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勅並施用
評曰子雲啓改樂章非故亂舊章也蓋沈約撰於血食
之時子雲啓於代廼之日章素不同享獻亦異况復舛
謬豈得守株此帝勅其急改也至勅子雲須典詰大語
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豈以約之舛謬其原固在此
歟

○子雲善隸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
微變子體嘗荅勅云臣昔不能板賞隨時所貴規摹子
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
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
年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
令範元常連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

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武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遙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仍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吝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書後侯景寇逼子雲逃入閭官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遠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持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為墓誌銘帝為製銘焉評曰子雲三十紙書遂獲百濟使人數百萬金貨何其重也而史稱性吝不書好紙何執愚謂子雲必以能書不擇紙耳未必吝紙也但紙亦能助書如褚遂良非精紙佳筆不書蕭仲將必用左伯紙豈吝也哉

臨川獻王映

映字宣光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高武踐祚為淮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候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買索耶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蒞事聰敏府州曹局

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麗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入梁為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持為黃門侍郎謀反兄弟皆伏誅評曰議者以映比疑賊疑則子孫傳世皆以文學顯而映則九子封侯以謀反伏誅何哉蓋心形于政而驗于祚者也映江陵之計笑作賈客揚州之政足繼義康非不稱善矣但蒞事聰敏孰與啓諸條長怨之惠和重足奉令孰與得朝野歡心之豈弟蓋疑循吏而映能吏其品第固有間也况禪讓之際疑獨依違而無言代嫡之意又不窺伺而則友乎疑嘗言此大司馬公之次第不得不爾而帝言未若皇帝之次第為善最久蓋有以識此矣

長沙威王晃

晃字宣明少有武力為高帝所愛昇明二年宋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方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四鐵其年遷豫州刺史高帝踐祚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關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轎近藩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四十

人是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伏為禁司所覺授之江中
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是罪誠
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是上亦重泣高帝大
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
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是不見親寵當時論
者以武帝優於魏文咸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
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
邊枯槲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
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安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
於華林園中調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
此意故謚曰威評曰觀晃拔稍鍾山調駿華林真可
謂齊之任城矣惜其性愛武容不循法守罷州還都冒
禁載仗將以赫奕都街夸詡耳目如昔日煥煥蕭四繼
之意而不知其不可也向非先朝白象之念丁寧於豫
章之流涕宋朝骨肉相圖之戒諄諄於高帝之大漸幾
不免矣然則武容自喜豈藩王之福哉

武陵昭王暉

暉字宣昭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暉年四歲思
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勅武帝曰三昧釋小至性
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往每抑割之評曰暉以四歲
小兒即能痛母客死非命而每慟吐血蓋人少則慕父
母真性也高帝憂其不濟而勅武帝共往以抑割之蓋

父母唯其疾之憂亦真性也父慈子孝具見之矣

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尋常
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
破荻為斤縱橫以為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顏
偏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
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
不粹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崇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
元初為會稽太守如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為暉講
五經云評曰暉為詩則帝戒康樂之失體暉為郡則
帝遣劉瓛以講經蓋欲其辨體歸宗反經興行以回江
左之風流爾執謂帝之教子無法哉

○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丞現或言暉有非常
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
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
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評曰汗貂之笑帝因暉之貂
抄肉拌而戲之也亦見其一時欲樂之意而暉遂以陛
下愛羽毛疎骨肉對之豈非帝無意而暉有意哉帝之
不悅宜矣

○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
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
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
也評曰世豈有輕財重義而猶怨貧薄者乎首陽之

名蓋華標榜其貞孤以自傷不遇爾

○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踈婢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為當時獨絕卿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畢也武帝幸豫章王嶽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後發命中顧四生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怍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籍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畢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評曰以畢踈婢當帝嚴猜蓋左右皆坑穿也疑

能曲意曼辭或先後以為之調停或臨幾而為之解釋使下全五阿直而上露帝威疑真仁人也哉

○豫章王於邸起上山刻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為稱又問畢畢曰臣山平不曾栖靈昭景唯有徽騰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評曰列桐則號桐山有薇蕨則號首陽一草一木何異於唯畢自以為異故帝因以為勞嗚呼君臣同遊燕笑相語此豈不足君所之時乎

○父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畢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日所陞

下款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與籤趙渥之格畢得失徵還為左戶尚書遷太常卿評曰帝款分宅諸皇子何必假宅於武陵特嘆其首陽之言故因其出鎮而以此試之爾使畢能舍而奉之如豫章之送東府齋帝必笑而不受縱受亦必有以處之決無奪彼與此使畢之欲哭無所也畢乃曰陛下款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何前則小而卑之後則戀而不舍之乎至鎮百日而徵還若曰吾終不以州易宅云爾

○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生癰不能取路上勅車府給副御牛一頭勅主客司令諸近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瞿本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諸畢畢留儉設食盤中松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為飽食盡歡而去評曰入朝而牛羸至不能取路留客而盤中唯松菜鮑魚似若矯情然世間自有一種澹泊沒世味的人初不係身之貴賤者未可概論也

○武帝臨崩遺詔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賓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衆論疑畢舉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太孫及爵林立卿太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評曰武帝於畢屢屢有不

釋然者而臨崩乃獨以託孤大節寄之何代蓋雖執心疎婢而觀其所守則清素守約不妄語之士也乎且雖兄以為忤而心獨與之故臨崩而託以大事爾衆論喧庭則倡言立嫡爵林既立又甚見馮賴真臨大節而不可奪矣君子人歟

鄱陽王鐸

鐸字宣韶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除鐸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鐸收淚曰臣遠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嘆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戶部曰武帝居喪而聖顏損瘦也鄱陽來覲而拜便流涕第也武帝謂泣而嘆復有一弟友進父子兄弟之間嗚然天理人情之至矣

○隆昌元年鐸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鐸雍容得物情為鐸所重鐸名鐸林心疑明帝鐸諸王問訊獨留鐸謂曰聞鐸於法鐸身鐸林何如鐸曰臣驚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半皆尚必朝廷之幹唯鐸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鐸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又鐸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鐸小聽及鐸林廢鐸竟不知延興元年鐸林鐸改遷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隕鐸每往明帝屢屢至車迎鐸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鐸以此

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鐸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鐸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鐸置朝堂二土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伏誰敢不同宣城公鐸政當後并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鐸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鐸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詣鐸勸鐸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與鐸知謀告之數日明帝夜遣二千人圍鐸宅害之粲等皆見殺鐸評曰鐸蓋愚懦人也唯其愚故謂鐸為朝廷之幹而勸鐸林之不疑咄其懦故見謝粲劉巨之謀而意甚猶豫卒之為典籤所告而身家不保也始之謂鐸為朝廷之幹推信之者果何如哉蓋其徒復迎鐸言淚俱下有以動之而鐸之不明遂為所賣也鐸誠奸惡也執要之鐸非負鐸林而鐸竟責鐸耳史稱鐸林廢鐸竟不知亦自可見鐸又鐸為海陵王而自憂為明帝也

桂陽王鐸

鐸字宜朗宋明七年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鐸好文筆鐸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鐸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林帳衾褥性理偏諛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鐸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一見害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陰曰吾前日觀王

王流涕嗚咽而都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耶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評曰觀都桂之稱則銚與錄名行相似也銚既以忌不見錄獨能免乎此其所以不自安也此其所以入見涕流有愧色而知其意在我也嗚呼宗室有才國家之幸而反殺之齊其殆矣

始興簡王鑑

鑑字宣徹初封廣興郡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恭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喜來作此州冀爾時蜀主平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勝喜友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時年十四 評曰市橋之生洲石榴之冬華而邵碩以為一則貴王臨州一則勝喜作州其後果驗豈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也歟史言碩死後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傳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則碩蓋得僊道者也

○鑑性聰警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樓商略先言行及蜀主人物鑑言詞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

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長史虞崇崇答曰蜀中多受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蓬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閉即令開之戎夷恭義自是清誼於州園地得古塚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螭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塚者得王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付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管造費用一歲不滿三萬王餘嘗歎曰始興王雖尊貴而行侈都是素士時有賈漢什物入殿祖以淳子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箭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投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子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評曰鑑得古塚珍器則不取得龍角則上獻而所受於殿祖者唯淳子古禮器而已非真知取予者哉

江夏王鋒

鋒字宣穎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內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正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

後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窓塵而先畫塵上
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誥一學即工高帝大悅
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
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詣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老
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間
始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覬武帝賜以寶裝琴仍
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鄒陽王鋒曰聞黎鋒小琴亦
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鋒曰昔
鄒忌鼓琴威王妾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
交行事鄒王和別駕江祐等皆相交善後文和被徵
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以來未嘗作詩今
日遠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
絲也工書為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柳亦稱工
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柳第一法
身柳第二 評曰觀鋒井欄之學書總塵之畫字鳳尾
象麒麟之賞鼓琴得刺史之官則史稱其好琴書蓋亦
天性者固信然也但武帝禁諸王不得蓄異書而鋒乃
密遣人買圖籍於市里街巷豈所謂善隱名迹者哉時
武帝禁諸王嚴急不但不得蓄異書又不得蓄仗而江
夏鋒長沙是咸輒犯之然武帝卒念高帝大斬之言終
無異志亦二王之幸也

○及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

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
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嘆曰江
祐遂復為混沌書眉欲益反弊爾寡人聲色是耽狗馬
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語言嘗忽忽不樂
著修相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
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
能收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味時鼎業潛移
謂明帝鋒獨慨然有匡復之志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
也嘗見明帝言次及暹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暹光
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
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
為通明帝深憚之不取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
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敦
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之賦乎
評曰鋒能匿迹於琴道而授羊景之乃獨不能匿迹於
修栢賦何也芳蘭當門不得不鋤江敦之言可謂當矣
然掩能匿迹者其避患之心而含貞挺正者則後凋之
性不以風雪而摧敗者也嗚呼武帝能容其買異書而
明帝則誅其賦修栢二帝之量又可見矣又曰明帝之
害鋒不在修栢賦還只在暹光才力可委之對觀明帝
失色字可見

宜都王綏

鏗字宣儼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歎歎及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嚴器又有金盞銀匱等物甚多條以啓聞蕭林勅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暉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柙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棚的大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藤掃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吊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齎藥殺之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鏗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一評曰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明帝罪也而鏗

獨感陸機所以吊魏武者以歸咎孝武蓋推本言之而其痛深矣豈以出閣八九年漸漬於弘景者有素故不特行無過舉而其識亦先人也歟

河東王鉉

鉉字宣胤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卧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偻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鉉年稍長上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後竟收之鉉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建安王于真武帝之弟也

南郡王長懋

以下武

長懋字靈壽宋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長懋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靈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穆妃薨詔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靈蠻臨喪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吊南郡以下不出門奉迎但尊禮斷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

足養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吊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理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著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其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評曰王儉雖以國華見譏何點至其議禮原情據經而曲暢之足破聚訟豈其少好禮學春秋而然歟固當別論

○太子與竟陵王子猷俱好釋氏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郵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渾郭敵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纖孔雀毛為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欲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仁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感之由是

見貴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像多所借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輩及乘輿御物虎賁雲雲之屬上嘗幸東宮忍忍不暇藏輿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明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城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評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者也孟子之訓昭如矣太子性雖奢麗然使得法家佛士以儉約忠遜規之終不至此而乃以徐文景位之至使之造輦及上見之又為之內佛輦中使上不疑其逢君之惡甚矣其父知其敗而移家避之即嚴母去汝東歸之智也聞其死而遂不哭即超父見書不悲之仁也有父如仁而乃有子如文景惜哉○十年豫章王疑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上臨哭盡哀詔欽以哀見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薛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評曰明帝誅高武文惠子孫殆盡而太子能意中不悅此人又云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則知太子不死明帝必不得立而高武文惠子

孫無恙矣是齊室子姓存亡之大機也故其死尤足悲焉

附范雲

太子嘗出東田觀獲顧謂衆賓曰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評曰太子嘗啓建苑東田則東田觀刈本為宴逸初無巡省勸農之意故其言如此范雲以稼穡艱難諷之真得公旦戒君七月無逸之義矣

竟陵文宣王子良

子良字雲英幼聰敏武帝為賴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為邵陵王友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獨一人給其薪薪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嘆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授妃薨后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人

曰子良念裴后之遺歸則無心於讀書思朱翁之至行則給妻以薪米起古齋以儲虞翻之舊牀獻扇簞以旌夏禹之菲食孔平訟嫂則授文通以愧之屬縣貧人則開私倉以賑之史稱子良敦義愛古信不虛矣

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太子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祥禫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運祭奠隨在家之人再葬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况諸妃正體王室稱妃即裴后此武中軍長史之重卿南郡王為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綽綽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評曰太妃以七月薨則在付之子自應以七月行喪決無待在外之子為之先後也衆子尚然况太子乎子良以奉凶問後一月而疑小祥南郡王應待已而綽綽焉則違禮矣王儉議是

○永明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啟諫永明末上將復射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之惠太

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故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衣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併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挿御床四角且夜在殿內太孫開門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遣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小大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死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大傅解侍中隆昌元年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鱉等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秘器以表異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

蓋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喪禮依晉安平王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薨夾石子良臨送望祖別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内外文筆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評曰子良既集學士抄五經百家為四部要畧矣而又招致名僧造經唄新聲及淨住子是其好儒之心又分於釋也佛法以慈悲苦空不恤世事而專意空寂為主今觀子良之諫射雉是佛法之惜虫豸也見文惠太子服飾羽儀華侈過盛而不之啓是佛法之裝嚴雕飾貝闕也遺詔使子良輔政而推與明帝釀成滅城宗室之禍是佛法之未恤家國也至於齋戒大集朝臣名僧躬親賦食行水之事與夫啓進沙門於殿戶誦經感見優曇鉢花則是佛法之欲人發菩提心受持誦讀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也子良信佛如此豈有覬覦非望之事而太孫乃深忌見其薨而遂悅若有惟恐其不速死之意亦不知人矣嗚呼子良推讓明帝以尚書事則鬱林疑明帝宜也今併疑子良豈以武帝暴漸物議疑立子良而然歟後廢鬱林誅高武子孫卒由明帝則子良當時不推之參懷可也史言子良物情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夫當斷不斷是也而謂失在儒雅非也子良不樂時務而推西園蓋由禍

佛法爾西昌即明帝

附范縝

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闢離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廢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豈有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垂刺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評曰范縝闢因果論形神誠中窳破的足祛子良之惑矣而子良反惜其垂刺而欲急毀之何沉痾之至此哉傳言其造經俱新聲而任昉所作行狀又言其著淨住子但傳不及淨住子而行狀又不及經俱新聲豈一書而兩名耶抑兩書而各遺其一耶

廬陵王子卿

子卿字雲長建元初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鄧州刺史後徙荊州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瑋瑁乘具詔責之今速送都又作銀鍔金薄裏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

水旱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旱一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初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鄧陽王錡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而見殺評曰子卿營造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作銀鍔金薄裏箭脚又令速壞且敕不啓輒作者痛杖武帝教子卿者至嚴切矣而子卿曾不悛改甚至戲部伍為水軍於道中所謂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者其信然矣典籤之殺宜都之代至崩而不與相見何足怪哉嗚呼武帝絕之還第而鬱林任之司徒負且棄矣固不待屋梁柱際之出血而知其不終也

附陸慧曉晚出陸暕

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能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陸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竟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後為竟陵王右長史時謝朓為左長史子良請主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之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慧曉歷輔王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問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待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

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三子僚任僅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評曰觀子卿所為大都奢僭者也慧晚靜以修身儉以養性之論真其對証之藥宜帝之大悅也其如鳥熊之疑何雖於帝勅且如風過耳况於慧晚乎然當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之時而慧晚在其左右不出一語諫則其所以輔持廬陵者雖有對証之藥既不苦于口安能使之寘于耳耶慧晚亦負帝之托矣

魚復侯子響

子響字聖英勇力絕人開弓四百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水明中為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願如雷敢相隨耶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願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評曰子響有勇力而董蠻蓋以氣力似已也蠻遂斥子響為癩而不知己之癩更奇矣自名為蠻斥主為癩蠻癩相笑可謂同德此武帝嫵其無蘊藉而改仲舒也仲舒儻者其事江都易王正誼明道之說深得聖門之肯綮以此望蠻欲其顧名思義勉效仲舒以事荊州耳然子響卒以僭逆敗而今之仲舒曾不能如昔之仲舒發一

議論以匡救之亦終於蠻而已哀哉

子響少好武帶伏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之使不見敕乃召寅等入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群小敕子響若來自首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自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真是粗疎今便軍初還關何築城見殺耶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雅灑泣又送千數十頭酒二百石果撰三十輿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卑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今便為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為靖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關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父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恠恨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頓蹙及見順之為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鵝透柳悲鳴問後堂

巫此律何意答曰援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一因憶子響歎歎良久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痛遂以憂卒後豫章王疑表請旋寔上不許貶為魚復侯評曰子響殺牛置酒聚樂私作錦袍絳襖飲餉蠻交易器仗蓋其平日好武欲得器仗以為左右武飾爾非真欲反也武帝因劉寅之密啓而敕精檢又因劉寅等之見殺而敕檢捕群小且敕子響來首自歸可全性命則帝亦未嘗有意殺之也而胡諧之之築城尹略之棄饒蕭順之之縊射堂何哉吾觀子響遺信相聞之詞曰天下豈有見父身不侍賊直是相疎令便卑躬還闕何策城見提印此真實語是為此事之案斷矣惜當時諸臣無有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者以至此爾太抵帝王父子勢分隔絕而奸臣讒夫得以離間而誣之此江充所以殺戾太子也戾太子逼於江充不得自明子響逼於順之不許申明其事甚類而順之之惡尤甚以其殺皇子以奉太子也嗚呼文惠忌子響則密遣令便為之所忌豫章則於膏湯中加藥不悅明帝則曰當由其福德薄所致然則文惠蓋亦意見人也此其所以胤祚不長歟

安陸王子敬

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儵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基年服從之後為明帝所殺評曰子

敬不足書特以王儵慈孫慈婦慈姑之議可備禮文之

晉安王子懋

子懋字雲昌武帝諸子中最為清恬有意思庶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蓮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媽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覺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評曰蓮華萎不終日今七日供佛華更鮮紅且有根鬚非子懋精誠格神何以至此時南海王子字禱母疾以竹為燈續照夜宿昔枝葉大茂亦此類

○永明十一年蘇郡督雍州刺史鍾尋陽延興元年加

侍中間鄱陽隨郡二王殺談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閣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閭重僧慧懷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毋阮在都遣書款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明帝帝時明政於是塞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鄧州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泝流直上龍盆益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懷州自衛子

懋節多雅士人皆勇躍願奮義畏之遣于琨之說
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
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阻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
兄也說于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
請取于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
僚佐皆奔散唯周黃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
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伏
自入齋于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神
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
盡哀為喪殯蓋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
節義好讀書長貌果肅反其背彎五肘方當世莫有
能者玄邈知其豫知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昔安舉義兵
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入死
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殮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
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事輒悲不自
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尺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
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即君
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
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谷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
欲逃亡非唯孤晉安慈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
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問生姓周
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自

不僵玄邈佳其節厚為殯殮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
政壓其頭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評
曰英皎僧慧陸超之真可謂義士矣始而子懋欲除君
側之惡則協贊之既而子懋懼梟獍之難則喪殯之鼎
鑊不避雖死猶生雖謂之田橫之客無愧矣獨超之以
死報主而其門生乃欲賣超之以圖利何哉棺壓其頭
即折而死真天道矣

隨郡王子隆

子隆字雲興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
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子隆年三十一
而體過完壯常使徐嗣伯合廬如九以服自銷損猶無
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
憚故與都陽王錡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評曰子
隆才貌如此而為明帝所憚遂先殺之哀哉然觀武帝
稱為我家東阿阿者不過文藝之本非周公
之多才多藝也觀其使徐嗣伯合廬如九則其所謂貌
者不過體之完壯非沛公之體貌奇異也向使才如周
公貌若劉季明帝雖忌之不能殺之矣嗚呼武帝以明
帝同起布衣用符籙統以為支庶中立可慮強大之觀
觀也而聽知殺已之子孫者乃斯人哉

巴陵王子倫

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

邛郫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可辨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鳩鴆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與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親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若武陵王景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郾陽刺史及見武帝相誣畢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邛郫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履繳欵器等供其見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郾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僕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群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殺戮師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錢帥不問賊劉

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在籤帥故當不至於此評曰齊立典籤以制諸王即天子使吏治之意也而豈虞其弊之遂至此乎歎強其幹乃剪其枝繁枝落盡幹亦隨之哀哉

昭賀王子岳

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乃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明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兄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流涕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 評曰我及司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此明帝誅諸王之本意也

南郡王子夏

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評曰觀武帝金翅鳥搏食小龍無數之夢則明帝之誅高武子孫皆天也

江夏王寶玄

以下明

寶玄字智深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兖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記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言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柁與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褰之令群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圖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評曰寶玄東昏母弟皆明帝子也明帝殺高武子孫殆盡又何怪其子之兄弟相殺哉

都陽王寶寅出魏史列傳

寶寅字智亮在齊封都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寶寅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授華文榮文榮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魏至壽春東城戍主杜元倫桂檢知寶蕭氏子馳告楊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澄待以客禮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諸曹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

以寶寅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楊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主諱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為強弩將軍並為軍主正始元年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柎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內侵圍逼壽春寶寅率眾力戰破走之寶寅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永平四年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楊徐除寶寅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以討之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為楊徐之患寶寅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十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時垣孟孫等於淮北仍度淮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為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出過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事騎大將軍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臧甚有聲名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推莫折大提子念生為秦王其弟天生率眾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寅為大都督西征寶寅擊天生大破之追討賊帥萬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以後聚眾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

生將杜聚於城紀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寅朝廷嘉伯
度正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已而念生復反伯
度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寅不能制寶寅初自黑
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
寶寅之力後以兵將疲弊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寅死
罪詔恕為編戶隨後之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
北人情阻喪寶寅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
中尉鄺道元為關中大使寶寅謂其取已將有異圖問
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
允人望且謚言鸞生十子九子殲一子不殲關中亂大
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寶寅遂殺道元而反僭舉大號
詔長孫承業討之戰敗遂奔萬俟醜奴爾朱天光破醜
奴於安定禽醜奴及寶寅并送京師賜死評曰梁克
建業守其官門齊之王侯殆無遺種寶寅假鈞隨流波
斃間關幸度西岸以委命於魏蓋欲借魏之力以雪已
之耻也觀其初至伏闕請兵南伐梁武招誘表送其書
意自可見而魏宣武亦因而大任之亦欲借寶寅之志
以伸已之志也此皆英雄託力行權之事惜保寅才量
未能及遠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屍之成矣之所譏良
亦有見至於西征非其本意但既委身於魏則當唯魏
所使而師老兵疲王師屢北寇盜充斥人情阻喪正宜
束手請罪自保無他而乃信柳楷之邪謀惑謠言之不

斃斬道元僭大號以圖僥倖卒之見禽校岳賜死京師
非不幸也

宗藩訓典已帙目錄

南史梁書

梁

吳平忠侯景以下武帝旁屬

吳平光侯勵

湘陰恭侯昂

長沙元王業

西昌縣侯藻

臨汝靈侯猷

長沙王韶

貞陽侯明

永陽昭王敷

臨川靜惠王宏

平樂侯正義

臨賀郡王正德

羅平敏侯正立

安成康王秀

南浦侯推

南平元襄王瑋

太尉靖節恪

衡山僖侯恭

黃門侍郎靜

鄱陽忠烈王恢

嗣王範

宜豐侯修

豐城侯泰

始興忠武王憺附劉孝綽

新渝縣寬侯暎

上黃輦侯曄

昭明太子統以下武帝子孫

晉安王綱

宣城郡王大器

南郡王大連及弟大臨

晉熙郡王大圓出北史魏書

豫章王綜

南康簡王績

嗣王會理附褚亮

安樂縣侯乂理

廬陵威王績

邵陵攜王綸

汝南侯堅

永安侯確

湘東王繹

贈楊州刺史方等

貞惠世子方諸

武陵王紀

太子太傅瑀以下出唐書附傳

諫議大夫鈞

中書令嵩

門下侍郎復

門下侍郎倪

給事中倣及子尚書廩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邁

太子太師定

陳書

宗譜訓典巴帳

八二 貞白書

陳

南康王方泰武帝近屬

始興王伯茂以下文帝子

鄱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固

始興王叔陵以下宣帝子

長沙王叔堅

晉熙王叔文

岳陽王叔慎

禮部尚書叔達以下出唐書

尚書左僕射夷行

義明陳竟出宋史

宗譜訓典巴帳

八四 貞白書

宗藩訓典已佚

南史梁書

梁高祖蕭衍字叔達蘭陵人漢蕭何之裔仕齊鎮襄陽入建康追廢齊主為東昏侯自為相國封梁公進爵為王竟代齊國號梁

吳平忠侯景以下武帝旁屬

景字子照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輒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其後必大三子長尚之次文帝武帝次崇之景崇之子也崇之為齊東陽太守錢塘唐瑀之友崇之遇害景八歲居喪以毀聞及長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勝郡門曰諸縣有幾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永元二年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賑卹又為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為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尋出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魏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群蠻群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為蠻累為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毋為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碍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萬擊志於潺溝大

破之景初到州省除三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使人修

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詞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十二年復為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詞令其在朝廷為眾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楊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監楊州置佐史即宅為府景越親居楊州固讓至於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遷都督鄧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錢別為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塢戍保境不復侵掠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 評曰觀道賜墟王之號識者已知其後必大則梁之有國其由來遠矣景自令永寧以刺交雍楊郢等州在在稱職有能名又卒於官而謚為忠求之宗室不可多見觀楊州之辭則景所以處功名之際亦自有道蓋楊州輦轂之地非親子弟莫使者而景則帝之從父弟也帝越親而任之景亦以其越親也而固辭之所以益堅帝之信任而以功名終也

吳平光侯勵景

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

去職始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
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
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
人景罷於郢鎮或以路遠秘其凶問以疾漸為辭勵乃
奔波屈于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於墓所親友隔絕
曾叔父臺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群從同詣大理門生
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
人亦為隕涕 評曰傳云為善無近名蓋謂人之為善
或有要譽於鄉黨朋友而為之者又曰不求人知而求
天知蓋謂已之為善人雖不知天必知之而自信者然
求天知雖與求人知有間而其求知則一也一有求知
宗藩訓典已載 卷七 貞白書院

至新金縣听山村有一老姥以槩擊鰓魚自送舟側奉
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過海舊饒
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
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屑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
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
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
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詔徵為太子左衛
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牀前翻之顏
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萬卷披玩不倦尤好東觀漢
記畧皆記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
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績善卒於
宗藩訓典已載 卷八 貞白書院

道贈侍中謚曰光侯 評曰廣州邊海譏船為利府而
常事者多苛之彼以失利不復至是苛一商絕眾商利
源塞矣孰若寬之令皆悅而願出其塗藏其市乎夫通
商則有亡濟而用不匱導利則公私便而國彌饒勵唯
不侵其廣州故帝嘆其更有廣州是損小利成大利善
理財者也

湘陰恭侯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甫為兖州德
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伏驕傲為瑯邪彭城
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
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

兩枚人呼爲聖姑就求子往往有効造者充蒲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妖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爲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 評曰昂鞭聖姑殆與西門豹簪筆向河投大巫姬爲河伯娶婦者相類恐妖惑之誣民也謚恭固宜

長沙元王業

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爲太子舍人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秘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僦人作甕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湖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虞見猛獸傍一

宗藩訓典已載

六十九

主頁白書院

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薨謚曰元王文集行於世 評曰作甕砌城其法善矣至運私邸米以僦人作之則尤善猛獸自斃其事異矣至有神人立獸旁以明德感則尤異業真良牧哉

時湘州多猛獸蕭梁爲湘州刺史四猛獸死於邸外

西昌縣侯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殺之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環帛爲一室名爲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

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

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頻蒞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大通三年爲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

尹帝每稱其小字嘆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爲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

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大遇每思屏退門庭間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

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爲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或率兵入援及城開

宗藩訓典已載

八十一

主頁白書院

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臺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剪逆賊正當同死朝廷爾因不食而薨 評曰史稱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又稱藻性恬靜賓客罕通宜其恂恂然若無爲者及值侯景之亂又能毅然守死不肯竄身江北爲亡國之大夫豈非孟子所稱不淫不屈大丈夫哉

臨汝靈侯猷

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歡至一斛每爵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

州城敵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
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
曉騎舉藉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
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
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上偶
嘗泥濕如汗者是月敵大破荀兇敵在州頗僭濫客從
內遂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爲愆還都以
憂愧成疾卒諡曰靈以與神交也 評曰子不語怪神
而敵與神交卒賴其力以破荀兇與此段乃得蘇兄力
者無異皆理之所不可推者若常理則務民之義敬鬼
神而遠之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

宗藩訓典已映

十一

貞陽侯明

長沙王韶

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爲舍人城陷奉
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
能人人爲說乃疏爲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
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
之蕭韶亦可爲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爲太清紀其諸
議論多謝吳爲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
之改韶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爲幼
童屢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
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
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

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殺饌直視韶面謂曰官
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座韶甚慚耻 評曰觀
信韶所與處蓋貧賤之交也貧賤之交不可忘豈有一
爲郢州而遂別榻異饌乎公孫千陽待馬援設舊交之
位曲躬交讓盡賓主之禮援猶以井底蛙議之况至是
乎亦記曩時爲信傳酒時乎宜其上牀看饌直視韶面
而羞耻之也

貞陽侯明

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
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
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
宗藩訓典已映

十一

貞陽侯明

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評曰德政碑
志去思也胡當官牽石至令識者笑其自立而非州人
不如弗碑愈矣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明乃
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改以明爲都
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進取救明止於寒山築堰引
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慎勿妄動明師次
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於堦不沒者三
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畧不出謂令莫行諸將
每語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
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明

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入陣苦戰趙固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載其愛妾及子威南還貴孫遂沒衆軍大敗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因欲與梁通和除明散騎常侍及聞杜稷淪沒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琛等評曰明當北伐固請樞兵何其壯也而卒之謀略不出號令莫行不能制衆軍之掠何其憊也然所

宗藩訓典已佚

八十三

貞白書院才

轄一軍柔遵約束竟得北人義王之稱亦可嘉矣豈其爲人固慈愛忠義而少幹才者歟

宋陽昭王敷

敷字仲達少有學業仕齊爲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况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評曰敷之理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固非俗吏之所能爲亦非俗吏之所能知也而明帝乃謂學士

例不解理官亦淺之乎識見矣

臨川靜惠王宏

宏字宣達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天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討梁城宏部分華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僊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阻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畧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群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常武武謂常敵也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爲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揚大

宗藩訓典已佚

八十四

貞白書院才

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尅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
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
驍其下有好將蕭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
退令且觀形勢未可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涕令嚴
明所至獨尅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
鄉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吊人
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
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
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
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舡濟江夜至白石壘歎城門未
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
可知也恐奸人乘間爲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
乃絕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評曰戰勇氣也
善戰者乘其勇氣而驅率之則士爭致死力無堅城勅
敵夫宏以介弟之親領百萬之師器械精新軍容甚盛
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有則彼氣已奪於未戰之
前矣而我前軍又尅其梁城則我氣益銳此諸將所以
欲乘勝深入也宏聞魏援將近遂議旋師呂僧環因善
其知難而退而不知此時此勢正見可而進之會也僧
環屈於正論又遂歸過於宏以自解君暗臣諂不耻巾
幘蕭娘呂姥甘受其欺卒之鋒刃不交軍潰洛口而宏
竄身無所歎城求入爲臨汝侯所斥豈不悲哉向使會

議旋師之時僧環能力主其議以激庸懦倡勇敢乘梁
城既尅之勢諸將前死之心而奮勇深入則破竹之勢
成而中原真不足平矣然則洛口之潰誰任其咎昌義
之所謂僧環可斬者其信然乎

○宏妾弟吳法壽性粗犷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死家
訴有勅嚴討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
卽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楊州刺史武帝注曰
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評曰法
壽恃宏殺人宏嬖妾匿法壽皆撓法者也武帝制宏出
之卽日償辜似不以私屈法若可已矣然南司必奏免
宏官而武帝亦可之則以殺人者雖死而匿殺人者其
辜未伏也嗚呼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法
之可畏如此哉

○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
名屢爲有司所奏帝每賞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
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
事發稱爲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
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周公漢文念汝愚故
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恣不悛者後過
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展數千百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
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簪直千萬好食鱸魚
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來諸道

路宏未幾復爲司徒普通七年薨謚曰靖惠 評曰豫
子以襄子如廁而詐刑人塗廁中以待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知豫讓乃賢而釋之宏以帝幸寺而伏士驃騎航
以待帝將行心動事發知宏使乃泣而宥之其事略同
豫子義舉宏何爲者然而殺心一起帝襄子即心動而
覺之豈非有天命者固非人之所能圖耶

○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然意聚歛庫室垂有百間
在內堂之後關簷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
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
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懽唯携布衣之舊射聲校
尉丘他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

宋書謝靈運傳

八十七

貞白書院

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
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
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他卿
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
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
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
方更敦睦晉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
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
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歛稍改宏
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弑送許事捷以爲皇
后帝嘗爲三日齋諸主並豫求與乃使二僮衣以婢服

踵踰闕失屢問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上言懼或不
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內與人八人纏以絛綿立於幕
下齋坐散主果請問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趨帝後八
人抱而擒之帝驚墜於床搜僮得刀辭爲宏所使帝秘
之殺二僮於內以添車載主出主悲死帝竟不臨之

評曰宏貪淫人也惟貪故聚歛至庫室百餘間惟淫故
與帝女私通鎧仗之疑蓋因驃騎伏士之故也及屋屋
檢視知其非仗而大悅則帝友于之心固始終無間矣
孰知帝固無間於宏也而宏之愚乃不遂於驃騎之伏
士而又思爲散齋之劫僮也於可帝之急毀錢愚護其
短也添車出主秘其惡也帝誠寬弘大度之主矣

宋書謝靈運傳

八十八

貞白書院

平樂侯正義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
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
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
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
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
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勅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
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爲東揚州刺史
薨 評曰此北固改北顧之始

臨賀郡王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惡招聚亡命破冢屠牛魚好犬獵

齊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稱是祓廢太子時齊蕭寶寅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楊州棄彼審親遠投他國不如殺之魏既不禮之乃逃歸見於文德殿武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評曰昔晉仲論鑒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公孫弘以卜式非人情不可執而亂法寶寅所表正德之意正以非人情也卒之自魏逃歸通景覆國寶寅所言至是皆驗固知非人情者必不可與近也然齊桓二武皆英主宗藩訓典已載

卷九

貞白書院

而卒近之何也齊桓溺於欲漢武溺於功梁武溺於慈雖狀寶寅非奔魏乎何其不自量也見正德則痛齊而借此以報之亦請兵南伐之意
○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剽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愛世子洪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後正則洪暹坐誅百姓稍安正德淫虐不革後隨豫章王北侵輒棄軍走爲有司所奏下獄詔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復封爵評曰四凶爲百姓巨蠹三凶皆誅死而正德棄軍賣國罪又浮之削徙未

幾而追赦旋復梁之政刑不舉矣

○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帝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爲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爲有司所奏去職出爲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爲之荒至人相食敬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圖讐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室並以爲倉自征虜亭至於方山悉略爲野畜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奸心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我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京馬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面望闕三拜跪辭獻歎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皆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號曰正平元年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爲太子以女妻景景爲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爲賊所賣深自咎悔

卷九

貞白書院

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

評曰正德常快快於昭明之立矣而侯景知之故其書

以備貳廢辱動之而正德遂喜而許之不知正中景之

計也及揮刀不得入而始自咎悔晚矣昔宏嘗欲伏士

伏僮殺帝而正德又欲平城不得全二宮真世濟其惡

矣春秋無將况不止將乎一之已甚况至再乎宏得善

終而正德爲景所殺則惡積也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易

曰何校滅耳凶此之謂矣出見理世甚凶疎長劍短衣

肆逆招聚群盜每夜劫掠於大航爲流矢所中死

○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奸之燒主第

縛一婢加王鈔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

宋書謝興出陳婢屍并金王葬之仍與主通呼爲柳夫人生二子焉日

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

奪之尋會重雲殿爲準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

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

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

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

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此評

曰正德之奸長樂主至燒婢以代而呼之爲柳夫人宜

乎人不知之矣然卒不免張準之叱罵可見莫見乎隱

莫顯於微陰爲不善而陽欲掩之者皆無益也嗚呼正

德之奸長樂主皆宏之奸求與主爲之倡也潰亂彝倫

敗壞風化父子妹姪一至於此梁欲不亡其可得乎

羅平敏侯正立疏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

情曲制以正立爲世子正立微有學宏慶後知非朝議

表求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戶正立改封實土

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戶後位丹陽尹薨謚曰敏評曰

正立知已以父溺愛而立而於父死之後表求讓兄真

有叔齊之節矣讓兄者悌也而必讓於父死之後者懼

傷父志也孝也實土千戶之封不亦宜乎史謂正立知

非朝議而讓則過矣

安成康王秀

宗藩訓典已佚秀字彥達吳太妃亡秀與弟憺早孤文帝哀之命妾陳

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視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

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見親友及家人咸敬焉天監元

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戶流

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饑年以私財贍百姓所

濟甚多六年爲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舡以爲齋舫

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

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

潛曾孫爲里司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

爲西曹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遷荊州刺史

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

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百姓甚悅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十三年爲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歛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爲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糯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起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起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起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聞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績緣道迎

宗藩訓典已錄

卷之三

卷之三

候 評曰秀累試輒效而觀其所爲大都以忠厚節儉爲本至於叛蠻來降任之不疑又解其相仇更得其用則不惟有治郡之才且有定亂之畧真無愧古循良矣而薨於道路不竟其用惜哉

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師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且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訥也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爲君臣

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又爲荊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兄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璽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 評曰安成好士世比之四豪而卒得夏侯璽之表請立碑王陸等之四碑並建真亡愧矣

南浦侯推秀

推字智達少清敏好屬文深爲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

宗藩訓典已錄

卷之三

卷之三

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評曰觀侯景之亂推能握節守死可謂直藩臣矣然歷郡所臨必赤地大旱致稱旱母何執史不言其失政所致又不言其救旱之方豈亦大數偶值其變非人之所能爲歟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字文達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鐵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爲左光祿大夫以疾甚故不復出藩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帝每臨幸抑聲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惡疾

轉增因求改封改封南平郡大通四年為中書令薨贈
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執度少好學篤誠通
恕超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
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天監初改齊青溪宮為芳
林苑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琢奇窮極雕靡有倖造
化立游容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欵扇每與賓客
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藩邸之盛無過
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遺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
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
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客號訴革曰建
安王當知必為管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
宗藩訓典已快

六十五 貞白書院

濟馬每祈寒積雪則遣人載糶米隨之絕者賦給之晚
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性情幾神等論義
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事精解而不辭屈朝廷得失
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
與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 評曰二暗指佛老也玄學
未暇論但偉素不信佛而晚年信之甚焉之著義豈被
惡疾之後悔其毀像害僧而信之歟然詳味暗字之義
若以其理為深遠難明而已猶指焉者史又言周捨殷
陸等並事精解而不能屈則非暗矣明其理則當崇其
教著之書則當體之身佛無君臣父子之倫而偉於朝
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是深明君臣父

子之倫而大戾佛教矣豈其所謂信者亦信其因果涅
槃之說而已耶雖謂之暗可也

太尉靖節恪

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
開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
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
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
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為
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慚不敢一言
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為郢州刺史後又
為楊州刺史未之鎮薨於長沙 評曰年少未學則主
宗藩訓典已快

六十六 貞白書院

人憤憤不如客聞語力學則所歷以善政稱開卷之有
益如此嗚呼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夫子以為賊夫人之
子鄭欲使尹何為邑子產以為少未知可否邑宰尚不
可以年少未學者嘗試為之而况刺史乎則恪之憤憤
不特恪之責矣

衡山僖侯恭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
勅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
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
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已圖始興恭至
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群賊服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

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軍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評曰恭之赦朱朗非縱罪人也彼以政苛致叛罪不在朗也其殺寶之會超子姪非專殺大夫也治其致叛之由在二人也閭外之事將軍制之必由中制事機恐失恭蓋慮之深爾但既受之振之而即請之尤善

○恭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評曰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者比之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以爲勝之然居藩之道要在勤身節用奉公守法以屏翰王家而詩文之成名與酣歌之肆志俱非得體正所謂異趨均下羊楚固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

○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勅恭令勗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

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遷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尅百姓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對曰前衡山侯恭帝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謚曰僖侯評曰政德碑碑其有政德者也無德政而碑焉鬼神殛之矣恭取官米以贍私宅縱陳保印之侵漁而又護之使任他國則有何政德而碑之數百人之大叫湧起數十力士之抑而不下蓋天不與之也碑可苟立哉

黃門侍郎靜恭

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爲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評曰忠信進德凝靜致遠靜好戲笑輕論人物薄德也雖有文才美名曷貴哉獨不納何敬容女爲可稱爾

都陽忠烈王恢

恢字弘達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極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經史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歲殯恢下車即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郡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革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都督荊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謚忠烈 評曰恢埋父恭之骸澤枯骨也焚筒中之布賤異物也革私訂之馬不害民也具是三者真得民牧之道矣

宗鑑錄卷之八

卷之八

袁台書院

恢美容局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觀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瘞後有目疾又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於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明咸謂精誠所致 評曰所在雖無觀察亦不傷物其循良之政也至於費太妃疾在都而形於夜夢日失明而針於空中則精誠之極鬼神通之爾恢真仁孝人哉

○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

愈眾未有對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親入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 評曰恢所以論中山趙王者為漢藩言也若梁藩則歷州郡而佐天子以臨人矣視事親人固其職也豈得以侵官為嫌而但好酒聽樂以任悅哉夙夜以事上清白以居官恢真梁藩之最優者矣餘慶所留克昌厥後男女百人侯王太半天道不棄信不偶然

嗣王範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為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告出為益州刺史大同元年以開通劍道冠復華陽增封尋徵為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慨筆為詠以示湘東王 元王吟咏其詞作琵琶賦和之後為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蒞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松邱廬陵王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怒焉時議者猶謂範欲為賊又童謡云莫勿勿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履車遣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乃選精兵以衛宮內範以名應謹言而求為公未幾加開

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謹驗冀武帝晏駕後可因
機以定天下及帝納侯景大舉北侵欽用範爲元帥朱
異諫曰嗣王雄象盡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吊人
之才昔陛下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
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
臣無恨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機輿施板屋冠以牛皮
帝聞不悅行至宿預貞陽侯明請行乃以明代之而遷
範南豫州刺史侯景兵敗退保壽陽乃改範合州刺史
鎮合肥及景圍都瑩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
于魏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西屯淩陽遣
信告尋陽王大心元帝子大心要還九江共兵西上範大

宗藩訓典已載

六十一

貞白書院演

喜乃引軍至盆城遣世子嗣據晉熙與尋陽王相持無
復圖賊之志由是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皆乏食人多
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秘不發喪秦弟南安侯恬爲主
有衆數千範將侯填迎喪往郡松門遇風柩沉于水
釣求得之及于慶之適填填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
於石頭坑殺之 評曰範素以壽畧自命會聞謹言遂
輕信之以萌非望而不知謹言非若此也其言莫勿勿
且寬公者勸範當寬心守分不可勿勿舉事也其言誰
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者蓋謂誰人可當作天子而徒
令草覆其車中之身也車者棺也以中爲過言隱語也
範誤以爲已名應之而卒之發背以死柩沉於水非草

覆車邊已之應乎若果以爲範字之應則範亦從竹何
以爲草此可爲輕信謹言之戒

宜豐侯修範

修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
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一
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
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他葬訖
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
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衛尉卿 評曰修以
十一之年丁生母之艱抱柩而江風不沉廬墓而野鳥
棲宇非天植其性何以有此帝之班告宗室宜哉

宗藩訓典已載

六十一

貞白書院

○修美姿貌每屯兵周衛武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爲
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筆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
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邏
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
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
聞者歎服 評曰修爲衛尉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其
與範之夜中行城因風鞭筆欲令帝知其勤者大不侔
矣修本蓋範之愆而又不欲形範之短但舉胡質之美
以自見其志真厚德哉

○時王子侯多爲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爲邊州
帝以修識量宏遠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爲梁秦二州刺

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後史范洪胃有田一項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瑯邪王廐勸修補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虫遂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莖使見之具言於帝帝書勞問手詔曰大才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 評曰修刺漢中人號慈父則其致蝗非由無德矣而修尤以無德自咎此飛鳥食之瞬息之間而不必捕也若素無德以格之而徒爲大言則飛鳥不可倖又不如捕之且焚且瘞得古之遺法矣

○嗣王範在益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宗藩訓典已佚 評曰王範在益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

○嗣王範在益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宗藩訓典已佚 評曰王範在益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

車以觀脩意而脩非以忠臣孝子之節陳於王前武陵何以遂納而不疑也及力屈降魏魏人厚遣之還且賜綱紀之僕千家致令元帝慮其爲變而脩非表輸馬仗以安帝心元帝何爲問悲而遂慟也近釋武陵之疑上消元帝之慮心雄力弱憤發而薨鞠躬盡瘁死生以之脩真忠孝也哉

豐城侯泰

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時要超爲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強前後刺史並綏撫之泰至州便偏發人丁使擔腰囊扇繳等物不限士庶耻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評曰昔王褒有門生往役褒率其友送至縣門而別以愧縣令荆公新法不復官戶蘇軾以爲非政體蓋貴賤有等事使有分不可踰也豈有爲士者而可使之擔腰囊扇繳乎况耻爲而杖責輸財而放免乎史言泰傾財事要超刺譙州則其爲此無非爲遷官計爾自爲遷官計而辱士如此殆與役門生官戶又異矣夫士者人主所持以立國者也辱士以徵怨賈亂以失身巧宦者亦不爲也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字僧達仕齊爲都督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勵精爲政廣

關屯田城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
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并露降於黃閣四年荊州大旱
愴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
大豐愴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
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
堤壞愴親率將吏冒雨賦之尺筴之而雨甚水壯衆皆
恐或請避焉愴曰王尊尚歆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
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
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邠州在南岸數百家見
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愴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
十人應募州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

宗藩訓典已映

卷三

貞白書院

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
界吏人歸美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
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
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我赴人急如水火何時
復來哺乳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愴性好
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
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躬歷村里百姓苦之
習以為常愴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
蜀郡太守文翁由是入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
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愴聞喪自投
於地席藁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

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黃閣薨贈司徒謚
曰忠武愴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校如他日意頗惡
之數旬而卒愴有惠西土荊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
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評曰愴於慈母之薨則水
漿不入口六日於母兄之薨則不飲不食數日此孝友
天植故能於所厚者加厚也惟於所厚者厚故無所不
厚在荊州則大旱致巨蛇之應大水慕王尊之代在益
州則守宰除乞丐之擾學校舉文翁之祭皆此厚道之
推也宜其甘露嘉禾之感巷哭移哀之痛天人俱動也
歎

宗藩訓典已映

卷三

貞白書院

附劉孝綽

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
子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
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
亦然尋傍親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鑢歌
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
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
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
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
不舉樂劉僕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
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

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俗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轍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目已劉僕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評曰太子所以駁劉僕者蓋據士禮終服月稱慕悼

宗藩訓典已佚

卷三十七

卷三十七

歟太子

新渝縣寬侯映

映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映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徐酒表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陰命乃抗表讓焉映美容儀普通三年封廣信縣侯丁父

憂隆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啻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瘕結除太子洗馬詔以瞻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亮陳讓既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爲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谷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豈穰映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評曰亮於增封之詔陳讓不獲而乞頒邑諸弟映以淮南太守之除先其諸兄而抗表陳讓真難兄難弟夫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而魏晉宋齊其弊尤甚梁之亮映獨能慕子臧之節紹玄成之風以讓郡國真賢矣我野穀之生皆其和氣醞釀之所致也

宗藩訓典已佚

卷三十八

卷三十八

○後爲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卽以賑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挺行部伍中映見其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無於人撫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魚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東帛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

方生見兒遂無影時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
頒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
其枕暎後歷給事黃門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曰
寬侯 評曰暎在任弘恕又多歷勝境名山而所見皆
一時大老異人斯亦奇矣豈非其慈仁之所感耶卒謚
寬侯得其情矣仁者壽暎慈仁故所感皆壽

上黃替侯暎子

暎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暎特所鍾愛常
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答曰其過俊發恐必
無年及憺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并憺薨扶而後
起服闋改封上黃侯簡文入居監撫暎獻儲德頌遷給
事黃門侍郎出爲晉陵太守暎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

宋書謝靈運傳

卷三十九

上黃侯書

乘折角牛穀木領祓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爲宗室推
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
四友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
獲甘潤郡崔林村舊多猛獸爲害暎在政六年此暴遂
息卒於郡初暎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
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評曰暎幼過俊發而憺憂其無
年夫俊發豈必無年要在養之以德爾暎乃美才仗氣
言多激揚而又乘折角之牛施穀木之屨以竊名譽則
不居之以德矣闇然者目童的然者目亡卒之寢疾歷
年官曹擁滯易名爲替符憺之憂此可以爲輕俊者之

戒矣

昭明太子統以下統

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三歲受孝經論語五
歲遍讀五經悉通諷誦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
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未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
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俱下過目皆憶每將宴
祖道賦詩至數十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
帝大弘佛教太子亦素信三寶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
招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有甘露降於慧義殿太子自加
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
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辨析示其可否徐令
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
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
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
以爲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
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
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
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
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亮
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
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
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賑恤

宋書謝靈運傳

卷三十九

上黃侯書

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殮則為備棺槨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詔遣王奕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奕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後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稼穡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人盡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否武帝優詔以諭焉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省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鳴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歛以充冕謚曰昭明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後長子歡封豫章郡王次子譽封河東郡王譽封岳

陽郡王譽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同正主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噂囁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譽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選入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闢人俞三副求市欲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苦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蟻鵠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官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壓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鴛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愧故宗藩訓典已佚

其嗣不立 評曰史臣論曰甚矣讒佞之爲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竊疎漢嗣可爲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於下此者也愚因此知爲太子者但當謹守法度力行孝道至於墓地之求與夫厭禱之術皆不可爲夫太子之厭禱不過以地不利已籍此以申延爾而孰知遂爲讒佞者之媒也儻非徐勉之固諫則將大窮其事而漢坐盡之事作矣雖幸得止而太子終以此不嗣豈不可爲太子之深戒哉

梁明帝後

晉安王綱

綱字世讚昭明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夾擾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立晉安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五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為簡文帝 評曰武帝廢嫡立庶雖非德舉然觀昭明班劍之夢則天機已兆於此矣

宣城郡王大器

子綱

大器字仁宗中大通三十封宣城郡王後簡文即位立為皇太子侯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

宗藩訓典已載

天四十二

王貞白書院讀

曰父知此事嗟其晚爾刑者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絕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蕪神用端疑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湏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臺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航往往相失所乘航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衰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令若去乃是叛

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 評曰觀大器之所以處死真從容矣儻非見之真守之定不卑詞乞哀如建安圓照之求為奴亦必乘機自拔如正德與綜之奔魏矣烏能詞和而義正若是之從容乎

南郡王大連及弟大臨

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並善丹青大同二年封南郡王七年與南海王大臨俱入國學並射策中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大臨並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否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

宗藩訓典已載

天四十二

王貞白書院讀

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悅即賜所乘馬及為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為東楊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楊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憊景苛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恒沉湎於酒宋子儂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為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為賊所獲景以為江州刺史二年與兄大連俱遇害 評曰大連兄弟風韻可愛如此而用之討賊則棄城走胤不一

而足卒為賊使以殘其軀蓋有風韻而無實才故也雖然以之當平世亦可為宗室之光矣

晉熙郡王大園子出此

大園字仁顯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丹揚尹屬侯景殺簡文大園潛遁獲免景平歸建鄴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舡願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時大園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園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園恐說慙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恒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園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及魏于謹軍主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園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帝二年大園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云拂衣寒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還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家北叟之放實勝齊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劣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歆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

宋書謝靈運傳

卷五

五頁白書院

宋書謝靈運傳

卷五

五頁白書院

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眺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蟠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深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畝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絳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醪牧羊協潘生之志首難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慕范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侯歲時披良書採至蹟歌纂纂唱鳥鳥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寢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明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侯長絕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驕其迅邁百年幾何擊跽曲拳四時如流倪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 評曰大園當喪亂破亡之後正臣子卧薪嘗膽枕戈鞭墓之秋而史稱其深信因果心安閒放何哉議者謂梁武好佛又謂大園寓居善覺佛寺皆非也考其所著有云覺足入絆申頸就羈又云百年幾何倪眉躡足而終之以丘明宣尼所耻則其意可知也蓋身為質士帝為降虜雖幸待以客禮而其疑我之心

固無一息置也使少露其志意稍見其圭角則彼之慮我者必深而防我者愈密矣故豈若以智不逞群行不高物令其不忌棄絕人問超踰世網令其不疑此大園之所以處患難也非以信因果而安閒放也不然一篇之中旁稽曲引如展禽北叟留侯陶朱安仁莊生范氏尹君之流固已多矣何不一語及釋氏哉嗚呼出處無成語默奚當三復至此其志亦可矜矣

豫章王綜

綜字世謙天監初封豫章郡王累遷南徐州刺史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

宗藩訓典已載

不卑

上真由書院

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泣又每清室開戶籍地披髮席蓐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粗服厨庫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躋投告綜於時大乏唯有眠牀故皂複帳即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

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表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黷綜在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夤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夤謂為叔父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

宗藩訓典已載

不卑

上真由書院

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爲北所擒手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詡苗文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荅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荅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閣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綜長史江革太府卿祖暉並為魏軍所擒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詡苗文寵並為光祿大夫綜改名續字德文追服

齊東昏新衰魏太后及群臣並吊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性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 評曰異哉綜之見也夫子必十月而後生常也然過期而生如堯之十二月老彭之八十年秦政之期年是也其不及期而生如九月八月七月者在民間亦往往有之故俗語云七月九月者育八月者不育可見也綜七月而生未必非武帝子特以夢中所見擲頭之年少頗類東昏而遂謂出於東昏爾果若是則武帝亦慈父也安得遂欲殺之而至伐其小名之練樹哉追服齊東昏斬衰拜齊明帝陵祠齊氏七廟以疑似之事忘顧復之恩挾次弟之寵為悖逆之舉直不仁不義之宗藩訓典已載

南康簡王績

績字世謹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也績見而詰之便即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後為都督南兖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為侍中尋出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

憂居喪過禮因感疾薨於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云 評曰績所為真廉能之良翰矣而要之寡玩好少嗜慾其本也少府餘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以南康有名之租秩為少府無名之錢以少府無名之錢而之以充軍國有名之費是儉於身而裕於國也而乃天不假年卒感疾而薨於孝悲夫史稱績為政有方居喪以禮惜其早殒不極危季然則績若末年染之祈天永命未可知也

嗣王會理績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五為湘州刺史多信宗藩訓典已載 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證以賊偵收送建鄴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為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兖州刺史侯景圍城會理入援臺城陷會理歸鎮景遣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為司空燕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詞相連及景矯詔免會

理官猶以白衣願尚書今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
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兖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
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
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赴期響集計賊可兵不過千人
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
無能為也敬禮曰善於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
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害之 評曰
梁承齊弊諸王悉聽典籤行事而不得有為府中但知
有行事典籤不知有刺史而刺史亦唯唯而已不能出
一氣觀劉納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蓋恃天子以除
刺史也而會理獨能以計殺之畧盡以快其平日不平
宗藩訓典已快 天丑一 貞白書完

附諸見

錢唐褚見會理之舊亦因於省閭事之所起考掠千計
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即鄉豈不為吾致此
耶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見竟以不服偉赦之 評曰
見可與漢陸績案宏史駟勲比義

安樂縣侯入理

入理字李英生十旬而簡王亮至三歲能言見內人公

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又理
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為之停者三
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為之收涕謂左右
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又理慷慨
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
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
為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又理聚客赴南兖州隨
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
師東魏靜帝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
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
固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為計目勉勿顧以為念前途
宗藩訓典已快 不幸 貞白書完

廬陵威王續

續字世訢天監八年封廬陵王以英果旅力絕人馳射
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
中兩聲冠於諸人帝大悅累遷都督荊州刺史亮贈司

空謚曰威績多聚馬伏著鼻趨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歛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宜融送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宜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宜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歟今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銀間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此類 評曰續臨終啓送金銀器千餘件蓋不自以好賄爲非而死猶侈其富以自夸也儻非宜融之對則帝財多德寡之疑不解必將有以取之而父子之好不終矣嗚呼續以金銀遺子孫而子孫至不識金銀爲何物以爲可食蓋身好賄不已則必生不慧之子孫以恃出之亦理之常是可戒也

邵陵攜王綸

綸字世調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邀遊市里褻於廝隸嘗問賣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鮓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着之匍匐號叫鐵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顛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座朝以爲右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於庭

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姬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迭以禁兵取之收於獄賜蓋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 評曰帝之收綸賜蓋也以其棺貯司馬也然司馬猶臣也取一老公短瘦顛帝者剝褫捶之於庭固已無父矣豈有無父之人而可容之覆載間乎帝不發於是時而發於司馬又并其發司馬者而赦之無怪乎伏兵伺車駕獻酒斃寺人紛紛未已也噫

○大通元年復封爵四年爲楊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閣爲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綸使

宗藩訓典已佚

不韋四 貞白書院

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救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破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撒趙智英等於路尋何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又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鵠子餘姓名以啓救遣舍人諸曇黎領齋伏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撒智英子高驍勇踰墻突圍遂免智通子敬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敵車載錢設鹽蒜崔百姓食撒一嚮賞錢一千徒黨并毋肉遂盡綸鎖在舍人諸曇黎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爲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項之復封爵後預饒渝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

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為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穀旬日間拜郢州刺史評曰郢陵輕躁貪虐如此豈可以君國子民帝乃再黜之而再封之政刑不綱矣

○侯景搆逆加綸征討大都督討景大寶元年為儼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郢州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惟於時元帝湘東王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惟於時元帝湘東王圖河東王譽拔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強天雖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

宗藩訓典已佚

宋王

東由書院

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若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為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功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圖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率舟師一萬通郢州綸棄郢州走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魏遣大將楊忠儀同侯景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為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岳

陽王登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歆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携從之評曰綸之敗亡不足道也獨其與元帝救河東王之書極為切當豈其有感於晉齊之弊而然歟

○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聲論投之於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法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也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缺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為天下笑評曰觀綸伏兵伺車駕與夫獻酒斃寺人二事則知其京口造仗未必無謀上之意如聲論所涉也特因討抄無資而發歎自解爾史謂晚致勤王蓋未深究其始末而優之歟

宗藩訓典已佚

宋王

東由書院

汝南侯堅綸

堅字長白大同元年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曰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爾人曰不願以此為戲爾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

終日痛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疊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篡宰不相濡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 評曰堅守太陽門而終日痛飲豈不以謝安石之次賭禦秦費文偉之對戲臨魏自方然而軍政不撫有功不理是知其決賭而不知其指授之各當知其對戲而不知其辦賊之信可則其陷城遇害固亦宜也或者咎其醞釀烹宰不及書佐故遣賊登樓夫桀指鬻者徵怨投醪飲水者報恩人情固然但思口腹之小失遂忘祿秩之大德引賊入城以害其君而快其私則非人類也已

宋蕭訓典

卷七

自白書院

永安侯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爲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正階侯復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爲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群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聚往返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

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耶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鄉爲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曰我識君爾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爲慰勞又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爲念及出見景景愛其旅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群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唐法隆密道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桃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歆手刃之鄉還啓家王願勿以一子爲念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評曰確之不肯入城卽景召確入城之意蓋入圍之鷹易制而出押之席難馴也前此而晉有郗耶在建鄴故成東晉後此而宋有康王在江表故成南宋綸不知而強入之而盟果背城果陷乃又遣典籤密導確爲計確不得於外猶歆從中以一夫力制之天若祚梁使鍾山之弦不斷景首如飛鳶之應弦而落矣而不幸斷與發會反爲賊害嗚呼始拒於父不得成出押之功終拒

於弦遂以罹圈豕之禍確真可哀也哉

湘東王繹

繹字世誠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累遷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不守繹命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冲等拜牋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子於天下不賤寧侯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籍上台之位議者可斬投筆流淚冲等重請不從又請為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是月繹徵兵於河東王譽舉拒命尋上甲侯韶自建鄴至宣三月十五日密詔授繹位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焉七月遣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又遣鎮西將軍鮑泉討譽九月荊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寇江陵鮑泉攻湘州未尅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辨代將及簡文即位改元大寶繹以簡文制於賊臣卒不遵用正月使少子方晷質于魏魏不受質而結為兄弟四月克湘州斬譽湘州平岳陽王譽自稱梁王藩于魏魏遣兵助伐襄陽先是邵陵王書已言凶事秘之以待湘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瑩報武帝崩問繹哭于正寢二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鄧州執刺史方諸繹庚戌王僧辨屯師巴陵繹遣將胡僧祐陸法

和援巴陵六月僧祐等擊破任約軍禽約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辨為征東將軍今率眾追景所至皆捷進圍鄧州獲宋子仙等是月簡文帝崩明年王僧辨眾軍發自尋陽繹馳驛四方購侯景及逆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三月僧辨等平景傳首江陵冬十一月皇帝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三年魏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梁王蕭譽率眾會之帝出批把門親臨陣督戰軍敗見執如梁王蕭譽營已而魏人戍帝初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薈一洲自立俄而文帝暴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拔江陽之閣浦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評曰觀江陵之洲浦滿百而繹帝及承聖末而洲復通大岸為九十九則繹之帝於江陵亦天數也但河東昭明之胤子也而討之簡文武帝所立也而不遵其正朔秘武帝之崩問以待湘州之捷惡賊臣之制而甘為魏人之盟幸武陵之死而極圓照之酷於父子兄弟之間殊有憐德矣雖然世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武帝以納侯景而失天下湘東能誅侯景以復先仇則其志其功亦有足尚者其不遵簡文之年號而直以承聖繼太清之統豈可蓋非之

哉而天不假年卒斃賊手亦梁之不幸也可惜也夫

贈楊州刺史方等

方等字實相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爾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高遠死在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愛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沉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爾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嬖及王夫人終繹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繹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繹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縣水遇侯景亂繹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繹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繹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繹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勝于大閭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繹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

宋書訓典已載

太子

車白書宛

貞惠世子方諸

子

太子

貞白書宛

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繹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楊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方等註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評曰方等以母之嫉妬穢行遂致失寵觀其所著論自謂魚鳥之不如其情危其詞痛矣故遇侯景之亂則以申生自比而謂豈顧其生計河東之傲則以獲所自幸而謂吾豈愛生蓋母愛者其子抱母失寵者其子危執固然也方等酬之熟矣不然子以軍事死而甚至不得其屍當何如其哀惻也而乃聞之心喜不以爲戚豈父子之至情也哉

方諸字明智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爲繹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繹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爲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爲鄧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時繹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華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捕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儼從間道襲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東始命開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毳氍其鬚子儼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元帝卽位追謚貞惠世子評曰

方等當憂患之衝故其才學俱得有所成就而惜其不顯方諸虞伏樂之勢故日與鮑泉以捕酒為樂而賊至不知正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者也為人君父者豈可偏於嗜好致令其子如此哉

武陵王紀

紀字世詢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楊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為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為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及汝汝其勉之紀歎歎既

宗藩制典已載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萬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大陽門城宇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頃白帝未許東下七月湘東王繹遣鮑綸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

深慮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棟昭明太子之孫侯景識者尤之以為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

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世熊王圓肅宜都王以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怿並固諫皆殺之擣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恒玄年號大亨識者為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丁卯繹遣萬州刺史宋濬襲圓照於白帝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敵類遺報紀世子

宗藩制典已載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為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為實然故仍率眾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於眾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為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遣將軍侯獻可之既而侯獻可為任約謝答仁所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字別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王體辛苦行陣乃曉西顧我勞如何自僊醜蕞陵羯胡叛換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

之功庸此樂推事歸當壁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讓推梨長罷惟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馬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妃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頌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紫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元帝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圖而中

李藩訓典已載

卷五十五 貞白書院

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圖照兄弟三人害之 評曰武帝以繹刺荊州紀益州蓋知荊益天下要地戰國所必爭也故臺城一陷即密敕繹紀承制之事略同使二王同心協力以維持王室天下事猶或可爲而乃紀則僭號於蜀繹則僭號於荊繹則襲圖照於白帝紀則信圖照以圖荊何哉然觀元帝昔與紀書有地擬孫劉各安境界之說又觀執景停敵頻遣報紀之意則繹似亦有意於紀者特紀信子之誑爲負繹爾及其軍敗乃謀和緝之計以冀一見七官不亦愚乎

○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有司奏請絕屬籍賜姓餐餐氏紀最爲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

顯著先啓黃扉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爲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萬西通資陵止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放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衣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造至有百造銀五倍之其他錦蜀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

李藩訓典已載

卷五十六 貞白書院

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離心莫肯爲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叱天道摧林聲聞於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洲不封無襯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祇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祇花非嘉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爲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荊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評曰武陵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而終不賞賜人莫肯爲用及至見執乃歎以金顧執者送已而不知殺足下此金何之誰

其送也豈非貪財吝賞之咎歟夫子以出納之吝為從政四惡之一蓋以此矣嗚呼繹帝江陵以蒲洲滿百之異紀帝益州以殿柱生花之妖然皆不久而滅而紀此繹為曲則以繹所云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為案斷也

太子太傅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係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 評曰瑀以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而著

論非之未為無見但聖人罕言命亦未嘗不言命今考

辯命有六蔽之說未見其詭悖不經而瑀所非之論雖

云足鍼孝標膏肓而未見其書亦未可以懸斷其若何也夫荀卿非相而相術不廢蕭瑀非命而有命自天但在吾人不可不善反之爾

○高祖入關招之摯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即瑀曰力攷攷抑過繩遠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責其稽瑀曰朝廷初基所以

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杜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以望秉鐔切諫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 評曰瑀蒙帝信任及見房杜得君不無少望此即雲長翼德不滿玄德之信孔明也使帝如玄德之開諭則瑀氣當平而乃遂怒而廢于家則帝之偏心與瑀之偏心不遠矣然帝不久旋復瑀位而瑀終不誌於房杜有所解釋甚至以朋黨盜權特未及及詆之則帝不愧玄德而瑀獨不思雲長翼德之所

以處孔明者乎豈玄齡輩亦非孔明比也可慨也已○俄復位帝問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

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

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爭御前不恭免歲餘遷御史大夫參豫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目失罷為太子少傅九年復參豫

朝堂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是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不可以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

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事持法主恕之以公孤持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今乃見之使瑤不遇陛下庸庸自保耶晉王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傅帝曰王師以德寧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於後坐書前後署名稱惶恐瑤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盛權若其固朕特未及爾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煩瑤臧否如是因為瑤曉解瑤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卒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故謚貞禍 評曰謚以易名節以一惠言有一節之善即以其一節謚之必無一節可取然後加以

宗藩訓典已快

不允

東白書院

不美之謚爾瑤性鯁直而議論明辨其事太宗抑過絕遠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至令太宗呼蕭郎而不名又稱社稷臣又賜詩稱誠臣則名為肅固亦甚宜特以終始不悅玄齡遂為帝所不平而改為貞禍禍固不足為瑤病而實非先王一惠之意矣

附傳奕出傳

武德七年奕上疏極詆浮圖曰西域之法以三塗六道赫惠斯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且生死天壽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背云由佛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朕惟西域素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髮

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倭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帝齊襄尤足為戒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惟道源佐其請蕭瑤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誅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瑤非出空乘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瑤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奕對太宗即位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點入爾欺詠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纖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宗藩訓典已快

不允

東白書院

評曰東某有論云蕭瑤佞佛至欲祝髮此固乃祖餘習所染不足責蓋梁武帝崇信佛氏雖非其正然慈悲不殺有神禹泣罪之仁非苟而倭者故不幸身得身失而有孫如瑤能振起於易世之後為唐名臣自瑤逮遽凡八葉宰相 瑤太宗時當玄宗時華肅宗時復德宗時真武平章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所未有豈其慈仁所被固留餘不盡之澤於厥後人乎愚特存而論之

諫議大夫鈞

鈞瑤從子有才譽為諫議大夫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為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

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測
工死然喜得忠言卽宥工徒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璿
評曰瑀抑過絕遠而向法深其言多黜鈞爲諫議救
盧文操之死城太常工之殺皆矜於法之中而不深而
二人卒得以城死何帝之黜瑀而從鈞哉豈非鈞之平
恕固異於瑀之刻深耶縱因來歸禁宮囚背帝於法固
不歎添爾

中書令嵩

嵩瓊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女僚婿陸象先
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
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如
宗海訓典已快

蕭卽位高年文舉門蕃熾時人不許開元初擢中書舍
人時崔琳王丘齊齡皆有名以嵩少學術不以輩行許
也獨姚崇稱其遠到復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
赴軍有詔徙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陷
瓜州嵩遣副將與吐蕃戰和連城下大捷虜哭震山谷
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兼中書令在
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帝委嵩擇宰相嵩推韓休及休相
休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慚乞骸骨帝慰之曰
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
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
遂因流涕帝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決第歸夕當有詔

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詎當有始有卒
者乃授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柑帝以紫帽
包賜之久之進太子太師嵩固請老退修葺園區優游
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爲工部侍郎子衡尚主位三品就
養年踰八十士羨其榮 評曰嵩薦韓休爲宰相則嵩
固休之舉主也雖非舉主朝廷之上猶宜協恭和衷師
師濟濟以相讓而况大夫僕與公叔文子乎顧乃恃已
之峭正以爲古人有斬僕之義所以報也遂不相假而
杖曲直於帝前此嵩所以慚而乞骸骨也然骸骨雖乞
而不明言其所以乞嵩則厚矣休得無薄乎帝始而慰
之見嵩之言切則優詔令高力士諭之且與休同罷蓋
宗海訓典已快

門下侍郎復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嫺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誇復
常衣短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風儒不與游以清操
顯華歆歎曰此子當興吾宗唐德中歲大饑家百口
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絃說曰以
君才宜在左近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
墅以濟嬖孽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
是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
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吊之復曰苟

利於人胡責之辭久進戶部尚書德宗待奉天帝恩庫
臨欲西如鳳翔依張鑑後曰鳳翔乃此舊兵今此悖亂
當有同惡者雖鑑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
爾言俄而鑑為李楚琳所害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
重是曹正可委官掖事兵要政機臣使參顧帝不聽又
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
今陷于危當懲文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
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謂諛阿臣復厲言杞
詞不正帝色貽詰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宣
撫使與元初宗德進門下侍郎建言陛下反正惟難善汰
宗藩訓典已載
惡未明陳少游位將相首臣賊常舉名淺官下獨挺挺
抗言知以臯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
宰相劉從一諗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令李勉
盧翰聞知復曰充典有魚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
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夫既曰宰相而謀議獨可避
之乎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廢居饒州
卒復望閔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
數拂帝意故居位亟辭然性孝友既晏然口未嘗言
所累子湛湛子真咸通中賦位宰相無顯功史追其傳
評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復望閔高華又生
咸里能不謂豪侈之習而弊衣斗室以力學非名士風

儒不與游真有不為之節美故居家不以先野奉丞相
取右職治郡不畏權勢以儉饑失刺史至於論張鑑之
不可依論宦者之不可監軍論楊炎盧杞之當懲文前
敗論杞對上之詞不正論韋臯當代陳少游論大事當
與李勉盧翰聞知侃侃有大臣風采而何言之逆耳詞
之拂意不以為忠而反以為慢及廢居饒州而晏然
不以介意家庭雍雍孝友根心尤為人所難者若復者
其庶幾古之大臣也與

門下侍郎倪

倪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宗德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
策異等元和中皇甫鏘與令狐楚皆善倪兩人同輔政
策稱其善故帝待倪厚穆宗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
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倪曰兵凶器聖人
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
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
也若乃小不任輕任于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
自危是以聖王謹於兵帝重其言王播賂權倖求宰相
倪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莫有感悟帝
亦不省俄罷為尚書左僕射倪固辭僕射以少保分司
東都性簡潔以穀利為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
位無所藉倪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
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

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嘗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悅與段文昌留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人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逃亡無生業曹聚山林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奏亂燕趙一日悉収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市人為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評曰史見河朔平而議銷兵及兵銷而河朔復失遂謂悅為野不知悅非野也蓋其心以嘉兵為不祥銷兵為德舉故吐蕃入寇則以武不可玩勸帝先懷後襲為必勝之策兩河底定又以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限十一之逃是銷兵乃其素志特因河朔發禍若河朔無事而宜銷則吐蕃有變而當廢矣胡為乎不可玩不可黷之說也嗚呼秦銷兵矣陳吳起於誦戍隋銷兵矣裴淵子議於行官悅輕為此議釀成賊淵經國遠猷諒非所及然其簡潔不汙之性孤特一槩之操亦衰世之名卿矣

給事中倣及子尚書即廩

倣字思道悟子恒情皆擢進士第累除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以李璣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以法賞罰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不應罰詔可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覓叢駁不以入門家人病取高梅大尉以和劑放和趣

市還之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禁門入禁中為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緣賞濫罰振歎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正為權近所忌卒年八十 評曰梁武信佛故其風韻至于孫不替如瑀非傳奕是也倣亦其苗裔乃獨能諫懿宗之喜佛道引禁門豈非出類拔萃能引君當道者哉然深味其言則倣蓋深於佛者也知其止於為身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故曰天竺法非帝王所尚慕又曰佛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若禱祠布施是以相求若割愛取滅又非治法惟深於佛故知非帝王所尚慕而諫之也然則倣之知佛與瑀之倣佛武之信佛異矣

○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南方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於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意歟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評曰倣領南海不令珍貺入門不收檣梅和劑節廉如此而乃利穀紙補殘書豈不以書非貨哉然意茲非明珠文犀而見者以為明珠文犀固知殘書非意以而見者以為意茲也倣為之父而又有廩為之子肅氏誠濟美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

遣字得聖字實乃擢進士第安寓秀備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暇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違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親顙向所睹異之僖宗入蜀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違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陪殿中違掖起之帝喜曰違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違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違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橫放莫制權綱摧地時田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惟違未嘗以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宗藩訓典已映不主貞白書院

徒重榮他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効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違素惡之召朱玫於邠起兵奉迎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孜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違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民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與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為勅使之寵今奸臣為國產怨我奉命而來反以為脅君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項求生於黃門執違曰上無負天下顧為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愛王室意宜請天子復國政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違曰人非伊霍歟

為禍首未或利也孜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違者斬尚何事乃左嗣襄王煬而召違作冊違苦辭煬罷違為太子大保帝還宮孔緯與違雅隙乃劾嘗為偽臣即賜死違見柄任凡五著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懷臣以濟亂身汗偽署不得其死人為衣之評曰僖宗見違不負鐸遂以卿無負朕望之及有重榮之變驚幸鳳翔違召朱玫為奉迎計而今孜迫幸陳倉以取孜怨有不遜之言違力以請天子復國勸之孜歆廢立又以人非伊霍有禍不利阻之及立襄王召作冊又苦辭之則違何嘗有負帝之意哉但不作冊則當死不死則當去而顧因循不决受其偽署不辱罷相而榮官僚遂嗽說口以賜厥死嗚呼與其賜死於帝之還宮孰若致死於偽冊之召此大臣之臨難不可苟免也

太子太師定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為金城丞莅事清挺歷六州刺史大曆中祇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鑑為第一而勸衆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鑑復右朱泚反說姓名為張誕不為干賊擢太子太師卒年七十七評曰刺史課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鑑為第一是蕭氏一門有兩刺史第一也豈不盛哉考復傳止言改刺同州以歲歉發粟得効而不及常州豈先為常州則第一而及其改刺得効耶夫為民受効雖責猶榮

復之功名固不損也

宗藩訓典已佚

八十七九 貞白書院才

宗藩訓典已佚

南史陳書

陳高祖陳霸先字興國吳興人自云漢大丘
長寔之後仕梁破侯景有功受禪國號陳

南康王方泰

方泰武帝母弟天嘉二年襲封南康王太建四年為廣
州刺史為政殘暴有司奏免六十授豫章內史在郡不
修政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為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
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
為宗正卿未拜為御史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
為寧遠將軍在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八月宣帝幸大壯
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
督陳景領樓船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玄武門觀宴群
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令仍重幸大壯觀集衆
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役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十
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淳于冬妻為州長
流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為有司所奏上大怒
下方泰獄御史中丞徐君整請解方泰官下宗正削爵
土上可其奏評曰方泰所為皆市井亡籍所衡行者
夫以王公而為市井亡籍之行是亦市井亡籍而已免
官削爵豈不宜哉

始興王伯茂以下文

伯茂字爵之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

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州徒盜發晉欽墨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諫甚得右軍法遷東楊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深不平數肆惡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爲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並陰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默廢帝爲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爲溫麻侯時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爲諸王冠昏之所名爲宗廟訓典已佚

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頌之於車中年十八評曰伯茂與廢帝爲同母兄弟而宣帝其叔父也爲廢帝而欲出宣帝故宣帝忌而欲害之當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心雖不平亦何益也祇足自禍而已

都陽王伯山

伯山字靜之天嘉元年封都陽郡王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入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昏饗宴恒使爲主及遭所生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吊之伯山歸勵始絕因起爲鎮衛將軍

乃謂群臣曰都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第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禎明三年薨尋屬陳亡遂無贈諡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爲變乃並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並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大業二年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嫺爲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叙用由是並爲守宰徧於天下君範位溫縣令評曰伯山以孝友之德爲後主敬重恒使爲冠昏饗燕之主亦甚榮矣惜其屬國亡而無贈諡然隋文於先代子孫能不殺而以田業處之煬帝於陳氏子弟能以後宮之愛而以守宰官之蓋亦近代之難得者矣

新安王伯固

伯固字牢之生而龜背目通睛楊白形狀眇小而俊辨善談論天嘉六年封新安郡王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巧於諸王中最爲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撻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與至於草間輒呼人從游動至旬日所捕麋鹿多使生致宣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爲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摘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

嚴苛國學有墮溺不修習者重加撻楚生徒懼焉由是
學業頗進 評曰伯固輕率嗜酒好行鞭撻日出田獵
眠輿草間其人如此何足以爲楷範而任之國子祭酒
乎書云敬敷五教在寬又云朴作教刑蓋敷教之道以
寬裕為主使之優游厭飫而自得之而間有不率者則
威之以朴然示辱而已不加苦也所以生其耻心使格
於善也伯固見生徒墮業而重加撻楚失古人之意矣
蓋好行鞭撻乃其本性故以撻楚重加之士子而不知
此以罪囚待士子也則其所謂學業頗進者亦懼罪苟
免而豈心悅誠服歟罷不能者哉

○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嘲謔宣帝

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
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誦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
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
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游田野必與偕行於是情好
大協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
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麾知事
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趨白楊道至馬客
至爲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 評曰伯固始與後主甚
親狎及結好叔陵遂欲共害後主真小人下行誼之尤
者昌館之尸何惟哉

始興王叔陵以下宣

叔陵字子嵩天嘉三年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辯徇聲
名強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爲
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出僚佐莫與爲匹嚴
刻部下囑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已豫章
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卽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
慚耻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恚自縊而死
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華忤者輒
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
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苦橫征伐夷僚所得皆入已
絲篋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
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飲酒唯
宗廟訓典已快 大舍 貞白書院
多置餽載晝夜食飲而已自旦至申方始寢寐曹局文
案非呼不得輒白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
以南皆通爲左右廬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
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宣帝弗之知九年除楊州刺史
評曰觀叔陵所爲蓋殘忍薄行人也其何以居人上
乎

○叔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閤執事之司承意順旨
卽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隨
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
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
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

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玩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卽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為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偽為哀毀自稱刺血罵涅槃經不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奸合所作尤不執浸淫上聞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 評曰叔陵修飾虛名讀書於馬上而歸家為沐猴戲蓋為沐猴戲者其本性也罵經於初喪而旬後則奸左右妻女蓋奸淫者其本性也啓梅嶺以求葬其母而卒發故太傅謝安之墓蓋發墓者其本性也所為如此宣帝既知之而但責讓之何以為政刑乎吾觀其江州荊州之政苛刻殘忍宣帝不之罪以弗知也既浸淫上聞而但責讓則將何所不至哉○宣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劍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及翼日小殮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剄藥刀所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裙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問後主曰卽盡之為待也後主未答

叔陵多力因有得脫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披甲着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無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葦內空虛叔堅白太后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蕭詵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據以公為台鼎摩訶詒報曰頃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卽遣戴洹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之持其首徇東城仍懸於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沉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中叔陵率人馬欲趨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闔壁主飛禽斫數十下馬容陳仲華就斬首送臺自寅至巳乃定 評曰叔陵於後主蓋後主儲君而叔陵不當立者也乃恃其多力而於宣帝大漸之際以所礪剄藥刀斫之且犯太后蓋不予不弟又不臣矣叔堅之縛柱摩訶之詒報馬容陳仲華之斬首豈不伏辜哉嗚呼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叔陵之罪不止將矣向使叔堅於縛柱之後卽殺之池中則叔陵無所用其力一舉而定矣而叔堅有卽盡為待之疑後主有經營唇語之意遂使叔陵乘其少懈奮其多力以脫

身金中活其殘喘猶幸摩訶之報以為事可捕而不知其詭也此後主之幸也不然多力者主之而心贅節將輔之雖必無成理而左支右吾或延數日其害多矣故大義不可不明臨機不可不決而猶豫者事之所以無成也

長沙王叔堅

叔堅字子成少而嚴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角錄金錄王並究其妙太建元年封長沙王累遷丹陽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龍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為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等並從

宗藩訓典已載

卷八

貞白書院

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為及行廷賴叔堅以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于叔堅權傾朝廷後主由是疎忌之孔範骨斌施文慶等並東宮舊臣日久陰持其短乃詔出為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為司空贊款奪其權又陰遣人造其厭魅刻木偶於星月下黜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召叔堅囚於西省將黜之冷近侍宣勅數之叔堅自陳為後人所構死日漸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第 評曰叔陵藥刀中項之際微叔堅後主為齏粉矣然以項創不能視事勢不得不決之叔

堅而後主遂疎忌之孔範骨斌等又構持之甚至陰遣人造厭魅祝詛又令人上變以中害之豈報功之道乎叔堅自陳死日漸見叔陵竊以為後主於是時當慚見叔堅爾

晉熙王叔文

叔文字子才性輕險好虛譽頗洩書史太建七年封晉熙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為侍中未還而隋師濟江隋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于秦王王遣使迎勞叔文叔文與畢寶荊州刺史陳慧紀及文武將吏赴漢口秦王並厚待之至京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

宗藩訓典已載

卷八

貞白書院

文帝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群臣並愧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有自得之志後上表陳在巴州先送款望異常例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懷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評曰叔文之送款先諸州是率諸州而為降虜者叔文也所當深以為愧及隋文見責及陽陽有自得意何無耻之甚哉文帝嫌其不忠與漢高之責丁公何異然漢高誅之而隋文用之此隋文之所以不及漢高也

岳陽王叔慎

叔慎字子敬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封岳陽王至德中為丹陽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

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
年出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江楊素兵下荊州
遣將龐暉略地至湘州州內將士赴日請降叔齊置酒
會文武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朗基伏而
流涕湘州助防遂與侯正理武帝左坐起曰主辱臣死
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
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
奉降書於龐暉叔齊伏甲待之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
徇皆斬之叔齊招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隋遣內陽
公薛胄為湘州刺史聞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
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禽叔齊秦王斬之漢口評
宗藩訓典已佚
口隋師濟江陳已不可為矣而叔齊以君臣之義感其
將士遂使朗基伏而流涕正理起而發言伏甲一起而
隋將被誅雖後卒無成而君臣之義已見於此矣若叔
齊者豈不可尚哉按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
稍差為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司馬一人
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為
差陳武帝受命自未定訖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禮
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云
禮部尚書叔達
出唐書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高祖西師授丞相府主簿
與溫大雅同管機秘方禪代時書牋詔皆其筆也武

德初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辨善為容每占奏縉紳
屬目嘗賜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
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貞觀初
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閹間太宗帝惑之叔達極
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構卿有謀言故以此報叔達
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爾後閹薄汗慢為有司露
劾帝以名臣為護掩評曰叔達為宣帝子不死社稷
而俘於隋又臣於唐真足悲矣然滅陳者隋也叔達見
隋之滅於唐似以唐為復已仇者而事之甘心焉及觀
其立朝議論又率有厚本之意如賜食得蒲萄不舉帝
問之則對以恩母病賜而請遺之如建成等害太宗帝
宗藩訓典已佚
惑之則極意救辯亦以親見叔陵叔堅相成之禍而切
言之雖帷薄不無少議而大節不失名臣使千載之下
猶知陳雖亡而猶有不亡者叔達也亦可尚矣
尚書左僕射夷行
出唐書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出居潁川由進士第
擢累工部侍郎開成敘二年進同平章李德裕樂工尉
遲璋授王府學左拾遺賈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熈
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
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
長史以百緡賜洵直帝嘗怪天寶政事問姚崇宋璟于
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指言元宗自謂未嘗

殺一不幸而任李林甫夷種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
陛下今亦且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
亂為仁義用房元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
失道入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罷為吏部
尚書武宗立復拜相進尚書左僕射夷行乃奏僕射始
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今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
中丞皆為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准禮皇太子見
上臺群官群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者也僕射與四
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為
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
望勅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今詔可如累朝紛議不決
宋壽訓典卷之六
至夷行遂定以足疾罷為河東節度使卒 評曰陳夷
行論實洵直之當衛奏樂工與夫論僕射始視事不當
受四品官拜宜著令皆合事宜有風節獨對帝論天寶
政事以為今亦宜戒以權屬人為楊嗣復所駁似真失
言蓋夷行本德裕黨也此言似為德裕排宗閔而發未
免出於私意故其論不公而為嗣復識破爾按宗閔傳
云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
諷帝帝因紫英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欲授一官陳夷
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號八
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
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愛

慎奪遂擢宗閔杭州刺史由此觀之則夷行之言蓋恐
嗣復贊帝授宗閔之一官而預戒其以權屬人也嗣復
之言蓋知夷行為阻宗閔之計而責其失言也夫天子
以宰相為股肱而不以權屬之彼將何以措其手足而
成其烈哉如林甫固不當屬之權而房元齡魏徵姚崇
宋璟不屬之權可乎故人主但當擇其可屬者而不當
繫以為不可屬也卒之罷為吏部尚書則夷行之情不
特為嗣復識破雖帝亦識破之矣故言不可不慎也

義門陳競

宋史

一江州陳崇數世未嘗分異崇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
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僖宗詔旌其門南
唐又為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衮子昉九世同居
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
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
大亦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亡州
土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昉弟子鴻鴻弟競競之子
孫益衆嘗苦乏食至是知州唐戡言于帝詔本州每歲
貸粟二千石其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畜
而食可以及秋成熟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可邀
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群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
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嘉歎獎 評曰按史稱競乃
南朝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夫江表諸國類以篡奪成風

猜忌成性至行於父子兄弟之間相戕相賊以召外侮而國隨以亡豈意諸陳而宜都一裔獨能以孝義相傳歷隋唐五季以逮趙宋而彌熾視張公藝似若過焉蓋張止一忍而陳兼禮法故化及群犬教率鄉里規模意氣自是不侔豈非豪傑之生固不繫世類不移習染而天之福善禍淫淫者自應殄滅而善者保世滋大其理必不爽歟

宗藩訓典已佚

八
九
三
貞白書臨

宗藩訓典未帙目錄

隋書

隋

蔡景王整以下文帝旁屬

蔡王智積

郇王慶

涼州總管恭仁

吏部尚書師道

房陵王勇以下文帝子附劉行本李綱

秦王俊

蜀王秀附于宣敏元岩懷肅

漢王諒

晉王昭以下煬帝子照

越王侗

齊王暕

趙王杲

新唐書

唐

江夏王道宗以下高祖旁屬附特運敬德唐昭

淮陽王道玄

長樂郡王幼良

河間元王孝恭

原缺第二葉

徐王茂子元禮

同平章事勉以下元

同平章事夷簡

同平章事宗閔

協律郎賀附韓愈李商隱杜牧

字積訓與未快

三貞白書

不可耐羨人無兄弟在間貧家兄弟互相愛由相假籍
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評曰文帝言貧家兄
弟多相愛由相假籍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此
數言說盡世間兄弟之情狀蓋帝平日為二弟倚婦見
嗔故言之親切如此然既知之則宜戒之乃對父母我
得志當改二弟之姓為悖是弟悖而亦效之悖也况其
時正當危幾亦不當出此言幸父母不言而二弟不知
耳

○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智積在同州未
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
孫尚義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

唯餅果酒饌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

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
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
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善其
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
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
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
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
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奉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
農太守委政僚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
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

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句自可擒耳
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誓尋之玄感怒甚留攻之
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
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
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
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
評曰景王不睦文帝而智積能使帝不移怒而且哀憐
煬帝疎薄骨肉滕衛高陽皆不免禍而智積能保首領
以沒非其明哲挹損善處危疑能致是乎故智積可為
處變之法矣雖然教子不欲其有才能而身當玄感之
作逆則以計縻之使不得入關中以固根本又何其才
宗藩訓典未秩 六 貞白書院

郇王慶

慶河間王弘子也弘以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
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懼為齊人
所誅因假姓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滅弘始入關復姓數
從文帝征伐有功累封河間王煬帝時追封郇王子慶
嗣慶傾回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
唯慶獲全累遷柴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
柴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
蹙密遣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

族安敢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
芝焚惠歎事不同此江都荒酒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
神怨憤舉烽火于驪山諸侯畢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
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糒支計僅有月餘弊卒
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
事非庸因歸屬以運糧竟知何日正恐禍生七首露起
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者也幸
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
密改姓為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
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既僭偽號隆爵為郇國公
後為郭氏立充以兄女妻之署荊州刺史及世充將敗
宗藩訓典未秩 六 貞白書院
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
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怙危而不顧
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
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歸君之惠也慶
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為宜州刺
史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而目喪明世充斬之
評曰弘以楊冒郭非以郭冒楊也慶既歸楊則楊矣
及密遣之書又郭密破又楊世充皆之又郭世充敗又
楊或楊或郭唯利是視而全無水木本原之思真亡行
誼鮮廉恥之尤矣其妻以不得東歸恥於長安之一婢
而寧以藥死此烈丈夫所未易者慶雖為全於亂世而

終不能保其嫡母於垂盡之年蓋慶不能全其妻故世
充洩其憤於其母嗚呼此亦可為亡行誼鮮廉恥者之
戒矣

涼州總管恭仁出唐楊恭仁傳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
苛細徵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
矣大業初楊元感叛詔率兵與玄感戰敗之遂與屈突
通追獲賊楊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九力向但知卿奉
法而乃勇決如此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耶高祖
素知之授涼州總管恭仁又於遣諸種落情偽悉心綏
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執就加納言諡利可汗入寇恭

仁縣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諷利體而走太宗時擢

幽州都督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

石慶既貴不以勢尚人於營望益重後以特進歸第卒
弟師道 評曰恭仁居鄉與物無忤臨事不苟細徵時
人至方之石慶真古長者矣宜其攻戰非所長然在隋
則敗玄感以勇決在唐則走諷利以機權非蘇威所謂
仁者之勇乎嗚呼隋有宗室如此而不能使唐主收
而用之可慨也已

吏部尚書師道出唐楊師道傳

師道字景猷清警有才思止觀中參預朝政親遇隆渥
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

庶幾云太宗數訪群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

品為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

署專抑貴勢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為時所稱

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

急不得其力師道善草隸工詩每燕集歌詠自適後賜

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財詩如宿構者試為朕言之

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 評曰師道

固隋子弟也幸遇太宗大度而不疑之且使參豫朝政

黜陟百官使師道不自退避畏慎而斤斤焉抗論國是

甄別人才則讒謗必興而殆奪隨之矣故其在朝則未

嘗語禁省事銓署則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雖其周謹

出於性生純淑自當無過而亦以先代之後恐其見疑

而不得不出於此也太宗最明知人至論師道則謂其

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力夫怯懦少更事緩急不得力

此三者皆無所用於進取者也帝少之而師道之心正

欲帝以是少之帝蓋入於師道之彀率中矣師道豈真

怯懦少更事緩急不得力者哉或曰是固然矣帝賜宴

命捉筆財詩而師道再拜不讓何也曰詩固無所用於

天下者也陳後主隋煬帝俱工詩詩固非帝所忌也師

道不嫌也

房陵王勇以下文

勇小名眊地伐文帝受禪立為皇太子帝常從容謂群

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旁無姬侍
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豈諸內寵孽子念
爭為亡國之道耶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
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為之賓
友勇嘗文飾蜀鎧帝不悅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
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
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
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
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頴賜汝我舊所帶刀子
一枚并殖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
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

宋書謝靈運傳

十一日

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
太常少卿辛置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即
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
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垂禮制乃下詔
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 評曰傳言人君多疑
忌其兄弟不知雖父子亦有然者勇於至節張樂受賀
豈真有不逞之心以疑天子哉直其不儉以明得意云
耳而已不可忍於帝故為太子者但當謙素以養德青
宮而不可少有驕奢之心一有此心則必至不遜而犯
上此疑阻之所由生也勇之驕奢究其從來已在文飾
蜀鎧之時矣帝惟不悅於其始斯有是疑阻於其終為

太子者可不謹其微哉

○勇多內寵昭訓張氏嬖幸禮足於嫡而妃元氏無寵
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
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
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
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
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楊州入
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泣然泣下相對
歐歎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
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禍
毒過於杯勺皇后忿然曰覩他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

宋書謝靈運傳

十一日

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
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
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
爾我先後當魚肉爾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
萬歲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
大苦痛耶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
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
襄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肯於越公素其言皇后此
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吾人何為者
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等弟恭儉有禮用此端皇
后言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

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嘗
與同寢共食豈如覲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
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暗地殺
之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
之意 評曰勇之廢也由楊素之讒構也楊素之讒構
也由皇后之不悅也皇后之不悅也由雲昭訓之專寵
也嗚呼勇與廣皆皇后所生徒以一阿雲之故遂為廣
所傾尊以致失愛於父母而譏人儕之人可不割肌膚
之愛哉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
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

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
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
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
勇束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
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
纖芥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心勇
評曰勇之怨望皆素為之也觀勇作庶人村之意固
已自怨自艾知其身之必至此矣帝知其不安而遣素
觀之猶父子之情也使素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而委曲
懇切以孝導勇以慈勸帝則天變可回帝疑可釋而太
子安矣顧乃至東宮而不入以要勇逮勇束帶見之又

不進以怒勇因為勇之銜帝而怒也則勇之被廢豈
非素為之哉

○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
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
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
料食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
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鞠
勇之功賞也 評曰勇以廣得罪則勇固廣之所甘心
者帝廢勇則亦已矣遂立廣立廣則亦已矣又以勇付
之囚於東宮使廣得逞焉而且以鞠吾之子賞功為臣
者以鞠君之子受賞嗚呼獨不念此乃人倫之至痛天
常之極變家國之大不幸而非所以言功乎

○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
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
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着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
見帝遇疾於仁壽宮皇太子入侍醫奸亂事聞於帝帝
抵牾曰枉廢我兒遣追勇不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偽
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
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餘六人各母初儼誕
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
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
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

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嘗從行遇劫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救殺之 評曰甚矣楊素之奸惡也勇以廢非其罪請而申冤屈不可得至升樹叫聞情至哀矣而素奏以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其子儼表求宿衛辭情哀切使帝為之惻然情至痛矣而素奏以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既廢其身又殺其子素之奸惡何如哉帝入於其說遂忘父子之情以殺其身滅其諸子其心真同于螫手矣夫螫手施於他人且不可況父子間哉隋文之惡與煬帝等矣

附劉行本李綱

劉行本初為治書侍御史執法不阿拜左庶子皇太子宗藩訓典未敘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

子漸而止未幾卒上甚傷悼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評曰勇有行本為庶子而卒以罪廢何蓋勇之行本宋之居州也令則夏侯以傾邪為其狎昵劉明陸爽以文學不能調護而行本以一齊人強聒衆咻之間烏能得其齊語哉宜其及矣○李綱字文紀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今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曰陛下不崇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宗藩訓典未敘日侍側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 評曰綱為太子洗馬見庶子令則自比倡優而請正其罪可謂不阿然太子置之遂止不諫安知太子不用於復諫也及太子以罪廢而帝切讓官屬令則固為罪魁綱等亦宜引過顧反責帝之不素教是龜王毀櫝虎兕出柙皆可不任其責也不惟責不任且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又若憾太子之置令則者然嗚呼洗馬非東宮得言之臣誰為得言者哉卒之帝以為過而綱終不以為過則諫太子者一諫不聽遂可憐悻然見於詞矣且為隋太子洗馬使勇廢後又為唐太子詹事使建成不終嗚呼綱果不阿不詹事於唐可也

秦王俊

秦王俊仁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後歷遷揚州總管鉅廣陵轉并州撫軍初頗有令問後漸奢俊違犯制度出錢求息盛脩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纂籬重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為水紋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楹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堂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見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告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為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為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鄣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今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座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蛛螻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為也俊所為侈靡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盡

足矣何用碑為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賜死于其家評曰俊有巧思本為善之資也而乃用之斤斧之間作為無益之器以致侈靡為帝所廢是挾巧思以為不善矣而其僚佐猶欲請立碑碑者悲也不知何所悲耶將悲其奢而犯禁貪而求息耶將悲其作七寶纂籬以媚妃而反為妃害耶將悲其欲出家而又好內耶將悲其為王而廢耶若悲之而人以為笑不如無碑矣况帝之哭俊也止數聲帝尚不悲顧欲人悲之耶

蜀王秀

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為朝臣所憚帝每謂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瓛之討西夷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謂群臣曰瓛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虫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靡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

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祭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美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耶乃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評曰秀之罪特在賄元衡求益左右使嬖人為楊武通行軍司馬非有大惡欲反也其埋偶人作檄文皆太子為之以害秀而帝遂信而廢之克矣且太子陰令楊素求宗藩訓典未殊

附于宣敏元巖裴爾

宣敏字仲達義之子也少沈密有才思高祖踐祚拜奉車都尉奉使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拒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

而罷諸侯魏后睡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笮南屬荆巫周德之衰絃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前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樽俎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威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雖學謝宗藩訓典未殊

附于宣敏元巖裴爾

名節自許高祖遣蜀王秀鎮益州以秀幼稚拜元巖為益州總管長史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裴參相齊之意也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王性好奇後嘗取僚口以為關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闥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十

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及秀得罪上曰元嚴君在吾兒豈有是乎評曰史稱秀憚嚴為人每循法度故秀得罪而帝思元嚴今觀其諫取獮口為閹人取死囚勝為藥秀輒謝而止真有如史所稱者帝之恩嚴宜矣然嚴不在故思嚴及後帝大漸廣遺陳夫人帝呼抑述元嚴召故太子是秀得罪時嚴尚在也帝何以思之然則史非失於帝之恩嚴亦必失於帝之呼嚴矣

○貝州長史裴南上書曰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昔秦帝謂楊素曰裴南愛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南入朝太子廣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帝面諭而罷之評曰帝之徵肅也是徵勇之幾也肅至而即罷之勇於是無還理矣則帝過言於楊素也素廣黨也素知之則廣必知之以陰為之計彼能使無罪者得廢罪豈不能使有罪者不自新

漢王諒

諒字德重開皇初出為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拒黃何五十二州蓋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諸廢居常快陰有異圖遂誣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為重鎮

宜備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脩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以王頗蕭摩訶為謀主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及唱言楊素及將誅之煬帝遣楊素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高澤傷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頗諫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卒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僚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評曰諒之不赴煬帝之徵而發兵及也蓋激於太子之廢秦王之徵蜀王之出而懷其身之及素離間與素悖也

此耳

晉王昭

昭文帝夢天神降而生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固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嘆曰天生長者誰復敢干

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官昭留守京師遂遣使者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土為崇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宗藩訓典未候

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昭

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評曰昭之賢明使得永天年以當繼明之任則隋室定矣而煬帝豈宜有子哉煬帝謀奪房陵之位而房陵陰滅煬帝之嗣天報之也當時勇非素不廢故天示楚分有喪而帝以素當之卒與昭同日以死天厭之也為房陵報也於乎可不懼哉

越王侗

越王侗字仁謹姿容性寬厚帝每巡幸侗常留守京都宇化及之弒逆攝尚書元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皇泰以改達王世充光文都盧楚皇甫無逸郭文懿

趙長文為左右委以機務時稱七貴未幾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為天子米次彭城侗懼遣使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悅即拜密為太尉尚書今魏國公令拒化及七貴頗不協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充詰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殿披髮為盟誓無二志自是侗無所關預及世充破李密眾望益歸之遂自為鄭王摠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太祖之東都若隋德朱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無藩訓典未候

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姊而泣世充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潞國公尋遣姪行本齋殺之世充偽謚曰恭皇帝

評曰侗之即位實倚李密李密既為世充所破則侗復何恃哉段達事侗不能為侗盡力乃勸導唐虞之迹以賣國於世充宜侗之怒而切責之也觀其情辭慷慨神色凜然至侍衛者莫不流汗豈不錚錚濁世足愜前烈哉然而卒不免者天命已去亦未如之何也

齊王暕

齊王暕字世貼小字阿孩美容儀蹀眉目元德太子薨朝野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詔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誥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徇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爲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戲虐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趙彥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在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聰事獄中折識者以爲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暕督浚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帝在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遺默不得前帝於是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輒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人索暕第囚第其

事暕妃韋氏尚書冲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

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僚皆斥之遠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開預時政帝恒令武貴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暕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尚卧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戔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 評曰元德太子既薨則暕次當嗣無疑者使其能脩身謹德以孝於君親則儲貳之位誰能奪之而乃信主納柳女從獵遇帝獸以怒天子召相工徧視後庭以幾皇后慮元德有子而挾左道厭勝以奸儲貳皆非臣子所當爲者此東都營第

之變江都元會之祿紛、而見也嗚呼化及犯蹕而帝
疑得非阿孩化及捕陳而陳謂詔使且緩父子猜忌小
人乘之至死而猶不知殺之為誰哀哉

趙王杲

趙王杲字季子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
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前
嘗多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
嘗之今炙頭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停炙曰是左鍾愛
後遇化及及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御前
而血濺御服時年十二 評曰以趙王之孝而卒為化
及所害血濺御服使帝含淚與子同死哀哉裴虔通之
惡殆與華子魚無異矣元德越趙威有令質特以煬帝
奪宗房陵幽死故煬帝卒以惡終而後嗣不使之昌天
之報施蓋不忒矣

宗藩訓典未帙

新唐書太子諸

唐高祖李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開唐父唐公晉隋末
師代隋而有天下
國號唐都長安

江夏王道宗

以下高祖旁偶

道宗字承範高祖即位授左牛備身時有賊劉武周者
逼河東秦王登玉壁城以望之謂道宗曰賊怙眾欲戰
爾計謂何道宗年方十七對曰武周席勝鋒未可當正
宜以計破之且烏合之眾憚於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
須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以
糧食匱乏引去追戰滅之出為靈州總管時梁洛仁連
突厥兵數萬傳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
裴寂曰昔魏任城王有却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
評曰魏任城攻烏丸也胡騎卒至我兵未集因固守
要隙以待其散遂身自傳戰追至衆乾雖諸將戒其深
入而卒過代大破之北方以平今道宗討武周見其兵
逼河東則堅壁以俟其飢而追擒之討洛仁見其兵連
突厥則閉城以伺其隙而竟破之其却敵之功視魏任
城真似之矣而高祖因以任城封之固以美之亦因以
激勸之使卒其功歟

貞觀初以逐突厥又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又
破吐谷渾徙封江夏王久之坐賊免官削戶以王統第

明年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侯君集破高昌平之刻石紀功還京師有司劾其取珍寶婦女詔君集詣獄薄對岑文本訟其寬赦之然君集頗怨道宗言君集且有異志帝笑曰侯公素端 評曰太宗信君集之素端不特岑文本之言亦以魏徵嘗薦其有宰相才故也獨道宗言其有異志而君集卒以坐逆誅則道宗知人之明不惟岑鄭二公之所不及而亦賢於太宗矣蓋曰知人則哲惟帝其艱之信哉然道宗之知君集亦有故焉蓋人心術之隱微必久與其事者方知之也君集嘗為吏部尚書而道宗正在禮部雖云異事實為同僚君集雖以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而其心術之隱微固有

宗藩訓典未錄

十八卷白書院

時人不及知而道宗獨窺見之者況其怨望之頗已露其幾乎此其所以先逆而預料之也

○太宗將討高麗先遣張儉度遼規其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二十日還見天子因入賊地相度其險易及還會高麗兵斷其路乃從間道走謁天子如其二十日之期帝曰責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疋乃詔與李勣為先鋒度遼接蓋牟城會賊救至衆皆欲浚溝保險以待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以逸制之一鼓而摧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先鋒當清道以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乃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動各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婢四十口

乃築拒闔以攻安市城不幸闔毀道宗遂失部分反為賊所擒因跣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之愈也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以禮不以貴驕倨國初宗室推道宗孝恭為最賢 評曰道宗堅壁以禽武周守城以破洛仁而於高麗獨不從諸將浚溝保險之計何也蓋兵猶水也善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善用兵者亦因其勢而進退之此萬全之策也武周怙衆欲戰其勢在武周矣兵法避銳故不得不堅壁以避其銳而制之洛仁連兵傳壘其勢在洛仁矣兵法擣虛故不得不守以伺其虛而攻之若高麗之計既與勣度遼接蓋牟城此兵法乘勝時也又賊放遽至其兵必疲此兵法乘勞時也合此二法其勢在我矣又安得復浚溝保險自虞於怯而不為先發制人之舉哉故前日之守今日之戰皆勢使然也一也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勣道宗萬微而已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至萬微非大勝即大敗矣勣道宗因勢者也計萬全者也故雖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微以我為勢者也僥倖於一試者也故幸而勝則大勝不幸而敗則大敗矣雖皆不失為名將然與其大勝而大敗也母寧不大勝而亦不大敗也兵可大敗也哉

附尉遲敬德唐臨出二傳

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敬德上者敬德怒曰爾何功在
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眇
太宗不怪罷召讓曰朕觀漢史竈怪高祖時功臣少全
者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唯
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飾悔可及乎敬德頓首
謝評曰道宗見敬德爭功紛競於侍宴之間而解諭
之無非欲其不失和氣以成師師濟濟之風可謂善處
友朋之際矣而敬德遂拳毆之幾眇其目何哉漢灌夫
亦壯士特以爭杯酒有詔劾罵坐不敬誅甚及魏其敬
德僅不過太宗亦不免夫矣不能下人為傲不善居功
為驕殆與夫無術而不遜者一律但史稱道宗晚好學
宗藩訓典未快

接士大夫以禮而考此宴在為任城王之時則其學道
謹讓固以聞之蚤矣豈其資性然歟

○唐臨字本德武德初為萬泉丞後遷御史大夫韋挺
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
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
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評曰
唐臨真鏗、賢大夫也其遷御史大夫也韋挺已為御
史大夫矣挺頗易臨故責著位不肅而明日挺越次
與道宗語臨即進曰王亂班又曰大夫亦亂班夫事君
盡禮宜莫如孔子鄉黨記子在朝與上大夫言問問如
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挺與道宗語於朝而臨責之

然則孔子非歟是不然草昧之物法制未備朝廷之禮
多半不肅而欲肅之必自貴始挺責著位不肅臨
責挺道宗亂班皆非私意也孔子事君盡禮孟子亦自
謂莫如我敬王時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有
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
獨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
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知孟子以歷位而不與言則知
孔子之朝與大夫言必不歷位矣知孔子不歷位而與
大夫言則知挺越次與道宗語為當責矣而或者疑臨
為報復之私史稱臨性寬通事務掩人過而肯為是悻
許以自快其私乎此必不然也

宗藩訓典未快

淮陽王道玄

劉黑闥取唐定州唐遣淮陽王道玄擊之敗沒時道玄
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陣
萬寶擁兵不進由是敗沒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
曰道玄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陣心慕效之以至于
此為之流涕評曰大將與副將未有不協而能成功
者道玄不協萬寶固有致敗之端然萬寶坐視道玄之
輕敵而不為後繼以致敗沒是以已私忿忘國大計也
其罪可勝誅哉秦王深惜道玄而不罪萬寶失師律矣
長樂郡王幼良

幼良資性暴急高祖數曉勸之不為悛改有盜其馬者

徽宗之帝怒曰盜馬者信有罪矣王而專殺豈可哉詔
禮部尚書李綱召諸宗室即朝堂杖笞良一百乃釋出
為涼州都督又嘯不逞之徒為已左右州里苦之太宗
或告王陰養死士與境外交詔字文士及往代為都
督并按其狀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鞠視無異辭遂賜死
評曰夫子問傷人於廐焚秦穆施橫恩於食馬而幼
民輒殺食馬之人不亦暴乎夫盜罪不至于死專殺自
速其辜高祖召諸宗室杖責朝堂即鳴鼓而攻之意而
竟釋之是殺人者不死而人可殺也然猶視可殺也釋
之而又以涼州都督任之是以殺人之柄授之殺人之
人使專殺也涼州之民何罪哉卒之嘯不逞以善州里
養死士以交境外雖幸釋於高祖卒賜死於太宗蓋凶
人之性不移天網之恢不漏恃勢專殺者可戒已

河間元王孝恭

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
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眾諸將請
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冠若獲之則殺後渠有
降者乎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 評曰孝恭本以
招慰山南為職招者招其未來慰者慰其已至孝恭不
阮已俘之眾而輒下騰檄之城可謂舉其職矣

○蕭銑據江陵孝恭教進策同銑帝命納進王趙成進
荆襄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戰艦

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奈何棄之反為賊資乎
孝恭曰銑之境南際于嶺左薄洞庭地險士眾若城未
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於之賊
見戰而蔽江而下必謂銑已敗不敢即進兵覘候往返
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果
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評曰孝恭之降蕭銑雖以
放戰艦於江中以疑敵援之所致而亦前日不阮賊俘
之德有以感動而招徠之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信哉
○未幾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
兵趨九江將發大饗士栢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
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耳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
宗藩訓典未快 三十三頁白書院
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栢中血乃賊臣授
首之祥乎盡飲罷眾心為安後果擒公祏江南平璽書
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寶玩不貲進
為楊州都督 評曰討賊饗士正眾人觀望之時而忽
有栢水變血之妖坐皆失色則人心動矣使孝恭不徐
以鎮之是不見賊而先自懼也兵以氣為主氣既懼矣
勇何自生故孝恭處之自如且以為賊臣授首之祥以
安眾心作士氣而非真以為祥也然則孝恭亦為詭詞
濫說以愚一時之耳目乎非也既自量其無負於物下
足以致妖又量公祏之禍惡貫盈必足以自滅固知此
血為公祏之妖而我之祥爾禍福無基唯人所召乎之

擒公拓平江南昔為饗士之妖今成飲至之祥若孝恭者真唐朝之名將宗室之賢藩矣

○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慶鎮而南盡統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徽自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為憲司鐫詰無狀赦為宗正卿賜實封千二百戶貞觀初為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伎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足充事而已吾沒後子也才易以字才不為他人所利十四年中飲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楊州都督謚曰元始隋亡盜賊偏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宗藩訓典未報

卷一百一十五

驍將並隸麾下無特將專熟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評曰太宗時宗室封王者例降為公孝恭亦疎屬以功不降而能貴不驕勞不伐復受異知圖形凌烟夫雲臺諸將馬援以外戚不與宗室視外戚更親而孝恭乃得與凌烟之選豈非以其功德必不可沒耶昭昭帶礪炳炳丹青輝映今為宗室望孝恭於是不可及矣然不免反誣何也昔蕭相國治未央宮以為非壯麗無以重威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味孝恭詞旨皆似法蕭相國者而不知蕭相國之治未央宮為高帝治也非壯麗無以重威為高帝重也然猶不免高帝之怒必待解繹而後悅而孝恭

自治其第乃欲以威重夸遠俗安得起讒夫之譖哉至鐫詰之後始悔壯麗而別營一區亦以晚矣固知學術不可不明舉動不可不慎凡為人臣者所當鑑也

○呂溫作凌烟閣勳臣贊以河間元王孝恭為首贊曰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通駿有聲為唐宗英暴隋天亡群盜猖狂伐伐用張時為哲王武有烈光為瓜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平簡鎮輔公使父兄帝天下化為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與與大宗守大成如漢間平宜君宜王磐石無疆 評曰據凌烟閣所圖以長孫無忌為首而孝恭次之杜如晦魏徵房玄齡等循次及之凡二十四人而溫此贊則首孝恭而黜侯君集張亮蓋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侯張二人身陷大逆故於贊中微示予奪之意焉然其序又以唐舊公劉渝公為首則不可知矣夫凌煙之圖本以錄功位次先後必自有說贊者但當因其原定位次而序之若以異姓為後而首元王非錄功之意矣而况序贊又各不同乎獨不列侯張差為得之然不若贊其功而誅其罪庶不相掩也

卷一百一十五

營州都督晦

晦初為營州都督以治狀聞軍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檢校雍州長史摧摘奸伏無有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

幸洛詔晦若守謂之曰閔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自今法令外苟有可以利人者輒行之不須以上聞故晦得自操縱有所獻為治有異績 評曰晦之治有異績蓋以詔可輒行得自操縱不為法令所縛以行其志也然治世之政較若畫一若以法令之牽制而輒行已意則獨吏乘之舞文奸民因以隳法政不可成而紛紛多事矣故善為政者必以守法為主而間有扞格難行者稍稍變通務使詣適以不失法令之意斯為得之然則高宗之詔非歟曰晦都督營州以治狀聞檢校雍州吏民畏之帝固知晦之為政必非以私意更張而敗事者特恐其於利人之事或礙於法令而不宗藩訓典未秩

三十一頁白書院

得行耳非晦帝亦未必有此詔矣雖然帝出幸而晦居守此其責任若何而可荷哉帝固不當有此詔使晦得以便利人晦亦不當恃此詔遂操縱自由以利于人也叔段居京洵美得衆異鎮咸陽號王速譏前事可睹矣蓋人主以威福為柄假人則君權喪人臣以紀法相守自專則臣節廢

○晦第嘗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而言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人窺伺今將辭公而去矣晦驚遂毀撤其觀閣焉 評曰晦之起觀閣不過欲登高望遠以廓盈視豈為窺人室家之私而故臨肆區哉始以慮不及此而偶為之卒以聞人欲去而遂毀之既

不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又能舍已以從庶人之禮克己之勇安民之仁開家之義胥見之矣晦真賢哉

漢陽郡王璩

高祖使漢陽王璩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璩倨甚璩開說利害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者隨璩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璩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璩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不拜頡利怒留不遣璩意象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還遷左武候將軍代孝恭為荊州都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璩遣使諭以威德皆如約不敢亂後例為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為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璩怒杖之坐免起為宜州刺史薨子國貞剛鯁有吏才清白善用法世稱辦吏 評曰璩使突厥始以開說致頡利之入獻繼以長揖致頡利之禮遣其不辱君命雖古庸使何以加諸至於杖屬坐免則有說矣蓋馮長命既為長史則璩固其上官也事不得以素貴而專決都督雖云尊重但長史亦命大夫也刑不得以盛怒而濫加然示先之者長命也使璩於是時能請而裁之則官有統屬國有紀綱必有以處之非勅戒必別叙矣乃不勝其憤而杖之則其坐免亦宜雖然璩不屈於頡利其肯反屈於長命哉

武都縣伯昂

武都縣伯舅少孤事母孝始為枝江丞荊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毀瘠如柴訖服除家人未嘗見其言笑與兄弟暈相友善四遷至黃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之俗凡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餉鳥獸號其地曰黃院有狗數百頭冒食其肉頗為人患官吏不能禁焉至捕群狗殺之申屬禁條約不許再犯遂革其風後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還以奉使有功再遷吏部尚書美風儀以注重稱當時有宰相望累為太子少傅評曰浮屠幻視其身故以身飼鳥獸曰慈悲太原崇信其法則宜以未死之身棄之而乃死而不葬以飽群狗其意以為尸者死也死無知也墜則下為螻蟻食不葬則上為鳥獸食而舍彼取此似得浮屠之法也而不知佛之慈悲即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意故韓子稱浮屠文暢為墨行若以尸飼獸是愛其身欲其生雖尺寸之膚不忍捨矣烏在其為慈悲哉孟子闢楊墨以無父無君比之禽獸而浮屠棄父母之遺體於鳥獸其非孝無親固已不免聖王之誅况依浮屠之法為自利之私而又託浮屠之名惑太原之俗不惟王法所不赦而亦浮屠所不為者也則萬之屬禁而痛革也豈非為政之要務哉東之稱為帝宗千里駒真不虛矣

淮安王神通出房玄奘傳

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事平王為皇太子擢右庶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和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序封拜帝顧謂群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諭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攻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計黑闥及動型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驕驕挾恩欲對上陳說至是咸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耶評曰神通自以首倡義兵佐軍興不伏玄齡等而不知太宗之論功定封意固有在也詳考本傳蓋以玄齡計除隱太子引如晦協判而無忌白請敬德討難君集勸進以成蹀血禁門之功故首玄齡次如晦次無忌次敬德次君集功皆第一當是時神通曾無一言贊之安得居其上耶至以未嘗躬行陣勞抑之則其詞遁矣既曰叔父兵誠先至豈有不躬親行陣而率兵至者也

○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

張婕妤求之手勅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
唐主唐主怒以責臣民復謂裴寂曰此兒父與兵在
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評曰令教並詔勅行
高祖之失教給抗勅賜後秦王之過未暇悉論特秦王
既以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則神通之以首創義兵自
明末為不可安得遽盡言排斥之耶無非為其雖首創
義兵而不與協判大計耳

膠東郡王道彥神通

膠東王道彥自幼孝謹初神通常避吏于鄆謂以罪為
避被疾山谷間至于累旬而食盡道彥羸服乞丐於人
間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食即神通有所分
宗藩訓典未帙

四十一頁由書院

必辭以飽而藏之以待復進也貞觀初為相州都督徙
岷州以父喪解職親負土為墳手植松栢偃卧廬中柴
毀骨立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嘆勅侍中王珪臨喪慰
諭服除復拜岷州都督間遣入党項諭國威靈區落降
從 評曰道彥因父難而乞丐山谷以周旋奔父喪而
築墳偃廬以終制養生送死俱盡其道矣史稱自幼孝
謹豈其天性然歟但神通分食必辭飽而藏之以待復
進與曾元何異曰此迹不異而實異也曾元以酒肉養
親於無事惟患棄餘不患不繼道彥以乞丐養親於急
難惟患不繼不患棄餘故曾元之言亡蓋不念父之志
寧自居於欺而欲食之以餘也道彥之辭飽蓋惟恐父

之饑寧自忘其饑而不忍食其分也此二人之辨也

○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唐始興務廣支藩鎮天
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
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
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卽滕漢賈
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疎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
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
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疎屬王者
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 評

曰按宗室系表曰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
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各隨其人之賢愚遂
宗藩訓典未帙

六十一頁由書院

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又
按史贊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
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稱賢相
又按李德裕疏曰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
不令出閣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
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堂也今宜聽
其年高踈疎者出閣又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
婚嫁竟不決而罷由此觀之則唐之宗室始則踈屬皆
王後惟子得王踈屬例降公至世遠親盡則各隨賢愚
與異姓雜仕其貴者至宰相而不然者流落民間勿恤
也又其往則幽閉之不令出閣不惟不得仕即嫁亦

不可得而一朝有變駢首就戮無一遁逃矣况望其匡復而再興乎范氏以為有唐之後五代之際苗裔運滅紀夏無主者祖宗之所致也然則創制者可不思為久安長治之策哉

太子賓客齊物子神通

齊物字道用性奇察少恩喜發人私然蘄黎自喜吏無敢欺者忿陟尉裴冕械而折愧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能損怨評曰裴冕不記齊物之械已而能以德報之世遂善冕損怨而不知齊物有以致之蓋齊物蘄黎自喜喜發人私觀其折愧之意必冕之為尉不能蘄黎為齊物所忿而特械之以愧其心而成其意蕭也故齊物雖發冕之私而冕實心伏齊物之不私則其損怨豈可獨歸善於冕哉

節度使復齊物子

復字初陽衛伯王才之表江陵令得上心改容州刺史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沒為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賴以安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畧使高正平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因阻兵魯州縣肆為奸賊復至誘懷義挾死元度南方肅然教民作陶瓦鑄諭蠻獠收瓊州置都督府以綏定其人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代融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復更方

鎮所在稱治然頗嗜財為世所譏評曰昔人嘗言廉吏不如能吏非謂吏可不廉也蓋廉為守官之一節廉而無能則其狷介雖若可稱而無補于治無益于民曾不如有才者足以辦事而任重也史稱復更方鎮所在稱治而考其設施如縱奴婢按奸賊教陶瓦諭蠻獠府瓊崖墾營田皆濟世安人之事非有才者不能也而世以嗜財譏之然則廉而無能反裕於治矣達如子貢不以貨殖妨從政奇如陳平不以受金害宰國此復之所見才於衛伯王而表薦之也然視乃父則不逮遠矣一廉一貪操既不同一正一詭心亦殊異如愧裴冕則忿而械之誅懷義則誘而殺之可見也嗚呼伯夷河間有量怨是用希齊物廉而不私冕能損怨復欲懷義之不怨難矣

襄邑王神符出長孫無忌傳

帝以無忌進策司空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恐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燕文武兩器朕固相之評曰行符之不才無可考見但帝必非以才為不才也而對廣衆言之則非諱親隱子之意矣無忌玄齡蓋帝心腹私人也玄齡拜侯恐人私之故借神通之無功以明其功無忌拜相恐人私之故

借神符之不才以明其才無非欲使臣下知己之封侯
拜相皆無所私而不得議焉耳近厚之士論人但舉其
長敦樸之君在朝恥言人過况叔父哉帝於是傷雅道
矣玄齡非外戚所謂私人蓋二人是太宗一邊的人計
除巢隱之亂者故無忌因士庶口陳太宗與士庶面論
皆假託之詞觀本傳云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
免作威鳳以賜且况其功便自可見嘗讀許敬宗傳言
敬宗脩高祖太宗實錄竄改舊文專出己私始虞世基
與善心敬宗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吾見世基死世南
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為口實敬宗街憤
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太宗賜
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敬宗實易所賜固
以子婦私敬德亦以賦述無忌之功可以移之敬德而
移之太宗定功以無忌敬德君集三人皆第一則玄齡
與三人皆帝私人信矣獨君集守節不終則帝姓私之
其如彼之不肯私何此評高合神道評同看玄齡女為
總朝政玄齡固辭皆在封侯
論功之後故云非外戚也
東都留守程德元
程字表臣擢進士宏辭賦月五色造語驚拔士流推之
調藍田縣尉有滯獄十年程平言輒判德宗季秋出敗
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
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求不

可改帝矍然止為翰林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
嫺古雅日過八磚乃至時號為八磚學士敬宗初以本
官同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
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闇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
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再為僕
射程為人辨給多智然簡倨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
望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常日在前卿朝廷羽翮
也為東都留守卒 評曰程以簡倨之性事冲逸之主
故最為帝所遇而有朝廷羽翮之稱也然觀其宏詞賦
五色之日片言折十年之獄德宗因秋寒改月則援玄
宗月令止之敬宗在諒陰興作則以回奉園陵阻之真
宗肅訓典未決
足以明儀朝廷者而史嘗以在位無所發明議之豈以
文辨勝則少仁不可以任重簡倨成則太簡不可以南
面歟
中書侍郎石世孫五
石字中王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聽以兵北渡河令石
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時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
皆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文之
故李訓等至宰相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石
器雄遠常軸秉權無所撓時宦寺氣盛陵泰朝廷仇士
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
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應縮不得對搢紳類以為強

焉他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陞帝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論敢問所以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卷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陛下今自視何如即位時曰有問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惟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民不加賦宗藩訓典未帙

太平之術也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薄最不得措其奸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件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弊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為法乎帝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顏回匹夫耳自比于舜陛下春秋富嘗觀

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評曰文宗亦有志之君也然聞太宗昇平之期則曰行之得至乎聞鄭覃文宣之比則曰渠敢望是此古人所謂魄不強也魄不強者為不力為不力者行不至故石以顏回比舜激而進之以起其懦而決其成則二帝可三何有于太宗何有于文宣嗚呼石真大臣矣

○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踞妄言兵且至京師誰走塵起百官或戰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內使趨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評曰當文宗時宦寺之勢極矣而文宗欲強主威於上李石欲張王室於下君臣同心宦寺切齒思欲起而為亂久矣故使還邊中常侍走馬入金光門為外嘯使宿衛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為內應固將以倉皇錯愕之際掩其不備以成肘腋之變也而孰知屹如山岳有石在乎夫無根之禍不耐久有主之主不可搖以有主制無根此垂夫所以定夜驚也不然君賞導外兵以入百官隨鄭覃以出而天子將安歸耶嗚呼石之功自此顯石之禍亦自此始矣

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賊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他日宰相所用強敵其過此其私也 評曰石論朝廷與兩河諸侯強弱之勢全係人才有無深切事情可謂真宰相矣而及其用人則得于韓遼失于韓益然終不以已嘗用之而蔽之而卒按之此帝所以亮其至公也

○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京師震恐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為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宗者訓典未快 李 貞白書院 權歸閣監天子畏逼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徇國不恤近倖張權綱欲強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遂罷去卒 評曰石能免難於金光門而卒不免於親仁里唐之事勢至是不可為矣

○高錯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擢知貢舉文宗自以題昇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大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錯為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 評曰文章關氣運盛衰而文體

係君相好尚有國者不可不任其挽回之責也文宗以文章卑弱責知貢舉而鄭覃贊帝革近正頽以表奏浮華責掌書記而李石稱帝懲弊抑末則變卑弱為闕深挽浮華為典雅文體自此可正而氣運自此可回矣矣必如揚縮李栖筠鄭覃諸公必罷進士之科而後可挽浮薄哉至於李石所謂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誠為確論蓋事非言不達言非文不達故夫子論文以辭達為主而蘇子論文又以夫子之論為主今之為文者競聘詞華不考事實或託文以掩實或牽事以就文是不以詞達意而反以文害事矣故於石論深有感焉

○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慚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評曰石之欲帝原雪申錫非止為申錫蓋即拜相時願帝鑒照不惑之遺意何前日之宋申錫即今日之李石今日之仇士良即前日之王守澄石固慮之而為申錫言也就知真忠之忠不如詐忠之忠後日之慚無及當日之迫而石亦申錫矣哀哉按申錫傳文宗即位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議者察申錫忠厚與謀去守澄等上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進同平章事乃除王播京兆尹密諭帝旨播漏言而守澄黨

鄭注得其謀遣軍候巨盧著誣告申錫謀反脅成其罪乃貶申錫開州司馬時右補闕常溫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奸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耶率同舍伏閣切爭出韓嗚呼味帝所慚當時亦悟其失之語則帝之鑑照本不為霧所蒙特畏其需濡而不敢而石秉燭之言益可哀矣

隴西恭王博義及弟奉慈

隴西王博義武德初與奉慈例為王奉慈為高宗時權

累禮部尚書特進驕侈不循法度侵妄數百人皆曳羅紈其梁肉王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况親戚乎王等昵狎

未滿訓典未快

幸貞由書院

小人專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學何以為善哉各賜市書絹二百足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及薨博義謚曰恭奉慈謚曰敬評曰元方難為兄以弟賢也季方難為弟以兄賢也今博義驕縱奉慈荒縱至賜市書之絹而不知愧真魯衛之政兄弟而與二難異矣一謚為恭一謚為敬其亦反言以愧之歟

陽羨逸民戡

世孫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所即好學遇大寒援薪自炙或夜無燃膏則默念其所記其勤如此年二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戲以唱名為恥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敬信而化服之有闕軍不決

之事不之官而詰戡以辨其曲直焉凡論著數百篇嘗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艷不逞而世競重之乃採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為唐詩以譏正其失云 評曰觀戡耻唱名而歸隱薄元白而譏正真好古君子也化行陽羨辨止鬬爭與虞芮之質成陳寔之表正何以異雖不能盡行其所學亦庶乎不為之政矣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信夫

節度使琦

世孫

琦遷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驚橫天下權酒漕運琦得專之故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遂

未滿訓典未快

幸貞由書院

凌大坎至則并械壓坎中聞者切齒錡得志無所憚國父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為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蚪頭者為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稟給十倍使號錡為假父故樂為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為節度使羅鎮益鉄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日甚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強者稍稍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觀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錡遷延不即行因中使謀據江左憲宗以王錡為招討使發兵進討錡遣兵馬使張子良領兵下宣歙池錡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効順相與約還兵執錡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呼錡束身歸朝左右以慕

縋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為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耶錡不能對腰斬于城西南 評曰錡以宗臣為節度使則宜身率方鎮以佐天子而乃專擅鉄之利初則進羨餘以固寵繼則養親兵以自防雖請觀於僭強之稍朝又遷迤於僕射之內召卒之江左不可據而裴甥謀執之矣蓋失道寡助親戚先叛及興安問罪乃欲歸咎于子良亦何益哉錡均之叛臣視懷恩懷光輩當浮之矣

附李紳出沈亞之

宗藩訓典未快

五十五頁白書院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書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眾欲穿飽腹曰請所欲曰為我報書報天子幸得復琦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眾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怒急召紳紙筆令揮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

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長養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生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評曰按贊言李琦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為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夫体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亦知言矣

宗藩訓典未快

世孫六

五十五頁白書院

漢宇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文詞雄蔚可觀為人剛毅而多大畧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累遷左拾遺敬宗好侈宮室有船費獻沉香亭材料帝受之漢誅曰以沉香為亭何異桀之瑤臺紂之瓊室乎是時王政繆僻漢言切直多所救補坐舛許出佐興元幕府文宗立召為屯田員外郎史館脩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其子德裕惡之會李宗閔當國擢知制誥稍進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為摺排後德裕復輔政遂以宗閔黨出漢為汾州刺史未幾改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歲徙

絳州長史遂不復振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評曰
船賈獻沉香亭材料以導諛於君而漢能直規之至比
于瑤臺瓊室雖未必變帝之志亦無媿於拾遺之職矣
原其所以皆以少事韓愈得為學之本原故也然卒以
婁許出佐興元又以書法不假借見惡德裕遂終身不
復振悲夫

○序昌黎韓愈文集曰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
有至焉者否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
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
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
萎蕪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借

宋蕭訓典未核

五十五

百白書院

竊為工爾文與道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
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
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
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犖肅肅法澄深詭然而
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
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
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
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在
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評
曰南紀之文得之昌黎氏故其存昌黎集往往如其為
文其曰文者貫道之器蓋以昌黎之文雖極于千態萬

貌而卒澤於道德仁義文與道一貫也而宋儒病其岐
文與道為二通書不云乎文者所以載道也夫文以載
道與文以貫道何別言出漁溪則人不非之言出南紀
則人遂病之可怪也已

隱太子建成以下高祖子

隱太子建成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
從皆博徒大俠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建成素驕不恤
士雖甚暑晝夜驅獵眾不堪其勞亡者過半王珪魏徵
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
豪歸之陰許立為皇太子勢甚危會劉黑闥亂河北珪
等進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為人所稱道

宋蕭訓典未核

五十六

百白書院

今黑闥反叛殘孽眾不盈萬利兵鏖之唾手可決請往
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討之會黑闥
帝晚多內寵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帝謂
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固辭故
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養之觀而兄弟終不
相下同在京師忿閹且深爾還洛陽行葦自陝以東悉
王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
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過諸子況我天下主
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以悲耶王將行建成等曰秦
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爾因使人
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洒然吾已

復來矣事果寢俄而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建成元吉乘馬至玄武門秦王亮至元吉引弓欲射不能殺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旁走尉遲敬德追殺之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間父子不親此或作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濟為蕭牆憂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車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慰撫之曰朕幾有投杼之惑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 評曰建成之死人皆以為高祖殺之而不知建成自殺之也何也高祖知起晉陽平天下皆秦王力欲定東宮而又以建宗藩訓典未帙 至貞白書院一成立多年所重奪之二者心戰不能自決下是欲還秦王洛陽建天子旌旗是欲與建成分王為東西唐也觀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之語可見向使建成不阻其謀高祖不寢其事則秦王還洛矣雖其志必不肯偏安而于今且當以養晦父子兄弟尚可無事也彼建成等乃欲留之京師而以一匹夫視之天下有一匹夫如秦王者平卒之京師之人皆為敵國還視玄武門為獨夫豈不哀哉雖然建成固當局而智昏也王珪魏徵立局外而旁觀之者其孰勝孰負固已知之審矣何不勸建成為恭伯之讓曰陛下非秦王則唐公也陛下非秦王則唐世子也神囑有歸天命匪謬陛下勿忘唐公之所立殿

下遂食唐世子之所亡切為殿下危之則建成雖昏當必有動心者乃不出此而勸其討黑闥之殘孽以助功名結山東之英俊以自封殖豈不認哉以敗者教敗者建成之死吾固謂王魏不能有以生之也 附李綱 綱為太子詹事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稱疾不從有進魚首太子使贈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贈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舊綱矣後太子狡狎亡賴以秦王功高忌之綱頗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安仁長史而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安仁賊也每欲妄殺大臣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宗藩訓典未帙 至貞白書院一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水內石散父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許是以上印綬帝曰知公直士幸幸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掌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禁間太子覽書不擇所為益縱綱悒悒不日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名臣手敕未嘗名 評曰建成以操刀贈鯉薄唐李以弼諧審諭為綱則其胸中之涇渭固甚明也及覽綱所上書又不憚何耶蓋建成於是時方與王魏日夜謀閱其兄弟而綱乃勸其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禁間是其意水火也此其所以不憚也悒悒無聊請

老而去託孤寄命易古所難帝每臨政必謂與玄齡
王廷侍坐嘗言能孤寄命

巢刺王元吉

巢刺王元吉初生時其母太穆皇后惡其相貌欲不養之侍媼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鷙好兵高祖起兵以元吉留守太原及受禪進王齊為并州都督居邊久益驕侈不肯撫恤軍士常使奴客妃妾數百人披甲廝殺以為戮弄死傷甚衆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大怒命壯士拉死私謚慈訓夫人劉武周略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元吉居守元吉喜打圍嘗載置網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吃飯不可一日不打圍及其打圍又縱軍士擄掠百姓蹂踐田禾遇人當路輒射之觀趣箭以為戲樂夜則不閉宮門潛出民間淫亂為非歆驟諫不聽乃顯表於帝帝召元吉還元吉又密諷民詣闕請留乃不召武周以五千騎屯黃龍嶺伺隙進攻和勢張甚元吉惶懼乃約司馬劉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銳士拒賊因夜賞其寶物携其妻妾棄城奔京師并州陷帝怒令從泰王征討不復專軍泰王圍東都實建德來援王以精騎逆戰而留元吉屈突通為守世充易之振出兵元吉設伏劫之斬首八百級禽其將東都平拜司空賜袞冕服鼓吹二部班劍二十人黃金二十斤與太子秦王得三鑪錢累進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時秦

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欲并圖之護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唐諷元吉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於是數諷太子除秦王而且邀結宮掖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為游說帝遂疎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突厥入圍烏城建成因薦元吉北討乃多引秦王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與行又籍秦府精兵以益麾下承間密請誅秦王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殺之無名元吉曰王昔平東都顧望不即西散金帛樹私惠豈非反耶帝不聽太子與元吉謀兵既行吾與秦王至昆明池伏壯士拉之以暴卒開上必信然後說帝付吾國吾以爾為皇太弟而盡擊殺叔寶等蔑不濟矣率更令王晁密以謀告泰王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帝報旦日窮治及期泰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走泰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發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遂納其妃生子明貞觀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謚後改封巢以明嗣評曰昔越椒伯石楊食我之生也明者聞其號視其色已知其必滅宗則是性惡者自生而已然不可移者也元吉始生其母見其相惡而欲棄之可謂高見矣

乃不幸為乳媪所養則宜深德乳媪及長為王而反以忠言殺之彼其於生我之德不念也而況其他乎則夫殺人以戲射人為樂而謂不可一日不打圍正與螫虫一日不螫則必噬雷草木以致其毒者無以異也卒之數窮理極謀殺秦王以致喋血禁門絕妻被辱固天報之歟子因此知建成本無殺秦王之心特元吉因薛實以元吉二字合之成唐起其自帝之心故欲乘機刺王併圖太子而見太子止之因謬為媼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建成真以為為已也遂欲移其不得刺於元吉第者行拉於昆明池而不自知其入於元吉之計中也方且以皇太弟歡之元吉豈甘為皇太弟者哉卒之秦王不可除東宮不可取而元吉成唐之倭反為元吉不吉之讖則元吉者誤太子者也薛實者誤元吉者也世之咎元吉者乃曰建成除秦王懼奪太子也元吉何為者耶殆不察元吉者矣

附李綱出李綱傳

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衆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能養成之歆事王日淺有闕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翌日帝

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刑於是釋歆評曰帝以宇文歆實誕佐元吉守并州而元吉棄之以致城陷則虎兇之逸電王之毀歆誕之責均也帝獨罪歆何哉蓋歆嘗諫元吉過惡不聽而顯表之而不聞誕之有一言故知此計之必出於歆而欲罪之綱思其平日補闕之心欲釋其今日失計之罪故先以養成王惡著誕之罪而後以不失愛子明歆之功明其功所以釋其罪也誕有過不能諫有難不能脫焉用彼相咎將誰任帝雖以綱言釋歆而終不以綱言罪誕豈避事者免責固具臣之常歟雖然貞觀中帝與誕語皆謬失對詔以衰耗不能事朕罷之不罪於高祖而竟罷於太宗亦詩所謂見朕曰消矣

霍王元軌

元軌始王蜀後徙吳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為王者孰為賢乎魏徵對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論臣未嘗不自失也此其最優乎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可比前代何人徵對曰經學文雅與漢河間王德東平王蒼相似至論其孝行則曾參閔損不是過也帝由是遇之益厚詔納徵女為妃嘗從帝出獵遇群豕帝使射之筈不虛發群豕盡斃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爾豈不用為將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哀毀三

作羸瘠服除之後猶思念不忘菜食布衣終其身過忌
日數累晝不食十年徙王霍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
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約謹慎水常與物相
忤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
答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短所以是長王無所
短何以稱其長哉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假旗幟
虜疑其有備不敢入夜遁去州人李嘉運結賊詔窮
誅其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心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
因自劾其違詔之罪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
定州矣有王文操者與賊戰敗二子鳳賢更以身翼蔽
其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之不為言元軌庶知之遣使弔
祭上其事詔贈鳳賢朝散大夫旌禮其間元軌每朝必
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驛咨通
焉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
賢歎曰是非吾等所及嘗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貸易其
租以取贏餘元軌曰我有差失汝合當諫止今反以財
利引誘我耶遂不聽後武后篡位元軌與趙王貞等起
兵謀匡復社稷事不成徙黔州檻車載至陳倉薨評
曰傳云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事君不能忘非孝也故
臣子之職莫大於孝一孝立而衆善從之矣元軌居喪
哀毀而至以齋素終身孝也見武后篡位而起兵討之
寧死不顧忠而孝也其他禮處士旌孝子誅首惡以安

入斥國令以去利無非長厚之事順德之餘魏徵稱其
孝行曾閔不過信不虛矣

附郎餘令

今傳

郎餘令定州人博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
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
培塿而松栢為林豈著作佐郎卒評曰以元軌之賢
而有郎家二賢皆入府又有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則
左右前後皆端人矣蓬生麻中猶不扶自况元軌之
生本直而又生於松栢之林雖欲不直其將能乎此其
所以賢益賢也嗚呼詩人恐賢者之不遇則以扶杜自
歎元軌喜二賢之入府亦以培塿自愧則元軌之致此
素著訓典未快

二人必有道矣

舒王元名

高祖之在大安宮也太宗晨夕使尚宮問高祖起居時
舒王元名纔十歲保媼謂元名曰尚宮有品當拜元名
曰此帝侍婢耳何以拜為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及長
矜嚴自飭而疏於財利未嘗治家人生產業歷五州刺
史實封千戶子豫章王瑒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
善訓子手詔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
以州郡為仕進之資耶在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
之意垂拱中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
定八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為治庶而且威進加司空

武后時置為丘神勣所繫詔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評曰元名以童穉之年尚能以侍婢斥尚宮而不拜其奇偉磊落之節固不待他日之行事而後見也太宗稱其直吾弟信矣然又以善訓子被棄則不惟真弟又真父也而卒之以子禍見殺悲夫

韓王元嘉

韓王元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與諸王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脩整當世稱之評曰甚矣元嘉之賢也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則與博又奉慈不聞墳典至賜市書之絹者異矣與諸王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則與巢隱謀害秦王者異矣閨門脩整則與私侍官人下納弟妃如高祖太宗又異矣其為當世之所稱不亦宜乎

江安王元祥

江安王元祥性庸遜四為州刺史所至即營財產無有止厭時勝將號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皆畏惡不願行故時人為之語曰寧向僭崖振白不事江勝將號元祥魁梧帶十圍食兼數人韓元號元雖亦鴻儒然不逮也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評曰王僚例閑散謂之左還必為其王者體恤之優崇之而後願立於其朝矣今元祥貪暴自恣至使得其府官者寧冒烟瘴犯霧露而不顧為之臣則雖帶束十圍食兼數人亦食粟之曹交

已耳烏能致賢士大夫與為善哉史稱其庸遜信矣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貞觀十三年始王為金州刺史驕縱自恣不循法度在太宗喪而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全無哀痛又托言巡省部從民借狗取網以騷擾百姓所過之地俱被其害又以九彈人觀其趨彈以為笑樂城門夜開出入任意無有限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至親不忍致于法今署下上考冀媿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其官屬之妻妾有姿色者假托妃子宣召入宮與之奸淫被典籤崔簡之妻鄭氏慢罵以鞋底擊破其面流血乃免因此自愧歷旬不敢出視事後坐法謫置滁州

宗藩訓典未快

宗藩訓典未快

起授壽州刺史徙隆州復貪縱不循法其參軍裴聿諫正其失元嬰粹辱之帝嘗賜諸王綵段五百以元嬰及將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將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慚武后時進拜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薨評曰元嬰居兄喪而宴樂托省部而禽荒奸淫被擊鞋之辱貪黷致賜麻之羞為人如此宜不足齒錄于世矣而滕王之蝶洪州之閣至今猶想慕之何耶蓋畫雖小伎苟至精工則如僧繇龍文同竹微宗應吳道子菩薩之類皆足自表於世何獨滕王蝶也至於洪州之閣非謂滕王遂得以存之特當時紀述歌詠之工贈人人口而閣以文存滕王亦以閣傳爾今錄王勃序以見

其概云

○序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穉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榭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祭戰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瞻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雲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踞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盛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接神仙之舊館層巒聳翠上接重霄迴崖沓石下宗藩訓典未休
李七
臨無地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繁興桂殿蘭宮列向窳之體勢披綉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無阻川澤泐其駭騰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紅銷兩雲彩微雲帶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唱逸興遄飛爽氣橫空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雕闥綠竹氣凌彭澤之樽秋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眇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惜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

關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謫長沙非無聖主屈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比海雖除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管仲於百齡奉嵇康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超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秦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宗藩訓典未休
李七
丘城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傳餞辱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忱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詩云滕王高閣臨江渚珥玉鳴鑾罷歌舞棟宇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評曰子安此序雖昌黎亦壯其文而欲往觀之則此序誠足為此閣重者但結體近賦而自序雖多故姚鉉選唐文不載
荆王元景
宋徽中房遺愛謀反元景坐子則與往還繫獄時吳王恪亦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丐叔及兄死兵部侍郎崔牧禮曰陛下雖中恩不可詘天下法遂賜死

評曰元景以高祖之子高宗之叔父至親至貴考之史又無甚失德特以其子與反者往還而反者又玄齡子尚主者為戚屬則子之平日往還所不能無而元景之連坐似可以親議顧乃帝欲丐其死而不可得也得非亦有以使之者歟不然當不至是

徐王茂

子元禮

徐王茂險薄無行父元禮疾姬趙氏有美色茂逼蒸之元禮切責茂憤恚遂屏元禮之侍衛藥膳且曰為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藥為元禮以不食薨茂嗣上元中事洩流死振州評曰茂罪蓋不容於死矣人子之事親也惟恐親之不得永其天年而無以伸罔極之報也故晨

宗藩訓典

卷六

貞白書院

夕必視膳有疾必嘗藥加殮則必喜安寢則始退三公之貢不易一日之養承祭之豐不如奉養之薄此其心之不可解者也故嘗愛日豈有以五十年之王為已足而遂死其親乎茂乘父之疾逼蒸其姬一當死見父切責遂屏其侍衛藥膳二當死利父之速死而竊其位三當死許世子一不嘗藥不免弑君之誅茂負二大惡真一死不足以塞辜者乃至上元而始流死振州亦為無天道矣

同平章事勉

以下元

鄂王元懿曾孫勉字玄勵少喜學內沉雅外清整始調封許州水陸一都會俗龐錯號難治勉權

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囁興無法度大將營崇嗣背閑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嘆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出為汾州刺史評曰昔高祖初漢大臣皆同事無等威自叔孫通制禮儀而高帝嘆吾今日始知皇帝之貴肅宗興唐武臣囁興無法度日李勉劾背閑坐而肅宗嘆吾有勉始知朝廷之尊夫天子至尊至貴惟不自有其尊貴所以貴益貴尊益尊也而二主若幸其尊貴然何居易之復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節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嚴德行蓋人上澤下理之正也故為履以辨別上下之分而後民志可得定焉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以經制數度之等而後德行可得議焉况草昧之初其分未明多難之秋其節未立使不為之禮制以防閑之則功臣咸以擊柱爭大將咸以背閑坐彼此相師漫無綱紀而好犯上作亂者因之以起矣故禮儀制而皇帝貴非以貴自驕也使知貴賤以位民不可有出位之思也不恭劾而朝廷尊非以尊自恃也使知卑高以陳下不可有陵節之念也此聖人安上治民之大術而非經生末學不知體要者所得論矣

○尋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繞四五畿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牝官未

嘗枚飾器用軍服後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年琛授江中時人謂可李朝隱部人叩關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滑州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 評曰善理財者惟寬厚乃能得之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反不可得矣如西南夷船歲縱四五至縱苛取之所得幾何明年至者四千餘船縱奪取之入自贏餘蓋利者利也易以不疑所行為利謂行之順便即利也商以利來以失利去故通其利於人則利壅其利於已則不利嗚呼豈惟夷舶然哉

○德宗立就加同平章事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奸邪朕固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時適其對以太子太師罷卒 評曰太

奸似忠大邪似正忠正唯其似故常飾其所勉奸邪實其性故時露於其所忽凡人猶爾何况大臣蓋其見王之時少則得以用其勉而著其善退而閒居之時多正其為不善無所不至之時而何暇掩其不善此杞之奸邪所以天下皆知而帝獨不知也李勉此論可謂洞見其肺肝矣乃帝終不以杞為奸邪而反罷勉豈其如昔人所謂好畫龍不好真龍好野雞不好家雞也耶○勉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而曰左右無知者幸居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

許諾既寔密置餘金於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籍其在朝廷建鏐亮薦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 評曰李勉所以處逆旅諸生者有仲尼殯友之心有楊震畏知之不有季札掛劍之義有孔明託孤之信真古長者也而史以貧俠稱之夫俠士尚氣類輕財重義使其處此當亦能之然未必中理如此史特以其貧而勇於義有俠之風而不知俠非所以論勉也

同平章事夷簡

夷簡字易之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始當舉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所擅制十三年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以有過度乃求外遷為淮南節度使卒 評曰夷簡知卑頓之作樂為擅而廢之使禮樂出自天子自知能不過裴度而讓之使征伐專於關外皆人臣奉公憂國之誠心而較其孰難則讓尤難蓋人莫難於自知尤莫難於自屈而能其功名之際自謂不知而退焉以推之能者則視子貢之不如回又當過之故周勃以木訥讓平使開文帝治安之績論者必曰平勃無軒輊也盧懷慎以伴食讓崇使成元宗開元之治論者必曰懷慎如有容也則裴度之功亦夷簡之讓成之而可遂謂其

不能以有過度哉

同平章事宗閔

宗閔字損之擢進士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于巧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植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評曰按范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讖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黨宗閔訓典未帙

李貞白書院

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諫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放縱士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惟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厲名節立廉能以抗權奸者斯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又按石敏若曰唐稱黨曰牛李且德裕嫉人為黨者唯不能誅人之黨而徒忿惡之彼以奸氣毀此以積于譏與之對壘而相為怨隙焉是以天下

亦名德裕曰黨惜乎無有推原德裕之心者也且德裕

之黨誰歟大抵不過鄭覃陳夷行李紳李讓夷等數人矣而覃紳所為頗有可紀若夫牛黨則皆陰險無恥機穽深毒奇發巧中關於薄俠尤致死力褒貶之軋口騰偽譏端溪之貶門集賀賢此亦古所未有也且自牛觀之功業孰與德裕之多諫爭執與德裕之切然則牛可名黨而德裕輩乃風雲律呂之合其不可謂之黨明矣所可為德裕惜者不明按其黨以誅之耳當時柄軸宜沐浴而朝曰此曹為黨以傾賢臣以奈邦政請正以罪與國人同棄之此宰相職事又何必黜以他罪如以交通劉稹貶宗閔以家行不謹坐李漢之類使天子謂德裕附會不由公正以致黨名加以千載不磨可勝嘆哉

宗閔訓典未帙

李貞白書院

合二說觀之范並罪牛李而石獨恕李且云牛可名黨李不可名黨夫宗閔德裕特以錢徽之斥遂致嫌怨交構植黨相傾禍流搢紳餘四十年彼固自以為黨人亦共目為黨而石顧欲以為不黨乎異已者遂同已者引惟為身謀不恤國計二黨皆然厥罪惟均至責德裕不能沐浴而朝明按其罪此又不明乎事機之說矣夫以孔子之大聖討陳恒之大逆猶弗克如志而徒慨嘆於不敢不告况當德裕而易為之我沐浴而請彼亦將沐浴而請人其自賢焉雖孰孰別人各討賊焉何從要其歸則唐黨勢利勢窮利盡而後止者其見之審矣夫

終不可去乎辨之於早防之於漸亦范論也亦夫子之論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

○俄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知名士若唐冲薛座素都等世謂之王簡太和初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引牛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起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裕固請皆出為刺史帝宗藩訓典未決

六十五頁白書院

然之宗閔曰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贊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太沮不得對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嫉德裕共訾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閔極言營解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宦者求宰相乃貶宗閔潮州司戶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雲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朋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評曰按通鑑司馬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水炭之不可同

宗藩訓典未決

六十六頁白書院

若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黨在人主所以辨之爾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序位量能而受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舍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諸惡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醴酸而蚋聚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嘗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又石敏若曰唐之朋黨磨軋四十年人主有心於治朋黨曾不考言行而辨賢否逢吉沮裴度而憲宗出之宗閔救楊虞卿而文宗叱之裴度節度山南官無平章而敬宗怪之出之而復召叱之而復留怪之而不罪則賢否終不可辨矣裴度有平淮之大功諸侯四夷望風畏愛安國家利社稷當時一人爾李德裕在穆宗朝草詔論事過人遠甚敬宗令浙西造器服抗章不奉詔乞宗泗

州戒壇奏止亳州聖水上丹宸獻方士疏凜凜有大
臣郎文宗時論李訓奸邪其後訓果敗議維州降僧孺
沮之其後帝聞監軍王踐言之讒始咎僧孺此二臣者
皆有已然之效試挈宗閔逢吉所為以較之則朋黨不
必治矣帝乃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夫河北不足
虞也朋黨去則賊自平二李八閔能去則河北在掌上
矣由二說觀之溫公但言人主當分別群臣之孰公孰
私孰誣孰實而不舉其人石生則極才德裕而斥二李
指逢吉八閔之當去若以溫公為未核者殊不知論事
之法就事論事則曲直自明若旁引曲證雖若有據而
本真反失矣如牛李之黨始則僧孺宗閔與吉甫相惡
宗閔稱牛李後則德裕以父吉甫之怨而擠之實二李非牛
李矣宗閔對策識切時政爾非有怨於吉甫也吉甫不
當怨德裕亦不當復怨而況其所以復之者皆傾邪之
術也考徵之典貢舉也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輝之學
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譖徵求致第籍徵不能如二人請
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徵厚文昌怒即奏徵敢士以私
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殷
士等勸徵出文曰紳私書自直徵曰苟無愧於心安事
辨證即勅子弟焚書則徵之典貢舉也文昌紳有私書
而宗閔無書也縱有之徵不私於文昌紳又豈私於宗
閔特德裕同紳翰林知紳之必不悅徵也故激之使怒

文昌而共擠之則二李之黨失固不在宗閔也且六昌
紳幸遇徵長者不以書自直儻直宗閔未必罪而文昌
紳以德裕累矣但快己私不虞人害德裕之為謀孔閔
秉心亦忍也溫公為德裕諱故不舉其人而石生不加
深攷徒撫拾其平生之行畧以繫黨事幾何而能得其
事理之實哉又溫公謂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
乎石生却謂二李八閔去河北在掌上矣其論每反蓋
溫公老成故知事之難石生英銳故出言之易然而天
下國家之事類非輕謀喜事者之所能辨又柄國者所
當知也
○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
宗閔諷帝帝因紫英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欲授一官陳夷
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曆宗閔時李續張又新號
八閔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昔舜逐四凶天下治
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
愛憎奪遂擢宗閔杭州刺史會昌宗閔中劉稹敗得交通
狀流封州宗閔性幾警始有當世令名既寢貴喜權勢
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
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
以是敗 評曰石生論德裕之黨不過鄭覃陳夷行李
紳李讓夷等數人乃風雲律呂之合而牛黨則皆險回
無耻機穽深毒閔子薄俠尤致死力此一時倭口殊未

足信如李紳自以周漢賓鳴徽而徽不從遂誣微私其
宗閔代德裕復怨可謂不險而無耻乎至於鄭覃能使
楊嗣復畏而不敢援其所善之宗閔及帝欲授以一官
則陳夷行又言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且以四凶比之
欲朝廷逐檢人可謂不機穽深毒乎使若人而可為風
雲律呂之合則凡附會而朋比者必其聲相應而氣相
求者也孰不可為風雲律呂之合乎帝詔二黨姻家門
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則黨德裕者豈止鄭陳輩數人
乎黨不必皆不肖即有賢者亦或撓其節而暗入之矣
如關子中樞楚之忠直禹錫之歌詩陸贄之春秋宗元
之文章非不表表於世儻不傳匪人自勵材猷則史所
宗審訓典未錄

五十五頁白書院

贊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故論事者不可有意必之心一
有意必之心則不公不平必至舛謬而不足以服人之
心矣此君子所當戒也

協律郎賀

李賀字長吉甫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
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三人大驚自是
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
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母探囊見
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不肯
舉進士愈為作諱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
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勑者樂府數十篇雲韶

評工皆合之弦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評曰李賀

七歲能文真奇質矣高軒過之賦為愈湜所驚古錦囊
之書為母所怒蓋其心以為語不驚人平平爾故尚奇
詭雖嘔出心而不顧行不絕俗卑卑爾故好特異卑薄
進士而不為觀其人豈不斤斤為難能者哉然而非中
庸之道也非中庸之道則非遠大之器也卒之官止協
律自同伶人數限三九不盡天年豈造物者忌之耶抑
其思傷過苦工瑟而拙求齊神竭太用朝聞而可夕死
耶故子弟有奇質未足善有奇質而善養之使其渾厚
和平足以任重道遠而成大器乃足喜賀集四卷今錄
高軒過以例其餘

宗審訓典未錄

不 今 五十五頁白書院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
降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
宿羅心胸元精炯炯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
化天無功麗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
翅附冥鴻他日不差蛇作龍 評曰觀此詩賀固自以
為人中龍矣然以七歲孺子辱二賢大夫臨而問之正
如草天之逢春風鳳雛之向旭日長養成就未可量也
而乃感秋蓬之死草嘆垂翅於冥鴻此固李廣難封馮
唐易老者之所為嘆惜者賀何為哉二公雖驚其奇才
而亦不謂其不第不壽已兆於此蓋器小不能大受量
促恐泥致遠非知微者未易察也噫

附韓愈李商隱杜牧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公曰克兩私孔子不偏諱二名也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衛相公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督曾子不諱昔魯子曰昔者吾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其字也漢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其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諱孰秉轍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為觸犯論近代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

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評曰史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辯然卒亦不就則是賀以父諱不舉進士而愈作諱辯勸之也及觀諱辯則是愈嘗有善勸賀舉進士而諱辯之作則因賀舉進士而爭名者毀其犯父諱并及勸之者故愈作此以釋賀且自釋也蓋賀本不欲舉進士見愈書勸之改舉及舉而人爭之且毀及愈故雖愈為之辯而卒不就也賀真恬退矣哉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爾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後來採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者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勿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

篆或露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

叩頭言阿稱呼長吉學語時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

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

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窓中勃勃有煙

氣聞行車轡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

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

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

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

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

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

耶長吉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

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

又豈人見會勝帝耶評曰商隱此傳蓋記其將死赴

白玉樓之召爾商隱好奇又哀賀不幸短命死故書此

云亦未暇論其事之有無也

○序略曰唐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

其詞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

情也春之盛盛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

也風櫺陣馬不足為其勇也尾棺象鼎不足為其古也

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硬莽丘隴不足為

其恨怨悲愁也鯨喙鯢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荒荒誕

幻也蓋騷之首裔神鯀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惑是則也

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

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

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誦求取情狀離絕遠去

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

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

五年京兆杜牧為其序評曰賀生而無父太夫人鞠

之有姊適王氏七歲能詩詞為韓愈皇甫湜所知遂得

與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諸公游舉進士又以父諱

為爭名者所毀卒不就官止太常寺奉禮郎而卒年二

十七太夫人哭之又無家室子弟獨有歌詩四編臨死

授其友人沈子明而杜牧序之得以聞於代嗚呼何其

窮也自古有才名者多為造物所忌賀豈造物忌之耶

然孔子稱有大德者必得其祿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

得其壽何也德固與才異也

以上原缺

吳越

公子元僚

閩

建州延平

次子繼嗣

少子曦

宗藩訓典申映

木山

宗藩訓典申映

常山愍王承乾以下大

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太宗立為
 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帝愛之在諒闇使裁決庶政有
 大體及長好聲色慢游然懼帝秘其迹臨朝言諄諄必
 忠孝退乃與群不逞狎慢左右或進諫危坐欽容痛自
 咎飾非辯給諫者拜脊之故時人以為賢而莫之察後
 過惡浸聞官臣若孔穎達等盡心舉職每規爭承乾帝
 必厚賜金帛欲以厲其心承乾傲不悛往往遣人陰伺
 害之後廢為庶人 評曰承乾八歲敏惠識大體及長
 好聲色慢游又懼帝知而秘其迹臨朝言諄諄忠孝及
 退好狎群小又懼左右諫而自咎飾非然迹卒不可秘
 非卒不可飾亦何益哉曾子以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
 掩不善者為小人程子以智足以飾非強足以拒諫為
 下愚承乾有太宗之精明為君父有穎達之切直為官
 臣猶挾詐以欺之傲而自賢真下愚小人曾不如不敏
 惠不言忠孝而顯顯愚直之為愈矣愚直無才不能為
 惡詐愚小有才適足憤事此冊朱以啟明失天下承乾
 以敏惠失東宮也嗚呼克以九男事舜舜不能變冊朱
 太宗以衆賢輔承乾承乾無改於其德謂之不移不亦
 宜乎

附孔穎達劉洎張玄素于志寧來濟

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割切愈至評曰皇太子臨朝言諄諄忠孝亦由穎達孝經章句因文箴諷之力

○皇太子初立泊上書曰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傳察案具負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嘉賓使耳所未聞覩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泊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宗藩訓典申秩六貞白書院一諫徵亡竊謂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見在吾膝前見朕說諫多矣故有今日言也諒習以性成哉評曰帝方敕劉泊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而皇太子遂能驟諫穆裕之誅為帝所喜未必非三人夾輔匡正之功也泊之上書可少哉

○時太子不悅學玄素上書曰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博選賢僚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此則善美性不勝情馳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為福禍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又上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擇沐吐殮下白屋况下周公哉殿下膺質未就尚須學以表

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無識政機望數召曰述古今增懿明德騎射游畋樂戲酣歌悅耳目精靈不可以御夫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擢左庶子太子不悅醜德日聞玄素上書曰周武帝平山東庫官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賀有穢德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籍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肆敗度令宮中山也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泰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疎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聞宗藩訓典中秩七貞白書院力

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誰有過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肆既開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殘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今反猜嫌飾非拒諫禍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官廢玄素坐除名為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麟德初卒評曰宮臣諫太子者多矣然未有如玄素者周贊隋勇皆太子所畏忌而人不敢言者玄素獨引以規切之至論自謂太山之安詎知壬臣敢

進其說及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等語至剴切至感激蓋知太子之必以讒罪而欲其親直諒崇恭儉以挽回之使主臣無可進之說慈父無可開之隙則太子之位定矣太子顧怒而遣刺客伺之馬得不蹈隋勇之轍乎可哀也已

○于志寧字仲謚貞觀初為中書侍郎帝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傳日聞正道習以性成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冠之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宗藩訓典申狀

人教約卿強起為我平輔導之志寧乃就職太子以農時造曲室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閹宦體非全氣專事便佞託親戚為威權假出納為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齊高任鄧長顙為侍中陳德信為開府內顧宴私外干朝政齊卒傾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轢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跡之人咸以為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笑殿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切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及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閑溫清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如愛之意又

哭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况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杵承基往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惘然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評曰志寧本以憂去矣因帝有太子須人教約之敦譬強起就職故見太子農時造曲室則諫見左右多任宦官則諫見僕寺司馭獸醫不聽番休又狎近哭厥達哥支等則諫其所以教約太子者亦以勤矣太子乃不受其教約反遣刺客刺之其不負慈父之惓惓乎自古仇諫者未或不亡太子前刺顙達又刺劉洎又刺玄素又刺志寧雖刺皆不行實心刺之矣肅君何尤反以為仇况仇而四不廢安侯但志寧既以起復而刺者見其惘然苦塊中則雖起復猶終制也是則可尚也然則凶服而朝乎曰入朝墨衰退朝苦塊吉凶無礙忠孝並行此亦古之道也

○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評曰按魏徵傳云皇太子承乾與魏王交惡帝曰當今忠蹇貴重無踰徵我遣傳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則承乾之敗由魏王泰成之也帝亦知泰之必將奪嫡也故四皓微不幸而十七年徵疾

帝與太子視疾及薨太子舉哀西華堂晉王奉詔致祭
當是時太子晉王名號如故也是年立晉王為皇太子
則太子於是廢矣徵亦知身死而太子不免也故臨終
對帝曰娶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嗚呼徵以死不能成
四皓之功帝固在乃不能立君父之綱始則憂秦之奪
嫡而望徵以羽翼終則痛承乾之敗而問濟以何處亦
無俚之甚矣

左相適之

孫

適之初為通州刺史以辨治聞徙河南尹其政不苛細
為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任力詔適之以禁錢作
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適

宗藩訓典中

卷一百一十五

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安娼書決事案無留辭
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
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
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徒容為帝適之帝喜以問
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
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懼不
自安乃上宰相政求散職俄坐貶御史中丞評曰以承
乾之廢而其孫有適之者為左相皆未濟勳太宗不失
慈父使太子得盡天年之所致也濟功大矣嗚呼承乾
以魏泰欲奸其位故以計傾之以至於廢適之亦以林
甫恐分其權故以奸傾之以至於貶祖孫一律孽皆由

人而亦以疎虞不檢遂入於人之計中而莫能自拔也
可不懼哉

吳王恪

初恪封薛林王出為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豈
不欲常見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藩屏吾百歲後庶兄
弟無危亡憂後改王吳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
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
內為之父子公司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
之哉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地親望高中
外所向帝初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
不可帝曰公豈以非已甥即且兄英果類我若保護舅

宗藩訓典中

卷一百一十五

氏未可知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棋不定
則敗況諸位乎帝乃止故無忌常惡之高宗即位拜司
空梁州都督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以絕天下
望臨刑呼曰社稷有靈無忌且族滅評曰無忌舉棋
踟躕固亦有理但此屬實為身謀恪既非長孫后出又
英果類帝又中外所向故無忌忌而惡之然不立則亦
已矣及已甥即位遂因間誅之不亦冤乎此恪臨刑所
以呼社稷之靈而謂無忌且族滅也嘗觀荆吳所坐似
可以親議高宗既欲丐其死而崔敦禮必致死之此敦
禮希無忌之意而代之斷也高宗信仁厚然使朝臣相
與比周以陷吾叔兄於死而不能自伸其欲丐之心則

仁厚之過矣仁厚之過流為優柔武氏乘之敢於殺唐子孫殆盡知唐綱不足忌也雖然恪嘗坐與乳媪于博簒被削今又坐與房遺愛出入被誅向使慎交游循恭儉惴惴法守以力為善無忌亦安能誅之無忌之無忌也恪不恪也然則欲保國保身者不可不守身以為守之本矣

附柳範

出柳

吳王恪好田獵御史柳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評

評

曰吳王好獵範彈治之可謂直矣而又能委曲以行其直於太宗此其直之尤難者也蓋太宗以範之諫責萬紀之不諫範因以玄齡之不諫恕萬紀之不諫非真恕萬紀非直罪玄齡蓋借之以動太宗之悔悟而卒之拂衣之怒隨召之而解則範之諫未行於吳王而先以行之太宗矣吳王聞之又安能晏然而已乎範直善用其直矣

朔方節度使韓

恪子混混子韓少有志尚事繼母謹而異母弟祇以友稱當封固讓祇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開元時徙信安郡王累為州刺史治嚴辦遷朔方節度使初吐

番據石堡城詔韓與河西隴右議攻取既到屯詠日進師或謂城險賊必固守不如持重伺賊勢韓曰人臣之節豈憚險不進乎必衆寡不敵者吾以死繼之於是分兵進賊路督諸將倍道進遂拔之自是河隴諸軍游奕拓地至千里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韓功多執政害之賞不繼為當時所恨治家嚴教子有法度故岷嶓岷皆顯 評曰占人有言立功本於孝此禹所以建平成之功蓋乃父之愆也韓為恪孫恪以罪死而韓思有以雪之非樹奇節樹大功不可故襲封則讓異母之弟討賊則成振武之軍教子則嚴義方之訓其意以為必如此乃可以揚名顯親使天下知恪之有是孫雖死猶生而當時譏韓者之子孫聞之亦當靦然自失也則韓之功豈不本於孝乎又豈止於事繼母乎

同平章事岷

孫

岷折節下士長吏治為零陵太守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謠曰欲粟賤追李岷代宗立拜同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岷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負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太子詹事卒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論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政深文岷時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

維新意於是器與呂譚皆齷齪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
尚騰賴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豪更生賊亦不能使人
歸怨天子峴力也 評曰峴為政則得人心觀欲粟賤
追李峴之謠可見按獄則持大體如駁崔呂別首從可
見而尤奇偉者則撤政事堂接中官之榻奏常參官舉
諫憲之官二事蓋諫憲王朝廷之網維而中官峴人主
之動息故權奸當國必誦事中官刻寒公昭以為固寵
計峴拜相而即反之撤榻堂上則中官氣奪舉才諫憲
則百官膽寒使代宗倚而任之則主威自是可強國勢
自是可振而唐室定矣曾不踰月而竟以潛罷非峴之
不幸實唐之不幸也

濮王泰

魏王泰再遷雍州牧帝以泰好士善屬文詔即其府中
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又以泰大腰腹聽乘小輿入朝
司馬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括地
志於是才望文學者少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籍門若
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分館脩之凡五百五十篇歷
四基成詔藏其書於秘閣又泰月廩過皇太子遠甚褚
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會與王
共之庶子不得為此所以塞嫌萌杜禍源也故定名分
抑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
若嫡庶失序以紊尊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

泰過太子議者以為非是別嫌王新出閣且當示以
節儉勉以受學導之以禮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
也又第舍冠諸王岑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
有抑損帝善之俄又敕泰入居武德殿魏徵諫曰王為
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帝悟乃止
時皇太子承乾病瘳泰以計傾之太子敗帝陰許立泰
岑文本劉洎請遂立之長孫無忌固欲立晉王治帝以
太原石文有治萬一復欲立治泰微知之因語晉王曰
爾善元昌得無及乎蓋元昌即漢王佐承乾為逆者王
憂甚帝怪之以問治以故對帝憮然悟會召承乾譴勸
承乾曰臣貴為太子尚何求但為泰所圖若泰為太子
正使其得計爾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則副君可說求而
得使泰立承乾治俱死治立泰承乾可無他即幽泰解
雍州牧降王東萊詔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望者兩棄
之著為令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鄭鄉後進王濮永徽
初薨鄭鄉 評曰立嫡長制也泰非嫡長乃恃寵結客
計傾儲副卒之天不容偽計無所施而廢死鄭鄉亦其
宜矣然愚以為此太宗之失也分定不爭有王不亂當
是時承乾立久矣乃寵泰使得開館自引學士又聽乘
小輿入朝又縱籍貴游子弟門若市又歲賓客所撰括
地志於秘閣又月廩過太子遠甚又第舍冠諸王又勅
入居武德殿則泰安得不生傾太子之心乎太宗既生

其傾太子之心而又慮太子之傾思及魏徵以為四皓之羽翼是必兩太子而可也有是理哉嗚呼太宗初立承乾矣又欲立泰而承乾廢既立晉王治矣又欲立恪而恪誅而太子既敗晉王未立之時既許立泰矣又欲立治而泰幽其視神器若奕然此無忌舉棋不定則敗之說有以深中其心而太子之位始定然其所損則已多矣原其所以則以不能割愛遂為愛所牽制不能自決以致不保其愛子人主豈可及哉

附王珪

帝拜珪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

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見可以無過矣 評曰王珪以師道自居而考其所以詔告非忠孝則為善真無愧於師矣泰雖能以師禮事之其如不從其教何哉

○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詔大臣曰泰昨日授我於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還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

無忌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 評曰泰欲自年後殺子傳國晉王知帝有意於治也殊不知所厚者薄無所不薄欲竊國不難於殺愛子欲傳國豈難於殺晉王遂良雖知泰非衷言而以帝信而憐之故詰帝失言而以為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也帝不能別置晉王則自不能立泰是泰欲以殺子堅帝立已之心遂良因以別置晉王搖帝立泰之意此遂良之善諫也嗚呼泰詭求而不得治不求而得之信乎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矣

齊王祐

齊王祐其舅陰私智憐人也勸祐兄弟多即上萬歲後

何以自全湏得士自助乃引客燕弘信謁祐祐悅賜金帛使募餉客十五年還州初帝用王府長史司馬必取骨鯁敢言者有過失輒聞而祐溺群小奸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猶以大鼎輔王無狀免其官更用權萬紀以代之萬紀性剛急以法繩祐制祐不出國門悉暴祐罪于朝祐不勝忿會有詔刑部尚書劉德威臨訊頗實帝召祐萬紀還京師祐與燕弘亮等謀射殺萬紀支解之遂發兵私署左右上柱國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托東托西等官城中人惡之皆夜縋亡去詔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德威發便道兵討之勣未至而青淄等州兵已集兵曹杜行敏夜勒兵鑿垣入執祐送京師賜

死初祐喜養鬪鴨方未及狸鬪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若為之讖云 評曰藩封之祚與國同休但能謹身守法自然福流無窮豈有以兄弟之多而慮不能自全於帝沒之後乎論閹牆兄弟患多論急難兄弟患少祐見巢隱亂前魏晉軋後遂惑憐舅之邪謀引劒客以自助而不知彼皆爭太子者也皆爭於帝者也祐不禍先誰禍之先帝不生亂何亂之生此小人喜亂之心中祐懼亂之心以成此謀也卒之倚一劒之任冀萬歲之安擅殺輔臣私署偽官何為者哉太宗手勅祐曰吾嘗戒汝勿近小人正為此耳往吾子今國難夫以帝子而以國難目之身死鑿垣兆形非宗藩訓典中映 十八 貞白書院

鴨非不幸矣

蜀王愔

愔始王梁徙王蜀實封八百戶出為岐州刺史數游畋為非法帝頻責教不悛改帝怒曰禽獸可擾于人鉄石亦可為器愔曾不知之乃削封戶及國官半徙號州評曰王為帝子帝豈有不愛之者至比以禽獸鉄石之不如而貶削隨之則以荒田非法頑嚚不悛故也五千禽荒之歌虞人德音之箴有國家者可不三復之哉

越王貞

越王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為宗室材王武后初遷宗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廢居房陵貞乃與韓王元

嘉及王子黃公譔魯王靈夔王子范陽王藹霍王元軌王子江都王緒及長子瑯琊王冲計議反正番拱四年明堂成悉追宗室行享禮共疑后遂大誅戮不遺種事且急譔乃矯帝璽書賜冲曰朕幽繫諸王宜即起兵於是命長史蕭德瑄募兵告諸王師期八月冲先發諸王莫有應者獨貞將兵攻上蔡破之而冲已敗死貞稍徇屬得士七千列為五營以裴守德為大將軍妻以女署官五百然脅誘無闕志九月后遣左豹韜衛大將軍趙崇裕夏官尚書岑長倩率兵十萬討之削貞父子屬籍改氏虺崇裕等次豫州貞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自乃閉門守家人白貞今事乃爾王豈受戮辱者耶即宗藩訓典申映 十九 貞白書院

仰藥死規自殺守德初欲殺貞自贖見貞死與主俱縊始貞臨水自鑒不見其首惡之未幾及禍神龍初敬暉等奏冲父子死社稷請復爵土為武三思等阻罷開元四年乃復及謚敬謚法死不忘君曰敬五年詔貞從孫故許王子夔國公琳嗣王奉王杞 評曰天后危中宗剪宗室其意不變唐為周不止使當時無越王父子以聲大義於天下則九廟在天之靈何望焉故越王之舉雖敗猶榮卒之復封爵嗣祀統而死不忘君之謚不屈也朱子綱目特書越王起兵討武氏死之固知忠義臣子不可不勉也

附狄仁傑

仁傑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
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
且累陛下欽恤意然此皆非本意謹誤至此有詔悉謫
成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
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仁傑前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
得其歡心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宗
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
暴橫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知
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
左授復州刺史評曰黨越王而論死者助王為虐者也故請斬
也故請釋之計越王而暴索者助后為暴者也故欲斬
宗蕭訓典申快
之而其立言則若罪越王者何也蓋不若是則無以回
后之心而行其意然其意亦未嘗不見於言詞間如得
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此朱雲斬張禹事也禹
佞則光輔佞矣光輔佞則越王不佞矣嗚呼此亦仁傑
所以復唐之術也

紀王慎

紀王慎貞觀中遷襄州刺史以治常最天子軍書稱揚
又為立石頌德慎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當世號
紀越女東光縣主時妃主多恃貴以奢博相矜主獨儉
素姊弟謂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乎曰我
幼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

恭儉著名驕縱敗德况榮寵貴盛當來物也可恃以陵
人乎及王先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評曰慎與越王
齊名致世號紀越而越計武氏乃獨不紀越焉豈各有
見歟以其女親之則慎蓋斤斤自守為家法者也主勤
苦儉素而姊弟以富貴在得志譏之蓋以勤苦儉素非
得志事也主獨曰我幼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
此豈以口舌爭勝於一時之辯對哉蓋得志者自得其
志也心欲如是而卒能如是便是得志不必以窮達論
也窮達者儻來物也以其儻來者為志之得否非自得
矣若三歸及玷以明得意姊弟之見也人生在適志須
富貴何為主之論也要之姊弟未克世俗之見而主實
宗蕭訓典申快
為造理之言

義陽王子行休

武后篡位大戮宗室義陽王琮與二弟同死桂林開元
四年琮子行休挺身迎柩既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
得行休掃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王乘舟舟判為二既而
通野見東洲中斷乃悟前夢焉又靈堂鎖一夕產自屈
管上有指迹一奇二並使小人筮之曰屈於文為尸出
指者示也一奇二並三殯也先王告之矣乃趣其所發
之果如其言而一節獨闕行休號而寢夢琮告曰在洛
南洲明日直殯南得之亡是以三喪歸陪葬昭陵評
曰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

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行休痛父冤死異域乃匍匐迎柩晨夕祈求卒之判丹兆夢屈鎖示徵三尸並得而一節不遺真若有鬼神通之者非其精誠之極何以有此管子之言不誣矣

曹王明

明母楊氏煬帝女巢刺王妃也有寵於上上欲立以為后魏徵諫曰陛下欲比德堯舜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評曰按范氏云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信夫

曹成王皐

皐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吊客不忍聞喪除痛華蒙習委已于學稍長重知痛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玄宗時嗣封曹王年十七八矣事母鄭太妃以孝聞安祿山及奉母逃民間間道走蜀謁玄宗由都水使者遷左領軍將軍上元初旱歉皐祿不足養請補外不許抵輕法貶温州長史俄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饑者僚史叩庭請先以聞皐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後發哉首殺我而活衆其罪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就進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鏐官既遂不肯還鄉母病不自給鏐行縣見之嘆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

乎哉舉劾之並錮死召還未得見即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為觀察使辛京果謾劾貶湖州會楊炎起道州為宰相時知皐直復用為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訴皐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就辦入則擁笏垂魚貌言如平常即貶于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評曰喪先王而哭泣致吊客不忍聞可謂死事盡哀衡州被劾懼禱太妃而易囚服以見告貶官以遷可謂生事盡愛若曹王真無愧於子矣至其開倉賑饑親親而仁民也効鈞鏐之忘親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曹王之謂歟

○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察使辛京果貪虐使部將王

國良往戍武岡利其富即劾以死罪國良恐據武岡反歛荆黔洪桂四州兵討之再歲不能下皐至則屏兵授以書中其忌諱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內尚首鼠皐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入皐大呼曰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遂降良評曰國良能以武岡之力抗四州之兵延再歲之命亦稱勦虜但其反非本意特恐死於觀察使之劾為逃死計爾皐知之故到部即屏兵而授之書以動其心請降又單騎而入其營以決其降蓋得其要害中其忌諱而制之故能成功不然以四州全力相持兩暮而不能下乃以片紙單騎下之豈易為力哉

○明年太妃薨皇持喪還至江陵會梁崇義反奪懷左衛大將軍復觀察湖南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皇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至豫章得裨校伊慎李伯潛劉曼悉補大將土鏐為中軍馬燧許孟容為幕府治戰艦裒兵二萬親教以秦兵團力法遂拔蔡山取蘄州黃州兵益振俄而天子以朱泚亂狩奉天運漕泝江次蘄口希烈遣騎三萬將絕江道皇遣慎擊走帝駐梁州皇貢助相望以天子處外不敢居城府出此西塞山大洲徙郡縣為軍市人遣鏐攻安州希烈遣將援之皇命伯潛迎擊遂下之破隋州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未嘗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淮西平

宗藩訓典申撰

二十四頁白書院

乃請護喪歸東都帝走中人賜帛訖還鎮貞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徙皇鎮山南東道割隋汝以益軍練兵峙粮市田鵠馬以益戰騎歲時大畋以教士少誠畏之辛年六十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評曰禹過門不入而水土平驃騎不治居第而匈奴驚蓋其心惟欲盡心所事故專且銳以有成功也皇之受命討希烈即禁不關家事聞天子狩奉天即不敢居城府此其所以卒能成功以濟艱難也歟

○皇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賤歛貴出豪舉不得擅其利脩江陵東北廢障漢不溢得良田五千頃教民井飲則

由樂鄉二百里賴其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重庫帛皆印署以杜吏設教為戰艦挾二輪蹄之鼓水疾進駛于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嘗自創意為歌器以繫上出五觚下銳圓為孟形所容二且少則水弱多則彊中則水雷力均雖動搖乃不覆云評曰膏綺子弟多不曉事而皇所以治身治人治兵無不由盡真宗室之英矣至其造戰艦以二輪制歌器為孟形皆智者創物之事而歌器戒滿盈示止足周公懸其器於廟仲尼發其義於由尤有國者所當置之座右以觀省者也皇乃能創其意以擬焉之卒與冥合蓋得其象而得其義矣此其所以功高寵極而獲令終也

歟

宗藩訓典申撰

二十五頁白書院

○皇善知人扶風馬燧未知名皇識之卒以正直稱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皇嘗宴集將市取之燧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平皇謝曰主吏失詞以焉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遂止評曰古人於仁人所愛之樹猶思之而不忍傷甘棠之詩是也漢陽夾日虞淵以復唐祚其功與康公開國亦足相方借使其遺業子孫不能保而鬻之固義士所為惋惜者也况因宴集其園圃而將市取之是子孫未嘗鬻而使之鬻也可乎然一聞馬燧之言遂能以失詞自責而止可謂克己矣嗚呼自皇之止而後之為皇者必不敢

萌市取之心爲子孫者亦不敢興求鬻之念是將百世保之臯力也而彛言亦仁矣

金吾將軍道古

金吾將軍道古以進士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擢校書郎集賢學士累遷司門員外郎歷利隋唐睦州刺史柳公綽鎮鄂岳憲宗以飛潛款代之裴度薦道古將必有功會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入其軍公綽惶遽出財貨皆被奪元和十二年攻申州士卒驕不能制又度支錢悉以饋權倖不給士其下怨怒戰不力賊亦易之故再入申雖破其郭不能下竟無功淮西平加御史大夫召爲宗正卿左金吾衛將軍帝喜服餌道古欲自媚而所善柳泌自謂能燒水銀爲不死藥因宰相皇甫湜薦之泌遂起闢垠爲刺史帝以藥賜太子惡之既立誅泌貶其官道古巧于宦便倭傾下游公卿血死長慶初詔還其官道古巧于宦便倭傾下游公卿間常與奕博偽不勝厚進所饋嗜利者多得其歡心故少得美名及死遺宅以葬 評曰道古以王嗣歷典大州且奪公綽財貨私度支錢何至賣宅以葬惟其常與公卿奕博偽不勝厚進所饋以冀得其歡心多取而賤用之故不免是也觀道古生平以饋遺媚權倖以奕博媚公卿以不死藥媚上計無遺巧然卒不免貶死至賣宅以葬不足以爲名而祇以取笑語云作偽心勞日拙

道古巧宦之謂也且道古不特拙于宦亦拙于身彼其因錮薦泌以媚上者信必有不死藥也而帝以藥崩則藥爲死藥矣泌以死藥誅錮以死藥貶道古以死藥斥而猶信其爲不死之丹寧歐血而死是其求不死之心直至於死而不悟也歟巧得拙拙夫不爲凡求速化之術者視此可以戒矣

燕王忠

以下高

燕王忠字正本王皇后無子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請於帝高遂立爲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言建言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劉彊故事帝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帝曰忠固自宗族訓典申秩 不主七 貞白書院 讓敬宗曰能爲泰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梁王 評曰忠之立太子由王后也后既廢矣忠能久安乎此帝所以謂忠固自讓也但忠於是時本無讓意特敬宗希武后之旨而以漢劉彊之讓啓之又逢帝之意而以周泰伯之讓成之而忠終不得以劉彊泰伯比也故傳書降封本紀書廢而敬宗則傳於奸臣見忠之廢由敬宗也廢立大事立由王后廢由敬宗而帝唯唯而已其何以王天下哉

代王弘

太子忠廢立代王弘爲皇太子弘嘗受春秋於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

此何耶瑜對曰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懲故商臣武王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耳聞受它經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仁孝天資黜幽逆之迹不忍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為孝敬皇帝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永隆元年八月甲子廢皇太子為庶人乙丑立英王哲為皇太子即周弘道元年十一月帝崩皇太子即位尊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光宅元年二月廢皇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皇帝即廢宗前為相王評曰后以忠非已子而廢之弘其子也宜可不廢矣而亦不免何哉后方殺王庶人而奪之位廢皇太子而代之子將以誅刻宗室脅迫君長而見弘不忍讀商臣弑君之春秋以為大不類已也故廢之而又殺之既殺而又追號之殊不以為意者以此雍王英王豫王皆已子也數年之間立而廢廢而立立而復廢視諸位為傳舍而恣其廢置之私等神噐如木偶而弄其提挈之勢彼其於已子如此何有於高宗之子又何有於王庶人之子又何有於高祖太宗之子若孫骨肉皆離斬截如戲殘忍毒害亘古所無蓋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女主昌之占女武王之謠自太宗時兆已見矣

附刑文偉上及善書奏

時孝敬弘罕見宮臣太子與膳丞邢文偉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此者謂對稀簡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天資使潘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吞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開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陛下恩旨不許強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乖廢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曰文偉切諫吾見此直臣也遂授之評曰文偉一典膳耳乃能以太子罕見宮臣遂欲奉職以徹其膳至使太子以藥石比之可謂舉職矣抑因是而有感焉古今設官名同實異如王府紀善郎副過史也而名以紀善是導之諛典膳仍膳然不過使之供肥甘待賓客而已而初不以虧膳責之又何怪乎居是職者之寥寥無聞也○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于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繅百匹評曰昔劉行本不為太子乘良馬嵇紹不為齊王操絲竹及善有二公之風矣○景雲中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曰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立稯廟無稱宗之義遂罷評曰禮

有追王者謂子追王其父孫追王其祖如太王王季是也無母帝子之理孝敬皇帝蓋武后自悔殺其太子而追號之已非古人追王之義况又號其廟為義宗乎韋湊之諫其詞嚴其義正矣

許王素節

許王素節始王雍授雍州牧方羈州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齊叻淬勉自彊帝愛之轉岐州刺史更王郇母蕭淑妃被譖死出素節為申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倉曹參軍張柬之以聞欽帝省其誣武后滋不悅坐受賊降王郇陽削封戶什七徙置袁州錮終身儀鳳三年為岳州刺史更王葛又徙王許歷三州刺史後武承嗣調周興誣素節與澤王上金謀反召繫御史獄道聞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湏哭哉至龍門驛被縊葬以庶人禮評曰觀素節所以淬勉自彊蓋亦賢王也武后剪除宗室而賢王尤其所忌素節既以母故出刺又不許入朝其兆已見雖深自韜晦猶恐不免而乃著忠孝論以自明此所以滋武后之不悅也及其被誣追逮自傷病死不可得悲夫

雍王賢周王顯

上元初帝觀鴈閣時赤縣與太常音伎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負郝處俊

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競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嘆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評曰兄弟本同氣也然多睦於貧賤猜於富貴甚至不相容而構內難則隋文所謂爭名利故也吾不暇遠引即元吉與秦王爭致蹠血之慘魏王與承乾競成兩棄之殃皆高宗所親聞者胡不自監而令雍周二王分朋角勝於觀酬乎是教之爭也非示童子無誑之義也處俊之諫防著於微設誠於戲能使帝遏止其事而且嘆其遠識焉真知言哉

附李嗣真王勃

時韋懷太子作寶慶曲閣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賡曰官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微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樂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耳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評曰人之禍福其來也必有所以兆之者或四體或語言或著龜或夢寐或人事皆兆也而識微者為能察其幾而知之如太子將廢作寶慶曲嗣真知廢與

道人言在太子不自知其幾之兆於音在嗣真則審知其樂之本於德然皆實理也以實理推之故不妄此至誠所以如神也官不召商則君臣垂角與徵戾則父子疑皆據理言之而其應如響世之惑詭幻以自神其說者可以已矣

章懷太子即雍王賢

沛王賢聞王勃善文召署府脩撰是時諸王聞雞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宗見之怒曰是乃交構之漸也斥勃出沛府評曰勃為沛府脩撰見諸王鬪雞不能糾正而反為之檄英王雞何哉勃雖以文為戲而帝則見戲為真蓋亦處俊分朋之諫有以觸動其交構之思故不免斥也然則勃之識不逮處俊遠矣

宗藩訓典中

卷三十二 貞白書院

邵王守禮

子賢

邵王守禮武后革命畏疾宗室而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十餘年睿宗封相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中宗即位進封邵王睿宗立出為幽州刺史開元初累為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等皆同為刺史皆擇僚屬持綱紀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故源乾曜袁嘉祐潘好禮皆為邵府長史司馬督檢之後還詣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為王帝從兄不甚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無可稱者嘗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產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耶諸王每白上以馬歡岐王堂奏守禮知雨暘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天后時太

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勅杖凡四三累創膚前雨則泥憑輿則嘉以此知之因泣下帝為惻然覺年七十贈太尉評曰天后欲奸天位畏疾宗室除其所忌即章懷太子為已所生猶必置之死故宜守禮之幽閉勅杖十餘年也然既備嘗險阻而及見天日乃惟弋獵酣樂之好雖以法家拂士督檢而不悛何哉史稱不才宜矣

附潘好禮

出潘好禮傳

潘好禮為邵王府長史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日王出獵好禮卧馬下諄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基禾稼以損下人王慚為還評曰周官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四時皆田也但古者必擇山林開墾之野而虞人翼獸以待射則當春時農耕于田王獵于野兩不相妨故蒐可也後乃縱車騎之所如隨鷹犬之所指而獵不擇地虞不翼獸則未免暴禾稼糴餉拂百姓以從欲違農時以損人矣此好禮所以有何得非時之諫也然則非春而獵乎曰古者獵以講武王為國潘唯謹身好學守法為善乃其職也而何事武之講哉好禮亦適當農時而見王獵故遂以此諫爾

相王旦

即睿宗

相王旦長而溫恭好學訪訓工草隸書從封豫王天后光宅元年二月廢皇帝即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立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大赦改元文明太后

仍臨朝稱制評曰漢以呂危劉唐以武革周然較而論之呂猶女也武則男矣系冕矣稱朕矣儼然一帝也廢皇帝立皇帝如提傀儡由已挈弄之耳二月立旦改元文明至九月又改光宅即以光宅繼弘道而滅其文明之號是旦雖帝猶不帝也旦不帝而武帝武之罪浮於呂多矣

附劉禪之裴炎出二公傳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人少以文辭稱儀鳳中

府馬帝謂曰卿家忠孝其父于襄仕隋為朕子賴以

師矩冀蓬生麻中不扶而挺也后既立王為帝是時詔

令嚴繫禕之恩致華敏哉可占投少選可待也武后時

房先敏坐累貶訴于相府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

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枉上貶青州加

禕之太中大夫后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以手足移於

腹背尚爲一體乎禕之曰引過歸已忠臣也王德真雅

順曰冀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為時所服后曰善

行稱其言台怒垂拱中以臣則易也千求乃辭之辭望

厲宗申理之辭之曰太后成出已而帝薨故東晉國

也臨誅神色自若筆導數紙司獄哀問人皆傷之

評曰后既立王焉帝則王即天子位行天子事矣房先

敏果不當貶則宜訴于朝而何之相濟訴哉可見王雖

帝號其實居相府也味道以太后旨荅之非歸非桮

上違其實爾禮之則謂王既立爲帝即當即天子位行天子事而不當更稱天子

升平事不當復稱太后旨也故以乃上從有司所奏

云「力屈言以興非責明」追故裡之因以歸善自心而

表之後始語其前田之言為帝不為已而遂以臣列賜

帝愈申理后茲不悅臨殊康既現施如歸韋之忠孝

不負家國矣王本不當入訓典特當時原不以帝見之

亦不得以帝與之故變列入諸王以甚后惡戒後世云

○中宗歆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炎固執不從帝怒曰

我意讓國與玄奘豈不可何惜侍中耶炎因與武后謀

宗藩訓典中帙

王維爲帝朱嘗省天下事災其表立召存遠用公六上

三錫嘉帝不實省天下事勞謀乘后出沐龍門以兵執之遂改天子尊號雨后不出余收業兵與右義士之從

曰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崔謩曰聞亂不討乃清

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欲胡元範曰炎主變

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及后曰朕

知炎反遂斬于都亭驛籍其家無儋石之贏
評曰炎

之微子明辟即劉禪之反政之意皆忠於豫王者也豫

王忠則后不忠矣故后皆殺之但禕之私語大隱故后

以拒制賜死于家裴炎明請復辟故后以炎反遂斬于

然則炎視禕之更烈焉然吉頊說易之曰天下思唐

又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蓋請廬陵相王以副人望則以廬陵相王並請而狄仁傑說后以母子姑姪孰親立廬陵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立三思廟不祔姑又獨以廬陵請而不及相王何也蓋廬陵相王雖一廢一立而幽閉與斥外無異又廬陵為長先立則並請獨請亦各有見也然則裴絳非歟曰炎以廬陵歆與國玄貞則得罪祖宗當廢而相王無罪禕之以后能廢昏立明則廬陵為昏當廢而相王為明立相王則廢繼高而中間無韋氏之變矣

寧王憲

以下帝

寧王憲即成器避昭成皇后諡改今名睿宗嫡長子也

宗藩訓典中缺

一三六

頁白書院力

始王承平武后廢中宗以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隨降王壽春中宗立改王蔡固辭韋皇后弒中宗稱制進封宋楚王玄宗率兵誅韋氏定內難尊立其父睿宗為皇帝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意不決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為皇太子以憲為雍州牧楊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實封至二千戶賜甲第物段五千良馬二十奴婢十房上田三十頃進尚書左僕射又兼司徒讓司徒先天元年為司徒玄宗立太平公主等謀反純元

崇宗璟請出憲及申王成義以銷釋陰計乃出憲為蒲州刺史進司空玄宗既討定其難進憲位太尉增千戶固辭更授開府儀同三司解太尉楊州大都督徙王寧又兼太常卿開元十四年表解鄉復為太尉歷澤岐涇三州刺史累封至五千五百戶二十九年憲有疾僧崇一療之少損帝喜甚賜緋袍銀魚已而浸劇薨年六十帝慟哭以憲實推天下有萬世之行非大號不可追諡讓皇帝其子璿表讓不許及葬號其墓曰惠陵帝素友愛為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及即位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申岐王範薛王業弟也邪王守禮從兄也謂五王五王嘗賜第上都隆慶坊至是憲請獻為興慶宮帝許之仍各賜憲等宅環於宮側宮西南帝置樓署其西為花萼相輝之樓南為勤政務本之樓上時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即召升樓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鶴鵠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浹日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後申王等相繼薨每遇憲生日必幸其第為壽往往留宿居常無日不賜遺憲嘗請歲終畫錄賜目付史官必數百紙云評曰玄宗友愛諸王意綢繆極和氣感召遂翔鶴鵠豈不盛哉然亦以憲退

讓畏謹有天下不與之鄙足以深動其心而致之觀其
追謚大號特稱實推天下有高世之行其本心吐矣然
憲雖高亦未必不監建成之禍焉

○寧王憲嘗從帝按舞萬歲樓帝從復道上見衛士已
食棄其餘實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復
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
餘殮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在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
且誤殺人又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憲曰
曲雖嘉然官離而不屬商亂而恭君卑逼下臣僭犯上
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
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評曰
宗藩訓典申狀

玄宗以憲諫殺棄殮而稱其急難善矣及聞涼州新曲
之論而默然豈非以其有播遷之說故不悅歟詩云鶴
鶴在原兄弟急難帝稱憲急難想鶴鶴翔集之後然
急難莫如播遷而反不稱之何也詳味憲語非特審音
亦察於人事而言而帝亦知其以曲諫故默不語爾憲
誠善悟主者哉

○帝嘗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殊
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曜有五
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
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
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効耶虞舜

至聖捨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
天下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慕歎也頃因餘暇選仙
錄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
長齡永永無極也 評曰玄宗以服藥求羽翼不如兄
弟為天生之羽翼蓋以已之友愛諸王而嘆魏文之猜
嫌陳思因感陳思之以猜憂死而益堅其友愛遂持神
方之藥與諸王共之冀偕至長齡永永無極則惑矣夫
脩短人生之定數方術邪士之幻妄觀其丹則金石攷
其藥非參苓餌之多以燥渴歐血死使神方果可以奪
定數毋論秦皇漢武即魏文亦常身輕而生羽翼矣欲
長生求速死神方也然則如何而可毋勞爾形無搖爾
精無耗爾神庶幾長生其次則忍嗜欲節語言少思慮
調寒暑雖不能長生亦可以却疾矣

漢中宣王瑀

瑀早有材望偉儀觀乾元初寧國公主降回紇詔瑀以
特進太常卿持節冊拜回紇為威遠可汗瑀亦知音嘗
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
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又聞康昆崙奏琵琶曰
琵琶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 自下逆鼓
自下逆鼓 評曰瑀之知音
蓋出寧王然辨笛工之卧吹知琵琶之多少孰與諒涼

州之新曲哉然其爭收群臣馬以助戰亦正矣

岐王範

岐王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為盡禮與開朝隱等
居常飲酒賦詩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珍者時姚崇
資權謫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
說懼請請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
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愛痛
不在足間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
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 評曰張
說嘗以素憾劾崇懼崇所中故請岐王申款以岐王帝
之愛弟有言必聽無非欲以自明使帝不惑於其言爾

宗藩典與申狀

四十一頁白書院

非有他也而崇遂謂說輔臣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
誤是欲以中說且以中岐王矣帝於兄弟本無間然而
崇乃以己故甚間之幸帝不入止出說相州而其秉心
亦忍矣不特此也肅宗立帝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
王成器等分典開府禁兵崇環建請出諸王為刺史以
銷釋陰計夫成器嘗讓天下與東宮豈有私公主意哉
其分典開府禁兵未必不出於東宮如漢以周勃典北
軍之意而崇以為陰計而請出之其與楊岐王無異也
崇號開元賢相而史乃譏其權請殆有見於此歟

靖德太子琮

以下玄宗子

奉天皇帝琮薨贈太子謚靖德肅宗立詔曰靖德太子

親則朕兄睿哲聰明朕昔踐儲極顧誠非次君父有命
不敢違求言懇讓不克如素宜進謚奉天皇帝 評曰
琮雖長以君父意在忠王遂讓之知天命有歸也忠三
郎位又能以踐儲非次歸善於兄進謚奉天皇帝以琮
能後天而奉天時也在玄宗時有讓皇帝在肅宗時有
奉天皇帝父子兄弟之間無言無爭釀為泰和視唐初
慚德固逕庭矣

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瑒

開元三年立瑛為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
齒胄禮太常擇日謁孔子太子獻詔楮無量執經群臣
學官諸生以差賜帛帝種麥苑中瑛諸王侍登帝曰是
將薦宗廟故親之亦欲若等知稼穡之難因分賜侍臣
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比詔使老閔田畝所對不
以實故朕自時以觀其成云 評曰此得古人諭教太
子之法

宗藩典與申狀

四十一頁白書院

○初瑛母以娼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
傾後宮生壽王 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
職頗怏怏惠妃女瘡楊回揣妃旨伺太子短譚為醜語
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
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享國久于孫蕃衍
奈何一口棄二子昔晉獻公惑嬖姬之讒申生憂死國
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充巫蠱禍及太子京師蹂躪血膏

帝有賢子賈后譖之乃至喪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
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子之道天性也雖
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教帝默然太子得不廢俄而
九齡罷李林甫專國遂遇害 評曰玄宗一日而殺三
子真不父矣九齡諫之以為父子之道天性也其言及
覆痛切由今觀之豈帝無父子之天性於其三子乎帝
之無父子之道也蓋因無夫婦之道也傳曰妻者齊也
謂其與我齊體也夫既與我齊體而謂之妻則必擇其
人果可與我齊而後齊之一門第一德行詩曰齊侯之
子衛侯之妻門第也又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德行也
玄宗以天下之主擇天下之母而或以娼進或以色選
則於門第德行舉無當焉而失身可賤之人自居後石
之卑矣况德無進退而色有盛衰色盛愛濃色衰愛弛
愛濃子抱愛弛子棄情勢必然也又何怪三子之同日
殺哉蔡丘五命首之以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妾易且不
可况殺之耶妾且不可况進娼耶帝唯無夫婦之道於
前故無父子之道於後此脩身齊家有天下國家者不
可不講也嗚呼齊桓知之故為五伯之首帝號開元盛
主而漫焉不知此三郎之所以即當郎當也

賴王璵

賴王璵喜讀書好文詞安祿山反詔領劍南節度大使
帝西出令御史大夫魏方進為置璵使移書劍南蜀郡

記璵之潘大設諸待璵先即鎮更以蜀郡長史崔圓為
副璵濟江舟中以絳席藉步命徹之曰此可寢奈何踐
之璵之出遽不及受節司馬史賁請建大槩蒙油囊先
驅以威道路璵笑曰既為真王矣安用假節為及視事
再踰月人便其寬 評曰絳席藉步是以貴物賤用也
而璵撤之建槩蒙囊是以真王假節也而璵斥之議者
質璵德美而不知璵非以是為德美也君父蒙塵臣子
同難而忍矜容作好如賤丈夫乎故濟江則思擊楫之
義自無心籍綵以為夸在道則切攘袂之忠自無意假
節以欺世爾由此觀之則帝之以置頓遣使為儲府移
書者其猶溺安樂之故習乎

永王璘

永王璘少失母肅宗自養視之長聰敏好學親臨甚不
能正視祿山反詔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
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
億萬在斯山委璘生宮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彊遂有
謁江左意肅宗聞之詔璘還觀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
裴城王陽剛驚之謀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即引舟師東
下甲士五千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塗會吳
郡採訪使李希言拒戰不勝降於璘江淮震動明年肅
宗遣宦者啖廷瑶等與成式謀招諭之時河北招討判
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瑶邀銑屯楊子成式又遣

裴戎以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張旗幟大閱士璘與傷登陣望之有懼色銑夜燃束蒿人執二炬景亂水中岬者以倍告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携兒女及麾下遁去成式與銑合勢張左右翼射傷中肩軍遂敗璘奔鄱陽收庫兵掠餘千將南走嶺外皇甫旆兵追及之戰于大庾嶺璘中矢被執旆殺之傷為亂兵所害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旆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耶由是不復用 評曰甚矣肅宗之友愛也璘少失母遂自鞠之至於成立恩猶父矣不幸漁陽一鼓上皇西播正臣子矢心戮力之秋璘領四道募兵江陵見其富強遂闕江左夫以甚陋之貌不曉

宗藩訓典申快

卷四十四 貞白書院

建寧王倓

肅宗子

建寧王倓美毅有才畧善騎射祿山亂典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肅宗太子使諭曰至尊播遷吾可以違左右乎倓進說曰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遏也

士不下十萬而光弼子儀金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廣平王倓亦贊之於是議定太子北過渭兵仗鹽惡士氣崩阻日數十戰倓以驍騎數百從每接戰常身先血殷袂不告也太子或過時未食倓輒涕泗不自勝三軍皆屬目至靈武太子即帝位議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左右固請廣平王帝曰廣平既冢嗣安用元帥答曰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元帥撫軍也莫宜於廣平王帝從之肅宗倓上欲以倓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矣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無樂心所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倓為副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倓為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曰更詔倓典親軍以李輔國為府司馬此固倓之心也

宗藩訓典申快

卷四十五 貞白書院

時張良娣有寵與李輔國交構欲以動皇嗣者倓忠塞數為帝言之由是為良娣輔國所譖妄曰倓恨不搃兵辭爵有異志帝惑偏語賜倓死俄悔悟而內政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訴計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明年廣平王克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倓事帝改容曰倓於艱難時實自有力為細人間閱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為之所泌曰爾時臣在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此言得之譏口爾帝泣下曰事已爾宋柰何請還山上良娣曰倓以朕不從卿此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王上曰建寧為不從卿教欲害其兄國雖亂心廣平當感之廣平每與臣謀其冤報流涕嗚咽且陛下

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盛
深感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
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陛下不答朕不飲必曰陛
下嘗聞黃臺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自為
行而睿宗最幼長曰弘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圖臨朝
鵠殺之而立次子賢賢日憂惕每侍上不致有言乃作
樂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言曰種瓜黃臺下
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
摘抱蔓歸而賢終為后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矣慎
無再帝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泌曰陛下但識於
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亦為后所搢故
泌因對及之廣平遂安及即位追贈齊王太尉三年

宗藩訓典申快

卷四十六

貞白書

有詔以俊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興有功乃
進謚奉天皇帝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喪輜不動帝
謂泌曰豈有恨耶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俊艱
難定策者泌為挽詞二解追述俊志命挽士唱泌因進
辭輜乃行觀者皆為垂泣評曰建寧有功中興肅宗
所素諒者然卒奪於讒口賜之死何不明不慈至是哉
廣平不遇李泌亦建寧之續矣建寧雖不遇泌於生前
亦幸遇于沒後挽詞之述與黃臺瓜詞至今觀者為之
動心况親履其事而聞之者乎喪輜之行雖不止定儲
而生平鬱鬱至是盡白亦可以慰矣然建寧之克繼白
於泌而其死實良娣輔國諡之盖建寧嘗發二人之指

廣平而反中其身帝不疑而信之則以廣平嘗奪俊之
元帥迹涉有因而輔國又為建寧司馬言必有當也夫
司馬府之貴僚而以閹人為之故得以結良娣構廣平
而建寧懼其以司馬坐累也故先發之而不虞其反中
之也然則輔國不司馬則廣平不搆建寧不死而父子
兄弟之間相安無事矣嗚呼府僚可不慎擇之哉

舒王誼
舒王誼宗

舒王誼帝即位立宣王誦為皇太子誦為人寬仁有斷
喜藝術善諫書帝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禮重
師傳見輒先拜從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後侍宴魚
藻宮張水嬉絲艦宮人為擢歌衆樂間祭帝馳甚顧太
宗藩訓典申快

卷四十七

貞白書

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為對及裴延齡
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
故二人者卒不得用貞元二十年太子病風且瘖帝崩
即皇帝位初太子妃蕭母郅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
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
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
臣不敢以古事爭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
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且曰願陛
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
帝寤太子乃得安評曰史稱太子居東宮二十
天下陰受其賜則舒王雖賢豈復有賢於太子乎特

紀母之蠱媚遂賢舒王而疑太子蓋帝猜其性也向使李泌不進陛下子之說無以回其愛子之心不援太宗兩廢之詔無以杜其賢舒之意不為還宮勿露之丁寧則太子之毀言日積舒王之譽言日聞而舒王太子矣嗚呼泌既定廣平於前又安太子於後非其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而能致是乎按唐宗室其支系分明載籍可據者止此而肅代以後何寥寥也蓋唐自中葉宗室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閣名雖國王實伴匹夫故無顯顯過惡亦不能為王室軒輊故無得而述焉若林甫知柔史稱宗室進宰相孝本史稱宗室子白史稱興聖九世孫誌又稱武昭九代孫而中敏揆訓逢吉史稱系宗藩訓興申懷

四十八 貞白書院

出隴西高祖隴西人武昭後從子博又封隴西王則此七人者為宗室無疑也至如絳侯史稱系出贊皇若與不言所系者有間但唐宗室系無贊皇唯吉甫嘗封贊皇侯而吉甫父栖筠史又稱世為趙人則子德裕族子華與絳異於宗室無明據今姑以林甫等錄入餘俟再考

晉國公林甫

以下
疎屬

李林甫初為千牛直開元初源乾曜執政乾曜子瓘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林甫字宣郎中才耶時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請力士以林甫為相力士未敢發帝用韓休方具

詔武聽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乃薦有宰相才郎拜黃門侍郎同門下三品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諸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始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薄九齡俄與裴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磨折趙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遜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究之 評曰高宗欲立武后褚遂良不可而李世勣稱疾獨後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卒立武后明皇欲殺三子張九齡切諫李林甫私語中人口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卒殺三子奸臣用心如出一轍蓋欲逢君之慾故必先杜人之口故杜人之口必設詭譎之計於君使君得以遂其欲而德於我此奸臣固寵之術也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所學者薄無所不薄自古及今未有分家國為二而能善其治者吾不暇遠引即如孔明一蜀丞相爾其出師未首言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郭攸之費禕董允等皆良實忠純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遂良九齡固唐之良實忠純也使在

林甫有孔明之志則后天下母太子天下本宮中之
事莫大於此正宜力勸其君咨而行之而顧為此言使
武后得以革周三子同日駢死誰之咎也嗚呼世勸雖
奸時有直節林甫陰詭為奸之魁能私三思女能結高
力士能使宰相子薦已為司門郎中能便已薦韓休為
宰相固已目無人矣即官應得才望宰相須用正人源
曜能知哥奴不可為郎中而韓休乃薦林甫才堪任宰
相孰謂韓休而智不源曜若哉源曜無所私韓休報以
德也虎而翼之孫而木之兩兔逐於一鵬漢將代以番
長坐偃月之堂一喜輒碎論立伏之馬不鳴則芻竟使
聲鼓起於漁陽符涼州之新曲奎輿播於巴蜀痛雨鈴
之悲歌推本禍原韓休不得辭其責矣

大理卿徐嶠妄言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幾至刑措
群臣賀帝悅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曲國公
評曰按范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
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斯言當
矣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壽王而帝自屬
忠王肅王林甫恨謀不行乃陽善韋堅太子妃兄也使任
要職將復其家以攝東宮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急厭繩
檢重接對人臣又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
是帝深居燕適沈湮柅席主德衰矣林甫有堂如偃月

號月堂每欲排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
即其家碎矣評曰甚矣林甫之陰而忍也想林甫與
壽王善欲立之冀倚以為奸而太子已立鄂光二王又
長非諧殺太子二王則壽王無次及之理故同日殺之
以為壽王當及矣遂稱道其賢而孰知帝意自屬於忠
王乎肅王此林甫所以恨謀之不行而又思有以搖東宮
也想其月堂之謀不傾妃家難累太子太子一動已謀
即行是欲立一王而殺二太子二王也其計險其心忍
猶幸帝父子之情雖絕於殺三子不絕於屬忠王然妃
家亦碎而太子聲譽亦斑斑矣豈不痛哉按韋堅傳可
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友王時為皇太子
宗藩訓典中缺

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集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
且謀立太子貶堅縉雲太守歲中羅希奭就殺之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然二或斥
已即建言請委尚書省試問御史監總無一中程者林
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
發出入廣駟騎金吾為清道所居重閣複壁一夕再徙
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群司要官悉先其門臺省為
空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楊國忠為御史大
夫林甫薄國忠材庸無所畏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國
忠兼劔南節度使南蠻入寇林甫建遣之鎮欲離間之
是時已屬疾俄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

因不食卒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勝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飢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評曰史言林甫蔽欺天子耳目愚謂林甫之術何足以蔽欺天子特緣天子倦勤厭事惡聞忠言而林甫乘其昏惑以蔽欺之爾如藝無中程以為林甫媚也夫以天下之藝鱗集闕廷而其間遂無一人可中程乎使在開元時必將存其上第矣帝策應舉人謂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矣收賢如仗馬絕諫以為林甫奸也夫以十九年之久設宗藩訓典申快官求諫而其中遂無一人肯出言乎若如李善感以當鳳鳴朝陽矣故林甫之術皆不足以欺蔽天子而天子自無意於求才納諫故林甫之計得行而人遂以為蔽欺爾

○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國家富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

也幸而獲天下王室遂微國忠素銜林甫及未弊禍山暴其短悉奪官爵斷棺覆屍褫其金紫以小樁葬之籍其家評曰古之臨死而託後事者必其人之可託而為我之素厚者然後託之林甫既薄國忠之材辱而無所畏又忌國忠之權盛而遣之鎮則林甫固國忠之所深銜而每思乘機以報復者林甫疾而國忠自蜀謂之此豈真有問疾之意哉林甫乃垂涕託後事以冀國忠之哀不知我雖垂涕而彼則竊笑矣我雖託後事而彼則思暴其短奪其爵斷其棺而籍其家矣平生奸計自謂奇中及其將死乞憐無聊史識其無學術發言陋鄙固亦近之以愚言之特奸之破礪無能為者也宗藩訓典申快

○帝之幸蜀也裴士淹以辯得幸肅宗在靈武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為將帝曰此非勦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蓋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義耶帝默不應評曰林甫怨結七類毒流播紳至於天子忘其殺三子之冤而寵任之番二十年奸邪何如及與士淹評議諸臣獨言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則其心術之隱微帝亦洞見之矣嗚呼盧杞能使德宗獨不知其奸邪所以為奸邪林甫不能使明皇不知其奸邪則其奸邪又在盧杞下矣蓋其奸邪初無奇術不過善養君欲如宮妾倭倖務以柔曼

求悅之而已帝本多欲之君其厭繩檢而惡忠直不特
天寶為然觀其以宋璟實直取名則在開元時已有不
悅宋璟之意特由始離患難猶有射鉤之心故得與姚
崇同相以功名終如九齡則以政怠治平頓忘徒薪之
慮故不得與林甫同相而以罪罷斥嗚呼帝以描遷入
蜀正思九齡之時而乃以宋璟為賣直此林甫之妬賢
嫉能雖知之而卒久任之不能應士淹之詰也多欲之
為累如此哉

同平章事知柔

知柔本傳無攷惟張和州神道碑頌載一事張澤為和
州刺史水潦害農澤請蠲穀籍之損者計七八時李知
柔為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
為名遂貶蘇州別駕 評曰史贊李程知柔在位無所
建明今攷程傳猶歷歷可紀但簡悅耳知柔即誣奏張
澤有三失焉不恤農一也妬賢二也罔上三也其立心
制行殆去林甫不遠矣而乃與程同稱得無未覈乎

左拾遺白

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
書蘇題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
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
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飲號竹溪
六逸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

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
篇帝賜食親為調整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
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
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
其詞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王
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一 一枝紅艷露凝香兩平
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其二 名花
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
亭北倚闌干 其三 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
高力士脫韓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 其一 以激揚貴妃
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驕放不
自檢與知章裴周南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
為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
月與崔宗之自米石至金陵看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
人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
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
元和末觀祭使范傳正祭其冢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
民妻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
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
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評曰太白非用世才也雖其天
才英特可比相如然宕軼山林沉酣市井壹醉日富肆
言無忌此豈足以出納絲綸擔當鴻鉅者哉方帝在沉

香亭而召作樂章正雪宮敷對之時卷阿矢音之際而
其所以應詔者不過修花月於瑤臺憶雲雨於巫山諛
耶諛耶抑非諛非諛而譁浪笑傲於妃主間耶以清平
調詠沉香亭豈無佳人獨憐禍水僊郎乘醉而語君王
帶笑而看而不知脫鞵之寺捧硯之妖固已睥睨其旁
指摘其疵而思挾彈以中之矣嗚呼斯人也而可用世
也哉俄而召入俄而放還非常之不能用白白之難為
用也

○祿山反詔永王璘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
使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見江淮財賦山積遂窺江左
取金陵白作永王東巡歌頌之歌曰永王正月東出師

宗藩訓典中快

五十六頁 頁白書院

天子遙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靜江漢湖為鴈鷺池
其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
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其雷鼓嘈嘈喧武昌雲旗獵獵過
尋陽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遙看五色光

其龍蟠虎踞
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

鷓鴣樓
其二帝巡遊俱未迴

其明皇幸蜀肅宗即位
松柏使人哀

其宗廟宗祀五侯
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
賢王遠道來

其五王
千巖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繞碧山
其六王出三山按五

湖樓船跨海次楊都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

駒
其七長風掛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

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其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
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文皇欲度遼
其帝節賢
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
陵作小山

其試借君王王馬鞍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
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其十
評曰按蘇子瞻
跋太白碑陰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

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
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

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
而太白使脫鞵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

肯附權幸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

宗藩訓典中快
五十七頁 頁白書院

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轡鄉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
踰籍貫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

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
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

璘之狂肆寢陋錮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
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

可以不辨嗚呼蘇公此辨蓋為太白解嘲爾然永王璘
曷嘗迫脅太白使之從哉觀永王東巡而白為歌詩張

之其曰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蓋以祿山
叛漁陽而永王領兵江陵如晉瑯邪之南渡也其曰但

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蓋毅然以安石自許

子 139—329

而望永王用之以成談笑却胡之功也其曰龍蟠虎踞
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蓋以金陵古興王地而欲永
王之都之也其曰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
蓋言上皇少帝皆外幸而五陵丘墟臣子所當動念也
其曰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蓋設言長安
之民望永王之來蘇也其曰試借君王玉馬鞍指揮戎
虜坐瓊遙蓋即上文談笑却胡之意而丁寧之惟恐永
王之不安石我也其曰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
日邊蓋自許不但成江左之功又當光復中原而西入
長安也由此觀之永王未嘗求太白太白欲借之以成
功名爾時劉晏避亂襄陽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瑒
宗藩制典中載

附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
酒樓夫觸強者覲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脅而不進潰毒
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
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
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
今為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

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較以輦
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
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
顛路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
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
使之消繁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
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岩邃谷使之
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
騁決發如脫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
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
觴沈溺麴蘖是直築其聰弱其明醒則移於賦詠宜乎
宗藩制典中載

理隱校中敏

李中敏字威之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耳

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時侍御史鄭注誣遂宰相
宋申錫天下以目太^{和文}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
以致兩者中敏上言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
頃為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
死彼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綬平民法當
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其道勁正奸人忌之
陷不測之辜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天之降災
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權之利然上
式請烹以致兩况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
快忠臣之視則天且雨矣帝不省 評曰文宗憂旱而
中敏勸帝誅鄭注以雪申錫之枉其論最切而帝不省
豈以申錫不枉耶然觀李石延英之對無異中敏帝慚
而追復左丞則帝固知申錫枉矣但石泛言欲雪申錫
之枉則左丞一復便可以雪中敏欲斬鄭注以快忠臣
之冤則其事有難處者故不省爾然帝何難鄭注之斬
耶蓋憲宗為內侍王守澄陳弘志所弑而諱傳暴崩罪
人未得文宗切齒故始與申錫謀誅守澄不意申錫漏
言於王播及為其中由是內侍愈橫而帝愈憤耻又思
與李訓鄭注等夷殲其類以快其志而不敢以告人者
今中敏斥言申錫之死奸人忌之天下士皆指目鄭注
則欲行中敏之言快中錫之冤必不可惜鄭注之死矣
而帝方欲倚之以舉事何可殺之况注守澄黨也注斬

則其黨必自相疑懼輕相扇動而禍發旦夕今日之中
敏即如昔日之申錫矣故但不省爾此帝之微意也嗚
呼宦官不可盡誅亦不必盡誅但誅其有罪赦其無辜
則變不生而勢自息矣帝欲盡誅宦官已誤倚任鄭注
益誤矣以申錫之忠猶且不克而死况鄭注乎此其所
以釁^釁露之變而帝竟以憂憤崩也可勝歎哉
○為理^理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先審其副有
不可輒却之臣謂匭出禁中暮而入為天下開必達之
蹠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窮
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開成未卒 評曰中敏
之論即魏相白去副封之意固為難得且身為理匭使
能^能不有其審副之權而建請之尤為難得但匭非盛世
所宜設也按垂拱初上欲作匭召工匠無人作得魚思
頃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則匭蓋武后所作以開
告密之門者也更開元元和之盛宜革之矣乃沿至太
和且置使焉何哉蓋匭雖以告密設而一有此匭則含
冤抱枉阨於窮塞而不能自白者皆得以其不平之情
上達而無閼遏故曰不廢既以無所閼遏而不廢則奸
險之徒每覘上以動息者或遂乘之以發人之私報已
之怨而告密之風將因之以起于是不得不設為有司
審副之法使之獻其可去其否以防制之而有司或非
其人則可否憑於財力窮塞終於莫申又非存匭置使

之意此中敏所以有是請也展轉相收弊出百孔雖有
善者亦無如何夫為上者彰善癉惡以明示其好惡於
民民自率德迪行不敢飾非奈何設匿先示之詐乎作
會民叛作詰民疑款民不欺莫如去匿

禮部尚書揆

揆字端卿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乾元初以
李輔國無太僕射立淑妃張氏為皇后立成王俶即廣平王
為皇太子更名豫時張后生興王侶纔數歲款為嗣上
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
為太子卿意如何揆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
慶上意始決宗藩訓典中缺 評曰俶之立始替于必終決于揆當時
張后為主輔國佐之倘無揆召代俶矣想此議帝不露
於左右故俶得立而揆無禍亦必前日勸帝但識於心
勿形於外之語有以動之也

○進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
迂學陋生靡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
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
稱美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評曰夫取士所以備用
也今以士有懷挾而露搜索防如賊盜士亦蓬跣就之
幾於罪囚士固自賤而上亦不貴之此士所以寡廉鮮
耻而風節日益隳也然李揆遂大陳書廷中使諸儒各
盡所欲言是但知禁挾之非而如此矯之又若士皆懷

挾之流而薄待之矣亦豈貴士之道哉夫貢舉之弊不
在士子而在主司為主司者誠能體國家求賢之意念
士子力學之苦而一以至公至明之心檢而閱之雖未
能百不失一亦當拔十得五矣若夫懷挾有限試目多
端湊合不盡屬真自露彼雖矜其偶合者以為禁嚙我
則視其不合者以為曳白爾由此觀之士子不能為貢
舉之弊而弊貢舉者皆主司也今不能自防而防士子
不亦誤乎

○揆美風儀善奏對帝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

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特稱三絕 評曰唐名臣稱五

絕者曰虞世南稱三絕者曰宋令文李揆李白攷其傳

宗藩訓典中缺

六十三頁白書院

則世南蕪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而有之尚矣若宋
令文則富文詞攻書有力為三而其子之問以文章起
之梯以躋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絕李揆則以門
地人物文學為三李白則以歌詩合裴旻劍舞張旭草
書為三其三則同而所以三則同而異也宋令文李揆
皆身有之李白之三則亦之問之梯之遜之一爾

○乾元初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
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本朝
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恐有
非常何以制之遂罷 評曰南衙諸衛兵也北衙禁軍
也皆謂之天子禁軍以備非常與漢南北軍相似若徵

巡盜賊則金吾之事爾李輔國以京師多盜而請選羽林騎士為之是以禁軍代金吾也倘有非常之變卒起蕭牆其誰與成周勃安劉之功乎李揆罷之真經國之遠猷矣

初苗晉卿教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及秉政揆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禮部尚書評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此晉室之弊政也吾聞為官擇人未聞為門地擇官李揆自矜門地為當世第一遂輕元載地寒而鄙薄之不亦陋乎夫元載之不可官固自有在不在地寒也今其言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不惟笑人之不揣抑且自慰其失職若湮庭諸長者肯為此言耶

宗藩訓典申狀

六十四頁白書院

○揆素為盧杞所惡出為吐蕃會盟使揆辭老德宗惻然盧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還評曰德宗嘆揆為當世第一而吐蕃見揆亦問唐有第一人李揆則揆者固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境則邊境重者也而朝廷視邊境孰重德宗不便揆羽儀朝廷而使之會盟吐蕃豈非輕用重臣於不足重之地乎故聞命而辭老非怯于行也不欲輕身於吐蕃也問公而給非非畏其留也不欲明重臣之棄外

也觀其言曰彼李揆安肯來耶此其意可見矣長孺在朝淮南寢謀李揆在內戎心自謂彼子儀呈身以示虜而李揆逃名以見難固各有見哉嗚呼載之銜揆猶有說也杞之惡揆則何以焉按杞傳云李希烈及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天下無不痛憤而李泌對德宗亦曰陛下知杞之惡安有建中禍耶李揆和吐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則杞之惡揆不過畏揆之復用而遣出之沮其入相之路爾但史言揆還而杞傳以為卒于行豈揆雖還而竟以老死於道路歟

宗藩訓典申狀

六十五頁白書院

附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蕙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疵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儼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終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羣夷之信董永棠之會已事迴車歲富興元匪躬靡盬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

不懈于位曰恭。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昔常玄成、翟方進以經明為漢相，而皆謚曰恭。攷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評曰：德輿此議至，叙出使之節，尤為得體。德宗本以盧杞之譖遣揆，而乃云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為上諱也。揆幾為吐蕃所留，而乃云已事迴車至河池，而沒為賢諱也。且使奸臣不得以加正人，夷狄不得以拘天使其立言，有法不特恭為當矣。

尚書左僕射逢吉

宗藩訓典申快

六十六 貞白書院

李逢吉字虛舟，舉明經，擢進士第。元和中，累拜平章事。逢吉性忌前險，端多端及得位，務儆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召為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事，度嘗條稹愼，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稹度坐是罷，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薄者更相挺也。以詆傷度於李紳、常處厚等，誦言度為逢吉排，逢吉初得留時已失河朔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遂外遷。評曰：逢吉所忌者裴度也，見度討淮西則撓阻之，及度功成與元稹同相，見度稹不協

又并擠之。度稹罷而逢吉代宜可已矣，猶慮其在朝也，結詭薄者共詆度，卒外遷之，乃已何逢吉於度若是甚哉？蓋君子小人勢不並立，此盛則彼衰，彼進則此退，逢吉懼度之進盛而力排之，此小人思得患失無所不至之心也。考稹傳，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充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誦號元和體，往往捕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後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訾，薄俄遷翰林學士，承旨教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其道經之度，因上疏劾洪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洪簡而出，稹為工部侍郎，然春倚不棄，未幾進同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笑。時王廷奏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思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所善于方等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稹然之。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為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遂與度偕罷宰相而逢吉因此得代矣。由此觀之，則逢吉之擠度也，欲去之而代之也，其并去度稹也，以度稹相隙而乘之則易也。其度稹相隙則以稹嘗抑度論奏而亦劾之以報也。夫度固雅德君子，稹亦非傾邪小人，觀其

見太子幸王任叔文而獻書請選正人以諫官不數召見而上疏條陳十事與夫詔令數易之諫西北邊事之陳劾嚴礪之違詔過賦遇仇士良之不遜被擊其言論風節似亦可取者稹固不當阻抑度之論奏度亦不當遂以賊比稹而欲先清之使逢吉於是時有與人為善之心而調停之則二人者未必不為趙之薦藺漢之賈寇也顧乃幸其隙而思以一網盡之借稹結于方出元翼之計以計度使度復與稹相惡而因以為利見度隱不發遂遣神策軍發之而二人罷相矣逢吉欲利己而害人欲去度而及稹其險賊刻薄蓋有為人之所不能為者而要之皆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之心使之也雖

案前訓典申狀

太子李訓白書院

然逢吉之攻度稹以小人攻君子也度與稹相隙是君子與君子不相容矣夫君子與君子不相容而使小人得乘其間以收漁人蚌鷸之功豈不可惜哉

○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與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泰陳柳宗元劉禹錫皆任要劇故號八閤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閤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敬宗即位度請入覲逢吉不自安遂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卒 評曰人莫重於始進始進以正猶恐

以不正終況進之不正乎元稹亦才子特進非公議而為妃嬪近習推引故為士類訾薄朝野輕笑而夷考其故稹非有求於妃嬪近習而妃嬪近習傳誦其樂府於宮中而悅之故引而致之也然猶蒙詔若此况逢吉垂延權利不能自致展轉因緣以結守澄為與援其能免天下之非笑乎夫為士大夫不能自立而求援於人又甚而求與援於中人真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與援內植黨與根連方以度請親而出隨以訓用事而入一生精力盡於依人笑罵由他好官自我曾是不耻真無耻矣

同門下平章事訓

案前訓典申狀

太子李訓白書院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李訓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辨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從父逢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厚昵之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帝仲言持說辭激昂可聽善鈞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臣尹益橫帝愈憤耻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協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縈縻帝

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高元裕等共劾仲
言儉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
關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
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進知制誥居中倚重
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等皆賜死元和逆黨幾盡訓
本挾竒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
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讐素忌李德裕宗閔
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為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
貶無闕日斑列幾空中外震畏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
門下平章事 評曰陳弘志弒憲宗其罪歷穆敬二宗
俱不克討文宗思雪其耻與宰相宋申錫圖之反為所
宗藩訓典申快 七十一頁白書

迫以失其臣而李訓佐之乃能使帝賜陳弘志等死赫
然天誅罪人斯得歷世之怨於此盡酬使其及此敷詔
慰安其餘而一以鎮靜持之則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而
申錫之所不能為者訓能為之矣顧乃肆其浮躁以快
恩讐宦寺危心同朝疾首則益成括之所以殺其軀也
哀哉

○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
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
為然賞賚旁午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
兵皆惴惴迎拜天下陰怪士微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
時時進賢才俾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始注先顯訓藉

以進又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
使鎮鳳翔外為助援內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擢所厚善
分總兵柄陰許王璠郭行餘多募士及金吾堂府卒劫
以為用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
衛訓元輿奏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
之即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群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
帝顧中尉仇士良志弘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
使無逸者宦人至仗所約泥汗不能舉首會風動塵幕
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曰李訓反士良遣神策軍使
劉泰倫率衛士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
監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憤帝懼偽不語故宦人得肆
宗藩訓典申快 七十一頁白書

志殺戮元輿涯皆為兵所執帝通宦官於是下詔限
涯等罪訓奔鳳翔為蓋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為宦人
詰奪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
首餘黨悉禽而宦豎益熾帝未以制居常忽忽不憚每
游宴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
表明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評曰
按史贊曰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
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
而返以羣府抱閹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
宗與宰相稱訓崇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
下竒才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何才之云世

以德裕言為然又按范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結逆欲除其偏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誦誦之計欲用甲兵於陛楯之間是以一敗塗地杜稷幾亡自古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愚謂二說皆當而德裕比軍之論尤切事幾即此可見德裕之才過訓遠甚而文宗方以奇才目之德裕所以譏其魯不南徒隸也訓非無才亦非奇才但小有才爾小有才者斤斤自喜暴露於外故見以為奇而不知是奇也乃其所以為亂者也噫

御史中丞孝本

出類

宗藩制典申秩

卷三十一頁白書院

御史中丞孝本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魏暮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壓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唯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時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回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暮為拾遺屢有獻納夫備掃洒於內非曰聲伎恤宗女之孤不為渙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暮辭深切其惜我之心不亦至乎暮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言曾直臣之氣其以暮為右補闕評曰魏暮此說乃祖

衣冠之喻而效則過之何蓋鄭公阻於立后之際故太宗雖聽之終無放濫倫之譏魏暮諫於入官之初故文宗一出之即可免懷德之累愚是以惜衣冠之喻不早也

宗藩制典申秩

卷三十一頁白書院

宗藩訓典申帙

五代史

梁太祖朱全忠賜山人封王換天子以

廣王全昱

廣王全昱太祖長兄也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歸宣武領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宴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逆之呼太祖曰朱三爾賜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家杜稷吾將見汝赤其宗藩訓典申帙

不七十四貞白書院

衡王友諒

非泰也賜不當辭則仲子避戴之萬鍾是矯也兄為天子弟為匹夫舜之所以封象也况弟為天子兄為匹夫溫豈得不封全昱哉封以兄弟而封受以兄弟而受天理人情之至也然莫考全昱之行則固有不改平生之素者何也太祖與仲兄為盜而全昱獨與母寄食劉崇家是不覲觐於所非望太祖既封之廣王而又不樂在京師嘗居碭山故里是猶其寄食劉崇之心也身雖王侯心則百姓即其所以自處者論其所以責溫者固其誠心素節而非矯飾沽名之私矣卒之即位未幾而弒于友珪曾不再傳而亡於莊宗負唐赤族之言至是皆驗則世之恃智力以盜竊人家國者視此不可懼哉

宗藩訓典申帙

不七十五貞白書院

稷而梁之社稷不數年又為唐莊宗所滅友諒等皆不免於見殺真蹈赤族之禍而獨全是以壽終豈非以其有責太祖負唐之心耶

○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左拾遺李愚長揖梁主責之曰衡王朕猶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 評曰衡王帝兄雖拜之亦不為過而愚守王人之義不為之屈視強項公主分道帝子者殆過之矣然非平生謹重寡言工文好學又敗魏敵席清介自守解不以倨傲罪之奚待言事忤旨而後罷哉嗚呼草馮道

惠王友能

惠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奸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為房陵侯 評曰陳州蓋周武王時有虞嗣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千陳

即其地也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如宛丘東門諸詩亦自可觀友能為其刺史正宜以禮法整齊其民使巫覡歌舞之俗一變而為勤儉禮義之風可也今不惟不革反為妖人立赤幟使其晝伏夜聚男女雜亂甚至母乙董乙盜天子名號而猶縱之使得攻劫州縣此其意何為也及末帝擊滅之遂以陳州兵犯京師以為母乙董乙復讐夫陳本樂國一壞於大姬再壞於友能始猶巫覡歌舞終則淫亂勦使國家張官置吏之意祇為亂階固王法所必誅而無赦者及其兵敗而降僅降為侯末帝亦幾于無綱矣

庶人友珪

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毫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慧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邑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卑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盡心歆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為某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知東都臣妾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

計生何不早自為友珪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
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衛士
而入夜三鼓輒闖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
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
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劒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劒擊
住者三太祖憊仆于床廷諤以劒中之洞其腹腸胃皆
流友珪以裊襦裹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喪群
臣及諸軍遺受青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然後
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位 評曰友
珪之弑逆罪固不容於誅矣然太祖以臣弑君友珪安
得不以子弑父也亦天理也歐陽公識其因於一二女

宗藩訓典申快

卷七十八 貞白書院

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以為
女色之能敗人信矣蓋太祖之欲立友文以其妻王氏
之寵也友珪之懼而反亦以其妻之侍疾而知其謀也
向若太祖不邀其婦入侍而獨以友文之長而多材而
欲立之友珪何自而反哉故友珪之反太祖之不能正
身齊家為之也然此亦因歐陽公之論而推言之爾若
論當時之事則太祖不當捨友珪等而立友文何友文
養子也友珪雖生於野合然實已子也於已子則命敬
鞠與之一郡趣使之任而遠之於養子則以傳國寶屈
其妻使如東都召而與之此非人情也夫人情自天子
達于庶人一也庶人有一尺之土一椽之宇猶必款傳

之子及之孫以世守而不失况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
一旦捨已子挈而授之他人乎捨已子而他授者必若
舜禹可也友文多材藝友珪辯黠多智其間不能以寸
而欲友珪甘心以父之天下讓於友文此必不能也且
友珪不惟不有其父之天下也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
以殺之則身且以友文不有矣嗚呼太祖不以天下與
其子而與養子又慮子之不甘而奪之也殺其子以成
就之於子何雙於養子何德人情既背天理必乖故友
珪之弑逆子不子也太祖之捨立父不父也父不父子
不子梁可以為國乎

康王友孜

宗藩訓典申快

卷七十九 貞白書院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為當為天子貞明元
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未帝方寐
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劒鎗然有聲躍起抽劒曰將
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 評曰友
孜之被誅蓋以目重瞳子而自負當為天子也舜目重
瞳子因為天子然其所以致四岳之薦者則以孝友之
德光於上下而初不以重瞳之故也友孜乃欲以刺客
弑君而幸得之不亦誤哉且重瞳子何足言項羽亦重
瞳子也而誅於漢五代時東漢劉昱目重瞳子南唐李
煜一目重瞳子使重瞳子而必為天子是五代之際有
三天子也而何無其一哉

唐王存勗傳以兵威梁稱帝號後唐

太保克寧

克寧太祖弟也為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為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見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見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見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

宗藩訓典申快

八十一頁白書院

北面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侵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勗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勗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群言遂至於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

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勗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評曰觀克寧所以答莊宗與所以答存勗者無非以先王託孤寄命為念以三世慈孝為言曷嘗有一毫覬覦之心哉使其守之不變小心以輔莊宗則上可繼公旦之相孺子次可踵孔明之佐劉禪豈不庶幾哉唐之社稷臣乎顧制於妻孟之剛悍惑於存勗之奸謀隙于李存質之見殺而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遂為史敬鎔所中歐陽公識其仁而無斷惑於群言遂至於禍信矣悲夫

宗藩訓典申快

八十一頁白書院

睦王存乂

睦王存乂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淫朋於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為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并誅千郎評曰昔蔡邕以壻於董卓卒不免王允之禍存乂為崇韜之

塔崇歸既族則存又雖不過千郎豈能免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當門之隙不得不去爾

太保從璟

從璟明宗子也初名從審為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勅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兵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璟以為已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宗藩訓典中卷八十二頁白書院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評曰按歐陽公云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爾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以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平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

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則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愚謂歐陽公之意蓋以從璟不從其父之變魏而願歸衛天子者合於居君所則從君之義也從其君之如汴而不敢道亡以免殺者合於君敗則死之之義也夫以從璟之立心獨節如此使其始也承君命以得至于魏而導達其君明信不疑之意未必不因其父之心使之捨兵以歸於君其終也又承君命以通問其父於黎陽當必有委曲感動以幹旋之者縱未能即捨兵歸於君亦必不至如若所為矣顧乃始則為元行欽所執而命不致終又為元行欽不可而殺之則莊宗之不正其終皆元行欽為之也皆元行欽不諒從璟之必不為父以戕其君也惜乎歐陽公之論不及此爾

秦王從榮

秦王從榮明宗子也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宗藩訓典中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

論經義南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餘不足學也是歲秋進封秦王 評曰軍政之暇唯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此極美之事而明宗乃謂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然則經必擇人而後可學歟曰非此之謂也道大如天見在乎人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然百姓日用不知猶未害也而奸人貪士或竊之以文其奸者往往而是姑以君臣父子言之如君令臣恭正也陳

宗藩制典申秋 八十四 貞白書院

恒絃君而孔子請討之挽之正也父慈子孝正也晉獻嬖乎驪姬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反之正也諸如此類不可勝窮故惟碩儒端士則見其正者固正而變而不失正者亦正若後生浮薄之徒則正者見以為迂而變而不失正者見以為可倖君可弑也孔子不能討也樹子可易也申生寧弗白也如此則經義乃奸雄所以藉也而况秦王從榮以輕雋之資招文學之士面後生浮薄者倚以為名則其於經義必有借之以出入其說託之以蓋飾其私者此明宗所以為是說以防制之也至謂歌詩不必作文章不足學誠得為學之要領政事之根本但自謂喜屢聞經義而魏州兵變不知於君臣父子

之道何如於經義何如

太僕少卿何澤請立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從榮入白曰臣聞奸人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群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為之東宮爾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為天下兵馬太元帥升班在宰相上從榮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拔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懼從榮又命僚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又請翰林學士崔棣刑部侍郎任贊為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悲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僚非吾所論也將相

宗藩制典申秋 八十五 貞白書院

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而引去十一月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從榮入問疾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與聖宮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至天津橋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壓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以下皆走兵遂潰從榮夫

去匿牀下從益殺之後六日明宗崩立宋王從厚是為
愍帝廢帝清泰元年堊河南洛陽縣號徽陵初從榮常
忌從厚賢於已而懼不得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
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云 評曰太子國
之儲貳也凡為帝子者惟恐不得立而多方求之未聞
有不欲而推之者推之必事勢有所不可而非本心也
明宗病而何澤請立從榮為皇太子固為社稷計爾從
榮乃白奸人欲立臣為太子似以澤為奸人市寵之意
然則從榮誠不欲太子哉觀其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已
懼不得為嗣聞人道宋王之善輒愀然不樂則其欲太
子之心固孜孜也但其心以為吾於諸皇子長矣又握
宗藩訓典申牀 八十六 貞白書院
兵柄矣萬一宮車晏駕吾以兵宿衛夜勅其為嗣誰敢
違何必先為太子不得自由也故其言曰諸公欲立吾
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爾于是延光等不
立太子而加天下兵馬大元帥而不知天下兵馬大元
帥固不着太子之位定也厥後明宗大漸從榮自河南
府擁兵入興聖宮而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來矣
皇城使從益率騎兵衝矣索鐵不可以壓心匿牀不可
以免禍而宋王從厚嗣明宗而帝矣向使何澤建請之
時而居之不疑則儲貳之位誰敢奸之其輕脫寡謀
而重於兵柄之去此其所以致禍也 評曰宋王
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而不

其始之以不欲而終之以欲而不得也

附劉贊

贊傳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為縣令贊始受學衣以青布衫襦
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
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
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
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
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傳以輔導之大
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
贊秘書監為秦王傳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
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
宗藩訓典申牀 八十七 貞白書院
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
中贊自以師傳耻與群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
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往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
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
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
素好而在職不踰月詹事王居敏劉贊皆以正直為王
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訓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
而諂議參軍高輩與王最厚輩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
減玘是贊等乃得免死而贊長流嵐州百姓初贊聞秦
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
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果長

流嵐州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評曰

古人有言為臣不易蓋未仕貴有擇君之明既仕當勵守官之節二者無一焉而依違於往還之間雖有斤斤之小節斯亦不足觀也已故曰為臣不易誠哉其不易也秦王挾長挾貴挾兵而輕脫自喜識與不識皆知其必敗賢不當從其請而為之傳既為之傳又不當以禍之將至而泣秦王命作文於坐中賢既以為恥則不當操筆既操筆又不當有強勉不悅之色秦王既惡之戒左右不得通則當去既不能去又不當月一至府以塞責而已此皆見幾不明守節不固以至於此而世人徒見其處諛佞之間從容諷諫以正自異又見其退則杜宗藩訓典申狀

潞王從珂

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安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開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耶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爾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

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

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占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鎮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奸人所中事未辯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問耶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宗藩訓典申狀

潞王明宗

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敢復言後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評曰潞王明宗卷子也明宗以其少相養活之恩庇護之半使反於鳳翔而愛子從厚為其所弑亦不得為明矣歐陽公曰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固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滅至於墮身亦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穴於徽陵其土一龍路人見者皆為之流涕使明宗為知其

有愧於重誨矣哀哉蓋亦識其以養子而害已子也明
宗本夷狄又莊宗養子惟夷狄故不知父子之親惟身
爲養子故不知養子之異於已子也豈獨以其少相養
活而不忍忘之哉觀秦王從榮之叛也潞王子重吉在
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
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
以控鶴兵守宮門則明宗於潞王蓋德之深矣既不知
父子之親又不知養子之異又以其養活救危之功故
至此也不然而徒以養活之恩則所以報之固自有道
而何至與諸王無別又何至視諸王反不潞王若哉重
誨誠忠然所以處之者無漸故無益而自貽其戚也歐
陽公識其獨見之慮禍孽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
族又謂其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信矣信
矣

晉高祖石敬瑭少范人明宗晉也與潞王
有隙乃借兵契丹滅唐建國曰晉都汴

鎮寧軍節度使延煦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
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
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詔辱航出帝召
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
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
爲聚歛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之最出帝利其貨乃

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
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
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
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
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
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
齎降表王璽金印以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
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直璽出帝以扶登
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王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
帝受命命王工製此璽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
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評曰當用兵急難之際而
君臣不能克已濟用以爲圖存之計出帝在禮之貨
在禮幸萬歲之宴委以子女結爲婚媾窮極奢侈以取
榮一時而竟不免於契丹之滅所謂聘幣一百五十床
吾此一婚其費千萬者果安在哉嗚呼有天下國家者
可以戒矣

蔡王信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爲興捷軍都
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時帝當
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就鎮信涕
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奸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

妻子對之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
酒自如也楊郃等死信大喜謂其察佐曰吾嘗為天無
眼而使我讎讎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
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
兵變於澶州王峻遣前中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
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評曰觀信所至黷
貨好殺全無一毫不嗜殺人之心縱使為嗣亦不能以
一朝居也乃惡楊郃等之遣就鎮而幸其死歆察佐之
勸一杯焉其不知自反甚矣卒之為王峻所殺固其宜
哉

北漢 周主郭威 威漢相陰公贊於宋州漢
劉崇 崇帝位晉陽更名吳越此漢

定王繼顥

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
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顥為鴻
臚卿繼顥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
殺削髮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
世頗已賴之繼顥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
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顥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
歲率數百匹又於栢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煮銀以
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冶置寶興軍繼顥後累官至太
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 評曰繼顥之為五臺
僧講華嚴經也非以佛為可師也蓋當變故逃死之際

非變形削髮不足以避亂故為之觀其為人多智善商
財利且佛教哉佛嘗教人捨施豈肯以四方供施多積
畜歲取契丹馬數百匹栢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煮
銀哉觀其所為殆與佛教背而馳者此其意可知也蓋
其以燕王之緒賴我以僅存一線之脉而苟非有益於
人之國則不足以恢大其家而振其緒故自劉旻之世
以至承鈞皆仰以足用而建寶興軍卒之官至太師追
封定王燕王之緒猶有一繼顥在真可尚也已世以五
臺山僧視之豈知繼顥者哉

周 太祖郭威 威州人仕漢為樞密副使漢正遣
周使陵之遂舉兵至漢州自立為帝國號周

宗室鮮有故不錄非遺之也

宋 唐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後為吳王及漢
南唐吳 帝徐知誥東政遷葬吳是為南唐復姓李昇

臨江王濛

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已而立溥心嘗不平 行密字
溫卒臨演立臨演卒濛次當立及李昇將謀篡國先廢
徐溫秉政不欲立長君乃立溥 濛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
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為其子祚所止本曰
此吾故主家即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作閉門遮
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 評曰濛在吳猶以長君
為徐溫所忌而不得立何惟乎昇之篡國而不思去其
所忌哉此所以廢之為公而守之以兵也推其心不殺
之不止矣濛奔廬州蓋以故舊望周本之必納已也詩

云相彼投免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墜之况濫以故
主家即君而投之乎本之欲納得先免墜死之義而乃
為不義子所遮使廬州之奔竟成金陵之縛丐生之計
及為送死之媒嗚呼以窮來歸乘幾而取凡人不可况
故主乎本之持義不力不待江都之表請金陵之勸進
而可知矣可慨哉

前蜀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節度使後建興為吳王稱帝

嘉王宗壽

蜀王衍者建幼子也以母寵得立年少荒淫委其政於
宦者宋光嗣光祿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傳等而
以韓昭潛在迎顧任珣嚴旭等為狎客起宮華苑苑有
宗壽訓典申狀天九十四頁白書院呈

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其蓬萊丹
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
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
稷為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
謾言譏嘲之坐上喧然衍不能省也評曰衍之荒淫
至與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不以社稷為心甚矣嘉王
獨以社稷感之至於言發流涕其忠誠何如而行與狎
客反以酒悲感之真所謂衆人皆狂而反以一人之不
狂者為狂矣可勝嘆哉

○宗壽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宗壽好學
工琴奕為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

使衍既立宗壽為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
行為淫亂獨宗壽嘗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
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嘗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
銜壁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
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泚池聞
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
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
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
三趙村評曰觀衍早從王言豈有今日之語固亦知
自悔矣亦何及哉然嘉王宗壽本非建子特以同姓子
之而卒能忠於社稷切諫於衍之未亡求族於衍之既
宗壽訓典申狀天九十五頁白書院呈

滅使王氏十八喪得以不露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宗壽之謂也

南漢劉龔本名龔有胡僧以龔名不利乃自造龔字名之義取能龍在天建國號曰漢

循王洪杲

劉龔卒子秦王洪度立龔初以洪度洪熙不足任事
惟洪昌類我欲立之後不果而立洪度改名玢玢立果
不能任事以晉王洪熙輔政玢在喪召伶人作樂飲酒
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紫襖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
由是山海間盜賊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
攻陷循州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玢為荒恣玢
亦頗疑諸弟圖已勅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

泉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士劉思潮等習為南賊以獻
珍珍宴長春宮以閱之珍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
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洪遂自立改名晟改元應乾
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副元帥劉思潮等封
功臣晟既殺兄立不順懼眾不伏乃益峻刑法以威眾
已而洪果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
怒使使者夜召洪果洪果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
請佛前祝曰洪果謀念來生王官今見殺矣後世當生
民家以免屠害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
明年殺越王洪昌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
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見殺十一年又殺弟洪述十三
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嬰之諸子盡矣評曰洪熙始
以聲妓誘珍為荒恣使其致亂而又與洪果洪昌陰養
勇士以拉殺之而攘其位則其疑諸弟之效已也而必
殺之固其宜矣蓋小人之凶性如此其先殺洪果次即
殺洪昌正以其與已同謀而深忌之也洪果不知反教
其討賊以求自媚而不知適觸其殺之之機也然則晟
之殺諸弟為無辜而其殺洪果洪昌未必非其日取乃
於使者之夜召而誚祝佛前以為誤念而生王官其亦
不知自反矣嗚呼兄弟不能相和而互相圖害雖生民
家亦豈能自善哉洪果蓋不思也洪果教晟殺兄天國
殺晟殺洪果也詩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

云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皆言兄弟相好而宜
則必壽而且樂也及是則否有兄弟者可不戒哉
楚馬駿稱楚王於卒于希聲兩稱
楚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節度副使竇

竇楚王馬殷弟也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為湯行密
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以竇為指揮使竇從行
密攻戰數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竇誰
家子竇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
可乎竇不對他日又問之竇謂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
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足
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

宗藩訓典中條

天九十七

貞白書院

矣然勉為吾合二國之歡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
以報我也乃厚禮遣竇歸殷大喜表竇節度副使評
曰竇以楚王之弟為孫儒之卒又宣州之敗竇為行密
所執而且用之使在他人鮮不啾啾自明以求重於他
國而竇深自韜晦惟知殺身以報不死之恩儻非行密
再問但知其為敗軍之卒而已豈知其為殷弟哉竇誠
君子人也卒之以此取重而厚禮遣歸以合二國之歡
實固善矣而行密亦學不惟厚且知人之明處事之善
哉

朗州節度使希範

希範希範之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垢拔常諫諍常入

謂希範呼閣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爲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張少敵周廷誨等謀拒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於硃石止之於碧湖官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萼怒送歎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璽等禦之希萼攻長樂門而可璽奔于希萼諸將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耳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 評曰希範之欲立希廣特以同母弟而私之爾其心固亦知希萼之長而當立也其召常而託之蓋欲藉常之重以爲固也與晉獻公託荀息之意同然常知希萼之當立則當於見託之時力陳希廣之不可則希範未必不聽而希廣或不立未可知也乃不聞其有一語而於希廣之既立也始數勸其以位奉兄夫希廣肯奉兄於既立之後何不讓兄於未立之前既不讓兄於未立之前又焉肯奉兄於既立之後故常之不能早陳也所以釀成希萼之變也嗚呼希萼之入也希廣不忍殺欲分國而治希廣之擒也希萼

見之惻然哀其鈍夫而欲活之則兄弟之間固非全然無義者向使希範不私母弟而以希萼託常使輔之豈不美哉故建儲之道必循古人立嫡立長之法而不以已私與之而不然者未有不蹈獻公希範之階禍者也

吳越梁以錢鏐爲吳越王

公子元燎

錢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鏐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城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閱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不必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燎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頌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窰以女妻元燎亟召頌還顧取鏐錢百萬貨鏐子元燿而歸 評曰錢鏐巡城之變若不以元燿婚楊氏則徐綰攻於內田頌應於外而吳越危矣故全武之計善也若元燿質於田頌則是矣蓋孫猶婚也燿則爲質當時田頌爲綰所召性欲得志於鏐幸全武先爲之計而楊亟召頌還故鏐因得以百萬質元燿以紓其急而燿之所處則難矣蓋 宗藩訓典申快

雖有之每欲殺之甚有今日不勝必斬錢郎之語則璵
實寄命於虎口也幸是日顏死而得歸爾他日立嗣卒
以從征伐有功焉諸將所推以此也夫

○錫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子皆愚懦誰可為
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就不愛戴錫乃悉出
印綸授元璵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
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錫末年左右皆
附元璵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元璵勞之仁章曰先
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肅節猶事先王也元璵
嘉歎久之元璵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煥自蘇州入見元
璵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
宗藩訓典申帳 天一 頁白書院
之兄之賜也元煥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知忠
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評曰吳越小國然傳授之際寄
托甚明雖云立少實出衆推蓋處艱難固與處平常不
同也至於元璵能以此位為兄之位而歸德於兄元煥
能以擇賢為先王之意而守節於已尤為盛德然猶家
事也錫破黃巢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及昌以越
敗則誅昌并越盡有全浙之地傳子元璵至孫仁佐遂
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弟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
世宗之師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及
宋受命因遂納土亦不失淮海國王之封夫其舉兵以
在亂而乘勢其納土以世治而見幾其事大雖易姓而

原缺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轉運副使子道

集英殿脩撰子松

知台州子砥

兵部尚書師弄

成國公希懌

秀王子儻以下子孫

崇憲靖王伯圭

知明州師夔

知明州師揆

安定郡王從式

魏王元佐以下子孫

祈國公宗說及子道州刺史仲旻

南康郡王宗立及陳國公宗望

滕王宗旦

東陽郡王宗悌

丞相汝愚

許王元禧

新平郡王宗保

商王元份子太宗

魯國公宗肅

濮安懿王允讓子王

昌王宗晟

襄王宗愈惠王宗楚欽王宗柝

景王宗漢

郇王仲御

循王士儻子仲御

和義郡王士晤

儀王仲湜

崇國公不忌

益王元傑

相王元僊子太宗

相王允弼

循王宗景

恭國公宗達

周恭肅王元儼子太宗

博平侯允良

建平郡王士嶠

知紹興府不棄

守橫州不尤

知鎮江府善俊

西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善譽

吳榮王顯子太宗

益端獻王顯

楚榮憲王似子神宗

景王恭以下恭

康王構

和州防禦使伯琮及伯玖高宗

魏惠憲王愷孝宗

鎮王宏孝宗

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彥逾理宗

叔向理宗

江西轉運使彥俊理宗

知象州子淵理宗

越國忠憲公希言理宗

天水邵侯與憲理宗

魏國公孟頫

宗藩訓典酉帙

宋史

宋藝祖趙匡胤承郡人仕周為歸德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變代周而有天下國號宋都于汴

秦王廷美美子孫

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早亡弟光義即太宗次廷美次

光贊幼亡太宗即位加廷美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又

加檢校太師從征太原進封秦王十年三月或告秦王

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不忍暴其事遂罷廷美開

封尹授西京番守賜襲衣通犀帶錢萬緡絹綵各萬匹

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錢廷美扞瓊林

苑以太常博士王通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矩判

留守事以如京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楊守一為東上閣門使充樞密都承旨賞其告廷美陰

謀功也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前軍

使惠延真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責為汝州

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為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

廷美及受其燕犒也評曰廷美名在誓書將繼太宗

而嗣立者也迹近猜嫌勢難自保雖惴惴焉崇退讓杜

私交以力為善倘懼不免而乃與從龍輩燕犒往復所

以致王適等將有陰謀竊發之告也陰謀者謀之未形

者也將發者事之未發者也謀未形事未發則其有無

未可知使太宗有太祖之志則當舒究以察其情嚴禁

以絕其萌而何至遂罷而斥之西京乎且錢曹彬非家
人之禮宴環林失在宗之考嘗告者開謬夫之昌貴交
通示獨夫之罰厥後勒歸私第安置房陵殆其之此矣

附趙普

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
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
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歿沒廷美始不
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
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
罪 評曰普謂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由今觀之太
祖不誤太宗為趙普所誤嗚呼普自此為司徒兼侍中
宗藩訓典西快

東平王德文

慶曆三年秋七月太封宗室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
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
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
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
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商王元份子允讓為
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諤為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義為
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評曰詳味弼議似

為青宮而發而帝封之則首廷美次元份次德昭德芳
又若念金匱之盟而加之意者獨元份未詳及後育宮
中為儲副者實其孫則鄭公之應帝固諭之矣

○德文字子江淳化初授右監門衛將軍累遷滑州觀
察使馮翊郡公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為詞
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
官中由是志損之德文廷美第八子其先三人早卒故
德文在次為第五也帝封泰山祀汾陰幸臺德文必奏
賦頌帝每賜詩輒令屬和數言願得召士為師友特令
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億卒為詩十章悼之天聖中遷
橫海軍節度使易威德武勝二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宗藩訓典西快

秦國公承亮

熙寧三年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官
最長一人封公繼襲去年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八

為宗世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今依禮令傳嫡承襲詔可乃以承亮為秦國公奉秦王廷美祀評曰母弟之說出自春秋然非謂同母者即母弟也以嫡也嫡則父母皆貴庶則父貴而母不貴故立嫡以長無嫡長則及母弟以其父母皆貴也此春秋所以重母弟也廷美有子十人德恭德隆德發德維德約德欽德潤德文德愿德存據禮令傳嫡當襲德恭子而德維子承亮豈德恭非嫡歟或德恭無可襲而德維其母弟宗藩訓典而休

承慶

德恭被疾子承慶割股肉食之五月卒評曰割股療疾雖不救於亡其一念孝親之心可矜也不得以虧體論

克繼

克繼善楷書尤工篆隸宗正薦之仁宗親臨試及令臨恭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在經帝曰李陽冰唐室之秀今克繼朕之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登儒科者十有二人嘗進所集廣韻字源帝稱善藏之秘閣評曰宗室豈無賢才而例不得與齊民競進

取者則用意之過也觀克繼一門登儒科者十有二人而克已又有子叔韶第進士未聞當時有負國者則監于宋而通融之豈不可哉

饒陽侯克已及子會稽郡公叔韶

克已曉音律嘗作雅樂圖樂曲以獻侍宴太清樓進所學虞世南書賜器加等終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子叔韶字君和慶曆六年與諸宗子弟前臨真宗御書選第一皇祐初進所為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爾以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宗藩訓典而休

尹國公叔克

叔克父早亡異母弟叔瑁甚幼叔克拊視誨勸成人先是繼母無紋封法叔克請於朝詔從之遂為定制藏書至萬卷子九人登科者三卒官唐州防禦使贈崇信軍

高皮使尹國公諡孝齊遺表祈任子有司格不下子撫
之抗章自列乞如外官法朝廷後其請宗室正任有遺
恩自此始 評曰叔克請封繼母及任子而朝廷曲後
之遂為定制宋朝以忠厚立國皆此類也而自叔克倡
之賢哉

信都郡王德葵

德葵字可久太祖召鞠於宮中德隆卒授右千牛衛大
將軍封長寧郡侯代兄德隆判沂州時年十九飛蝗入
境吏民請坎塹火焚之德葵曰上天降災守臣之罪也
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既而蝗自殫儒生乙恕者郊居
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獄將真於法德葵
宗藩訓典西陲

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殺
人者恕遂得釋進封郡公淳化四年為右監門衛大將
軍遷左武衛大將軍改封廣平郡民詣闕乞留有詔嘉
獎真宗初召還咸平二年命判滁州與德恭並留不遣
評曰德葵以年少治郡遂能弭飛蝗之灾釋儒生之
冤真難能矣而況其所以弭之釋之者皆出常情思慮
之外此部民之乞留不忍釋去也

宗正克敦

克敦嗜經術以宗正薦召試中選賜錢三十萬元豐間
集父承幹遺文以進神宗嘉之詔承幹父子以藝文儒
學名于宗藩宜有褒勸於是追封承幹為東平王而賜

克敦勅書獎諭 評曰承幹不有富貴以自力於文章
固為美矣克敦又能集其遺文進之秘閣以彰顯之遂
使父爵東平身獎勅書為宗室勸於戲休哉

集英殿脩撰叔近

叔近建炎元年為秀州守抗卒陳進反詔辛道宗將西
兵討之兵潰為亂抵秀州城下叔近乘城諭以禍福亂
兵乃去未幾差權浙提刑叔近招進進聽命叔近以
素隊數十人入賊城衆前不解甲叔近置酒推誠待之
遂皆感服城中稍定叔近奏進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
賞不時給遂至紛爭今已罷招請赦其徒二百餘人帝
許之臺諫皆言不可遂寢叔近還秀州已而王淵兵至
宗藩訓典西陲

杭詐傳呼云趙秀州來進郊迎淵遂誅之初淵在汴京
狎娼周氏周氏後歸叔近淵啣之乃誣叔近通賊奪職
拘于州以朱市代之市肆殘虐下民怨憤小卒徐明率
衆囚市迎叔近領郡事叔近不得辭因撫定之請擇守
於朝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討俊淵部曲也辭行淵謂
之曰叔近在彼俊喻意領兵至郡叔近出迎俊叱令置
對方操筆群刀環前斷其前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俊
曰汝既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竟已折首于地徐明等見
叔近死遂反弋嬰城縱火驅掠翌日俊斬關入捕明等
誅之取周氏歸于淵紹興元年御史言叔近之冤贈集
英殿脩撰 評曰叔近始請赦叛卒二百人非通賊也

終撫定徐明之亂奏請擇守非從賊也特以娶倡周氏之故取怨于王淵而張俊小人遂附淵而磔殺之爾婦人之禍至于殺身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寶謨閣侍制彥橐

彥橐字文長登乾道二年進士第對樂清會大旱令循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彥橐曰損歛已責所以招和氣何禱為已而果雨累官福建路運幹屬邑負振塩木錢數十萬累歲不能償彥橐白其長綱之慶元初知晉陵縣歲饑彥橐賑恤有方所活幾二十萬又以羨錢為五等戶代輸擢監登聞檢院時韓侂胄方柄用朝士悉趨其門彥橐切嘆惋出知汀州州民葉姓者嘯聚汀贛間

宗藩訓典西軒

十二卷東由書院呈

彥橐遣將捕戢之遷廣西提刑諸郡盜官監取息之六以奉漕司後增至八分彥橐復其舊以蘇民力朝廷從之侂胄死詔戶部侍郎兼樞密院檢詳士大夫前與兵議者坐侂胄黨將併逐之彥橐嘆曰士方以偽學廢今又以兵議斥去苟欲綱士何患无名每見帝必言才難遷湖廣總領舊士卒物故大將不落其籍而私其月糧彥橐置別籍稽核之或傳軍中有怨言彥橐曰不樂者主帥爾何損士卒持之三年卅虛籍首歲三萬額減錢百萬緡用度以饒比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肆百萬盡蠲之知平江府郡之崑山並大海盜出沒莫可踪跡彥橐奏分其半置嘉定縣屯兵以守轉寶謨閣

侍制卒于官年七十一 評曰彥橐當侂胄之柄用而朝士競趨也則嘆及侂胄之得罪而檢詳士大夫與兵議坐韓黨也則又嘆夫與兵議之士大夫即前競趨之朝士也雖坐之黨似無害者而胡嘆之觀其言曰士方以偽學廢今又以兵議斥是錮士也則知前之嘆嘆士風也今之嘆嘆國體也各有攸當也

武功王德昭

德昭以下藝圃子

太平興國四年帝議伐漢曹彬曰以國家兵家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帝意遂決令諸將帥進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又以郭進屯太原石嶺關以斷燕薊援師遂遣撻馬長壽來言曰

宗藩訓典西軒

十三卷東由書院呈

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爾二月帝自將伐漢帝欲以資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謂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吊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督戰益急城無完堞五月漢主繼元率官屬縞衣紵帽待罪北城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王帶封彭城郡公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遂發太原六月遂伐契丹圍幽州秋七月與契丹耶律休哥大戰于高粱河敗績乃還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

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猶悔往抱其屍哭曰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九月契丹侵鎮州報圍燕之役都鈴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文武諸臣進狀有論平漢功也 評曰論者以德昭之死為太宗有意殺之此因其後日之背盟而為之辭而細攷當時之情事固不然也帝之不行太原之賞也非以軍中夜竊謀立德昭之故也蓋帝伐漢而遼遣使問之以為救援時則帝為大以谷之而示之必戰故降漢之後遂移師伐之而不虞其為休哥所敗不免以昔之為大自慚所以鬱鬱無聊而無心及太原之賞爾非忘之也德昭以為言遂遷怒德昭而有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之說蓋怒其不喻已意而亦不謂其遂自刎也竊悔抱哭瘡兒何至此耶蓋真賞語觀德昭以八月死而九月大破契丹十月遂進封廷美班爵群臣以行太原之賞可見一日不破契丹則一日不賞太原而前日之不行者為遼也為已之慚不釋也非為德昭也德昭之死與瘡矣然則帝於是時兄弟叔姪固坦然無猜也已將而使廷美留守以爲與子治也即怒德昭亦曰待汝自為之不曰不為也而他日廷美之得罪則以德昭既死之後為趙普所誤爾此當時之情事

可考者也但帝雖無猜而推呂端以廷美地處親賢不宜掌留務之意則知德昭所處之地亦廷美所處之地即無夜竊之謀猶宜引避况帝聞其謀而不悅乎則德昭所以自處口不言太原可也

號王世清

茂州防禦使世清以本官之長得封申國公熙寧中坐上書請襲曾祖越懿王封不當奪一官既而議者是其說乃遷越州觀察使襲封越國公進會稽郡王至保信軍留後愛諸弟作棣萼會於邸中會元豐升祔四后受命告廟方諸疾自力就事未幾薨贈安化軍節度使同府儀同三司號王謚恭安 評曰世清上念曾祖而請襲封下愛諸弟而作棣萼會其於彝倫厚矣

選士令錄

熙寧中詔宗子以材能自表見者官長及學官以名上世雄子令錄在選中嘗請營都宅以處踈屬立三舍以訓學者詔用其議置兩京敦宗院六宮各建學 評曰敦宗院所以處踈屬也六宮建學所以訓學者也令錄之言行矣但盡所屬而聚之一院雖云合族實乖分友厥後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凡得三千餘人悉令北去則以熙寧京師故也此建議之難也

南陽郡侯惟吉

惟吉字國祥母鄭國夫人陳氏惟吉生甫彌月太祖命
整至內廷擇二女媼養視之或中夜號啼必自起撫抱
三歲作弱弓輕午植金錢為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
甚奇之五歲日讀詩誦詩帝嘗射飛鷹一發而中惟吉
從旁雀躍喜甚帝亦喜鑄黃金奇獸瑞禽賜之嘗乘小
乘輿小鞍鞍馬命黃門擁抱出入嘗從太祖崩惟吉裁
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冠諭再三始進饘粥太宗即
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授
監門衛將軍封平陽郡侯加左驍衛大將軍進封安定
郡公淳化四年遷左羽林軍大將軍至道二年授開州
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
不得偕也真宗即位授武信軍節度加同平章事時石
保吉先為使相詔惟吉班其上大中祥符初封太山以
疾不從行詔許疾愈馳請行在還頓鄆州惟吉迎謁上
勞問再三改威德軍節度明年疾復作上屢臨省之親
視灼艾日給御膳為營佛事三年五月薨時年四十五
廢朝五日贈中書令追封南陽郡侯謚康孝 評曰惟
吉自生甫彌月即受恩愛奇遇以至考終中更太祖太
宗真宗無一間然太祖固為嫡孫太宗既疑德昭當及
其子而所以寵幸之者自餘王子不得偕焉真宗於其
疾也親視灼艾日給御膳為營佛事皆出異數不惟生
榮死哀見三主親愛之厚而惟吉之所以致之者要自

有其道矣

○惟吉好學善屬文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為
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珥器用賜惟吉歲時
奠上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藝我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
賢孝雅善草隸飛白真宗次為七太御製序命歲秘閣
其子守節以父所書真草千文以獻詔書褒答仍付史
館 評曰昔晉王哀痛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今惟吉
每誦詩至藝我篇涕泗交下與王哀如出一轍何哉豈
非以其父德昭不得其死其哀痛之情出於自然故不
期而相合歟且其孝感至有成平畫像之賜字學至勤
御序詔書之褒然後知其榮寵三朝終始一日者皆自
孝友好脩中來而非偶然也

惟和

惟和雅好學為詩頗清嚴工筆札優將典籍以禮法自
居宗室推重嘗和御製詩上稱其有理致及卒上謂宰
相王旦等曰惟和好文力學加之謹愿皇族之秀也不
幸短命嗟悼久之至於泣下錄其墓二十二軸上親製
序藏於秘閣 評曰惟和不獨以文學見褒且能以禮
法自居真皇族之秀稱其絲綸矣

信王世開

世開惟和孫也七八歲日誦萬言既長學問該洽事後

孝撫孤姪如己子官吳申為御史薦其學行命試
學士院歷召不赴神宗褒異之召對便殿論事甚衆時
宮寮有缺不即請而以他官攝故私謁公行宗女常嫁
皆富家大姓以貨取不復事銓擇世間悉言之帝嘉納
遂以為宗正固辭乃進一官以其所列著為令 評曰
世開日誦萬言學之勤也事後母撫孤姪皆行其所難
行之篤也屢徵不赴固辭宗正節之高也召對便殿論
事合宜才之長也而選宮寮嫁宗女二事卒使神宗著
為令則其生平所學亦已累見之施行矣

安定郡王令時

今時字德麟蚤以才敏聞元祐六年簽書穎川公事時
宗藩訓典附錄 十八 又 貞白書院
蘇軾為守愛其才因薦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聰明者
豈少哉顧德行何如耳竟不許軾被竄令時坐交通軾
罰金已而附內侍譚稹以進紹興初官至右朝請大夫
呂頤浩請以令時至行在大宗正司帝命易環衛官頤
浩言令時讀書能文恐不須易帝曰令時昔事譚稹頗
違清議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太
宗正事遷洪州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尋遷寧遠軍承
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四年薨貧死以為殮帝命戶
部賜銀絹贈開府儀同三司 評曰令時以才敏為蘇
軾所薦而太后責其交通蘇軾而罰之金又以讀書能
文為呂頤浩所請而高宗責其事譚稹而易環衛官立

非以其聰明有餘而德行不足耶然薨而無以為歛則
其節亦有足多者徒以交通苟且急於自進遂為德行
之玷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

附蘇軾

德麟說曰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
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勲名
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
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殖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
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
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
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
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
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為上帝作
白麟之歌而遷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
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
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不能用乃以白麟
赤鴈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
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
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
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親妙澹泊自守以富
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
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評曰詩以公

子為麟以其振振類趾角也令時固佳公子然既學道
自守浮雲富貴而又以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得
無與振振異耶軾字之麟徒以漢武白麟之歌出於五
時故因名時而思及於麟爾

○知潁州蘇軾奏臣聞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
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
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
德欽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
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
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台
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
宗藩訓典酉快

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
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
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動之耳伏
見潁州簽判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
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
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益清
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
況近託肺腑已蒙擢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
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
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詩也若後不如所
舉臣并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太后不許後軾字

兵部尚書令時亦得替在京復論薦竟不許 評曰令
時本以才名被薦卒以交通見箴固知結賢豪收名譽
非宗室之利也

安定郡王令諲

令諲字君序以父任補右班殿直政和中遷承忠郎召
試授後事郎宣和二年以貢士試舍選合格授宣教郎
調信州永豐縣丞中興初累遷福州運判兼提點刑獄
公事秦檜方柄用安定郡王絕封者十餘年檜死次令
諲當封適以事被拘遂令令諲襲封已而令諲以爵遜
令諲乃陞令諲秘閣脩撰知台州移知紹興府召權戶
部侍郎領嚴饒二州鑄錢局先是諸州錢監兵匠多缺
宗藩訓典酉快

不補積其衣糧號三分缺額錢令諲請以其錢付諸監
省朝廷降銅本錢又建議州縣賣官田計所入高下守
令進秩減磨勘有差州縣義倉多紅腐請歲出三之一
以易新粟水旱為灾檢放不及七分處所即許賑恤皆
從之令諲薨令諲由崇慶軍承宣使再襲封隆興初除
同知大宗工事奏減生日支賜并郊祀賞給以助軍興
詔衆之遷敷文閣直學士特授左中大夫知紹興府引
疾乞祠以歸尋薨年六十八令諲莅事明敏有風采然
在廣東日常與副使章奏不協陰中以法陷致死世
以此少之 評曰令諲能避襲封於令諲而不能容不
協於章奏豈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而不免見色於

食豆羹者歟

知泉州令衿

令衿博學有能文聲中大觀二年舍選靖康初為軍器少監言事忤旨奪官紹興七年以都官員外郎召張浚罷令衿請對留浚言官石公揆論令衿阿大臣復罷久之以事抵臨安中丞李文會劾令衿昔為大臣緩頰今復奔走請託詔送吏部吏部直令衿奏除德安府通判遷知泉州泉屬邑有隱士秦系故廬唐相姜公輔葬邑旁令衿建堂合祠之郡人感其化歸寓三衢嘗會賓客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可通守汪召錫檜兄塔也頗疑令衿諷教官莫汲訴令衿論日月宗系訓典再映

无光謗訕朝政侍御史董德元承風旨劾之誣以賊松詔下令衿獄案無狀乃論令衿謗訕不遜追一官勒停令南外宗正司拘之檜除召錫湖南提舉以報之評曰令衿作州而高秦系之隱哀姜相之葬為之合祠殆與封比于墓式于木廬同意若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為諛佞所劾是以易言挑禍也豈其未聞入魯太廟而三復金人者乎

轉運副使子洎

子洎字正之嘗除陝西轉運副使初蔡京鑄夾錫錢民病壅滯子洎請鑄小鐵錢以權之因範格以進徽宗大悅御書宣和通寶四字為錢文既成子洎奏令民以舊

銅錢入官易新鐵錢旬日易得百餘萬緡帝手札以新錢百萬緡付五路均糴細麥命子洎領其事民苦限近詰子洎訴者日數百人子洎奏請寬其期民便之會蔡京再相言者希京意論子洎亂錢法落職奉祠評曰子洎請鑄小鐵錢權夾錫錢非故反京也民病壅滯不得不權以通之也故能旬日間得均糴細麥百萬緡其利大矣夫錢文出徽宗御書均糴亦徽宗手札而附京者乃以亂錢法論之是京之權迫於徽宗也希京之意過於奉行御書手札也可慨哉

集英殿脩撰子崧

子崧字伯山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間官至宗正少卿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道阻未得進聞張邦昌僭位以書白康王宜遣師邀金人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若議渡江恐誤大計遂與知穎昌府何志同等盟傳檄中外已而聞金人退引兵兼邑遣范瑁徐文中詣濟州請王進兵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無親王在外者王上特付大王以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亟宜承制號召四方豪傑則中原可傳檄而定王命子崧充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邦昌家在廬州子崧檄通守趙令儵幾察之且請捕誅其母子以絕奸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凡有事宜並取大元帥府裁決偽檄毋輒行宣撫使范訥逗撓營

私所宜加罪宜蠲被兵州縣租經理淮南荆浙形勢之地毋爲群盜所據檄止諸路毋受邦昌僞赦移書責邦昌曰人臣當見危致命今議者藉藉謂却請傾危之計實由閣下不然金人何至拒孫傳之請而卒歸柩閣下也敵既遠去宜速反正若少遲疑則天下共誅逆節雖悔无及矣又遺書王時雍曰諸公相與亡人之國方且以爲佐命功臣不知平日所學何事會邦昌遣使迎王次第白子崧子崧即遣王書曰似聞謂以京師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卽位軍中便圖遷徙臣竊惑焉夫欲致中興當謹舉措宜先謁宗廟觀母后明正誅賞降霽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然後徐議所向遂傳檄京師奏于隆

宗藩訓典西峽

二十二

頁白書院

祐太后曰諸路先聞二聖北遷易姓改國恐間有假討逆之名以竊據州郡者乞速下明詔諭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庶幾人心慰安奸宄自消矣尋以所部兵會濟州康王卽位子崧請放諸路常平積欠錢又言臺諫爲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率取旨言事請遵舊制聽學士中丞互舉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錄其子弟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議一屯澶淵一屯河中陝華一屯青鄆間以張昪勢萬一敵騎南侵則三道並進可成大功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上章論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范瑗胡恩王紹王及之頗博文余大均等適遷上皇取太子辱六官捕

宗室竊禁物都人指爲國賊伏望肆諸市朝以爲臣子之戒時滑州兩經殘破子崧薦傳亮可任除亮滑州通判黃潛善阻之命遂寢賊趙萬犯鎮江子崧遣將擊萬柝丹徒調鄉兵乘城爲備頃之官軍敗歸鄉兵誘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據鎮江初昌陵復上可人監苗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崧言聞其說時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求得其文上之詔御史往案其獄情得實然不欲暴其罪坐以前糧棄城降單州團練副使調乃南州紹興二年赦復集英殿脩撰而子崧已卒于貶所評曰觀子崧所請康王承制謁廟責印昌時雍速反正

宗藩訓典西峽

二十三

頁白書院

諸書與夫卽位後放常平薦直諫建三屯諸奏豈有不遜之意如道宗所指者其起兵檄文則恐人惑於一姓不再興之說故援司天所謂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者以感動之非謂已是燕王之後而當得天下也道宗與之有隙遂借此以傾危之而帝不悟哀哉

知台州子砥

子砥仕至鵬臚丞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逃歸乃遣其徒朱國賓王孝安至中京求得上皇宸翰懷之以歸建炎二年六月至行在帝命輔臣召問于都堂子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欲兵以待和往者吳玠主和議女真王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轍人畏虎嚼

虎以肉食盡終必食人若設陷穽待之庶能制虎因復故官已而賜對稱旨命知台州卒 評曰子砥以虎喻金極盡和戰之利害而帝卒不能設一陷穽以制之正所謂金始終以和愚宋末始終以和自愚者安得不肉在哉噫

兵部尚書師異

師異字從善舉進士第除司農簿遷金部郎中孝宗奇其才顧遇頗厚師異奏左右曹度支倉部宜立總計司歸併財物之數以絕吏奸制可知吉州卽山煉銅足治欠額二十萬進戶部郎官淮東總領光宗初權太府少卿知秀州改淮南運司時郡鐵錢不行益商弗至師異宗藩訓典西映 二十四頁白書完 請發度牒出倉粟以收鐵錢益利遂通累遷司農卿知臨安府有僧號散聖者以妖術惑衆師異捕治黜之韓侂胄用事師異附會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珎器師異最後至出小盒曰願獻少果核脩觴啟之乃粟金蒲葡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阻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址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址珠製十冠以獻妾爲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以爲鳴耳俄聞犬聲叢薄間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爰之以工部尚書知臨安府侂胄將用兵師異

度侂胄材疎意廣必召禍乃持異論侍御史鄧友龍劾罷之侂胄死其黨多坐謫以師異嘗與侂胄異故獲用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會荆湖始置制閫以命師異給事中蔡幼學繳其命遂罷歸未幾詔爲兵部尚書知臨安府幼學時爲學士亦不草詔留元剛草之時權輕羅貴師異允京未數月楮價浸昂羅亦稍平執政愈益賢之會武學士柯子冲盧宣德以事至府師異憚遣之衆止謹文武二學之士交投牒師異乃罷免典祠卒于家年七十師異四尹臨安有能嚴嘗鈎致民罪沒其家貲詰事權貴人以是鄙之 評曰師異四尹臨安有能嚴使其以正直忠厚存心豈不稱大臣哉而奈何其不然也始而曲奉侂胄也患得之也既而與侂胄異也患失之也夫子嘗言鄙夫不可與事君以其患得患失必無所不至也嗚呼師異一萌此心遂至寧爲犬吠而不之耻將何所不至也其真鄙夫也夫噫

成國公希懌

希懌字伯和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趙汝愚帥福建希懌爲屬吏嘗言治人如脩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愛兄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緝爲一編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薦于憲辛棄疾棄疾尚氣察吏不敢與可否希懌獨盡言無所避屬邑候官苦稅重每不登額希懌稽核公帑羨錢以足之棄疾亦薦其能汝愚當國調江東運司

幹辦同寅有坐侂冑黨者諸司莫敢薦希懌賢其人請以薦已者薦之改太平州通判先是盜黥而逃者捕得處死希懌言強盜特貸命而輒逃者斬今黥罪致死非法之平也自是皆減死論遷江西茶鹽提舉歲饑惡少聚劫希懌將自臨按幕屬力止之不聽曰希懌不出饑民終不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禽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陞本路帥兼漕事黑風洞羅世傳寇柳陽奸民潛通賊陰濟以糧希懌捕治之賊乏食乃去未幾李元礪寇彬陳廷佐寇南安復誘羅世傳與合劫掠至龍泉有何光世者能知賊動息希懌授光世計俾誘世傳縛元礪以自贖功未竟移知平江府其後世傳果縛元礪以獻廷佐勢孤亦降移知太平州希懌為倖日習知其民利病遂損折市價減權酷類以藉民力已而乞祠遷端明殿學士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卒贈少保封成國公 評曰觀希懌之代稅候官讓薦同寮減盜黥之死散歲凶之劫定羅世傳於柳陽藉民力於太平真可謂治人如脩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愛兄弟矣趙汝愚嘉其志辛棄疾薦其能豈不宜哉辛公尚氣至寮吏不敢與可否而能容希懌之盡言且薦之雖辛公之知人亦希懌之誠意善言有以動之也吁難矣

秀王子偁

以下藝祖子
德芳之後

子偁召對言宗室之寓于外者當象居官舍選尊長鈴

宗憲靖王伯圭

子偁
不三十七 正貞白書院

東之年未十五附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許依進士軌舉未出官者亦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參選高宗納其說遷朝奉郎 評曰子偁之處宗室善矣有尊長鈴束之使不亂有州學以附入之使知學許依進士就舉以選用之使得盡其才于以藩屏國家龍光王室豈不美哉而近制不許入仕是錮之也國家有亂豈必宗室而如此防之則待宗室及不如四民矣七國之亂以宗室新莽之亂以外戚董卓之亂以權臣黃巢之亂以爵士五胡之亂以外夷國家之亂常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以迹近嫌疑過為之防者皆過也宋待宗室如此而其後曷嘗以宗室亂哉是前事之明鑑可觀也已

崇憲靖王伯圭

子偁

不三十七 正貞白書院

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初以恩補將仕郎調秀州華亭尉累官至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明州添差通判孝宗受禪上皇詔除集英殿脩撰知台州伯圭在郡頗著政績除敷文閣侍制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蕃商死境內遺賫巨萬吏請沒入伯圭不可戒其徒護喪及貲以歸陞敷文閣直學士以憂去服闋再知明州新學宮命宗子入學閑以規矩詔徙戍定海兵於許浦伯圭奏定海當控扼之衝不可撤備請摘制司軍以實其地從之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諭降其豪梟明又遣明掄其黨倪德二人素歸桀驁伯圭悉撫而用賊黨遂散以

功進一官累陞顯謨閣龍圖閣學士在郡十年政寬和
浚湖陂均水利辯冤獄嘗獲鑄銅者不忍真諸法諭令
易業民由是無再犯淳熙三年授安德軍節度使尋加
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朝德壽宮上皇賜王帶加
少保封榮陽郡王高宗崩入臨充贊官總護使除少傅
光宗即位陞少師踰年召見遷太保封嗣秀王賜甲第
於安億祠側臣寮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孫幾二
十人皆自塚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夔一人伯圭
非所以恤本支而固磐石也前未建秀邸時欲賦以
祿則不免負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以吏事他日或
不免於議治則傷恩否則廢法曷歸之南班俾無吏責
宗藩訓典四味 三、貞白書院
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紹興二年除判太宗
正事建請別立宗學以教宗子超拜太師免奉朝請尋
兼崇信軍節度使賜第還湖州尋薨于家計開帝輟朝
三日追封崇王謚憲靖伯圭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
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
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
言帝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嘗欲廣其居並湖為複
閣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阜陵成遷中書令凡
五讓寧宗嘉其志詔別議褒崇之禮贈贊拜不名有與
至殿門子九人 評曰伯圭為政則寬和居身則謙謹
寬和則人不忍害而思感謙謹則人不生忌而愛敬此

其所以令始令終也歟

知明州師夔伯圭

師夔字汝一初以祖恩補官歷知湖州時歸附後軍而
廩於湖者衆不能給師夔請增廩仍別賦屋錢以安其
心帝稱善詔諸郡行之除直龍圖閣遷浙西提刑改江
東運判建康務場往往奪民利為害滋甚師夔首罷之
守臣以郡計所資詣師夔請復舊不從池州軍帥霍政
與守臣交上書相攻詔師夔究曲直政密遣人求死師
夔斥之具言狀政坐罷去改秘閣脩撰知明州兼沿海
制置使 評曰人臣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師夔安歸
附革務場何忠厚也不庇私交何正直也賢矣哉
宗藩訓典四味 三、貞白書院

知明州師揆伯圭

師揆字元輔初補右承務郎除添差湖州簽判改婺州
通判加直秘閣守臣韓元吉薦其材上以問史浩浩言
其聰爽可任召對除江東提舉奏免失陷常平人毋責
償改淮南漕尋遷淮西提刑兼提舉領屯田事奏以荒
圩給軍士其屯田為民世業者勿奪後之及代去吏請
獻羨錢二十萬師揆曰後將病民矣除直秘閣改江東
轉運副使加秘閣脩撰知明州 評曰師揆所奏舉切
民瘼真不負韓元吉史浩之薦矣至於代去不獻羨錢
為尤難蓋人臣在外獻其羨餘以求寵幸者其來已遠
師揆慮後日之病民而寧不獻以干目前之寵幸直難

得矣嗚呼以伯圭爲公以師夔師揆爲子父子兄弟咸有一德真宗室之光哉

安定郡王從式從芳

熙寧元年九月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无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爲天子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帝從之乃封從式爲安定郡王評曰封太祖後宋之缺典仁宗雖嘗有穎國安國之封然未顯言藝太祖後也而神宗卽位之初首爲此舉宗藩訓典西載

卷三十一 貞白書院

厚矣夫太祖之德不可忘也太宗據其天下又不以與元子以其救延美忤已也則太宗仇太祖甚矣而天則陰騭之故再傳至仁宗卽封廷美元佐德昭德芳之子爲王公而仁宗之嗣嗣英宗英宗一傳遂有此舉三傳至徽宗舉族北去獨遺康王南渡爲高宗又之嗣而太宗之胤盡矣於是太祖德芳之後爲孝宗傳三帝德昭之後爲理宗傳五帝而宋社始屋然則太祖有天下凡一百九十二年太宗止一百五十一年天定固勝人也人安用詐力爲哉

魏王元佐以下太宗子孫

元佐字惟吉母元德皇后少聰慧貌類太宗帝鍾愛之

年十三後獵近郊兔走乘輿前太宗使元佐射一發而

中契丹使在側驚異之從征太原幽薊太平興國中出

告內東門別第拜檢校太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衛

王赴上于中書後徙居東官改賜今名加檢校太尉進

封楚王初秦王廷美遷涪陵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

佐遂發狂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雍熙二年疾少間

帝喜爲赦天下重陽日內宴元佐疾新愈不與諸王宴

歸暮過元佐第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與是棄我也遂

發忿被酒縱火焚宮詔遣御史捕元佐詰中書劾問廢

爲庶人均州安置宰相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元佐

京師行至黃山召還廢居南宮使者守護諮議趙齊王

宗藩訓典西載

卷三十一 貞白書院

通翊善戴元頓首請罪帝赦之曰是子朕教之猶不悛

汝等安能輔導耶真宗卽位起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復

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再加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元佐

生日真宗賜以寶帶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預知帝嘗

遣術士嘗歸真爲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官歸真

至矣帝聞之曰豈非爲物所憑乎封太山真拜太傅祀

汾陰遷太尉兼中書令又加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遂

拜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時禁中

火元佐表停奉廩助完宮闕不許加兼雍州牧仁宗爲

皇太子兼興元牧仁宗卽位兼江陵牧慶年六十二贈

河中鳳翔牧追封齊王謚恭憲宗室子弟特給假七日

以鹵簿鼓吹導至永安陪塋永熙陵明道二年改封潞王又封魏王 評曰廷美為太宗所忌亦宜元佐之所忌也而乃見其遷而申救聞其死而發狂豈非痛廷美而薄太宗乎至不與內宴而發忿焚宮意以帝不難於殺弟必不難於殺子棄我之言雖若出之太許而庶人之廢帝果怒其不悛不知元佐之不悛固元佐之不黨也悲夫

祈國公宗說及子道州刺史仲旻

種國公宗說皇祐中坐帷薄不脩除名又坐坑殺女僕銷閉官室外宅其子仲旻官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刺史後因朝叩頭殿下泣訴云老父且病願納身官以贖神

宗藩訓典前帙

卷二

又見白書院力

宗亦愍之而未俞其請出就馬氣塞不能言及家而卒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宗說幽死 評曰昔緹縈以女子上書贖父罪能使漢文憐之而并除肉刑吉粉以童子書代父死亦能使梁武聽之而且辭官賞仲旻贖父之意未必不如緹縈吉粉而不能使神宗之如漢文梁武此其所以氣塞口噤而遂死也其志誠可悲矣

南康郡王宗立及陳國公宗望

宗立後張揆學春秋太清樓侍宴預坐悉賦裸王詩宗立詩先成仁宗稱善屢賜飛白書旌其文雅又仁宗嘗御延和殿試宗子書以宗望元傑為第一因獻所為文帝以塗金紋羅御書好學樂善賜之 評曰觀此則宋

之宗室大都以詩字知名有江左風流然不如漢東平為善最樂之愈也

滕王宗旦

宗旦字子文七歲如成人選為仁宗伴讀帝即位獲超選為群後所詆上書言狀帝曰宗旦陪朕幼學勤勞居多此出朕意豈應訴以常格所生母死請別擇塋域歲時奠祀後遂著為法治平中同知大宗正事神宗即位拜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大宗正賜方團金帶非朝會得乘有輿元豐三年封華陰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長屬疾十六年宗子有過優游誨導一善必以聞異時赴朝請者率以私丁給侍宗旦建請始得

宗藩訓典前帙

卷三

又見白書院

後官給喪贈太尉滕王謚恭孝聽旗節印綬從葬 評曰觀其為伴讀則勤勞居多為大宗正則教宗子有法生母死則請別擇塋域赴朝請則建不侍私丁所為磊磊如此真賢宗室矣而史稱其七歲如成人豈其天資之美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歟

東陽郡王宗悌

宗悌字允發輕財好施故相王珣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亦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所親用詐取歲餘得其狀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意竟不問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終明州觀察使贈保寧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東陽郡王謚曰孝憲 評曰人不可無惻隱之心而孝與仁皆惻隱之心所發也宗悌還故相帶不問盜鏹仁也不識生母而得其肖貌輒繪奉之孝也仁孝立而百行從宗悌真有古長者之風矣謚為孝憲不亦宜乎

丞相汝愚

紹熙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宗光不視朝三月帝疾瘳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都人以為憂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左奉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郎官華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

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評曰人君有天下而得以天下養其親者莫大之幸也雖旦夕侍左右其心固若未足者光宗制于妬后不覲重華有疾之時猶或有諉疾瘳之後當復何詞顧乃自三月至十一月待汝愚之規諫伯圭之調護而始一行是為天子之父者一年而得人子之一朝也何其難哉豈光宗非人子耶豈其不知有天下而得以天下養其親者為莫大之幸耶可慨也已

○四年春三月以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

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評曰元佐以無罪被廢而七世之孫乃有汝愚者越祖訓而登宰執為宋社稷臣亦天報之歟

○七月以汝愚知樞密院事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群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王孫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寮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傳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學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奉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

大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進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曰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至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評曰去年十一月群臣請朝重華宮不從因汝愚極諫後之至是群臣又請朝而又不聽因彥逾力諫乃聽之而汝愚彥逾皆宗室也然則宗室何負於國而謂不可為宰執乎○五年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自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

宗藩訓典西帙

卷六 頁白書院

緣初郊違議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譏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二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缺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壽皇疾益甚群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

以請中書舍人陳傳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蒙諫文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皆不報 評曰壽皇有疾不視而與后幸玉津園是尚得為人子乎是尚可以有天下乎

○五月壽皇疾大漸陳傳良以諫不聽繳上告勅出城待罪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徬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帝入福寧殿內侍閣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汝愚還第

宗藩訓典西帙

卷七 頁東白書院

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爾後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評曰壽皇大漸而猶不問乃令子代之壽皇無子乎是尚得為人子乎是尚可以有天下乎

○六月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親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晨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

少傅吳祐請壽聖太后時皇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
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
報今當率百官恭請差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
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乙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暨
就官中成服然喪不可以一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
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評曰壽皇崩而不主喪乃上順祖母攝之壽皇無子
乎是尚得為人子乎是尚可以有天下乎

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攝喪將何辭以謝天下
今嘉王長若預建決則疑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
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

宗藩訓典西佚

三十八 貞白書院

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
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制付宰相云歷事歲久念
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祥什于庭即出國門上未請
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惜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
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
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立而趙汝愚請以
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
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留正既去人心
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汝愚憂危不知所
出內禪之意益決乃遣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
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白內禪意於大

皇太后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
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會慈福宮提點
張宗尹過侂胄適白汝愚意遂令侂胄因張宗尹以聞
太后不許明日侂胄復往又不獲命遂將退關禮見
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之意禮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
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
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
已出所恃者趙知院且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
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
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爾今定大計而不獲
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今論好為之禮報侂

宗藩訓典西佚

三十九 貞白書院

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
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朕余端禮亟命殿帥
郭杲步帥閻仲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
制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
可以不出翼日甲子禪祭王入汝愚率同列奏事太后
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
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
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
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
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
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官父子間有難處者須

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等再拜皇子詣九筵奠哭盡哀遂乘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汝愚卽喪以乞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評曰光宗不問父疾不執父事惟用婦言動輒稱疾而於王津遊幸獨亡疾焉無父世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其不得有天下甚明然而當國勢之危疑處人情之搖惑苟非有忘身殉國之大臣鮮有能任其責者留正請建儲不允稱疾宵奔汝愚請太后降詔卽行內禪而議者或謂棄國未免避事之嫌或謂內禪未若建儲之順此皆未明乎臣子之大義也孟子不云乎貴戚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留正之宵奔異姓之卿也汝愚之內禪貴戚之卿也皆是也嗚呼昌邑居喪無禮霍光以異姓猶能請太后易宣帝光宗喪且不執矣汝愚獨不可以貴戚易嘉王乎太后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言去乎又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蓋知此矣

宗藩訓典百味 四十一頁 貞白書院
○以汝愚兼權叅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叅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樞密使韓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以果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八月內批罷左丞相留正以趙汝愚爲右丞相十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彥逾以定策功異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評曰有功而賞者國之典也有功而不有其功以辭賞者人之所難也汝愚能易其所難猶不可以律人況口不言功身居政府亦難之矣乃欲以已之所難望侂胄彥逾獨易之其將能乎無怪其合而擠之也

慶元元年正月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鎧鎧曰彼宗姓也誣其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

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冀女
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
大學士出知福州謝深甫論乞令奉祀請答命提舉洞
霄宮道學士鄭湜草制詞有日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
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社稷無
不爲坐無貶詞免官兵部侍郎章穎國子祭酒李祥知
臨安府徐誼國子博士楊簡俱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
黨請斥之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於韶州流太
學生楊宏中等六人皆訴汝愚冤也韓侂胄必欲置汝
愚于死以息人言十一月用何湛疏落汝愚觀文殿大
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
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詔責汝
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
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廸功郎趙師
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
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
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鑒承侂胄密諭寢辱百端汝愚
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計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
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
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朋友如張栻
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
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皆

賁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驗也說者遂
以爲罪云 評曰汝愚永州之行勢所不免然愚以爲
行於太上今不行太上而行於寧宗則寧宗之不察汝
愚之不幸也汝愚以同姓之卿不敢言功而辭右相似
矣乃辭右相而爲樞密不越月而卒居之而於同功者
或止遷一官或出帥四川是居其功而又專其功誰則
容之嗚呼此亦論當時事理則然爾地嫌必懼勢逼必
危未有易天子之位而能久其易天子之權者也周公
且不免於東山汝愚豈能免於永州

許王元禧

元禧太平興國七年出閣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
平郡王八年進封陳王詔自今宰相班宜在親王上宰
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宋琪等懇請久之帝曰宰
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
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等無固讓也雍熙
二年元佐被疾以元禧爲開封尹兼侍中進封許王加
中書令上爲娶隰州團練使李謙溥女爲夫人因謂宰
相曰朕嘗語諸子今姻偶皆將相大臣之家六禮具備
得不自重乎淳化元年宰相呂蒙正復上言乞班諸王
下詔不允三年十一月己亥元禧早入朝方坐殿廡中
覺體中不嘉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
應少頻薨上哭之慟廢朝五日贈皇太子謚恭孝 評

曰詔宰相班親王上以爲任總百揆與群司禮絕殊不知任總百揆與群司禮絕者蓋謂宰相與部寺院監百執事禮絕而非與親王禮絕也太宗此詔亦以親王去天子不遠恐其僭差罔藝故抑之使下宰相以示隔絕爾至於姻偶必擇將相大臣之家六禮具備誠爲確論蓋姻偶者必姻其相偶者也後世不論流品至有商賈之家姻嬖帝室者其實不偶矣詩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言相稱也又云齊大非吾偶也言小不偶大也小大不可况良賤乎嗚呼此不特帝王家所當知也

○元禧姿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及薨上追念不已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示近臣未幾

宗藩訓典西帳

平田 王東由書院

人有言元禧爲嬖妾張氏所惑張頗專恣播婢僕有至死者而元禧不知張又於都城西佛寺招理羣其父母偕差踰制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驗問張縊死左右親吏悉決挾停免毀張氏父母塚墓親屬皆配流開封府判官呂端推官陳載並坐裨贊有失貶官許王府諮議趙令圖侍講閻象並坐輔導無狀削兩任免詔停冊禮以一品鹵簿葬真宗卽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焉乾興初改謚昭成無子 評曰人情多溺愛其子元禧薨太宗至作思亡子詩何其愛也一聞其嬖妾而繼之遂大怒以停冊禮而葬一品又何其威也宋之家法過漢唐有以哉

新平郡王宗保

元禧無子仁宗時詔以允成子宗保出後宗保生二歲母抱以入見章獻后后留與處七歲授左侍禁帝親爲巾其首久之歸東宮詔朔望出入禁省累官代州防禦使襲封燕國公性仁恕主藏吏盜米至千斛賈不問嘗書忍字於座右以爲戒熙寧七年卒神宗臨奠其子仲翔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言帝感悼遂優贈靜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謚恭靜仲翔亦好學能詩事親居喪以孝聞 評曰主藏吏盜米而不問幼養宮中而不自言其仁恕忠篤有足多者幼而仁宗親中其首卒而神宗臨奠其喪而且優贈焉福善之報哉

宗藩訓典西帳

六 平田 王東由書院

商王元份

太宗子

元份寬厚言動中禮標望偉如娶李漢斌女李悍妬恠酷宮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或致死上每有恩賜詔令均給李盡取之及元份卧病上親臨問見左右無侍者因輟宮人爲主湯劑初太宗崩戚里皆赴禁中朝脯臨李多稱疾不至元份生日李以末服器用爲壽皆飾以龍鳳居元份喪無戚容而有謗上之語上盡知其所爲以元份故優容之及是復不朝顯究其罪狀止削其國封置之別所 評曰史稱元份寬厚言動中禮標望偉如斯亦美矣然縱其妻之悍如僭擬而不禁遂養成其惡至於太宗崩不哭臨元份喪無戚容又謗真宗而不

朝皆寬厚之過所至也故嗃嗃未失嘻嘻終吝有家人之責者必有孚威如以及其身而開其家然後可

魯國公宗肅

宗肅封魯國公兄宗諤嘗亡寶器意宗肅人子竊之宗肅曰吾庶不足取信兄弟如此乎立償其直宗諤愧不取乃施諸僧久之器得宗肅不復言 評曰昔漢直不疑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主竟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不疑為長者其事與此大類但不疑竟謝有之故亡金郎直待歸金後而始慚宗肅先自責故其兄不待器得而先媿不取也然細論之不疑似近乎宗肅訓典西帳

不情而宗肅不失為自厚此又二人之辨

濮安懿王允讓

允讓字益之天資渾厚外莊內寬喜愠不見於色始為右千牛衛將軍周王祐薨真宗以路車旌節迎王于禁中仁宗生用蕭韶部樂送還邸官衛州刺史仁宗即位授汝州防禦使累拜寧江軍節度使上建聯親宅命知太宗正事宗子有好學勦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人莫不畏服焉慶曆四年封汝南郡王拜同平章事改判大宗正司嘉祐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安懿仁宗在位又無子乃以王子宗實為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為英

宗 評曰濮王真厚德君子也觀其所以教宗子者可見矣史稱其天資渾厚外莊內寬喜愠不見於色真知言哉夫德厚則天必厚報之悼獻太子薨真宗以路車旌節迎之固將以為嗣也及仁宗生而用蕭韶部樂送還即然雖不得有天下於其身而卒之有天下於其子厚德之報信不偶哉

附王珪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乃詔禮官與侍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

宗肅訓典西帳

不四十七

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謂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先王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言卒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為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

祗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見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漢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太夫人改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外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漢安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又奏禮與令及五服年月勅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為皇考今珪等議稱漢王為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詔曰如聞集議不宗藩訓典而快

昌王宗晟

宗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將郊而雨或議改祫享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帝數被疾密請早建儲貳以係天下之望世稱其忠 評曰宗晟不改卜郊之對早建儲

貳之議皆識其大者要自好古學中來

襄王宗愈惠王宗楚欽王宗祐

宗晟薨哲宗紹聖二年四月宗愈以鎮安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嗣封故事嗣王以四時詣祠所宗愈方屬疾或曰不可以暑行曰吾身主祀而不往非禮也強輿以行疾遂亟是年八月薨年六十五贈太師追封襄王謚恭憲○宗楚累拜武勝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南陽郡王紹聖三年三月以檢校司徒改武昌節度使嗣漢王既嗣爵當詣園薦獻會疾以弟宗漢代行嘆曰不能親奉寢豆享我先王而浮食厚祿安乎請以爵授弟不許四年六月薨贈太師惠王謚僖節○宗祐克已自約蕭然若寒士好讀書尤喜學易嘉祐中從父兄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為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為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累遷清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萊城郡王紹聖四年八月加檢校司徒嗣漢王時已病當祠園廟不肯移疾自秋涉冬連往來元符元年又亟往遂薨于祠下贈太師追封欽王謚穆恪 評曰宗愈宗楚宗祐皆嗣漢王者也當祠園廟而屬疾鮮不移疾他代者而宗愈不以暑辭宗楚不以弟代宗祐連往來於秋冬遂薨於祠下真有吾不與祭如不祭之意孝可知矣然亦漢安懿王之厚德厚福有以致之不然也禮曰為

人後者為之子則為人後亦禮也而宗裕獨不肯為人後未能無疑後思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者曰貫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以為人後者而至與貫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類而並言之豈非以其忍於忘父而謂他人父與夫貫軍亡國者均之不忠不孝乎要不得以繼絕之義而遂謂不肯為人後之非此仁宗所以憐其志而從之也世有父在顧貪伯叔之產忘其父而多方以謀後之至於爭奪告訐者視此亦可愧矣

景王宗漢

宗漢英宗幼弟也嗣漢王善畫嘗作八鴈圖世稱其工

評曰宗漢嗣漢為國藩維而以圖八鴈成名抑末矣

郇王仲御

仲御自幼不群通經史多識朝廷典故居父宗晟喪哲宗起知宗正力辭詔虛位以須終制初封汝南華原郡王政和中嗣封濮王天寧節遼使在廷宰相適謁告仲御攝事率百寮上壽若素習者帝每見必加優禮稱為嗣王宣和四年五月薨贈太傅追封郇王謚康孝

評曰仲御終制以辭宗正之命攝事而若素習之儀雖其自幼不群有自然之仁讓而至於節文諧適使人感慕而傾心焉則非通經史識典故未易能也若仲御者真宗室之選歟

循王士儔

士儔字立之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初補右班殿直累遷忠州防禦使鄭州觀察使由寧遠軍承宣使轉權同知大宗正事時康王建大元帥府士儔請於孟太后乞命帥府得承制便宜行事又請奉王承大統太后從之王遂即位除光山軍節度使扈蹕南幸黃潛善等用事士儔論其誤國潛善斥之出知南外宗正事會苗傅劉正彥作亂士儔易服入杭以蠟書遺張浚趣其勤王

備長子不凡方前傳之亂到殿統帥苗傅復遣呂頤浩告張浚以功轉兩官易文資郎此事也

謂朝廷無他意俾賊勿疑爾事平加檢校少保除同知宗藩訓典西帳

六十一 直白書院

大宗正事丁母憂起復除大宗正事請序位安定郡王下從之累乞祠不許以定策功詔其子不議改文秩不恤易環衛官加士儔檢校少師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入覲勸帝留意恤民金人既歸河南陝西地命士儔謁陵寢遂入相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特封齊安郡王以旌其勞尋權主奉淮安懿王祠事軍興罷宗室賜予至有喪不能斂者士儔以聞詔總麻袒免親任環衛官而身亡者賜錢有差士儔數言事忤秦檜及岳飛被誣士儔力辯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歆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檜大怒諷言者論士儔交通飛檜跡詭秘事切聖躬遂奪官中丞

侯高復希旨連擊之謫居于建凡十二年而薨年七十帝哀之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二階 評曰史稱士儼有大志真知言哉觀其請康王之承統以質中興極張浚呂頤浩之勤王以濟國難葺陝洛之陵寢以慰先靈辯岳飛之被誣以伸大義皆磊磊奇節而顧始為黃潛善所排終為秦檜所怒謫居于建賞志而薨悲夫

和義郡王士晤

士晤字公美天資豁敏兒時儼如成人比弱冠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從上皇北遷次洛州東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金人圍合皆散走士晤乘驢西亡夜半盜奪驢去徒步疾趨遲明抵武安酒家宗藩訓典酒賦 五十二 貞白書院力語人曰我皇叔也邑官聞之來謁資以衣冠鞍馬因募得少壯百餘人從至磁州招集義兵以解洛圍旬日間得勝兵五千人歸附者數萬時洛州守臣王麟欲叛降敵軍民怒殺之推統制韓一為主士晤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圍翌日入城部分守禦敵治壕塹樹廉角示以持久士晤礪將士死守飛火炮碎其攻具以計生得其首領敵乃解圍去以功遷權知洛州仍兼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再犯洛糧盡援絕衆不能守乃擁士晤出城由白象灘抵大名府詔赴行在紹興五年遷泉州觀察使再遷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時泉邸新建而學者少士晤奏宗子善軫文藝卓絕衆所推譽乞免文解

由是人知激勸遷節度使未拜而卒年四十六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淳熙中謚忠靖 評曰士晤從上皇北遷而首議遁還據城興復其志大矣卒之被圍獨亡失驢步走乞哀於武安之酒家借資於邑官之來謁招義兵解洛圍破韓一逐金人平生之志至是頗償使當時足食足兵戰守有備何懼金人之再犯也而不幸糧盡援絕其功不終惜哉

儀王仲湜

仲湜字巨源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 評曰珊瑚一海石爾昔晉武嘗損愛以助王愷之鬪富而高宗乃借碎以責仲湜之厚沽其識見真天淵矣晉武之不善其後高宗之再興於吳固宜

崇國公不惠

不惠字仁仲父士圖從上皇北遷遷拜集慶軍節度使不惠初補保義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易左宣義郎調婺州金華丞治縣豪何汝翼械請於邵編隸池州邑人懾服除永州通判郡歲輸米倍收其贏民病之不惠言於守損其數帥司檄不惠錄靖州獄辯出寃者數十百人靖人德之繪其像以祠陰知開州開在巴東俗鄉陋

不思為興學俾民知孝義郡有鹽井舊長吏必遺所親
監之私其利不惠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
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鬪爭夜
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
數千遮城門不得行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
故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惠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
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幾萬餘斛運抵湖口市銀以
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拾伍餘萬改成都路轉運
判官適歲饑不惠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糴
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
獨閉糴邑民群聚發其廩不惠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盜

宗藩訓典西帳

卷五十四

東由書院

米者民遂定永康軍歲治都江堰龍石蛇絕江過水以
灌數郡田吏盜金減役夫堰不固而汜田失水故歲屢
饑不惠躬視操版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
貸之事未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為粥視全活
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惠給
餉故事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不惠曰民饑不
可擾也以糴餘米發卒運之已而朝廷命不惠攝制司
初官兵敗前制使遣人賂奴結兒以和不惠曰奴結兒
吐蕃小種也今且和若大族何不聽會酋豪豪東畜列
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恐不惠靜以鎮之
召寮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徑赴沉黎又徙綿州兵

戍印州為後援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獲吐
番一人賞十緡殺一人二緡於是印部川首領崖機合
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斬豪東畜列首來獻凡十有
六日而平嘉州虛恨蠻入寇不惠標吐蕃首境上蠻俱
一夕遁去不惠乃令緣邊家出丁夫一人分戍諸堡復
其家不惠罷歸蜀人送者自成都至雙流遮道不得行
未幾除成都提刑改江西轉運判官廷臣薦其賢詔授
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
吏白承受奏請須用中貴人不惠曰有司不存乎罷不
用中貴人或請見輒謝出之進明州觀察使俄陞招慶
軍卒宣使金人完顏烈來聘充館伴副使金使從者舊

宗藩訓典西帳

卷五十五

東由書院

見館使皆對揖不惠不為禮宴王津園不惠連射皆中
使者驚服不惠以文行訓勅族屬薦其秀傑者奏新學
宮增廣弟子員做大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
書其中人人感勵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
同三司封崇國公不惠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壯遷母思
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荅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志
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法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毋封
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居官所至有聲立
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惠請復安撫司相
維而治其論王朴不宜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為副
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遇大旱一日九疏勸上求直

言通下情退而燔其藁時布衣上書狂悖多抵罪不意
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御座右帝悚然可之
既佳其忠諫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酌謂皇太子曰此賢
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事中白英國公借擊毬馬
不意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驚墮斬汝輩無益也
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張栻死為請謚又請用熹
其好尚如此評曰宋宗室雖多且賢然求如不意者
蓋甚鮮如痛父社遷則思力學以雪耻念毋劬勞則辭
超秩以回封治州郡而隨宜興革比古循吏攝制司而
相機戰守平小吐蕃金使來聘不揖從者以明體統宗
子有過置自訟齋以示耻格罷遣中貴人於承請則有
宗藩訓典西帳

六季六頁白書院

益王元傑

元傑字明哲穎悟好學善屬詞工草隸飛白建樓貯書
二萬卷及為亭榭遊息之所嘗作假山召寮屬置酒眾
皆褰美坦獨頰首不視元傑強之坦曰坦見血山安得
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
惡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
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開之亟毀焉王每有

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
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爾帝怒
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
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時太
平興國七年也及覺真宗聞之震悼不俟旦步及中禁
門乃乘輦臨視哀動左右廢朝五日贈太尉尚書令追
封越王謚文惠評曰元傑作假山而姚坦獨頰首不
視以血山規之真盡翊善之職矣但不規於將作之時
而顧不視於既成之後亦何益哉得非近名歟若諫之
不聽而必成之而又不視則善矣

相王元偓

太宗

宗藩訓典西帳

六季七

頁白書院

元偓字希道初封徐國公真宗即位追封寧王郊祀東
封悉為亞獻禮成授檢校太尉兼侍中護國鎮國等軍
節度三年文武官請闕請祠后土元偓以領節帥亦奏
章以請詔許之將行命為河華管内橋道頓遞使明年
車駕入境元偓奏方物酒餼金帛茗藥為貢儀物甚盛
至河中與判府陳堯叟分導乘輿度蒲津橋上登郊丘
亭目元偓曰橋道頓置嚴謹爾之力也元偓頓首謝及
還加中書令領成德安國等節度改封相王五年加守
太傅真宗自即位以來屢以學術勗宗子元偓首冠藩
戚益自脩勵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相曰朕
每戒宗子作詩習射如聞頗精習將臨觀焉因幸元偓

邸第宴後官寮畢令賦七言詩元僊奉觴上壽賜襲衣金帶器幣繒錢又與宗室射於西南亭日晡後官退上獨以中官從幸元僊元僊官復宴元僊官如家人禮夜一鼓而罷 評曰東封西祀真宗之侈心謬舉固臣子所宜多方以揅止之者元僊領節帥則奉章以請司頃遞又嚴謹致褒雖若能舉其職然未免逢君父之惡矣噫

相王允弼

允弼性端重時然後言諸官增學官員允弼已貴猶日至講席延伴讀官讀孟子一節領宗正三十年與濮安懿王共事相友愛為宗屬推敬 評曰大都為宗室者惟馳馬試劍是好教色狗馬是娛而間有好學者又不過矜翰墨務教律而已孰肯究心聖賢之學乎孟子七篇明王道斥霸功崇仁義賤詐力正孔門之的傳而為帝王所當究心者宗弼乃能日延伴讀官讀孟子一節不唯讀書賢于他好而且得其所指歸真可尚已

循王宗景

宗景事母孝居喪如不能勝居第火冒急赴家廟不恤其他火亦不為害 評曰居第被火正倉卒之際弱者慮其身強者遷其貲而已誰肯念及宗祖者宗景不恤他財而獨赴宗廟真得禮經水火先救神主遺書之義○元祐中累遷彰德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

封濟陰郡王宗景喪其夫人將以妾繼室先出之於外而託為良家女且納焉坐奪開府既而還之 評曰夫妃匹之際風化之原人道之至重者也故關雎必求淑女車牽必迎令德宗景喪其夫人而欲以妾繼豈關雎車牽之義乎母以妻為妻蔡丘之禁也平人不為主忠臣之謨也使宗景惜于此義猶可以陷于不知自解今先出之於外而託為良家女以納焉則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矣吾誰欺欺天乎宋以家法稱始奪開府而復還之其家法自是不嚴矣噫

蔡國公宗達

宗達襲封蔡國公鄰家失火盜因為奸竊宗達所服帶既而得之且知其主名貸不問浚井得鐵復投之官累武信軍留後 評曰奸盜人所惡也知其主名而貸之是與楚莊之詔絕纓同量雖人所歆也浚井所得而投之是與管寧之揮鋤金一心嗚呼非甚盛德何以有此

周恭肅王元儼

元儼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憂念不食母喪哀戚過人平生寡嗜慾惟喜聚書好為文詞頗善二王書工飛白仁宗冲年即位章獻皇后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閤門卻絕人事故謬語陽狂不復預朝謁及太后崩仁宗親政

益加尊寵凡有請報不必手書謝牘方陝西用兵上所給工用錢歲五十萬以助邊費帝不欲拒之八其半堂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為聞者畏其言慶曆三年冬大雨雪木冰陳楚之地尤甚占者曰憂在大臣既而元儼病甚上憂形于色親至卧內手調藥屏人與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固辭不受曰臣竊憊且死將重費家國矣帝為泣明年正月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克二州牧燕王諡恭肅比堇三臨其喪詔以元儼墨跡及所為詩分賜宰臣餘歲秘閣評曰史稱元儼廣賴豐願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則元儼固已樹的當世矣苟非善藏其用人爭射之今仁宗冲年則闔門晦迹謬語陽狂以示無意及仁宗親政則輸錢助邊平昊責相以示可使卷舒運用綽綽有裕可謂曰知而雨雪木冰憂在大臣雖有此心不究於用悲夫

博平侯允良

允良好酣寢以晝為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薨贈定王太常以王反易晦明謚曰桀易評曰夫晝夜之限寢興之節不可反易者也故不夙則夜風人致刺俾晝作夜大雅興譏然猶一人也而允良胥一宮而易為詩人見之常何如其刺譏哉夫鼠晝伏夜行恐人之見也人而晝睡夕興何以異於是詩云碩鼠碩鼠三

歲貫女又云相見有體人而無禮惡之也

建平郡王士崙

建炎初隆祐太后幸汝州敵寇至百司散走士崙至一大船中見二帝御容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至山中衆欲聚為盜士崙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為朝夕計爾孰若仰給州縣士崙以近屬諭之必從如此則今日不饑餓後日不失賞是一舉而兩得也衆聽命乃走謁太后度州會度民作亂鄉兵在外為應與官軍相持士崙請執政謂當請太后急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又宜急諭城中城中定則外寇可沮譬如服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濕乃餘事爾赦既下城中遂定評曰汝州之難士崙以御容化盜為兵使因飽而得賞度州之亂入以太后急赦安民使定內以禦外蓋感之以親上之義示之以自利之途故能成功嗚呼此可為應變者之法矣

知紹興府不棄

不棄字德夫紹興中為江東轉運判官秦檜忌四川宣撫使鄭剛中以不棄能制之除太府少卿四川宣撫司總領官初趙開總蜀賦宣撫司文移率用申狀不棄至官用張憲成故事以平牒見剛中剛中愕然久之始悟其不隸已遂有隙不棄欲盡取宣撫司所儲剛中不與不棄怒剛中辟利州轉運使王陟兼本司參議不棄劾

罷之二人愈不相能檜併召還剛中在蜀服用頗踰制不棄復文致其事檜乃罷剛中陞不棄敷文閣侍制知臨安府踰年改工部侍郎尋除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時浙東旱饑民多流亡提舉秦昌時檜兄子也不棄言其悉心賑恤全活其衆昌時得遷秩其媚檜如此未幾卒 評曰不棄真小人也觀其以平牒見剛中致剛中之愕然取宣撫司之所儲激剛中之不與又劾罷剛中之私辟秦議又奏劾剛中之服用踰制似有侃侃之風者而不知皆檜意也檜忌剛中而以不棄能制剛中而用之也則安在其侃侃哉檜所忌則百計折而劾罷之檜兄子則乘早饑而曲奏以保陞之其所舉劾無

宗室訓典

卷之二十一

宗室訓典

卷之二十一

守橫州不允

不允有武力靖康之難與王明葵義兵與金人戰雄張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此小使軍也高宗即位引衆歸補武翼郎從岳飛平湖寇飛死檜奪其兵遣守橫州而卒 評曰不尤善戰能成小使軍之名固快復者所資也而檜乃奪其兵徒以其嘗從岳飛平湖寇爾檜已岳飛而并忌不尤銷忠義之心長仇讎之勢檜之罪不容誅矣

知鎮江府善俊

善俊字俊臣初補承節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授左承務郎調南城丞改昭信軍簽判虞允文薦其有遠帥才除幹辦諸司審計司知郴州數奏稱旨留為太府寺丞尋攝帥知廬州會歲旱江浙饑民麋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之使牛種僦屋以居死者為給槨人至如歸州城舊毀于兵善俊葺完之因言異時恃焦湖以通饋餽既湮洄宜募鄉兵保孤姓二山治屋以儲粟敵或敗盟則吾城守有餘餉道無乏矣又增築學舍新包拯祠春秋祀之人感其化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移知建州建俗生子往往不舉善俊痛繩之給金穀捐已俸以助其費再知廬州首言和好不可恃當高城浚池以為備復為

民害所言多見用轉湖南帥柳桂地絕遠守多非才善
俊謂宜精其選代輸潭州經總制錢停醴泉渌水渡錢
加秘閣脩撰移知鎮江府丁母憂終喪而卒年六十四
善俊風儀秀整喜功名尤好論事孝宗時日中有黑子
地屢震每以飭邊備為戒孝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
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尤人所難言者 評曰史稱
善俊喜功名尤好論事由今考之則功名皆有實惠論
事皆切治體非苟然者而論相一節所係尤大蓋孝宗
缺相累年恃英武可獨運爾亮之九官舜之十六伯堯
舜不英武耶湯之二相武之十亂湯武不英武耶天地
雖大不可無五行之吏心思雖至不可無百體之官孝
宗自謂英武莫已若而善俊以是規之真得批鱗觸鬚
之義矣

西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善譽

善譽字靜之幼敏慧力學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初調
昌國簿攝邑事勸編戶募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捕得
海盜全黨守欲上其功善譽曰奈何以人命希賞乎守
益賢之薦于朝授兩浙運幹改知撫州臨川縣縣嘗預
借民賦善譽閱籍發逋負按籍征催卒以時辦集遂罷
預借改常州添差通判史浩言其賢詔赴部堂審察累
遷大理丞湖北常平茶鹽提舉會大旱善譽通融諸郡
常平計戶振貸嗣歲麥禾倍收民爭負以償奏罷

十餘渡四十五民便之俾諸郡善田委郡文學董其入
以給計借者蕪西川路提刑轉運判官遂寧守徐詡乏
廉輟部使者以其故御史寬假之善譽過遂寧詡出迎
善譽佯不為禮詡大阻郡人聞之爭訟其過善譽劾諸
朝宰相王淮善詡寢其章善譽徑以聞罷詡又以羨貲
給諸郡之貧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感惠並予宗子寓
蜀者少業儒善譽即郡庠立學以教之人始感勵引年
乞祠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娛無疾而卒年四十七時淳
熙十六年也善譽早失怙恃撫育諸季備至居官廉靜
自得多所著述郭雍朱熹嘗取其易說云 評曰善譽
得海盜則不以人命希賞得賊吏則不以宰相屈法其
他善政未易枚舉則以其力學知其大者故也夫易開
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郭雍朱熹取其易
說其學殆深于易矣

吳榮王顯

顯字仲明自右內率府副率為和州防禦使封安樂郡
公轉明州觀察使進祁國公治平元年加檢校太傅保
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東陽郡王三年出
閣神宗立進封昌王官制行冊拜司空徙王雍哲宗嗣
位加太保煥成德橫海二鎮徙封楊王賜贊拜不名五
日一謁禁中帝致恭如家人禮神宗附廟拜太傅移鎮
京兆鳳翔自熙寧以來顯屢請居外章上輒却至元祐

初乃賜咸宜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願對郎車駕偕
三宮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
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
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姑從其
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
皆可以為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
焉山涕昔漢明帝問東平在王家何以為樂王言為善
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
佩之著之簡冊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
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頡頏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
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母泰父祖以為
宗室訓典南帳
邦家光徙封徐王詔書不名宣仁有疾願旦旦入闕因
亦被病宣仁耐廟拜太師徙王冀賜入朝不趨改淮南
荆南節度使徙封楚王病益篤帝親挾臂視診令晝夜
具起居狀聞小愈則喜既而薨年四十七帝即臨哭輟
朝五日成服苑中贈尚書令兼中書令楊荆翼三州牧
燕王謚曰榮陪塋永厚陵徽宗即位改封吳王穎天資
穎異尤嗜學始就外傳每一經終即遺講讀官以器幣
服馬工飛白善射好圖書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
得異書亟馳使以示嘗賜方園王帶屏服而朝穎辭乃
為製王魚以別之是後親王逐降為故實初居英宗喪
丐解官終制以厭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

服易月當除穎曰身為孫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乎請如
心喪禮頂上禪除即言詔可
評曰人臣以忠孝敬義
為本觀穎不敢服方園王帶之賜蒙別王魚可謂忠矣
觀服慈聖光獻太后之服不安乃請心喪可謂孝
矣觀每讀一經終即遺講讀官器幣服馬可謂敬義矣
此其所以比美東平而制書之褒諸子之官有以也

益端獻王頤

頤端重明粹少好學博通群書工飛白篆籀質接官察
歲滿當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頗好賢書手著普惠
集効方且儲藥以救病者
評曰宮察滿去輒奏留所
謂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厚道也著普惠集効方且儲藥
以救病者所謂癘病疾痛舉切吾身仁術也而博學工
書則其餘事耳願其長者哉

楚榮憲王似

似初為集慶軍節度使和國公進普寧郡王元符初出
閣封簡王似於哲宗為母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
相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
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
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佖
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魯布叱之
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
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

仁孝於是章惇默然乃立端王徽宗即位加司徒敗鎮武昌徙封蔡拜太保移鎮保平鎮安又敗鳳翔雄武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為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越述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也章惇當持器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小未達禍亂之前恬不以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際復塗已顯之迹復浪矣忘意渥縉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和衷太忌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耶臣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儻有瑕可指一入胸次則終身不忘迹不可滅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願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陽軍徽宗雖出公望然頗思其言止治其左右 評曰章惇母弟之說未必植黨於似也然亦惇言之爾於似何與哉公望之疏明白凱切足以上回主心下全似禍真仁人之言也

信王榛以下微

信王榛後從淵聖出郊北行至慶源亡匿真定境中時馬廣與趙邦傑聚兵保五馬山岩陰迎榛歸奉以為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遣廣詣行在奏之其畧曰邦傑與廣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賊中頗知其虛實賊

今皆懷歸心且累敗於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山西諸砦鄉兵約十餘萬力與賊抗但皆苦無糧食器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為賊用臣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無異願委臣總大軍與諸砦鄉兵約日大舉次見成功廣既至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上識榛手書遂除河外兵馬都元帥潛善伯彥終疑之廣將行密授朝旨使譏察榛復令廣聽諸路節制廣知事不成遂留于大名府不進會有言榛將渡入京朝廷因詔擇日還京以伐其謀金人恐廣以援兵至急發兵攻諸砦斷其汲道諸砦遂陷榛亡不知所 評曰榛逃自北還為馬廣趙邦傑所迎奉正與帝磁州之事同當時帝戰河南柝戰河北神州克復指日可期榛遣廣請援自謂禮則君臣義則兄弟憂國念親之心無異其冀望於帝者殷矣帝既識其手書以為真即當遣兵援之與之共力儻幸而入汴猶吾入也顧為汪黃所惑而反疑之令廣譏察榛又令廣聽諸路節制又詔擇日還京以伐其謀而竟不行蓋其心惟恐榛之入汴以成克復之功而不吾便也卒之都元帥之命未及達於河外而榛之身已跳而遁于金人之恩攻矣豈不可慨哉隋文有言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此之謂也

康王構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幹离不陷相濟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社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金人遂渡河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宰執請帝幸襄鄧以避賊鋒吳敏李綱力陳不可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郛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團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仍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癸酉幹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輕之使帝

宗藩訓典而後

天

宗藩訓典而後

從邦彥計命鄭望之高世則使其軍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穀事且云上皇朝事不必計今別立誓書結好遣親王宰相詣軍門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使金軍幹离不南向坐稅膝行而前幹离不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稅唯唯不

措一與言遂典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汭等偕來李邦彥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

宗藩訓典而後

天

宗藩訓典而後

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秦京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評曰幹离不濟河如入虛邑相與笑南朝之無人以為宋可掩也及抵汴城見李綱所以治戰守者甚備遂遣吳孝民來言更盟結好之事則欲和金也况是時李綱已退金師於宣澤門浸浸有不和之勢使帝遣綱使之雖與之和必不唯唯而已者乃帝則惟恐和之不成也不遣綱遣李稅唯唯帝亦唯唯括借金銀下及倡優所需未半都城已罄時則李綱復爭三不可且言彼孤軍深入誰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極盡利害之實而帝

遺其議姑以卿第出治兵慰遣之綱退而誓書已成
康王已質矣嗚呼一李綱足走撤酋不然必臣主一心
乃克有成卿第出治兵是何等語而綱欲恃之以不和
乎綱不和帝惟恐不和金欲和而難之如不欲和是故
始唯唯終而不如唯唯不以身為質不可矣噫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四方勤王
之師漸至以种師道統之二月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
夜斫敵營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
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即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
吏覺之幹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
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幹
宗藩訓典西帳 天七十一頁白書院刊

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泣涕
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
王為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
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 評曰
昔裴度主伐淮蔡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
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
破二賊此淮蔡所以成功也李綱固宋裴度也見金人
詰責遂罷之以謝金人則朝廷綱紀盡圯之矣安得不
召其侮哉

○大學士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
京城防禦使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張邦昌還詔

割三鎮地以昇金金幹离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
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詔李綱
迎上皇于南京上皇至京師 評曰陳東書而李綱用
帝悔過也肅王質而康王還天興宋也至於詔割三鎮
幹离不遂不俟金幣數足而告歸何也此李綱久知必
至於此今至此而始知其如此也然金人非遂棄不取
也退而以肅王從以為肅王在金幣固在也此其狡也
狄人志在土地故事之皮幣大馬珠玉而卒不免金人
志在金幣雖割以三鎮兩河而索不休非志有異也邪
狄勢連綿避之則可有也故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金宋
限南北雖得之亦難居也故汴立邦昌河南立豫但狄
宗藩訓典西帳 八七十三頁白書院刊

情易知金使難測心金幣而口割地以為宋愛地地得
金幣固在也向若綱早見此姑以汴委之不與之和力
戰力守令彼不得片金尺幣以去雖招之不來矣
○八月金粘沒喝幹离不復分道入寇言者論李綱專
主戰議喪師費國罷知揚州罷西南勤王兵冬十月安
置李綱于建昌軍罷御史中丞呂好問以好問率羣屬
劾大臣畏懦誤國也金人陷真定大臣不知所出遣使
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王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
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議割三
鎮百官多請割與以行國禍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
資政殿學士副王使金許割三鎮奉衣冕王輅尊金主

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滑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說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顧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去厲敵指雲曰真奸賊也王出廟行民謀執雲殺之時幹商不軍濟河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案鞫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如相伯彥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金幹商不粘沒喝圍京城要

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心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

八十四

頁白書院

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嗚咽軍民感動郭京出禦金軍敗走請降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

東平帝還宮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幣

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二年春正月詔兩河降金民不從金人索金銀益急且再

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果李若水以為無益勸帝行帝乃命太子監國而與梟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梟曰大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梟不聽二月金劫上

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

私第獲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時金酋邀索金幣關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樗空無以塞命爾金酋怒擣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嘆康王構次于濟州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三月金立張邦昌為楚帝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率眾討邦昌不克而死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評曰國家當危急之際而求所以存其亡安其危不越守遷二

宋書制典圖

天

七十五

頁白書院

策而乞和不與焉蓋守者死社稷之常法遷者圖恢復之權宜而其守其遷又必以戰守為務金幣為資若捨戰守捐金幣以乞和而幸都城之保必無幸矣試以宋論宋都汴所恃以為憑者一河而已敵未濟河患未切膚河若已濟齒亡唇矣正滕文所謂築薛甚惡之時也孟子為滕謀豈無他奇而止告以遷曰不得已也狄人侵周古公以邑岐基豐鎬翟人滅衛文公以廩漕城楚丘至於唐則漁陽之變父西奔于蜀不為獨徇所殘子北奔靈武復能返旆舊京皆量其勢莫可誰何而徐制之故克以濟今既憚主戰又耻言遷而但括借金銀議割三鎮俛首喪氣以乞哀旦夕幸其一退即君臣動色

相賀曾不數月而大括金幣之使又至矣夫金幣者國之所資以為國者也與其空國之資以資敵而困我何如存國之資以自資而制人乎太上皇如亳州即天寶西幸之意而帝亦能遠跡襄鄧以觀其變如靈武焉都城雖失天下事猶可為也顧乃如駒戀棧併其已出者而復返之遂使父子同被囚虜宗社均為丘墟則為謀者計失也自古帝王以重遷見辱貽笑千古者晉有懷愍宋有徽欽可痛也已可戒也已然則死社稷非歟曰能死則不遷何能死者死中求生必不至於辱故可不遷不能死者草間求活又不免於死故不如遷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宗藩訓典商帙

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

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為福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布者若撫機不發他人穀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浚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

爾非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喻宗澤等移師近都按甲觀變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安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謝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辭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累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諸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張邦昌及應千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優敘是月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簾評曰康王之興顧不奇哉方金人之邀質親王也以親王為奇貨也及帝遣康王為質而見其不動於却營之責又見其連中於較射之時以為非親王必將家子也乃却還之此一奇也及知其為親王也賢之復詭詞誘致之而為磁州士民所遮止

此又一奇也既而知其不可得說也乃謀以五千騎取之康王有衆八萬不可取乃置之此又一奇也蓋金人欲質親王為索取計而不虞有賢王在外遂忌劫二帝后妃太子宗戚赴去而康王之母妻與焉其意又以此為奇貨也猶前日之質親王也厥後康王嗣服金陵志圖恢復雖以李綱趙鼎為相張韓劉岳為將而終以壯望庭闈無淚可揮之心排群議而與之和為親屈也而金人之計至是始中矣嗚呼靖康之和其欲和在金可已而不已者也其和可耻紹興之和其欲和在宋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其和可矜論者槩以不當和例之是未明乎舜為替叟散徒天下之義者也

宋藩訓典

卷八

和州防禦使伯琮及伯玖

和州防禦使伯琮及伯玖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常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官中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居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

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宇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評曰倚與藝祖其子孫至是始有天下矣非婁范之忠不足感動主心非高宗之厚不足祇承天意金人悔禍宋室中興其原皆出於此

宋藩訓典

卷八

魏惠憲王愷

魏惠憲王愷

魏王愷莊文同母弟也莊文太子薨愷次當立帝意未決既而以恭王惇英武類已竟立之加愷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進封魏王判寧國府妻華國夫人韋氏特封韓魏兩國夫人以示優禮賜黃金三千兩白金一萬兩命宰執設祖於天津園王登車顧謂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比至鎮奏朝天申節許之府長史上言欲與司馬分治郡俾王受成愷奏曰臣被命判府今專委長史司馬是處臣無用之地况一郡置三判府臣恐吏民紛競不一徒見其擾長史司馬宜主錢穀訟牒俾擬呈臣依而判庶上下安事益易治又請增士人貢額朝廷悉從

之愷究心民事繁圩田之墾墾者帝手詔嘉勞之淳熙元年徙判明州屬邑田租以贍學得兩岐麥圖以獻帝復賜手詔曰汝勸課藝植農不游惰宜獲瑞麥之應加愷荆南集慶軍節度使行江陵尹尋改永興成德軍節度使楊州牧七年薨于明州年三十五帝素服發哀於別殿贈淮南武寧軍節度使楊州牧兼徐州牧謚惠憲王性寬慈上皇雅愛之雖以宗社大計出王於外然心每念之賜賚不絕計聞帝泣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為此子福氣差薄爾治二郡有仁敬愛之日四明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紀遺愛 評曰在文太子薨愷次當立而不立愷疑其有不當帝心者觀其登車之顧保宗藩訓典舊秩

鎮王竑

寧宗

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亡嗣以竑為之後賜名均尋改賜名貴和太子詢薨乃立貴和為皇子賜名竑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御前厚廩其家使美人聞竑動息必以告美人知書慧慧

竑安之官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規之竑乘酒醉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時沂王猶未有後方選宗室希璠子昀繼之一日彌遠為其父飯僧淨慈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惠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為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清之上謁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以示彌遠譽之不吝口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蓋堅清之始以小官兼教授其後累遷兼如故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禹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竑不能自己屬目牆壁間見

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曉不
知其為誰甚惑昀既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後召
竑竑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後者彌遠亦
引入樞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
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從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
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以前當在此宣制後
乃卽位爾竑以為然未幾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
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卽位竑不肯拜
震粹其首下拜皇后矯遺詔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
陽郡王判寧國府帝因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九月丁丑
以竑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正月庚午湖州

宗審訓典西快

本八十五

京白書院

人藩王與其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質中壬等得之
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
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于
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偽爲李全榜揭于門
數彌遠廢立罪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
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爾竑知其謀不
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光春告于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
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託召醫治竑疾竑木
無疾丙戌天錫請竑諭旨逼竑縊于州治帝輟朝賜銀
絹各一千會于萬貫贈少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 評
曰彌遠廢立之罪不容誅矣但竑亦有以取之皇子無

外交之義彌遠以無故納美人竑當以有故疑彌遠竑
不疑而受之又嬖之又以瓊崖新恩指而呼之而不知
方脫竑口已入彌遠耳矣然入而尚疑也復以乞巧奇
玩覘之又乘醉而碎之所以致彌遠之大懼而深其取
之之謀也竑既以不密致禍庶幾以周慎自全乃聽潘
壬之狂謀揭李全之偽榜命謝周卿之入賀何為者哉
夫以彌遠謀之歷年而竑乃欲翹之一旦卒之勿傷之
約方成而無疾之醫已至又誰咎矣噫

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彥逾

王親後

彥逾字德之紹興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遷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玠遣屬吏安丙
宗審訓典西快
來迓彥逾見卽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衆六萬得
無虛籍乎丙以情告彥逾遺挺書俾損虛籍數千以寬
四川之賦挺不敢隱改知鎮江府郡適旱饑彥逾節浮
費發粟賑糴民賴以濟遷戶部侍郎工部尚書孝宗崩
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請立嘉王爲皇帝欲倚
殿帥郭杲爲用遣中郎將范 告之杲不應時中外洶
洶彥逾見汝愚對泣汝愚密告以翊戴之議彥逾大喜
力贊其決郭杲嘗被誣彥逾爲白于帝杲德之遂馳告
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爾太尉爲國虎臣當任其
責杲未及對彥逾急勸之杲許諾遂領兵爲衛寧宗卽
位汝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會留正免相汝

愚右揆彥逾以端明殿學士出知建康兼江東安撫使本行改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彥逾為政不擾蜀人便安之以定策勲累遷資政殿大學士嘉泰間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嘉定間乞祠以歸尋卒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已共政及外除頗觖望乃踞當時名臣上之目為汝愚黨帝曰是傾汝愚其兩入蜀皆有敬然吳氏世守武興兼利西安撫操重權吳挺卒朝廷用丘密議併利西安撫於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彥逾奏復利西安撫乃領以武帥其後吳曦因之以生變人以此咎彥逾云 評曰世卿之禍自古畏之吳兼利西其權更重丘密方併于東而彥逾復其舊豈宗藩訓典而然哉 八十四 貞白書院

叔向魏王之後

方汴京破時叔向潛出之京西金人退引衆屯青城入至都堂叱王時雍等速歸政置救駕義兵其後為部將于渙上變告叔向謀為亂詔劉光世捕誅之 評曰秉哲之刼遷也叔向能出之京西以屯青城時雍之佐逆也叔向能叱之都堂以速歸政則其人豈為亂者乃為部將所誣而捕誅之豈見其救駕兵以為犯蹕兵耶可

京也已

江西轉運使彥倅叔駿曾孫

彥倅字安卿初調溧陽尉邑民潘氏兄弟橫邑中號三虎畜僮僕數百邑官莫敢誰何彥倅白其守治之縛潘氏昆弟正其罪改楊州司戶攝獄榷有告主歲吏益錢千餘萬治之急吏泣請死彥倅察其情屏人問則諸吏共貸也乃許自首免罪一日而畢改平江府推官攝宜興縣縣自中興後預借民明年稅民挾此得慢其令彥倅請禁預借邑遂易治知臨安於潛縣縣胥往往通臺省吏得肆其奸彥倅執其黠者械送府臺省吏從中救之彥倅力爭竟抵胥罪浮橋屢以小敗彥倅梁以石民免溺死陞臨安府通判開禧初知興國軍歲旱蝗而軍需益急屬邑令吳格員上供銀尤多彥倅坐累貶秩格愧謝彥倅曰屬時多艱宜寬民力以崇根本何謝為漬卒據外城為變彥倅募能斬捕者賞之既而各斬首以獻散其餘黨累遷湖南運判從人羅孟傳反累歲不能平彥倅謂帥臣曰徑人讎殺乃其常情況主斷不平是激之使叛也能遣諜者離其黨與俾還自相讎破之易矣帥從其計遂降孟傳尋知紹興府楮價輕彥倅權以法民便之復廉鳴禮置興賢莊以資其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備增築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倅取死囚羣首刖足徇於衆曰此劫掠竊者也遂散其衆乃第民高

鶴魚鰲陣上觀於便殿嘉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朋王大寶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初海寇以賄通郡胥吏吏反為之用以致威令不行商舶不通子淵以禮延土豪俾主郡榷分遣戡捕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否則殺無赦土豪奉命設法先治豪猾為賊黨者海寇遂平陞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歲饑告糴旁郡米價損平民賴以濟進龍圖閣直學士移知象州吏有掠民女為妾者其妻妬悍殺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兄與化榷安解中妄父詣郡訴吏不決子淵訪知狀亟遣人往與化解得正以歸獄遂決其發摘槩類此乾道二年卒于官

宗著訓典西快

天八十一頁白書院

日子淵之政大都精明練核漢庭老吏不如也而太湖之績尤大禹貢震澤底定即太湖也昔底定于神禹今息患於子淵而考其故則開浦鑿塘注江入海以分殺其勢與疏濬決排無異蓋因勢而利導之無他奇也不奇之奇斯為大奇

越國忠憲公希言

命慮

希言字君訥淳熙十四年登第調衢州司戶合郡民以計表其坊里標其戶數為圖獻於守守才之西安令不職守檄希言攝之漕善令合嚴州請復烏龍嶺稅場希言往訪之俾令得復職希言力陳烏龍場不當復漕怒曰衢已復孔步章戴二場何烏龍獨不可復希言謂二

場當併罷去漕不能奪二場竟亦廢改吉州司理屬邑有誣人以殺人罪者吏治之急囚誣服希言鞠得實檄縣他捕乃得真盜用楊萬里周必大薦授臨安府司法改淮西總所幹辦移書約諸郡綱必時發至即受納無滯留始至軍庫見錢不滿千緡比去庫錢充溢知臨安仁和二縣闕學宮四百餘畝適大旱蝗集御前蘆場中亘數里希言欲去蘆以除害中使沮其策希言驅卒燔之臨平塘堤決希言督役親捧土投石兵民爭奮堤成因築重堤後不復決民病和買絹折錢重希言節公費代其輸除大社令遷樞密院編脩官兼右司上言諸將但務城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保江而已宜論諸將一軍受圍諸軍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為守毋以守為守遷宗正丞請南班得與屬籍許之累遷秘書丞著作郎軍器局監皆兼右司又充密院檢詳為宰屬樞握凡六年奉祠去嘉定十七年卒年六十一贈資政殿大學士封越國公謚忠憲

宗著訓典西快

天八十一頁白書院

評曰希

言非州縣才也觀其以戰為守毋以守為守之說其於天下之勢審矣使得專方面豈惟畫江而守固當喻淮而北與天下爭雄肯安臨安哉乃棲遲州縣乞祠而去悲夫

天水郡侯與黑

出元

與黑字晦叔嘗登進士第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

相伯顏既渡江與黑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請軍門上書
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宗黨伯顏朝京師
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黑對十三年秋九
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
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
制朝廷立法多所諮訪與黑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
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壘
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
年甲寅虎入南城與黑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
居待罪未幾索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黑貧窶有守有
抱負世祖曰得非持權臣為虎者耶賜鈔萬三千貫歲
宗藩訓典前代

卷八十九 貞白書院

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
真學家受授具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洛間與衡
雅敬之與黑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
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為塋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
給舟還塋台州之黃岩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天水郡侯諡文簡 評曰與黑始以乞全宗黨勸
伯顏之不殺繼以暴露先塋責大臣之易詔惓惓不忘
宗國之念可謂知本矣蘭根白芷漸之漸中君子不近
庶人不服與黑伯祖從游朱熹蓋其所漸者異也

魏國公孟頫

孟頫字子昂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

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
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
巨川劾授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
遇神采煥發如神僊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
學士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
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
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眾欲計至元鈔
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
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政中統為至
元又二十餘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
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
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
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鄙金人
張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
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議國法不便意頗
不平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
論罪汝以為非豈欲阻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
所係豈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大詔與議不敢
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
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
評曰孟頫亡國之餘一與集議即能廷論鈔法虛實之
不為勢所陵且能愧之可謂難矣

○至元欽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省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答一人丞相葉哥大以為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奸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葉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答之孟頫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答孟頫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葉哥亟慰宗藩訓典帙快

孟頫使出自是所答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牆外道險孟頫馬跌墮于河葉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評曰葉哥驚相也然孟頫以後至引答而入訴則併罷曹官以御牆道險而墮河又遂請改築則葉哥雖驚亦驚於所可驚者爾士大夫可不養素自重哉

○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驛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素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脩人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素哥遣忻都及王濟等理筭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求徵者尚數千萬

原缺

宗藩訓典成帙目錄

遼史

遼

惕隱撒剌以下太祖近屬有孟仲季太祖系仲父故先仲父房

迭剌部夷离董刺葛

鐸骨札

中臺省左大相迭剌

鎮國軍節度使合住

西南邊大詳穩劉哥

領女石烈軍察割附龍塔刺高麗城

南府宰相蘇

宗藩訓典成帙

阿魯敦于越曷魯

太保斜軫

惕隱滑哥

宣徽使海思

宋國王休哥

匡義軍節度使馬哥附仲

北院大王搠山西事屋質附

六院部太保孟簡

于越遼王仁先

富春郡王義先

北院宣徽使馬六附正

北院林牙韓留仲父房獨入此者

南面林牙和尚手父

吳國公頗的

林牙庶成

都林牙庶箴

通進蒲魯

左夷商畢鐸骨幹俱季

樞密副使玦

北院宣徽使阿汶里亦運

北院樞密使安搏玄祖之後以下太祖孫

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陳家奴

于越轄底肅祖

迭刺部夷商董迭里特

北院大王圖魯宿

混同王乙辛五院

樞密院侍御阿息保

節度使敵魯五

採訪使頗德六院

六院部夷商董蒲古只及子鐸臻

天德軍節度使鐸軫

太子太師裏履

幽國公合里只

總領敵烈皮室軍渥里思

南院大王吼

觀察使木者

木者亨論氏

北院大王那也

北院夷商董斜涅赤

右皮室詳穩古

北院大王韓八

太傅遷中臺省左相羽之

國子博士知制誥突呂不

四蕃部詳穩瑤質

涿州刺史虎古

彰國軍節度使學古

大尉烏不呂

淶水郡王海

岐王世良

寄班都知夷獵葛

西平郡王賢適

御史中丞石柳

北院大王盆奴

歸義軍節度使官奴

太子太傅崇古

乙不哥完俱六

東丹人皇王倍以下太子孫

南京留守晏圖

天下兵馬大元帥洪古

趙王喜隱

昭懷太子濬

泰國王重元

安定郡王涅魯古

晉王教盧幹

宗藩訓典成帙

遼史

遼太祖耶律億字阿保機契丹迭剌部人本炎帝之裔
世里氏與大賀氏質爲三耶律本號契丹石
當時改號遼起唐李歷五代宋二百餘年云

惕隱撤刺以下太祖近屬有孟仲季

神冊二年春始置惕隱典族屬以皇弟撤刺爲之

名撤評曰惕隱即古宗人府也按遼官制分北南院

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按部族曰部云族曰族契

處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類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勤九部不之

類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遼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

之事故太祖分迭刺夷南董爲北南二大上謂之北南

宋書謝靈運傳

院牙帳部大內帳帳之北名北院牙帳部大內宰相樞

密宣徵林牙下至即君護衛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北

面之事其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

戶部夷裔畢視刑部宣徵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

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族林牙修文吉子趣坐而論

議以象公師當時朝廷之上職簡事專萬里之中吏稱

民安雖夷狄之君而其建立規模固已宏遠矣此遼之

所以興歟

迭刺部夷裔董刺葛

刺葛字率懶性愚險太祖卽位爲惕隱討涅烈部破之

而驕遂與弟迭刺第三寅底石同安端第五謀反安端妻粘

睦姑知之以告得實上不忍加誅乃與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而捨其罪且謂刺葛曰汝謀此事不過欲富貴爾出刺葛為迭刺部夷酋董封粘睦姑為晉國夫人評曰謀反大逆罪在不赦而况刺葛尤罪之魁乎太祖不忍加誅已為失出而又出之為迭刺部夷酋董以富貴之是賞之使反也此其所以益無忌憚也至於粘睦姑之封晉國夫人則以古有告奸之賞太祖借以風逆黨故不與自首免罪同科爾

○六年夏四月梁郅王友珪弑父自立秋七月丙午親征朮不姑降之俘獲以數萬計命弟刺葛分兵攻平州八月上次恩德山冬十月刺葛破平州還復與迭刺寅

宗著典與成帙

六六

貞白書院

底石安端等友上遣人使梁致祭還次阿魯山聞諸弟以兵阻道引軍南趨十七灤是日燔柴翌日次七渡河諸弟各遣人謝罪上猶矜憐許以自新七年春正月甲辰朔以用兵免朝甲寅王師次赤水城弟刺葛等乞降上素服乘赭白馬以將軍耶律藥姑轄刺僅阿鉢為御解兵器肅侍衛以受之因加慰諭刺葛等引退上復數遣使撫慰二月甲戌朔梁均王友貞討殺其兄友珪嗣立三月癸丑次蘆水弟迭刺哥圖為奚王與安端擁千餘騎而至給稱入覲上怒曰爾曹始謀逆亂朕特恕之使改過自新尚爾反覆將不利於朕遂拘之以所部分隸諸軍而刺葛引其衆至乙室韌浞具天子旗鼓時日

立皇太后陰遣人諭命避去會拜姑乃懷里陽言其且至其衆驚潰掠居民北走上以兵追之刺葛等石引兵徑趨行宮焚其輜乘廬帳縱兵大殺其衆蜀古魯救之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黨神速姑行西樓焚明王樓上至土河秣馬休兵若不為言諸將追之上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懷土既切其心必歸軍乘之破之必矣盡以先所獲資畜分賜將士夏四月戊寅北追刺葛已卯次彌里聞諸弟面示葉山時思前厭懷乃執叛人鮮里向彼亦以其法獻之至達里泺輕騎追及培只河盡獲其黨輜重生口先遣室帝及吐渾酋長拔刺迪里姑等五人分兵伏其前路命北宰相迪里古為先鋒進擊之刺葛率兵逆戰迪里古以輕兵薄之其弟遏古只臨陣射數十人斃衆莫敢前相拒至晡衆乃潰追至柴河遂自焚其車乘廬帳而去前遇拔刺迪里姑等伏發合擊遂大敗之刺葛奔潰遺其所奪神帳於路上見而拜奠之所獲生口盡縱歸本土其黨庫古只磨朵皆面縛請罪師次札堵河大雨暴漲五月癸丑遣北宰相迪輦率驍騎先渡甲寅奏擒刺葛涅里阿鉢於榆河前北宰相蕭實魯寅底石自到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壬戌刺葛涅里哀阿鉢詣行在以藁索自縛牽羊望拜上還至大嶺時大軍久出輜重不復屬士卒煮馬駒採野菜以為食孽畜遺斃者十七八物

宗著典與成帙

六七

貞白書院

賈十倍器服資貨委棄於楚里河狼籍數百里因更刺
名暴里丙寅至庫里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以生口六
百馬二千三百分賜大小鵑軍六月甲申上登都庵山
撫其先奇首可汗遺跡徘徊顧瞻而興歎焉問獄臣涅
離擅造大校人不堪其苦有至死者命誅之庚子次阿
敦灤以卷子涅里思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其餘黨
各以輕重論刑至石嶺西詔收四軍乏食所棄兵仗召
北府兵驗而還之以曳落涅里來附諸弟為叛不忠
顯戮命自投崖而死 評曰刺葛謀反太祖不誅而富
貴之不惟富貴之而又委之兵柄使攻平州是齎寇以
糧倒持泰阿而授之柄也其不反噬我及復誘諸弟反
可以決其誅矣見其謝罪又矜憐之見其乞降又解兵
器受之而慰諭之彼以為帝國不殺我可玩而侮也遂
令迭刺哥安端給稱入覲將逞不利於帝而身建天子
旗鼓以自立焉帝于是始怒而以兵追之及其擒請行
在常復何說又止更刺葛名為暴里雖涅里來亦不忍
顯戮嗚呼太祖於叛逆何若是其曲宥哉律以周公管
蔡之誅雖謂之小不忍可也

○八年春正月有司所鞠逆黨三百餘人獄既具上以
人命至重死不復生賜宴一日隨其平生之好使為之
酒酣或歌或舞或戲射角觥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
論刑首惡刺葛其次迭刺哥上猶弟之不忍寘法故而

釋之以寅底石安端性本庸弱為刺葛所使皆釋其罪
前于越赫底里子解里刺葛妻轄刺已實預逆謀命首
絞殺之寅底石妻涅离時有獄官脅從安端妻轄姑
嘗有忠告並免因謂左右曰諸弟性雖敏黠而蓄奸
惡嘗自矜有出人之智安忍兇狠豁壑奇塞而貪竊無
厭求人之矢雖小而可恕謂重如泰山身行不義雖入
大惡謂輕於鴻毛眈眈比群小謀及婦人同惡相濟以危
國祚雖欲不敗其可得乎北宰相實魯妻餘盧親姑於
國至親一旦負朕後于叛逆未宜之法而病死此天誅
也解里自幼與朕常同寢食養遇之厚冠於宗屬亦與
其父背大恩而從不軌茲可恕乎秋七月丙申朔有司
宗藩訓典成卷九 上諸帳族與謀逆者三百餘人罪狀皆棄市上嘆曰致
人於死豈朕所欲若止負朕躬尚可容貸此曹恣行不
道殘害忠良塗炭生民剽掠財產民間皆有萬馬今皆
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實不得已而誅之 評曰觀
太祖所以處有罪者不惟有惠政且有仁言矣然而非
聖王用法之意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明法昭然不可
私棄太祖既知首惡刺葛其次迭刺哥而寅底石安端
為刺葛所使則刺葛當伏渠魁之辜而迭刺哥即次之
矣今皆從杖釋似少區別而戮轄刺已薄示首從至寅
底石安端併杖不用矣粘睦姑忠告猶有可諉涅离無
名縣以脅從嗚呼脅從誠可免矣而諸帳族三百人獨

無一脅使可矜者乎太祖於同氣雖其妻曲免之而於諸帳族則不分輕重悉誅之是其法獨行於疎且遠者而不行於親且近也何以服天下哉暨殺殺人舉陶執之管叔挾殷周公殛之夫法之必行要使人畏忌而不敢犯也太祖之法如斯無怪其內難與遠始終也已

鐸骨札

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傍有金鐸骨札掘之果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 評曰龍錫金佩鐸骨札得而名之者曷魯以為太祖受命之符何也鳴在本帳下應在本帳中

中臺省左大相迭刺

宋潘訓典成帳

八十

白書院

迭刺字雲獨昆性敏給太祖曰迭刺之智卒然圖功吾所不及緩以謀事不如我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後謂太祖曰迭刺聰敏可使遣近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諱貫後與兄刺葛謀反刺葛遁迭刺與安端降太祖杖而釋之神冊太祖三年夏四月皇弟迭烈哥以刺謀叛事覺知有罪當誅預為營壙而諸戚請免上素惡其弟寅底石妻涅里哀前名涅改與夷南董涅里哀按乃曰涅里哀能代其死則從涅里哀自縊壙中并以奴女古叛人曷魯只生瘞其中遂赦迭烈哥天顯太祖元年為中臺省左大相 評曰迭刺以智謀見許於太祖以聰敏見奇於太后竟能通回鶻

之語制契丹之字可不謂才智士哉然佐逆為亂至再至三及其營壙無聊已極倘非涅里哀之代死必為壙中鬼矣乃知啓明亡國偽辯殺身而卒然之智終不如緩以謀事之長也但今日之涅里哀固前日之涅南也帝既素惡之何不於殺轄刺已時併殺之而至今日乃欲其代迭刺之死也夫以寅底石之妻代迭刺之死已非從一之義而既縊壙中之後又并以叛人曷魯只生瘞焉是既不使之與君子偕死而且使之與逆賊同穴何其待之酷也此無他素惡之也刑賞人主之大柄不可以愛惡行之以素惡之而遂使之不得以正斃太祖於是失君道矣

宋潘訓典成帳

八十

白書院

領國軍節度使合住

迭刺

合住字粘衮幼不好弄臨事明敏善談論保寧初以宋師屢梗南邊拜涿州刺史合住久任邊防雖有克復功然務鎮靜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鄰壤敬畏屬部入安宋數遣人結歡並達和意合住表聞其事帝許議和安邊懷敵多有力焉拜左金吾衛上將軍秩滿還攝鎮國軍節度使卒合住智而有文曉暢戎政鎮范陽時嘗領數騎徑詣雄州北門與郡將立馬陳兩國利害及周師侵邊本末辭氣慷慨左右壯之自是邊境數年無事識者以為合住一言贊於數十萬兵 評曰子儀單騎見吐蕃合住立馬對郡將豈緊談論之善皆由威信之乎

西南邊大詳穩劉哥碩底

劉哥字明隱幼騎很好陵侮人長益凶狡太宗惡之使守邊徽累遷西南邊大詳穩會同統十年叔父安端從帝伐哥以病先歸與劉哥隣居世宗立於軍中安端議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皇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劉哥安端遇於泰德泉既接戰安端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款以鎗刺之劉哥以身衛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虜安端得馬復戰太弟兵敗劉哥與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怨而叛封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爾事平以功為惕隱天祿中與其弟益都王子天德侍衛肅翰謀反宗藩訓成成快耶律石烈發其事劉哥以飾詞免後請帝博歡因進酒祇遂帝心之不果被囚一日召劉哥鎖項以博帝問汝實友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遂贊之耶律屋質固諍以為罪在不赦上命屋質挾之具服詔死死派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評曰劉哥逆臣也其附世宗亦以南院公議立之而附之未必修怨太后也及太后疑其怨遂借怨殺父以塞其問爾君父同仇忠孝一道彼無有於君亦何有於父若果以此怨則底石佐逆兵敗國不赦之罪也太后以太祖再釋之而又命之輔東冊故劉割沙殺於路則殺之義也禮殺者于無歸故為痛鯨之殛但致美徽竟致孝鬼

神而已不怨也王哀痛儀之死但掩卷蓼莪悲感門人而已不怨也向若太后以是駁之劉哥何辭以對執惟不以父之叛太祖為罪而怨之故不以已之叛世宗為罪而效之若劉哥者真世濟其凶矣

領女石烈軍察割安端

察割字歐辛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以為懦太祖曰此凶頑非懦也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世宗即位於鎮陽安端聞之款持兩端察割曰太弟李忌刻若果立豈容我輩末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安端即與劉哥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封泰寧王會安端為西南面大詳穩察割祥為父惡陰遣人白於帝即召之既至上前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領女石烈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獵察割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鎮鑣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上上以為誠察割以諸族屬難處不克以還漸使廬帳迫於行官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其奸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察割時出怨言屋質曰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汝勿為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請於帝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

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偕于行宮群臣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察割以謀告耶律盆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內府物見碼碯盆曰此希世寶今為我有詫子其妻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其黨剋斯報壽安屋質以兵圍于外察割尋遣人弑皇后於樞前倉惶出陣壽安遣人諭曰汝等既行弑逆復將若何有夷離董劃者委兵歸壽安王餘衆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其不濟乃繫群官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殺此曹爾叱令速出時林牙宗著訓典成帳卷四 頁白書院

耶律敵獵亦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為詞猶可以免察割曰誠如公言誰當使者敵獵請與番撒葛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壽安王復令敵獵誘察割擄殺之諸子皆伏誅 評曰易牙食子齊桓疑之吳起殺妻魯參絕之蓋以其於厚者薄無所不薄也而况捨父事我之子可保其無他乎帝乃不納屋質之正論而反使出入禁中得以逞其凶頑之性遂致上不保母中不保身下不保后豈不悲哉且察割行弑逆以僭位號而乃以有一碼碯盆詫于其妻此與小兒取晬盤物以笑樂者何異宜其陣一出而遂為敵獵所誘壽安所嚮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察割之謂矣

附錄 塔刺葛魏璘

國舅別部敵史蕭塔刺葛素剛直或言泰寧王察割有無若心塔刺葛曰彼縱忍行不義人孰肯從他日侍宴酒酣塔刺葛提察割耳強飲之曰上固知汝傲很然以國屬曲加矜憫使汝在左右且度汝才何能為若長惡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禍察割不能答強笑曰何戲之虐也天祿末為北府宰相及察割作亂塔刺葛醉罵曰吾悔不殺此逆賊尋為察割所害 評曰蕭塔刺葛真可謂忠貞矣昔漢外戚呂氏有無君之心而朱虛侯以宗室疎屬能斬亡酒者一人以張劉氏之勢而呂氏卒不能害遼宗室察割有無君之心而蕭塔刺葛以國舅別部敵史能提察割耳強飲之以張遼主之勢而卒為察割所害夫宗室外戚常相為低昂者也勢在宗室則外戚束手勢在外戚則宗室吞聲此周子所謂勢輕重也惟有志者不為勢所移呂氏有吕后以主於內吕氏強矣朱虛以其無君而斬之察割有世宗以信於上察割強矣塔刺葛以其無君而提之蓋志在於君勢固不暇論也然或以安割或身且不保則以見幾審勢顯神臧用塔刺葛當不及朱虛爾

○魏璘以卜名世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驄馬勝既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曰今日火王故知

亦者勝璘曰不然人雖王而上有煙以煙祭之青者必勝上嘉之五年祭割謀逆私卜于璘璘始卜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應曆中周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璘嘗為太平王舉撒葛卜偕立事上聞之免死流烏古部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奚暇食魚亟命烹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評曰魏璘卜者史謂其為察割卜謀逆為舉撒葛卜偕立而罪之夫卜以知吉凶為奇本不擇事而卜也璘為舉撒葛卜偕立史不載所以至於卜察割謀逆則謂太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初未嘗勸之使逆也何罪哉况其以火煙別馬馳之遲疾以柴火決周燕之勝敗皆以五行生剋言之未可以術數少之也

南府宰相蘇

蘇字雲獨昆字同言無隱情太祖尤愛之三年滄州節度使劉守文為弟守光所攻遣人來乞兵討之上命皇弟舍利素蘇素與蕭蕭敵魯以兵會守文於北渚口進至橫海軍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潰去因名北渚口為會盟口五年及五月皇弟刺葛迭刺寅底石安端謀及刺葛詐降蘇往來其間既平蘇力為多神冊五年閏六月以蘇為惕隱六年春以蘇為南府宰相南府宰相自

諸書構亂府之名族多惟其禍故其位久虛舊制北宰相國選任南宰相以勳得部轄得里只里古拙之府中數請擇任宗室上以舊制不可輒變請不已乃告于宗廟而後授之宗室為南府宰相自此始天贊三年九月丙午遣騎攻阻卜南府宰相蘇南院夷离董迭里略地西南乙卯蘇等獻俘四年十二月乙亥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讎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大誣譟閏月壬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于烏山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天顯元年春正月庚申拔扶餘城誅其守將丙寅命惕隱安端北府宰相蕭阿古等將萬騎為先鋒遇誣譟老相兵破之皇太子太元帥克骨南府宰相蘇北院夷离董斜涅赤南院夷离董迭里是夜圍忽汗城已巳誣譟請降庚午駐軍于忽汗城南辛未誣譟素服薰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上優禮而釋之丁丑誣譟復叛攻其城破之誣譟降壬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大赦改元天顯丙午敗渤海國為東丹忽汗城為天福冊皇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三月乙酉班師以大誣譟舉族行七月辛未衛遼大誣譟于皇都西築城以居之賜誣譟名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按烏魯古妻名也因賜誣譟夫婦以名九月壬戌南府宰相蘇慶蘇性柔順事上忠謹太祖三十功臣蘇居其一但在南府以賄聞民頗怨之評曰太祖兄弟六人四人

謀叛而蘇獨不從豈非歲寒之松柏哉且不特不從而於刺葛詐降之際能往來其間以至事平史言蘇力為多則其往其來要必有曲為維持調護之術出於詞氣之外者蓋其柔順忠謹言無隱情不激不隨自然感動故能上全太祖不殺之恩下寬四足必死之辜而與斷斷爭勝骨肉間者不可同年語也南府宰相本國舅之職太祖破格而授之豈偶然哉二十功臣蘇居其一而議者多歸之攻阻卜降謹譏噫在此不在彼

阿魯敦于越易魯述刺部人

易魯字控溫一字洪隱性質厚在髫髻與太祖遊從父釋魯奇之曰興我家者必二兒也太祖既長相與易魯馬為好然易魯事太祖彌謹會滑哥校其父釋魯易魯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將及噬我今彼歸罪臺晒為解我姑與之是賊吾不忘也自是易魯常佩刀從太祖以備不虞居久之易魯父偶思病召易魯曰阿保機神略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已而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見易魯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喻之矣既而以諸子屬之評曰釋魯奇易魯太祖之與家而不及滑哥滑哥之所以弑父也易魯以釋魯之死由已與太祖所以料滑哥之反噬而常佩刀以從太祖也蓋太祖易魯滑哥之所忌也至于易魯之父偶思病亦以太祖神畧天授既以太祖囑易魯而又以易

魯囑太祖是太祖為命世之主易魯為名世之臣不特釋魯識之而偶思亦識之也若二父者真可謂知人矣但偶思有易魯而釋魯則滑哥此孟子所謂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釋魯在韓留傳稱仲父房也

○太祖為捷馬賊汝里參預部族事易魯領數騎召小黃室帝來附太祖素有大志而知易魯賢軍國事非易魯議不行會計越元與烏古部易魯為前鋒戰有功及太祖為迭刺部夷酋董計奚部其長木里偪險而壘攻莫能下命易魯持一箭往諭之既入為所執乃說奚曰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夷酋董於奚豈有較宗藩訓典成統六十九頁白書院轍之心哉漢人殺我祖奚首夷酋董怨刺骨日夜思報漢人顧力單弱使我求援於奚傳矢以示信爾夷酋董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衆也今奚殺我遠天背德不祥真大焉且兵連禍結當自此始豈爾國之利乎木里感其言乃降太祖為于越東國政欽命易魯為迭刺部夷酋董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太祖討黑車子室帛幽州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易魯伏兵桃山俟霸衆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斬獲甚衆遂降室帛太祖會李克用于雲州時易魯侍克用顧而壯之曰偉男子為誰太祖曰吾族易魯也評曰太祖知易魯賢非易魯議不行是能用其父偶思之言也易魯傳天

喻奚以降木里伏兵擊霸以降室常是能不負其父之薦也及李克用雲州之會正兩國觀望之際也克用壯見魯為儒男子至款識其姓名而太祖以吾族魯魯谷之則不惟使之知契丹有人而且使之知吾族有人其用意亦深遠矣

○會進輩痕德董可汗沒群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肉董雅里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為是言何歟魯魯進曰曩吾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第為國人所推戴爾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魯魯曰聞于越之生也神光屬

天異香盈帷夢受神誨龍錫金佩

天

道無私必應有德

我國削弱歸斂於隣部日久以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爾且還輩九營恭布非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傷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釋魯嘗曰吾猶蛇兒猶龍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夜獨召魯魯曰衆以遺命逼我汝不明吾心而亦悅隨耶魯魯曰在昔夷肉董雅里雖推戴者衆辭之而立阻午為可汗相傳十餘世君臣之分亂紀綱之統噫委質他國若綴旒然羽檄蠡干民疲奔命與王之運實在今日應天順人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明日即皇帝位命魯魯總軍國事 評曰由此觀之則太祖之即

位實魯魯決之也釋魯猶龍之言偶思執手之託至是驗矣

○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刺葛等往往覬非望太祖宮行營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之以魯魯及蕭敵魯魯撫焉已而諸弟之亂作太祖命魯魯總領軍事討平之以功為迭刺部夷魯魯時民更兵焚剽日以抗敵魯魯撫戢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乃討烏古部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叛乃請制朝儀建元率百官上尊號太祖既備禮受冊拜魯魯為阿魯取于越阿魯敦者遠言盛名也後太祖伐西南諸夷數為前鋒神冊二年從逼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拒戰可汗州西敗其軍遂逼幽州未下太祖以時暑班師留魯魯與盧國用守之俄而救兵繼至魯魯等以軍少無援退三年七月星都既成燕群臣以落之魯魯是日得疾薨年四十七既葬賜名其阡宴答山曰于越俗詔立石紀功清寧道間命立祠上京初魯魯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魯魯曰陛下聖德寬仁群生咸遂帝業隆興臣既蒙寵遇雖瞑目無憾惟析迭刺部議未決願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魯魯為心云子惕刺撒刺俱不仕 評曰魯魯病革太祖問所欲言惟以未析迭刺部為憾轄底臨刑太祖問便國事亦以當析迭

刺部為言豈當時之事果無急於此者乎昔漢諸侯王強大難制晁錯患而削之而七國難作故主父偃建請諸侯王得推私恩分王諸子而不削于是人皆德之而不知其分之也實小之而削之也是善弭患者也曷魯為太祖之心宜有此議而韓底之智亦足以及之真奸雄之黠矣此太祖之必去之也然都城於是日落成曷魯即於是日得疾君子能無為盡弓歲免死狗烹之疑哉嗚呼身既不免于俱不仕史稱其君臣相得庶吳漢之於光武亦近於誣矣

太保斜軫

斜軫字韓隱性明敏不事生產保寧元年樞密使蕭宗蕃訓典成

思溫薦斜軫有經國才上曰朕知之第佚蕩宜可羈絏對曰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占對剴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姪命節制西南面諸軍仍援河東改南院大王 評曰漢武欲得非常之人以立非常之功乃詔曰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蕭思溫之薦斜軫亦此意也召問時政占對剴切此豈佚蕩者之所能為乎斜軫不過思溫則亦不事生產之一無賴子弟爾

○乾亨初宋再攻河東從耶律沙至白馬嶺遇敵沙等戰不利斜軫赴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氣耗而退

年秋宋下河東乘勝襲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與蕭訥古逆戰敗績退屯清河北斜軫取奚底等青幟軍于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及高梁之戰與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夾擊大敗宋軍 評曰斜軫白馬嶺之功在沙戰不利之後得勝口之功在奚底敗績之後皆乘前將之敝而奮其智勇以赴之其功高矣而得勝口之戰尤奇夫韓信拔趙幟立漢赤幟以誓趙人蓋以漢之赤幟足壓其心也而斜軫反取奚底之青幟立之何哉韓信示已之有餘以制其來斜軫則示已之不足以誘之來兵道多端固如此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益見委任為北院樞密使會宗蕃訓典成

宋將曹彬米信出雄易楊繼業出代州太后親帥師救燕以斜軫為山西路兵馬都統繼業隔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斜軫至定安遇賀令圖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題于夜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賀令圖潘美復以兵來斜軫逆于飛狐擊敗之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撻懶伏兵於諾明旦繼業兵至斜軫擁眾為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地名衆

軍皆潰繼業為流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斜軫歸闕以功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太后親為哀臨仍給葬具庶子狗兒官至小將軍 評曰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以為必無敵也卒之軍潰狼牙身擒流矢為斜軫所笑黯黯而死無敵安在哉此矜功啓釁之戒

楊隱滑哥

滑哥字斯懶隋國王釋魯之子性陰險初悉其父妾懼事彰與趙名蕭瑒等共害其父歸咎瑒瑒滑哥獲免

宗藩訓典戊辰

卷五

貞白書院

太祖即位務廣恩施雖知滑哥凶逆姑示含忍授以楊隱六年滑哥預諸弟之亂事平群臣議其罪皆謂滑哥不可釋於是與其子痕只俱陵遲而死勅軍士悉取其產帝曰滑哥不畏上天反君弑父其惡不可言諸弟作亂皆此人教之也 評曰滑哥悉父之妾因弑父以滅其迹與趙同弑因咎趙以逃其罪其端皆起於悉父妾之一念而轉展殺害陷于大惡太祖不治其罪反授之楊隱以典族屬安得不以其弑父者教諸弟使反君乎嗚呼弑父逆子反君亂臣帝於是雖欲釋之不可得矣

宣徽使海思

釋子

海思字鐸衮機警口辯會同太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

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帝將出獵使謂曰侯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爾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才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頗德如着靴行曠野射鵠帝大笑擢宣徽使歷任以事帝知其貧以金器賜之海思即散于親友後從帝伐晉有功世宗即位於軍中皇太后以兵逆于潢河橫渡太后遣耶律屋質責世宗自立屋質至帝前諭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對亦不遜且命之曰汝見屋質勿懼海思見太后還不稱旨既和頌太后諸局事穆宗即位與冀王敵烈謀反死獄中 評曰海思衣羊裘乘牛請闕陳事觀其所以自予誠若有奇抱者及世宗即位軍中而太后遣屋質來責世宗亦遣海思入對然屋質至帝前諭旨不屈而海思見太后還不稱旨豈其所以自予亦空言無當於用耶蓋沉毅厚重者可任大事而便僂佞厲者終難遠到海思初見人主而即以恢謔傾其試已之大臣其非任重道遠之器可知矣史稱屋質簡靜有器識重然諾海思機警口辯夫機警口辯豈足以當有器識者哉至晚節末路遂與敵烈謀反而死獄中所繇曾

宗藩訓典戊辰

卷五

貞白書院

不能自別於所傾者則器使之然也意

宋國王休哥

休哥字遜軍祖釋魯隋國王父紹思南院夷商董休哥少以公輔器初為古室常二部叛休哥從北府宰相蕭幹討之應曆末為惕隱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等敗績南京被圍帝命休哥代奚底將五院軍往救遇大敵于高梁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

宗藩訓典成

卷一百一十五

休哥本傳

宋主遁去休哥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還是年冬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于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爾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哥引兵獨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為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績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詔撫南面戍兵為北院大王車駕親征圍瓦橋關宋兵來救守將張師突圍出帝親督戰休哥斬師餘衆退走入城宋陣於水南將戰帝以休哥馬介獨黃慮為敵所識乃賜玄甲白馬易之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橫屍滿道歎矢俱罄生獲數將以獻帝悅賜御馬金盃勞之曰爾勇過於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師還拜于越評曰虎石以講武習戰知宋人之意在河東匡嗣不信而卒伐漢休

哥以彼衆而銳知宋人之降為誘我匡嗣不聽而卒敗績匡嗣愚而自用如此其可以為將哉昔宋藝祖臨陣必焚纓飾馬或諫曰如此為賊所識帝曰吾固欲其識之爾令瓦橋之戰而休哥介馬獨黃帝乃慮其為敵所識而以玄甲白馬易之蓋藝祖自信之深而景宗則愛休哥之至也况兵尚詭道或潛形匿迹以取勝或標名顯勢以制人道固不同論難一律

宗藩訓典成

卷一百一十五

休哥本傳

○聖宗景宗即位太后稱制令休哥撫南面軍務以便宜從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統和四年宋復來侵其將范密楊繼業出雲州曹彬米信出雄易取岐溝涿州隔國安置屯時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戰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絕其輜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保白溝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羸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并澆淖而飲凡四日始達于涿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彼力窮環糧車自衛休哥圍之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衆悉潰追至易州東聞宋師尚有數萬頻沙河而變促兵往擊之宋師望塵奔竄墜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太后旋旆休哥敢宋屍為京觀封宋國王又上言可

乘米弱畧地至河為界書奏不納 評曰曹彬米信皆宋名將也一出雄易而遂取岐溝隴涿州置屯固安其功著矣然休哥雖以兵少力寡不敢出戰而所以設奇畫謀使彼糧運不繼自救不暇者既深且固故太后軍一至則促騎圍之彬信僅以身免而沙河為之不流倘非太后不納其略地至河之奏河為遼矣休哥真人傑也哉

○及太后南征休哥為先鋒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哥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七年宋遣劉廷讓等乘暑來攻易州諸將憚之獨休哥率銳卒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重不可計獻于朝太后嘉其功詔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兇啼乃曰于越至矣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薨是夕雨木冰聖宗詔立祠南京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二子高八官至節度使高十終于越孫馬哥 評曰休哥以料敵如神之智百戰不挫之勇能使曹彬夜遁宋兇止啼正如干將出劍鋒寒氣肅有揮霍直前之勢乃能藏鋒歛鋸以蓄其銳恤燕民之疲弊戒戍兵之犯宋

功讓諸將而不居馬牛還南而不取與彼瞋目戟鬪貪功喜殺者判天壤矣孰謂夷無人哉

匡義軍節度使馬哥

即仲房

馬哥字訛特懶與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休哥遺訓未暇奉佛帝悅評曰道為玄門佛為空門皆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者也世宗以黃白問陳搏則對以治天下安用此與宗以奉佛問馬哥則對以誦祖訓未暇及一立規之一異入之摠之則二氏之學凡有家國天下之責者不用學亦不暇學者也

北院大王摠山西事屋質

五父

宗肅訓典成快

六元

貞白書院

屋質字敵輦安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間為惕隱太宗崩大臣立世宗元敬人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泣洎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戕矣軍次潢河橫度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故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為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

若叔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宗世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世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恩復書詞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為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索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唯和為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恩詣太后約和

宗世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為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等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世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拾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唯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遺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為而子為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

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敵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太后尚以爲非兄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譴萬口一詞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爾上喜其忠以上定世宗之位天祿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為亂耶律石剌潛告屋質屋質遽引入見白其事劉哥等不服帝遂寢未幾劉哥邀駕觀樗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哥自誓帝復不問屋質奏曰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為朕鞠之屋質率劔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天德杖輸遷劉哥以盆都使轄憂斯國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為右皮室詳穩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群臣皆醉察割弑帝宗世屋質聞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意圖之遂誅察割亂既平穆宗即位太宗調屋質曰

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辭以上定穆應曆五年為北院大王摠山西事保寧宗初宋圖太原以屋質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為大軍至懼而宵遁以功加于越四年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屋質以聞帝命受之是年五月薨年五十七帝痛悼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斗樹碑以紀其功云 評曰屋質立世宗又立穆宗真兩朝定策元勳矣而立世宗為尤難蓋李胡為太后所愛非屋質謀而能斷正而有禮必不能善處母子兄弟之間以和議成功也

宗藩訓典成快

六院部太保孟簡

八十二 二頁 日書院

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之五世孫父劉家奴官至節度使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太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奸憒竊柄出為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謫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單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

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太康中始得歸鄉里語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呂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請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廢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奸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鐵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評曰文人多浮才子多怨而孟簡論史則懼好惡徇情之有禍論治則謂簿書法令之滋奸及以嫉邪見逐又安而不怨往往見於詩序之間蓋進于道矣

于越遼王仁先

仁先字紉鄰小字查剌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仁先魁偉奕秀有智畧重熙三年補護衛帝與論政才之仁先以不世遇言無所隱授宿直將軍累遷殿前副點檢改鶴刺唐古部節度使俄召為北面林牙十一年陞北院樞密副使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產仁先與劉六符使宋仍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掣而取之是非利害昭然可見宋無詞以對乃定議增銀絹十萬兩匹仍稱貢既還

宗藩訓典成快

八十三 二頁 日書院

同知南京留守十三年伐夏留仁先鎮邊未幾召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奏復王十班即君及諸官雜役十六年遷北院大王奏今兩院戶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從之十八年再舉伐夏仁先與皇太弟重元為前鋒蕭惠失利于河南帝猶欲進兵仁先力諫乃止後知北院樞密使遷東京留守女直恃險侵掠不止仁先乞開山通道以控制之邊民安業封吳王清寧初為南院樞密使以耶律化哥潛出為南京兵馬副元帥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復為北院大王民歡迎數百里如見父兄時北南院樞密官涅魯古蕭胡觀等忌之請以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乙辛奏曰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

宗藩訓典成帙

卷三十五

真白書院

復拜南院樞密使更王許七月上獵太子山耶律良奏重元謀逆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曹兇狠臣固疑之矣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謹為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帷宮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擬不也曰聖意豈可遠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怒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為營拆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柝柱外及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中矢墮馬擒之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刺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官蕭塔刺兵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俟其氣阻攻之

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衆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帝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為北院樞密使親製文以褒之詔盡濛河戰圖以旌其功咸雍元年加干越改封遼王與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樞密事乙辛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為南京留守改王晉恤孤惻禁奸惡未聞風震服議者以為自于越休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賜鷹紐印及貂上諭曰卿去朝廷遠每俟奏行恐失機會可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堠扼敵衝懷柔服後庶事整飭塔里干復來寇仁先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又敗之別部把里斯秀

宗藩訓典成帙

卷三十五

真白書院

沒等來牧見其屢挫不敢戰而降北邊遂安八年卒年六十遺命家人薄葬弟義先信先俱有傳子擬不也評曰仁先之功在與宗朝莫大於議書貢以屈宋人為不辱命在道宗朝莫大於擒涅魯古以遁重元為靖大難二事但乙辛狡倭而能奏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何也蓋涅魯古等忌仁先故出之而乙辛之留之也公心也及與仁先共事為仁先所抑則又思出之亦涅魯古之見也秉彝好德人之同然而一萌利害之私則遂變之爾

富春郡王義先

義先美風姿舉止嚴重重熙初補祗候郎君班詳穩

十三年車駕西征為十二行紮都監戰功最改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帝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宴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他日侍宴上命群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撫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諾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對曰義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出誰敢言人之過上謂革忠直益加信任義先辭爵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阻又於上前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愚款俄得堂印博之上愕然十六年為殿前都點檢討蒲奴呈多所招降獲其酋長陶得里以歸手詔褒獎以功改南京統軍使封武昌郡王奏請統軍司錢營息以贍貧民未暮軍器完整民得休息二十一年拜惕隱進王富春堯年四十二義先嘗戒其族人曰國中三父房皆帝之昆弟不孝不義尤不可為其接下無貴賤皆與均禮其妻晉國長公主之女每遇中表親非禮服不見故內外多化之清寧間追贈許王評曰義先斥蕭革之狡佞喜亂至不肯對博而以國賊目之革宜何如報也及見帝欲黜之顧盛言義先忠直不宜黜此其計巧矣蓋以怨報怨人情也彼談我短而我頌彼長則聽者必以談之者為忌而益信之故帝謂革忠直而不知其為革所

賣也嗚呼此公孫弘御汲長孺之術也當是時義先欲明之恐帝見為已甚欲不明之羞已為彼所容所以辭爵不自得也悲夫

北院宣徽使馬六

馬六字楊隱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遇一坐盡傾恬于榮利與耶律弘古為刺血友弘古為惕隱薦補宿直官重熙初遷旗鼓校刺詳穩為人畏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聞不減否世務以故上益親狎三年遷崇德宮使為惕隱御製詰詞以褒之拜北院宣徽使寵遇過宰相帝常以兄呼之改遼興軍節度使卒年七十評曰夫善諧謔者多易言無忌而馬六又能畏慎容物不減否世務蓋近於戲謔不虐者矣宜帝之親狎褒寵而凡事之歟

北面林牙韓留

韓留字連寧仲父隨國王之後有明識篤行義舉止嚴重工為詩至與初累遷同知上京留守改奚六部禿里太尉性不苟合為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韓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視議遂寢四年召為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韓留對曰臣昔有目疾才數月爾然亦不至於昏第臣為拙不能事權貴是以不獲早覲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耶詔進述懷詩上嘉歎方將大用卒評曰韓留之不

早用固以解里之忌而說也然帝既知其說而將大用而又死矣豈亦解里使之耶故臧氏不能使孟子不遇解里不能使韓留不召知義命者安之而已勿尤人可也

南面林牙和尚

李父

和尚字特林善滑稽重熙初祇候郎君時帝駕于親親凡三父之後皆序父兄行第和和尚尤狎愛然每侍宴飲雖悵諧未嘗有一言之過由是上益宣之累遷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南面林牙二十三年卒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爲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

宋書謝靈運傳

天

真白書院

吳國公願的

願的字徽版孤介寡合咸雍八年上獵太牢古山願的謁于行宮帝問邊事對曰自應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清寧間邊將不謹爲宋所侵烽堠內移似非所宜道宗然之遣人使宋得其侵地命願的往定疆界而還評曰宋有應州蓋復石晉之所失也不可爲侵願的乃耻其侵而欲反之是敢於攘其所本無及遣

人使宋宋不敢誰何遂還以與之是易於失其所故有嗚呼伊洛被髮燕雲左社自古帝王衣冠禮樂之區乃至如是君子有遺恨矣

林牙庶成

庶成字喜隱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於詩尤工重熙初補牌印郎君累遷樞密直學士與蕭韓家奴各進四時逸樂賦帝嗟賞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脉審藥上命庶成譯方脉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醫事時入禁中參決疑議偕林牙蕭韓奴等撰實錄及禮書與樞密副使耶律德修定法令上詔庶成曰方今法令輕重不倫法令者爲政所先人命所繫不可不慎卿其審度輕重從宜修定庶成參酌古今刊正訛謬成書以進帝覽而善之庶成方進用爲妻胡駕所誣以罪奪官糾爲庶耶律使吐蕃凡十二年清寧間始歸帝知其誣詔復本族仍遷所奪官卒初庶成爲林牙憂善卜者胡呂志卜曰官止林牙因妻得罪及置於理法當離婚胡駕適有娠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有詩文行于世評曰庶成所著皆切民生關治體直有用文章增光帝室矣乃見誣於妻貶姓爲庶豈工於文學拙於修齊耶可慨也已

都林牙庶成

庶成字陳甫善屬文咸熙中遷都林牙上表乞廣

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為二
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
續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
男女為婚媾有合典禮帝以舊制不可遽釐不聽 評
曰古者姓氏不同有以官為氏者如司馬司空之類也
有以國為氏者如周韓鄒魯之類也有以生為氏者如
公伯叔孫之類也有以爵為氏者如侯王縣子之類也
然則以諸部鄉里之名析而分之以廣姓氏使男女有
別婚媾可通未為不可帝以舊制不可釐而止於耶律
蕭二氏則為夫婦者難矣夫同姓而百世不通者周道
也殷以前則五族之外不論黃帝之子四十人德同者
宗藩訓典戊戌 卷四十一 貞白書院

姓同德異者姓異是四十人之中其姓固有同異者矣
堯以二女妻舜堯舜皆黃帝出也非婚姻乎然則取諸
部而分之析二氏而廣之可也遼是時法制粗備人文
未著故政化簡易號令直率有如是爾

○太康二年出耶律乙辛為中京留守庶箴與耶律
孟簡表賀頃之乙辛復為樞密使專權恣虐庶箴私見
乙辛泣曰前抗表非庶箴之願也乙辛信其言乃得自
安聞者鄙之 評曰庶箴真鄙夫也見乙辛被出則表
賀與簡同見乙辛復入則泣訴非已願卒之簡以此被
謫箴以此自安與其傾人以求安何如不表之愈也嗚
呼以箴所為此一死一生一貴一賤翟公所為署門以

斥絕之者而乙辛乃信其言豈惟簡笑之雖箴亦當笑
之人謂乙辛大奸吾謂其奸曾不及一點奴爾

通進蒲魯

蒲魯字乃展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
文未十年博通經籍重熙中舉進士第主文以國制
無契丹試進士之條聞於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
之二百尋命蒲魯為牌印即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帝
嘉賞顧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奏曰臣自
蒙義方兼習騎射在流輩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會從
獵三矢中三兔帝奇之轉通進是時父庶箴嘗寄戒諭
詩蒲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寵遇漸隆清寧初卒 評

宗藩訓典戊戌

卷四十一 貞白書院

曰庶箴抗表賀乙辛之出而後媿悔於乙辛之入則庶
箴倭人也志富貴者也其擅令子就科目者皆其志富
貴之心使之而不知使其子冒禁干進其子未必願也
未必不反薄其父也所寄蒲魯戒諭詩并蒲魯所答賦
史皆不載昔陳成獻聞父敕不覺困睡詰之則曰已喻
大旨教成誦也觀庶箴行事則其戒諭要亦倭誦之類
第未知蒲魯所答何如史識箴隨勢俯仰有愧於其子
則其所答亦畧可見矣

左夷南華經魯幹俱季

鐸魯幹字乙辛隱蕭約重義重熙中舉進士第主文以國制
宗中累遷同知南京留守事被召以部民懇留乃賜詔

漢興太康初改西南面招討使為北面林牙遷左夷
高里大安五年拜南府宰相壽隆初致仕卒鐸魯
幹所至有聲吏民畏愛及退居鄉里子普古為烏古部
節度使遣人來迎既至見積委甚富謂普古曰辭親入
仕當以裕國安民為事枉道欺君以苟貨利非吾志也
命駕而歸普古後為盜所殺評曰鐸魯幹之所至有
聲吏民畏愛皆自其廉約重義得之普古則忝厥德而
積委甚富矣夫俸資之外皆賊私也非剋剝其君則攘
奪其民而廉約重義者視之不啻穢物之若將浼已而
豈肯一日安其迎養哉此其所以命駕而歸也夫負乘
致寇多歲誨盜卒之普古為盜所殺欲如父之優游林
宗藩訓典成快

下何可得矣此居官者所當鑑也

樞密副使缺

缺字吾展重熙初召修國史補符寶郎累遷知北院
副部署事入見太后后顧左右曰先皇謂缺必為偉人
果然除樞密副使皇弟秦國王為遼興軍節度使以缺
同知使事多所匡正及秦國王為西京留守請缺為佐
後之歲中獄空者三召為孟父房敞隱缺不喜貨殖帝
知其貧賜官戶十嘗謂宰相曰契丹忠正無如缺者漢
人則劉仲而已朕熟察之缺優於仲先是西北諸部久
不能平上遣缺閭執地慢者痛懲之以酒疾卒評
曰皇弟為遼興軍節度使而缺同知使事多所匡正則

皇弟必有逆於耳拂於心者而及為西京留守又能請
缺為佐則不惟無所嫌於拂逆而且冀其復有匡正之
功矣卒之歲中獄空者三豈偶然哉缺之忠正皇弟之
有容皆可為人臣之師法

北院宣徽使阿沒里

亦逞

阿沒里字蒲都幼聰敏保寧中為南院宣徽使統和
初皇太后稱制與耶律制軫參與國論為都統以征高
麗初遷北院宣徽使加政事令四年春宋將曹彬米信
等侵燕上親征阿沒里為都監屢破敵軍十二年行在
多盜阿沒里行禁捕法盜始息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
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
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辜也自今
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為令致仕
卒阿沒里性好聚歛每從征所掠人口聚而城請為
豐州就以家奴關貴為刺史時議鄙之子賢哥左夷
畢評曰罪人不卒惡惡止其身此聖王恤獄之仁也
阿沒里請免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之法真
仁人之言其利溥矣然以如是之人而好聚歛何哉蓋
好修之士多刻而溫厚之人常貪故曰用人之仁去其
貪以其近也至於建城為州以居所掠而轄以家奴此
不止貪財抑且濫爵矣時議之鄙不亦宜乎

北院樞密使安搏

自太祖之後以下太祖遠為上
自太祖之後以下太祖遠為上

安搏曾祖巖木玄祖之長子祖楚不魯為本部夷南董父迭里幼多疾太祖常加撫育神冊六年為惕隱天贊三年為南院夷南董太祖崩淳欽皇后稱制欲以大元帥德光即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長令東丹王赴朝當立由是忤旨以黨附東丹王詔下獄訊鞠加以炮烙不伏殺之籍其家安搏自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宗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為令器既長寡言笑重然諾動遵繩矩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世宗在藩邸尤加憐恤安搏密自結納太宗伐晉至桑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太后及壽安王太宗在朝猶豫未決時安搏直宿衛世宗密召問計安搏曰大王聰安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為信於是安搏詣北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汪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為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為國家啓釁安搏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為儲副況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殘暴行賂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極前帝立以安搏為腹心總知宿衛是歲

約和於潢河橫渡太后問安搏曰吾與汝有何隙安搏以父死為對太后默然及置北院樞密使上命安搏為之賜奴婢百口寵任無比事皆取決焉然性太寬事循苟簡豪猾縱恣不能制天祿末察割兵犯御帳又不能討由是中外短之穆宗壽安即位以立世宗之故不復委用應曆三年或誣安搏與齊王晟撒葛謀亂繫獄死評曰安搏對太后以父死為隙正與劉哥以殺父為怨者無異然攷其實則劉哥不當怨而安搏可無隙也蓋迭里之建立東丹立嫡之正也太后之立大元帥溺愛之私也安搏之議立永康伸父之志也太后之欲立李胡亦立嗣聖之意也太后既殺迭里則必見疑安搏故以吾與汝有何隙之語探之安搏直當以無隙對而因明永康之立為社稷計非為報復計則可以厭服太后之心而壽安聞之亦當諒之矣今乃以父死對是父不死永康不立也且使迭里與寅底石同亂也夫迭里舍大元帥而立東丹安搏又舍壽安而立永康縱出於公猶或不免而安搏既自以殺迭里為隙又烏能使壽安不以立永康為隙孰此穆宗即位之後所以不復委用而信其預番撒葛謀叛之誣也史稱安搏吼汪屋頂庶幾春秋首止之功愚觀安搏隙父之對其功恐難與三人並矣國家大事豈可以一已怨讎計之哉

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陳家奴懿祖弟

陳家奴字綿辛道宗時西北諸部寇邊以陳家奴為烏
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賜甲一屬馬二疋計諸部擒其
酋送于朝偵候者見馬蹤意冠至陳家奴遣報元帥耶
律愛奴視之曰此野馬也將出獵賊至愛奴戰歿有司
詰案陳家奴不伏詔釋之由是感激每事竭力後諸部
復來侵陳家奴率兵三往皆克邊境遂寧 評曰偵候
者據所見以報都監都監據所報以報元帥皆法也元
帥視馬蹤為野馬似以都監之輕信而錯報報而賊至
錯乎不錯乎有司哀元帥之戰沒因疑都監之失報而
當崇案而不伏失乎不失乎既非失報又非錯報則詔
釋非思見釋非倖厥後矢心竭力克敵寧邊自是人臣
宗藩訓典成規 不里木 東由書院

于越轄底肅烈

之節當如是爾史乃謂感激而然淺之乎知都監矣

轄底字溫烈系幼黠而辯時險倭者多附之遙輦痕德
董可汗時異毋兄極古只為迭刺部夷裔董故爭為夷
裔董者得行再生禮按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
夷裔董得行之禮名曰再生董與太后太子及
又名曰覆嬰 疊古只方就帳易服轄底遂取紅袍貂
蟬冠乘白馬而出乃今黨人大呼曰夷裔董出矣衆皆
羅拜因行柴冊禮自立為夷裔董與于越耶律釋魯同
知國政及釋魯遇害轄底懼人圖已挈其二子迭里特
朔剌奔渤海偽為失明後因逐馬之會與二子奪良馬
奔歸國益為奸惡常以巧辭獲免太祖將即位讓轄底

轄底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敢當太祖命為于越
及自將伐西南諸部轄底誘刺葛等亂不從者殺之車
駕還至赤水城轄底懼與刺葛俱北走至榆河為追兵
所獲太祖問曰朕初即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又欲
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
位衛從甚嚴與凡庶不同臣等奉事心動始有窺觐之
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異圖也事若
成豈容諸弟乎太祖謂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耶
迭刺曰謀大事者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轄底不復
對因數月繼殺之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
赦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故
多為亂宜分為二以弱其勢于迭里特 評曰轄底之
窺觐天子固已見於自為夷裔董之時矣可以自為夷
裔董遂可以自為天子此其所以叛也然既知太祖之
英武必不可取乃欲假懦弱之諸弟以匿其必取則其
計左矣而太祖始則以國讓之及其將刑又以便國事
問之若深有取於轄底者豈其見亦迭刺之見耶

迭刺部夷裔董迭里特轄底

迭里特字海隣有膂力善馳射馬蹏不仆尤神于醫視
人疾若隔紗覩物莫不悉見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印
位拜迭刺部夷裔董太祖嘗思鹿醢解醒以山林所有
間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內鹿馬逐鹿射其一

欽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
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
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
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其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為
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刺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終之
評曰迭里特視病若隔紗覩物悉見之殆無異扁鵲之
視見垣一方人者可謂神矣然醫本仁術必直有不忍
人之心然後可以行之故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迭里特懷奸喜亂黨父為逆至欲推刃於骨肉之間無
恒甚矣帝既知其人使不事事而乃以不貲之身寄之
無恒之人使得試其可生可殺之術萬一禍心由鍼一
決其若之何雖膏肓之疾幸而奏功終非聖人謹疾之
道矣

北院大王圖魯魯

圖魯魯字阿魯隱勇而有謀畧太宗立晉之役其父敵
魯古為五院夷酋業殲于兵帝既以其職授圖魯魯會
同元年敗北院大王嘗屏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
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餘萬眾拒渾沱橋力戰數日
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諸將請緩師
為後圖帝然之圖魯魯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為陛下樂
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
能無墮聖慮若中蹕而止適為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

也若此則爭戰未已吾民無莫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
何慮不克况漢人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
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
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撓其勢重威果降如
言以功獲賜甚厚明年春卒軍中 評曰圖魯魯識進
止之利害料彼此之形勢卒降杜重威十餘萬眾於渚
汜橋其功大矣而其要則在戒安逸聖慮數言蓋兩
軍爭渡人馬皆疲諸將請為後圖帝亦然其難進非圖
魯之厲色一諫帝將班師而偷安旦夕矣烏能成功
若是

混同王乙辛

五院部

宗著勳業成帳

天四九

頁白書院

乙辛字胡觀衮父迭刺家貧服用不給部人號窮迭刺
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殺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術
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為王字汝後有子當王及乙
辛生適在臨無水以浴迴車破轍忽見湧泉迭刺自以
得子飲酒以慶聞酒香于草棘間得二楹因祭東焉俗
凡祭皆東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晏迭刺視之乙辛
熟寢迭刺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執日月
以食我我已食月嚼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迭刺自
是不令牧羊及長美風儀外和內狡重熙與中為文班
吏掌太保印陪後入宮皇后見乙辛詳雅如素宦令補
筆硯吏帝亦愛之累遷護衛太保道宗即位以乙辛先

任使賜漢人戶四十同知點檢司事常召次疑議陞
其院同知歷樞密副使清寧五年為南院樞密使時
駱馬都尉蕭胡觀與重元黨惡仁先在朝奏曰仁先可
任西北路招討使帝將從之乙辛奏曰臣新參國政未
知治體仁先乃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廷帝然之重元
詔平拜北院樞密使進王魏賜臣時翊聖竭忠平亂功
臣咸雍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後
事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
被斥竄太康繼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修明乙辛
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
子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盛稱
宗藩訓典戊辰
其黨駱馬都尉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上信之納于宮尋
冊為皇后時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奸狀伏橋下欲殺之
俄暴雨壞橋謀不遂林牙蕭嚴壽密奏曰乙辛自皇太
子預政內懷疑懼又與宰相張孝傑相附會恐有異圖
不可使居要地出為中京留守乙辛泣謂人曰乙辛無
過因謫見出其黨蕭霞抹重以其言聞於上上悔之無
何出蕭嚴壽為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乙辛事北
面官屬無敢言者耶律撒剌曰初以蕭嚴壽奏出乙辛
若所言不當宜坐以罪若當則不可復召累諫不從乃
復召為北院樞密使時皇太子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
乙辛黨欣躍相慶謗謗沸騰忠良之士斥逐殆盡乙辛

因蕭十三之資蕭十三謂乙辛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
怨若太子立王置身何地宜夜召蕭得裏特按耶律
蕭計之乙辛曰吾憂此久矣夜召蕭得裏特不也傳作
更得謀構太子今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撒剌
等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等而立太子若不
言恐事自連坐詔使鞠劾乙辛迎令具伏上怒命誅撒
剌及速撒等乙辛恐帝疑引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繩
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別
無異辭時方暑尸不得瘞以至地臭乃囚太子於上京
監衛者皆其黨尋遣蕭達魯古撒把害太子乙辛黨大
喜聚飲數日上京留守蕭撻得以太子哀悼欲召其
妻乙辛陰遣人殺之以滅其口五年正月上將出獵乙
辛奏留皇孫上欲從之同知蕭兀納諫曰陛下若從乙
辛留皇孫皇孫尚幼左右無人願留臣保護以防不測
遂與皇孫俱行由是上始疑乙辛頗知其奸會北幸將
次黑山之平淀上適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惡之出
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及例削一字王爵敗王混同意稍
自安及赴闕入謝帝即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七年冬
坐以禁物齎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乙辛黨耶律燕
哥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朶朶於來州後
謀奔宋及私藏甲兵事覺繼殺之乾統二年發塚戮其
屍 評曰史論乙辛留仁先計重元若真為國計者及
一日專權又得張孝傑燕哥蕭十三為之腹心遂肆惡

無忌誣皇后殺太子及其妃其禍之酷一死不足而不及其留皇孫之事豈以皇孫竟不得留而遺之耶殊不知春秋無將將而必誅乙辛因帝出獵而奏留皇孫將其心焉倘非蕭兀納之諫皇孫又將繼太子而死矣是其不逞之心直欲滅帝俾無遺種而後已也其禍之酷固不得以其事之未成而恕其心之已將矣乙辛之牧羊也夢人手執日月以食之我已食月嚼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夫月皇后與妃之象也日太子皇孫之象也蓋太子皇孫皆所以繼明照於四方猶之日也誣殺皇后及妃食月也殺太子而不得留皇孫是嚼日方半而不盡食之也其為父迷刺觸之而覺者則蕭兀納諫留皇孫使乙辛不得逞也然則乙辛之亂國其兆已見於牧羊之時矣即此推之亂豈不自天降乂語云功業雖天所授然必因人而成愚謂禍福雖人所召其實莫為而為

樞密院侍御阿息保

阿息保字特里典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幹補內史天慶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疎敢不聽命阿息保具以聞金兵陷江寧州邊兵屢敗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等齎書而東冀以脅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畧無所屈將還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臣請獨往不聽將行

則肅得里底曰不肖適異國必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阿息保見執久乃遁歸及天祚敗績遷都巡捕使六年從阿疎討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阿疎將兵而東阿息保送至軍乃還天祚怒其專輒之三百尋為奚六部禿里太尉後阿疎及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墜馬被擒因阿疎有舊得免時阿疎頗好殺阿息保謂曰欲舉大事何以殺為由是全活者衆會阿疎敗乃還以戰失利囚中京數歲保大祚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為敵烈皮室詳穩是時魏王淳偕號屢遣人以書來招阿息保封書以獻因諫曰東兵甚銳未可輕敵及石鞬鐸之敗天祚奔竄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二心并宗肅訓典成帙

節度使敵魯

敵魯字撒不梳敵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脉有十全功統和聖初為大丞相韓德讓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沉疴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噴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

十卒 評曰醫者意也以意揣度其病之所由而療之則病自愈如敵魯之醫斜軫妻是也若按方下藥猶之泥陣法用兵茂有濟矣

六院部

頗德字乃古鄰騎冠軍事太祖天顯初為左皮室詳穩典
 宿衛遷南院夷離董治有穀石敬瑭破張敬達軍於太
 原此時頗德勒兵為援敬達遁敬瑭追至晉安寨圖之
 頗德領輕騎襲潞州塞其餉道唐諸將懼殺敬達以降
 會同初改迭刺部夷離董為大王即拜頗德既而加採
 訪使舊制肅祖以下宗室稱院德祖太祖宗室號三父
 房稱橫帳遼俗東向而尚左御帳東向遼輩九帳南向
皇族三父帳北向東西為經南北為緯故謂
 宗藩訓典戎帳
 御營為橫帳又御帳并三房百官子弟及籍沒人稱著
 帳謂之四帳皇族與稱橫帳
 帳耶律斜的言橫帳班列不可與北南院並肅祖長子
冷魯之族
 在五院司叔子葛剌季子冷禮及鼓祖仲子帖剌季子
 蒙古直之族皆在大院司此五房者謂之二院皇族
 太宗詔在廷議皆曰然乃詔橫帳班列居上頗德奏曰
 臣伏見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楊隱上今橫帳始圖爵
 位之高願與北南院參任茲又耻與同列夫橫帳與諸
 族皆臣也班列奚以異帝乃諭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
 不宜面從詔仍舊制其強直不撓如此頗德狀貌秀偉
 初太祖見之曰是子風骨異常兒必為國器後果然卒
 年四十九 評曰斜的必橫帳人也故言橫帳與諸族皆臣班
 北南院並頗德則六院人也故言橫帳與諸族皆臣班

三頁白書院

列奚以異蓋人各自為而頗德較直故聽仍舊

也。直
心
其
至
後
耶。

蒲古只選輦氏時為本部夷商董耶律狼德等既害玄
祖暴橫益肆蒲古只以計誘其黨悉誅夷之其子鐸臻
字敵輦幼有志節太祖為于越常居左右後即位梁人
遣使求輶軸材太祖難之鐸臻曰梁名求材實覘吾輕
重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酒白澤亦
驅禱祠然後可伐則其語自塞矣已而果然天贊二年
將伐渤海鐸臻諫曰陛下先事渤海則必西夏蹙吾後
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太祖從之及淳欽皇后太祖稱
制惡鐸臻囚之誓曰鐵鎖朽當釋汝既而召之使者欲
去鎖鐸臻辭曰鐵未朽可釋乎后聞嘉歎趣召釋之天
顯二年卒 評曰觀鐸臻答梁使之求材與諫伐渤海
之先西討皆中肯綮而不免惡於皇后至有鐵朽當釋
之誓何執或者不欲皇后之稱制遂為后所惡而囚之
誓之也及召而去鎖人鮮不幸之矣鐸臻乃以鐵未朽
為辭何貞信之至乎維貞與信可以事君此后之嘉歎
而趣召釋之也昔鄭莊公誓母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
厥後母子相見亦必隧地而後見焉古人之重誓也如
此近世以誓為戲所以輕於誓而人亦不信其誓

天德軍節度使鐸軫

鐸軫字敵輦同字鐸任統和聖宗間性疏簡不顧小節人初

以是短之後侵宋分摠羸師以役及戰取緋帛被介胃
以自標顯馳突出入敵陣格殺甚衆太后望見喜召謂
之曰卿戮力如此何患不濟厚賞之由是多以軍功屬
任俄授東北詳穩開泰二年進計阻卜克之重熙
間歷東路統軍使天德軍節度使十七年城西邊命鐸
軫相地及造戰艦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
規制堅壯稱旨及西征詔鐸軫率兵由引道進會于河
濱敵兵阻河而陣帝御戰艦絕河擊之大捷而歸親賜
卮酒仍問所欲鐸軫對曰臣幸被聖恩得效驚力萬死
不能報國又將何求帝愈重之手書鐸軫衣裾曰勤國
忠君舉世無雙卒于官年七十 評曰鐸軫以疎簡不
幸藩訓典成

太子太師裏範

裏範字海陵風神爽秀工于畫重熙間累遷同知點
檢司事駙馬都尉蕭胡觀為夏人所執奉詔索之三返
以歸轉未興宮使右祗候郎君詳穩裏範將娶秦晉

長公主孫其母與公主婢有隙謂裏範曰法去婢乃許
不婚裏範以計殺之婚成事覺有司以大辟論裏範善
畫寫聖宗真以獻得減坐長流邊戍復以寫真召同知
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清寧初間復使
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
示饒者駭其神妙聞重元亂不即勤王賊平入賀帝貴
讓之宴酣顧裏範曰重元事成卿必得為上客裏範大
慚成雅繼中加太子太師卒 評曰裏範拂母意以求
婚殺人婢以行詐罪在不赦帝乃善其寫真而減死戍
之夫寫真乃畫工爾畫工殺人遂可逃死如政刑何况
復召之而使宋也仲尼以行已有耻不辱君命者使四
方今乃以犯死盡工為使未論辱命與否而國之無人
自辱又辱宋矣帝何輕使若此豈以其嘗奉使索胡觀
於西夏能不辱命耶然必三返而後歸之才可知矣嗚
呼裏範以畫自才帝亦以畫才之及至重元之亂而始
知其非上客為盡工也知人固不易哉

馮國公令里只

令里只字特補重熙中累遷西南面招討都監充宋
國生辰使館于白溝驛宋宴勞優者嘲蕭惠河西之敗
令里只曰勝負兵家常事我嗣聖皇帝俘石重貴至今
與中有石家塞車之一敗何足較哉宋人慚服帝聞之
曰優伶失詞何可傷兩國交好鞭二百免官後為元

大王封函國公令里只明達勤恪懷柔有道註諸賓館及西邊營田皆自合里只發之評曰宋令優以蕭惠之敗喇達合里只即以石重貴之俘服宋其奉使不辱命矣與宗乃鞭之而免其官何哉蓋奉使有言交隣有道不在口語爭勝也彼既失詞我復效尤出爾反爾無異嬰兒之嚷與宗此舉不惟不校且示蕪容豈意戕狄之君而高識雅量迥過宋人若此也

總領敵烈皮室軍漚里思

漚里思負勇略每戰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鸛搏雉晉人隔水以鵠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為我得此人漚里思請內鵠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還上大悅候加賞發既而晉恃杜重威送於望都據水勒戰漚里思介馬突陣餘軍繼之被圍衆言陣薄處可出漚里思曰恐彼有他備竟引兵衝堅而出迴視衆所指皆大塹也其料敵多此類是年總領敵烈皮室軍坐私免部曲奪官卒評曰漚里思破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何其勇也突陣被圍以陣薄處有他備竟衝堅而出迴視陣薄處皆大塹何其智也史稱其負勇略信矣至於海東青鸛搏雉為晉人所得律以人失人得之義雖不校可也漚里思遂請內鵠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是以一禽之故害數人之命以逢君之怒也上雖悅之殊不足稱矣

南院大王吼

乳字昂魯端慈好施不事生產太宗特加倚任會同六年為南院大王莅事清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註晉主石重貴表不稱臣詞多倨慢吼言晉罪不可不伐及帝親征以所部兵伐既入汴諸將皆取內帑珍異吼獨取馬鎧帝嘉之及帝崩于藥城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為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洼議曰天位不可一日曠若請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歆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是為世宗頃之以功加採訪使賜合遂定議立永康王是為世宗頃之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的琿諸子

宋蕭訓典戊帳

八手九頁白書院

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為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官戶五十時有取當世名流作七賢傳者吼與其一天祿三年卒年三十九子何魯不評曰吼從帝入汴獨取馬鎧即蕭何收秦律令圖書之意至於太宗外崩國儲未定聖誕李胡亡秦將續吼獨從人望而議立永康又能舍重賞而乞哀的琿立功居功皆行人之所難者可謂社稷臣矣附傳七賢不亦宜乎

觀察使術者

術者字能典魁偉雄辯乾統註天初補祗候即君六年因柴冊加觀察使嘗與耶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淳及聞章

奴自鴨子河亡去卽引麾下數人往會之道為游兵所執送行在所上問曰予何負卿而反水者對曰臣誠無憾但以天下大亂已非遼有小人滿朝賢臣竄斥誠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非為身計後數日復問水者厲聲數上過惡陳社稷危亡之本遂殺之 評曰史言章奴水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信矣及觀水者對上之語慷慨感激誠若不為身計者使其果不為身計何不於未反之前抗章直指以陳社稷危亡之本而乃於縛送詰問之際然後厲聲數之乎蓋自料其勢必不生而且為大言以幸免爾史乃謂其雄辯是焉得為雄辯

宋審訓典成快

六本

頁白書院

水者妻蕭氏

水者妻蕭氏小字訛里本國舅李董之女性端慈有容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八歸水者謹裕貞婉娣姒推尊之及居水者喪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水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天禍妾身惟此酷罰復何依恃儻死者可見則從不可見則當與俱侍婢慰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 評曰婦人事夫猶人臣事君也水者見天祚為女直所敗遂謀立魏王以反蕭氏見水者為立溥被誅遂哀毀自刃

契與水者有媿於蕭氏多矣

北院大王那也

那也字移斯鞏乾統中拜中京留守改北院大王薨那也為人廉介長于理民每有闕訟親覈曲直不尚威嚴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別是非何事迫脇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稱 評曰道德溺職酷烈勝官好聲者矜之以愉快而民則楚矣嗚呼那也不事迫脅以立名然所至以惠化稱其名固在

北院夷离董斜涅赤

斜涅赤字撒刺始字鐸益早隸太祖幕下嘗有疾賜酒飲而愈遂言酒尊曰撒刺故詔易字焉太祖卽位掌酒心部天贊初分迭刺部為北南院斜涅赤為北院夷离董帝西征沉沙底聲大振諸夷潰散乃命斜涅赤撫集之及討渤海破扶餘城斜涅赤從太子太元帥率衆夜圍忽汗城大譟譟已而復叛命諸將分地攻之詰旦斜涅赤感勵士伍鼓譟登陴敵震懾莫敢禦遂破之天顯中卒年七十居佐命功臣之一子老古頗德 評曰斜涅赤以賜酒愈疾遂蒙易字可謂榮遇矣其後撫集潰散之諸夷攻破復叛之忽汗皆感此榮遇而激勵之也為君者可無馭將之術哉

右皮室詳穩古

古字涅刺昆初名霞馬葛太祖為于越營後略地山右

會舉克用於雲州古侍克用異之曰是兒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以故太祖頗忌之時方西討諸弟亂作聞變太祖問古與否曰無喜曰吾無患矣趣召古議古陳殄滅之策後皆如言以故錫賚甚厚神冊末南伐以古佐左皮室詳穩老古與唐兵戰于雲碧店老古中流矢傷甚太祖疑古陰害之古知上意跪曰陛下疑臣耻居老古麾下耶及今老古在請遣使問之太祖使問老古對曰臣於古無可疑者上意乃釋老古卒遂以古為右皮室詳穩既卒太祖謂左右曰古死猶長松自倒非吾伐之也評曰太祖於古不無猜疑觀其諸弟亂作遂問古與否而喜其不與為無患老古為唐兵所中遂疑宗藩訓典成帙

八卷二

貞白書院

古陰害之必問老古以為無可疑而後釋至其卒而謂古死猶長松自倒以自明其不害而不知明其不害適以見其不能無疑也推原其故則以李克用雲州之會異古之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之一言有以深中其心故太祖始終不能忘情於古爾所以言不可不慎也克用一言遂為古終身之疑哀哉

北院大王韓八

世孫

韓八字朝隱僞僞有大志太平聖中游京師寓行宮側性囊衣匹馬而已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為何人韓八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韓八來真官爾帝與語知有長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帝召

韓八馳驛審錄舉朝皆驚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上嘉之籍群牧馬闕其二同事者考尋不已韓八略不加詰即先馳奏帝益信任景福興元年為左夷離畢徙北面林牙春遇優異重熙六年改北院大王政務寬仁復為左夷離畢十二年再為北院大王入朝帝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振貧乏以報朕既受詔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為多卒年五十五上聞悼惜死之日篋中舊蓄橐無新衣遣使吊祭給葬具韓八平居不脣細務喜愠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評曰史論韓八因帝微行才始見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體為不負上之知信矣然愚以為落落知大體者由其平居不屑細務喜愠不形故能如此至於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之馬代之數月不覺蓋其心不在馬而在天下國家故不知其失不知其代正如丙吉之不問橫道死人荆公之但食近案釣餌者爾若韓八者豈可以精深苛碎斤斤功效者同日語哉若夫死之日篋無舊蓄橐無新衣則廉潔自好者皆能之未足為韓八重也

太傅遷中臺省左相羽之

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幼豪爽不群長嗜學通諸部語太祖經營之初多預軍謀天顯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為東丹王以羽之為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左

大相迭刺不踰月薨羽之莅事勤恪威信並行太宗卽位上表曰我大聖人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既不為用又不罷戍果何為執先帝因彼離心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浸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為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徙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納之是歲詔徙東丹國民於梁水時稱其善人皇王奔唐羽之鎮撫國人一切如故以功加守太傅遷中臺省左相會同初以冊禮赴闕加持進表奏左次相渤海蘇貪墨不法事卒于和里終東京留守 評曰太祖以羽之相倍則宜為倍盡忠也今見人心未安左相又薨而太宗卽位則遂為此表以逢之始言渤海之阻險自衛而欲罷其戍又恐遺種之蕃息為患而欲徙其民而帝嘉納之嗚呼帝之嘉納羽之帝之疑忌東丹也倍傳云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思讀之未嘗不哀倍之以讓致疑又未嘗不恠太宗之盜情其主而不知太宗之為此皆羽之教之也羽之相倍而乃

為太宗謀卒之令倍奔唐而又為太宗鎮撫國人一切如故其於太宗忠矣如倍何如太祖任使之意何若羽之者真奸回不忠盡為身謀者也

國子博士知制誥突呂不

突呂不字鐸袞幼聰敏嗜學事太祖見器重及製契丹大字突呂不贊成為多未幾為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誥明年受詔撰決獄法太祖畧詔與皇太子及王郁攻定州師還至順州幽州馬步軍指揮使王千率衆來襲突呂不射其馬蹶擒之天贊二年皇太子薨骨為大元帥突呂不為副既克平州進軍燕趙攻下曲陽比平至易州易人來拒踰濠而陣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無鬪志大元帥將修攻具突呂不諫曰我師遠來人馬疲憊勢不可久留乃止軍還大元帥以其謀開太祖大悅賜養優渥車駕西征突呂不與大元帥為先鋒伐党項有功太祖犒師水精山大元帥東歸突呂不留屯西南部復討党項多獲而還太祖東伐大譚譚降而復叛攻之突呂不先登渤海平承詔銘太祖功德于永興暨壁班師已下州郡往往復叛突呂不從大元帥攻破之淳欽皇后稱制有飛語中傷者后怒突呂不懼而亡太宗知其無罪召還天顯三年討烏古部俘獲甚衆伐唐以突呂不為左翼攻唐軍霞沙寨降之十一年送普王石敬瑭入洛及天冊突呂不總禮儀事加特進檢校太

討會同五年卒 評曰矣呂不之戰功皆後大元帥而
成不足多美惟以武臣而能制契丹大字撰決獄法銘
太祖功德于永興殿壁又總禮儀非其聰敏嗜學何以
能此宜太祖重之而太宗知之也

四蕃部詳穩瑤質

瑤質字拔里董篤學廉介有經世志統和初十年累遷
至積慶宮使聖宗嘗諭瑤質曰聞卿正直是以進用國
有利害爾言宜無所隱由是所陳多見嘉納上征高麗
破康肇軍于銅州瑤質之力為多王詢乞降群臣議皆
謂宜納瑤質曰王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爾納
之恐墮其奸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而詢果遁
清野無所獲其衆阻險而壘攻之不下瑤質以計降之
擢拜四蕃部詳穩時招討使耶律頗的為總管瑤質耻
居其下上表曰臣先朝舊臣今既垂老乞還新命覬得
常侍左右帝曰朕不使汝久處其任且命無隸招討得
專奏事到部戢暴懷善政績顯著卒于官 評曰正直
之人多短智計瑤質以正直進用乃能知高麗之詐降
而竟以計降之使詐無所用何其計之長也至于耻居
招討之下則正直之餘氣所發矣

涿州刺史虎古

虎古字海陵少穎悟重然諾保寧初補御蓋郎若十年
使宋還以宋取河東之意聞於上燕王韓匡嗣曰何以

知之虎石曰諸僭號之國宋皆併收惟河東未下今宋
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力阻乃止明年宋果伐漢帝
以虎石能料事器之乃曰吾與匡嗣慮不及此授涿州
刺史統和初皇太后稱制召赴京師與韓德讓以事相
忤德讓怒取護衛所執戎仗擊其腦卒 評曰甚矣名
寵之際人之所競而難居也虎石以料宋之明見器於
帝遂為韓匡嗣所忌而出之及皇太后召赴京師匡嗣
子復以事相忤怒而殺之皆忌功嫉能恐其軋已故也
袁氏 德讓與太后通專擅國
政賜姓耶律名隆運

彰國軍節度使學古

學古字乙辛隱于越注之庶孫穎悟好學工彈韃及詩
保寧宗中補御蓋郎君乾亨元年宋既下河東乘勝
侵燕學古受詔往援始至京宋敗耶律奚底蕭討古等
勢益張圍城三周穴地而進城中民懷二心學古以計
安反側隨宜備禦晝夜不少懈適有敵三百餘人夜登
城學古戰却之會援軍至圍遂解學古開門列陣四面
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以功遷授保
靜軍節度使為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二年伐宋乞將
漢軍從之改彰國軍節度使時南境未靜民思休息學
古禁寇掠以安之會宋將潘美率兵分道來侵學古以
軍少虛張旗幟雜丁黃為疑兵是夜適獨虎峒舉烽火
遣人偵視見敵俘掠村野擊之悉獲所掠物擒其將領

自是學古與潘美等各守邊約無相侵軼民獲安業以
功為惕隱卒弟烏不呂 評曰休哥伐奚底于高梁遂
敗宋師斜軫擒繼業于朔州旋復故地功不細矣然非
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禁其寇掠則城中携貳誰懷
敵愾之心境內驛騷必無同仇之志三將亦奚所籍以
成功哉故二將之功以戰學古之功守而兼乎戰者也
大尉烏不呂

烏不呂字留隱嚴重有膂力善屬文統和聖中伐宋屢
任以軍事嘗與父直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又直
訟于北院樞密使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耶
烏不呂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後從
宗著訓典成撰 六十八 頁白書陸
蕭恒德伐潘雲毛朶部以功為東路統軍都監及德讓
為大丞相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烏不呂嘗不遜
于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猶不屈况於
其餘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蕃太后從之
加金紫榮祿大夫檢校太尉而弟國留以罪亡烏不呂
及其母俱下吏恐禍及母陰使人召國留給曰太后知
事之誣汝第來勿畏國留至送有司坐誅其後退歸田
里以疾卒 評曰德讓之為樞密也虎石以事相忤則
怒而殺之及為大丞相也烏不呂以父直不遜則釋而
薦之何若是異甚也豈以相自有度舉不廢讎而改昨
非耶但烏不呂不遜以為勇端木之所惡也可以無舉

至於用給柱同氣則周公之宜過也未可厚非
添水郡王海里

海里字留隱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
里拒之亂平的魯以子故獲免海里儉素不喜聲利以
射獵自娛雖居閒人敬之若貴官然保寧初拜彰國軍
節度使遷惕隱秩滿稱疾不仕久之復為南院大王及
書彬米信等來侵海里有却敵功賜資忠保義匡國功
臣帝屢親征海里任南院十餘年鎮以寬靜戶口增給
時議重之封添水郡王遷上京留守薨詔以家貧給葬
具 評曰的魯與察割之亂而召海里是引其子以臣
弑君乃不赦之辜詔以海里拒母之命而赦的魯是誨
宗著訓典成撰 八十九 頁白書陸
其臣以忠全孝為法外之典嗚呼篡逆者皆見富貴為
可欲而貪之故不奪不饜也海里儉素不喜聲利其視
富貴固為長物而况弑父與君之富貴其肯從之哉吾
觀其為節度使又為南院大王又封添水郡王又遷上
京留守不為不富貴矣而薨無葬具至詔給之則其儉
素蓋性之也非假之也真可尚已

岐王世良

世良小字幹才敏給練達國朝典故及世譜上書與族
弟敵烈爭嫡庶帝始識之時北院樞密使韓德讓病帝
問孰可代卿德讓曰世良可比院大王耶律室魯復問
北院之選德讓曰無出世良統和聖末為北院大王

時邊部拒命詔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將兵以世良為都監往禦之明年化哥還將罷兵世良上書曰化哥以為無事而還不思師老糧乏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帝即命化哥益兵與世良追之至安其河大破而還自是遠境以寧以功王岐拜北院樞密使評曰德讓且死薦世良可代及監化哥將兵禦邊化哥以為無事而欲還世良慮其難守而請追卒大破之安其河而還則今之還視前之還為何如嗚呼真可以代德讓矣德讓知人哉

寄班都知夷臘葛

夷臘葛字蘇散應曆初為殿前都點檢遷寄班都知賜宮戶時上宗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口以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為止復有監鹿詳梟亡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為一獸殺之良久得免評曰夷臘葛始古之遺直矣貴人賤畜仁君不以禽獸之故殺人因事納忠直臣不以一言之棄變節惟夷臘葛益勵其忠於故故人遂令穆宗能成其仁於免亡鹿謂之遺直不亦可乎

西平郡王賢適

賢適字阿古直嗜學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越屋質器之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應曆中朝

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靖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會計烏古還握右皮室詳穩景宗世宗第在藩邸常與韓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譏賢適勸以宜早陳絕由是穆宗終不見疑賢適之力也景宗立以功加檢校太保尋遷夜軍江軍節度使賜推忠協力功臣時帝初踐祚多疑諸王或萌非望陰以賢適為腹心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保寧二年秋拜北院樞密使兼侍中賜保節功臣三年為西北路兵馬都部署賢適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務以故百司庶職罔敢踰墮累年滯獄悉央之大丞相高勳契丹行宮都部署女里席寵放恣及帝薨毋保毋勢薰灼一時納賂請謁宗藩訓典成帙六年一貞白書院門若賈區賢適患之言於帝帝不報以病解職又不允鑄手印行車乾亨初疾篤得請明年封西平郡王薨年五十三子觀音大同軍節度使評曰景宗賢世宗子即人皇王之孫也淳欽皇后欲立德光而人皇王讓之則太宗之立太后之私也太宗崩而大臣以嫡長立世宗則世宗之立大臣之公也穆宗為太宗子世宗弑而穆宗立則穆宗之心豈能一日忘世宗之子哉為景宗者正宜深自誦晦謹身飭行庶可以自保而乃與韓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譏以自炫其能是祇以深穆宗之忌也故賢適勸景宗早與疎絕其慮遠矣此穆宗不疑而被弑之後景宗得以立也厥後疑諸王萌非望而陰

以賢適為腹心蓋因其勸已絕韓以成其始又望其奇謀以制諸王而成其終爾故賢避之功其大於勸景宗之遠使人按景宗本紀云察割之亂帝甫四歲穆宗即位養永興宮既長穆宗酹酒急政帝一日與韓匡嗣語及時事耶律賢適止之帝悟不復言蓋知之矣夫穆宗之不忘景宗此景宗之不忘穆宗也按景宗母懷節皇后蕭氏應曆十九年二月戊辰入見穆宗曰吾兄已成入可付以政已已穆宗遇弒帝率飛龍使女里侍中蕭思溫南院樞密使高勳率甲騎千人馳赴行在哭之慟群臣勸進遂即皇帝位於樞前觀此則穆宗之弒景宗不必無意也律以無將之義亦難免于篡逆之誅矣景宗

宗訓典

卷五

貞白書院

宗母子既不忘穆宗而日與謀之此賢適所以勸其勿游言勿刺譏勿語及時事以免患也蓋太宗懷人皇王之天下故其子孫皆切齒於太宗而思有其天下也揆厥禍原實淳欽舍嫡立庶之一念以釀成之使骨肉猜殘展轉報復一至於此可戒哉

御史中丞石柳

石柳字酬究性剛直有經世志始為驛印郎君太康初為夷離畢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誣殺皇后謀廢太子斥忠賢進奸黨石柳惡其所為乙辛覺之太子既廢以石柳附太子流鎮州天祚即位召為御史中丞時方治乙辛黨有司不以為意石柳上書曰臣前為奸臣

所陷斥竄邊郡幸蒙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奸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乙辛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敵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構害忠讎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冤一旦洗雪政陛下英斷允成孝道之秋如蕭得裏特實乙辛之黨耶律合魯亦不為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乙辛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為實則乙辛為功臣陛下豈得立耶先帝默遂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詎可忘父讎不報寬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靈應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大冤未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水旱為沴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升遐及乙辛等事昧死以聞書奏不報聞者莫不嘆惋 評曰石柳之書欲切求順考之靈骨盡誅乙辛之逆黨其言甚當而帝不報是帝之待順考不如乙辛也哀哉史乃言石柳之書亦幸出於乙辛既敗之後獲行其說而不知乙辛之餘奸剽烈猶能使帝之猶豫而不報也

宗訓典

卷五

貞白書院

北院大王盆奴

盆奴字胡獨董景宗時為烏古部詳穩政尚嚴急民苦之有司以聞詔曰盆奴任方面寄以細故究問恐損威望尋遷馬群太保統和十六年隱實燕軍之不任事者汰之二十八年駕征高麗盆奴為先鋒至銅州高麗將康肇分兵為三以抗我軍一營于州西據三水會肇居其中一營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盆奴率耶律弘古擊破三水營擒肇李玄蘊等軍望風潰會太軍至斬三萬餘級追至開京破敵於西嶺高麗王詢聞邊城不守遁去盆奴入開京焚其王宮乃撫慰其民人上嘉其功遷北院大王薨 評曰高麗恃險負固素稱難服雖以宗藩訓典成帳 入 壬午 貞白書院

唐太宗之英武尚不得志而貽悔焉盆奴乃能破其中營擒其大將入其京而焚其宮豈不為千古之大快哉但據蕭敵烈傳雖不伐可也帝謂群臣曰高麗康肇弑其君誦立誦族兄詢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敵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而帝竟伐之史以敵烈之諫比于賈捐之之請棄珠崖則知盆奴之勝不為武矣

歸義軍節度使官奴

官奴字奚隱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佚初徵為宿直冊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屬尊欲成其志乃許自擇一踞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憾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乾統初官奴卒 評曰官奴兩辭節鎮其以愚鈍自安真能知內外之分矣然亦得蕭哇規諷之力為多時稱二逸莫敢軒輊載之卓行百世榮之所以君子貴三益之友

太子太傅崇古

崇古字蒲遠宛太康鎮中補本班即君累遷至大將軍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崇古在朝數論宰相得失由是久不調後出為西北戍長乾統天三年蕭得里底為西北踞討使以后族侮慢條吏崇古不屈乃罷之崇古訟之朝不省天慶初烏古敵烈叛召拜烏古部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上將軍會蕭得里底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崇古請以軍法論且曰臣雖老願為國破敵不納保太康元年乞致仕明年天祚出奔崇古謁於倒榻嶺為上流涕上慰止之授拜烏古部節度使及至部敵烈以五千人來攻崇古率

叔擊破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 評曰元年堂
致仕明年天祚出奔堂古之能存亡天祚如此

乙不哥但六

乙不哥字習然幼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為人
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過者即啓土至期果
一人負乳犢引犢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
遂啓土既葬吉占盡如其言又為失鷹者占曰鷹在汝
家東北三十里濼西榆上往來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
驗 評曰葬須擇地其說具青囊土簡等經而其大要
在乘生氣而已乙不哥全用卜筮而其言占亦驗然則
堪輿家可廢歟古有卜其宅兆之說既葬地而又卜之
宗藩訓典卷六 不哥六 庚申書院

東丹人皇王倍以下大

倍小字圖欽大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
外寬內摯神冊元年上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
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昔以
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
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評曰
遼因夷也太祖能知佛非中國教而廟孔子其出於
喬視高帝過魯之祀又不侔矣然春秋釋奠必以昭
太子何也蓋倍聰敏好學知孔子大聖萬世所尊而
排群臣佞佛之對而欲先祀之其精神意氣固已感于

於未廟之先矣夫明堂之配文王不享其物享其法典
以靖四方則知釋奠之禮孔子不歆其儀歆其友經以
明大道故皇太子之詔非太祖憚勞也以倍能處事而
無憫於神也况太祖以非佛開其端而倍即以尊孔對
於後則倍非止繼體之太子實繼志之孝子神人合德
父子同心雖攝祭可也

○嘗從征烏古党項為先鋒都統及經畧燕地太子西
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按皇子表云太祖征烏
古党項倍為先鋒都統
經畧燕地至定州聞太祖與李存勗相睦於雲雲店引
兵馳赴存勗退走陳渤海可取之計並無留倍守京師
之說天顯元年後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款括戶口倍曰
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
宗藩訓典卷六 六七 庚申書院

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太子為前
鋒夜圍忽汗城大譟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
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為人皇王王之仍賜
天子冠服建元其露稱制置左右大吹四相及百官一
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疋上諭曰此地瀕海非
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
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
如儀坤州未幾諸部多叛大元帥討平之 評曰從征
渤海而拔扶餘城徑造忽汗城而降大譟誤厥功大矣
然亦人臣之義當如是爾而太祖加倍為人皇王仍賜
天子冠服建元稱制置四相百官是遼有二天子矣史

譏其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嗚呼此豈禮制之過而已哉倍之禍從此始矣

○太祖計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太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岐海上使再至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刺詩曰小山壓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

宗藩訓典成帙

卷之八 貞白書院

人從此投外國携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曰慕華改瑞州為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後賜姓李名贊華移鎮滑州遙領虔州節度使倍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使不絕 評曰味倍所刻海上詩則倍之適唐蓋出於小山之壓不得已也夫以不得已之故至投身外國以思解故鄉之羞而乃貪天子之儀衛偃然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以夸示有象寧不貽識者之笑哉然以太后之意讓國以太宗之疑適唐可謂清矣

○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報太宗曰從珂弒

其君益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為晉王加兵於洛後河

歌曰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二十八有一僧為收瘞之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禮唐後太宗改葬于醫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謚康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謚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倍初市書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熅之術二遼海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性刻急好殺婢妾微過常加剋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為尼五子長世宗次妻國稍隆光道隱各有傳 評曰倍

宗藩訓典成帙

卷之九 貞白書院

欲報明宗迎已之恩故從珂弒父則請太宗討之從珂欲報倍討已之怨故召倍不從則遣壯士害之恩恩怨怨於此可見矣然以倍之好學多能足為守文之主而不有天下何也語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倍外寬內摯刻急好殺至使其妻亦懼而求為尼則親戚叛之而與燕容并包天下為度者異矣此其所以不有天下也

南京留守晏國

晏國字勉辛文獻皇帝信之子天祿五年遙授武定軍節度使及察割作亂穆宗與屋質從林牙敵獵計誘而出之晏國手刃察割改南京留守穆宗沉酒不恤政事晏國有顧視之心誘敵儼及群不逞謀逆事覺按問

不服帝曰朕為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
虛乎婁國不能對及餘黨盡服遂繼於可汗州西谷詔
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 評曰帝為壽安王時婁國所
以說王者無非為壽安計以為事成帝必德我也而孰
知反以此見薄乎昔丁公窘沛公於彭城短兵接沛公
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還則丁公於沛公有恩矣
而沛公卒以之徇軍中且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故丁公以還賈誅婁國以說得繼嗚呼此可以知事君
之義立身之節矣

天下兵馬大元帥洪古

洪古字奚隱小字李胡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
宗藩訓典成性

六十八

真白書院

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內
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德不擇
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
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
矣而毋篤愛李胡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懷州多俘
而還遂立為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
留守京師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
之至泰德泉為安端劉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
陣各言舉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土上已立宜許
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誰安得立屋質曰
宗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

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
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劍而言和
約既定起上京曾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李胡
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詞逮李胡囚之
死獄中年五十葬王峰山西谷 評曰李胡寢而縮項
薪而棄多其不才太祖已知之矣而太后則以少子溺
愛之必至眾立兀欲見讓屋質乃知其不保業也故太
祖知子於禍之未彰太后自悔於惡之已著李胡於此
正宜改心易慮惴惴自保而猶恃母愛於世宗之朝復
肆狂謀庇子惡於穆宗之時更圖不軌當復何恃哉既
徙祖州卒死大獄固其宜矣

宗藩訓典成性

六十八

真白書院

趙王喜隱

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上
輒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赦
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
者復賈于獄及改元保寧景宗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
爵王宋喜隱輕僇無恒小得志即驕上嘗召不時至怒
而鞭之由是憤怨謀亂貶而後召適見上與劉繼元書
詞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為祖書音如此恐虧國體帝
尋改之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稍見進
用復有群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築園土囚祖州宋降
卒二百餘人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

齊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官隱死 評曰
喜應以謀反逮父死于獄以召變連其子伏誅其賜死
晚矣然能知遼漢祖孫之分而爭國書之失體以非本
朝之氣則其節又似有可取者史稱喜隱雄偉善騎射
又稱輕僞無恒蓋才與德異而雄偉善騎射者才也善
用之則為爭國書之失體不善用之則遂輕僞無恒而
作亂犯上爾故才者人之能也為善為不善之資也人
有才而以德居之則所為必善而成大才矣

昭懷太子瀟

瀟小字耶魯幹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

慧始天授歲六歲封梁王明年從上獵矢連發三中上

宗著訓典成帙

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

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帝喜設宴八歲立為皇

太子太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及母后被害太子

有憂色耶律乙辛為北院樞密使常不自安會護衛蕭

忽古謀害乙辛事覺下獄削黜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

民心屬太子公非閹閹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乃與

同知北院宣徽事蕭得裏特謀構陷太子陰令護衛太

保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知院耶律速撒護

衛蕭忽古謀廢立詔案無迹不治乙辛復令牌印即若

蕭訛都幹等言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

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

子於別室以耶律燕哥鞠案太子具陳枉狀曰吾為儲
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黨易其言
為欺伏上大怒廢太子為庶人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
三叱登車遣衛士圍其扉徙于上京囚園堵中乙辛尋
遣達魯古撒入往害之太子年方二十上京留守蕭捷
得給以疾薨聞上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諡曰昭懷太子
辛陰遣人殺之州後知其寃悔恨無及諡曰昭懷太子
以天子禮改葬玉峯山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
廟號順宗妃蕭氏貞順皇后一子延禧即天祚皇帝

評曰瀟好學知書矢連發三中真文武幹材以為儲副

允當矣道宗既稱此子聰慧天授又稱是兒不墜祖宗

宗著訓典成帙

威風不可謂不知其賢矣特以乙辛之謀陷燕哥之易

辭遂惑於其說而廢為庶人置之死地奸邪之亂人家

國如此不識道宗之所以稱許者果何如耶是可哀已

瀟本是太子因遼史列之宗室傳故仍存之

秦國王重元

重元小字字吉只材勇絕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

畏太平三年封秦國王聖宗崩欽哀皇后稱制密謀

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於上上益重之封為皇太子弟

歷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帥府事重元處戎職未

嘗離輦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

重元奏請五京各置契丹營巡使詔從之賜以金帛

書道宗即位冊為皇太叔免拜不名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四頂帽二色袍尊寵所未有清寧道九年重駕獵深水以其子涅魯古素謀與同黨陳國王陳六知北院樞密事蕭胡觀等凡四百餘人誘脇弩手軍陣于帷宮外將戰其黨多悔過效順各自奔潰重元既知失計北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先是重元將舉兵帳前雨赤如血識者謂敗亡之兆評曰重元之逆蓋遭母子之變者也觀其母欲密謀立之而即以所謀自上豈有覬覦非望之心哉向使終守其節則太弟太叔之封金券誓書之錫可保無虞矣乃惑於其子之謀以犯大逆殺身大漠應識雨血雖自悔失計其何及也悲夫

宗藩訓典成軌

卷八十四

貞白書院

安定郡王涅魯古重元子

涅魯古小字耶魯綰性陰狠與宗一見謂曰此子目有反相重熙十一年封安定郡王十七年進王楚為惕隱清寧道二年出為武定軍節度使七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說其父重元詐病竦軍駕臨問因行弒逆九年秋獵帝用耶律良之計遣人急召涅魯古涅魯古以事泄遽擁兵犯行宮許王仁先率宿衛士討之涅魯古躍馬突出為近侍詳穩渤海阿廝護衛蘇射殺之評曰涅魯古為逆於道宗之世而不敢肆謀於興宗之朝者豈非以興宗素知其目有反相而忍之不發哉昔太祖以察

剖日若風駝面有反相則勅近侍曰朕若獨居毋令入門其防之也蓋如此而興宗乃王之安定又進之王楚又任之惕隱是授之以為逆之柄矣能無逆乎且帝不特失之涅魯古其於重元已失伶人所以笑其疑也嘗考別傳帝狎昵重元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衫指其局曰雙陸休矣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嗚呼既許傳位又賭民城邑儻非伶人和局輸去矣故深水之變皆興宗不能預防也

晉王敖廬幹

宗藩訓典成軌

卷八十五

貞白書院

晉王小字敖廬幹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髮亂馳馬善射出為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性樂道入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廬幹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刺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覲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覲降金文妃伏誅敖廬幹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廬幹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繼殺之或勸之亡敖廬幹曰安忍為殺爾之驅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評曰按史論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廬幹重君父之

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乎大累得其肯矣後讀蕭奉先傳云奉先誣耶律余覲結駙馬蕭昱謀立其甥晉王事昱殺余覲在軍中聞之懼奔女直保大二年余覲為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昱奉先曰余覲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實無亡遼心歛立晉王爾若以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遂賜晉王死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體又讀余覲云余覲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為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覲將潛圖之適耶律撻葛里之妻會余覲之妻於軍中奉先諷人誣余覲結駙馬蕭昱撻葛里謀立晉王等天祚為太上皇事覺殺昱及撻葛里妻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懼不能自明被誅即引兵叛歸女直余覲既死女直為其國前鋒引畏室李華兵攻陷州郡不測而至天祚聞之大驚知不能敵率衛兵入夾山由此覲之則晉王之死實奉先歛立其甥秦王故深忌余覲之歛立其甥晉王而乘余覲之引女直入寇遂謀殺晉王以行其立秦王之意也昔吳楚以誅錯為名袁盎請殺錯以謝吳楚之師而吳楚卒不可却徒殺一議臣以傷國體女直為余覲所引蕭奉先誣殺晉王以絕余覲之望而女直卒不可退徒殺一賢子以傷大倫嗚呼景帝殺臣以伸袁盎之怨君子或或非之况殺子以行奉先之意乎然則天祚不但

君且不父矣

子滿訓典或映

六八七

貞白書院

宗藩訓典彙帙目錄

金史

金

贈特進勅者以下太

馬古出

豫國公蒲家奴

魏王幹帶

衛國王幹賚

武定軍節度使璋

周宋國王弼

上京留守齊

廣平郡王宗賢

特進提頓

魯國王昌

知太興府事下

儀同三司阿魯補

臨兆尹訛古乃

遼越國王景

平章政事宗義

梁宋國王宗幹以下太

北京副留守永元

應國公和尚

西京留守家

太師梁王宗弼以下太

芮王亨

宗國王宗磐以下太

太傅宗本

應國公突合速

鄆王琮以下太

荆王守純

都元帥宗浩

定國公匡以下太

丞相襄

參知政事思烈

左丞相寢不

平章政事白撒

鷹揚都尉大婁室及元帥中婁室小婁室

護衛草詔可拔訛可

鶴壽繕陽右古乃九住

宣差都提控從坦以下太

奉御絳山

宣差提控陳和尚

烈女阿魯真

獨吉氏

元史

元

宗王別里古台太祖旁屬

西北王木赤太祖旁屬

越王禿剌哈剌孫

鹽國拖雷

楚王牙忽都

燕王真金以下世祖子孫

太子妃濶濶真弘吉剌氏

晉王甘麻剌

燕王答剌麻八剌

宗藩訓典亥帙

威順王寬徹普化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宗王旭烈兀孫

宗王乃顏屬

皇弟燕帖古思太子文宗子

都總裁脫脫

宗藩訓典亥帙

金史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女直人阿骨打既受國號金

穆宗景祖子伐阿疎阿疎走遼遼使使未止伐阿疎軍穆

宗陽受遼帝約東先歸國留効者前名効者守阿疎

城凡二年卒攻破之評曰按遼本紀云初女直起兵

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撒改討之阿疎弟狄

故保來告詔諭使勿討不聽阿疎未奔至是女直遣使

未索不發秋七月女直復遣使取阿疎不發乃遣侍御

阿息保問遼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

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遂以銀木割移烈婁室

宗藩訓典亥帙

閣母等為帥集女直諸部兵擄遼障鷹官及攻寧江州

東北踰統軍司以聞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畧不介意

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撻不也遇女直

戰于寧江敗績由此觀之金固遼之屬國也遼以屬國

視女直而易與之故受阿疎之奔諭女直勿討及女直

不聽而再索又再不發方且以其陽受約束而歸為得

策而射鹿慶州而不知身雖歸而効者之守在也卒

之障廬官為銀木等所擄寧江州為女直所敗而遼由

以亡金由以興故叛亡不可輕納強大不可常恃燕巢

不可苟安幾微不可易玩

烏古出

初昭祖父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巫良
父曰男子之鬼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
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
之鬼至矣可名曰五鵠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
名曰幹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
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
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
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
以巫所命名名之景祖初立烏古出醢酒屢憐威順皇
后后曰巫言驗矣憐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謀而

宗藩訓典亥帳

不五

貞白書院

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柰
何殺之歟殺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謂衆曰為子而憐其
母率是而行將為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乃不知也
汝輩寧殺我乎衆乃罷去 評曰烏古出之不良無親
自其未生而巫者已知其不可受矣昭祖以父無子為
念而且其惡未見故雖有巫者之言而受之威順皇后
以社稷為計故見其醢酒憐逆則追思巫者之言而殺
之殺之誠是也但與景祖謀而殺之所以動部人之疑
而欲殺景祖爾然則竟殺之乎女嫁後大夫死後子昭
祖既殂景祖初立后不得不與之謀也嗚呼叔魚之生
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

其端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
若敖氏之鬼不食也然在當時皆不能如后之決而卒
以符若先見之言小不忍亂大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此后之所以為難而得謚為威順也殺子為威謀於景
祖而殺之為順

豫國公蒲家奴

太祖自草澤追遼帝蒲家奴宗望為前鋒敵之曰彼若
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即偵伺巡邏勿令遁去以俟大軍
若其無備便可擊也上次胡离眈川吳十馬和尚至小
魚梁夜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
家奴等晝夜兼行追及于石輦鐸我兵四千至者才十

宗藩訓典亥帳

八六

貞白書院

人遼兵圍之余睹指遼帝麾蓋騎兵馳之遼帝避去兵
遂潰所殺甚衆 評曰蒲家奴為太祖追遼帝急家事
也余睹則遼宗室也乃亦為太祖指遼帝麾蓋獨何心
哉按遼史稱余睹引金人逼行宮上率衛兵五千餘騎
幸雲中遺傳國寶於素乾河即此事夫余睹叛遼入金
宜德於金今遼既斥其引金人逼行宮而金亦鄙其指
遼帝麾蓋蓋叛臣賊子不惟本國惡之雖彼國亦薄之
也此可為通播臣之戒矣

魏王幹帶

幹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幹帶與習不失阿思合德
等俱為裨將諸將議攻取幹帶主攻城便太祖將至軍

幹帶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
至軍中衆議乃決幹帶急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遲
明破之及蘓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幹帶等往治其
事行次活羅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舍國部
幹豁勒董不至幹准部狄庫德勃董職德部廝故速勃
董亦皆趨去遇塢塔於馬紀嶺塢塔遂執二人以降於
是使幹帶將兵伐幹豁勒募軍于蘓濱水幹豁完聚固守
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關登路拔泓忒城取畔者以
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幹帶幹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
事如寧江州欲與幹帶偕行幹帶曰兵役久勞未及息
也遂不果行太祖還立寐于未流水傍夢幹帶之場圃
宗藩訓典亥帳
禾盡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以為憂是時幹帶已寢
疾太祖至聞之過家門不下馬徑至幹帶所問疾未幾
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予強與之偕行未
必死也幹帶剛毅果斷朕用整肅臨戰決策有世祖風
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歎曰恨幹帶
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謚曰
定肅 評曰史稱幹帶剛毅果斷臨戰決策有世祖風
吾觀太祖之伐留可也時幹帶為裨將獨主攻城之議
而卒攻破之康宗之治蘓濱水諸部也唯幹豁不聽命
必進師北琴海而取其畔者然後已焉此其志不在小
而於太祖寧江之役病不果行竟賁志以歿此太祖平

意而恨幹帶之不及見也然其將沒而場圃之焚遂形
於太祖之夢可見異人生死必有先兆而太祖之於幹
帶雖寢與夢寐亦未嘗忘也

衛國王幹賽

穆宗 初幹准部族相鈔略遣納根涅李董以其兵
往治納根涅檀募蘓濱水人為兵不聽輒攻略之其人
來告穆宗使幹賽及治訶等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
不肯償所取因遞去治訶等皆不欲追幹賽督軍而進
至把忽嶺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焉幹賽
撫定蘓濱水民部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
曰幹賽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 評曰穆宗以幹准
部族相鈔略也而遣納根涅以其兵治之未嘗使其募
兵也今檀募蘓濱水人為兵既已非矣及不聽而輒攻
略之是欲以治人之鈔略而先自行鈔略也可乎此穆
宗所以使幹賽治訶問其狀也彼伏其辜而不償所取
且遞去焉猶不伏也此而不追如法何幹賽雖幼而見
高出治訶之上破其衆誅其身俘其老弱撫其人民內
以伸國家之法外以懾幹准之氣真能集事而可嘉矣
穆宗之稱不亦宜乎

○康宗 二年甲申幹帶治蘓濱水諸部幹賽幹魯
子 始祖 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殺行人阿聒勝昆而
築九城於曷懶甸幹賽將內外兵劾古活你苗蒲察狄

古迺佐之高麗兵數萬來拒幹賽分兵為十隊更迭迭入遂大破之幹賽母和你隈疾篤召還以幹魯代之未幾幹賽復至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王 評曰高麗固唐太宗之所不能服而遺其恨者也幹賽獨能以十隊之兵破數萬之衆必盡歸前後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而後與之和以報其殺行人之怨真難能矣

武定軍節度使璋

幹賽曾孫

璋本名胡麻愈多勇畧通女直契丹漢字海陵伐宋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佩金牌掌留府事

宗藩訓典亥佚

九

貞白書院

世宗即位于遼陽璋勸沙离只歸世宗沙离只不從璋與守城軍官烏林谷石家奴烏林谷愿徒單三勝蒲察蒲查等以兵晨入留守府遂殺沙离只及判官漫撚撒离喝推宗強子阿瑣為留守璋行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愿蒲查中都轉運使左淵子貽慶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奉表如東京賀即位世宗嘉之以愿蒲查為武義將軍充護衛貽慶賜及第授從仕郎磐充閣門祗候就以璋為同知中都事璋以殺沙离只自攝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之心常不自安遂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定二年上謁山陵璋等九人會于可喜家說萬戶高松不從璋知事不

或乃與可喜共執幹論詣有司陳上誅可喜李惟忠等

為彰化軍節度使

評曰璋自攝同知留守而不

自安乃與可喜謀作亂是耻過作非也璋說萬戶高松不從而與可喜自首是迫於勢不得已也璋首惡可喜黨惡松嫉惡世宗忌嫉惡誅黨惡而用首惡是賞罰無章也豈以璋勸沙离只歸世宗而心可原歟然亦偷矣

宋將吳璘出散關據寶雞以西詔璋赴元帥都監徒

單合喜軍前任使於是宋人據原州寧州刺史顏蓋門

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將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

副統完顏習尼列以千騎援門都而姚良輔兵多皆不

宗藩訓典亥佚

六十

貞白書院

敢與戰及璋至軍會平涼涇州等戍兵合二萬人璋使押軍猛安石抹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北十里麦子原皆據高阜為陣璋以本部兵軍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麦子原下捍以劍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大刀為拒分為八陣而別以騎二千襲璋軍璋方出迎戰習尼列報曰宋之重兵皆在麦子原矣璋遣萬戶特里失烏也以押軍猛安奚慶喜照撒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撒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宋人接戰良久敗之宋兵在麦子原者最堅習尼列與移剌補與也撒

屋出崔尹僕根撒屈出以兵五千沿壕為伏餘兵皆捨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於是行馬以前衝以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馬破其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少却而璋已破城下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整兵與戰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可勝計鎖足行馬者盡殪之良輔亦中兩創脫去遂圍原州穴其西城城圯宋人宵遁璋等入原州宋戍軍在寶雞以西聞之皆自散關逃去京兆尹烏延蒲离黑寧州刺史赤蓋胡速魯改已去德順州宋吳璘復據之都監合喜以璋權都統與習尼列將兵二萬救德順璋率騎兵前行與璘騎二萬戰于張義堡遂沙山下敗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遁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璋至德順璘據城北險要為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可三里許兩軍遇于城東凡五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已據城北岡阜與其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佯却城中出兵未追璋反旆與戰大敗之合喜遽都監泥河以兵七千來會與璘軍復戰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與習尼列泥河議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濠抗拒短兵接璘兵退走習尼列近擊之璘城北營兵可六千人登比岡未戰璋之漢

軍少却傷者二百人璘遂焚璋軍攻城具璋率移刺補猛安兵踰北岡擊走之璘軍隔小壘射璋軍移刺補少却習尼列望見壯原火發乃止攻東山堡亟與將士未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劉安漢軍三百人擊敗之璘軍皆走險璘以軍三萬據險作三陣皆環以劍盾行馬璋遣萬戶石抹迭勒由別路自後擊之特里失烏也移刺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弓射之璘兵大敗墮溝壑者甚衆璋軍度門追之斬數千級而還璘軍雖敗猶恃其衆都監合喜使武威軍副總管兵古查刺未問策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就平地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彼恃其衆非恃險也昔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軍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查刺還報合喜於是親率四萬人赴之吳璘詰旦乘陰霧曉其分兵四道來襲戰于城東離而復合者數四漢軍千戶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璋乘勝踵擊璘軍復敗追至北岡璘走險璋急擊之殺略殆盡璘分半軍守秦州合喜駐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宋經略使荆阜以兵騎三萬自德順西去璋以兵八千習尼列以兵五千追擊之習尼列兵乃出其前還自赤背遇其前鋒敗之于高赤崖下復與其中軍戰自日昃至暮乃罷荆阜乘夜來襲營為退

軍八十里明日習尼列追之璋兵至上八節宋兵據險
為陣璋拾馬步戰地險不得接相拒至曙宋兵動璋乘
之追至甘谷城習尼列兵亦至宋兵宵遯璋遂班師習
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還上使御史中丞達吉視諸
軍功狀達吉舊與璋有隙故損其功詔璋將士賞比諸
軍半之璋兼陝西路都統進官一階及元帥府上功璋
居多詔達吉削官兩階杖八十解職上復賞璋及將士
如諸軍以璋為西北路招討使召為元帥左都監兼安
武軍節度使賜以弓矢衣帶佩刀文蓋都計左都監如
故宋人棄海州遁去使官民廩食且盡璋至海州得所
棄糧三萬六千餘石安集其人復其屯戍五年宋人約
宗藩謝與表快
和罷三路都統復置陝西路統軍司璋為統軍使上曰
監軍合喜年老故授卿此職遠境無事且召卿矣以本
官兼京兆尹召為御史大夫 評曰吳璘宋之名將也
君觀其出散關也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等捨馬
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於是破其七陣然則不走則
不破矣其據德順也乘陰霧晦冥分兵四道來襲戰于
城東李展率麾下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璋乘勝踵擊
璘軍復敗璋兵至上八節宋兵據險為陣璋拾馬步戰
地險不得接相拒至曙宋兵動璋乘之宋兵宵遯然則
不動則不乘矣詩曰如山之苞又曰其止如山蓋兵衆
易撓而其主一動則其勢不可復止而敗隨之矣武

穆傳有云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可見金人之伎專在於
撼人之軍使之或走或動而遂乘之以取勝也武穆知
之故不為其所撼而璘不知故屢與璋戰而屢為璋所
乘以致於敗也宋又不知而反於難撼之軍必自排之
以中其撼之之計此其所以誦於金也史當與宋
○璋奏曰太祖武元皇帝受天命太宗皇帝定宋
土自古帝王之興必稱受命當製大金受命之寶以明
示萬世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乃遣使夏國市正十八年
受命寶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評曰受命在德不在
寶也而寶始於秦玩其諱文蓋李斯所以導諛也而璋
乃謂自古帝王之興必稱受命以勸其君不惟導諛且
矯誣矣嗚呼秦之製寶也必得下氏之王欲傳之萬世
竟二世而亡金之製寶也必市夏國之王以明示萬世
亦弗克永世信乎受命之符必自有真而凡以佞諛導
其君如斯璋者皆非忠也
○以璋為賀宋正旦使十三年璋受命使宋既行上遣
人馳諭璋曰宋人若不遵舊禮慎勿付書如不令卿等
入見即持書歸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回書及禮物
一切勿受璋至臨安宋人請以太子接書不從宋人就
館迫取書璋與之且赴宴多受禮物有司以聞上怒欲
寘之極刑左丞相良弼奏曰璋為將大破宋軍宋人歸
之久矣將因此陷之死地未可知也今若殺璋或者墮

其計中爾上以為然乃杖瑋百五十除名副使高翊杖
百沒入其所受禮物 評曰禮以時為大固有昔如是
而今不如是者世宗疑宋不遵舊禮則其疑處便是識
時及宋人所請果如所疑則其如處便是今禮此宋得
以迫瑋而瑋所以曲從也然以世宗馳諭之意律之未
免為宋所警而辱使命矣嗚呼吳璘入境則矯矯如彼
及其使宋又唯唯如此豈其智勇能行於境內而不能
行於出疆耶

周宗國 勛宗

勛字勉道本名自野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年十六從
太祖攻寧江州後宗望襲遼主于石輩鐸太宗嗣位自
宗審訓典來陳 宋十五頁白書院正

軍中召還共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
使勛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畫爾載
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
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
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
有文字亦未嘗有紀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
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
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
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昉與耶律迪邁掌之昉
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凡部族
既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

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
有詳有略咸得其實 評曰女直既無文字亦無紀錄
自宗雄通契丹字希尹製女直字宗翰訪得祖宗遺事
而勛因得以成國史部族既詳事言咸核使女直微夷
得廁古帝王之列共為二十一史其功大矣昉自始祖
十傳世有功德垂於後裔太祖因之以成遼國本而有
天下其體功盛烈未易槩舉即太祖有子八人不立而
立於為太宗太宗又體太祖之意不立子而立太祖之
孫為熙宗至於納妃尚主亦必徒置諸空處林谷
集滿紇石契僕散等貴族而他族不與焉此皆人道之
大端政事之根本不特魏晉以來諸朝之所不及而亦
天子所慨諸夏之亡者金之強盛有以哉

○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
餘年索之不已昉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宋仁莫
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奸宄叛亡為金訛誤罕阿
海門今宋之緒裔先世緩懷四境尚未有暇自先君與
高麗通問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飲酒高麗既不
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
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漆微索不已彼固
不敢稍留骨肉乖離誠非眾頑人情怨甚可憐者而必
欲求為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
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

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嚴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為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 評曰太祖既與高嚴議和則凡前世叛亡因此生累者皆當置之不問而顧徵索不已至十餘年將必以其不還而以強兵勁卒取之是其所以議和者乃所以構怨也勗以書諫誠得其利害之實矣至於所謂必欲求為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有如自我得之之語則不特得其利害之實而廣大寬平殆與夫子人失人得之意相近矣孰謂無文字之女直而有能文如勗者哉

宗藩訓典卷八

卷八

貞白書院

○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於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為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勗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之勗上疏諫乃為止酒 評曰忌辰出獵則諫酣飲繼夜則諫誠得大臣畜君之誼至獻東狩射虎賦似近導諛然故陵暴虎鄭人戒其無狙作大叔于田之詩熙宗射三日獲五虎狙之甚矣勗之賦豈亦鄭人之詩乎

○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

會談海陵後至勗而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年少險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拜太師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脩如故及宗本無罪誅勗髡髮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王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篤不言表請愈切海陵不憚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 評曰大臣會議而海陵後至蓋其心無熙宗也他日篡立此其萌芽而勗即面責之海陵跪謝實憚之矣憚則疑疑則必思所以去其疑而後快者故勗於海陵篡立見宗本以無罪誅而心憂髮白上表請老及其不許遂稱疾篤蓋知己之必不容於海陵也哲則知幾勇則決去雖有續綴安所用之觀史言海陵不憚則知海陵之從其請非其本心矣

宗藩訓典卷八

卷八

貞白書院

上京留守齊

齊宗

齊本名掃合大定中_{世宗}以族充司屬司將軍授同知復州軍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上諭曰本朝以來未嘗有內族為六部郎官者以卿歷職廉能故授之先是復州合廝罕闢地方七百餘里因圍獵禁民樵捕齊言其地肥衍令賦民開種則公私有益上然之為弛禁即收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其地口合廝罕猛安 評曰圍獵之地十倍周文而樵捕之禁不減齊宣是熙宗以七百里之地為民阱也掃合請賦於民而熙宗即弛其禁變七

百里之民阱為七百里之場圃視芻蕘雉兔之往又倍徙焉何周文孟子之見顧不及此乎蓋古以閒曠不耕之地為囿故其利止於無禁金以肥衍可種之地園獵故其利可以賦民

○章宗立出為磁州刺史治以寬簡未嘗留獄屬邑武安有道士視觀宇不謹吏民為請鄰郡王師者代主之道士忿奪其利告王私置禁銅器法當徒縣令惡其為人反坐之其獄上齊審其誣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問同寮無以對齊曰道士同請即同居也當准首俱釋其罪其寬明大體皆此類也磁名郡刺史當朝廷遴選郡人以前政有聲如劉徽柔程輝高德裕皆不及也 評

宋藩訓典亥帳

卷十九

王真印書

曰道士所以告王師者固實而其情則以王代已主觀而忿之故借此以發其隱也此縣令惡之而反坐之也然未免有意則誣矣若以其誣而坐王則縣令欲治道士之奸而我適中道士之計亦非也齊乃以道士同請即同居當首而俱釋之真善處矣史言王有德不忍坐之恐非齊意夫犯徒以置禁器豈有德者所為哉

○明昌三年始議置諸王傳頗難其選乃以齊傳充王王將至任郡猛安迎接齊峻却之王怪問故曰王國藩輔猛安皆總戎職於王何利焉却之以遠嫌也王悅服王府家奴為不法輒發還本猛安終更無敢犯者

評曰王將至任齊能峻却郡猛安之迎接以遠嫌王既

就藩又能嚴戢府家奴之不法以循理有傳如是王雖欲作威福凶國家無繇矣

廣平郡王宗賢

宗賢本名阿魯奚選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顯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為何如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爾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誅克馳驛召之惟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宗賢訓典亥帳

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王帶補盜司執數人至府宗賢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寃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易懶蹄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 評曰求定士民以盆水與鏡顯使君惟州父老以青繩明鏡懸公署即人心之所頌知宗賢之所治大都廉明清直有古法吏風而僚佐法之以廉能秉德推之為甲乙固其宜至嗚呼使君賢而郡僚皆賢以正官為衆官之綱也綱舉目隨表端影直故欲衆官賢必正官以正自律始

特進提懶

捷懶宗室子年十六事太祖未嘗去左右出河店之後
太祖欲親戰捷懶控其馬而止之曰主君何為輕敵臣
請効力即挺槍前手殺七人已而槍折騎士曳而下者
九人太祖壯之曰誠得此輩數十雖萬眾不能當也及
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一千陣于營外太祖遣捷懶往擊
之捷懶衝出敵陣大敗其眾攻臨潢府春泰州中西二
京皆有功天輔太祖六年授謀克天會太祖四年伐宋屢
以功受賞明年再舉至汴宗望聞宋人會諸路援兵于
睢陽遣捷懶與阿剌剌將兵二千往拒之敗其前鋒軍
三萬于杞縣又破三寨擒宋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南
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并直孺二子遂取拱州降
宗望制與宋戰
不年一頁白書院
寧陵復破二萬于睢陽進取亳州聞宋兵十萬且至會
宗望益兵四千合擊大敗之其卒二千陣而立馳之不
動即麾軍去馬擊之盡殪擒其將石瑱而還帥府嘉其
功賞賚優渥肅宗駐兵熙州分遣諸將略地捷懶以軍
五百入六盤山十六寨降其官八十餘民戶四千獲馬
二千疋皇統中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
授世襲猛安卒年六十五海陵遷諸陵於大房山以捷
懶嘗給事太祖命作石像置慶陵前 評曰太祖出河
店之戰捷懶控其馬止之而身當其前與魏太祖幾陽
之敗曹洪以已馬授之而走為之殿者其意相似皆不
有其身以事其君者也可謂忠矣

魯國王昌

昌本名捷懶穆宗子太祖從兄弟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
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捷懶力舉劉
豫豫立為帝號大齊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降豫為
蜀王捷懶與右副元帥宋弼太祖從兄弟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
河南陝西地于捷懶明年捷懶朝京師倡議以廢舊
地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太祖從兄弟來朝與
捷懶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
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然非一日若復資
以土地是助歸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捷懶弟最亦以為
不可既退捷懶責最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
宗幹制與宋戰
不年一頁白書院
最曰苟利國家豈敢私耶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
位在宗幹上捷懶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
宋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
為丞相捷懶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
捷懶屬尊有大功太祖從兄弟因釋不問出為行臺尚書
左丞相手詔慰遣捷懶至燕京太祖從兄弟驕肆不法復與翼王
鵬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
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捷懶者
熙宗乃下詔誅之捷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
并殺翼王及捷懶二子而赦其黨與 評曰捷懶佐太
祖太宗攻戰之功不少但薦劉豫俾稱帝于齊通秦檜

復割齊于宋則固管肅之心矣及陷逆圖逃死于南先
之無人追者已及遂使父子為戮前功盡湮且不哀哉
按捷懶疑即前捷懶但此傳言穆宗子而捷懶傳則言
宗室子此傳言與翼王鵬懶謀反見誅而捷懶傳則言
天德初加特進授世襲猛安年六十五似考終命者豈
二捷懶耶然考其戰功二傳又合也皆不可知矣

知大興府事卞

卞本名吾母上京司屬司人大定中累遷北京留守未
幾改知大興府事時有言尚書左丞夾谷衡在軍不法
詔刑部問狀事下大興府卞輒令追攝上以為失體狀
四十久之乞致仕不許拜御史大夫先是左司諫赤蓋
宋濂訓典亥帳

高門上言御史大夫久闕憲紀不振宜選剛正疾惡之
人肅清庶務上用兵用卞前時孫鐸賈鉉俱為尚書鉉
拜叅知政事而鐸再任對賀客誦唐張在詩有爵爵意
卞劾奏之鐸坐降黜既而復申前請遂以金吾衛上將
軍致仕薨 評曰甚矣世宗得馭臣之道也卞知大興
府事則守土之官也而輒追攝尚書左丞之不法故杖
卞以存大臣之體及為御史大夫則風憲之司也而劾
尚書對客之怨望則黜鐸以行憲臣之志然雖杖卞也
竟不許其致仕之請而以御史大夫任之蓋陽罪之而
陰實嘉之也雖黜鐸也竟因其復申前請而以金吾衛
將軍致仕蓋深愛之而欲保全之也世宗待卞真得馭

臣之道矣

儀同三司阿魯補治詞

阿魯補為人魁偉多智略勇於戰天會初從宗望伐
宋從捷懶攻恩州從梁王宗弼取開德襲康王復河南
功皆最皇統初累階儀同三司其在汴時嘗取官舍
材木構私第於恩州至是東歸法當議勲議親海陵嘗
在軍中惡阿魯補詔曰若論勲勞更有過於此者况官
至一品足以酬之國家立法貴賤一也豈以親貴而有
異也遂論死 評曰八議之設蓋欲通情於憲紀之中
使其平而無冤所謂六外也阿魯補有大功而所犯
不過取官舍材木以構私第縱非宗室功過亦足相贖
而海陵遂以私惡論死是八議可無設矣 宋宗亦有
臨洮尹訛古乃治詞

訛古乃姿質魁偉年十四隸秦王宗翰軍中嘗領兵行
前為偵候及大軍襲遼主訛古乃以甲騎六十追遼招
討徒山獲之又以七騎追獲遼公主牙不里以獻有軍
來為遼援方臨陣中有驢馬而出者軍帥謂之曰爾能
為我取此乎訛古乃曰諾果生擒而還問其名曰同氏
蓋北部中之勇者也訛古乃善馳騁日能千里及伐宋
屢遣將命以行天會八年從秦王在燕聞金將攻於
西北秦王令訛古乃馳驛以往訛古乃黎明走天德又
至日未曉也皇統元年以功授寧遠大將軍蒙朝唐

古節度使累遷臨洮尹加金紫光祿大夫卒 評曰
訛古乃能生擒躍出之將日將千里之命真高才捷足
足稱奔走禦侮之臣矣然以馳驛而致千里則其千里
非若馬之千里者也有憑也天下固有不行而至不疾
而速甚於置郵而傳命者訛古乃其未之聞乎

遼越國王杲

杲本名斜也太祖母弟收國祖太元年太宗為諸班勃極
烈是為吳勃極烈天輔祖太元年杲攻泰州下金山縣女
固腓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中積粟轉
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五年都統內外諸
軍取中京實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副之耶律

宗翰訓典玄帳

六二五 貞白書院

余睹為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
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
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
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
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
知師期焚芻糧欲徙居民遷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
少則迎戰若不敵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無圖志乃委
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州回紇三城進至中
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
駐兵中京使使奏捷獻俘 評曰女直不知兵而其伐
遼之詔如所謂慎重兵事擇用善謀以至事有從權無

煩奏稟等語皆得兵家之要女直不五六字而詔克遼
之後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又得治國
之經此金之所以勃焉而興也

○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言遼主在鶻
鶻深敗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進兵使者再往
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決宗幹勸杲當從宗
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
翰出鄂領期羊城深會軍時遼主在草深使宗翰與宗
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
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刺哈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
率大軍趨白水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

宗翰訓典玄帳

六二六 貞白書院

於是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
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奉事仍請上臨軍捏里移書
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稱大號若能自歸
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昨即位時
在兩國絕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
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也昔我
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壯今忘此
施欲絕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
有窮已杲復書曰閣下向為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
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
者前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為閣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

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疎矣竊思詔歸舊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後期于殄滅而後已程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程里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恃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 評曰遼主走西京亡而程里自立于燕京以延遼祀其志有可矜者當其移書請和果能為之請而立之以比于夏之祀啟之宋庶幾湯武吊伐之義顧乃責其不先稟命而欲其自歸夫金嘗服事遼矣玩程里所復之詞果亦當感動而反謂其執迷不後期于殄滅而後已此程里所以又請于太祖也孰知太祖之意即果之意乎程里以義望金金不能以義自處可慨也已

宋書訓典卷八

不主七 貞白書院

○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果使馬和尚迎太祖于撻魯河上至鴛鴦灘果上謁上追遼主至回鹘嶺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川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果決遣若有大疑即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灘以宗翰為都統果從上還京師太祖即位果為諸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二年伐宋果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伐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天德初配享太祖廟庭大定中謚智烈字子吉 評曰金之取遼三京獲宋二主皆果為之都統也其智烈真是稱者得謚智烈宜矣然

實不延世而子孫百餘人皆為海陵所殺何哉豈其絕人宗祀覆人家國而為之報歟

平章政事宗義

宗義本名李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間為平章政事海陵已殺太宗子孫充忌斜也諸子盛強欲盡除宗室勲舊大臣是時左副元帥撒离喝在汴京與撻不野有隙撻不野女為海陵妃海陵陰使撻不野圖撒离喝於是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迎合風指詐為撒离喝與其子宗安家書宗安誤遺官外遙設因拾得之以上變其書大略言汝與平章義謀里野景祖處亂事勢緩急圖謀汝所言聰是只殺撻不野則南諸無憂慮語以是殺宗義謀里野并殺宗安及大祖妃蕭氏及活里甲幹帶遙設詐書無活里甲海陵見其坦率善修飾惡之大臣以無罪為請海陵曰第殺之無復言也殺斜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撻不野女海陵妃太氏女兄并殺阿虎里海陵遣使赦其死遂得免後封為王授世襲千戶 評曰海陵見斜也諸子盛強則以詐書殺之見活里甲坦率善修飾則雖無詐書亦殺之蓋強者逼已賢者勝已皆忌者之所欲必去也然不務修德而徒欲殺人以自安其將能乎既欲殺人自安而殺斜也諸子阿虎里獨非斜也子而徒以其妻為妃女兄遂赦之則殺之為何而赦之為何

是并其初意而失之矣蓋海陵自篡故疑宗室篡已而不知自古亦有外戚之禍也噫

梁宋國王宗幹

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境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填塹士卒畢度渤海軍馳突而前左翼七謀克少却遂犯中軍果輒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果宗幹馳出果前控止導騎哲埒之馬果乃還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為疑兵太祖既攻下黃龍虎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籍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為然

宗幹訓典卷八 六十三 頁四百四十四

遂班師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即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土人之材幹者以招書諭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罷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後都統果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果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果不能決宗翰使再至宗幹謂果曰宗翰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果乃報宗翰會奚王嶺當時無宗幹果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城濼果使宗幹

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已遁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 評曰太祖欲乘勝攻春州宗幹勸其休息士卒太祖遂班師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恐道遠深入糧運不繼太祖又班師所謂知難而退也及宗翰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再使請兵而果不能決宗幹力贊果乃報宗翰會奚王嶺卒襲遼主而走之所謂見可而進也夫兵凶戰危必灼見事機而乘之乃克有濟宗幹得其旨矣然亦本於太祖太祖伐遼遼人犯中軍果輒出戰太祖以大敵不可易使宗幹止果果乃還故宗幹之勸太祖皆得太祖使宗幹止果之成筭也將門出將良不誣矣

宗幹訓典卷八

六十三

頁四百四十四

○太宗即位宗幹為國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詔中外十年熙宗為諸班勃極烈宗幹為國論左勃極烈 評曰金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則宗幹不惟有滅遼之武功而且創制立法使金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其文武並至創守蕪隆無媿開國之元勳矣然宗幹太祖子也昔宋太宗受藝祖之天下而見德昭一論太原之賞遂忌而誅之宗幹有如是之功而太宗曾無嫌疑之意而信任之使為國論左勃極烈其賢於宋太宗遠

矣熙宗宗幹皆太祖子太祖以太宗為諸班勃極烈傳帝位而太宗以熙宗為諸班勃極烈亦以示傳位之意而不及宗幹者豈以其庶歟

○熙宗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後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敘罪囚與宗幹積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傳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評曰生為大師疾蒙臨問薨而輟朝皆出異數若宗幹者真可謂生榮死哀矣

○海陵篡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童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座之閒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

既廢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桃之數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生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為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廟庭子克亮克襄亮是為海陵庶人評曰宗幹太祖庶長子也太祖不立子而立太宗宗幹等曾無幾微不平之意蓋不有天下者也海陵之弑帝自立宗幹之靈固已大不安矣豈受其追崇帝號之榮哉世宗廢海陵為庶人遂削其廟號改謚明肅未幾併明肅帝號而削之夫以宗幹之德豈以帝號為榮而海陵崇之世宗削之蓋其榮也以海陵而其削也亦以海陵帝也不足以為榮而削也適足以為辱史稱宗幹不幸而有海陵信哉言矣

北京副留守求元統

永元字惇禮本名元奴約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初試宗子作詩求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襲謀克海陵伐宋已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弟擅奴阿里白永元與弟耶補兒逃匿得免世宗即位于遼陽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為灤州刺史

世襲猛安乞以謀克與耶補見詔許之 評曰海陵猜疑宗室未元兄弟四人已殺其二而永元能與耶補見獨免可謂藏身之哲及歸世宗而得授世襲猛安又能請以前所得謀克與耶補見可謂因心之友此皆從通左氏春秋大義中來

○轉棟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為功督責苛急求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產筆擊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工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棟州賦稅得宗藩訓典來快 六三三 貞白書院手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求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其民並為立祠 評曰觀求元所以責張弘信者則知其設施大抵慈愛寬恕能裁濶狹以予民者民之立祠宜哉

應國公和尚

和尚世宗賜名樂善宣徽使許霖之子與和尚鬪爭其母妃命家奴梓之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毆辱之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為首者餘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欠大臣體及所訴有妄者二十 評曰襄妃以左宣徽之子與其子鬪爭遂以人

曳霖至第而毆辱之霖遂畏其威而下跪胥失之矣汝妃一百責其特勢也管霖二十責其失節也孰謂金無政刑哉

○大定繼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襄妃僧酷以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為大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爻僧酷和尚下吏驗開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剪滅宗族今和尚所為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便以為真不可不滅朕於此子蓋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評曰其夫婦人之愛子以愛為害也襄妃愛和尚欲使張霖之子不得與之鬪爭故其家奴承望風旨遂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而日者李端司天張友直舉皆和之卒使家奴上變而妃之母子駢首就戮哀哉嗚呼妄言異徵者家奴也信而卜之者襄妃也同轍和之者李端張友直也世宗有痛海陵剪滅宗族之意則於和尚可貸其死乃懼妖妄之誤惑而併殺之亦過矣

西京留守衮

衮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桀驁強悍海陵不喜其為人及遷中都道中以蒲家為西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顏謨盧產與蒲家有舊同在西京遂相往來蒲家嘗以王帶遺之蒲家稱謨盧產驍勇不減尉遲敬德編修官圓福奴之妻與蒲家姻戚圓福奴嘗戒蒲家曰大王名太彰著

宜少謙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
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謨盧瓦等謀反
嘗召日者問天命御史大夫高禎刑部侍郎耶律慎湏
呂就西京鞠之無狀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奴等至
中都不復究問斬之于市謨盧瓦圍福奴并日者皆凌
遲處死 評曰蒲家以趨悍為海陵所不喜宜深自退
避而顧沾沾自喜與同事故知往來許子樹其聲蹟以
觸其所不喜此圖福奴之所為戒也卒之喝里上變以
逐君海陵知誣而往繫不復究問駢戮于市與活里甲
同為冤鬼豈不悲哉

太師梁王宗弼

宗弼本名幹斡又作兀朮亦作幹出或作是幹出太祖

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間知遼帝獵鴛鴦澤

都統果出青嶺宋里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李
古野里斯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
八人生獲五人遂留得遼主在鴛鴦澤敗獵尚未去可
襲取者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
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
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
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渡
馬三千而還宗里薨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
敗宋鄭宗孟數萬眾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胸

大破黃瓊軍遂取臨胸宗輔軍遠遇敵三萬眾于河上
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
攻開總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答泰欲破王善二
士萬眾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
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
平宋主自楊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
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當海復敗之乃絕陸築道列
礮墮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
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廬
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郡瓊萬餘眾于和州遂
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
來拒戰鵲盧補當海迪虎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
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幹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幹里也
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沂江而
西屢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踞
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
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
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
州使阿里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訛魯補木列速降
越州大臭破宋周汪軍阿里蒲盧渾破宋兵三千遂渡
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
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

州克之阿里蒲盧潭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
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
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潭乃還 評曰宗弼伐遼必
欲得遼主於鴛鴦潭而襲取之伐宋必欲得康王於海
島而窮追之豈不以伐宋必斬其根救人必截其首然
後可亡遼有執而孰知天意固未忍遽滅之也遼有西
遼宋有南宋

○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
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
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沂流西
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
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艘大艤數倍宗弼軍出宗弼
軍前後數里擊柝之鼓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

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鵲河故道開三十
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樅欒使移
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答泰欽亦以兵來會
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緣
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
下樁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綱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
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綱五綱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
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
宗弼渡江北還 評曰世忠鎮江之師蓋絕兀木歸路

也儻非閩鄙夫焚舟之策兀木殲之此矣雖幸以此策
北還而自是不敢復窺江南使宋獲全半壁之天下皆
此戰之力未可以敗少之

○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
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
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
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
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
果軍陣於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
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為右副元帥封潘王 評曰宗
弼雖敗張浚于富平又敗吳玠于和尚原然富平之圍

非韓常則不出和尚原之戰既走於伏兵之起又大敗
於山口之陣則其見挫於張浚吳玠者亦不少矣
○天眷元年樅欒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
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侂
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常氏兄弟宗弼自
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樅欒與宋人交通略遣
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樅欒復舊疆是時宗磐已
誅樅欒在行臺復與樅欒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
弼為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樅欒
樅欒自燕京南走將亡入於宋追至邠州殺之詔諸州
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

弼蕪摠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鳴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撤萬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眾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並加忠承校尉攻嵐石保德

宗藩訓典卷帙

卷九

貞白書院

皆克之評曰按胡銓劾王倫有云孫近附會檜議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則與金交好賂遺者秦檜倡之而孫近附之也然金史止言宗弼察檜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而不言秦檜正猶宋史言秦檜在金逃回與金人相結議和而不言檜懶與宗磐之意蓋史各言本國之事而特詳其主議者爾觀金以檜懶為罪則宋當以秦檜為功而銓乃以陛下罪人管仲罪人斥之何哉倫言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而議和之後金以河南陝西與宋雖宗弼旋取而竟使劉錡送天水郡王宗繼喪柩及宋帝母常氏還江南律以大

舜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之心則雖淵聖不可歸中原不可得而梓宮既還太后既復臣子之心亦可以少慰矣然則銓非歟檜之功高宗一身之功也銓之言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檜之罪祖宗萬世之罪也

○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居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及馬二疋宗弼已啓行四日召還至日希尹誅越五日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制詔都元帥宗弼北還軍與宰相同入奏事俄為

宗藩訓典卷帙

卷十

貞白書院

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飲兵許敵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為界上遣護衛將軍撤改往軍下勞之皇統元年二月宗弼朝京師蕪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八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敵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倫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

遣使稱貢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堅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登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二年夏四月乃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覲見圭寶珮璫玉冊冊康王為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吊天降喪于爾邦亟漕齊盟自貽顛覆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誘爾衷封泰狎至願身列千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綱目書是年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劉筈皇戶三年為太師八年薨太定中謚忠烈配享太宗廟庭子李送評曰觀誓表冊文特載宗弼傳則知臣宋之功在宗弼彰彰矣但誓表雖卑辱而所云搬送交納猶富弼時與納字之意所稱上國敵邑猶春秋時敵國相謂之禮是宋猶未以天子予金也至其冊文則全以天子自居而宋亦不與之校則以和戎自有本意餘文皆當潤略漢得嫂書而耳之豈當時主畫者亦失計執時固有所未可道固有所若誑誠未易與書生談也

附鄭璠劉筈

宗弼問璠以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璠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震弦下也既而江南果稱臣宗弼喜璠為知言評曰檜在金能啗撻懶宗磐以和利得挈婁子南歸當是老奸非老儒

○皇統元年以劉筈充江南封冊使假中書侍郎既至臨安而宋人榜其居曰行宮筈曰未受命而名行宮非也請去榜而後行禮宋人驚服其有識歟厚賄說之奉金珠三十餘萬而筈不之顧皆歎曰大國有人焉評曰無欲則剛見利必屈筈却金珠之饋於後故能去行宮之榜於初夫子所稱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筈實近之

苒王亨

亨本名字迭熙宗時封苒王為猛安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海陵初加特進海陵忌太宗諸子將謁太廟以亨為右衛將軍海陵賜良弓亨性直材勇絕人喜自負辭曰所賜弓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為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為重爾其實已寄也歷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

遵告耳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生誅海陵益
疑之既屠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耳動靜且令構其
罪狀久之耳家奴六斤頗黠給使櫻諸奴老僧謂六斤
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為奴寧不念為良乎六斤識
其意六斤嘗與耳侍妾私通耳知之怒曰必殺此奴六
斤聞之懼密與老僧謀告耳謀逆耳有良馬將因海陵
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
日入見進之六斤言耳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耳之奴
有自京師來者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耳曰彼有貨
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款殺之誓券安足用哉耳曰
朕則將及我矣六斤即以爲怨遂誣耳欲因間刺海
陵老僧即捕繫耳以聞耳言嘗論鐵券事實無反心海
陵怒遣老僧復鞠之不伏老僧夜至耳因所使人蹴其
陰間殺之耳擊鞠爲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
皆知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
獵持鐵連鎚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過群豕耳
曰吾能以鎚殺之即奮鎚遙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
力見忌焉 評曰苗王以絕人之勇力而入吾自負甚
至矜炫於人主之前賜良弓則辭以弓弱不可用遇群
豕則曰吾能以鎚殺之其意以爲勇力可恃以無恐者
而當老僧蹴陰之際何不奮其勇力使人不敢近執以
此知勇力之不足恃而自恃者適足以滋人之忌而終

其軀也吾觀其留守中京東京也為家奴梁遵所告尹
廣寧也又為家奴六斤所告蓋家奴吾之親狎而服役
者也隱微之事皆得知之而為主者又以其親人而不
為之防閑以露洩其情事不知我雖親之而彼則因其
親而得其不及防閑之情事少有不懌則反因此而誣
陷之也六斤於家奴中尤黠給耳必尤親之故得私其
侍妾而又有老僧左右之故梁遵之告以考驗無狀反
坐而六斤則遂成之也觀其不進生辰良馬之事非家
奴孰能知之而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之語非家奴之
黠給孰能為之故家奴讐言之醜毒不可近而於黠給者
尤不可近嗚呼豈非爲主者所當共監哉

宋書制典卷八

六十四

東由書院

宋國王宗磐

太宗子

宗磐本名蒲魯虎皇統初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
宗幹宗翰並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
日益跋扈嘗與宗幹子太祖爭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焉
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
宗因為兩解宗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
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
宗雋子太祖入朝宗磐陰相黨與遂以廢齊舊地割與宋
未幾坐與撻懶謀反伏誅而存恤其母后 評曰宗磐
驕而犯上携而外交罪固不赦但太宗以不忘太祖立
已之德而傳其孫則熙宗豈忍遂忘太宗立已之恩而

殺其子故熙宗之寵遇太宗諸子大甚與夫殺宗燔而存恤其母后皆其不忘太宗之意而史謂其矯情又謂其畏物論竊恐未然

大傳宗本

宗本本名阿魯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強主上不直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秘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約內外相應且及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等海陵既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構成其事而蕭王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王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宗本辭典衣帻八四五貞白書院力海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婿近侍局副使耶律闢密刺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王王至裕第見軍士圍守以頭觸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裕引王見海陵海陵問王王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遷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

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卞本名可喜稟本名胡南政京宗固子本名胡石齊評曰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再傳而無噍類哀哉但熙宗誅宗磐猶以罪而海陵誅宗本兄弟則造謀殺之至使太祖美意無復幾微存則海陵不惟得罪太宗且得罪太祖矣史因海陵之失而引春秋宋公舍子立弟之禍以為後鑒是以太祖之美意為禍階也可乎

應國公突合速

宗本訓典衣帻

大聖本貞白書院

初突合速以次室受封次室子因得襲其猛安及分財異居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正室子得八百口久之正室子爭襲連年不決家貲費且盡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次室子奴婢存者纔五六十口世宗聞突合速諸子貧窘以問近臣具以爭襲之故為對世宗曰次室子豈當受封耶遂以嫡妻長子襲評曰立子者割愛以杜爭承襲者崇讓以守節自無突合速之後憂矣

鄆王琮

琮本名承慶儀觀豐偉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敬之女直小字及漢子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愠色嘗吟詠不喜聞人過至于

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 評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
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世宗以進士有名
行者選教諸孫蓋得古誼矣

荆王守純

守純本名盤都貞祐宣元年封濮王為殿前都點兼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
事殊未諳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謙
和接遇可也三年為樞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
三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
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上戒諭守純曰始
吾以汝為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為人譏病爾汝乃惟飲
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聞人言已過雖自省
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
欽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至奪權今諸相皆老臣每
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 評曰未能操刀而使
割者鮮不傷手未知可否而從政者必函國家都元帥
樞密使平章政事何官也而可今年初未諳事者為之
乎及御史論其不法即罷令就第不事事可也宣宗乃
切責而已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而已彼將何所復
忌而不益肆其不法哉况其所謂聞人言已過雖自省
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者似以御史之言為虐所謂汝
勿過慮遂至奪權者又似以已之切責為過皆導之以

護短誨之以遂非愛而不知其惡者也欲其不凶于國
家難矣

○正大統元年正月進封荆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
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
在帝由是獲免長子訛可初封肅國公天興元年進封
曹王出質於軍前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
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剷去
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
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
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評曰按太后傳云荆王
獄議已決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
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為欲效之耶
趣赦出使來且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
王至涕泣慰撫之則守純之不死太后再生之也然肉
芝產在府第群狐號號在房榻將亡妖孽開之已先雖幸
免于詔獄卒駢死在青城其所由來漸矣

都元帥宗浩

宗浩字師孟本名老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
檄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
兵勢親赴襄陽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院事
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却之仍諭以稱臣割
地縛送元謀奸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請稱

誓表來且言擴併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
祖母謝氏祖致書于都元帥宋浩曰方信孺還遠貽報
翰及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為重曲示包容矜軫
之意聞命踊躍私竊自喜即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
覆地載之仁與都元帥海濱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
信使通謝宸旌仍先令信孺再請行省以請定議區區
之愚實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焉兵端之
開雖本朝失于輕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為不早
自去歲五月編竄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
尚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
境外者盡令徹戍而南悔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名分
之論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嘉兵之意况關繫至重
又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恃為屏蔽儻如來諭何
以為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
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于
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太定繼所減之數此在上國
初何足以為重輕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儻上國諒
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創殘
賦入屢竭若又重取于民豈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
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
以此易彼其歸授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
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來為意當隆興時固有

宋高宗皇帝

大和九年

八月

宋高宗皇帝

八十五年

八月

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
况茲瑣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
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
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濶畧
他事王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內寧謐長無軍兵之事功
烈昭宣德澤洋溢鼎彝所紀方冊所載垂之萬世豈有
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兼之本國多
故謝后 又當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
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
底于成感戴恩德未永無極宋浩以方信孺輕妄囚之
以聞朝廷亦將留之遣使問宋浩宋浩以為拘之適使
宗藩訓典亥快 八十五年 八月

足以自贖况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依應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如欲世為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為界陝西邊而並以大軍已占為定據元謀奸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五萬兩匹止是復呈統舊額而已安得為增可令更添五萬兩匹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段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馳一萬書五監今即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重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知李璧吳玠輩似乎忠實可遣宗藩訓典亥帳 五十一 貞白書院 諸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忒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倘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繫繫于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為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奸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 評曰是和也揆創之匡成之而宗浩則中間一節也嗚呼金三易主帥使宋能起而乘之何必和而丘岳張巖之徒却於積威但能於和議中抑揚增損矜其意智故敵見調我情止此可以逼之得志揆如是宗浩亦如是匡亦復如是是

我不能棄其三易之勢而反為彼所乘也愚臣亦奚為哉且巖為行成發書而言并發三使以承若不專為行成發者然既行成胡言賀壽既欲賀壽胡言報喪况賀壽而報喪言凶反甚矣可謂智乎至如畫稱臣則不可是魯連之不帝秦也畫割地又不可是魏絳之士可賈也畫縛送日禍之臣又不可是齊桓請不令之臣於魯欲以戮於群臣也在我雖以為策士之風在彼則以為南人之詐故欲得謹厚者以易信孺豈不知信孺亦據巖書以為言蓋借信孺以去巖爾

定國公匡

匡本名徹速大定十九年童蒙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答恩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童蒙宗兄弟閏月恩啓顯宗曰王府教讀完顏徹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於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入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童蒙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及綵幣頃之世宗詔匡說可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馳蒲九住問匡曰伯夷叔

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佳自汝輩學
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
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
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
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紂死殷為周夷齊
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為天下後世厲至遠
也非仁人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
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遲九住至問曰何以以後也九住以
對顯宗歎曰不以女直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
女直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
父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汝
宗藩訓典亥快
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
相遠哉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章宗歌之其詞曰
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
先啓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
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
定策立熙宗按綱目初粘沒喝兀朮等會朝上京以諸
金主不得已許執極烈之位又盡請立太祖之孫合刺
之合刺即重也及平陝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三
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世宗愕然曰
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錄欲使
兒子知創業艱難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
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屬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

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
量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
酒行極歡乙夜乃罷評曰撒速以宗室為侍讀而能
知夷齊之求仁得仁使顯宗歎其得經史淵奧歌睿宗
之功德使世宗嘉朕樂之無量真不負師傳之職矣夫
顯宗教二子本欲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而撒速初
對顯宗之問年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
壬申昔表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表
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
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今撒速對臣生之歲海
陵自上京遷中都即表淑所以荅義康之意而必繼之
宗藩訓典亥快
曰歲在壬申又恐顯宗之不識而有作才語見向之疑
也則其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豈待夷齊之對睿宗之歎
而後見哉此顯宗稱其篤實而使其二子就學也
○二十五年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
宗監國三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
李晏棣州防禦使把內刺國史院編修官夾古衡國子
助教尼龐古鑑進稟策題問契敷五教梟陶明五刑是
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
之萬世何術可致匡已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
匡曰臣熟觀策問敷教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祇
作兩事對必不能中顯宗命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

當中匡曰編修勸教鑑臣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
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臣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
乃振紀綱一句命刪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
謂臣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
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
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僕散訛可
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匡與訛可俱為侍讀匡
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匡曰汝無以訛可登第快但善
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
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為皇太孫匡仍為太孫侍讀二
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
宗著訓典中快
中缺 評曰策問契皋陶本兩事而振紀綱一句於上
文不屬顯宗刪之是也李晏固執不肯刪嗚呼李晏之
不肯刪此匡之不當登第也亦命也夫晏之不刪衡鑑
之不取匡之自料不中顯宗之惜匡不樂皆有三代直
道而行之遺意不然以顯宗之惓惓於匡如此何難於
一第而一時君臣各行其志而不敢有一毫阿徇之意
真盛德事也然匡不第於失對策問而特賜及第於漏
寫題注亦命也豈世宗亦憐顯宗不欲侍讀再試之意
而特屈法以賜之耶故顯宗之惜匡下第世宗之賜匡
及第皆有義焉未可執此議彼也

○泰和章五年三月遂平縣獲宋人王俊言宋人於江

州郭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鑑期以五月入寇唐州獲
宋謀者言侂冑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
得志命脩建康官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
司奏請益兵為之備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為河南宣撫
使籍諸道兵梏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入
詔揆遺書宋人曰奈何與兵宋人曰盜賊也邊臣不謹
今黜之矣宋人謂啓邊釁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
暉中丞孟珪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
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
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
才為小寇上問參政思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
審訓典中快
畏也合上以為然及河南統軍使統石烈子仁使宋
遠奏宋主修政有加無他志上問匡曰於卿何如匡曰
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今乃中變耶匡徐對
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
宸斷爾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 評曰保疆
息民國之利也以金之強而匡尚以子仁不妄生事為
職况宋孱弱敗衄之餘而侂冑乃欲啓邊釁哉吾聞之
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者拙也事未發而先聞者殆
也宋果有志復君父之仇則宜深固其慮而密為之令
敵人不知其所乘然後可以得志今曾無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之意而遂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

元嘯嘯然自以其意為的於天下使敵人知其思啓封疆之心而嚴為之備其所謂拙與殆矣故置軍不必忠義保捷而忠義保捷則非名也紀元不必開寶天禧而開寶天禧則非號也臣既知宋人之必不忘中國而又以子仁之不生事為是則以邊防不可忽遠慮不可開二者固相須也真老成持重之見矣

○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頃之以匡為右副元帥時吳賊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七年二月揆薨以宗浩代之九月宗浩薨匡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揆諸軍行省于汴京初僕散宗浩訓典亥帳

大五十七頁白書院

揆至汴既定河南諸盜購得韓侂胄族人元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密奏之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以為憂欲乞盟無以為請得密奏即命遣人護元靚北歸因請議和於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丘密使歸罪邊將以請馬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遣謹厚者來議侂胄得報大喜過里乃召張巖于建康罷為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遣左司郎中王柵來時匡代宗浩責以稱臣等數事柵以侂胄書上元帥府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兩匹犒軍銀三

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匡復詰之柵懇請曰此事實出朝旨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奉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胄而遣王柵狀稟如蒙歸川陝關隘侂胄首必當函送評曰秦檜之主和王倫為行人而歸河南陝西之地侂胄之主和王柵為行人亦歸淮南川陝之地柵倫孫也昔有世修降表李家今有世成和議王家

○是時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而廷議諸軍已取關隘不可與匡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饋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爾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秦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陞下決之爾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稱臣割地尚且濶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款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陝關隘俟歲幣犒軍銀綱至下蔡晝日割賜匡得詔書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後事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匡遣平南統軍上將軍紇石

大五十八頁白書院

烈貞以侂冑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上御應天門立黃麾仗受宋獻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誠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竝侂冑師旦首并二人畫像于通衢然後添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臣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王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為樞密院 評曰川陝關隘猶河南陝西也捷懶以河南陝西廢弊之地與宋人則罪之而撤遠以川陝關隘賜宋人則人不非之何也捷懶與宋交通賂遺則私而撤速無交通賂遺且欲得侂冑之首則公故也雖然侂冑則可哀已齊桓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漢武報奴書之辱信史稱之觀撤速謂宋人置軍紀元為不忘中國則侂冑此舉未為不是但必有齊桓漢武為之君又必有管仲衛霍為之將而後可以成此事也後冑既不能量其主非齊桓漢武又不能自量其身非管仲衛霍而欲以僥倖成之適足以為史彌遠進用之資而已卒之身分王澤首懸金市快仇人之志勝中國之羞豈不哀哉嗚呼七國歆殺晁錯漢遂殺晁錯以媚之金歆誅侂冑宋遂誅侂冑以奉之臣固自遠其辜君亦自辱其國況史謂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圖是以自除其禍則知當時不以侂冑師旦首界金亦未必逼之也此宋之失計也

子童宗崩臣受遺詔立衛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

承世宋之遺體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昇寶祚即皇帝位於樞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巳衛紹王即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太漸臣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衛王臣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臣拜尚書令封申王十一月薨 評曰章宗立衛紹王觀其遺詔始言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昇寶祚末言內人有娠者兩位有男當立儲貳蓋以太祖自處而以太宗望衛王也丁巳即位而戊午內人范氏胎氣有損豈不可疑可駭之甚哉於是誦倭者知衛王之意不欲章宗之有子也遂謂賈氏產期已出三月而臣因構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皆賜死嗚呼詔人以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於其言為信遺詔之言謂何而若此乎衛王之背約定國之逢君皆愧於其言矣衛王卒為胡沙虎所殺臣亦受封即亡

丞相襄

襄本名咄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大定初宋人犯南鄙襄為賴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賴水敗敵兵五

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次涿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
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
既而超潁州襄為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款
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統石烈志寧問計襄曰
今兵少地隘儻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
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為公往
取志寧聽之表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衡路自以千兵
間道潛登旃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履行戰
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
盟班師召為拱衛直都指揮使 評曰襄以二千騎分
二道一由衡路自以間道潛師夜出使敵不覺而卒克
宗藩訓典卷之六 太平一 貞白書院

○世宗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
才他人莫及異時任用始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
點檢為宋生口使宋方析見親按國書襄至宋人屢來
議皆折之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臨統軍使改河南統軍
使入為吏部尚書轉都點檢世宗謂宰執曰襄為人甚
溫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

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拜尚書右
丞未幾進拜左丞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
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
為天下大計必先正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他日議
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
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為所制故多
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世宗
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
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
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
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
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為良若寺觀物力元保
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
為良者 評曰襄所論封原監軍僧道僕隸等事舉皆
切當然猶諷議也至於使宋賀生能折所免親接國書
之議成禮而還則智勇兼濟他人莫及 志寧之薦信
不虛矣襄真經世才也

○十月阻鞞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施鎖
等據信州叛偽建元曰身聖眾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
聞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密謂
僚屬曰北鄙犯塞奚足慮第恐奸人乘隙而動北京近
地軍少當預為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

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威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 評曰襄本以阻鞅之叛出也而即慮內地軍少為奸人所乘遂發上京等軍預備果有德壽阻鎖之變而襄間暇如平日人心乃安人但知襄之閒暇為難而不知其所以得閒暇者先有成算也故遇敵而輒自張皇則中無主而亂慕閒暇之名而了無所畫則事不豫而廢亂與廢其取敗均焉

○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為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減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 評曰郊祀至日祈穀孟春義同各有當也廷議改郊蓋因契丹亂爾襄能自量其必先期破賊而請決行之卒償其言使郊祀不失期祈穀無所礙武臣議禮禮官奏公吾見亦罕矣

○北部復叛商戰失利復命襄為左副元帥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為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 評曰兵食方闕而襄以倉粟減價糶之饑民似非得計然觀兵食不兩足夫子去兵年饑用不足有若蓋微則知經國遠猷安邦大畧非夷思所及比問族黨子弟即

伍兩軍師士卒千倉萬箱禾稼即牛車檐負饋糧

○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鞅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為受之便賜寶鈔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齎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汚移刺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畧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為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備即事五旬而

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寨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屯兵四萬馬二百疋上以信符召還獻遼機十事皆為施行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相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 評曰史稱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觀於此言則當時之勢已非盛長之時不得已而出於

築塙塹以為自保之計而猶欲恃此以興兵構怨直至於滅亡而不悟此史所以譏其以兵始亦以兵亡也噫

參知政事思烈子

思烈資性詳雅頗知書史自五六歲入宮充奉御甚見寵幸世號曰自在奉御當宣宗入承大統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營中涕泣跪抱帝膝致說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後由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天興元年汴京被圍哀宗以思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鄧州會武僊引兵入援於是思烈率諸軍發自汝州過密縣遇大元兵不用武僊阻澗之策遂敗績中京留守元帥左監軍任守真死之

宗憲制典亥帳

不空王

貞白書院

上聞罷思烈行省之職以守中京無何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思烈于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初思烈會武僊等軍入援即與僊論議不同僊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謂僊本無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迫於不得已乃行爾然僊知兵頗以持重為事思烈急於入京不聽僊策於是左右司員外郎王渥乃勸思烈曰武僊大小數百戰經涉不為不多兵事當共議思烈疑其與僊有謀幾斬之渥自以無愧於內不懼也已而思烈果敗渥沒於陣評曰按史贊云思烈夙惠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疆之風所

謂我哀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其言皆當至謂不從武僊之策以至於敗似罪思烈之不從又謂僊無入援之意非誣則又似罪武僊之不援其言依違非所以論思烈也蓋武僊阻澗之說雖若持重然實畏怯而不敢前思烈則急於入汴以赴君父之難雖敗猶榮也吾觀武僊傳僊部將嘗謂完顏四和曰僊終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誅惟君為國家圖之又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顏責僊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急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滅亡耶由此觀之則僊本不欲入援而假阻澗以為持重之計而王渥書生但知尺牘詞賦字畫而不知兵故勸思烈常與之共議耳思烈始則違武僊之策而敗績終則拒崔立之招而病死生為金將死為金鬼真不負金矣而史又謂時人惜王仲澤渥之死而為是不從之言豈其然乎

左丞相不始

祖弟保

賽不狀貌魁偉沉厚有大器正大諫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尚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蹊不數薦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復相三年宣宗廟成將禘祭議配享功臣論者紛紜蹊不為大禮使因言丞相福興死王事七斤謹守河南以迎大駕功宜配享議遂定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

宗憲制典亥帳

不空王

貞白書院

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
當言彼吏曹何與于此尚書左丞顏蓋世魚素嫉居仁
亦以為僭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况在
即官陛下有寬弘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
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天
興宋末時北渡舉家投黃河死 評曰賽不為丞相而
居仁言宰相宜擇人是其心不滿賽不之相也使賽不
少有褊心鮮不思有以中之矣况帝欲以出位罪之乎
賽不乃以出位歸美於帝且欲帝為之隱之以全之可
謂有度矣

○五年行尚書省于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

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賽不何所使居此位吾恐
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其為相而國乃亡即板衡草表
乞致仕 評曰賽不之表致仕豈以居仁之言而自量
其不能歟亦可以方唐之鄭五矣厥後以兵事急自致
仕起為大司農未幾復致仕大元兵薄汴白撒力請賽
不行省事拜左丞相尋復致仕是年冬哀宗遷歸德起
復為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以行
河北兵潰從王歸德又請致仕二年七月復詔行尚書
省事於徐州徐州破將士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投
河求死軍士援出之自縊於州第嗚呼賽不屢欲致仕
而屢起之至於徐州之行以病瘼不視事卒至州破又

不降而耳為匹夫匹婦之諫雖不能以勞定國亦無愧
於不失其身者矣哀哉

○子按春正大錄中充護衛坐與宗室女奸杖一百杖
係居許州大兵至許按春開南門以降後攻京師曹王
出質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按春極口大罵以至指斥
是冬復自北中逃迴詔令押入省問事情按春隨近侍
登階作揮涕之狀詔問丞相云按春自北中來丞相好
與問彼中息耗賽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事至今
日恨不手刃之忍與對面語乎十二月車駕東狩留後
二相下開封擒捕斬之獄中 評曰賽不附奏不對按
春語史稱其尤有古人之風信矣然味事至今日恨不
手刃之之言則北兵之入京師未必非按春導之也今
自北中逃迴或者為北兵作偵候亦未可知此賽不所
以絕之而不與之言爾二相謂奴

平章政事白撒

末帝

白撒名承裔正大錄五年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幾
十年當宋夏之交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然本恇
怯無能徒以儀體為事性復貪鄙及入為相專橫尤甚
嘗惡堂食不適口每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
九年正月諸軍敗績於三峰山大兵入與白撒兵合長
驅趙汴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白撒不從且陰
怒之遂遣完顏麻斤出邵公茂等部民萬人開短堤決

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而騎兵奄至麻斤等皆被害丁壯無二三百人得友者壬辰棄衛州運守具入京初大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此大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隨為大兵所據 評曰衛州亦京城之屏蔽也觀新城逼河惟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此大兵屢至不能近則是州不可棄昭如也既棄而為元兵所據則我亦豈得復近之哉此其所以卒攻不下也

○甲午修京城樓櫓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輒催傳令取竹為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白撒怒欲斬之負外郎張索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不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其家僮果得之已而兵退朝廷議罷白撒不自安乃謂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項之上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既廢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去 評曰家有竹不能出之為國家作護簾而反欲斬所司以為家僮之利皆其貪鄙之為也至於上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則其乞表致仕異於賚不之乞表致仕矣

○是時速不輯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援兵復無至者冬十月乃復起白撒為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於是群臣為上畫出京計以賽不為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內族訛出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知政事其諸元帥及總領等處分已定發京師十二月甲辰車駕至黃陵岡白撒先降大兵兩寨得河朔降將上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群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執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奏曰聖體不便鞍馬宗藩訓典文帳 不七年 貞白書曉上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侯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上以為然時上已遣官奴將三百騎探渥麻岡未還上將御舡賜白撒餼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官奴遂奏衛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之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衛州欲何為耶以臣觀之東平之策為便上主官奴之議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是日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

大元將回古率騎追擊元帥諸兒都尉紇石烈訛論等戰死建威都尉完顏訛論出降上於北岸望之震懼率從官為諸兒等設祭哭之皆贈官錄用其子姓斬訛論

出二弟以狗遂命白撒攻衛州上駐兵河上令諸軍各
齊十日糧聽承商節制發自蒲城上時已遣賽不將馬
軍北向矣白撒以三十騎追及謂賽不曰有旨令我將
馬正賽不謂上曰北行議已決不可中變上曰丞相當
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持御馬街告諫曰存亡在此一
舉衛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不知白撒遂攻衛州
兵至城下御旗黃繼招之不下其夜北騎三千奄至官
奴和速嘉兀地不接出虎與之戰北兵却六十里然自
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卒無攻具縛槍為雲梯州
人知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克及聞河南大兵濟
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大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
宗藩訓典亥快
敗績白撒等棄軍遁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點檢未
燃兀典總領溫敦昌孫時侍行帳中請上登舟上曰正
當決戰何遽退乎少頃白撒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已
潰大兵近在堤外請聖主幸歸德上遂登舟倚衛皆不
知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白撒收潰
兵大橋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上遣護衛以舟迎之既
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乃暴其罪曰惟汝將士明聽
朕言我初提大軍次黃陵岡得捷白撒即奏宜渡河取
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計令率諸
軍攻衛去蒲城二百餘里白撒遷延八日方至又不預
備攻具以致敗衄白撒棄軍竄還蒲城便言諸軍已潰

其兵勢大不可當信後登舟幾死于水若當時知諸軍
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可垂名於後今白撒已下獄不
復錄用藉其家產以賜汝眾其盡力國家無效此人囚
白撒七日而餓死發其弟承麟子狗兒徐州安置議者
謂衛州之舉本自官奴歸之白撒則亦過矣 評曰當
白撒初降大兵兩恭之時群臣咸欲因此熱入開州取
大名東平以成破竹之勢惟溫敦昌孫以爲不如先取
衛州而白撒不然其策欲上駐歸德而身率降將取東
平此白撒本無取衛州之意也適官奴奏衛州有糧可
取而上召問白撒猶對京師且不能守就衛州將何
為耶以為東平之策便上不聽而主官奴之策則衛州
宗藩訓典亥快
之取始於溫敦昌孫成於官奴非白撒之本意矣既非
其意而乃使之攻故蒲城去衛雖止二百餘里而遷延
八日攻又不為盡力見不能克遂棄軍以遁也及倉皇
見上請幸歸德猶不失前議而上暴其罪乃謂白撒奏
宜渡河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不知其實官奴之奏而
上忘其召對之言也然則白撒無罪乎按史云初瀕河
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
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毫之犯老幼婦孺坦然
相視無復畏避俄白撒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
炙靡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譙苗用秀
輩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

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皆俟大兵至矣又按奴申傳云汴民以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兩不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倉皇走歸德民大恐以為不救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乃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荆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由是觀之汴京之存亡係衛州之取否而白撒既不以取衛州為是則不當又任其將兵之事以致敗也此其罪固自有在而何必借官奴之罪罪之哉况衛州敗汴城恐當時以宗藩訓典亥映 太子王 貞白書曉

鷹揚都尉大妻室及元帥中妻室小妻室

三妻室皆內族也時以其名同故各以長幼別之正大八年歲山奴乘京兆滿鷹揚都尉大妻室運軍器至白鹿原遇大兵與戰兵乃既盡以條繫掉金牌力戰而死九年正月大兵至襄城元帥中妻室小妻室以馬軍三千遇之於汝墳時大兵以三四十騎入襄城驅驛馬而出又入東營殺一千夫長金人始覺之兩妻室以正

日飲將校皆醉不能軍遂敗退走許州會中使召入京師評曰按史贊云三妻室唯大妻室死得其所其兩妻室說賊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軍乃遁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此是信哉

護衛草詔可板詔可

正大緒八年九月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基於此而以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為屏蔽則敵兵不敢輕入而往稷安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宣宗遂遷河南後詔內族阿祿帶屯河中阿祿帶恒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宗藩訓典亥映 太子王 貞白書曉

以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不可棄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累命完復諸守隨破至是以內族草詔可板詔可將兵三萬守之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日河中破初兩詔可知大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帳命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上山地穴百道並進至十一月攻愈急自王敢救軍至軍士殊死鬪日夜不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詔可死之板詔可提敗卒三千奪軀走得至潼關遂入閬鄉詔

責訛可不死決快二百竟死初訛可奉旨於邠涇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見監戰於訛可為孫行而訛可動為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師敗河中樞管受京兆節制此時六見同赴召謂訛可奉旨往來防秋而乃畏怯避遠正與朝旨相違上意頗罪訛可及河中陷苦戰力盡而比兵百倍臨之人謂雖至不守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見先入之言主之也評曰兩訛可之守河中可謂盡其力矣而卒以不守或死於戰或死於刑何哉蓋繼阿祿帶既棄之後為殘破之孤城而難守遇奉御六見之譖為獨立之孤臣而難容其死信命也非戰之罪也可哀也已

宗藩訓典亥快

鶴壽繕陽石古乃九住

以宗

六十五

頁由書院

西北路契丹撤八等謀反群牧皆應之不老和尚率眾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賊俱反遂二子皆被殺○至寧初紇石烈執中作亂是日變起倉猝中外不知所為繕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楊言曰大漢軍反矣殺一人者賞銀一錠執中兵眾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九住為武州刺史大元兵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矣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逞恤家為無何城破力

戰而死評曰金人忍骨肉不啗杞肉而鶴壽繕陽石古乃九住等乃能寸死不污以成其義蓋不忍以祖宗所遺之身辱祖宗也為世主者獨不念其為祖宗所分之身而忍肉之乎骨肉而肉亦自肉其肉也噫

宣差都提控從坦

從坦貞祐四年行樞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輒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克行伍况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親冒矢石為士卒先少寬聖主之憂族人道哥實同此心願隸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永錫被詔經畧陝西宣宗曰敵兵強則謹守潼關毋使得東永錫既行留汚池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求錫下獄久不決從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牙相制故也祇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難有僚將士無敢誰何鄆陽石古乃奮身拒戰盡節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論永錫皆不報永錫竟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間之眾可留杆城其餘府州

宗藩訓典亥快

六十六

頁由書院

皆當散屯于外以為民防俟稼穡畢功然後移于屯守之地是為長策從之加權行元帥府事與參知政事李華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從坦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也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高平諸兵並山為營為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大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垣被執不屈而死癸丑城破從坦自殺 評曰從坦勵兵之書散屯之疏其經畧邊防殆無遺策矣及守平陽而卒不保其城以自殺則以併兵救急之奏未及施而大兵猝至非策不善戰不力也天也

宗藩訓典亥軼

不七十七 貞白書院

附有龍

育龍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案室從坦殺人將寘之死人不感言其寃有龍上書大畧謂從坦有將帥才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詔為天子將兵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有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寃人不感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 評曰育龍之救從坦亦緣從坦平日能救求錫來

奉御絳山系出

絳山哀宗之奉御也天興初哀宗遷蔡二年十月蔡城

被圍城中饑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道上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聽其出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饑出過其數上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居實尋止之三年正月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於幽蘭軒權點檢內族斜烈矯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爾兵笑曰若強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乃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評曰絳山之焚幽蘭軒蓋以哀宗縊是軒故焚之以滅迹也當武王伐紂紂已衣珠玉死矣特以屍骸不滅故武王得所其頭懸之大白之旗向使斜烈不使絳山之焚絳山不遵斜烈之命則大兵突入之際未必不如武王之所頭矣吾因此而慨紂

宗藩訓典亥軼

不七十八 貞白書院

之無斜烈絳山也是故斜烈之從死絳山之收骨真亡國大夫之亮節若斜烈矯制召承御諸人皆從死則圍於戎翟之俗以為名分大義當然而不知其非也黃鳥之哀三良其詩尚在斜烈其未學詩乎

宣差提控陳和尚

系出蕭王諸孫

陳和尚名彝字良佐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為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毋留豐州後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毋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 評曰陳和尚思毋在豐艱難奉毋南奔固為難矣然猶以子為母也至於斜烈則從姪矣乃能事後伯叔毋甚謹而與其子共濟難於險阻驅迫之中豈不尤難乎此宣宗所以兩用之也

宗藩訓典亥帳

天十九

頁白書院

○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為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正大

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為提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城鎮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答之宜翁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斃斃以死留語其重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於近侍積新龍津橋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徂於禁近倚兵圖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明年斜烈病愈上曲法赦之 評曰斜烈辟王渥使授陳和尚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諸書蓋欲以詩書銷其勇悍之氣也及斜烈在病而軍中李太和與葛宜翁相毆見訴則宜譬諭而慰解之使其急公義而後私讎庶幾庶聞賈寇之意豈不為了讀書大旨哉而顧以宜翁不直輒為答之使其愧死而妻遂以私忿故殺訟之儻非斜烈之病愈幾為獄中鬼矣此非斜烈使王渥授經之意也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果何益哉

宗藩訓典亥帳

天十八

頁白書院

○五年大兵入大昌原平章政事合達以忠孝軍提控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眾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 評曰兵貴精不貴多心怕一不怕散陳和尚以四百騎破八千惟精惟一爾若論將才又不係此固有少則辦多則不辦者亦有多多益

辨者陳和尚南有

○八年十一月蒙古拖雷入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詔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屯襄鄧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其輜重而去天興元年正月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老溫赴之至則金兵已潰於是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大兵發而殺之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夾之詰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拖雷歎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喋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潼耐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大兵追擒之不屈而死 評曰陳和尚歎圖再舉故趨隱處避後薦不脫乃求明白死慷慨從容蓋燕之矣嗚呼貞烈之婦天下願得以為妻忠義之士天下願得以為臣陳和尚始為北兵所掠大帥愛之置帳下終為拖雷所殺他將義之則再生蓋好男子固如婦之所必害而達人之所必羨也又曰陳和尚領忠孝軍考其平生真無愧忠孝二字

烈女阿魯真

阿魯真宗室承允之女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之事夫

亡寡居有衆千餘與定親元年承允為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平執承允應蒲鮮萬奴阿魯真治廢壘修器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使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允書入城阿魯真得而碎之曰此詐也萬奴兵急攻之阿魯真衣男子服與其子蒲帶督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一人詔封郡公夫人子蒲帶視功還賞承允已被執乘間謂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嘗思自處以為後圖二子乃冒險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南京 評曰阿魯真一婦人也見其父為太平所執而能治廢壘修器械積芻糧以自守雖萬奴射父書招之不從且與子蒲帶督戰以却其兵真女中丈夫哉承允既有此女又有女胡蒲速乃二子能冒險自拔以走南京身雖被執亦可以自贖矣

獨吉氏

獨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護衛銀木可妹也自幼動有禮法及適內族撤合輩閨門肅如撤合輩為中京留守大兵圍之撤合輩疽發背不能軍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撤合輩曰公本無功能徒宗室故嘗在禁近以至提點近侍局同判睦親府今又為留守外踞第一等官受國家恩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

城破公當率精銳奔門而出携一子走京師不能則獨赴京師又不能戰而死猶可以報國幸無以我為慮撒合輦出巡城獨吉氏乃取平日衣服粧具玩好布之卧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艷粧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士見吾面言訖開門自經而死家人如言卧尸榻上以衾覆之撒合輦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撒合輦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辭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二十有六少頃城破撒合輦率死士欲奔門出不果投濠水死評曰歲寒而松柏後凋世亂而節義始見獨吉氏度城必破其謂撒合輦之策既為其夫虞死而共戒女使之宗肅訓典亥帳

宗肅訓典亥帳

卷三 頁白書院

言又為其身處死卒之從容就義而其夫於城破之際欲如其言而不可得卒投濠以死婦死於夫死於水婦不辱夫夫不辱國哀哉吾觀金之亡不惟有忠臣義士而且有烈婦貞女要不可以戎狄少之矣

宗肅訓典亥帳

元史

元太祖奇渥溫鐵木真蒙古部人太祖即位於斡難河元無國號至太宗滅金世祖滅宋始承正統而建國號曰元

宗王別里古台太祖旁屬

別里古台者太祖季弟也天性純厚明敏多智畧不喜華飾軀幹魁偉勇力絕人嘗從太祖宴諸部族或潛圖害別里古台以刀斫其臂傷甚帝大怒欲索而誅之別里古台曰今將舉大事於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釁隙哉且臣雖傷甚幸不至死請勿治帝允賢之當創業之初征取諸國王未嘗不在軍中摧鋒陷陣不避艱險帝宗肅訓典亥帳

宗肅訓典亥帳

卷三 頁白書院

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也其見稱如此 評曰管子之薦隰朋也曰隰朋為人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蓋人情大都身家重而朋視公門如家視君如身此朋之為夷吾舌也吾觀別里古台之處斫臂也不惜資主威以快私讎不速隙部族以奉公事則國爾忘家君爾忘身進乎朋矣帝稱取天下由別里古台之力夫力何足以取天下哉亦其心足為太祖力也

西北王木赤以下太祖子孫

木赤者太祖之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以故

其地郡邑風俗皆莫得其詳焉木赤覺後七傳而為月
即別至元祖世二年月即別遣使來求分地歲賜以賑給
軍站京師元無所領府治三年中書請置總管府給正
三品印至大賦元年月即別薨于札尼別嗣其位下舊
賜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二十四百疋自至
元五年已卯歲始給之 評曰太祖封木赤於西北與
黃帝封始均於大漠同非外之也以示極履極載皆我
幅員也至月即別請分地恐亦楚子求鬲為分有窺周
之意但鬲鑄九州圖籍非諸侯所宜有故周喻止之分
地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亦建國之常也故世祖錫平
陽晉永歲賦中統鈔給之

宗廟訓典卷八

八十五頁白書院

越王禿剌

禿剌太祖次子察合台四世孫也少以勇力聞大德十
一年春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立安西王阿難
答而推皇后伯岳吾氏稱制內外洵洵仁宗歸自懷孟
引禿剌入內縛阿忽台等以出誅之大事遂定武宗即
位第功封越王錫金印以紹興踞為其分地禿剌居常
快快有怨望意至大元年秋武宗幸涼亭將御舟禿剌
前止之帝曰爾何如朕欲登舟禿剌曰人有常言一箭
中麋母曰自能百兔未得未可遽止此蓋國俗儕輩相
斬之語而禿剌言之武宗由是銜焉既而大宴萬歲山
禿剌醉起解其腰帶擲諸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

此爾帝益疑其有異志二年春命楚王牙忽都丞相脫
脫平章赤因鐵木兒鞠問辭服遂伏誅 評曰禿剌佐
仁宗誅阿忽台以定內難其自多翊戴功固若彥逾之
思政府僂胃之望節鉞矣思厚則相宅之自不以為榮
望奢則珮璫之輒不以為長此禿剌之不足於主越也
夫立功在臣賞功在君古之人固有功不及賞而安之
綿上山若晉子推者亦有賞不酬功而不薄典屬國若
漢子卿者况王之超等而猶不足君所乎甚而後帝幸
涼亭則前止御舟出未得未止之語與宴萬歲山則醉
擲腰帶發與我止此之言其殆怨而怒矣臣怒其君君
安得不怒其臣

宗廟訓典卷八

八十六頁白書院

附哈剌哈孫

十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太后在
孟諸奸臣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
答哈剌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城百
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卧闕下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
皆不署眾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眾猶未知也
三月朔列牘請署后决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乃立者
之眾大喜莫知所為明日迎仁宗入執左丞相阿忽台
及安西王阿難答就誅內難悉平夏五月武宗至自北
即皇帝位拜太傅錄軍國重事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
有勇力人莫敢近諸王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

刺哈孫力爭之曰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
禿剌踈屬豈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哉帝不聽禿
刺因譖於帝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哈刺哈孫亦嘗署
文書由是罷相出鎮北邊 評曰觀此傳則禿刺有功
無罪而報之若稱哈刺哈孫功不掩罪而報之不終以
愚言之則哈刺哈孫之罪禿刺為之也蓋成宗既崩奸
相構亂維時北迎武宗南迎仁宗者哈刺哈孫也稱疾
高卧內旨並閣者亦哈刺哈孫也何獨於三月三日請
加稱制之文書遂署之哉蓋不署者其心也而仁宗已
至近郊恐搖群奸之心故且署之以安其心使不吾疑
故得迎之以入而成其功也是署者所以發其不署之
妙用也惟哈刺哈孫陰謀密布於前而後禿刺得以縛
阿忽台於後故當時之功哈刺哈孫為首禿刺次之禿
刺耻居其下而又憤其小己之功遂以嘗署文書傾之
而快其私真小人之心矣蓋禿刺之功顯而所以擠哈
刺哈孫者則甚巧哈刺哈孫之功隱而所以論禿刺者
又甚正正則詞厲而難聽巧則中窺而易入此相之遂
罷不如王之必封也然史於論禿刺曰力爭擠哈刺哈
孫曰因譖正人君子於不義則爭之而肯因以譖之乎
則二人之是非定矣

監國拖雷

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高宗弟也方太祖崩時太宗

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聞燕京盜賊
自書剽掠富民財物吏不能禁遂遣塔察吾圖撒合里
往窮治之殺十有六人盜始屏息已丑夏太宗還京八
月即位 評曰太祖丁亥七月死太宗戊午八月立蓋
無君者一年史言鐵木真死拖雷監國又言窩闊台自
霍博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合請立
窩闊台夫既死而猶曰監國則非踐祚也還京而在於
踰年則非會喪也是太祖崩時固未嘗明言某為嗣也
及窩闊台來自霍博而楚材指以遺詔則弟不可先兄
位不可久虛拖雷遂與諸王奉窩闊台而立之既不取
疑遺詔而違父命又不取恃監國而紊天倫庶幾聞夷
宗藩訓典亥帙 六十八頁貞白書院

齊之風而興起者矣賢哉

○庚寅秋太宗伐金命拖雷帥師以從破天城堡拔蒲
城縣聞金平章合達恭政蒲阿守西邊遂渡河攻鳳翔
會前兵戰不利後太宗援之合達乃還辛卯春破洛陽
河中諸城太宗還官山大會諸侯王謂曰人言耗國家
者實由寇敵今金未殄實我敵也諸君寧無計乎拖雷
進曰聞降人李昌國言金主遷汴所恃者潼關黃河之
險爾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能行此計金
人將謂我從天而下矣太宗大喜語諸王大臣曰昔太
祖嘗有志此舉今拖雷能言之真賽因也猶言大好遂大發
兵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幹陳那

願以左軍由濟南進而拖雷樞右軍自鳳翔渡渭水過
寶雞入小潼關涉宋人之境沿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
俱會于汴遣棚不罕詣宋使道且約會兵宋統制張宣
殺之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慶武來通好遽自食言背
盟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川陷閬
州過南部而還評曰拖雷假道伐金便是用太祖臨
終之言太祖臨幸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
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必
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遂幸嗚呼
虞以假道滅虢而自滅宋以不假道攻金而自攻故我
能自立則官之奇為正論不能制人則張宣為賈禍
○遂由金取房前鋒三千人破金兵十餘萬於武當山
宗滿訓典亥帳 不个九 頁 頁書院
趨均州遣襄陽曲涅馳白太宗太宗即遣慰諭拖雷而合
兵焉拖雷既渡漢金大將合達設伏二十餘萬于鄧州
之西據隘待之時拖雷兵不滿四萬及得諜報乃悉留
輜重輕騎以進十二月丙子及金人戰于萬山祥北以
誘之金人不動拖雷舉火夜行金合達聞其且至退保
鄧州攻之三日不下遂將而北以三千騎命札刺等率
之為殿明日大霧迷道為金人所襲殺傷相當壬辰春
合達等知拖雷已此合步騎十五萬躡其後拖雷按兵
遣其將忽都忽等誘之日且暮令軍中曰毋令彼得休
息宜更鼓譟以擾之太宗時亦渡河遣親王口溫不花
等將萬餘騎來會天大雨雪金人僵凍無人色幾不能

軍拖雷即欲擊之諸將請俟太宗至拖雷曰機不可失
彼脫入城未易圖也况大敵在前敢以遺君父乎遂奮
擊于三峰山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流血被道資仗委積
金之精銳盡於此矣餘衆奔走睢州伏兵起又敗之合
達走釣州僅遺數百騎蒲阿走汴至望京橋復禽獲之
太宗尋至按行戰地顧謂拖雷曰微汝不能致此捷也
諸侯王進曰誠如聖諭然拖雷之功著在社稷蓋又精
其定冊云爾拖雷後容對曰臣何功之有此天之威皇
帝之福也聞者服其不伐從太宗攻釣州拔之獲合達
攻許州又拔之遂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四月由半渡
入真定過中都出北口住夏于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六
宋事訓典亥帳 不个九 頁 頁書院
月疾甚拖雷禱于天地請以身代之又取巫覡校除穢
瘵之水飲焉居數日太宗疾愈拖雷從之北還至阿剌
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壽四十有缺妃怯烈氏子十一
人長惠不次四世祖也憲宗立追謚曰英武皇帝廟號
睿宗二年冬祭昊天后主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初改
謚景襄評曰拖雷援立太宗又佐之以定河南而不
伐其勞庶幾崇伯子至於太宗不豫又露禱身代庶幾
姬文公身雖不有天下而有二子若憲宗世祖光有天
下止廟享于帝罔積善之報哉

楚王牙忽都

○牙忽都祖父憐綽睿宗拖雷庶子也牙忽都年十三世

祖命襲其祖父統軍至元十二年從北安王北征十三
年失列吉叛遣人誘脅之牙忽都不從事王益忠謹入
魯渾拔都見粘罕與海都通和率引去王遣牙忽都將
兵追之擒八魯渾等以獻未幾失列吉約木忽兒脫帖
木兒等反以兵攻王脫帖木兒生致牙忽都使失列吉
拘繫之牙忽都與王親臣那台等謀逃歸事覺那台等
被殺復繫牙忽都困辱備至十四年兀魯兀台伯顏帥
師討叛失列吉約木忽兒迎戰牙忽都潛結赤斤帖木
兒禿禿哈亂其陣失列吉軍亂因得脫走見帝鬚髮盡
白帝聞之賞賚甚厚至元十八年加封來陽州五千三
百四十七戶二十一年命與禿禿哈同討海都牙忽都
宗藩訓典卷之八 不九士 頁白書卷五
先進選得諜人知其虛實直前衝敵陣破其精兵海都
敗走得所俘掠軍民而還朵兒朵哈上其功詔賜鈔幣
鎧甲弓矢其後北安王駐帖木兒河乃顏也不堅有異
圖也不堅引兵趨怯綠憐河大帳王遽瀾瀾出禿禿哈
率衆追之那懷之民擾攘不知所從牙忽都將三百騎
進至阿赤怯地會王帳下遜駕思部兵逃去牙忽都諭
之使還時怯必禿忽兒霍台誘蒙古軍二萬從乃顏牙
忽都知之夜襲其河上軍突入帳中遇忽赤滅兒堅幾
獲之間道逸去二十七年海都入寇時朵兒朵哈方居
守大帳詔遣牙忽都同力備禦軍未戰而潰牙忽都妻
孥輜重駐不思哈刺嶺上悉為藥木忽兒明理帖木兒

所掠牙忽都與其子脫列帖木兒相失獨與十三騎奔
還世祖撫慰嘉歎賜爵鎮遠王塗金銀印以弘吉剌氏
女賜之資裝特厚復命納里忽徹徹不花往錫命其部
屬同時被剽掠者以故相來哥家財分賜之仍各賜白
金五十兩珠子一酒卮鈔幣稱是又命牙忽都居北安
王第二帳王薨帝命掌大帳固辭成宗立命牙忽都常
侍左右武宗撫兵漠北請以子脫列帖木兒從大德五
年海都篤哇合軍入寇脫列帖木兒將兵千人擁護先
後力戰功多在軍 評曰牙忽都從北安王北征其戰
功無足奇者獨不屈見幽能計亂失列吉軍以自脫見
帝後禦海都兵潰于失又獨跳身見帝為急難不忘君
宗藩訓典卷之八 不九士 頁白書卷五
北安王薨帝命掌其大帳固辭為主死不易心武宗撫
兵漠北請以子脫列帖木兒從卒得擁護力為身後有
餘忠無愧事君矣
○十年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與明理帖木兒親望神
器牙忽都曰世祖皇帝之嫡孫在神器所當屬安西藩
王也入繼并制武宗即位以其父子勞効忠勤益厚遇
之進封楚王賜金印置王傳以駙馬都尉都剌哈之女
弘吉列氏為楚王妃又以叛王察八兒視屬賜之脫列
帖木兒襲封鎮遠王 評曰武宗之立人知哈刺哈孫
之謀禿禿哈之功却不知先有牙忽都之正論在
○至大三年察八兒來歸宗親皆會牙忽都進曰太祖

皇帝削平四方惟南方未定列聖嗣位未遑統一世祖
皇帝混一四海顧惟宗室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
洪福齊天援都罕之裔首已附順叛王察八兇舉族來
歸人民境土悉為一家地大物衆有可恃者焉有不可
恃者焉昔我太祖有訓世祖誦之臣與有聞治亂國者
宜以法齊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請有以整飭之則
人將有所勸懲惟陛下鑒之帝嘉納其言牙忽都薨仁
宗命脫剌帖木兒嗣楚王 評曰治亂國者宜以法齊
之即治國用經典亂國用重典之意太祖訓之世祖誦
之牙忽都申之帝嘉納之元之政刑舉矣

燕王真金以下世祖子孫

宗藩訓典亥佚

天九年

貞白書院

真金世祖嫡子也母昭睿順聖皇后弘吉烈氏少從姚
樞實默受孝經及終卷世祖大悅設食享樞等中統三
年封燕王守中書令燕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
恂以輔之上以為太子贊善恂有學行及為贊善敕兩
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與燕王起居出入之
際飲食衣服之節貴戚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要三綱
五常之旨修身平治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
王常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
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
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王以
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 評曰劉秉忠薦王

恂之學行以弼王德王恂援許衡之嘉言以格王心秉
忠知人王恂不負所知矣

○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勅每月必再至中書於是王
將入中書乳母進新衣笑却之曰吾何事美觀也嘗從
幸宜興世祖違豫憂形於色夕不能寐聞母皇后暴得
風疾即悲泣衣不及帶而行 評曰燕王事親惟疾之
憂蓋少從姚樞實默受孝經中來

○七年受詔巡撫稱海至冬還京間謂諸王及從官曰
吾屬適有茲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
撒里蠻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已伯
顏曰皇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為欺罔則後雖
宗藩訓典亥佚

天四年

貞白書院

由善言人終弗信一為盜竊則事雖未覺心嘗惴惴若
捕者將至札刺忽曰我祖有訓長者袖深者底蓋言貴
有終始長必極其抄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輟也王曰皇
上有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驟敗吾觀孔子之語
即與聖訓令也至王恂陳說尤多事見恂傳 評曰燕
王巡撫之暇即與諸王從官悉心慎言真有虞廷賡歌
卷阿矢音之意但言必稱二祖豈祖訓之外無可悉心
慎言者乎蓋祖者尊而親者也祖訓者智而創者也舉
其尊而親者以示之則則信從更切稽其智而創者以
勗之守則證驗較明故五子戒太康必援禹典伊尹訓
太甲必陳湯德姬旦誨成王必述豳風綿雅皆此意也

○十年二月立為皇太子仍兼中書令判樞密院事受
王冊皇帝若曰咨爾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皇帝遺訓
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豫選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
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為不顯立家嫡遂啓爭端
朕上遵祖宗宏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乃從燕邸即立
爾為皇太子積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國家定立儲嗣
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左丞相伯顏持節授
爾王冊金寶於戲聖武燕謀爾其承奉昆弟宗親爾其
和協使仁孝顯于躬行抑可謂不負所托矣尚其戒哉
勿替朕命 評曰自古冊立太子未有議及昆弟戒及
宗親者而此冊首云上遵祖宗宏規下協昆弟僉同之
宗憲訓典亥映 八十五頁白書院

○九月丙戌詔立官師府設官屬三十有八負起處士
楊恭懿於京兆太子嘗有疾世祖臨幸親和藥以賜之
遣侍臣李衆馳祀岳瀆名山山川太子戒其所至郡邑毋
煩吏迎送重擾民也詔以侍衛親軍萬人益隸東宮太

子命王慶端董士亨選其驍勇者教以兵法時閱試馬
太子服綾衫為藩所漬命侍臣重加染治侍臣請織綾
更製之太子曰吾欲織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
棄之東宮香殿成工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
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耶不許每與諸王近
臣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若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王恂
許衡所述遼金帝王行事要畧下至武經等書後容斥
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為之洒然改容時侍經幄者
如王恂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而侍制李謙太常寺卿
尤加咨訪蓋無間也 評曰真金諸事俱善獨詔賜侍
衛親軍萬人益隸東宮不當受夫東宮乃太子靜養毓
德之所何假萬軍衛之終受之又當選驍勇教以兵
法而時閱試之也此皆資小人以離間猜嫌之端所當
深戒而當時侍講諸臣如王恂白棟李謙宋衡皆號名
德而不聞有所規諷何哉古語有之太子尊顯徒屬衆
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蕃具者可亡也

○十八年正月昭憲順聖皇后崩太子自獵所奔赴勺
飲不入口者終日設廬張居之命宋衡擇可倚顧問者
繼以郭祐何瑋徐琰馬紹楊居寬何榮祖楊仁風等為
言太子曰是數人者盡為我致之宜自近者始遂召瑋
于易州琰于東平贊善王恂卒太子聞之嗟悼賻鈔二
千五百緡一日顧謂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

隨事規正良多裨補今鮮有其匹也時阿合馬擅國
重柄太子惡其奸惡未嘗少假顏色盜知阿合馬所畏
憚者獨太子爾因為偽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殺之及和
禮霍孫入相太子曰阿合馬死於盜手汝任中書誠有
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苟或阻撓我當力持之中書啓
以何瑋參議省事徐琰為左司郎中瑋琰入見太子諭
之曰汝等學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盡平生所學力行
之辟楊仁風於瀋州馬紹於東平復辟楊恭懿置省中
議事以衛輝摠管董文用練達官政與恭懿同置省中
評曰觀太子居聖母之喪辟宋徽之薦厚王恂之賻
皆盛德事獨盜殺阿合馬不無可疑按張九思傳云皇
宗藩訓典云太子從帝北幸丞相阿合馬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戶王
著等謀殺之夜聚數百人為儀衛稱太子入城直趨東
宮傳令啓關甚遽九思適直宮中命主者不得擅啓關
賊知不可詭趨南門外擊殺阿合馬左丞郝禎九思審
其詐叱衛士併力盡擒之賊之入也矯太子命徵六科
審副使張易易遽以兵與之易坐誅刑官復論以知情
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請免傳首太子言於帝遂從
之又按高禎傳云禎宿衛宮中西番二僧至中書省言
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詰曰皇太子
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色草能對遂屬吏頃之張易亦
領兵駐宮外禎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見固問之乃

爾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夜二鼓遙見燭籠儀
仗將至宮門呼啓關鑄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
羊二人先今不見二人必詐也賊計窮趨南門鑄亟追
之而阿合馬及郝禎已被殺據二傳則阿合馬之殺高
和尚王著為誅主西番二僧為鄉導而樞密張易為內
應且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輦轂下猝猝弄兵勢助
勦可畏矣雖省中之詰知其來之無蹤宮門之問決其
稱之必詐然盜入秦庭議者必曰非盜也燕丹也賊取
武顯議者不曰此賊也師道也何其跡可尋而疑難釋
也則太子可例也不然聞變之際太子固在側也胡不
為之自明知情之辜太子所共惡也胡又為之請免而
宗藩訓典云太子從帝北幸丞相阿合馬留守妖僧高
和尚千戶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百人為儀衛稱太子
入城直趨東宮傳令啓關甚遽九思適直宮中命主者
不得擅啓關賊知不可詭趨南門外擊殺阿合馬左丞
郝禎九思審其詐叱衛士併力盡擒之賊之入也矯太
子命徵六科審副使張易易遽以兵與之易坐誅刑官
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請免傳首太子
言於帝遂從之又按高禎傳云禎宿衛宮中西番二僧
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
詰曰皇太子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色草能對遂屬吏
頃之張易亦領兵駐宮外禎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
見固問之乃

遠使人不正者未必無理然而不如張九思之言為正也夫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豈勝母之里入之者遂勝其母朝歌之邑過之者遂朝而歌耶而曾子篤孝墨子尚儉自不忍入之過之爾夫以孝立訓猶恐其忤以儉率物猶恐其奢而况以勝母朝歌乎故張九思之對即曾子墨子之意無非格君心之邪使君正莫不正也真可謂正人矣

○詔割江西龍興路為太子分地太子謂左右曰安得治民如邢州張耕者乎誠使之往治俾江南諸郡取法民必安集於是召宋衛大選署守長江西行省以嚴課羨餘鈔四十七萬緡獻太子怒曰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安能自奉乎盡却之阿里以民官兼課司請歲附輸羊三百太子以其越例罷之叅政劉思敬遣其弟思恭以新民百六十戶來獻太子問民所從來對曰思敬征重慶時所俘獲者太子覺然曰歸語汝兄此屬宜隨所在放遣為民毋重失人心烏蒙宣撫司進馬踰歲獻之額即諭之曰去歲嘗俾勿家進馬恐道路所經數勞吾民也自今其勿復然 評曰觀太子所以治江西者誠得古人保障之意但太子為國儲貳普天率土皆其所有而乃割江西龍興路為分地是以諸王例視之矣在世祖不當賜在太子所當辭

○二十年春辟劉因于保定因以疾辭固辟之乃至拜右贊善大夫以吏部郎中央谷之奇為左贊善大夫是時已立國子學李棟宋衛李謙皆以東宮僚友繼典教學至是命因專領之而以衛等仍舊咨訪嘗曰吾聞金章宗時有司論大學生慮費太多章宗謂養出一范文正公所償顧豈少哉其言甚善會因復以疾乞去二十三年以長史耶律有尚為國子司業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令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遣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堅于開元既至訪以古今成敗得失堅對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漢唐之亡也以外戚閹豎宋之亡也以奸黨權臣太子嘉納賜酒日宗藩訓典亥帳 大十九年 平章白書院正 夏乃罷 評曰按因初為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固謂當有是也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薦之徵至權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徵為集賢學士因以疾固辭帝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強致之嗚呼因直靜修之士矣歐陽玄嘗贊其像云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

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
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
太平者耶論者以為知言

○諭德李謙夾谷之奇嘗進言曰殿下睿性夙成閱理
久熟方遵聖訓恭決庶務如視膳問安之禮固無待於
贊諭至於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朝廷責在臺
院有非宮臣所宜言者獨有澄源固本保守成業殿下
所當留心臣等不容緘口者也敬陳十事曰正心曰睦
親曰崇儉曰親賢曰幾諫曰戢兵曰尚文曰定律曰正
名曰革敝而首末四篇尤切中時政云 評曰李謙夾
谷之奇所進十事比惲所進尤為要切至謂軍民利病
宗藩訓典文佚

政令得失事關朝廷責在臺院有非宮臣所宜言者獨
有澄源固本保守成業殿下所當留心臣等不容緘口
數語實得宮臣進言之體而又可見太子養德之要皆
備此數語中非之奇之意思亦以太子頗好論時政辟
用名士皆非東宮之事故用是規諷之歟

○太子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四方州郡科徵輓漕造
作和市有保民休戚者聞之即日奏罷右丞盧世榮以
言利進太子意頗非之嘗曰財非天降安得成取贏乎
恐生民膏血竭於此也豈惟害民實國之大蠹其後世
榮果坐罪棄奇素主世榮聞太子有言訖籍口不敢救
至元以來天下臻於太平人材輩出太子優禮遇之在

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德意未嘗
少衰宋衛目疾賜鈔千五百緡王磐告老而歸官其壻
於東平以終養孔洙自江南入覲則責張九思學聖人
之道不知有聖人之後其大雅不群本於天性中外歸
心焉於是世祖春秋高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言事者請
禪位於太子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奏不敢遽聞而小
人以臺臣隱匿乘間發之世祖怒甚太子愈益懼未幾
遂薨年四十有三成宗即位追謚曰文惠明孝皇帝廟
號裕宗祔於太廟 評曰觀太子斥言利之臣禮朝野
之士厚老疾之臣得中外之心真可謂繼統令主然此
正世祖之所忌而小人之所窺以階禍者也何太子以
無事為福也史稱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
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
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鈎考天下錢穀故因以發之都
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遂語御
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
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斬刑書而為
此舉實動搖人心爾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則此傳
所謂小人者阿合馬之黨也蓋其黨必以阿合馬之死
由於太子故乘機危之爾自古權臣奸太位多以誅君
側之惡為名阿合馬為天子居守固親信臣也盜偽稱
太子殺之太子又不自明帝固疑太子之將逼已矣而

今日又聞內禪之說則前日之疑復萌以為太子必當
與也故帝為之震怒而太子固以懼薨太子之薨也史
不言其疾而言世祖怒甚太子愈益懼未幾遂薨則其
書法可疑也非太子懼而自盡必小人阿世祖之意為
阿合馬復怨也然則阿合馬無罪乎曰烏得無罪但誅
大臣非太子事爾濟王每新恩史彌遠則懼新恩者必
深為之計以除之燕王每奸惡阿合馬則黨奸惡者必
密為之謀以排之

太子妃潤潤真私吉刺氏

一名伯藍也怯赤

先是世祖出田獵道過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世
祖從覓馬潼女子曰馬潼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

家藩訓典步快

六百三

貞白書院

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
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騎出
馬潼飲世祖世祖既去嘆息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
豈不美耶後為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
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于世祖世祖大喜納
為太子妃后性孝謹善事中官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媳
婦侍昭睿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潤潤所用紙亦以面
擦令柔軟以進一日裕宋有病世祖往視見牀上設繡
金卧褥愠而語之曰我曾以汝為賢何乃告此耶后跪
答曰常時不曾敢用今為太子病恐有濕氣因用之即
時撤去世宗崩成宗至上都諸王畢會先是御中丞

崔或得王璽於木華黎國王曾孫世德家其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上之于后至是后手授成宗即皇帝位
尊后為皇太后 評曰馬潼一事見私吉刺氏之節且
屬之周密詳慎如此宜世祖之歎息而欲納為子婦也
卒之得泰璽以手授成宗尊為皇太后豈偶然哉夫泰
璽之可貴亦以其卜王斯篆爾若曰此為秦漢傳國之
璽也則秦二世而亡固亡國璽也欲以國傳世者奚取
焉

晉王耳麻刺

真金長子

耳麻刺少育於祖母昭睿順聖皇后日侍世祖未嘗離
左右畏慎不妄言言必無隱至元中奉旨鎮北邊叛王

家藩訓典步快

六百四

貞白書院

岳木忽兒等聞其至望風請降既而都阿察八兒諸王
遣使求和邊境以寧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
內歡甚顧謂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
色彼從士亦人爾腰弓矢荷刀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
命饗人大為肉糜親嘗而徧賜之撫循部曲之暇則命
也城堅以國語講通鑑戒其近侍太不花曰朝廷以藩
屏寄我事有不逮正在汝輩輔助其或依勢作威不用
我命輕者論遣大者奏聞爾各宜慎之使百姓安業主
上無北顧之憂則予與卿等亦樂處於此乃所以報國
家也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獵于柳林之
地率眾至渚州恐廬膳不均令左右司之分給從士仍

飭其衆曰汝等飲食既足若復侵漁百姓是汝自取罪
謫無悔衆皆如約民賴以安北還觀世祖於上京世祖
勞之曰汝在柳林民不知擾朕實嘉焉明年冬封梁王
授以金印出鎮雲南過中山又明年春過懷孟從卒馬
馳之屬不下千百計所至未嘗橫取于民二十九年改
封晉王移鎮北邊統領太祖四大幹耳朶及軍馬達達
國土更鑄晉王金印授之中書省臣言於世祖曰諸王
皆置傳今晉王守大祖肇基之地視諸王宜有加請置
內史世祖從之明年置內史府 評曰馭下如馭馬大
寬則踴躍不制太急則摧敗隨之皆非也晉王金山之
師徧賜肉糜以恤寒矣即勅不得依勢作威柳林之獵
宗藩訓典亥載 分給廩膳以均惠矣即勅不得橫取百姓則威克厥愛
慈不偏勝真得馭下之術矣

○又明年世祖崩晉王聞計奔赴上都諸王大臣咸在
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
服厥職毋弟鐵木耳仁孝宜嗣大統於是成宗即帝位
而晉王復歸藩邸 評曰晉王世祖之嫡孫也世祖崩
則嫡孫當立乃自晉奔計復歸于藩以天下讓比于泰
伯可謂至德厥後英宗遇弒晉邸乘間入續如諸樊之
子所云其國宜之光者當時以為疑 評曰非乎夫使
人疑之忝德乃父矣 帝 泰定

○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元貞初藩邸屬官齊年老

請以其子代之內史言於王王曰惟天子所命其自守
如此故尤為朝廷所重然崇尚浮屠命僧作佛事歲耗
財不可勝計 評曰爵祿予奪廢置皆天子之柄非人
臣所得僭差者審伯年老請以子代是天子之柄得以
下移矣晉王以惟天子命答之蓋得英丘無有封而不
告之義宜其恩眷始終不替也

燕王荅刺麻八刺

荅刺麻八刺生於燕邸為世祖鍾愛優其出閣之禮二
十八年詔出鎮懷州以侍衛都指揮使校都尚書王倚
從行至趙州從卒有伐民桑棗者民遮訴于道荅刺麻
八刺怒杖從卒以懲衆遣王倚入奏世祖大悅未至以
疾召還明年春世祖北幸留治疾京師越兩月而薨年
二十有九子三長阿木哥封魏王次海山是為武宗又
次愛育黎拔力八達是為仁宗武宗即位追謚昭聖衍
孝皇帝廟號順宗附享太廟 評曰衆難將也法不嚴
令不信則無以使之轉心揖志而用吾命矣故泣斬取
笠呂蒙所以善督杖懲伐冀燕王可謂能軍

威順王寬徹普化

寬徹普化世祖之孫鎮南王脫歡子也泰定三年封威
順王鎮武昌賜金印至正十一年徐壽輝為亂起斬黃
寬徹普化與其子別帖木兒荅帖木兒引兵至金剛臺
壽輝部將倪文俊敗之執別帖木兒壽輝偽將鄒普勝

臨武昌寬徹普化棄城走詔追奪其印後湖廣行省恭
知政事阿魯輝克復武昌及漢陽詔寬徹普化復鎮武
昌還其印寬徹普化命其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
大船四十餘隻水陸並進至沔陽攻徐壽輝偽將倪文
俊自載妃妾以行兵至漢川縣雞鳴以水淺船閣不能
行文俊以火筏盡焚其舡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報
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寬徹普化走陝西 評曰封疆之
臣則死封疆義也寬徹普化始鎮武昌為偽將倪文俊
所敗亡其一子遂棄城而走及復鎮武昌又為倪文俊
所焚亡其三子遂棄妃妾而走則死封疆之義安在哉
原其致敗則不當載妃妾以行蓋兵有婦人則氣不揚
兵家所忌也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帖木兒不花世祖孫鎮南王脫歡第四子也初世祖第
九子脫歡以討安南無成功終身不許見遂封鎮南王
出鎮楊州脫歡薨子老童襲老童薨弟脫不花襲脫不
花薨子孛羅不花幼帖木兒不花乃嗣為鎮南王文宗
天曆初賜帖木兒不花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十兩幣三
十匹二年孛羅不花已長帖木兒不花請以其位復還
孛羅不花朝廷以其讓而不居也改封宣讓王賜金印
移鎮於廬州順帝至元元年撥廬州饒州牧地一百頃
賜之二年賜市宅錢四千錠命其王府官冗班次列于

有司之右 評曰帖木兒不花之爵孛羅不花之爵也
始以其幼而襲之後以其長而還之敦信明義能委心
於去留而無所係焉蓋不惟成已之讓而且錫孛羅不
花推讓之光矣此宣讓之所由封歟夫天下與國一也
宋太宗襲太祖之天下而趙中令導之立子曰太祖已
誤陛下豈容再誤於是德昭不得其死元武宗立仁宗
為太弟而三寶奴勸之立子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
保叔授其姪乎後仁宗果出和世琜武宗為周王宋太
宗元仁宗皆綠無帖木兒不花宣讓之心也嗚呼一無
宣讓之心將使兄欲授弟者惑於三寶奴之說而國無
長君叔不授姪者藉口趙中令之言而身負慚德吾是
宗藩訓典亥映

以嘉宣讓之讓讓之大也德之盛也

○五年伯顏擅權矯制貶帖木兒不花及威順王寬徹
普化至脫脫為相始言于帝明此兩王者皆無辜詔令
復還鎮至正十二年廬州境內賊起淮西廉訪使陳思
謙言于帖木兒不花曰王以帝室之冑鎮撫淮甸豈有
坐視且府中官屬及怯薛冊人等數甚多必有可使摧
鋒陷陣者惟王圖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責
也即命以所部兵及諸王乞塔歹等分道擊賊擒其渠
帥廬州境內皆平帝聞之賜金帶銀鈔以賞其功 評
曰帖木兒不花既移鎮廬州則廬州境內賊起此門庭
之寇不容他讓而坐視者也何待陳思謙言之然能聞

言即憫而遂任為己責以成厥功改過之勇納諫之明
胥見之矣

○十六年命帖木兒不花與寬徹普化以兵鎮遏懷慶
踞賜金銀各一錠幣帛九匹鈔二十錠既而汝穎之寇
南渡淮帖木兒不花復以便宜調芍陂屯軍拒之及廬
州不守乃挈身北歸留京師二十七年進封淮王賜金
印設王傅等官二十八年大明兵逼京師順帝北奔詔
以帖木兒不花監國而拜慶童中書左丞相輔之俄而
城破帖木兒不花死之年八十二 評曰帝以帖木兒
不花監國而北奔亦取其還位字羅不花之節若曰此
國義士也當不負吾國爾

宗王旭烈兀

六十一百九 其白書院藏

○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子伯顏長於西域至
元初旭烈兀遣人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
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庭臣右世祖益
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妻之告曰為伯顏婦不
慚爾氏矣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
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相也 評
曰旭烈兀見伯顏之賢而即遣入奏事意欲薦之公朝
也殆與公叔文子不私家臣大夫僕者同量及世祖一
見而即留之以自輔知其真宰相而不欲棄之外藩
以小用之也其與漢武三策仲舒而三善之反出之使

相江都易王者大異矣厥後伯顏相世祖之功人知世
祖之善用人而不知旭烈兀不遣入奏事世祖亦無由
見其貌偉而言厲也然則旭烈兀之功豈可少哉

宗王乃顏

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伯顏親視之乃多載
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為設實謀執之伯
顏覺與其從者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徒
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伯顏從世祖親征
奏李庭董士選將漢軍得以漢法戰乃顏之黨金家奴
塔不歹進逼乘輿漢軍力戰乃皆潰卒擒乃顏 評曰
乃顏以宗王謀反罪不容誅矣伯顏之始偵也多載衣
裘以媚驛人卒得驛人健馬之力以自脫其從征也秦
李庭董士選將漢軍得以漢法戰卒得漢將之力以擒
乃顏此皆因功於人收功於己亦權譎之雄矣

宗王乃顏

六十一百九 其白書院藏

○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阿沙不花計將安
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
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納牙曰大王
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
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
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
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
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

還報帝乃議親征 評曰孔子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
故陳蔡懼蘇子所遊說皆中六國之寢故從約成乃顏
挾諸王以叛而阿沙不花欲撫諸王以孤之兵法所謂
伐其謀也觀其說納牙也疑之以乃顏自歸懼之以大
王獨抗安之以主上置不問挫之以大臣不能無惑而
卒勸之往見以自陳詐誠並用恩威兼濟曾不費詞而
納牙心悅諸王解謀賢於數萬甲兵則中其寢也其庶
幾從橫家之風矣

○諸王乃顏叛帝將親征博羅歡諫曰昔太祖分封東
諸侯其地與戶臣皆知之以二十為率乃顏得其九什
兀兀魯札刺兒弘吉刺亦其烈思五諸侯得其十一惟

宗藩訓典卷八

卷八

卷八

徵五諸侯兵自是當之何至上煩乘輿執臣疾且愈且
事東征帝乃賜鎧甲弓矢鞍勒命督五諸侯兵與乃顏
戰敗之 評曰善戰者必量彼己之勢而我得勝算乃
可以制之博羅歡之諫帝親征蓋知五諸侯之勢足以
敵乃顏也然太祖分封東諸侯乃顏得二十之九而五
諸侯得二十之十一則乃顏之地幾半五諸侯而卒以
叛恃其大故也古之封國不過百里有以哉

○宗王乃顏叛世祖親討平之宗室註誤者命安童按
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
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乘間言于帝曰諸王爭
有罪皆帝室近親也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

良久曰汝等小人豈知安童所為特辱之使改過爾
評曰宗室註誤安童多所平反非私罪人也註誤非故
率失出也免罪者迎謝而毅然不顧非悖慢也見平反
出自上恩若避之不敢當也至于帝所謂辱之使改過
此又帝所以安安童之心且以警註誤者使知悔也此
一事有三善焉

皇帝燕帖古思太子

明宗和世疎長子順帝次
子寧宗文宗圖帖木爾

至元六年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
東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崔敦
上疏略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
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

宗藩訓典卷八

卷八

卷八

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
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
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
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
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
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為之教養不使失所况皇上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
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貽笑邊邦取辱外國况
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儻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
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
之情蓋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第

評曰文宗篡兄奪國罪固當討然捨子立心亦可原
昔平王德立已而忘弑父故風人有成申成許之譏元
帝修父怨而替姪恩故崔敬有殺身贖子之請而帝竟
不報豈君父重耶若曰不我姪也遺詔立姪不立幼帝
見左矣

都摠裁脫脫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
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
不能成至正間命脫脫為都摠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
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摠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
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

宗藩訓典

卷十二

江蘇周厚

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著三
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
以後為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
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
間歲書成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 評
曰王理之論似於他議為得其衷而宋未精至正之詔
雖於三國各全其尊而統無據夫王業不偏安天下定
于一一之所在統之所在也故遼金當為北史又不可
以遼金之北遂如南北朝之例以宋南渡為南宋史蓋
南北二朝不能一而宋嘗一之也南渡非不一 評
南渡猶晉之東遷東遷猶係之晉南渡豈得分南故遼

原缺

宗藩訓典十二卷

江蘇周厚
靖家藏本

明馮柯撰柯字貞白慈谿人以薦舉侍襄靖王書
堂是編即奉襄王令所作取史書中諸藩封行事
可為勸戒者摘錄其畧各係以評起秦漢迄金元
得宗屬七百二十三附興事之臣八十六共為評
一千一百三十八萬歷壬寅其子瑛進之王府命
工刊刻

清寤齋心賞編一卷

〔明〕王象晉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寤齋欣

賞編一卷》提要

清寤齋心賞編題詞



心神物也不欲其有所馳而不
能使之無所寄世宙內可驚可
愕可欣可艷之事雜陳於前而
耳目之變日新人亦木石詎能
一無縈念余性近一切技巧玩
好既不解契嗜余性鈍一切篇
章藻翰又無能撰結時把一編
藉以遣日而性又善忘絕拋卷
便如隔世異日偶爾遭值戀不

心賞編

序

忍釋如久遊乍歸遇親戚故舊
 話生平契心事依々不忍捨去
 則心之欣艷在是而因以寄焉
 者也夫簡編湘素皆古人精神
 所寄而余因之以寄余心又寧
 心賞編 序 二
 悉輕相捨去而不時一晤對哉
 暇日操其素所欣艷彙之於編
 即語不必自己出而時々相觀
 心々相印是亦足以滿志矣世
 有心余之心者請共賞之

癸酉上元濟南王象晉書於萬
 卷樓之清寢齋



心賞編

序

三

清齋心賞編目錄

葆生要覽

淑身懿訓

佚老成說

涉世善術

書室清供

林泉樂事

心賞編

目錄

清齋心賞編

濟南王象晉書臣甫輯

葆生要覽

仙經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歸心靜默可以長生○
修真至要曰精根根而運轉氣默默而徘徊神混
混而來往心澄澄而不動○調息以養氣息機以
養神減煩熯以養壽戒虛詐以養德服食以養
生華子心錄 少言語以養氣寡色慾以養精氣薄
滋味以養血氣熱精液以養臟氣戒嗔怒以養肝

心賞編

氣美飲食以養胃氣少思慮以養心氣 口中言

少心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 少神仙

訣了千金要方 髮宜多梳齒宜多叩液宜常嚥氣宜

常煉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也

黃庭經 一日之忌暮勿飽食一月之忌黃庭勿大醉

一歲之忌暮勿遠行古語 昔有行人陌上見三

叟年各百餘歲相與不鋤禾秀任車問三叟何以得

此壽上叟前置辭其是腹節所受中叟前置辭室內

姬鹿醜下叟前置辭其是暮臥不覆首要哉 叟言所

以能長久壽 陸王、泉云昔人有言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夫人之生也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
其得也以時至而得也然至壯則失少矣至老則
失壯矣其失也以順而失也故鳥之遡風也魚之
汧流也皆逆也陰陽家之淡水取逆者迎生氣也
易乾下坤上為泰外以內離為既濟養生家之取
坎填離返老復童皆取逆也易論生之謂易又
曰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先於陽正不測之謂道也養生

心賞編

二

西山會真記曰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蛇知巳日不出
道鸞在春時自出谷最貴惟人何不順元陽而收
真炁耶真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
在腎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修
真之士宜以旺日收拾時補散日聚合時取未有
不見功者○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
神之宅舍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為質陽
以虛為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
心虛則神守玉皇印經解云皆在心內運黃庭畫

夜存之得長生黃言中庭言虛故發生家有曰心
死則神活曰心死者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死
當生而無生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也如曰忘
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而又曰忘神以養虛蓋虛
之所藏者深矣陸平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
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
長生訣也嘗考人之一身心腎相去八寸二分心
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
一寸乃水火交構之處名曰規中虛空藏玄元之

心賞編

三

氣乃神所居之穴名為真土外應兩眼人生則神
存故目光明死則神去故目光滅余幼臨右軍黃
庭帖不解其語亦不知何以名黃庭偶夢羽仙命
予曰黃中色連虛室比人身丹田之上有一處中
虛之氣導養之可長生余覺而異之後見古集中
黃庭二字亦如此解然則老子玄牝之門其此處
乎何導養家談玄牝者紛紛也韓壁霞集及
墨卿談乘 四
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臟受氣蓋有常分不適
其性而強為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保守真元

外邪客氣不得而干之。至於藥餌往往招徠。真金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不多。故善服藥者。不如善保養。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知君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郭康伯遇神仙授以保身衛生之術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云。須在處受。待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強倍常。壽幾百歲。右條真元

仙經曰。道以精為寶。寶持宜閉。密施人則生。人留

心賞編

四

已則生。已結。嬰尚未可。何況空廢。棄棄捐不覺。衰老命已矣。故肝精不固。則目眩。無光。心精不固。則事多遺忘。脾精不固。則齒髮衰白。脾精不固。則肌肉消瘦。腎精不固。則神氣減少。疾病隨生。死亡隨至。樂色不節。則精耗。貪妬不止。則精散。聖人愛精。重施。則髓滑骨堅。金元色之害人甚於狼虎。修仙家。只要留得精。住有如不節。則便剋年。齡。蚕食精魄。真氣去矣。即日夜打坐。竟何益乎。語曰。油盡燈滅。髓竭人亡。山陰士子讀書作文辛苦。

最宜節慾。蒸勞心而不節。欲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為勞瘵。備門方士王江有道之士也。王陶守陳頌禮之間。以房中術。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如此。陸平泉云。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網緼凝結。資血氣。以為榮衛。血陰而氣陽。陽旺乃生。陰血人方少壯。則氣盛而血華。及其老也。氣餒而血衰。髮白膚皺。是其徵也。加之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語云。燥萬物者莫疾乎火。膏油所以繼火。於無窮也。人當暮

心賞編

五

齒則壯。骨既盡。衰盡漸微。譬之春陽。校桑可結。至秋。枯瘁。脆若拉朽。水液竭而生理盡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為本。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有以肥甘為醢。毒枉。廣為畏途者。戒於所易溺也。砒霜之與井。霜美惡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有井。露可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者。夫旨酒麗色。沉湎荒淫。伐命戕生。此非以井。露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衛生。忠言逆耳。而藉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命者乎。故曰。甚美者惡。右家

長生之藥在勤積津液灌溉丹田為上神仙家以
津液為種壽泉 陳眉公云大凡修養之士咽津
為上咽氣為次咽津者腎中之水上通舌底二竅
大有真味如小兒吮乳滾滾不止故雖耐應交際
而終日忘饑若咽氣則閉口住息身心俱寂然後
可此正不可以歲月効也

右燕
津液

利也洛陽人登進士高科善養生年七十精神不衰
體幹輕健猶劇飲几塔陳令頗知其術曰暖外腎
而已其法以兩手掬而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

心實編

六

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凡氣喘者言
如此 余聞之趙山人云左臥捲右膝以左手攪
玄鹿右手揜左肘捲生門右臥則易手其法甚密
益右喉
外腎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軍請米受壽鄉人
張成之為司農丞監史同坐一二刻間兩起便溺
問曰何頻數若此余荅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
不問冬夏早晚兩次余諭之曰有術乎曰然余曰
旦夕當北面曰觀中請荷其口授曰某先為李父

定公家婿妻弟少年過人有所得遂教小訣臨臥
時坐於牀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腭目視頂提縮
穀道手磨兩腎脇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為妙畢
即臥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稟老人老人行之旬
日云真是奇效亦與親舊中篤信者言之皆得効

右擦
腎脇

湧泉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間常將兩
足更番磨擦一手握指一手磨數百遍覺足心熱
即將脚指畧畧動轉倦則臥歇或令人擦亦得終

心實編

七

不若自擦為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
千是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臥時只令人擦
至睡熟即止亦覺得力鄭彥和為江東倉曹足弱
不能陞辭樞密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
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牀一道人授此法
而愈東坡言揚州武官侍真官二廣十餘年終不
染瘡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日五更
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為度
歐陽文忠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足瘡

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垂足坐閉目捏固縮
殺道搖尾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卽休氣平復搖日
七八度得暇卽爲用之三日足疾失去

右摩湧泉

修真之士日夜閉靜時或一陽來復時端身正坐叩
齒三十六通喚集身中諸神然後鬆寬衣帶側臥
塞兌垂簾舌抵上腭並膝收二足十指如鈎陰陽
歸竅是外日月交光也一手掐劍訣掩生門一手
掐劍訣曲脉而枕之眼對鼻鼻對生門合齒開天
門閉地戶心目內觀坎離會合是內日月交精也

心賞編

八

法如鹿之運督鶴之養胎龜之喘息造化悉在玄
關橐籥使思慮神歸于元神內外打成一片方是
入道工夫行到此際六賊自然消滅五行自然攢
簇火候自然升降醞就真液澆養靈根故曰玄牝
通一口睡之飲春酒初暮謹行持真陽永不走○
凡睡功畢起時揩摩地次揩面目則心身舒暢
行住坐臥心要如石不動如龍養珠鷄抱卵聚氣
凝神神住則氣住氣住則精住精住則形固神住
則無思慮氣住則無呼吸精住則無淫慾然後三

元歸一八脉還源七寶無漏血化爲膏一百日龜
息三百日丹成二年身輕心靈上開八門九孔及
眉心一門三年飛昇以達希夷篤志虔恪自有妙
驗勿示非人慎之慎之

右習勝功

林洪有云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
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卽丹也強不息卽金
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
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
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

心賞編

九

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泄
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一身而復
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于調息心靜則天
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
漸入道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
足以語道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右論金丹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丁歲至二十歲以上爲身
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

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應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鶩而不止滅穀求羊多岐蹄而終亡死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于稟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顏淵之于盜跖大椿之于朝菌玉石俱焚薰心賞編

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于天道則責成于已養生者所宜深體 緩步可以當車悅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閭之言也論者曰顏氏之丁可謂巧于處貧漢楊王孫遺命羸塋其言曰死者終身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真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焉用久即其言似非中道然可不謂巧于處生死者乎

俱陸平泉

淑身懿訓

王陽明曰爲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歸身後福報者
市道然使無報應善可不爲耶 或問希夷求持
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
可再往 君子有三言一日無_事而外親二曰
無身不善而怨人三曰無_事而後呼天 人生
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事此日方不
虛生 俗情濃_處耐得下 俗情_淡處耐得下
俗情勞擾處聞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學問
心賞編 十二

得力處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之鈞餌即
人世之機阱切須猛省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
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
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 形體非親何况形
骸外之長物大地亦幻何况大地內之微塵_身持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
能調六氣_{老智}遣妄念如伐樹非一斧可倒求名
理如啖飯非一口可飽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
莫_事上行不去之心 收拾身心漸令向裏處

心賞編

十三

世酬物自然安穩 義所宜爲力所能爲心所欲
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 在一
切境順違無不空勿失無礙法在一時忙閒無
不可勿失無念法 忙處不亂性閒處心神養
得清死時不動心須生時事物看得破 若富貴
榮華由我力取則造化爲無權若毀譽真喜隨人
脚跟則詭夫愈得志 薛文清曰凝重之人德在
此福亦在此 寧鳩子曰危崖之石先傾掉枝之
葉先落萬物惟平可以長久 賈太傅曰牆薄則
玉壞牆薄則玉裂器薄則玉毀酒薄則玉酸夫薄
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 大慧云自念此
身到睡時已無主宰况四大分散衆苦熾然如何
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絕時自到寤寐恒一處
後忽恭悟方知寐時便是寤時的寤時便是寐時
的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于貧賤妬忌之心骨肉
更甚于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
日坐煩惱障中矣 愛人之恩雖深不報怨則淺
亦報之聞人之惡雖隱不疑善則顯亦疑之此刻

薄之尤也 右立心

徐偉長曰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夫形體固自朽敝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顏淵時亦有百歲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

心賞編

十甲

味 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云事未至先一着事既至後一着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興留不盡之意則趣多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不生內變必召外憂 張飽帆于大江驟駛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及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林和 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凡舉事毋為親厚者所痛毋為見讎者所快士

人處世寧使人評其不來毋使人厭其不去 士

大夫不可竿牘無節要使人難見以杜倖端不可

嗟呀太高要使人易見以敦舊好 日費千金焉

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束餒幾千人處耿軀以廣

厦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此言極喚痴夢要知天

生賢才原為利濟天下士君子實存心利濟使海

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 右制行

昔之隱居者放言今之隱居者宜孫言出于口落于

筆皆言也慎于口而不慎于筆謂之孫言可乎 陳眉

心賞編

壬

公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為神鬼所怒非有

奇禍則有奇窮 右謹言

夫人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于自是日日知非日日

改過則此身為義理再生之身可以造命 右遷善

劉勰口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

必不納忠諫之言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

者必得怪症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

奇窮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殺

酒字殺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含

血不與夫身死而猶斬于血獸之愚若此人靈
于物而其愚有類走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
其若猩猩之于酒丁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
猩之于殺乎饕餮以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
其猩猩之寧死含血乎右警

佚老成說

仰康節詩曰老年軀體素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畫
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此自養之旨也
善目養斯可以佚老矣萬形之中所保者莫先
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實內以陶和將護之
方須在閑日安不心危望人預戒老人尤不可不
慎青城山上官道人巢居食松麴年九十矣有
謂之者但粲然一笑有所謂則託言病贖一語不
肯答予嘗見之於友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

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但當守
國使不亂以待奇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
之至不亂不夭皆小待異術謹而已予大喜從
而叩之則已復言噴矣陸放翁江有日峯丘道人
年九十餘皓髮朱顏冬夏一單衣雨雪不張蓋西
巖守丞招之來泰寧留十餘載携一道籃繫一小
牌于上書詩四句云老遲因性慢無病為心寬紅
杏難經雨青松耐歲寒常跌足賣卜於市得錢則
散與小兒黃玉臆與二三友扣門功名皆笑而不

言獨指玉牒云子盡高問養生之術但指小脾上
詩示焉今歷五十餘年信知其言之有味也 唐
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
所悟謂心動神疲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
不衰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方人問其術對曰
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之物不以元氣佐
喜怒耳 總論
養老

高年之人形氣雖衰心意猶壯不能隨時人事遂
其所欲雖居溫飽亦嘗不足易喜易怒性氣不定
心賞編 十八

正如小兒全在承奉顏色以遂其所欲若憤怒一
作中氣不順因而飲食便成疾患宜常令人隨侍
左右不可令獨坐孤寢緣老人孤僻易於傷感纔
覺孤寂便生鬱悶養老之法凡人平生之性各有
好嗜見之即喜有好書畫者有好琴棋者有好賭
博者有好珍奇者有好藥餌禽鳥古物者有好佛
事丹竈者所好不能備舉但以平生偏嗜之物時
為尋求布之左右使其喜愛玩弄自然心氣和平
疾病不生 右順

高年之人心力倦怠精神耗短百事懶在施為全藉
子孫孝養持護行住坐臥皆須巧立制度以助娛
樂房室必常潔雅夏則虛敞冬則溫密牀榻不須
高廣比常制三分減一低則易於升降狹則不至
漫風褻褥務在軟平三面設屏以防風冷枕宜用
夾紵色帛制要低長低則無鏹風長則轉不著
枕坐椅宜作矮禪牀樣坐可履地易於與居左右
置欄面前設几老人多困坐則成眠有欄圍免致
閃側衣服制度不須寬長長則易蹴絆寬則不着
心賞編 十九

身老人骨肉疎冷風寒易中若穿衣貼身暖氣着
體自然血氣流利四肢和暢雖盛夏亦不可令袒
露身體秋冬頸後連背常用軟帛自巾垂入衣領
以護腠理尊年人肢肉瘦怯膝理開疎若風傷腠
理便成大患最宜謹慎若遇水火兵寇非橫驚怖
之事必先扶持老人在安穩處避之不可喧忙驚
動尊年之人一遭大驚恐致冒昧因生餘疾凡喪
葬凶禍不可令知敞漏平濕不可令居穢惡臭敗
粘便生冷不可令食辛風暴寒煩暑燥熱不可令

宜溫熱熟軟忌粘梗生冷每日晨朝宜以醇酒光
進平補下元藥一服女人則平補血海藥一服無
燥熱者良尋以豬手腎粟米粥一盂壓之五味葱
薤鷄腎等粥皆可主辰時服人參平胃散一服然
後次第以順四時飲熱飲食進之食後行一二百
步令運動消散隨臥進化痰利膈人參半夏丸一
服高年之人不可咽飽但頻頻食使脾胃易化穀
氣長存若頓飽則多滯悶老人脾胃虛薄不能消
納故成疾患此養老人之大要也

右飲食

心賞編

子

常見世人治高年疾患視同少年亂投湯藥妄行針
灸不知老人血氣已衰百疾易攻至於視聽不聰
明舉動不輕便身軀勞倦頭目昏眩宿疾時發此
老人常態若攻治上緊恐別致危殆汗之則陽氣
泄吐之則胃氣逆逆之則元氣脫此養老之大忌
也太抵藥餌止是持之法只可用順氣進食補
虛和中之劑不可妄用狼虎之藥若身有宿疾或
時發動只隨其疾狀用中和之藥調順三五日自
然無事然後隨食性變饌治之此良法也

右治疾

涉世善術

世人多言處世難非世界難處無所以處之之方耳
如我好勝誰非處其敗我好自誰非處其貧我好
自是誰非處其非我好安逸誰非處其勞碌推之
一切莫不皆然常將自己心向別人一付量則損
人利己之事必不敢做閑心載籍凡昔賢言語有
裨酬應者問命常城川當口紳士不欲無加未易
幾及而取譬強恕其則不遠孰謂世界難處也

王量

心賞編

子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之所享有是須念其積累之難
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有是要思其傾覆之易
孝於親則子孫孝欽於八則衆人欽爲子孫
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家人作善方便者其後
受惠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內睦者
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而家最忌者奢人皆知
之最忌者鄙嗇而借名爲儉人多不知也鄙嗇之
極必生奢男東坡一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
活大要莫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焉

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任京師宜用此策 東坡與蒲傳正書云千乘姪晏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今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味麤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坡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書而榜之壁間為山居第一戒

右治家

心賞編

三

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陳公東坡與王即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鶻聲琴聲棋子落聲甬滴階聲雪洒窓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

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下可勝言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右後

程伯子曰一朝大梟前面踞放寬步若窄時異時合自家無轉側處 士大夫當寔有憂國之心莫徒有憂國之語當為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

心賞編

三

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 忠孝不修雖有他善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為珪璋劉絳滿堂不可織為文綺

右立朝

蒞官之法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為政之要曰公與清茂家之道曰儉與勤事上之道與其徇之以公不若奉之以體臨下之法與其徇人之情不若平我之情 救荒不患無奇策患無真心 真心即奇策也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

防口右虞

嚴在公門寬在百姓嚴在奸惡寬在良善政之體也
然公門防閑又常詳在公而畧在細若事事苛求
恐人不樂為用奸惡懲治又當去其甚而警其餘
若人人計較或生他變是以持法者切忌任意而
過右臨

六字經 曰忍曰方便曰依本分

九字經 勿欺心勿妄想守廉耻

長生飲 靜坐一味或止觀或納息隨便行之東坡

心賞編

三十七

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過七十年便是百
四十人世上何物能有此効此方人人收得苦無好
湯使多嚥不下詩林廣記

富貴湯 無事以富貴 早寢以富富 安步以富

車 晚食以富肉 和勻隨意飲啖暢快無比林鶴

玉

快活散 除煩惱 斷妄想

洒掃靜室窓楞虛朗前列小檻栽花種竹貯水養
魚室中設几榻蒲團跏趺調息將前藥用清靜湯

原缺第二十八葉

熟思 審處 守口 防意 凡遇難事大事終

四味用不語津細細咀嚼徐徐嚥下至胸膈中又
要溫養多時方可出而應事久行不已自然事事
妥帖時時安穩語云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
通之又曰不日如之何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曰
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從古聖賢都用這箇方得効
妙難盡述

右數方無勞遠索不費錢買日用尋常最簡最易苟
能常服不息豈惟免一朝之患兼可無終身之虞

心賞編

三十九

明哲君子宜深味之

三十二

書室清供

書室宜清幽不用太高峻宜明淨不可太宏厥清幽
明淨可爽心神高峻宏敞易傷目力左右植青松
數株副以奇石四壁藤蘿滿牆下植吉祥菖蒲鹿
葱翠芸等草更置建蘭一二盆有隙地種竹數竿
梅數株以助清芬高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
舊畬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
篤敬爲修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
西方陸平泉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

心賞編

三十

友清談小酌半熏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香
登城觀山寓意棋奕十者之外雖有他樂吾不易
矣齊肅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
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
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
睡以其不強役于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
事以其易于見意不滯于久也心閑無事宜看長
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
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閑則思心冗手

閑則臥心手俱閑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
畢其事以寧吾神吳子彥書室中修行法

道服 製如中衣以白布爲之四邊緣以縐布或用
茶褐爲袍緣以皂布以呂公黃絲緙副之用以坐
禪策蹇衝雪禦寒堪稱雅製

書 余每欲藏萬卷異書並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
蘆簾紙窓土壁終身嘯咏其中陳眉公

硯 滌硯不宜用湯損石硯宜頻易新水去塵陳眉公

雖黃銀硃皆能剝硯雖黃尤甚

心賞編

三十一

墨 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烟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
無聲新硯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熟熟則沫生用
則旋研研無久停塵埃汚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
墨積勿盈藏久膠宿墨用乃精高深養新墨納
輕器中懸風處每九封以紙防濕氣相搏勿臥放
恐致曲蓄故墨亦利風日時頻以手潤澤之常置
衣袖中彌善晉綽墨宜頻易故囊去濕 山谷
誠子弟云古調筆墨如澡身浴德措拭几硯如攷
過遷善敗筆浣墨曠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黔其面

惟予臨深戰戰

琴 草堂中蓄古琴一僻處焚琴室一地下埋大缸

一缸中懸銅鐘一以薄石板或木板鋪之上置琴

輒或水几彈琴其間聲韻清亮自有物外氣度

香 爐焚香霧隱隱透簾可袪除穢惡最優者惟伽

南第購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

沉有三等上者氣太厚又嫌于辣下者質太枯又

涉于烟惟中者最滋潤而幽甜可稱妙品焚茗之

餘兼茶爐火取入香鼎徐而焚之甚便 伽南有

心賞編

三十一

糖結伽南鋸開上有油如飴糖黑白相間黑如墨

白如糙米焚之初有羊羶微氣有金絲伽南色黃

有縞若金絲 角沉質重劈開如墨色者佳不在

沉水好速亦沉水當細辨之 片速俗名鯽魚片

雞鷄斑者佳有偽為者亦以重實為美 噉以一

名黑香軟淨色明者佳手指可燃為丸者效甚

香角俗名牙香面有黑爛色者為鐵面純白不烘

焙者為生香生香之味妙甚在廣中價亦不輕

黃檀實者佳茶浸炒黃去腥 蒼木句容茅山

產細梗如貓糞者佳

俱希 綿真

深山幽棲爐香不可

缺退休久佳品乏絕野人為取老松栢之根枝葉

實共擣治研楓肪羣和之時焚一丸亦足助清苦

安

香 香者不可一日去香書室中宜製提匣作

二鐘式用鎖鑰開內設磁盒磁確漆匣木匣隨

宜置香以便取用須于口緊密勿令香泄為佳

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

者輔以讀書

心賞編

三十三

隔火 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火浣布如錢大

者銀鑲周圍作隔火尤妙凡蓋隔火則炭易滅須

于爐四圍用筋直棚數十眼以通火氣爐中不可

斷大即不焚香使其長蘊亦可且灰燥易燃謂之

靈灰燒爐餘塊收起投入火盆可薰衣被

爐灰 紙錢灰一斗石灰二斗和成團燒紅研細入

爐則火不滅忌雜火惡炭入灰炭雜則灰死不靈

入火一盞即滅茄蒂燒灰亦可

炭 鷄骨炭碾為末入茶葉或茶花少加糯米湯

和成竹或需入石灰和炭造亦妙

宿火 胡桃燒半紅埋熱灰中可三五日暑綿

榻 草堂竹窓下宜置一榻倦時偃仰可爽心神榻

高一尺二寸長七八尺橫如長之半周設木格使午

睡傍立四柱掛壁瓶便插花後設漆板約寬二尺

自地及頂可靠以清座左右設橫木可掛衣左安

書厨一便受冊籍前安綠漆小荷葉一窠香爐牀

用水頂前安小踏牀布余蒲褥菊花枕梅花紙帳

北窓一覺恍遊羲皇矣 短榻高九寸方圓四尺

心賞編

三十四

六寸三面靠背後背少高用以坐禪習靜甚便

倚

禪椅 嘗見吳破瓢所製採天台藤為之靠背用大

理石坐身則百衲者古秀瑩滑精乃無比

隱几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帶之半者為之橫生

三丫作足出自天然摩弄瑩滑置蒲團或榻上倚

手頓頰可憑以臥

蒲墩 冬月用蒲草為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編束細

密以實內用木車坐板以往托頂久坐不壞暑月

可置藤墩

蒲團 有徑三尺者席地快甚吳中製者精樣團亦

佳或以青氈為團中印白梅一枝甚雅以雄黃熬

蠟作布團可遠濕辟虫蟻

滾凳 以木為之長二尺濶六寸高如常四柱鑲成

中分一輪圓木二根兩頭留軸轉動從中鑿兩窠

滑車脚踰軸滾動往來盪湧泉穴精氣所生故

以運動為妙暑綿

心賞編

三十五

林泉樂事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現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不可不知有生之樂舒休常少憂戚常多自_心然而然以道眼破之則無不自得當樂境而不_心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其方是真修之士人若知道則隨境皆安人不知道則觸塗_心滯人不知道則居鬧市生囂雜之心將蕩無定_心居深山起岑寂之想或轉憶炎器人若知道則_心復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

心賞編

三六

境寂而真性冲融不生枯稿

_{居緒}

陳眉公有言

退之詩云居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辛子瞻_心云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恣未能逐什一安敢_心九萬二公猶不免徘徊于進退之間其後退之_心雪于衡山子瞻望日于儋海回視閨戶擁衾_心不在天上乎故考繁詩云獨寐寤言永矢_心援_右抽身

居閑勝于居官其事_心小一其最便者尤于暑月見之自早燒香食罷便_心搔首叔祖帶_心報從事藤牀竹几

心賞編

三七

高枕北窓清風時來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月乘高取風採蓮剝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為樂殆未可以一二數也_沈山居勝于城市蓋有八德不貴奇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兢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林洪云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初見用刺不拘服色肅入叙坐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拜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揖坐詩文隨所言勿及外事時政異端飲食隨所具坐次序齒不以貴賤僧道易飲隨量詩隨意坐起自如不許逃席乏使令則供執役請必如期勿違客例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無慢嫉前輩須接誘後學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于古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不在茲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_右禮節_宜歲月本長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寬而忙者自隘風花

雪月本閒而忙者自勞 條風既咆細草生嫩
柳韶姿紅藥齊今茲春景大殢人情清露晨流
碧梧初放新篁來綠陰映入簾幃夏時尤堪清
賞 風晨月夕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趺烟島雲林
興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
野客之良辰一編窓下風雨蕭蕭江幽人之好景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
松下涼風輸我廿窓一枕但令管輅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掛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

心賞編

三八

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 道人
好看花竹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絃歌不染何
妨入道 草色花香游人賞其有趣桃開梅謝達
士悟其無常 淨几明窓好香茗者有時與雲高衲
談禪萱棚菜圃暖日和風無事聽閑人說鬼 茶
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俱著 陳眉公云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
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若風
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

謝客之一策也邵堯夫云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
非 古云鶴笠驚猿鹿裘鵝袍魚枕杯猿臂笛與
夫畫圖之屋廬詩意之山水皆可遇而不可求可
求而不可常余惟紙窓竹屋夏葛冬裘飯後黑甜
日中白墮古遇物
陶情

陳眉公云不能卜居名山卽于崗阜迴複及林木幽
翳處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植槿作籬編茆爲亭以
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
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種草置二三胡牀著亭下

心賞編

三九

挾書研以伴孤寂攜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
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矣 孫真人云凡遇山水
塢中出泉者不可久居常食作癰病凡陰地冷水
不可飲之必作疾瘡右擇
幽棲

陳眉公曰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族訓家傳藥餌
方書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
一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
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柳絮枕簾花
被以連牀夜話狎黃面老僧白頭漁父以遣老忘

機布儲
隱明

陳眉公曰凡往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丹

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薜蘿近則峯泖遠則北至

京口南至錢塘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

妨一夜話十日飲

右具遊艇

心賞編

四

清寤齋欣賞編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象晉撰象晉有羣芳譜已著錄是書分六類

曰葆生要覽曰儆身懿訓曰佚老成說曰涉世善

術曰書室清供曰林泉樂事皆撫明人說部爲之

猶陳繼儒諸人之習氣也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

(一)

〔明〕王圻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稗史彙編序

夫史者記言記事之書也國不
乏史、不乏官故古有左史右史
內史外史之負其文出於四史藏
諸金匱石室則尊而名之曰正出
於山牖蒼叟之說迂踈放誕真虛
靡測則繼而名之曰稗稗之猶言
小也然有正而為稗之流亦有稗而
為正之助者子長孟堅為萬世史
家冠冕然若相如之竊貨江都之

序

一

中菁疑史家所不道而遷固俱
津、乎詳哉其言之則史遂為稗
之濫觴吳羗之不詘於新侯馥之
不詘於成真夷齊之儔而史皆失
其人顧見於地志及吳興掌故則

序

二

雖稗官實正史之羽翼也嗣是以後
野不乏乘齊諧諾皋種、遁出然
譚飛昇則鷄犬皆仙道幽冥則鵝
兔亦鬼志怪而為疏屬之貳負述
幻而為陽羨之書生情感而為崔少

府之弱女諸如此類大都皆載鬼一
車之渺論此第可以膾耳食者之
口儻有厭詞林之距者鮮不以嚼
蠟吐去矣上海王公元翰雅意著
述嘗續文獻通攷出入古今為執

序

三

苑隋和殺青甫畢又汎濫諸家
小說簸揚淘汰裒其可傳者分
門析目彙為成書凡可百卷上徵
天道下託人情深入名理淺逮諧
謔雌黃而為月旦因果而為禍福

雖事不關諸經國體亦遜於編
年不離稗官之筏而其義使遠
者可繹近者可指善者可興敗
者可鑒幾與金匱石室之藏同
備大觀豈止課烏有談子虛塵々

序

四

為鬼董狐已哉昔元人陶天台嘗集
諸家之說為說郛而無所取裁徒
供屬厭吾

明青齊熊方伯稍取而類次之事
既仍貫義亦未精公芟蕪剷穢

條分臚列一展卷而介若指掌寧
獨二氏之忠臣抑亦稗官之完璧
也余往忝柱下為督學使者校文之
暇嘗欲訂定一間編挾為揮麈之
客有志未果適睹公此書不覺有

序

五

券於心遂序而弁諸簡端以志見
獵之喜云

萬曆歲次戊申嘉平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奉

勅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
應天等府地方臨川周孔教撰



序

六

稗史彙編序

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篇
書詩春秋是也書陳政事詩
紀風謠春秋寓筆削三史出
而二千餘年古史言動昭然
揭日月刪刪錄之效乎然其

稗史彙編

序

時丁亥周禮彙纂缺傷幽厲
而史夏殷杞宋之間斷亡而
史夏時坤乾存什一於千百
不獨已而問禮問官兼大小
出識而學焉故曰史失求諸
野上史稗史史而胎周秦而盛

於晉魏唐宋言諧史逸史程
史塵史其它偏記小乘叢說
璫言皆稗官之支裔贅繁有
臚摭之遷以畸峻牢憐侘傺
出所爲作或鴛空而誕或脩
却而誣亟諧謔皋謬悠不經

稗史彙編

序

碧靈駟建隆續事雌黃逞臆
且其心非董狐識非金馬耳
目舌筆訛傳而訛信之幾何
不爲燕之野汲之氣亡以謂
史出惑術不其然乎第澂是
非削是諱剿正里之言爲真

識重常辨貳負鼎山海之經
獨著天壤間何物不言即一
事之奇一語出豔亦足驚心
動魄洽兒誦聞而矣得錮於
眉睫盡斥爲止是烏有於宋
太予與國間得各國畫簪降

稗史彙編

序

九

王諸臣或宣然言因妝置館
曆給筆札使纂群書編成傳
記小說五百餘卷命曰太予
廣記蓋野史之彙胎此而元
儒仇遠陶九成氏復有稗史
說郭之目然識者猶病其龐

雜固未有博收約取析類分
門凡王先出彙編之膽而梳
詳而有體指之彙編原本二
書而汰其繁詭蓋以

國朝諸家論著刪王先出為政
其經二十有八其目三百有

稗史彙編

序

十

四

二十其摭摭群籍以慮七百
餘種大之天地河山小之喙
息蠕動明之禮纂名物幽之
澂應果報近之心倫日用遠
之僊釋宗莫不參伍薈萃
犁然列眉而荒唐弗錄蕪穢

弗錄王羽翼經傳總領風釁

弗錄寧獨二氏之史臣抑亦

六籍之功首矣余於先生夙

受一廬今以守靈間郡復得

嚴事檢其居往戶時翫黠淹

雅具良叟材以蚤遂初衣故

稗史彙編

序

上

得以嚴尻之暇敗浪千古既
以其大指續馬脊與通序而
茲復賈其餘勇白昔丹鉛以
就斯編豈曰道杜稗裨不廢
洛誦猶亦有大小兼識竟乎
余授而卒業嘉其敘

朝章

國憲以書徵風攷倍悖物多識
似詩別貞淫嚴勸戒似春秋
義例蓋庶幾乎刪述不謬於
聖心不徒資譚麈備掌故已
亡是亦可閱之帳中故弁其

釋史彙編

序

十三

昔簡使與通彥竝唐以埃潤
色鴻業者採焉

丁未之冬十一月溫陵蔡增鼎
題于松厓之杜巖軒



釋史彙編叙

荀仲豫曰立典有五志焉達道
義章法式通今古著功勛表賢
能缺一匪史已斯不亦千百載
史家之明鑑乎茲顧史之職昉
自黃帝成周遂設太史小史內

序

十三

外史以至甸男采衛國不乏史
史不乏官皆世世掌之墨子所
稱百國春秋是也摠其凡要以
列妍醜具勸戒存往詔來荀氏
五志盡之矣嗣後燼於秦蝕於
辟亥豕魯魚於傳寫且也史非

世官域聽睹規避忌欲書而不
敢書雖書而不盡書則山澤之
臞掇拾其遺聞各勒一家言由
周秦晉魏迄於今亡慮數百種
世以其不列掌故不藏金匱石
室也而一切稗目之夫命名以

序

十四

稗明乎其非正史矣顧托以徵
是否削隱諱正史所遺佚掛漏
而不及臚於天下後世者昭昭
乎揭日月而行則稗胡可廢也
宋太平興國間嘗給諸臣筆札
彙郡國雜傳小說為廣記若干

卷實鮮所義例元儒仇陶兩君
乃後先類次似稍有義例矣覽
者猶以繁詭龐雜未覩要領為
訾王洪洲先生因取校讐之夷
其蕪穢不經者參以

序

十五

成編付之剞劂氏余讀而卒業
焉覺其廣而核詳而有體三才
五行之運化經史文學之摠括
而道義以參兵農禮樂之詳明
輿服宮室之軌則而法式以昭
皇帝王霸之升降倫紀風俗之

正變而今古以綜爵祿刑賞之
上下仕宦階秩之崇卑忠勤廉
節之品目而功勲賢能以叙他
若仙宗秘授術士玄言則道義
之歸餘也揚扃閭閻參伍名物
則法式今古之支流也明徵因

序

十六

果幽闡隱佚則功勲賢能之遺
緒也而決策壹稟之五志稗官
而券正史之義一編而獵千古
之踪其於以羽翼經傳總領風
教故足術耳寧與夫齊諧謔臯
淩虛鑿空之說可一切吐棄者

將乎哉曩先生官柱下為明御
史諸所條上大率陳道法興替
獻古今善敗而於在位功過賢
奸之辯尤注意焉然以骨鯁翫
臈故不盡究厥用於天下天下
亦謂先生以彼其才今盡究於

序

十七

用即經緯兩間奚難焉廼先生
政以蚤遂初服獲長有天地之
日以竟其適於蠹簡殘籍中是
編也僅亦生平之未盡究者一
露其梗概云先生前是嘗續文
獻通考諸書學士大夫好古者

麋集其門矣嗟嗟孔子歸而春秋作朱子遜而綱目脩古人托纂述以寓志庸詎先生也歟哉

東越張九德謹題



序

十八

序釋史彙編

周官以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枋
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
之志而皇華之使以時采歌謠
奏疾苦誅謀度詢而貢之天子
天子復巡行方岳陳詩納賈召

序

十九

故老而問之而太史又籍而記
之故當其時途歌巷謳皆領於
太師天子得以考其風俗之貞
淫醇濫而行章獮焉則詩即為
史史即為政非必區區焉取一
朝之興革遷除而屬詞比事如

近世編年之體也乃說者以野史為稗史隘已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固盛世之史而春秋則衰世之詩春秋作而正史宗焉然而古太史亡矣蓋東遷而後史職伶人久失其官孔

序

子

子不得已而刪述贊備存什一於千百然晉之霸焉而採秦之夷焉而採鄭衛之諧謔焉而採其於是非得失之林鴻纖畢具倘亦稗官之權輿乎稗官蓋說家之祖而古摯御彤管之遺則

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閭師縣師各有其書在漢固有典司者號黃車使書九百四十矣司馬氏羅網舊聞皆缺而不錄子不語怪將毋謂其誕固不雅馴耶則鑄鼎以窮神姦禹復何

序

子

為者且義軒之事若存若亡稍或識之庸不乃愈乎且安知其非當年之故而必盡汰為乃知典墳散佚豈獨羸火為祟即蠹編斷簡放失何限蒐獵而弋獲之臚陳囊括端俟宗工此王先

生彙編所為作也先生因宋元
舊集參昭代新編評稽楚析衷
而成書大無夸毗細無漏網詞
工而格於理者刪事賊而畔於
正者刪其不廢者六猶秦晉之
盟誓而鄭衛之諧謔也夫盟誓

序

三

者譎諧謔者蕩其離經背道滋
甚夫何取而存之豈非括于無
邪之旨耶抑以證風辨俗麗美
惡而勒勸戒不妨並傳之以觀
來禩耶斯固先生彙之之意不
謬于聖人者也詩亡而史作史

失而求野春秋其大宗也裨史
其支裔乎閭師之於閭也比長
之於比也雖施舍饋禴之瑣瑣
亦司徒三物八政之助是編出
而觀風者以扶父教削牘者以
訂謬誤載筆者以資辯博其六

序

三

素王之間師比長哉
戊申秋仲嚴陵毛一鷺書於此
靜齋



稗史彙編引

王洪洲先生博綜名物為當代大儒予嚴事先生四載輒咨今而得古人之是非訊民事而聞天道之消息蓋自予事先生而後知學之有益於治也平生刪

序

二十四

雲間周有光刻

述自黃虞道術之祖後世名法之宗靡不兼貫而稗史一編又最晚出大抵採百家之芳而披其駁去詭異驚愚之說而反之經則曾之約孟子之所謂成也方予哭子於去華之日猶不敢

忘先生平日相長之言勉操筆

而為之引其編縣庭有特鹿民之誣訟者輒取其詞以飼鹿而鹿愈澤今鹿無所飼願鬻以佐梓人帙廣而費鉅計廩則不足而以食志則有餘先生好我哉

序

二十五

歆其志而可耳

雲間舊令豫章熊劍化謹題



昔壽春令留犢而去豈不成廉吏哉後者謂稍近於矯熊侯

善清畏人知者心善裨史剏
厠而垂橐無可捐助乃遣特
庶貽書洪洲先生曰請售以佐
梓人其趨之如度不可想見耶
庶故好食奇字茲以奇字為
勞之剏厠不曰傷惠而授受

跋

有名且絕勝苗令君留牒可
以風世矣 陸應陽跋

稗史彙編引

劉安氏曰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
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此胡以稱
焉蓋經藝雖陳於列聖而補葺尤
藉夫群儒此志乘所以繼六藝而
作也志乘也者將以羽翼六藝而

稗史彙編

序

三

天下後世目之曰正史正史具美
醜存勸戒備矣間有格於諱忌隘
於聽睹而正史所不能盡者則山
林藪澤之士復搜綴遺文別成一
家言而目之曰小說又所以羽翼
正史也者著述家寧能廢之六朝

以降遂有諧史逸史塵史野史程
史相繼遞出其他為論為表為記
為錄雜然流布於寓內雖今昔殊
時純駁異致均之能通道略物要
不能為洪範商頌亦奚必不為洪
範商頌也元儒仇遠博采羣書著

稗史彙編

序

為稗史而陶九成氏又從而增益
之作為說郭二先生用心良亦苦
矣然覽者猶病其繁蕪穢雜故迄
今三百餘年互相抄錄未有能付
梓以傳示四方余嘗讀而好之至
悽悽不能釋手然猶懼其終於湮

沒也遂即明農之暇重加讎校凡
繁蕪之厭人耳目詭異之蕩人心
志者悉皆芟去勿錄若我

朝諸君子所著小史諸書有足闡
發經傳總領風教者雖片言隻語
無收並蓄總之為綱二十有八列

稗史彙編

序

之為目三百有二十而命之曰稗
史彙編是集也今明析類令人易
於檢閱而記事之次一以世代先
後為序俾將來作者得隨時隨事
而附入此又命名之意也或曰是
編采取羣書無慮七百餘種而今

計所錄不過十百之一二得無後
人復以病二先生者病之乎余曰
不然移山跨海之談傾天折地之
說非不為厭常玩俗者所欣艷然
由之以闡發經傳總領風教不得
而與也故劉安氏既曰不期於洪

稗史彙編

序

三

範商頌而他日又曰旁光不登俎
駟駟不入牲讀者合而觀之始知
余之存十一於千百固懼夫旁光
駟駟之誚耳

萬曆歲次丁未孟春朔日上海王
圻謹識

校刊姓氏

神超姜雲龍

順治李廷對

勾吳何爾復

東陵劉永祚

容成唐繼冲

從龍張有常

仁甫林有麟

稗史彙編

序

三



稗史彙編卷之一

引書目錄

太公金匱

陸賈新書

神農本草

素書

紀異錄

聞見雜錄

談錄

幽明錄

見聞錄

異聞錄

駭聞錄

東軒筆錄

雲齋廣錄

松窓雜錄

幙府燕閒錄

東臯雜錄

北山錄

江南錄

江南別錄

江南野錄

三輔決錄

瀟湘錄

會稽典錄

吳錄 僊王志

稗史彙編卷之一

靈怪錄

吉凶响錄

樹萱錄

三朝聖政錄

集古目錄

韓忠獻別錄

聞見錄

賓退錄

實賓錄

四朝見聞錄

隨隱漫錄

紹陶錄

古杭夢遊錄

墨娥漫錄

風土記

關中記

河東記

益州記

梁州記

會稽記

三齊略記

涼州記

宜都記

鄴中記

秦州記

三秦記

潯陽記

始興記

卅陽記

齊地記

太康地記

豫章記

廣州記

南康記

湘中記

襄陽記

番禺雜記

西京雜記

廬山記

青城山記

嵩高山記

華山記

羅浮山記

西鄉記

北鄉記

成都古今記

玄中記

燕北雜記

述異記

廣異記

宜祥記

玉箱雜記

洞冥記

搜神記

續搜神記

東方朔記

冷聞記

東觀奏記

青緇雜記

老學庵筆記

稗史彙編卷之一

仇池筆記

封氏聞見記

三夢記

筆記

建炎雜記

西齋話記

續筆記

古杭雜說

暇日記

洛陽伽藍記

鶴林玉露

溪蠻叢笑

當待言旨

家世舊聞

藏一話腴

傳載

雜纂

雲谿友議

談選

犢子隨識

石林燕語

杜陽雜編

廣志

括異志

徂異志

異物志

臨安異物志

長安志

南越志

北里志

翰林志	續翰林志	方外志
華陽國志	西域志	鷄林志
九域志	陳留志	名山志
神仙傳	續仙傳	列仙傳
仙傳拾遺	王氏神仙傳	高士傳
高道傳	高僧傳	孝子傳
名臣傳	烈士傳	益都耆舊傳
長沙耆舊傳	陳留耆舊傳	汝南先賢記
廣州先賢傳	陳留風俗傳	扶南傳
杜蘭香別傳	漢武內傳	鄴侯家傳
稗史彙編	卷之一	三
韓詩外傳	軒渠錄	戎幕閒談
牧豎閒談	豹隱記談	慶溪筆談
佩楚軒客談	桂花聚談	蕭航記談
錢塘遺事	鷄林類事	玉礪雜書
野客叢書	貴耳集	綿畧 考工記
捫虱新話	玉壺清話	乙卯避暑錄
明道雜志	松漠記聞	兼明書
虜庭事實	抱朴子	志雅堂雜抄
炙轂子	玉泉子	金華子
頰真子錄	感應經	賈氏談錄

中朝故事	吹劍錄	步里客談
西溪叢話	娛書堂詩話	冷齋夜話
涑水紀聞	該聞錄	緗素雜記
鑑戒記	事始	續事始
玉泉子真錄	金華子雜編	燈下閒談
清尊錄	意林 撮書	鬻子
鵬冠子	王孫子	申子
慎子	燕丹子	鬼谷子
尹文子	公孫文子	屍錯新書
賈誼新書	呂氏春秋	鹽鐵論
稗史彙編	卷之一	四
說苑	法言	太玄經
論衡	新論	正論
潛夫論	風俗通	商君書
阮子	正部	士緯
通語	荀悅申鑒	仲長統昌言
典論	人物志	任子
篤論	體論	淮南子
傅子	唐子	尸子
泰子	梅子	物理論
化胡經	鄒子	成敗子

古今通論	中論	萬機論
法訓	新言	鍾子芻蕘
默記	正書	蘇子
世要	陸子	折言
幽求子	于子	春秋後語
孫子	義訓	諸葛子
要言	符子	師曠禽經
兵法	黃石公說	淮南萬畢術
筆墨法	悅生隨抄	野雪鍛排錄
教坊記	後耳目志	洞天清錄
稗史彙編 卷之一 五		
畫鑒	就日錄	茅亭客話
閒談錄	卻歸編	倦遊雜錄
稽神錄	宦遊紀聞	芥隱筆記
楚史構机	博異志	幽怪錄
續幽怪錄	因話錄	泊宅錄
相鶴經	相貝經	太平廣記
質龜論	養魚經	三器圖議
別國洞冥記	雲林石譜	漁陽公石譜
希通錄	野人閒話	愛日齋重抄
坦齋筆談	負暄雜錄	碧鷄漫志

打馬圖經	遂昌山樵錄	忘懷錄
甘澤謠	鐵圍山叢談	中吳紀聞
浩然齋意抄	視聽抄	浩然齋視聽抄
儒林公議	行都紀事	南唐近事
洛中紀異錄	讀書愚見	幽閒鼓吹
琵琶錄	隋唐嘉話	嘉話錄
天隱子	植杖閒談	葆光錄
桐陰舊話	雲莊四六	常居聽餘
三柳軒雜識	癸辛雜識	船窓夜話
漁樵閒話	昨夢錄	臆乘
稗史彙編 卷之一 六		
清波雜志	清波別志	山家清供
山家清事	諧史	歸田錄
孔氏雜說	塵史	湘山野錄
墨客揮犀	感應類從志	逸史
西征記	碧雲騷	肯綮錄
小說	集異記	卓異記
荆楚歲時記	桐譜	北風揚沙錄
白獺髓	宣政雜錄	洛陽名園記
洛陽花木記	雲仙散錄	高齋漫錄
山房隨筆	三朝野史	遂初堂書目

真率紀事	瑣語	灌畦暇語
五國故事	韓魏公遺事	范文正公遺事
九河公語錄	羯鼓錄	開顏集
善謔集	觀時集	臨漢詩話
續齊諧記	采異記	神異經
香譜	酒譜	竹譜
孫公談圃	平泉山居記	國史異纂
鰲國樂頌	詩論	續釋常談
善誘文	好生錄	超然居士六法
官箴	翰墨志	螢雪叢說
稗史彙編 卷之一		
續鷄肋	唐溪詩話	皇明世說新編
石湖菊譜	老圃菊譜	梅譜
牡丹志	蔬食譜	菌譜
筍譜	芍藥譜	海棠譜
龍城錄	法帖譜系	金坡遺事
景龍文館記	樂城遺言	隨遺錄
硯史	端溪硯譜	法書苑
玉堂雜記	王公四六話	西曠常言
海岳名言	雲麓漫抄	夢蕉詩話
諸集拾遺	呂氏鄉約	獻醜集

學齋佔筆	試筆	茶錄	茶經
煎茶水記	道山清話	後山詩話	
瓦缶漫記	保生要錄	歲時雜記	
師友雅言	遼志	歲時雜記	
大金國志	洞天福地記	南方草木狀	
吳下田家志	格古論	竹坡詩話	
貢父詩話	紫微詩話	溫公詩話	
珊瑚鉤詩話	閒中教說	刀劍	
荊州記	賜谷漫錄	無名公傳	
書訣墨數	南楚新聞	談賓錄	
稗史彙編 卷之一			
紀文談	雜說	真誥	
大中遺事	秦中歲時記	辨惑論	
褚氏遺書	蘇氏演義	談助	
洞微志	雞跖集	國史補	
青瑣後集	金鑾密記	士林紀實	
橘錄	冷間記	初學記	
青箱雜記	獨斷	續書譜	
筆說	祛疑說	東谷所見	
荔枝譜	雞林志	法顯記	
東園客談	北征記	玄中記	

燕北雜記	嵩山記	畫簾緒論
師友談記	使遼錄	世說新語
物類相感志	程史	武侯新書
三輔黃圖	夢華錄	書斷
漁樵問對	國老談苑	晁氏客語
厚德錄	東坡志林	白虎通德論
詒謀錄	坐忘論	雷澤漫錄
避暑錄	鑑湖錄	金山志
倚覺寮	稽古定制	勸善錄
夷堅志	神僧傳	效顰集
稗史彙編 卷之一		
古今注	折獄龜鑑	樂善錄
皇朝類苑	橫浦語錄	鼠璞
中華古今注	前定錄	續前定錄
吳興掌故	隨筆	王文正遺事
輟耕錄	山樵雜錄	歷代小史
東園友聞	廣客談	宸章集錄
明興雜記	三朝聖諭錄	天順日錄
古穠雜錄	瑣錄	文憲筆記
損齋備忘	畜德錄	立齋閒錄
皇明記畧	王文恪筆記	枝山野記

懸笥瑣探	瑯琊漫草	日詢手鏡
朝鮮紀事	清溪暇筆	寓圃雜記
病逸漫記	兩湖塵談	復齋日記
繼世紀聞	蓬軒類記	菽園雜記
孤竹賓談	鳳州筆記	耳談
續耳談	兩山墨談	聲雋
七修類稿	晁氏讀書	晁文公道院集
劉先生通言	樵牧子	長水日抄
談林	湖海收奇	丹鉛總錄
震澤紀聞	浮物	蒙泉類博
稗史彙編 卷之一		
松窓寤言	太藪外史	水東日記
讀書筆記	空同子	燃犀集
後山叢談	中吳紀聞	遊宦紀聞
筆疇	美遊集	樵談
鼎錄	鍾嶸詩品	本事詩
兩同書	希夷府	文錄
臥遊錄	宜齋野乘	四友齋叢說
覽勝紀談	說園識餘	揮塵新談
烟霞小說	蓬軒吳紀	蓬軒別紀
馬氏日抄	紀善錄	稼曹名臣錄

庚巳編	艾子後語	說聽
語怪四編	臺閣名言	何氏語林
雙淡雜記	諸書雅異	鶴林子
玉堂漫筆	江湖紀聞	剪勝野聞
夷白齋詩話	草木子	西疇老人言
龍舒淨土文	名賢彙語	華夷珍玩考
奚囊續要	王元禎小說	漱石閒談
白醉瑣言	小爾雅	開元天寶遺事
宛委餘編	墨莊漫錄	法藏碎金
餘冬序錄	星槎勝覽	瀛涯勝覽
稗史彙編 卷之一		
國憲家猷	禪寄筆談	造化論
歲時廣記	物原	女紅餘志
古琴疏	瑯嬛記	誠齋雜記
孔氏雜說	戴氏鼠璞	三餘贅筆
夷堅支	學圃憲蘇	五色線
卮言	鵝林子	春秋文耀編
海鮑船賦	玄晏春秋	兩漢博聞
孔平仲雜說	鵝林子	禪編
南峯雜記	庚溪詩話	劉賓客佳話
東觀漢記	齊東野語	古今詩話

玄亭閒話	筆叢	藝林伐山
疑庵日記	癸未雜志	厭勝書
存餘堂詩話	客坐新聞	客齋四筆
河上楮談	吹劍續錄	歐公詩話
石林詩話	避暑漫錄	金石錄
傳燈錄	博物志補	涉異志
異聞實錄	山齋雜錄	內苑醍醐
名賢說海	唐詩紀事	藝林學山
清夜錄	搔首集	真仙通紀
呂氏家傳	蜀檮杌	東園客談
稗史彙編 卷之一		
代醉編		

門類目錄

天文門

卷之二

造化總論

天類

日月

日類

卷之三

月類

星類

風類

雲類

卷之四

雷類

雨類

虹霓

露霧

雪類

水類

雹類

次舍

稗史彙編

卷之一

十五

九十一

卷之五

五行

時令門

卷之六

總論

支干

卷之七

曆數

春類

夏類

秋類

冬類

地理門

卷之八

總論

地理

山類

卷之九

巖洞

石上

石下

卷之十

河海

江湖

水泉

池塘

潮汐

卷之十一

東都

郡邑

卷之十二

坊市

關塞

街衢

井田

稗史彙編

卷之一

十六

九十一

橋梁

園林

卷之十三

堪輿

古蹟

風俗

陵墓

卷之十四

東夷

南夷

卷之十五

西南夷

西夷

卷之十六

北夷

人物門

卷之十七

帝王上

卷之十八

帝王下

上皇太子太孫附

卷之十九

偏霸

侯王

卷之二十

統系

皇后

卷之二十一

妃嬪

御史彙編

卷之一

十七

卷之二十二

公主

聖賢

德行上

卷之二十三

德行下

卷之二十四

忠良上

卷之二十五

忠良下

卷之二十六

節義

卷之二十七

循吏上

卷之二十八

循吏下

卷之二十九

方正

卷之三十

清操

卷之三十一

雅量

御史彙編

卷之二

十八

卷之三十二

幹局

夙慧

卷之三十三

文學

卷之三十四

隱逸

卷之三十五

俠烈

卷之三十六

豪爽

曠達

捷悟

任誕

勇捷

卷之三十七

貪暴

奸宄

忿憤

卷之三十八

富足

貧士

僉邪

卷之三十九

品題

卷之四十

與人

卷之四十一

神史彙編

卷之一

十九

名姓

倫敘門

卷之四十二

父子

祖孫附

賢母

孝子

卷之四十三

兄弟

卷之四十四

婿甥

卷之四十五

婢妾

卷之四十六

賢媛上

卷之四十七

賢媛中

卷之四十八

賢媛下

卷之四十九

妓女

伎術門

卷之五十

神史彙編

卷之一

丰

農家

卷之五十一

醫家

卷之五十二

卜筮

卷之五十三

占候

卷之五十四

風鑑

卷之五十五

博戲

卷之五十六

畫家上

卷之五十七

畫家下

卷之五十八

巧藝

方外門

卷之五十九

道釋總論

釋史彙編 卷之一

道教

仙一

主

合

卷之六十

仙二

卷之六十一

仙三

卷之六十二

仙四

卷之六十三

仙五

卷之六十四

女仙 方士

卷之六十五

脩真

卷之六十六

釋教雜紀上

卷之六十七

釋教雜紀下

卷之六十八

釋教總論

釋一

卷之六十九

釋二

神僧

詩僧

奸僧

釋史彙編 卷之一

主

比丘尼

身體門

卷之七十

身體

國憲門

卷之七十一

戶稅

賑貸

漕運

邊防

戎兵

軍衛

卷之七十二

國學

籍田

符璽

卷之七十三

雜述 典制 黜陟

卷之七十四

爵賞 錫予 刑法

職官門

卷之七十五

總論 宰相

卷之七十六

省部 館職

卷之七十七

稗史彙編 卷之一

省監 儲官 諫官 卿寺

雜職

卷之七十八

司天 諸使 牧守 掾吏

王官 女封

卷之七十九

軍職

卷之八十

勲階 祿俸 內侍上

卷之八十一

內侍下 元祐黨人附

仕進門

卷之八十二

仕進

卷之八十三

雜宦 薦舉 恬退 失意

人事門

卷之八十四

遭逢 感慨 恩幸

卷之八十五

稗史彙編 卷之一

評薦

卷之八十六

家範 箴規 脩持 識鑒

卷之八十七

編戾 汰侈 儉嗇 報施

卷之八十八

稱謂 忌諱 尤悔

卷之八十九

輕詆 假譎

卷之九十

仇怨 傾儉

卷之九十一

攝生 痰疾 醫療 哀逝

卷之九十二

自新 言語 宴會

卷之九十三

遊覽 俳調上

卷之九十四

俳調下

卷之九十五

稗史彙編 卷之一

矜衒 簡傲 惑溺

卷之九十六

謬誤

文史門

卷之九十七

經書

卷之九十八

史評 子評

卷之九十九

文章

卷之一百

王言 公移 方書 偶對

書目

卷之一百一

雜文 表奏 賦頌 連珠

贊志

卷之一百二

歌謠 讖謎

卷之一百三

尺牘 雜書

稗史彙編 卷之一

卷之一百四

事考上

卷之一百五

事考下

卷之一百六

釋義

卷之一百七

書原 書家

卷之一百八

書法

卷之一百九

文用

卷之一百十

金石刻上

卷之一百十一

金石刻下

韻學

卷之一百十二

鑒古 辨訛上

卷之一百十三

辨訛下

稗史彙編 卷之一

詩話門

卷之一百十四

詩話一

卷之一百十五

詩話二

卷之一百十六

詩話三

卷之一百十七

詩話四

卷之一百十八

詩話五

卷之一百十九

詩話六

卷之一百二十

詩話七

宮室門

卷之一百二十一

宸居

公署

卷之一百二十二

堂齋

寺觀

稗史彙編 卷之二

飲食門

卷之一百二十三

茶上

卷之一百二十四

茶下

卷之一百二十五

酒上

卷之一百二十六

酒中

卷之一百二十七

酒下

卷之一百二十八

食上

卷之一百二十九

食下

衣服門

卷之一百三十

冠服

雜服

祠祭門

卷之一百三十一

稗史彙編

卷之一

二十九

郊禘

從祀

祈禳

祀先

百神上

卷之一百三十二

百神中

卷之一百三十三

百神下 神號

卷之一百三十四

巫覡

喪葬

碑碣

卷之一百三十五

鬼物

器用門

卷之一百三十六

扇類

戲具

卷之一百三十七

度量衡

什物

卷之一百三十八

兵器

農器

卷之一百三十九

鼎彝

旗蓋

舟車

珍寶門

稗史彙編

卷之一

三十

卷之一百四十

珠玉

卷之一百四十一

雜寶

金銀

錢幣

音樂門

卷之一百四十二

樂律

樂府上

卷之一百四十三

樂府中

卷之一百四十四

樂府下

卷之一百四十五

樂舞 樂器上

卷之一百四十六

樂器下

花木門

卷之一百四十七

花木總論

五谷

牡丹

芍藥

卷之一百四十八

稗史彙編

卷之一

海棠

菊類

蘭類

荷類

芝類

雜卉

卷之一百四十九

草類

蔬類

卷之一百五十

藥草

卷之一百五十一

木類

卷之一百五十二

菓上

卷之一百五十三

菓下 竹類

卷之一百五十四

香類 炭類

禽獸門

卷之一百五十五

總論 獸一

卷之一百五十六

獸二

卷之一百五十七

稗史彙編

卷之一

獸三

卷之一百五十八

獸四

卷之一百五十九

禽總論 禽上

禽下

禽獸治療

鱗介門

卷之一百六十

鱗介上

卷之一百六十一

鱗介下 蟹志

卷之一百六十二

昆蟲

徵兆門

卷之一百六十三

前知

卷之一百六十四

符兆

卷之一百六十五

夢徵

卷之一百六十六

神史彙編

卷之一

運命

禍福門

卷之一百六十七

轉生

輪迴

陰祐

卷之一百六十八

善報

卷之一百六十九

惡報上

卷之一百七十

惡報下

災祥門

卷之一百七十一

祥瑞

災變

志異門

卷之一百七十二

總記

災侵

神異

人異

事物

水土

玉石

穀食

卷之一百七十三

動物

植物

官室

器用

卷之一百七十四

神史彙編

卷之一

邪鬼

卷之一百七十五

妖怪

祛妖

天文門

造化類

七政總論

凡天地之氣積於陽而其精外明者謂之日氣積於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於地精浮於天者謂之星五行之精是謂五緯列居錯峙各有所受於日光故字從日生經星則麗天而左行七政則違天而右繞譬諸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

神史彙編

卷之二

晉書

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右焉日經千里王千里取象於日蓋立表景較一寸晝夜所經謂之則為地一千里以此法定為例晝夜所經謂之一度仲夏暹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暹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日臨於卯酉則晝夜適中房星則宿騰赤道晝月如銀九受日之光其魄嘗滿日相對人處中間乃見其全日在其傍自下而視故但見如一眉及去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亦猶日初出時人平視之則光及既中仰視則小非日月之不同乃視之有異也日初而涼日中而熱乃天道下濟而日則利於下臨故也夏初蓋陽氣所熏冬而寒乃陰氣所薄爾月在天上日在地下地

光從四面而射故月滿如鑑月魄承日故明為所蔽而日食晦朔之際日月同度乃相掩也日有暗虛故

陰為所射而月食月食必有暗虛故不受其光陰虛亢順則不至相蔽而不食矣日之行也舒晝夜行

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十二度日月所會是謂

辰日月同度謂之合朔一歲凡十二次如二月在

晦已會則月魄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

日縮則先中而朔月古曆以九百四十一分得半

日之外又增二十九分合為四百九十九分姑以

正月二十九日半強言之正當三十日午正則已

過其口中分故後中而朔而月大又以正月所餘

四百四十一分積至二月二十日午正後當半強

則其中分尚遠故先中而朔而月舒前速後近一

小推或大小併見兩月皆可推舒前速後近一

遠三謂之弦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

四分益近一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

舒光晝體伏謂之晦月行二十七而與日會日之

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熒惑火星二年一周天木

歲星十二年土鎮星二十八年金星一周水星附

於日速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二

十八宿日之所經為黃道日角至箕為東陸乃春

陸乃冬之日道自奎至參為西陸乃秋之日道自

井至軫為南陸乃夏之日道此東西南北為四正

午卯酉也橫絡天腹中分二極者為赤道春秋二

分日循赤道平分天體晝夜中停春夏之交陽極生陰則陽升於天而生暑陰蟠於地而下降故天轉益緩而氣濁一降一升相推而成寒暑一驟一焦下濕故月星晦蒙晦相盪而成晝夜如以火熅竹上人體緩舒是其驗也秋冬之交陰極生陽則陰隱於天而生寒陽復在地而上浮故天轉益急而氣清如人襲重裘內燥外潤故月星明朗蓋水落水降天氣高爽是其候也日行三百六十度而成歲餘度之未周者為五日之強在天為度在曆為日月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及於日其不足者六日弱以不足乘其有餘歲得十一日積而成月則置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三歲一閏五

陰陽總論

凡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中和之氣在其中矣四萬二千里已上為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為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為陽而肅肅之陰出焉赫赫發乎地則地雖為陰而赫赫之陽發焉歲冬至之候

陽發於地一氣上昇七千里至六氣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為春分之節又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為夏至之節夏至之候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為秋分之節又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為冬至之節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為太和相因而為氣相盪而為氤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兆也乾道變化二氣流行氣之收歛而有質者為陰舒散而有氣者為陽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為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食而為風風行太虛旋轉不停或自上而旋下則雲成旋高此其驗也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為電電與陽在內者相應故電絕故雷已震震陽氣正墜為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為雨陰與陽得助其蜚騰則飄颻而為雲和氣散則為雨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為戾氣霾暄霾黃沙也暄陰氣也而過寒而凝也陰干於陽而氣薄不能以拚日則虹見虹者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陰陽之氣不常交而陰伏於陽而氣交者隨日所映晦故朝西暮東陰伏於陽而氣

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盛夏炎水百沸密其於生急投重泉則水結亦此類

月星布氣陰感之則肅而為霜陽感之則液而

為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殺物上溫而下寒則雨

而不冰隆冬而水泉有氣者蓋以陰遇陽也風不宜溫而溫則雨矣

而為雪陽縱而陰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雪霰

交集陽襲而陰乘之也冬天下雨風則必雷雷冬出亦必雪將雨則

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晞

地氣總論

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北景在齊州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天竺在中

釋史彙編 卷之二

國之西故啟東牖以迎陽溫清地當巽維日初極

熱而午乃溫骨刺幹僻在北際羊胛適熱而日已

復出五臺六月山飛陰雪故曰冰天象臺歲際壁

記納涼故曰炎海泰山有日觀鷄鳴而日已昇挹

婁處壑谷接九梯而氣采燠此地高深然也東海

入於無際水流之勢斯低識者謂其近尾閭之洩

天南風氣所宜與極北每相類識者謂其回北而

為南此地之限極然也夫日之所顯中於中土故

天地冲和之氣悉萃諸華而有衣冠仁義禮樂之

風殊方水土之精溢於尤物不過洗沙棲陸環異

之產蓋氣偏也彼窮荒遠徼如日本如流沙如羅

度此其地多熱如雪山如漏天如虬龍此其地多

寒皆日月所偏照梯航所罕通浸不與中國類亦

氣中之窮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山為積德川為

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蟠

鈴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蟬蛤之屬自滿月虧則虛東極以

至西極二億三萬五百里七十五步南北亦如之

神禹使章亥步地數東極里齒西極燕南極飲

米北極流鬼自東海至西海相去二萬八千里南

海至北海二萬六千里洪荒以六合維陽東抵扶

桑踰二萬里次則日本一萬五千里其地溫燠西

抵安息二萬五千里南至大秦八千里其地貴熱

南抵真臘二萬里次則扶南一萬三千里其地炎

暑北抵流鬼一萬五千里次則駱馬一萬四千里

其地常雪驛傳至此極矣周世維陽立表求地中

地中處在岳基乃開封府祥符縣想是有差地亦轉爾地在中水環地外

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萬五千里其下

降如其數時多東風秋遊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

如其數近西故也夏遊過南故日在其北冬遊過

北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莫知覺矣

水火總論

釋史彙編 卷之二

水火總論

陽陷于陰故能闢而受以爲水陽附于陰故能直而施以爲火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凝於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故應於坎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爲雲雨湛而在地爲淵泉求於石則擊之光發求於木則鑽之烟飛天地初分只有水火水便是地火便是日星也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爲山天氣始開水之澤查成地始凝而波濤起伏者所衝激處有如水之所趨其勢蓄泄則流而爲川山氣暮合而爲嵐水氣朝降而爲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天

傾西北非也乃地勢高近爾天下大山皆起西北乘高趨下如墮焉出

源如之龍門龍門以東水入於海黃河帶其前華岳鎮其西嵩山嶺其中泰山嶺其左淮南諸山次之江南兩山並驅其中必有水兩水夾行其中必

霄山水流東極氣虛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

既消而海不溢來者復息而谷不盈水流東極其

應於月者爲潮益日爲陽精陰之所依月爲陰

潮之所附朔望之際陰依於陽月近於日故月行疾而

潮應大朔望之後謂上下弦非近朔望月遠於日故月行遲

而潮應小春爲陽中陰生於午而晝潮大陽感也秋爲陰中陽生於子而夜潮大陰感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天地之至數也

人物總論

靈於萬物者爲人散於動植者爲物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天三生木在人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天五生土在人爲體受精於陰其聚而能靈者魄也故魂常附魄如日光之加月質受氣於陽其散而能神者魂也故魄常檢魂如

月質之受日光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嗟而溫者陽也吸而涼者陰也陽氣自左而循右猶天道尚左而衆星左旋也陰氣自右而絡左猶地道尚右而

匏瓜右繫也恐冬右繫茅山有右紐相指其異也所受之性雖不類遠然偏於木者常多惻隱之心或爲所抑而不達

水火亦然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

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而凡人莫知其

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

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千故人十月而生

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

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從

承陽辰數十一七九六十三三主斗主狗故狗三

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

生時日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

生音不遇五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

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為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

生星二十八宿為四方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

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九其餘各從其

類矣鳥魚生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魚遊於生鳥遊

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

飲而不食蟬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

者夏食而冬蟄介甲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

齧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

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隆者脂無角者

前角者脂而無後骨者豕屬而晝生者類父夜生

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此其然也羽蟲三百有六

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

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

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

之美也故太平之人仁東至冊穴之人智齊州以

日出

南戴日

為冊太蒙之人信西至空同之人武北戴斗極堅

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墟土之人沙漠土之人細

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輕土之人多利重土之

人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石氣多力暑氣多大寒氣多

壽陵氣多貪行氣多仁惟生乎齊州乃中國稟太

和五性全備為無虧

物性總論

為飛魚躍性之適也鵠鳴蟲躍跂行喙息翺飛蹢躅

皆一性也蜂分蟻爭義之似也鷄知將旦鶴知夜

半不類信乎鷗狎人而機忘犬吠屠而機露不類

智乎虎嘯而風生龍吟而雲起將雨而魚險將風

而鵲下不類感應乎燕知戊己虎知破衛巢居知

風穴居知雨不類幾先乎太華山將類穴居虎豹

然遂遭覆壁之禍則穴蟻屈而求伸狝斷而求法

不類自全乎狝尾可飾馬纓為人所逐知欲其尾

其勝以螻蟻之君臣鴻雁之兄弟出乎類也烏鳶

之知愛豺獺之有祭反其本也毛羽飛行之類故

屬陽鱗介蟄伏之類故屬陰兔為陰獸故尾短雉

為陽禽故尾長尾暗直而下垂乾鵲知來而不知往鵲陽

物故

物故

日乾知人憂喜之情於未來能結知來之理程能人言欲捕之先置酒連展於其往來知其往來穿其履人遂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魚食木者多力而羸熊食草者善走而愚鹿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鹿馬屬陽起則先前駝牛屬陰起則先後猴之聚也有糧有蓄熊之行也有館熊山行數千里各有岩穴林藪里迷失故道矣雀之為蛤以殊形而相禪如木之蟬蟬失之化蝶蝶之化蛾蛾之化蠶蠶之化蛹以不同形相禪者何可勝數但其微不察耳稗史彙編

之既神以鑽骨而效靈鸛鶴來魯而知人事之感杜鵑入洛而驗地氣之遷邵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入洛而驗地氣之遷手蓋地氣自北而南者順自南而北譬之草木可類舉焉故松柏鬱蒼而知其葉自根流松柏以葉之則不豫章盤固而知其本盛末茂固幹聳千尋復條肆則根亦如之故工部橘踰淮而枳蒿處陸而艾藻詩云豫章深出地寄根於水葵傾心於日凡花皆向日獨葵下草不植能殺衆草麻黃之芟雪不積麻黃性燥雪隨觀水而可驗晴雨木本草名兩占草而可消知水旱將水而水草生兔絲不土而蔓映果無花

兩實茨近陽而性暖大抵開映菱背日而性寒道實下垂則取其象以活心胡桃瓢縮則資其形以飲肺生於西者物多辛辛生於南者物多燥胡之類東北二物亦然木之類時方嚴凝生意固在故物有堅貞而能久焉時至長養陰慘潛施故物有浮脆而連萎焉麥受六陽之全故就實而昂而夏稻分陰陽之半則未實而俯稟木氣金救稟火氣至水耄而枯大豆夏實濟稟水氣至土旺而絕榮夏枯衍沃之區以種而毓人力所及不毛之地以氣而化雨露所成有根本則有枝幹有花實實中有仁而生生不窮之理具焉有一幹而榮殊者有一枝而遲速異者此各有消息爾草腐而為螢麥潤而飛蛾此物之至變蟹蟄而體凝久泥則化為石竹蘊而石堅此物之至精也延安石動植須之泥金木銀為汞砒之屑銅此物之相燧照火於日鑒取水於月此無情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同類之貴星墜而渤海決銅山擁而鍾鳴此異類感四者非動非植通於一則萬物畢矣王柏撰

物性感應

淮南子曰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麋鹿騰火上炎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闕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青星墜而勃海決又曰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詳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珥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霧滃而蟹螯枯露下而蚊喙折月虛而魚腦減星實而彗膚粟

行史彙編

卷之二

三才之始

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氣者中為人循之不得名曰易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復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重濁清以陽發故氣冲為天濁以陰凝故氣沉為地天地形別謂之兩儀列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周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高氏小史曰兩儀分五運通二體分形離為清濁三五曆紀曰天地渾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聖于地天日高一

丈地日深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此天地人之始也

三才名義

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天之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

行史彙編

卷之二

三才之始

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隨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總名為天地所以無總名何曰天員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有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天文名義

天曰太皓天精明日天曜天門曰九闕天部曰九部

天閃電曰列缺上清氣曰層霄白氣曰白氣北方
夜半氣曰沆瀣日曰九陽又曰耀靈日光耀曰
野馬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晡立表量月日月表月
日望舒朔而月見東方曰側匿日月星曰三辰五
星曰五緯星日被光曰衣青光星着天曰衣青天
凡星出入失度曰不效變常曰不舍上下不去曰
躑躅索繞淹留曰裴回偃蹇無制曰不禁白虎曰
金虎春曰青陽夏曰長贏秋曰白藏冬曰玄英春
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乙亥丁
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為上帝開塞之將曰八維北
裨史彙編 卷之二

水曰水介又曰木稼

人物始生

淮南子曰寢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
生庶人凡寢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
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手
、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庶
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
龍先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
生於庶龜

裨史彙編

卷之二

本二百七

按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吾儒之言如是而
已佛氏則言光音天人鴻烈解又言寢與海人
若菌可盡信乎荒唐如莊列亦未聞也

二儀起度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劫灰

漢書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
劫灰之餘也按西溪叢語載孫天舉云嘗見吳天
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
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

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
方多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
三四十里不絕者乃地脉也後兵火失其書亦
不能盡記其說武帝穿昆明池正西北方地也

天地里數

天周九十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萬里見春秋元命苞去地九萬里見徐幹

地廣東西二萬一千南北二萬六千見河圖自

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見山海經

川澤沮洳鳥獸之聚者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十

四頃硤石不舉者千五百萬二千頃見孝經援神契

釋史彙編 卷之二

四遊里數

天圍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按考靈曜云一

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

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

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

此爲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

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

四表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二十八萬七千里

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

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出宋李石博物志

天地有統

或曰天地亦有數乎曰無數也凡物有限而始有數
無極無限者也則天地亦無限何數之可言乎曰
天地有生滅乎曰滅于是則生于彼生無窮滅亦
無窮也曰然則有統之者乎曰有治一天地之主
號曰金昊治萬金昊之主曰諸福治萬諸福之主
曰九招治萬九招之主曰沛歸治萬沛歸之主曰
發間自發間而上無有窮極非吾之所得知也虛

天類

釋史彙編 卷之二

天形

晉天文志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
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天北是其證也

天體

渾天儀曰天如鷄子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地各乘
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攷書璿璣註
及諸儒論天體至圓而動似鳥卵包乎地外地體
至方而靜如殼之裹黃處乎天之中故曰渾天是
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天左旋一日轉運一遭其氣
極繁故能扛得地住蓋天地間一氣而已積氣成

象故生天生地化生萬物而無一息之或停

九野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各隨所向其名義亦有所取

天九門

太乙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長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衆曜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

稗史彙編

卷之二

九野

天裂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南大裂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者三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雞皆

鳴晉書

嘉靖癸巳十月初七日半夜天中裂一路內皆火光聲如爆竹星落如雨雞犬牛馬皆驚躍

天開眼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有啞人鄭姓者人稱爲鄭啞巴一夕至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炳耀仰視則天開眼

也隨拜隨喚人觀之不覺聲出于口自是不復

州曹進士守真云啞者乃其父之相識事信有之

啞巴因天開眼一拜而遂有音聲奇亦其矣

天河通海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大唐海渚者年年八月

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

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日月中可觀日月星辰自後

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又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

郭狀屋舍甚嚴遠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

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

稗史彙編

卷之二

天河

來意且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

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

年月自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

河時也

天門

陝西蘭縣鄉民陳鸞天順間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

闕上帝冕旒袍袖端拱其中儀衛鵠立者甚衆宮

殿欄檻炫彩絢目鸞疾呼家衆視之雲條合矣愚

意此卽蜃氣幻成人物樓臺之象非真天門也

天部七事

周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見有一書曰博學
記偷抄之得三百餘事今抄天部七事迷空步障
霧也威屑霜也教水露也冰子雹也氣母虹也屑
金星也秋明大老天河也

渾天

渾天之說何如曰合四圍上下周天之度而渾淪以
論之也其狀何如曰天體正圓半在地上半在地
下北極爲樞自東旋西也其體何如曰天之形遠
不可測觀經星不動乃知有體耳先儒以爲積氣
何也曰氣虛而浮浮則變動無常觀三垣十二舍

釋史彙編

卷之二

三十九十五張

河漢之象終古不移非有體質安能如是郝萌
曰天確然在上有長久之形是也予亦以爲然何
以運而不息曰動以氣機勢之不容自已也邵子
天地自相依附之說非乎曰礎之轉於水機在水
也匏之浮於水空在內也觀此則天之所依可知
瓶倒於水而不沉甕浮於水而不墜內虛鼓之也
觀此則地所附可知故曰天動於氣機地浮於虛

日月類

日月總論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也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
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刑德攷曰日月東行而
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行一度月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爲君
月爲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
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爲言實
也嘗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
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
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
爲星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

釋史彙編

卷之二

三八八張

一日夜爲一日剋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月月徑千里也所以有長
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晝長夏
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
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
三度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卽三
十日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有大小明有陰陽
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識曰閏者陽之餘

千里燭

道士王致乙曰我平生不曾使一文油錢在家則爲百子燈出路則爲千里燭意其日月也

日月東西

鶴山云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月生於離月生於坤曾賦十六夜月詩云乾闥一鈎金又一絕云西東月

釋史彙編

卷之二

七

月自來往那恤人間有喘牛

儔華結璘

結璘樓七聖紀曰儔華赤文與月同居結璘黃文與月同居儔華日精結璘月精又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儔儀結璘善相保梁丘子注曰儔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

七政虧盈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寨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

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爲光譬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八之觀遠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少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其影不過與日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冲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

釋史彙編

卷之二

七

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矩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箕九度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本始當同度彼則謂在己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三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夕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猶所

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見正之可也

日類

日出入

淮南子曰日出於陽谷入於咸池拂於扶桑是為晨

明登於扶桑之上東方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謂將明也

至于曲河曲山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東方多水之

地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

禺中對于昆吾昆吾直在南方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西南

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悲谷西南是謂晡時廻于

裨史彙編 卷之二

女紀西方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地

石西北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

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梁元帝

纂要云日光曰景月影曰晷日初出曰旭昕曰晞

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晷日晡曰晡日西落及照於

東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影

辨日左旋

予嘗作補二月度篇辨日月隨天左旋援引張橫渠

朱文公觀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註疏為

証詳無駁遺矣後因讀陸德明易音義至明夷卦

於左股註馬融王肅青腹字作般云旋一也隨天左旋也乃知經註已及之不待註疏及後世之辨也尤為端的惜先儒不及引此耳故錄以補其前說

高春

淮南子曰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音蘭石是謂下

春故梁元帝游後園詩云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

高春斜日下唐薛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皆本淮

南子也已上吳氏漫錄云予按高春二字古人用

者多矣今附益之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晏食

裨史彙編 卷之二

高春梁王僧儒表致仕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

忽至唐駱賓王露布破楊虔賊既而照盡高春雲

昏一夜柳子厚詩越絕孤城千萬峰空齋不語坐

高春皆以日影為言也註釋未暝時上蒙先春曰

高春欲暝時下蒙悉春曰下春豈晚日近昏之候

乎

日行次舍

曆法日行之度北至東井去極進南至牽牛去極遠

東至角西至婁是為春秋分先儒言北至東井南

至牽牛此南北以在天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

西以在地者言今按東井牽牛之南北蓋主北極而言北極位東井之北日自牽牛而北至於東井則去極為近而於時為夏至日自東井而南至于牽牛則去極為遠而於時為冬至然此南北必人從地面仰觀于天推考其進退遠近乃得而見故曰南北以在天者言也若東角西婁則主方位而言蓋二十八宿有一定之位角亢七宿居東奎婁七宿居西日行適東井牽牛之中在東而至角則為春分在西而至婁則為秋分然去東西是蓋一定之方人於地中左觀右視一望可見故曰東西

稗史彙編卷之二

以在地者言也

駭狼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羣秀龍豹之委頓駭狼之長嘯玄陸之短景言著生于微盛生于衰也駭狼長嘯謂冬至之日也淮南子冬至日在駭狼山龍豹之義又不可曉

稗史彙編卷之二

稗史彙編卷之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天文門

月類

釋月

爾雅釋名曰月闕也言滿則復缺也朏音未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也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朔月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朔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盡之名也晦灰也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彎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

稗史彙編卷之三

月進相望也

月兔蟾蜍

尚書武城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近也月二日死魄又曰厥四月哉生明哉始也月三日始生明又曰既生魄魄生明死十五後又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他切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切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與陽也

月輪減寸

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輪周圍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

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至堯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觀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時八月十五日也

隋真錄

里差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有尋斯于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卽見於西南中國生明

神史彙編

卷之三

二

三百五十一

之夕月去地纔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廻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則又何也里差乃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常儀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占者義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

字古皆音我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通其儀叶不偏不頗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老題爲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爲嫦娥卽拾遺之爲十姨也

月墜桂子

宋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之望秋色甚朗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有黃白黑三色食之有味辛香寺僧道式取以種之得二十五本皆成大木其花白其實丹今西湖飛來峰支分而廻拱者有曰月桂峰峰下有亭曰月桂亭皆因是得名也

神史彙編

卷之三

三

三百五十二

匏杓取月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一口欲自桂過湖同行者二人與俱止桂林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狀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辦治餽膳多市酒期醉適會

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勸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生撫掌對曰我幾忘之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燦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色漱灑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

月重輪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五更初洪邁以使事過臨淮境瞻月外有環暈五重附近者紫紅色

稗史彙編

卷之三

四

沃

白者次之青者又次之黃者又次之最外深紅各相去一丈分寸不差忒其圓如規馬上諦視起敬時天文官荆大聲隨行馳至旁附耳曰是謂月重輪前史所紀未有如今茲所見者但太陰極盛恐非太陽之利耳將曉乃沒未一月而高宗遜位

老通

星類

中星

五典疏曰二十八宿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每月各有中者洪範四曰星辰註云二十八宿迭見以叙節

氣疏云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若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所以叙節氣也隋書天文志云庖犧氏仰觀俯察以天二十八宿周於圓穹之度以麗十二位隨天而轉謂之經星

堯典四仲迭見之星則以午爲正月令昏旦迭見之星則以未爲中蓋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于午而中于未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是以午爲正也月令至於季夏乃曰昏火中則是以未爲中左傳曰火星中而寒星退詩曰定之方中亦皆以未爲中也

稗史彙編

卷之三

五

沃

經星牛女

容齋隨筆辨鬼宿度河篇曰經星終天不動殊不思天是動物經星即其體也蔡傳曰繞地左旋一日一週而過一度夜視可知矣但不似緯星過天各有年數牽牛織女七夕渡河之說始於淮南子烏鵲填河而渡織女續齊諧志云七月牽牛嫁織女詩人後遂累致詞殊不知淮南好奇齊諧志惟皆不足信故杜老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斷案矣又爾雅并荆楚記俱以河鼓爲牽牛不知何據月令明曰

季春旦牽牛中仲秋昏牽牛中正指斗宿言也

五星會南斗

秦二世五星會於南斗牛南海尉任囂知其偏霸之氣遂有志焉病且死召真定人趙佗行南海尉事故今呼爲尉佗漢高帝遣陸賈立爲南越王

太乙星

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召東方朔問其由朔對曰是星不見則下游于世爲君民福壽帝曰何以驗之朔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或乘舟或控鶴特異於常者則爲

釋史彙編

卷之三

六

三

驗見則斫竹建壇醮謝之帝如朔言日迎之是月果有會稽太守奏海中有入角面如玉色美紫折而腰蔽擲葉來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持一黃書自東海浮來等焚香迎拜甫及百步俄爲雲霧所遮後霧散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亭側進于帝帝令驗之曰此上界火餘經也

漢史

傳說星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申呂自岳降傳說爲列星傳說指商之良弼也然石氏云傳說者童祝女巫之官

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大祝以傳其說于神宮或遂謂之殷相說自莊周妄言始鄭氏云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蓋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說者謂傳母善之也偶商之傳說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由石氏書則傳者附達之意而說爲言說之說由鄭氏言則傳者保傳之義而說爲喜悅之悅二說雖未知孰是然謂之商相說則於星所王不相類知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星宿異名

釋史彙編

卷之三

七

四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不可枚舉聊述一二以俟知者木星固曰歲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故用東方之星宿名之耳惟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填星張衡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金星既曰太白詩又曰啟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啟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庚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位西也又曰將星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之故張

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
列宿數起於此也氏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
於氐猶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駟天閑以主馬
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房晨見之然房
心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按左傳昭公十七年
宋曰大辰之墟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
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
以其體而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註心宿一名大
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流火註云大
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爲南箕又箕斗總名曰
橫津蓋箕乃龍尾斗爲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
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
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荆楚
人呼爲擔鼓擔前也女星一名織女漢女之卑者
也似織婦女工之卑故名石氏又名婺女虛曰玄
枵蓋玄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枵猶言耗也耗亦
虛意又曰顓頊顓頊顯旭也亦以水德位北之意
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龜故左氏疏曰天龜玄枵別
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
作宮室皆以營室爲正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是也壁曰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珥訾之口蓋以
室壁四星相對四方如口之故珥訾亦名豕鬣春
秋襄公十八年歲在豕鬣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
以奎主溝瀆之事故名降昴一名大梁一名西陸
皆以屬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又名留
史記索隱曰留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
郭璞曰或呼爲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其
氏名鈇鉞主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爲
榆鬼以義名之也柳謂之味郭璞註曰味朱鳥之
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味爲鶉火疏曰柳謂之味
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鳥名火朱乃火色皆屬
南方故也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不可以理會
如宋中興志以參爲大辰不知參伐乃大辰也然
參伐其氏名爲大辰已不可解況又轉而他耶至
於五星時或散變而爲妖星復有三十九名此異
也又不足書

天文難知

宋王應麟厚齋博學雄文高出一時所著有玉海困
學紀聞等書可謂無書不讀然於天文似不知者
觀其論三星在天以爲其說有二毛氏以爲參鄭

氏以爲心不能定論殊不知參乃兩肩雙足三爲心則七星也心則三而已又曰三國之時月犯心星昭烈死是蜀爲正統他日熒惑守心而魏文殂又不同也亦不能斷殊不知三國鼎立二十八宿各有分地就同犯星宿所犯之日又各有所按也如五胡亂華之時而熒惑不見魏臣紛紛莫決崔浩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庚與午皆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笑之後秦中果早明年姚興死使知當時犯心守心之日卽蜀魏行事必能占之及於月落參橫之

釋史彙編

卷之三

十

天

始影瑄朗

女星旁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竝肩一星名瑄朗男子于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壽星

老人星一名弧南一名南極見則天下壽只一星耳今人往往以長頭短身拄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此皆傳習之弊畫工取巧而然士君子亦信之何哉

真宗二年有異人長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巧食輦下叩其所自則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

釋史彙編

卷之三

十一

傳言

聞于上召見內殿訊其能則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而逸去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蓋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像蓋卽今壽星像也

羅縠亭記

四餘星

日月水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喉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計生于天尾羅生于天首孛生于月炁生于閏蓋日月行首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卽孛

也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字
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
曆亦有四餘躔度

參商

兄弟不和夫婦不睦皆謂之參商左傳曰昔高辛氏
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沉居於曠林皆不相善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不忍滅遂遷閼伯於商王
辰星遷寔沉于大夏王晉星唐人以晉爲參星

鶉星

南方朱鳥蓋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天道左
轉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

神史彙編

卷之三

十一

三

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爲朱鳥之
象漢天文志柳爲鳥喙星爲鳥頸張爲鳥喙翼爲
鳥尾或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對曰朱鳥之象
止于翼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
鶉尾者何問元城先生曰以翼爲尾故耳氏星經
云鳥之闕竦其尾鶉之闕竦其翼以此知之

金無餘氣

五星皆有餘氣木紫炁火羅睺水月孛土計都而金
獨無有益天地間金常不足自然之理如國計多

訕而少盈民財多歎而少裕地土多瘠而少腴
夫四婦以錙銖而驅命攸係蓋造化殫其所不足
而賤其所有餘大都若此彼伯有石崇不悟天道
累貨鉅萬至於天收其聲鬼矚其室惜哉

列宿音訛

二十八宿今韵畧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韵畧
宿音秀亢音剛氏音低觜音訾皆非也二十八宿
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
止宿之義今乃音秀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
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今乃
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
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
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參觜爲虎首故有觜
之義音訾誤矣彼韵畧不知但欲異于俗不知害
于義也學者當如其字呼之

神史彙編

卷之三

十一

三

黃姑

古詩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世遂以黃
姑爲牽牛按天象賦注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王
軍鼓蓋黃姑卽河鼓耳是音訛而然卽杜云星落
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亦自誤用况其他淺見寡聞

者乎

五星聚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當入秦以取天下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五星聚於奎占者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後歷年果多予意開濂洛關閩之學亦本於是洪武間五星亦聚奎見懸筭諒占必如宋驗也嘉靖二年五

釋史彙編

卷之三

十四

三

星占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大心占曰心爲大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

步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

石雖借號其強易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耳

然以載紀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

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

武帝時星變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

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比初有孝靜帝之變

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庾翼與兄書曰歲星犯

天關江東無故而李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

憤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大詳矣世說云

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顓自以爲憂旣而無恙當

釋史彙編

卷之三

十五

三

時感謂顯求死不得此尤可笑

衆星感化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

狼星劉子蕭何感昂精而生典獄制律春秋左

五星會論

皇明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先是十二月二十日丙辰土星至室二十八日木星至室正月初四日辛卯火星從之初五日金星從之十一日水星從之從填星也後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金水火三星繼過壁而十六日辛巳日行至室與五

星會是夜月食于翼一分有奇五星皆伏而金星獨先見按天文書五星合是為易行王者有德受康子孫繁昌奄有四方無德受殃離其家國毀其宗廟百姓流離被滿四方營室為宗廟室為衛分為隴西翼為楚分為南陽五星所聚必有更張大率生福然必有德以承之至若吉凶所占或以所從如漢從福德唐從熒惑是也或以星之所主或以分野如東井屬雍州奎壁主文書是也惟宋真宗時五星聚鶉火伏於日下星官以為臣避君之象與今頗同但金星先見為稍異耳耳石之學不

神史彙編

卷之三

七

三

傳庸書以質知者

北斗占

震澤長語云 國朝中台星常拆或以下不交或以本 朝不立丞相之故又曰中台比十七星第四星也予固不知天文常見商巫咸謂第四星名天權王時令也漢張衡又謂中台不明或變朝廷廢正樂今桃李冬華雨暘不時歲歲有之却又今之樂果古之元聲乎太常典樂之官不過脩跡而已果如阮咸信都芳者乎張衡又論中台主宗室今據正德以後安化寧王二藩叛逆楚世子梟首

又不應乎亭閣正德初年彗星掃文昌其後劉瑾一出首逐內閣自後臺諫九卿無不被禍豈非斯文之厄乎

歲星化

漢東方朔為武帝侍臣十八年將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荅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對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

神史彙編

卷之三

七

三

長乳星

漢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河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惟其異遣人問之女子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上長乳星王祭祀齋戒不潔則見

五星形貌

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惟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而攷之得于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為人歲星為貴臣熒惑為童兒歌舞謔戲填星為老人婦女太白為壯夫辰為婦人若以此為畫則有所本矣

神史彙編

哀鳥

史記天官書五帝座後聚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漢書蔚然作哀鳥其氏星經作依鳥依亦音哀也注云哀鳥蔚然皆星之貌狀爾武功縣刻儲光義詩首一篇以哀鳥即作哀鳥郎哀字悞依亦音哀如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自注依音哀曹子建詩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可證

南陵使

南陵使者元豐八年太史奏熒惑守心是時太清宮道士王太初奏章於太一宮真室殿之中壇回云

釋史彙編

卷之三

七

至九天門下有傳上帝之命者曰已付南陵使者告行太初因問南陵使者為誰荅云見守心者是也自是京師大火文錄按左傳襄三十年或叫于宋太廟曰譴譴出出鳥鳴毫社如曰譴譴甲午宋災譴譴登南陵為妖乎

句星

淮南子曰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

子出太十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賜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十者恐公之見欺也晏子可謂忠于上而惠于下矣

牛女辨

猗覺寮雜言云牽牛牛星也織女非女星也織女三星在牛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婢之賤稱詩人往往誤以織女為女星按牽牛織女七月七夕相見其說始于晉張衡故後世遂有隔河鵲橋之說而議論亦紛紛矣杜子美詩云

釋史彙編

卷之三

九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亦誤矣余考天文圖織女在河南而東牛宿在河北而西以河為界子美詩是也張子賢謂女星在牛東為須女考天文圖須女在牛西一名婺女也不在東亦不隔河但牽牛婺女二十八宿之一而織女非宿中星也謂織女非女星誠然又考爾雅牽牛謂之河鼓河鼓十二星在牽牛北實非牽牛漢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是也白詩黃姑織女時相見牽牛悞為河鼓河鼓悞為黃姑七夕良會乃使河鼓冒此虛名則為可笑然考天文圖河鼓又在牽牛南又止

三星

注張

武廟嘗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因命內閣取
秘書通考別本又作汪張顧問欽天監亦不知為
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楊慎曰
蓋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汪味也鳥喙也音咒
南方朱鳥七宿柳為鳥之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於
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為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
示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於
私習張文之禁乎

稗史彙編

卷之三

辛

三

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
第六開陽第七瑶光第一至四為魁第五至七為
標合斗居陽布陰故稱北斗

邊方天文

晉書邊士云出塞遠去則北斗在南矣然不知去幾
許昨日讀胡文穆公北征錄始知出塞二月至地
名長清塞見斗南矣予度當時師行多緩若單騎
竟行恐不一月又交州遇哉生明之夕則月在天
中骨利幹國日沒煮羊脾熟時則日復東生矣是

東西南北之極不與中國同然則佛氏四大部洲
之說據此誠妄矣

風類

風

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噓而成風莊子云大塊
噫氣其名為風又云騰水上溢故為霧又云陰伏
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為電董仲舒
云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
氣也雨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
則合遲故雨細而密

稗史彙編

卷之三

主

三

風有八等

呂氏春秋曰風有八等東北曰炎風炎風長氣所生東
方曰滔風滔風所生東南曰薰風薰風或作景風南
方曰巨風巨風所生西南曰凄風凄風所生西
方曰飂風飂風所生西北曰厲風厲風所生北
方曰寒風寒風所生東方曰暍風暍風所生

月令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
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以為風陰合
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王也四

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閭闔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又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閭闔風至生蔣麥不周風至蟄虫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脩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

釋史彙編

卷之三

王

三

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化四鄉閭闔風至則申象刑飭困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脩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早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此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船舶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騷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

女游于江中出入必有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吼天氏

呂園家貧秋深大風隣人朱錄事富而輕俊疊小紙擲園前云呂園洛師人也身寒而德備一日吼天氏作孽獨示威于園耳

花信風

東皐雜錄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翻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棟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爲寒絕之候唐人詩云棟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黃時雨意濃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又古詩云早禾秧雨初晴後苦棟花風吹日長

釋史彙編

卷之三

王

三

跋扈將軍

清異

鯉魚風

隋煬帝泛舟忽陰風頗緊嘆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提要錄鯉魚風乃九月風也李賀詩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

花鰭扇

以開花底為花舖扇潤花雨為花沐浴至花老風雨斷送益花刑耳清異錄

石尤風

石尤風者傳聞為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為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近有一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

押史彙編

卷之三

王西

三五七

後有人云乃密書我為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江河記

樵風

漢鄭弘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覓箭弘與之問弘何所欲弘知其神人也乃曰常思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世號其舟所經行處為樵風溼在紹興府城東南二十五里宋之問詩歸舟何處遠日暮有樵風即此事也漢鄭弘傳及一統志

雲類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鼓吹山帶如雨

四雲

呂氏春秋山雲章莽水雲魚鱗旱雲煙水雨雲水波

雲族雲市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飄蕩一從於月窟漸瀝合隨於雲市亦奇字臆乘

雲霧水屬

押史彙編

卷之三

王西

三五六

雲霧皆水屬也雲密則雨霧不收亦雨皆山川鬱蒸之氣予曩時入滇經夜郎涉萬里亭日日梯山下臨深箬其高無筭真去天尺五矣而雲常在下或傍肩輿一日凌晨發騶眎旦未爽下視若廣洋巨浸然予心訝之云此中所見直山耳安得有此奇觀已而漸明漸改觀則高下突兀皆山蓋雲霧未散一片皆白由此知水屬也而又觀在下則跋履之高可知又知雲俱在半空中實未與天近也朱子曰高山無霜露却有雪予登雲岑晨起穿林薄中竝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可知所見畧同

天公絮

雲者山川之氣今秦隴村民稱為天公絮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字宋人小說以為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獨以為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觀此則冬至獨用書雲事亦未為失

天子氣

北周明帝為岐周刺史公堂上時有圓雲若蓋五色相間經時而滅州人以為其下有寶器帝敬遠獨

稗史彙編

卷之三

主本

曰此天子氣也及閔帝廢迎立之帝知敬遠非常人側席禮聘卒不能屈

喬雲兆慶

宋孝宗乾道九年十月壬申日出前東方日入後西方有雲氣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青赤黃三色光潤占凡氣有三色名曰喬雲見則國有慶乃人君修德而致

宋史

編卷之三終

稗史彙編卷之四

海右間民王圻纂集

天文門

雷類

雷神

軒轅游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游問于常伯伯曰此雷神也有道而見見必大雷雨雨必拔木君亟歸乎須臾雨大至雷電交作陰浦之木盡拔

驚世先生

稗史彙編

卷之四

十一百六

驚世先生雷之聲也千里鏡電之形也

清異錄

玉虎鳴

河岳謂雷聲曰玉虎鳴

鷄距集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每大雷雨後多於野中得驚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鎗然光瑩如漆又霹靂處於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可辟驚邪孕婦磨服為催生藥必驗

出諸表錄

雷擊謾人

漢河南李叔卿為郡功曹應孝廉同輩疾之宣言曰

叔卿妻寡妹以故不得應孝廉之目叔卿遂閉門不出妹悲憤乃詣府門自縊叔卿亦自殺以明無私既而家人葬之後霹靂遂擊殺所疾者以置叔卿之墓所震之家收葬其屍墓畢又發其塚出列女傳

雷擊負心

唐史無畏曹州人與張從真為友無畏力耕隴畝衣食常窘而從真家富乃謂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奉假千緡貨易無勞契券他日但歸吾本無畏忻然齋緡父子江淮射利不數歲大富從真連遭焚劫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坐困不思弟千

稗史彙編 卷之四

二 言字

緡之報可相濟二三百乎無畏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真恨怨乃歸焚香泣詛言詞慷慨聞者戰慄午後東西有黑雲驟起須臾雷雨雷電兼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為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刺史圖其事而奏聞焉山會昌解頤錄

雷擊牛

庚寅歲茅山有村中兒牧牛洗所着汗衫暴於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惟一隣兒在傍以為竊去因相喧競鄰兒父見之怒曰生兒為盜將安用之即投水中鄰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冤者數四復欲投之

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嘔出兒乃得免出稽神錄

雷神娶婦

庚申歲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雷雨晦冥及霽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隣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晦冥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為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眾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面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即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夕風雨

稗史彙編 卷之四

三 言九十六

晦冥遂不復見出稽神錄

雷震奸臣

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政權帝命仙劉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誦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油釜上梁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璽有庄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庄客輸油六七釜忽雷震一聲油釜悉列于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稹卒

雷闢

唐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鬪鯨身出水上雷公
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
人往觀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出唐異記

雷斧

宋黃泳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
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樹穿屋壁而過家人意
其驚怖爭出尋之元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
斧長三寸非鐵非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
誤墮者黃持入藏之雷神復至訪其物不可取俄
頃開霽宣和間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
科史彙編卷之四
第仕止郢州通判斧至今存四 三百千四

天放生

乾道年間海陵有販人載鱣魚數船欲往彼處貨之
既至將艤岸俄有黑雲蔽天雷震舟中鱣魚皆羽
化其販人覺腰間甚重解衣視之得黃金三十兩
時人謂之天買放生蓋鱣魚受鑊湯之苦就死大
酷故天特捐金放之

雷火銷金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劍而鞘不焚與王水註素
問謂龍火得水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余

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
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慧寺普賢像衣裂其所乘獅
子凡金所飾與像皆消釋而其餘米色如故與沈
所書蓋相符也

雷化嬰兒

洛州人辛思齊少時苦學政和三年寓山寺淬勵舉
業於佛殿內讀書一日大雷定思齊危坐殿角忽
有一物穿壁間小窺出正洛案前倉卒駭異未暇
曉其何物俄化為初生嬰兒東電光而去外人悉
聞霹靂從殿中轟獨思齊無所覺

科史彙編卷之四

雷兆

唐倍岡有訪鄒公寨詩其序云衣錦鄉有大坑山故
宋奉御鄒公澤丞相文公天祥營寨于此壘石爲
墉門監三層至今猶存是時二公募義勤王開都
督行府襁褓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震去其牌額
府宇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識者知宋之不競未幾
爲元兵所獲果北行矣

楊道和格雷

楊道和夏日耕田中有雷公至桑下霹靂擊之道和
以鋤格其服遂落地不得去色卅目如鏡毛長三

尺餘狀如畜頭似獼猴

雷州多雷

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冬則伏地中如屍人取食之亦有雷斧雷墨可為藥用

鄒巫遇神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雷神為產婦穢觸墮地不能上昇時鄒巫能誦解穢呪神請曰為我誦解穢呪千遍當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日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以鞭畫空雨止言訖神忽昇天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家女留殺鴨為

神史彙編

卷之四

六十五

忝時女曬麥于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鄒曰汝自為饌有山當無損於麥須更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間無雨由是遠近之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笥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褚大遇雷神

潮州去城三十里北名毗村有舟師褚大兇愎不孝鄉里惡之母嘗墮水坐視不救有他人援之反加罵毆淳熙元年七月旱載客出南門方離岸一

人逆呼附舟褚利其值載與俱至釣臺下其人忽言曰我乃神非人也汝不孝上天命我擊汝褚殊不懼猶應之曰便是天神也還錢乃可去語總訖震雷一聲而死神即不見同舟人驚怖告於烏程尉驗其事

雷神帽

常州劉超任大名長垣縣尹說前尹某因雷雨大作具公服端坐廳事忽見一裸躰小厮避匿案下雷隨擊之尹以手笏向空護格之誤觸神帽墮地小厮即轉逸去雷亦追隨而東雨後一寺中見法華

神史彙編

卷之四

七

經翻亂成堆小厮死堆中有兩翅怪物也神帽尹收庫尚存紫赤色非皮非木石扣之鏗鏗有聲

雷神稽首

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問儒臣曰雷有神乎對曰此陰陽相搏之氣也何神上曰卿儒者泥古之論耳朕昨默坐適前殿雷擊恍忽見殿角有人長三尺青膚而翅狀肖猴兩目睖睖有光向朕稽首騰空而去此非雷神耶儒臣頓首曰聖天子窮神知化臣等非所及於是下詔曰五雷著迹於殿庭其減膳自省

雷神之巧

沈玄谷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一空櫃中其髮莖莖相結凌季行言褚御史昌胤家人遇震死遍身衣裂成網其餘闊狹如一邵文敬言其鄉雷擊一佛殿兩鴟尾皆失去蓋春暉瓦內石灰泥撒淨如掃而瓦復不動張汝弼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去其舌夏乾德御史知新淦縣言本縣一山有雷神甚靈異常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嘴爪如鷹者三盤旋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皮二

稗史彙編

卷之四

八

雷公震肉

霹靂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發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者恒啗之本草則謂之震肉且曰無毒主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可作脯與食所謂天畜雷霹靂者是也

雷異

稗史彙編

卷之四

九

國朝少詹事徐時用言去歲春夏家居時其邑宜興西溪中有三人駕一舟遭雷擊其一捆縛于船艙其一頭入甕中其一橫閣于篙杪篙則特豎船頭上旁舟人見之皆不敢近船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篙中者出篙杪者墮始皆甦縛者云其初彷彿聞擊者言汝改過否諭德謝大韶又言天順戊寅四月中其隣邑建昌熊家被雷中堂屋瓦皆如萬馬踏碎全揭大門四楹置于厨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又一秤鈎于梁上尾垂繫斗時大韶親造其家及見大門尚豎立厨屋上惟斗秤則以醮謝後解去熊氏至今不替蓋人舟市利不足道而熊氏之秤斗亦必損人利已故致陰譴

雨類

雨物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周成王時咸陽雨金王莽宮中雨五銖錢至地為龜漢翁仲儒家貧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漢惠帝宮中雨黃金黑錫呂后時雨粟宣帝時江淮饑饉雨穀三日秦魏地亡穀二千頃成帝時宮中雨一蒼鹿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自言家在河東為風所飄而至

周秦間河南雨酸棗故今名酸棗縣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上為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王文恪公有詩紀事云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誦此亦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之意

三十六雨

春秋說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候則曰

稗史彙編

卷之四

十一

一十曰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為時若之應

梅雨

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霑衣服皆敗驢四時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又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為入梅芒種後逢壬日為出梅農人以得梅雨乃宜耕稼故諺云雨不梅無米炊瑣碎錄又云芒種後遇壬入梅前半月為梅雨後半月為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又陳氏手記云梅雨水洗瘡疥滅癰痕入醬令易熟沾衣便腐澣垢如灰汁有異他水江淮以南地氣卑濕五月上旬連下旬尤甚梅雨壞

衣當取梅葉洗之餘並不脫杜甫詩云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歐陽公詩云春寒欲盡黃梅雨東坡詩云不趁東樓嘗煮酒要看細雨濕黃梅又云怕見梅黃雨細時

暴凍雨

爾雅暴雨謂之凍雨郭璞註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離騷經云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洗塵

入液雨

瑣碎錄閩俗立冬後遇壬日謂之入液至小雪出液

稗史彙編

卷之四

十一

得雨謂之液雨無雨則主來年旱諺云液雨不流簍高田不要作又謂之藥雨百蟲飲此水而蟄林公有詩云液雨初生小院寒

奇水

雨無雲而降非龍而作唐人號為奇水

琉璃變

劉東叔賦陂月雨云且雨且凍山徑滑是誰作此琉璃變

河朔雨名

河朔人謂清明雨為潑火雨立夏後雨為隔轍雨

雨水井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味甘滑用以烹茶煮藥
皆美而有益食之不較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
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為坎故天一
為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熱與石硫黃
鍾乳等非至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為疽蓋分至
日取井水儲之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
水中金可養煉為丹

求雨求晴文

嘉靖壬午浙藩中丞蒼梧吳廷舉命官註釋董仲舒

稗史彙編

卷之四

土

求雨求晴二文以嘗行之南海湖湘南直隸皆驗

因錄于天文類請正博雅

春早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以水能令民禱社社在土

故獨禱出地之家祀戶陽其氣

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

代出之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

盛德在木暴在木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

巫在木暴在木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

訓在木暴在木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

人在木暴在木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

木在木暴在木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

花在木暴在木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

八尺在木暴在木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

八尺在木暴在木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

觀雲氣也方八植蒼繒八蒼深青色東方青色繒

舒者才之數也其神共工共工以水行霸於義農之國

亦春祭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魚出陶朱公

子養魚經八亦木數也玄酒酒頭達龍五齊三酒之謂

也肺乾肉也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巫

之降依其體也故擇清潔齋三日服蒼衣亦取東

者利言辭者善於祝也齋三日服蒼衣亦取東

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天神

者曰昊天上帝出五經通義又詩曰俾彼昊天天神

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明也出詩經天神

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生

再拜請雨雨幸大澍說文曰時雨曰奉牲牛羊豕

稗史彙編

卷之四

土

書禮以甲乙日千屬為蒼龍長八丈龍致雨者蒼青

居中央為小龍七為八數各長四丈四七二於東

方皆東向亦取春其間相去八尺取小童八人八

而舞之青東方色舞者周禮有舞師掌教舞舞早

田畜為農事也故禱雨而用之亦取諸里社通之

無雨則農無從而力田故立候於此取諸里社通之

於閭外之溝閭者聚也水所聚處出韻會今借為

得行獨止閭者聚也水所聚處出韻會今借為

亦取義耳取五蝦蟇錯置社中池蝦蟇水族

多者故淫雨而生焉又能變化之故淮南子曰老

故暴能化鴛古今註曰雷震脫尾本草一名苦龍

故暴能化鴛古今註曰雷震脫尾本草一名苦龍

釋史彙編

卷之四

五十六

故洪駒父詩云龍變成托體所以用之其數五者
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交午也出說文今早
欲雨正交方八尺數也深二尺說文二地數也
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
祝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猴猪皆燔之於四通神
宇雞雞於地支屬酉酉則金也金能生水故碑雅曰
故詩曰有豕白鵲烝涉波矣易曰坎為豕皆水義
也三歲者久能為鬼神所使出碑雅物久則靈故
之令民闔邑南門置水其外水為殺火也復置北門
縱陰也即禮具老猴猪一置于里北門之外市中
亦置一猴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說
類相感一燒而聲應出於北門則亦達陰之義也
禘而後燒齊約也取人骨埋之月令春月掩骼埋
胔呂氏春秋註曰順木德而仁恩祈雨亦然蓋
天之所開山淵積薪而燔之積薪欲龍之居開之而
感也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道路橋梁之壅塞不
行也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醢添財足以茅為席毋
斷草也以此禮天即易曰藉以白茅取潔也毋
存餘質也亦無轉作之意
此書得雨謝禮如此耳
夏求雨令邑之水日同家人祀竈祀竈於夏取火德
考無舉土功能月令無起土土更大浚井導水暴釜
於垓曰杵於術釜以炊曰杵以春皆有事於穀者
早苗稿示不復七日之地二生火天七成爲四通之
用冀天哀之也

釋史彙編

卷之四

五十六

壻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赤火赤繒七赤亦其神
蚩尤蚩尤能召風伯雨師祭之以赤雄雞赤火色
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已上服赤衣尚火數
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十干為大赤龍一長七丈
居中央又為小龍六并大龍各長三丈五尺七共五
數也於南方皆南向屬火方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
人夏則萬物長盛皆齊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
嗇失亦齋三日也司空居四民同地利者服赤衣而
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
之中池方七尺已上凡七俱火數也深一尺取天一
生酒膊
祝齋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猴猪燔
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已上凡如春辭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山陵能令縣邑一徙市風俗通
也春禱山陵以助之山陵能令縣邑一徙市風俗通
於南門之外南門也五日季夏屬火男子無得入
市出董仲舒奏也家人祝中雷中雷猶中屋也出
央屬土故祀中雷中雷無興土功前書正義月令中
土神也出陳澧集說
之結蓋為四通之垓於中央乃土故也植黃繒五
黃土色其神后稷神祭之以母飽母者後稷人珍
於土沃之以膏者出周禮饋食飽音移
禮有飽食乃飭米食也出周禮玉篇
玄酒具清

酒脯肺各令為祝齋三日衣黃從土色也皆如春祝以

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

龍四各二丈五尺并大龍其五數也後於南方皆

南向故南面也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壯者也

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取

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已上凡解神農

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為黃龍又為大龍壯

者舞之季立之季字疑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

壯者壯者無西方沾沾曹作鯀北方下疑少入舞

禪史彙編 卷之四

秋暴巫意原木失一庭宇庭至九日無舉火事九金

也秋暴巫有族人也事出指弓煎金器取金生家人祀門秋

方九尺數也植白繒九於時為祭故也其神

太昊故神於秋月令祭以桐木魚故祭之以

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

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

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前義解

者九人老而無妻曰鰥秋則萬物皆齋三日服白

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仲秋治

他皆如前

冬饗龍六日冬屬水水乃六之禱於名山以助之

水為四通之坎於邑比門之外此則位比方六尺

植黑繒六尺水色其神玄冥玄冥水官之臣少皞

祭之以黑狗子六古今註曰狗為黃龍是用於

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屬水為大黑龍一

長六丈水之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三丈如前於

北方皆北向義其間相去六尺亦水老者六人

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生以將終亦順時之義

尉亦齋三日衣黑衣而立之孫冬已歲過而尉則

而用取其義也蝦蟇池如春四時皆以水必

字也為龍必取潔土未雨必為龍蓋龍見輒有雲

相譚新論所為之結蓋蓋其上也龍成而發之去之

也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屬水金能生水故也令吏

民夫婦皆偶處陰陽和而後雨凡求雨之大體丈

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陰陽義神書神書也又

禪史彙編 卷之四

子 139-586

日開岫山神原本無此淵積新夜擊鼓譟而

燂之爲其旱也春秋繁露曰大旱雲祭而請雨或

陰者尊卑卑也因其義惟大祭拜請之而不敢有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故也塞水瀆瀆邑中溝也管

道也絕道道道路也絕之蓋并井以出水

禁婦人不得出入市陰令縣鄉里皆掃社

下致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

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

祝一人祝一人也皆齋三日各衣時衣春青色秋白色

稗史彙編 卷之四

米醢羹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于舍責群陰

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天

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

使陰滅陽易曰水盛不順于天天之常意在於利

人人願止雨敢告于鼓鼓而無歌至罷而止凡止

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丈夫欲其和而

樂開陽閉陰闔水而開火故擊鼓通陽

以朱絲繫社十周衣朱衣赤幘言罷社大

社是也

朱火色也絲屬絜以之繫社而至十周人一以辛

亥之日易詩辛有自新之意亥有微陽起接盛

到卽起此禮也縣社令長知若丞尉官長

各城邑內社社嗇夫里里甲吏吏正老人老

皆出至於社下膊脯而罷申食三日而止未至三

日天大星亦止星乃陽精見

請雨呪

賢劫十卷有請雨呪云佛寶力故大龍王寺速來在

此閭浮提內所祈請處降澍大雨而說呪曰只囉

只囉 至理至理 足吟足吟 又截雨呪云噯

稗史彙編 卷之四

薩吟末 麻馬合囉麻帝 吃吟帝 吽

虹類

虹霓

諺云日出雨落公姥相撲謂陰陽不和也蔡邕曰陰

陽不和則氣爲虹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

晝見於日衡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

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諺云東鸞日

頭西鸞雨信然大率與霞相映朝霞不出市暮霞

走千里是也莊子曰陽炎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

滴則虹生蓋雲心滿日日脚射雲則虹特明耀異

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
朱子云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謂之螭螭其字
以重俗謂之螭其字以魚俗又謂之旱龍皆依其
形質而名之也

虹霓吐氣

世傳霓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
澤爲予言一日與其婿劉弘濟行隴間聞鱗甲珊
珊聲有雙虫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鼇四足
如虬竝行至樹顛昂首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
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土而去有頃虹始漸散
裨史彙編 卷之四 主 三月十九 洪

蓋虹霓螭螭字皆從虫而虹又復冬蟄云有吐之
者似乎無疑

虹飲釜

出文苑
鏡堂

東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鬲喻響便竭願
釐酒灌之隨投隨竭乃吐金蒲噐於是日益隆富
雨氣成虹

釋名云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鄭
玄註考靈曜云日旁氣白者爲虹元命苞云陰陽
爲虹霓漢箋云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于天

虹化女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

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爲女子
年十六七異而問之不答乃告蒲津戍將宇文願
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宮見其容貌姝美問之則云
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有難色復令左
右擁抱聲如鐘磬化爲虹而上

出八廟
窮經錄

虹瑞

唐宰相韋臯鎮蜀嘗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
暴風雨俄頃而霽方就食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
庭垂首於筵常與賓皆愕而退吸其食飲且盡首
裨史彙編 卷之四 主 三月十八 少

似驢

卷之四

主

三月十八 少

似驢霏然若晴霞狀紅碧相靄虛空五色四視左
右久而方去公懼且惡之遂罷宴時故河南少尹
豆盧署客於蜀亦在坐因起曰公何爲色憂乎曰
吾聞虹蜺者妖沴之氣今宴方酣而沴氣止吾筵
豈非恠之甚者乎吾竊懼此署曰真天下祥符也
夫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戾降於正則爲祥公
正人也是宜爲慶爲祥敢以前賀於是具以帛書
其語而獻公覽而喜後旬餘有詔拜中書令

出祥
驗集

虹字從虫

螭螭在東釋者以爲天地之淫氣或以爲日光射雨

氣而成然今人露置酒漿於庭見虹則急掩蓋之不爾則至消耗相傳虹能食此嘗聞廣西杜監生云其家舍傍督井時時出虹叔父頗健狠率童掘之深丈餘見一塊大如釜無尾蠕蠕而動欲煮之家入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疑卽虹也虹蜺蜺字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見

睨日

余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明若刻畫近如咫尺日射其傍如盼睐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

稗史彙編

卷之四

三

百

卷

未稱渴字後一年偶閱莊子日方中睨衍義云日

斜如人睨目遂改作睨日對渴虹字始稱愈光曰

渴虹睨日古今奇句也

出冊
鉛錄

露類

陰液

蔡邕云露者陰之液也五經通義云和氣精凝爲甘

露

仙掌露

神農本草云繁露水是秋露繁濃時也作盤以收之煎令稠可食之延年不饑漢武帝時東方朔得玄

露青黃二露各盛五合帝賜羣臣老者皆少病者皆除東方朔曰日初出處露皆如糖可食後武帝立金莖作仙人掌承露盤取雲表之露服食以求仙文選孟堅西都賦云承雲表之清露

栢華露

續齊諧記鄧紹八月初入華山見一童子以五絲囊承取栢葉下露皆如珠子且云赤松先生取以明日今人八月初作露囊是也又荆楚歲時記云泗民以綿絲爲眼明囊云赤松子以八月囊承栢樹露爲宜眼後世以金箔爲衣遞相餉遺

稗史彙編

卷之四

三

百

卷

飲甘露羹

李林甫婿鄭平爲省卽見其髣髴班白因曰上明日當賜甘露羹鄭卽飲之能烏髮也翌日飲之一夕而髮皆黑

髮黑也

雀餒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於墳莊子弟喜而奔告鎬味之慘然不樂子弟詢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餒也

餒

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八喪雀餒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嚼之膠苦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味食之百竅

皆爽卽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飲之愈
者若漢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病疾皆愈
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前穿
井得甘泉止謂之甘泉耳

天灸

八月朔以盆盛取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筋染點身上
百病俱消謂之天灸古人以此日爲天醫節祭黃
帝岐伯宋孝武殷淑姬恒當額點之謂之天粧顏
色倍常潛居錄

霞霧類

卷之四

孟

水氣上蒸

河圖云赤水之氣上蒸爲霞曾子云陰陽之氣則爲
霧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

瘴母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來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
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番禺雜記

霜類

青女霜

淮南子秋是月也氣不藏百蟲蟄青女迺出以降霜
雪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霜雪也杜甫詩

云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山谷詩云嫦娥携青
女一笑粲萬瓦李商隱詩云青女素娥俱耐冷月
中霜裏闌嬋娟呂夷簡詩云花愁青女再飛霜

陰凝爲霜

大戴禮云霜陰之氣也陰氣凝而爲霜王克論衡云
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
則爲雪雨霧凍凝者皆由地發不由天降

霜花

朱次道春明退朝錄云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青
州時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

霜花

卷之四

孟

家尚餘數幅政和丙申歲先君爲真州教官時朝
廷頒雅樂下真州學中建大樂庫屋積新瓦于地
一夕霜後皆成花紋極有奇巧者桃梨牡丹海棠
寒蘆水藻種種可玩如善畫者所作詹度安世爲
太守諷學中圖繪以瑞爲言欲謏于朝先君不從
乃已

雪類

雪候

雪多作於戊巳日嘗攷丁亥冬雪率多驗近戊子十
二月八日巳巳夜雪二十七日戊寅夜雪大率丙

丁戊已皆雪日也

麥家地理清異錄

臘雪熟麥春雪殺麥田翁以此占豐歉為麥家地理

冷飛白

老伶官黃世明言常逮事莊宗大雪內宴鏡新磨進詞曰冷飛白

滇人賣雪

蜀中氣候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賣市

卷之四

玉

中人爭買以為佳致蓋盛夏露雪誠不俗也

天公玉戲

比丘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重之號為天公玉戲

賈相打量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詞乃百字令其詞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簸弄滕六招邀異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鴉鵲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扶上門兒穩睡一

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蓋譏賈相之打量也

瑞葉

潯陵人王綸女為鬼所憑自稱仙人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蓋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也謂綸為清非孺子不曉其義贈詩曰君為秋桐我為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題金山寺云潮頭風滾雪山脚石蟠亂歐公詩語

雪止嚴關

雲南州多無霜雪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歲得雪或臘中三白然不比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二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

釋史彙編

卷之四

玉

雪詠

東坡取聲色氣味富貴勢力數字離為八章止四句以代一月之譴且知余之好不在世俗所爭而在於誰也仍倣歐陽公體不用鹽玉鶴鷺為比不使皓白潔素等字聲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鏡空試向靜中聞側耳隔窓撩亂撲春虫色聞來披覽學王恭姑射羣仙邂逅逢只為肌膚酷相似遠

庭無處覓行蹤氣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

威豪地爐火煖猶無奈恠得山村酒價高味兒童

龜手握輕明漸展鎗旗入鼎烹擬欲爲之修水記

惠山泉冷釀泉清富天工呈瑞足人心平地仙花

一尺深總爲豐年報消息滿田何止萬黃金貴海

風吹浪去無邊條忽疑爲萬頃田五月京塵渴人

肺不知價直幾多錢勢高下斜橫薄又濃破窓疎

戶苦相攻莫言造化渾無意好醜多來失舊客力

萬石千鈞積累成未應忽此一毫輕寒松瘦竹本

清勁昨夜分明聞折聲

稗史彙編

卷之四

禾三十五

稷雪

稷雪米雪毛詩補傳註先集維霰稷雪也謂之米雪

謂其粒若稷若米然

冰類

藏冰

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詩曰二之

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周初凌人掌冰政

歲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註云凌冰室也三倍納

之備消釋也春秋左氏傳昭公四年申豐曰日在

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

黍以享司寒

三月冰

京房曰三月冰歲不成四月冰天下荒五月冰其國

亡六月冰天下兵

卧冰不合

世傳王祥卧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厚獨

祥卧處闕而不合此說近誣

雹類

硬雨

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請朝廷修理不

稗史彙編

卷之四

禾三十六

敢言雹稱爲硬雨

次舍類

周天度數

書云棊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

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矣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

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

學者所對未能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

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日有五日零三時

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爲然取百中經試加稽攷殊

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久也其實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度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者月下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下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下十七日有奇已周下三十三度與月合朔合朔之日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月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朞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日月交會

釋史彙編 卷之四

手 三百三

堯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注云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是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月令注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經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日經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更行二十九度半方與日相會也

星次

帝王世紀曰黃帝授命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劉昭補漢志亦曰黃帝定星次即今爾雅所記十二次中二十八舍之度皆是黃帝創之

宿度

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犧氏五星之文分野之度史記曆書曰黃帝名宿度驗臣贊謂題名宿度候察進退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又曰漢武招致方術士唐都分天部漢書音義云謂分部二十八宿為距度而晉書天文志亦曰庖犧氏立周天曆數

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為踈誕中間僅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女二星而已鄭樵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斗女下十二國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為南瞻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

癸辛雜識

釋史彙編 卷之四

手 三百五十七

稗史類編卷之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天文門

五行總類

水火論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木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是皆物以極而變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生制尅化

稗史彙編

卷之五

二

生尅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尅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明蓋制者緣生中有尅尅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尅者謂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爲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金必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爲阻滯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尅凡尅中有生者謂如木尅土土厚則喜木尅是爲秀聳山林土尅水水盛則喜土尅是爲搏節隄防水尅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爲既濟成功火尅金金甚則喜火尅是爲鍛鍊全材金尅木木盛則喜金尅是爲斧斤斲削蓋因尅

以爲美此所謂尅中有用故稱之曰制者乃不拘於生尅之中也

陰陽相尅

陽東生陰西息南陽盛北陰極陰陽之定位也而西金尅東木北水制南火陽不勝陰如此君子小人之道於斯見矣

十干化氣

世有十干化五行真氣之說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干所生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巳化土他皆放此予記昔年

稗史彙編

卷之五

二

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巳得戊辰辰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辰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理也

洞曰王五行

古今洞吉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子爲剛乙丑爲柔至爲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癸乙亥嘗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然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其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

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襲辰天太乙曆家
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
主今觀諸曆一月之內有甚有凶當如武帝主一
家可也鄭鮮之啟宋武明旦見蠻人是四廢日答
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法見殷芸小說

金類

鍾顯神奇

漢冲帝永嘉元年江西袁州分宜縣因水有大鍾從
山流出驗其銘乃秦時所造因名其山爲鍾山山
有巨石臨江如峽又名鍾山峽曾有漁人釣得一

釋史彙編

卷之五

三

三

金鎖長四百尺又得一鍾如鐸狀舉之聲如霹靂
山川震動漁者亦沉於水識者曰此秦驅山鐸也

一統

志 滾鍾潭在湖廣京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昔有

寺鍾忽自樓出滾入于河所歷處草木皆偃

一統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

前年賈后弑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

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一統

白鶴觀鍾在永州祁陽縣白鶴寺相傳唐末有鍾重

數百斤一夕雷雨鍾忽吼躍入江中後有客夜宿
昭潭夢一道流曰吾祁陽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

寺附後載客諾之遲明解纜忽有鍾卧水次有文

曰祁陽白鶴觀鍾客悟乃載以歸

一統

宋真宗咸

平四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鍾自鳴

通

鍾灣在廣

東蕪州府城南七里有灣接江通海宋徽宗政和

間靈覺寺鍾一夕飛去既明懸空而下鍾猶濕灣

傍居人言灣中每夜有鍾聲謂必與龍戰寺僧鑿

去頂上龍角乃止至今灣中風起有一物大如車

輪藍色湧出波心

一統

多寶鍾潭在湖廣京山縣

南深數十尋方廣一丈餘宋時寺爲火所燔有鍾

自炬焰中躍入于潭不可復覩

一統

釋史彙編

卷之五

四

三

鍾闢

正統十三年七月河決東昌大水水中吼吼有聲聞

數十里知縣鄭鐸往觀乃二大鐘相擊而鳴以牲

祀之其一住而不流挽出上書承安四年造金年

號也縣之文殊寺晨昏聲聞四十里正德辛未流

賊攻城聲聞百里人以是知神異

范縣

冶鐵飛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此

金不從革而爲變也是年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

爲丞相坐呪詛腰斬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

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元舅王鳳擅政譖殺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許后坐廢趙飛燕爲后賊害皇子成帝亡漢書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按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者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兵弱其後卒亡陳書

釜鳴

稗史彙編

卷之五

五

三

漢隱帝乾祐元年三月中書釜鳴者七至三年十一月帝爲郭威所弒五代史國朝程襄毅公言白恭敏公主正統七年偕赴春闈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二公以爲不祥兆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是年二公皆登甲科歷官清要後相繼爲大司馬

通峰
聞客

刀鎗自鳴

秦符堅出師入寇武庫刀鎗自鳴後爲晉兵所敗草木唐玄宗天寶間武庫中刀鎗自鳴識者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開元天寶事

金化人物

金孩兒池在如皋縣東北二十餘里昔人過池邊見兩孩兒戲于水面以爲恠竭池水視之獲金香童一對如皋縣志

金化白虎

虎丘山在蘇州府城西北九里舊名海湧山中劍池千人座石吳王闔閭葬山下銅棺三重水銀爲池金玉爲鳬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劍三千鑿鄧魚腸之劍在焉葬後三日金精之氣上揚化爲白虎蹲踞其上故號虎丘一統志及萬花谷

稗史彙編

卷之五

六

金化爲蝶

唐穆宗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常夜間有黃白蝴蝶計萬數飛集于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官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于空中遂得數百寘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妝奩中其後開寶厨視金屑玉屑藏內有化爲蝶者官中方覺焉杜陽雜記

金化爲蛇

唐文宗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自寶庫中出游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領下有阿廢字上蹶然曰果不出朕所疑耳遂命取玻璃連環繫于玉珮之前足以龍蛇也其后不復見焉杜陽編

金化黃鸛

金鸛池在鎮江府丹陽縣治內宋夏竦爲主簿時一也禪史彙編卷之五

日侍母燕坐見黃鸛雙舞俱沒於地發之得金鸛二其母命瘞之竦因築亭其上後人發地求之不得遂鑿爲池一統志

金化黃鳥

獻穆大王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林間戲逐之即沒於地疑其異亟呼童斫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仍掩之而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徽宗崇寧末任至工部侍郎

銀化舞女

廬州軍吏蔡彥卿爲柘臯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明夜彥卿挾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方舞即擊之墮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銀千兩遂爲富人云稽神錄

銀化白鼠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爲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常有酒態來家求食多說一生瞬息作速善事如禪史彙編卷之五

此將三載而陳氏供待如初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子長幼二十口歲約一百緡僮備緣以業資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錠酌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處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銀五十笏蘇光錄

妖木生朝

晉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黜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為墟是後孫琇張林用事遂至大亂通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為皇大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鳩殺臧此與愍懷惠帝太子同妖也通

斷樹自立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虫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昌邑王廢

釋史彙編

卷之五

九

三百七十七

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畦孟以為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放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為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宣帝本名病已通元帝建昭五年山陽蒙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斷樹復立於故處通哀帝建平三年正月零陵有樹僵地圖大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枯三月樹卒讀曰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續天辟惡之天辟謂天子也出通攷

樹為人狀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時後主怠於政事耽荒酒色大發徭役後三載而亡木不曲直之效通

樹發異聲

晉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按劉向說桑者喪也又謂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南出五年春薨于項城石勒邀其衆圍

釋史彙編

卷之五

十

三百七十七

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十萬餘人無一免者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桑泣之應也至正丙申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貨產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侄輩詣先壟祭掃忽聞松楸間如老鶴聲憂憂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作聲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侄善如死於難輟耕錄

木有文字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時以為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耳自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至太宗朝有太平興國之號實其應也行營雜錄

儀仗生華

晉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果以逆戮通攷

稗史彙編 卷之五

土

三

水生異實

唐高宗顯慶四年八月有毛桃樹生李李國姓也占曰水生異實王國殃通攷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蓬州枯楊生李枝有實與顯慶毛桃生李占同通攷穆宗長慶三年成都果樹結實食之如李通攷懿宗咸通十四年四月成都李實變為木瓜時人以為李國姓也變者國奪於人之象通攷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生李實栗生桃實占曰木異實國王殃通攷孝宗淳熙十六年三月楊州桑生瓜櫻桃生茄此草木互為妖也通攷光宗紹熙四

年臨安府富陽縣栗生林檎通攷

國朝嘉靖三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三十一諸暨縣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果為倭奴剽殺甚眾寧波郡志

竹生花實

晉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竹生紫花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通攷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通攷唐中宗景龍四年京畿藍田山竹實如麥占曰大饑通攷玄宗開元二年終南山竹有花實如麥嶺南亦然竹並枯死是歲大饑民採食

稗史彙編 卷之五

十三

之占曰竹栢枯不出三年有喪十七年睦州竹實通攷

水類

水中有火

國朝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十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火有習于海事者則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

為陰火正此類也日格類鈔

國朝正統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予勿之信一日早往視之日高三丈餘隔井向日視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日至已位即無明旦復有本家不敢汲水將二十餘日乃減按五行傳此水異也陰盛之貌時王振擅權將有土木之禍水為異以示象也

馬氏日抄

火類

火

稗史彙編 卷之五

十三

禮會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腹疾遂人之意故名燧人世本曰燧人鑽木取火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淮南子曰燧人教人鑽木生火拾遺記曰遂明國有火樹名遂後世聖人至其國息其下有鳥啄粲然火出聖人感之用小杖鑽火號燧人氏河圖云伏羲禪于伯牛鑽木作火非也白虎通曰謂之鑽木取火燧人之始

火石

語曰鑽燧改火書云陽燧召火方諸召水燧日中取

火鏡也入夜則當以石今崑山石也或竹木相戛如鋸木然亦可矣必先焚紙灰於鉢中候之如法燭及燈皆所當備若能拾乾薪掃落葉以儲之尤見有徹桑未雨之意

火池

西北邊城庫皆掘地作火池縱橫丈餘以畜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為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方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為火惟真琉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為海子予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虜人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取新火

杜靜堂原姓名沈偉在荊州抽分時教人以取新火法云久火甚毒是以人多有痰火用一桑木作一木墩不拘厚薄中剜一小端上用一木鑽即牽鑽不用鉄也用一人抽拽之火即出以火紙燒存性入罐內閉熄用時置鑽旁接火即燃矣然必存性

乃用也此火乃新火無毒按論語註內用四時
本取之更妙

火變

牙砂入火後用之殺人藥中服餌用其生者附子生
卽殺人藥中用其熟者物性逐火而變如此夫物
之能殺人者毒也附子性熱本毒火以炮之以熱
攻去其熱故不能爲毒朱砂性冷本無毒入火則
熱故遂成毒而殺人也然則五行火獨能變物性
何也釋氏嘗謂火行變化性也晁以道客語甘草
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爲沙糖則熱水

釋史彙編

卷之五

十五

成湯則冷醫家於此豈可不審慎哉

陰火

海中所生魚蝦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爲怪異常推
其義蓋鹹水所生海中水遇陰物波如然火滿海
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卽不復見木玄虛海
賦云陰火潛然豈謂此乎

山嶺志
異物志

地中嘗有如燭煤者數十以火視之乃日間所食海
蝦殼也異之莫得其理又嘗聞東坡游金山寺二
鼓見江心炬火燭天棲鳥皆驚故有悵然歸卧心
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後聞習海事者鹹水

夜動則有光影響於前二事亦未深得也昨讀王
子年拾遺記云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卽金山山下有
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乃陰火也始知東坡
亦欠讀書窮格而蝦殼豈非海水之餘氣乎

物多有火

鄉人嘗言野中夜見鬼火神火鬼火色青熒不動神
火細細飛越聚散不常疑卽祭義所謂焄蒿悽愴
百物之精神之著也蓋火爲陽精物多有之世知
木石有火而不知龍雷皆有火夏天久旱則空中
有流火今謂之火陽是已海中夜亦見火肥貓暗

釋史彙編

卷之五

十六

三百四

中抹之則火星迸出壯夫梳髮亦然精油見日亦
生火占戰場有燐火魚鱗積地及積鹽夜有火光
但不發焰此蓋腐草生螢之類也

火山

吳中地薄鑿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
校乃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鑿所
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山名軍

火神

唐相賈耽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晚嚴戒之曰
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

門卒領令自己正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艷佚如倡家之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撻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冤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覓耽嘆曰然不免小有災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田錄

浮圖火

稗史彙編

卷之五

十七

洛陽永寧寺熙平元年宣武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高九十丈有利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佛事精妙時有西域沙門善提達磨者見之自云年一百五十歲遍歷諸國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也惠帝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火經三月不滅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巖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滅十月京師遷鄴伽藍記

衣中火

晉惠帝永懷元年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後后坐廢時以爲先事之兆張靖之方州集內記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瑩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所服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先以脂發光潤兼時以被酒氣蒸因是致火本無他異也羊后所致或亦類此而當時特以其不終遂以爲怪異云耳

火殃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頗有火災其時人盡見物大

稗史彙編

卷之五

十八

如瓮亦如火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火精

開元五年洪譚二州復有火災盡日人見火精赤燄指處即火起

火龍騰空

蜀王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

榮王宮火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宮火時大風
從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盛未明東宮一時蕩盡宮
人多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焚死東宮六位
東行者雍王相王南陽郡王西行者堯王曹王榮
王二十四日左掖門東華門並不開朝者皆趨右
掖門天明宰臣等並立于內東門廊廡之下既而
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東燒朝元殿後閣西至
東上閣門長春殿南廊拆南北主廊以絕火勢南
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迴燒左藏庫又西燒祕閣
史館午時燒軋元門東閣角樓西至朝堂救之而

稗史彙編

卷之五

十九

止未時火出宮城連燒中書省門下省鼓司審官
院是夕燒屋舍計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
人火至夜不絕宰臣樞密兩制是夕並宿禁中是
時救左藏庫人猶衆輦出金銀匹帛莫知其數積
于城牆之上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忽
隔十餘間而發人皆走避所存惟大內及中書樞
密院以西而已二王時無居處寓於東華樓上是
夕上召入禁中明日出居于上源驛時焚諸庫香
聞十餘里祕閣三館圖籍一時俱盡中夕風定火
亦止二十五日詔中使闢文慶岑守素勘遺火之

踪五月三日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端王其日
勘得掌茶酒宮人韓小娘與東宮官孟貴私竊寶
物以還之事洩王乳母將決責之小娘乃謀放火
於佛堂前簾上秉炬焚之時因風火遂大作

火鴉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嚙一囊有火競逐之囊
墮啟視火礫五枚歛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
州漢陽災弘治戊午秋仁壽宮災正德甲戌春軋
清宮災嘉靖改元夏日精門災乙酉夏仁壽宮災
丙申十五年夏秋間天久亢旱又有鴉嚙火以故

稗史彙編

卷之五

二十

帛裹之置屋上舒翅扇之火即發時焚民居久而
方止

龍興寺火兆

淮陰龍興寺素雄麗正德六年湖水溢民避水於寺
中半月許污穢殊甚僧雖苦之不能禁月餘一青
巾白衣者至年可三十餘週行廊殿僧不為禮坐
定問云此地有饑民住否曰有之禪堂有諸曰無
有遂告去僧亦不送其夕居民見群僧荷擔自寺
中出其狀或髻或髮或妍或醜老少非一皆向西
而行以為寺中安得有僧如許且形狀恠異可疑

入寺問之皆云不知明日雷雨大作火自後殿起至山門俱成煨燼惟禪堂歸如魯靈光然乃知昨青巾者火部神將而群僧則羅漢云寺今廢

湘潭火兆

正德末湘潭縣無故人傳說有火將作已而果有鴉數十各啣小木置人家瓦間作啞啞聲四五日火即熒熒起居民亟往撲滅如此半月小大不寧民心惶惶然未幾延燒居民數千家縣境皆空火鴉不見矣

臭火

釋史彙編

卷之五

主

三

汪公鳴鑾婺源人以南畿解元登壬辰第與同榜某某游飲某寺見一處內門扃鑰甚固咸疑之問所以僧曰先年某禪師化其中遺令非四十年後不開開則有禍今二十餘年矣公不信強令開之且再酌未及把盃而火驟發躍出者數人即有赤面神攬於門公及三進士皆不得出死烈燄中火異世間薪火氣甚臭不可當火息公尚未絕縉紳來訪者開其口中火氣勃發而臭甚歸而死者又某某數人

火德徵祥

王朴仕爲樞密使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

見世宗屏人輦蹇且倉皇嘆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同至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四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下屬于宋象火輪小兒蓋宋朝火德之兆也夫豈偶然歟

釋史彙編

卷之五

主

三

天使發火

廢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貨財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竺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路旁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廢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當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玉山鄭泰者麓有家貲一夕夢若使者來謁曰從爾貲萬緡泰方自叙力薄其人曰天符已下徑去不

顧後數日火邑人見一四目道士郊外舞筭而入
凡筭之所指則火隨而起它日驗之所指皆鄭之
儲舍其宜怡萬縉編宅

兵器火異

元張思齊出師二百人爲一屯野宿刀鎗各作一攢
插地夜半鎗忽自燃火甚熾須臾煨燼惟金刃存
其後兵果散敗是不戢自焚之應也草木

國朝洪武三十三年即建文二年文皇靖難兵渡玉馬河

駐營於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文皇

坐交牀以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燁然相

釋史彙編

卷之五

圭

三百七

上下金鉄錚錚作聲弓絃皆鳴文皇喜曰此必

勝之兆也遂與南軍大戰次第制勝平定中原資治

紀通

鬼火怪異

張南軒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

起視之見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

天氣陰晦則有此蓋人死于兵革而氣不散則因

陰陽蒸薄而有聲且發爲光惟耳氣自爲聲爲燈

於人固無預也錄

火山神異

梧州火山在府城南隔江二里山上有火每三五夜

一見如野燒之狀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燭於

上或言南越王佗藏神劔于山阿故深夜騰焰如

火山有祥光亭又山中產物名靈慶有三足郡中

有灾福或使車將至則先鳴本朝洪武中葉原

賀記其事志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

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雖暴風猛雨

不滅火中有鼠重數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

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

而沃之卽死績其毛織以爲火浣布魏書崑崙之墟

釋史彙編

卷之五

二十四

三百四

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

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

也魏書

土類

地中有犬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

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

天戒若曰帝旣衰弱藩王相諧故有大禍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下犬聲求而

不得旣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

而懸為沈克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潯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黑而黃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乃長為犬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為蠻所沒

安帝隆安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暨陽地中聞犬

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殺按尸子曰地中有

禪史彙編

卷之五

五

犬名曰地狼夏禹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為犬禍也並文獻通考

鵝出地中

晉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翺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秋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晉之行也蒼為胡象禍可盡言也其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文獻通考

小兒出地

國朝正德末嘉興府崇德縣青田村民家掘地得活

小兒即時燒死不知何異七條類稿

禪史彙編

卷之五

五

時令門

時令總論

載歲祀論

四時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尚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為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

釋史彙編

卷之六

三

曰昊天冬為上天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為四時據物為名春當生秋當死者以正為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為載三王言年尚書曰三載四海遇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日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又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

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曰歲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

節氣

尚書正義曰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分居辰次焉

氣候

釋史彙編

卷之六

三

董巴議曰伏羲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一行卦候驗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較諸月令頗有增損然後先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凡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成時四時成歲

斗柄

孝經緯云大雪後玉衡指子多至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艮立春指寅雨水指甲驚蟄指卯春分指乙清明指辰穀雨指巽立夏指巳小滿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坤立秋指申處暑

指庚白露指酉秋分指辛寒露指戌霜降指乾立冬指亥小雪指壬漢志云玉衡北斗也

淮南子云孟春招搖指寅仲春指卯季春指辰孟夏指巳仲夏指午季夏指未孟秋指申仲秋指酉季秋指戌孟冬指亥仲冬指子季冬指丑漢志云閏月無中炁斗斜指兩辰之間晉志云北斗者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輔星傳乎閭陽所以佐斗而成功者也

節序

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巫咸

神史彙編

卷之六

三十一

始置除夕節周公始置上巳秦德公初置伏日晉平公始置中秋齊景公始置重陽端午楚懷王初置七夕秦始皇初置寒食漢武帝始置三元東左朔初置人日唐李泌始置中和節

事始

神農始別五木以改火軒轅始書雲物成湯始作土龍巫咸始制驅難周公始制立春土牛上巳流觴齊景公始為登高及競渡立春青旛月令載青旗遺制也歲旦桃符周公招梗遺制也臘日賽神禮記八蜡遺制也元日拜年冬

至賀冬古人班朔遺制也清明禁烟神農改火遺制也除夕爆竹周人庭燎遺制也

十三月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事自備不但記陳寵一事也

寒暑應候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

神史彙編

卷之六

四

三十八

水宿近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

八節

春秋內事曰伏羲氏建分八節以應天氣晉志曰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

事物紀原

陰陽消長

太玄經云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觀此則乾坤消息可見矣陽生於子而終於巳故乾爲四月之卦陰生於午而終於亥故坤爲十月之卦蓋陰不極則陽不生故先坤而後復陽不極則陰不萌故先乾而後姤

餘皆以意推之則陰陽消長之理又可見矣

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外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欲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釋史彙編

卷之六

五

四十五日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讀豈可少哉

二至長短

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王充曰五月之時晝十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至十一月減一分每日行天十六道

伏臘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蓋庚屬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故曰三伏師古曰伏者爲陰氣初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曰伏索隱曰周時無伏秦德公始作伏漢宣五鳳四年臘日漢以大寒後戌日爲臘記月令孟冬臘祭先祖羅璧遺曰漢玄注臘卽周禮所謂蜡祭也余讀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臘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於廟蜡於郊

釋史彙編

卷之六

六

三九論

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雜志

月令休咎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覆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儼然洪範以五事應四時休咎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爲鑒也太史公講月令開題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豈氣也值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克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之五藏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今人見時氣之寒燠非候曰行某令

稗史彙編

卷之六

七

行某令者非也

氣候集解

曆家七十二候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於曆欲民皆知以驗氣序然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益以漢前之儒皆江北人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木氣溫故解

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密藏之蟲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水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逐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水故曰負

雨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爲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者取魚以祭天也豺獺之報本歲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金象也候鴈北月令漢書鴈屬北鴈知時之鳥熱歸塞

稗史彙編

卷之六

八

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鴈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爲春則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震爲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桃始華呂氏春秋作李華桃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庚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庚新也感春時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最多詩曰黃鳥齊人謂之搏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黎黑而黃又名黃鸝諺曰黃

栗留黃鶯兒皆一種也鷹化為鳩鷹鷂也鷦鷯之屬鳩即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又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饑如痴而化故名曰鳩鳩王制曰鳩鳥化為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春時也以生育肅殺氣盛故鷽鳥感之而變耳

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為鳩鳩化為鷹如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若腐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

釋史彙編

卷之六

九

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玄鳥至玄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為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而發聲矣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電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為

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桐斷角是也生於山岡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枝生十二葉閏則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為白桐也田鼠化為鴽如按爾雅註曰鼯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

釋史彙編

卷之六

十一

本草素問田鴽鴽也似鴿而小今說文註鴽曰鴽毋蓋青州呼鴽為鴽鴽為鴽毋鮑氏曰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也虹始見去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為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噴日自側視之則暈為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為雄色赤白蜺為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蟲說文曰似蜺蜺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驢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但虹氣似之借

名也

穀雨去聲

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於

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

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風雨之雨上聲雨下

之雨在去聲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

漂流隨風故又曰漂曆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

鳴鳩拂其羽鳩即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

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

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

稱布穀戴勝降于桑戴勝一名戴鵀爾雅註曰頭

稗史彙編

卷之六

土

上有勝毛此時恒在于桑蓋蠶將生之候矣言降

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前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

大也螻蛄鳴螻蛄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

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穀音各地

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蛄鳴丘蟪出陰氣始

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穀則鳴是也且有五能

不能成一枝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水汭不能渡

谷穴不能覆身走不能先人故說文稱鼯為五技

之鼠古今註又以螻蛄名鼯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

為臭蟲陸德明鄭康成以為蛙皆非也蚯蚓出蚯

蚓即地龍也一名曲蟮曆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

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

宅及墻垣葉似枯葵為藥圓無子缺有毛如刺蔓

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

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又名落鵝瓜今藥中所用

也禮記鄭玄註曰即草挈本草作菝葜陶隱居已

辯其謬謂菝葜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自有本

條先儒當時如不檢書而謾言者可笑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

稗史彙編

卷之六

土

雅以茶為苦菜毛詩曰誰為荼苦茶即茶也茶是

也鮑氏曰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

者為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此苦者宜言英也

蔡邕月令以謂苦蕒菜非靡草也鄭康成鮑景翔

皆云靡草葶藶之屬禮記註曰草之枝葉而靡細

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

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

至陽而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

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芒種上聲五月節也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矣螳螂生

螳螂草蟲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蟲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蟲以前二足如斧也其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稱之深秋生子於林木間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鳴始鳴鳴百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註曰博勞惡聲之鳥蓋梟類也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聲鳴鳴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稱濁溫故埤雅禽經註云伯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毛詩曰七月鳴鳴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聲諸書以為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詩

史彙編

卷之六

十三

註疏以為蝦蟇蓋蛙屬之舌尖向內故名之今辯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知搜考也易通卦驗丹鉛餘錄俱即名為蝦蟇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旬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鳴皆陰類感微陰而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於此皆假大而至極也鹿角解音解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與黃牛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解角

退落也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蜩音調始鳴月令註疏蜩之大而黑色者蜩蟬脫殼而成雄者能鳴鳴者無聲今俗稱蜩蟬是也按蟬乃摠名鳴於夏者曰蜩即莊子云蟬蛄不知春秋者是也蓋蟬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於秋者曰寒蟬即楚辭所謂寒蟬也故風土記曰蟬蛄鳴朝寒蟬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稱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稗史彙編

卷之六

十四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中為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音蟋蟀居壁一名蜚音蜚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在野而闐闐始擊音擊擊也應氏曰殺氣未肅驚猛之鳥始習於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為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

之物亦化而為明也毛詩曰熠熠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俗稱醞醞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前春秋拏也物於此而拏斂也涼風至禮記前西風淒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涼氣始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

釋史彙編

卷之六

十五

三十五

寒蟬爾雅曰寒蟬蟲小而青紫者馬氏曰物生於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禽也秋今屬金五行為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為之者也不擊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葉結之總名曰稻秫苽梁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淮南子鴈來鴻大鴈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

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玄鳥歸玄鳥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群鳥養淮南子三人以上為眾三獸以上為群群者眾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前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地蟄蟲壞戶音培淘无之泥曰坏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墜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

釋史彙編

卷之六

十六

三十三

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鴈來賓鴈以仲秋先至者為王季秋後至者為賓通書作來賓濱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為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為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為蛤益寒風嚴肅多入於海變之為蛤此飛物化為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黃花草木皆華於陽獨菊華於陰故言有柰桐之華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為霜矣周語曰駟見而

隕霜對祭獸月令作豺乃祭獸以獸而祭天報本也

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黃落色黃而搖落也

蟄蟲咸俯淮南子咸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

凜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立冬十月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

冰水面初凝未至於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

於圻雉入大水為蜃雉野雞鄭康成淮南子高誘

俱註蜃為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

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又註曰蛟屬埤雅又以

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

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又嘗聞海中蜃氣

成樓垣章龜經曰蜃大者為車輪島嶼月間吐氣

成樓與蛟龍同則知此為蛤明矣埤雅既曰似蛇

而大腰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

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若本草章龜經

為是卸一物耳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為寒氣所薄故凝而為雪小者

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為虹

此時陰陽氣不交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

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

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

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

時之所以為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鴉鳴不鳴

禽經曰鴉鵲鳥似雉而大有毛角關方休古人

取為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黃

黑色故名為鴉據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

若郭璞方言似鴉冬無毛晝夜鳴即寒號蟲陳皓

與方氏亦曰夜鳴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既鳴何謂

不鳴耶丹鉛錄作鴈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鴉鳴

詩註作渴旦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

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

謂之蠡實即馬薤也鄭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薤

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與本草同但陳皓

註為香草附和者即以爲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

自生於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大陰

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

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

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雁北

鄉去聲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雁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飛去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喜鵲也鵲巢之門每避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爲巢知所向也雉音維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雉雌雄之同鳴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解見前雞乳育也馬氏曰鷄木畜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乃鷹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澤腹堅陳氏曰水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

稗史彙編

卷之六

九

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四方風氣

樵子曰吾萬曆癸未冬十一月入滇甫至曲靖野外桃李盛開別有黃花如梅遍滿園林名迎春柳亦見葵花開人皆單衣晚皆沐浴至滇省十二月歷正月滿街葛衣詢諸滇父老曰滇四時常是夏一雨便爲冬自十一月歷十二月正月二月一百二十日常無風雨天氣晴和如中州四月天時至三月四月則剛風盤旋晝夜號怒如大理下關之風有鸞賀卓椅爲剛風盤旋而上直至半空旋復墜

一者至四月五月菊花盛開而六月七月皆衣袍衫褐布無裸體人雖然大理蒼山六月又積雪不化若五穀滇栽藝最遲四月始耕五月始插秧十月始刈若雲南之沅江府則天氣四月炎熱十二月插秧又與雲南不同若騰越而外三宣撫六宣慰至莽噠喇之地則無四時惟人工便而稼穡咸宜如一家之田一日之間有南畝甫插北畝就穫東疇方耘西疇又耕者蓋一歲而屢收也此又與沅江不同至夜觀天文銀河明淺迥異中州蓋雲南地高於中州非雲南之高乃貴州道中如馬三

稗史彙編

卷之六

十

衝諸嶺自中州至雲南有上無下計其步數約高三十餘里故雲漢明淺天氣常溫風聲特烈也此自滇至南海風氣之大槩也噫烏知南海而外四時又何如哉

重三

今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曲水侍宴詩曰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旬歲旬月

班史有旬歲旬月解者或有两說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間擢兩司隸注云旬歲尤言滿歲也至旬月往往作閱月田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屈登為丞相後云特以一言竊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殆不止滿月而已至楊雄上疏又朝鮮之旃校兩越之旂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以旬月為近二時為遠二時止六閱月耳則旬月止滿月與千秋事又不同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一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曰九日驅馳一日閒白樂

稗史彙編

卷之六

主三

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矣

浹辰浹日

左傳成公九年云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辰指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周禮天官云浹日而歛之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一日也

五夜

漢舊儀中黃門待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故宋子京夜緒詩云宵開甲乙遲按顏氏家訓云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

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西京賦亦云重以虎威章滿嚴更之署所以王者假令正月寅斗柄夕則指寅明曉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長短參差然人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也又佳話云韋絢問於劉公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迭運今惟言乙夜子夜何也予嘗笑其言之失按漢天文志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居左右角間正月戊午乙夜月蝕熒惑崔豹古今注云建武八年三月庚子日星不見丙夜乃解又蔡質漢儀曰

稗史彙編

卷之六

主三

衛士甲乙繳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晉天文志懷帝永嘉五年三月丙夜月蝕既夏丁夜又蝕統傳云甲夜之初撞鐘擊鼓又宋諸王傳云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梁本紀中大通五年正月丙夜南郊所忽聞異香又云帝燃燭則光常至戊夜豈止言乙夜而已韋絢獨不見漢晉諸史何耶其曰子夜蓋謬也蓋晉時有子夜者善歌李義山云鶯能歌子夜又云心酸子夜歌沈文季歌子夜來又太白有子夜歌行韋絢乃以子夜為五夜之數又何耶或有謂之午夜者謂半夜時如

日之午也故李長吉詩云羅幃午夜愁杜少陵所謂玉夜漏聲催曉箭者正謂戊夜耳

黎明

史記呂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用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支干類

支干辯疑

歲陽歲名考之字義貼之太歲不可曉也故洪景廬

稗史彙編

卷之六

圭

氏以爲不可強爲之說郭景純亦曰未詳謂起於爾雅爾雅周公所著何陳氏世編司馬貞索隱皆收於天皇氏之下此宋景濂辯爾雅非周公之書明矣予又以文字起於倉頡大撓始作甲子何天皇之時卽以此名是孰傳而孰信耶先儒以爾雅隆於漢時恐或然也蓋淮南子天文訓中紐解其義惟以月令爲主支干配合而言又以子配癸不依次序不知何也亦恐未爲太歲在某之意但郭洪二公以爲是耶則當引以明之非耶則當據以闢之豈當時皆未見之耶或始於鴻烈解亦未可

知所謂淮南亂言畢實是也今據其解分其支干

摩什其義以俟傳學者辯焉太歲在甲曰闕逢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者旃旌蒙冒也言萬物萌動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柔輒也兆龜拆之兆言萬物生枝布葉也在丁曰強圉言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戊在中央主和養萬物也在巳曰屠維言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也萬物畢生至秋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重再也光新也言萬物將就成熟而再新也在壬曰玄默言歲終包任萬物而深藏也

稗史彙編

卷之六

圭

在癸曰昭陽昭顯也言陽氣始萌萬物將顯也太歲在子曰困敦者困混也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無芽孽也在丑曰赤奮若赤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起而萬物無不順其性也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在卯曰單閼單然盛也闕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自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螯也徐舒也言伏螯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言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在未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言

陰欲化萬物而炎氣漸和合也在申曰涿灘涿大也灘脩也言萬物皆脩長其精氣也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言萬物皆將剝落也在戌曰闕茂闕蔽也茂昌也言萬物皆蔽昌也在亥曰大淵獻淵者藏也獻者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也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室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正月爲噉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餘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此鴻烈

稗史彙編

卷之六

廿五

又無所解也但曆書謂太初十月爲畢及左傳十月爲辰國語有至玄月之稱疑亦爾雅漢書也若容齋隨筆有云以闕逢爲焉蓬梅蒙爲端蒙柔兆爲游兆大荒落爲茫落作噩爲作鄂闕茂爲掩茂重光與昭陽互相更易大淵獻與困敦彼此更換多見於太史公曆書此蓋少有義理歲久傳訛不足辯也

支干原始

世本曰大撓造甲子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命大撓造甲子正時月令章句曰大撓探五行之情占

斗柄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支幹相配以成六旬

甲子納音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何也曰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蓋木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

稗史彙編

卷之六

其

辰戌五也已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辰戌巳巳其數三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有三三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巳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

十二相屬

稗史彙編

卷之六

菜

六甲納音

六十甲子有納音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
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
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
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
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

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

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同位娶乙丑之商

大呂之商同伍謂甲與乙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

夷則之商隔入調大呂下
壬申司立娶癸酉南呂

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

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
之則順傳孟仲季也
庚辰司位娶辛巳律呂
易

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戊子娶則左行傳南方火也

史彙編
卷之六
宋

巳丑之數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數生甲辰火之季姑

甲辰娶乙巳仲呂壬子太衝木之仲黃鍾之角火

行傳于
如是立
行至今
下中品
之富以
行一各

夏曰三金之石冬三金之土
刺於木姑是力行至於丁巳何呂之宮五音一

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隅八生壬寅如甲子

之法終于癸卯謂癸卯要仲仲上生太族之類自子至巳爲陽故

自黃鍾至於仲呂皆下生自午至亥爲陰故自林

鍾至於應鍾皆上生於樂論敘之甚詳此不復紀

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

得相反所

支上之應

夏子之麻

100

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藕生應月
閏月一節芋以十二子爲衛亦應月之數也

干支釋

鄭樵大儒也解支干之名以爲是皆假借獨已亦有
義耳辰午又曰未詳愚以皆可爲假借既以甲本
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已本
几庚酉也辛被罪也壬懷妊也癸草實也子人子
也丑手扭也寅顓也卯牖也巳蛇屬也未木之滋
也申持簡酉酉也戌與戊戚同意取豕屬也愚按
其說既多不據說文矣則辰乃日月星也又爲星

釋史彙編

卷之六

五

名午者牯也又有交布之義獨不可爲假借乎已
亦既是蛇豕屬之雖正借之於時又不可爲假借
乎恨不生當時苟能問之必當有說若夫直解干
支諸家不同史記曆律書已缺戊已而說文多言
於方位劉熙釋名又解戌爲矜恤之類淮南鴻烈
解申爲呻暗似皆未當意以生物隨時庶幾明白
今則參考諸書訓什於左甲者拆也言萬物剖符
甲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乙言萬物初生
曲孽而未伸也丙言萬物炳然著見丁言萬物壯
實之形故邦國圖籍曰丁成戊茂也言物之茂盛

故漢志曰孽茂於戊是也已紀也言物有形可紀

識也庚堅強貌言物收斂而有實也辛言萬物方
盛而見制故辛痛也壬妊也陰陽之交言物懷妊
至子而萌也癸者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
子孽也陽氣始萌孽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自屈
曲也寅顓也陽氣欲出陰尚強而顓演於下
卯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出
巳巳也陽氣畢已布矣午件也陰陽交相愕而件
也未昧也日中則昃陽向幽也申申束以成故晉
志曰萬物之體皆成也酉就也萬物成熟成滅也

釋史彙編

卷之六

三

萬物滅盡亦核也萬物收藏皆堅核也

十二生肖釋

地支肖屬十二物人言取其不全者予以庶物豈止
十二不全者哉予舊以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於
陰陽上分之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
四刻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象陰後足五爪象陽
故也丑屬陰牛蹄分也寅屬陽虎有五爪卯屬陰
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屬陽乃龍五爪巳屬陰蛇舌分
也午屬火馬蹄圓也未屬陰羊蹄分也申猴五爪
酉鷄四爪也戌狗五爪也亥猪蹄分也此或庶幾

焉予又思蛇兔且取蜃舌他物之足爪亦豈無如
十二物者哉夫十二支屬陰陽皆於時位上見之
易卦取象亦然惟理義之存焉耳如子爲陰極幽
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也午爲陽極顯明剛健
以馬配之馬快行也丑爲陰也俯而慈愛生焉以
牛配之牛有舐犢未爲陽也仰而秉禮行焉以羊
配之羊有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
性暴也申爲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也
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鷄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
陰陽交感之義故曰卯酉爲日月之私門今兔舐
雄毛則成孕鷄合踏而無形皆感而不交者也故
卯酉屬鷄兔辰巳陽起而動作龍爲盛蛇次之故
龍蛇配焉龍蛇變化之物也戌亥陰歛而潛寂狗
司夜猪鎮靜故狗猪配焉狗猪持守之物也私憶
如此未見出處姑存於藁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之
其說不經詢之前輩博聞者說此三日卽河圖數
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
有理因識之

時令門

曆數類

造曆

通曆曰太昊始有甲曆楊泉物理論曰神農立曆漢律曆志曰黃帝造曆董巴曰伏羲始作八卦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曆尸子曰羲和造曆呂氏春秋曰容成作曆

曆名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二

廣

易乾鑿度曰曆原名握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為一紀而一節首註曰握先為曆始之名始言無前也公羊曰黃帝考定星曆建五行起消息正閏餘謂之調曆後代因之漢有太初唐有麟德等名

事物紀原

曆法

先王體元以居正順時以授民是以迎日以推策啟閉以為節分至以為中推閏定時而成歲以周天之數考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一日經一度一年則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小月又餘六度則每歲日行于天餘十有一度四分度之

一是餘十有一日四分日之一也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三年一閏而餘三日四分日之三五年再閏而少三日四分日之三十九年七閏謂之一章總餘二百一十三日四分日之三十九年七閏計二百一十日尚餘三日四分日之三積至八十一章然後盈虛之數終而復始矣

歲首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夏以寅為人正得天道之中故以寅為歲首屬春之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定矣或謂今夜之子時即為明日之初何不以今年之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二

廣

子月即為明年之首乎曰冬不可先於春是固然矣予嘗稽之古人泰之曆數蓋一主於太陽之度次太陽每日隨天轉運周于地十二方而為十二時地道右旋是以太陽次子方為子時次午方為午時順行十二方而為十二時此所以今夜之子時即為明日之初宜也太陽每歲躔天輪之十二星而為十二月天道左旋是以太陽次子躔虛宿之度而立春為正月逆行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月次酉為四月此所以今年之子月不可以為歲之首也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

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一陽更新皆屬于孟春之月
其有以哉

三代改朔

九峯蔡氏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言曰三代雖
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
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也
愚謂夏不改正商不改月周則改正以示統改月
以隨正其在經傳如春秋所書隕霜無冰雨雪震
電之月孟子所稱七八月歲十一月十二月左傳
正月辛亥日南至之文汲書周公作周月惟一月
釋史彙編 卷之七 三

一月十二月杜梁成者斷在歲終之候其援引証
自謂無可疑矣而不知皆其說之師心者也且
周之改月不獨愚見爲然宋元諸儒蓋言之不獨
諸儒爲然程朱大儒亦言之周氏能逞其辯于春
秋孟子固矣獨其引汲書則節去周公作周月惟
一月斗柄建子之文於左傳所紀正月辛亥日南
至之類則爲周末世亂道路榛塞左氏不知周制
而妄爲之說夫其節汲書者固欺人之失而謂左
氏不知周制則幾于妄矣蓋左氏魯之史官其傳
春秋雖不無可駁要之於周之曆紀亦難乎謂其
不知也雖然周氏所以孝經宗祀明堂之文爲不
足據則其所取信者惟已意而已矣他何言哉
曆書沿革

禮記疏云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前漢
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七十二候
見於周公時訓後魏始載於曆 國初曆其式與
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船渡
水登高履險收歛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
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吳元年邇上只書甲
子平行不用年號

釋史彙編

卷之七

三

釋史彙編

卷之七

四

司曆過誤

魯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蠡仲尼以為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為十月也故有蠡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司曆誤以七月為十月也張宴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誤以八月為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為十月則一失閏張宴謂八月誤為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七月誤為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

釋史彙編

卷之七

五

信

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蟲未畢伏以九月為十月明矣以九月為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踈其為是歟

編

虜曆

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之大紀為本場魁既登第

釋史彙編

卷之七

六

信

歲差

冬官正袁惟幾而吏部史張士廉有巧思為之特精金虜陷京師毀合臺取渾儀去石林燕語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蓋天行之度有餘日月所行之度不足故天運常外平而舒日道常內轉而

縮其勢不得不然也由是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曆隨時占候脩改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下閎曰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蓋古之爲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大過宋何承天倍增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七

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不及至隋唐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日躔一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爲二千四百三十分一歲不及一分三十有六又積而至于八十三分則差一度矣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守敬筭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

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以爲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基餘一日一日之數分於四基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畫以氣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之前後以爲朧昀故定朔疑於一畫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爲精微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畫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筭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筭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始爲至當堯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稗史彙編

卷之七

八

紀年

松漠紀聞女真舊紀云正朔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
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
也蒙古錄韃靼初無庚甲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
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每見月圓以爲一月每
見草青遲遲方知是月有閏也又曰韃靼記其年
春秋則曰草生草枯記其月朔望則曰月滿月缺
按古三墳伏羲氏皇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月
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又木王月命臣潛
龍氏作甲曆皇策辭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
我潛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後二十二易草木昊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九

英氏進曆於君所謂草生月與木王月記其歲之
春也所謂一易草木二十二易草木記其歲數也
太古未造曆前亦以草木爲記

百六

厄言云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
盧續筆云以曆志攷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
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
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
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
九卽當承百六而言所謂災歲蓋不止陽九也愚

攷景盧此說蓋錄前漢律曆志而減其文耳志曰
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
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
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
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
十災歲五十七厄言不引漢書全文而引景盧續
筆豈未見律曆志耶志有二陽九一陽九今引景
盧初入元百六曰陽九下卽曰陰七是少一陽也
而陰七則陰九字之謬也表出正之若張世南所

稗史彙編

卷之七

十一

載太乙肘後備檢亦或一說而非漢志本意

布算法

造曆之法雖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布揆筭然非
至精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堯至今亦
差數度氣化推移天道玄遠難一一知之若夫授
以成筭則中人可爲若輟耕錄所載之法固爲要
約但中人之資卒亦難解今取其易知併予聞於
靈臺者逐一書之於左然後知起年定閏定立
二十四氣特易易耳

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月十

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七箇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算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法定不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

定立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甲子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巳巳卯時立春其刻數以後節氣法推之

釋史彙編

卷之七

土

節氣歌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推兩時零五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則巳卯辰寅正一刻雨水餘皆倣此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前九輪謂前九年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亦倣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巳戊食庚巳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是也

閏法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

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無餘是爲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及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置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始者於法室矣按先儒偶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

釋史彙編

卷之七

土

認三年一閏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閏月之始

史記曰黃帝起消息正閏餘則閏蓋餘分月也黃帝造曆始正之始

候氣

荆璞集曰夫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律呂者氣候之管也以銅爲之某月氣至則某律爲之應焉應謂吹然必隔八相生而又始於黃鍾之九寸而黃鍾復始於十一月蓋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泰五而八數成矣人以八尺而爲尋物以八竅

而卯生故十有二律之音皆隔八而生焉

物理論云十二律呂候氣先於平地爲室三重重有

三壁楊子所謂九閉之中也外室南戶以布爲

幔次室北戶內室南戶並以布爲幔皆上圓下方

閉密無風人居其中三日觀之十二律各以木爲

按每律各內庫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

河內葭莖灰實其端若氣至吹灰去管首小動爲

和大動爲臣彊李淳風云自古言樂聲律呂者皆

本於十二管以氣應灰飛爲驗後魏末孫僧化造

六甲一周曆其序云以管律候某月某時律氣應

釋史彙編

卷之七

圭

五

推校前後五六事皆不與筭律家術數相符此外

諸書無言候氣得應驗者以理推尋恐無實錄後

魏信都芳自云造風扇候二十四氣每一氣至其

扇輒舉斯又驗矣出感應經

旁羅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

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耀曰冬

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羅

順餘之鄭玄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

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

中在日後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
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
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

測景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郭守

敬用四十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後來候氣者

亦置灰坎中潛通地隧按時以沸石灰湯從彼穴

灌之湯至而飛灰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

地三十六度皆以盡地處言今南京地入十二度

至薊殆十五度北京地出十五度即南之北北之南

釋史彙編

卷之七

圭

四

蓋各有一海內之小可知然二極如許二十八

舍何以只臨內九州崑崙爲數度之中四際相若

亦應近此即佛氏所談亦未可懸決爲誣又吾里

有節老宣德中下西洋爲予言歷數國至極遠處

仰視三光大小次第一切與中國不異手板亦只

如此予又知舊以二十八宿只隸內九州者殊非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不

可以語泥者約每百年短一分也鬻熊曰運轉無

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後四十年已
爽一度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太陰行度耳
後九月
漢初不獨秦正朔亦因秦曆秦以十月爲首不置

閏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歲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

郭伯玉通曆數

欽天監漏刻博士元統推演大統曆積分之數上進云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言有郭伯玉者西安府郿縣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教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可成一代之制上是其言

稗史彙編

卷之七

圭

曆

頒曆

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欽天監所進頒曆既頒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曆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司送曆於內閣若諸司大臣使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間多無曆可觀豈但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不可革矣

刻漏

梁刻漏經曰肇于軒轅之日曰宣平夏商之代至周望壺氏掌之又刻漏頌云黃帝創漏水制器以分晝夜

刻數

韓文公紀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之也朱文公攷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爲度矣予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

稗史彙編

卷之七

圭

曆

公必不用按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曆皆百刻舉成數耳實九十六刻也每時分別爲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各則百有二十韓詩只恐取此不必遠求

五更識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鍾殊不省庚與更同音

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而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廷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昀子我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劉尚賓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是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數亦不爽按宋祖因希夷一言而點少其四更加其一只是一事

漏刻長短

楊慎曰曆家大抵以刻漏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七

三百六

六十一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三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於燕地稍偏故然外國有蒸羊胛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豈刻漏隨日因地有不同如此初不全係於陰陽之消長也

攢點六更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柳鼓交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外方則謂之攢點云

鐘鼓節

天下晨昏鐘聲數固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心然不同自吾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轉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轉成一百八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爲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爲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搥爲一通千搥爲三通

春類

春總論出梁元帝集要

稗史彙編

卷之七

太

三百六

春日青陽溫陽亦云芳春青春陽春三春九春天

曰蒼天萬物生風曰陽風春風暄風柔風惠風

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時曰良時嘉時芳時

辰曰良辰嘉辰芳辰節曰華節芳節嘉節良節

韶節又淑節草曰弱草芳草芳卉木曰華木

華樹芳樹陽樹林曰茂林芳林鳥曰陽鳥時

鳥候鳥好鳥禽曰陽禽時禽好禽

孟春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正月律謂之大簇何大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

志曰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途也

插糞

異傳曰歐明遇彭澤青洪君有婢名如願君使隨明明意有所願如願輒得之成富人後不復愛如願正月歲朝雞初鳴呼之不起欲插之願走糞上乃故歲掃除所聚者由此逃去明謂在積壤中以杖插糞使出知不可得因曰汝使我富不復插汝也今人元日雞鳴時輒往積壤間插之云使人富蓋起自歐今京東之俗猶然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九

三十一

椒銘藥囊

敷于散次第從小起崔寔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按成公子安椒華銘則云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天醫方序云劉涓子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涓子謂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云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絳囊裹一丸藥令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敷于散即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乃知

敷于訛而爲屠蘇也

扇天

山東風俗遇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綉事筆硯理管弦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

人日

東方朔占書歲正月一日占雞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馬七日占人八日占穀皆清明溫和爲蕃息安泰之候陰寒慘烈爲疾病衰耗故杜子美詩曰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

稗史彙編

卷之七

千

三十一

蓋傷時之言也推此當由漢世始有其義

事物紀原

畫雞

拾遺記曰堯在位七年祗及國獻重明鳥狀如雞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一來國人莫不洒掃門戶以望其來或刻金寶爲其狀置戶牖間則鬼類自伏云今人每歲元日刻畫爲雞於戶上蓋其遺像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茶與鬱用度朔山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

鬼本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羿死于桃棗注云棗大杖以桃爲之擊然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杖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桃枝于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于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傳曰楚人使公視祔公使巫以桃茢先祔殯周禮戎

稗史彙編

卷之七

王

三六

右贊牛弭桃茢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茢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又玉燭寶典曰元日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以鬱壘山桃百鬼畏之卽今謂之桃符也

上元登高

隋書元胄傳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卽馳詔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嘗攷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則不獨重九

可稱登高矣

迎紫姑

正月十五夕迎紫姑以下劉敬州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中迎之卜呪曰子婿不在云是其姑云是小姑可出平昌孟氏嘗以此日迎之著以敗衣蓋此也洞覽云是帝營氏女將死云平生好樂至正月半可以衣見迎又其事也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異苑曰陶侃如廁見人自云後帝着单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可言

稗史彙編

卷之七

王

三六

出土牛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東立土牛其年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縣制土牛飾以文彩卽以彩杖鞭之旣而碎之各持其土以期豐稔不亦乖乎

三素雲

藝苑雌黃云脩真人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

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諸天帝子候見再拜自陳某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輩者白曰登天歲時廣記載此事云臣昔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疑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帖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

傳柑

上元燈夜按貴戚例有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東坡有扈從端門觀燈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三

三

燈節之始

史記樂書曰漢帝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時祀封明徐堅謂今人正月望夜遊觀燈是其遺事僧史略云漢法本傳曰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此方正月望謂之大神變曰漢明令燒竹表佛法大明也一云因漢武祭五祀通夜設燎取周禮司燿燒燎照祭祝東漢以爲佛事

上元放燈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在宋時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

元宵詞

都夜元宵游觀之盛前人或於歌詞中道之而故族大家宗藩戚里宴賞往來車馬駢填五晝夜不止每出必窮日力晝夜漏始還家往往不及小憇又皆相呼理殘粧而速客者已在門矣婦女首飾至此一新髻邊參插蟬蛾蜂蛺蝶雪柳玉梅燈球裊裊滿頭其各件甚多不知起何時而詞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賞云帽落宮花衣惹御香鳳輦晚來初過鶴詔飛龍檠燭戲端門萬枝燈火滿城車馬對明月有誰閑坐任狂游更許旁御街不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三

三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又

云正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
中人相傳必飲酒如今之社日此日但謂之耗日
官司不開倉庫而已

觀燈五日

唐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施請燃千
燈行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京都記
曰正月十五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
是始於唐宗成於玄宗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
朝廷無事區宇安寧令開封府加增十七十八兩
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者聞太
神史彙編 卷之七 三十五

仲春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乎也言萬物乎
甲種類分也
晉樂志曰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
學茂也

淮南子曰二月之夕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
禽獸草木注云女夷春夏長養之神也江淹文云
泰暉馭節女夷司景

中和節

李肇國史補曰唐正元五年初置中和節新唐書
必傳曰德宗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
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爲古李泌請
以二月朔爲中和節王溥唐會要曰正元五年正
月十一日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宗上巳晉紀
重陽朕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勾萌悉達自今以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

禁火

鄴中記曰舊云寒食斷火起于介子推左氏史記不
神史彙編 卷之七 三十五
見子推被火之事按周禮司烜仲春以木鐸徇於
國中注謂季春將出火今寒食推節氣是仲春末
清明是三月初則周人出火之事也

傳火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唐詩曰暮漢宮傳蠟燭
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
矣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拜掃

開元禮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聖墓以
時祭祀唐禮每改命釋褐結綬皆往墓見開元二

十二年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者何以表其孝思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仕於它處不得作樂按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墓側漢因不改四時上飯後漢光武紀云建武十年八月幸長安有事十一陵蓋躬祭墓也即今上墳并掃墓起於明帝紀元年正月帝率公卿朝原陵知元會儀劉昭補註謝承後漢禮儀書曰建寧五年二月車駕上原陵蔡邕曰明帝至孝光武即世帝嗣位羣臣朝上感先帝不復忍見此禮乃率

釋史彙編

卷之七

三十五

百僚就原陵創焉然則上墳之禮疑起自漢世民間視之而行因習以爲俗

禁烟辯

龍星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爲禁烟又未必爲子推設也

季春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三月律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

晉書志曰三月之辰名爲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

動而長也

禊祓

三月三日按韓詩云惟溱與洧方渙渙兮惟士與女方秉蘭兮註云今三月桃花水滿下以招魂續魄祓除穢穢周禮女巫歲時祓除盥浴鄭註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禊司馬彪儀禮志三月三日官民並禊飲東流水上南岳記云山西曲水壇水從石上行士女臨河壇三月三日所逍遙處齊諧記云晉武帝嘗問尚書郎摯仲治曰三日曲水其義云何仲治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

釋史彙編

卷之七

三十五

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携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泛觴曲水起此帝曰若如此便非佳事尚書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禊祓由來遠矣

柳園

唐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蠱毒

夏類

夏總論

夏曰朱明朱明而亦云長贏朱夏炎夏三夏九夏

風曰炎風 節曰炎節 草曰茂草雜草 木曰

蔚林茂林密樹茂樹

孟夏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四月律謂之仲呂晉志云呂者助也謂陽

氣盛長陰助成功也

晉樂志曰四月之辰謂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

裨史彙編

卷之七

无

二六八

長而起也

小滿芒種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

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

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為麥也小滿四月終謂

麥之氣至此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謂種之

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注云

澤草所生其地可種芒種稻麥也僕近為老農始

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

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

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哉

曆暑方

立夏日佩六壬六癸符或服冰丸及飛霜散暑不能

侵

改水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然則

古人水火皆改所謂陰鑑陽鑑是也

仲夏律辰義

白虎通曰五月律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

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

裨史彙編

卷之七

手

二五八

晉樂志曰五月之辰謂之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

長大也

端午夏至

諺云夏至難逢端午日百年難遇歲朝春按元至正

十四年甲午與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自正月至十

二月每一月如月數各占一節且前甲午正月一

日立春今甲午五月五日夏至真希有事也

風雨候

四月雨曰迎梅五月雨曰送梅立夏後逢庚曰入梅

芒種後逢壬曰立梅春至初夏五日一風凡二十

四番曰花信風皆風雨常候可徵也

艾人

荆楚歲時記曰端午日荆人皆蹋百草採艾為人懸於門上以禳毒氣當是以師曠占有歲疾則艾草先生故也

五絲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絲絲繫臂辟鬼及令人不病瘟又曰示婦人蠶功成也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姬回忽見一士稱三閭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三

大夫曰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以粽葉裹五絲線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言故五月五日作粽并五絲線皆汨羅遺風也

百索

續漢書曰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成以朱索連以桃印文施門戶故漢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止惡氣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遺事也蓋始於漢本以飾門戶而今以約臂相承之誤也又以絲絲紐結而成為百索紐以服者名五絲云

遺扇

唐書要曰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遺卿飛白扇二柄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伏日

史記注有云六月上伏秦始皇之所置也又云秦穆公始為伏又荆楚記伏日進湯餅名為辟惡蓋周時無此至秦乃有之史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禦蠱季夏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六月律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三

晉樂志曰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謂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

能穢子

晉人程曉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能穢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頻感奈此何搥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語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禦暑

歐陽文忠公嘗問杜祁公何以禦暑曰唯靜坐可以避暑能為祁公此見者幾人乎韓持國許昌私第

之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類
自郊居死因問郊外涼乎曰涼持國問其故曰野
人自知無脩簷大厦旦起不畏草馬衣冠之役胸
中復無他念露頂挾扇持三尺木牀視木陰東搖
則投東西搖則投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
勿言吾心亦涼矣

秋類

秋總論

秋曰白藏

氣白而藏萬物

亦云收成

萬物成而收歛

三秋九秋素

秋素商高商

天曰旻天

受愍也愍物之彫零

風曰商風

釋史彙編

卷之七

三

三

素風淒風高風悲風激風清風

景曰朗景澄景

清景 時曰淒辰霜辰

節曰素節商節 草曰

衰草 木曰踈木衰林霜柯霜條

孟秋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七月律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

始傷被刑法也歐陽公秋聲賦云其在樂也商聲

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夷傷也物至老而

傷悲夷戮也物既盛而當戮

晉樂志曰七月之辰謂之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

體皆成就也

七夕

吳均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妻曰
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至今云織女嫁
牽牛周處風土記曰七夕洒掃於庭施几筵設酒
果邀河鼓言二星神會乞富壽及子歲時記曰七
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以乞巧則七夕
之乞巧自成武丁始

牛女神名

春秋運斗樞云牽牛神名石氏星經云牽牛助期關

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

釋史彙編

卷之七

三

三

孫傳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

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

仲秋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八月律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呂者拒也

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故陰氣拒之也

晉樂志曰八月之辰謂為酉酉者納也謂時物皆納

縮也

鳥養羞

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說曰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

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中秋月應

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
齊人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喬麥得月而秀
世免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降誕節

玄宗八月五日降誕是日於花萼樓宴羣臣宰相源
乾曜等率百官上表請為千秋節羣臣獻萬歲壽
酒其後降誕日節號自玄宗始

季秋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九月之管名無射射者終也言萬物隨易
稗史彙編 卷之七 重

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

晉樂志曰九月之辰謂為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
滅也

纂要曰九月曰暮秋末秋暮商季商杪秋亦曰霜辰
曰授衣

登高

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房謂景曰九
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
懸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銷景舉家登山夕還
見鷄犬皆暴死房曰此可以代矣則九日登高飲

菊花酒始於桓景

菊酒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段儒妻說
在宮內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酒云今
人長壽菊舒時並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
月九日始熟謂之菊花酒周官邇人實糗餌於豆
屑米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方言云餌謂之食
也

冬類

冬總論

稗史彙編 卷之七 重

冬曰玄英氣黑而青亦云安寧玄冬三冬九冬 風曰

寒風勁風嚴風哀風陰風 景曰冬景寒景 時

曰寒辰 節曰嚴節 鳥曰寒鳥寒禽 草曰寒

卉黃草 木曰寒木寒柯素木寒條

孟冬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十月律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
而動下藏也

晉樂志曰十月之辰謂為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
殺萬物也

月晦祀天

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嫌其御殿視朝乃在
晦日帝謂侍臣若當郊祀歲奈何或言景祐十三
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在十五日帝疑其不經
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為非宜移月十五日
甲子故詔書曰月既肇於黃鍾日且臨於甲子脩
史者病於太質刪去詔文遂無考據臣家有其日
報狀可以照驗即取以進帝稱善蓋公家自祖宗
朝至熙寧中報狀皆全故也

仲冬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黃中和之色也鍾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三
三十九

動也言陽氣動于黃泉之下養萬物也

晉樂志曰十一月之辰謂之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
此更孳生也

季冬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
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為言拒者旅抑板難
之也

晉樂志曰十二月之辰謂之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
際以紐結為名也

冬至除夜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與歲除夜為
堂蓋闔音也予讀太平廣記有盧項傳云是夕冬
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
風日月其除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
而失其字耳

潏散小至

淮人歲莫家人宴集曰潏散韋蘇州云田婦有佳獻
潏散新歲餘子美有小至詩說者謂冬至前一日
為小至歲時稌詠廬照隣年日述懷云人歌小歲
酒花舞大唐春是以元日為小歲以此觀之子美

稗史彙編 卷之七

三
三百四十七

之小至即冬至也周甸曰冬至陰極故曰小至

長至釋

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
冬至為長至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儀
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女儀云
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
也隋杜瑩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景極長陰
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
之賀蓋周禮冬至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
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月令所謂

短至是日之短曹崔杜爲踐長履長者景之長也
之長也謂是愚謂冬至日短極而漸舒短極即謂
之短至至極之至也漸舒即謂之長至至到之至
也影長之說似未妥

臘日

夏后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已而爲
嘉平漢復曰臘也周以來用孟冬至唐貞觀十年
始以季冬之蜡祭百神開元禮又用臘日蓋季冬
之月勞農大享五德之君各以其終而臘如水土
終于辰火終于戌金終于未是矣宋朝王于大戊

神史彙編

卷之七

元

故以戌臘而蜡復別爲一祭臘獨以爲時序之令
又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也 祭部云漢改爲
臘風俗通曰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
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云
臘者歲終之大祭但送而不迎也嘗言伏臘者皆
所以祭祀也杜甫秋懷詩伏臘涕漣漣謂祭先祖
而悲泣也

五帝臘祖

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太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
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

行

臘

顓頊氏有二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中爲瘡
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於是以正歲十二
月命祀官方和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
戈揚盾帥隸及童子而時儼以索室驅疫鬼

逐除祭竈

十二月八日諺云臘鼓鳴春草生村民打細腰鼓戴
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除孫興公常自戴頭
與逐除人共至相宜武家宜武覺其應對不凡推

神史彙編

卷之七

甲

問乃驗也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神河圖玉版云
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兵長三十丈此則其義其
日並以豚酒祭竈神許慎五經異義云顓頊氏有
子曰黎爲祝融火正也祀以爲竈神姓蘇名吉利
婦姓王名搏頰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
人謂黃羊陰氏世蒙其福

書

酉陽雜俎曰俗好於門上書聲字謂陰司之鬼名可
息瘡癘段成式續漢舊儀說儼逐疫鬼立桃人葦
索滄耳虎等聲蓋滄耳然則其說漢事也 續宣

室志曰裴漸隱居伊水時有道士李君善視鬼常見漸於伊水上大曆中寓書博陵崔公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知漸耳字題其門上則漸謂裴漸也

迎春解凍

正德戊寅冬 駕幸楊州河水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尚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卽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楊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漸解民駭覩焉

稗史彙編卷之七

稗史彙編

卷之七

四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地理總論

地理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億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里而黃帝有記里之車按黃帝游幸天下而車以記里疑

稗史彙編

卷之八

十一

道路之紀以里垓起軒轅時也

土地名號

人皇以來土地國邑始各有名則山之號亦從此起故神農興於厲山共工之觸不周炎帝以姬水此山川之名之始也書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注云無名者主名之於是凡山川皆名之矣山海經洎爾雅所載者是也

地圖

春秋元命包曰神農世恠義生白皐圖地形水道注曰恠義白皐母名圖畫地形通水之脉也今有地

圖疑始于此

中國地狹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攷之吳越楚蜀皆爲蠻夷淮南爲荆舒秦爲戎河北直定中山之境乃蠻貊肥彭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白狄呼鐸辰諸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揚拒泉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二耳

神史彙編

卷之八

九州論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所謂一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按鄒子之智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王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書論天下之事地

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惟刻三十五國之里不言更有九州鄒之行地不若禹益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寧非天授安得此言按大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誠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曰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之所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惟物余不敢信

天極

神史彙編

卷之八

三

三百五

按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南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也日南之郡離雒陽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方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洛地察之北行三萬里

未能至極下也假令可至是名爲距極下以至日
南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
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
之間有若天下者九州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
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
此九州之乘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
計度驗實反爲少焉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
遠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于天何嫌天無氣
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
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

釋史彙編 卷之八

四百

三百

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煙安得里度又以
二十八宿較之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郵亭爲
長吏解矣郵亭着地亦如星舍着天也附書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其說曰東

南神州曰旦土

旦與辰同

正南邛州

隋書作邛

曰深土西南

戎州曰滔土正西

兗州

隋書作兗

曰開土正中冀州

曰白土西南柱州曰肥土西北

玄州

隋書作玄

曰成

土東北咸州曰隱土

尸子作急土

正東陽州曰信土其

言本荒唐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

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
州其畧得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
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一作本州一作官州一作桂州一作營州

四遊

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地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
地遊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
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不覺七戎六蠻九夷
八狄據形而言之謂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
無所親也

土氣

釋史彙編 卷之八

五

三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姣好西方少陰日
月初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
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厚其
人廣面縮頭身長中土四時風雨交山谷峻其人
端正

山地數

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萬四
千五百六十出銅之山四百七十六出鐵之山三
千六百九十與管子同管子地數篇地之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予

意移流開掘古今固多更也然而大畧相去無幾故於諸書拈出之

地記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荊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幸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巘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游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一段讀之使人神游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

稗史彙編

卷之八

六

三六

歷代地誌

漢有輿地圖晉有大康地記隋有區宇誌唐有括地誌宋有疆域誌元有方輿要覽皆總天下而誌之者自常璩叙蜀撰華陽國志而後郡邑亦皆有誌

五嶺考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

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榮江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鉅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鉅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海

稗史彙編

卷之八

七

三四

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于此

五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乃統治之名猶南中之六詔也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曰玉蟾瓊州人其文集在瓊曰瓊管集在閩曰武夷集今作瓊瑄非也

四道三谷

何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郡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

四出從成和諧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
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
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
西洋縣出者為斜路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
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舊志云略
谷儻谷同

干

韓詩考槃在干注地下而黃曰干江南有吳干平涼
有隴干今之靜
寧州也樂府有長干曲顏延之祭屈原文
曰身絕郢關跡偏湘干

釋史彙編

卷之八

八

地名

張華博物志云地以名山為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
脉草毛為之毛土為之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
下為圯

山類

桂山

范至能記始予自紫微垣出師廣右姻親故人張飲
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為戚予取唐人詩考桂林之
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
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游之適寧有逾此者乎

釋史彙編

卷之八

九

三八九

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二月既至郡則風
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崑岫之奇絕習俗之淳古官
府之形勝又有過所聞者予既不鄙夷其民而民
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幕府
少又書居二年予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
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觴客於
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瀟湘絕洞庭泝
瀨馳駢兩川半年達於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游
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及方志所未載
者萃為一書蠻陬絕徼見聞可記者亦附著之以
俟土荒之屆 按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太行
常山衡岳廬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峰之名政爾
魁然太山峰云者蓋強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
之九華歟之黃山括之僊都溫之雁蕩夔之巫峽
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峰而止爾又在荒絕僻
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
因重岡峻嶺之勢盤桓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
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起特立玉筍銀簪
森列無際其恠且多如此誠當為天下第一退之
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嘗家洲記

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黃山谷詩三
桂嶺環成如雁蕩地平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意
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山中空故峰下多佳巖
洞有谷可記者三十餘所皆相去不過七八里近
者二三里一日可以遍觀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
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
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左思蜀
都賦鬱蓋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
詩山明翠微淺又山近漸無青東坡詩來看南山
冷翠微皆有意態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杜
牧之云與客携壺上翠微則直致不及孟蘇矣

山川異號

崑崙山一名崑岑一名鐵圍即佛家之須彌君山一
名嫺宮武當山一名簪嶺普陀山一名梓岑青城
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東
海一名岱淵岱淵見諸樂子遁甲開山圖曰沙土之塌雲
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指甘泉谷口也郭璞
注山海經云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

釋史彙編

卷之八

十一

三

名或一實而數名歷代久遠古今變易未得詳也

名山

崑崙山有崑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
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像蓬萊
山亦名方丘亦名雲萊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方丈
之山一名鬱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瀛州一名瑤
州亦名環州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圍千
里岱輿山有淵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
於此地掘深百丈餘尤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洞
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
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

釋史彙編

卷之八

十一

三

天柱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可爲天柱圍三千里
側結千里周圍如削下有僊人府治玉童玉女與
天地同休息男女名曰玉人男即玉童女即玉女
無爲匹配而僊道自成言不爲夫婦也

石鼓山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
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

泉縣也又云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九疑山

九疑山在營道縣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又云衡山

鍾山氣色

南京鍾山 太祖陵寢在焉雲氣山色一日之間青黃紫翠不一人以爲氣旺所致又曰如漢高帝隱芒碭而上常有五色之雲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稗史彙編 卷之八 十三 廿四 奇嶺千雲非一狀則知晉時已如此矣其名鍾山者晉永嘉元年因有大鍾從上墜水中驗銘是秦時樂器因以命名

衡山

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嶽之南嶽也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名朱陵太虛之天其山盤繞八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州遙望如陣雲沿湘十里九回九背乃不復見又名九疑皆有舜廟

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敬脩祀則廟中每有絃歌之聲顯其靈異禹治水至衡山登而祭之因夢遇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至今存焉周職方氏荊州之鎮曰衡山卽此東皐雜錄云衡山七十二峰皆平故名衡

太華

太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一十里卽西嶽也以西有少華山故此曰太華名太極總僊之天周官豫州其鎮曰華山是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稗史彙編 卷之八 十三 廿四 問其初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今觀手跡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足跡在首陽山下今亦存焉山頂有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

恒山

恒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卽北嶽也周廻三千里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名太乙總玄之天宿應畢昴境臨趙代其頂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包括

綿長經綸中外非止勞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宇內之標格也周官弁州其鎮山曰恒山風俗通曰恒常也萬物伏地方有常亦謂之常山白虎通曰北方爲常山者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輿地要覽曰其山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成仙霍鴻前燕錄曰慕容儁壽光二年常山寺大樹根下得壁七十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神命以太牢祀之

嵩山

釋史彙編

卷之八

十四
三六十三

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卽中嶽也各上帝司真之天釋名云嵩字或作崧山大而高曰崧白虎通曰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名嵩高山詩曰崧高維嶽是也西征記曰嵩山三十六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唐天文志曰鶡火大火壽星彖常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崔融嵩山廟碑曰九天地險五嶽天中蛇龍洞穴日月仙宮名山記曰嵩山神祠在黃

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幾二百里嵩山拱列有類兒孫宜其秀鍾靈聚爲五嶽之尊而黃蓋一峰在山東南盡處過客謁祠多展拜於此八門三重四嶽神祠分列左右又入門有降神殿壁繪生甫及申像其西爲御香亭歷朝降香悉貯於是孫嚴宋書曰沙門釋法義於嵩高廟所石壇下得玉壁三十二枚黃金一餅光彩潤潔河南太守毛脩之以靈嶽降瑞送諸神府焉 又嵩高山下崑石室中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又嵩高山上有石室前有石柱上有石脂滴下人服之一合得僊

釋史彙編

卷之八

十五
三六十六

羅浮山

羅浮山乃羅山浮山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高三千六百丈七十石室七十長溪周廻三十七里浮山本蓬萊之二峰昔時洪水浮海而來傳於羅山所嶽皆合故合而名之其峰之秀者曰飛雲玉鸞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繡玳瑁洞之幽者曰金沙朱明黃龍朱陵黃猿水簾蝴蝶曜真洞天有大小石樓相去五里皆孤高峻秀邈出雲表重簷四柱宛如樓閣登之可望滄海樓前

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磴狀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柱亦曰鉄柱又有瑤石臺綵綺錯爛如霞錦迢迢獨出勢若削成繞頂有聚霞峰高三百丈周迴二十餘里常有紫霞在於峰上洞中常有五百花首真人游會又有跳魚石伏虎石阿耨池夜樂池卓錫泉皆茲山之奇勝也六帖及南越志

武夷

武夷山在福建崇安縣治之南三十里東抵大溪南至石鼓渡西至將溪北至黃龍溪峰巒大者三十有六此外以名著者復數十餘名曰昇真玄化洞

釋史彙編

卷之八

十六

天昔有神人降此山自稱武夷君山之名由茲得焉其山周迴一百里巖岫連屬形狀不一有縝潤如玉削者有森銳如筍立者有端嚴拱揖如神人異僧者有峭秀娟麗如美姝靜女者又有如樓臺之突兀如城壘之週遭如鍾鼓之陳設如廩庾之峻峙其驤如龍其踞如虎其蹲如猊其驟如馬神剌鬼削奇奇恠恠惟每天氣積陰不復見頂朝陽初照則巽峯幽巖層見疊出駭目驚心飛瀑落崖一瀉萬仞溪流九曲繚繞其間屐登棹游仰瞻巉巖俯弄清泚應接不暇真一方之勝槩也其山大抵

豐上歛下而色皆紅潤世言建爲丹山碧水蓋指此也其山有幔亭峰在大王峰北極高峻冲祐觀當其下秦時武夷君設宴於此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赴會各齋戒如期而往見虹橋跨空建幔亭屋施紅雲裊紫霞褥進珍殽奏仙樂呼鄉人爲曾孫有魏王仙子頭魏爲秦人昇仙時所蛻骨今藏之二千年矣廣穎獨異色滋潤可玩無枯朽狀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岩端陡絕處列朱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骸體也此縱荒誕然人迹不到豈有神工鬼斧闢巧其間耶

釋史彙編

卷之八

十七

靈鷲

飛來峰在杭州府城西二十里晏殊地志晉咸和中西天僧慧理登此山嘆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號其峰曰飛來一曰鷲峰宋梅詢詩竺慧指此岑飛來自靈鷲猿鳥曾未知煙嵐尚依舊興亡謾千古天地豈關紐祇恐丹壑移他年却西走

龜山

龜山在杭州府治東南二里一名飛來山唐徐季海詩茲山昔飛來遠自琅邪臺孤岫龜形在深泉縵

井開唐方千詩遂巖喬木夏藏寒牀下雲溪枕上
看雲殿漸多山更重却令飛去即應難一統志

華州山移

唐武后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岍大山晝日忽風昏有
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壅赤水壓張村
民三十餘家山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
木宛然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
罰不由君侯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
書唐

成紀山

稗史彙編 卷之八

十九

元仁宗延祐二年五月一夜疾風雷電成紀縣北山
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
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
今又移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
不言之候故致然耳元史

雲南山裂

國朝成化庚子五月間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
石雲山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
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
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滄海

田苗蕩析民居具聞諸 朝時雲南屢有邊警此

區爲之兆也續錄

吳山走

吳城西四十里其地山巒疊嶂中有一蝦蟆山弘治
乙卯春山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
見肆聲曰山走矣老稚莫不哄然此山隨聲而止
漫從山下視之已懸舊址數畝次歲丙辰玉峰朱
殿試以狀元及第方言石移出狀元已驗之矣西樵野記

青城山

稗史彙編 卷之八

十九

青城山一名朱城山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山亦爲
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群峰崦立互相連接仙
靈所宅祥異甚多地記云青城高三千三百八丈
周圍五十里有其露芝草天池醴泉青城觀北上
十餘里有亭臺孤聳獨秀霞表名曰軒轅臺下望
諸山如瓊瑤連抱之樹若薺此臺非得仙之人不
可居

天山

天山雪山和連山白山其實一也明帝紀擊破白山
虜於蒲類海上章懷注曰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

倒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羅拜又杜詩註天山
卽和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

堯山古栢

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
立祠祠邊有栢樹枯而復生不知歲月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卻克戰於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
華不注相傳讀不字俱作卜音伏琛齊記引摯虞
畿服經不音附如詩萼不詳詳之不謂花葉也言
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于水其說甚異而有徵又

稗史彙編

卷之八

三

三百七

按水經注云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峰刺天青崖
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
在水中李太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
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比之芙蓉蓋因華不之名也
以數說互證之伏氏音不爲附信矣

山精

吳天門張蓋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蒿似
寢息處而無煙火有頃見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
衣負數頭死猿蓋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屋中十
餘日復送故處又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

山精如人而有毛此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
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鼓知而
呼之卽當自却再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
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

石鷄山

晉永嘉之亂宜陽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爲長
沙賊所擄時娥負器出汲於溪還見塢壁已破殆
不勝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去溪邊將殺之際有
大山石壁娥仰呼皇天山靈有神否我爲何罪因
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娥
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頭出山外娥
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雞上人因
號曰石雞山溪爲娥潭

新豐慶山

唐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
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深
四十尺水中有黃龍見吐寶珠浮出大如拳山中
有鼓鳴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
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贅疣生地
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王居陽位反易剛

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為穴陛下以為慶山臣以為非慶也宮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至后怒流于嶺南

一統志及唐書文獻通考廣德神異錄

甕峰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峰玄宗嘗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峰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外望見之諫官上言乃止

出開元傳

夸父山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

稗史彙編

卷之八

三

父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出朝野僉載

河山石斛

融州河水有泉半岩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鑄造嘗有人攜一婢取下落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

出西陽雜記

接曆山

齊郡接曆山上有古鐵鑊大如臂繞其峰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鎮之挽鎖斷飛于此

出西陽雜記

聖鍾山

黎州聖鍾山古老傳此山有鍾聞其聲而形不見南詔犯境鍾則預鳴唐天寶大和咸通乾符諸載群蠻來寇皆有徵也昔有名僧講大乘經論鍾亦震焉乾寧中刺史張車安請門僧淨衆寺惠維講妙法蓮花經一遍此鍾頗鳴如人扣擊知向所傳者不謬矣

出黎州圖經

嵩梁山

澧州嵩梁山今名石門永安六年自然洞開玄朗如

稗史彙編

卷之八

三

門高三百丈角上生竹倒垂下拂謂之天簾

出十道記

石鼓山

歙州石鼓山有石如鼓形又有石人石驢俗傳石鼓鳴則驢鳴人哭而縣官不利後鑿破其鼓遂不復鳴

出歙州圖經

射的山

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山遠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又謂之射室傳云羽人所游憇土人常以此占穀貴賤諺云射的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又云射的石水數十丈其漏見底其西有

山上參煙雲平嶺石室曰仙人射堂水東高岩臨溪有石的形甚員明視之如鏡又云仙人常射于此使白雀取箭比有石帆壁立

出治開記

上霄峰

補闕熊皎云廬山有上霄峰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為竅以繫纜焉磨崖為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則知大禹之功與天地不朽矣

出玉堂閒話

麥積山

麥積山者地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

稗史彙編

卷之八

王孟

其半崛起一石塊高百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積麥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鐫石成佛萬龕千室雖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於東閣下室中有庾信銘記刊於岩內記云六國共脩自平地積薪至於岩巔從上鐫鑿其龕室佛像功畢旋旋折薪而下然後梯空架險而上其上有散花樓七佛用金蹄銀角犢兒由西閣懸梯而上其間千房萬屋綠空躡虛登之者不敢回顧將及絕頂有萬菩薩堂鑿石而成廣若今之大殿其雕梁畫拱繡棟雲楣並就石施工萬軀

菩薩列於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謂之天堂空中倚一獨梯攀緣而上至此則萬中無一人敢登者於此下顧羣山皆如培塿王仁裕時獨能登之仍題詩於天堂西壁上曰路盡懸空萬仞梯等閒身共白雲齊簷前下視羣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絕頂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雀頻棲天邊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題

斗山觀

漢乾祐中翰林學士王仁裕云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平於斗底故號之

稗史彙編

卷之八

王孟

薛蘿松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詩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其宅基三畝許陷為坑此蓋連地而上升也仁裕辛巳歲於斯為節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于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拔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遼廓拋塵世八景雲煙事異朝為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鎖金鸞舊說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與嚴真觀井相通仁裕癸未再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碑在為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說者無不異之

出玉堂閒話

大竹路

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則深谿高岩捫蘿攀石三日而達于山頂行人止宿則以絙蔓繫腰陰樹而寢不然則墮於深澗若沈黃泉也復登措大嶺蓋有稍似平處徐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遯歸西楚蕭何國追之及於茲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嘗留題於淮陰祠詩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猶說漢淮陰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曾懸去住心不是冕

稗史彙編

卷之八

二十七

潛山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霍道人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先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霍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而霍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而霍驚止他所

樊山

東坡志林曰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

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廬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桓師請祈之仲謀欲往廬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桓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卽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其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旣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

稗史彙編

卷之八

二十七

得一豹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
有聖母廟于十五年前過之見碑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

金山

方輿勝覽曰山在江中去城七里唐李錡鎮潤州表名金山因裴頭陀開山得金故名山前三島號石牌稱郭璞墓按唐書韓滉傳建中之難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則是建中之時已有金山之名非始於李錡也周洪道雜記云山在京口江心上有龍游

寺登妙高峰望焦山海門皆歷歷在目大江環遶每風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下元水府亦在此諺云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

諸山勝槩

鎮江招隱寺戴顓宅平江虎丘雲岩山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爲寺尤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旁有崑山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西曲複幽邃有虎跑鹿飲二泉畧如何山惟虎丘最奇蓋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丘平江比年數經亂兵殘破獨

稗史彙編

卷之八

十八

虎丘幸在

金鰲浮玉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裴頭陀開山得金而名焦以焦隱士所居而名近游焦山讀徐元日先生壯觀亭記云古稱金鰲浮玉二山爲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戶今京口金焦是已蓋省文易名因以淆譌故郡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尚存嶠石而江表之人猶稱焦門爲可證焉是以金山爲金鰲焦山爲浮玉無疑而考之郡志及他紀載則金鰲乃金山中亭名浮玉本金山別名也焦山所刻二字

筆勢肥勁蓋宋元人所書其云古稱云省文易名因以淆譌不知何據

東山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携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珣文通游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冕與呂謂等鑑湖聯句有戴月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澹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游餘杭東西岩詩注云卽謝安東山所

稗史彙編

卷之八

二十九

謂獨携縹緲人來上東西山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姓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不到東山久蓄微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携謝妓長笑絕人群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也陳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據耶南史載宋劉勔經營鍾嶺以爲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海湧山

虎丘舊名海湧山闔閭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墳故名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列為東西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詩虎字在唐避諱故曰武

湖中二岳

大湖中有東岳西岳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獄楊脩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嶽東西瑣翠微彷彿鄴都荆棘地岩扉應是古園扉

太公避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一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

太公避紂居於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

稗史彙編

卷之八

三

六七十里故謂之海濱楊脩郎中嘗作詩記其事

黃牛山

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湍紆迴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炎山

南中有炎山行人以正二三月行過此山取不灰木以為薪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

覆笥山

涓子至平固縣山中扣石忽開中有宮室額曰輪廖

之符有一石笥發之得秘書十二卷讀之欣然著天人經四十八篇故名其山曰覆笥山

龜蛇山

雲憲私志

武昌二山如龜蛇形吞嚙城中故多反仄後有術者令於蛇山創黃雀樓崔制蛇也於龜頭立禹廟禹治水制龜也又鑿斷山腹乃得安宋以參商二星相爭故於太原止建州而於亳多置郡以勝之所以息其爭也山西近設潞安府而大同遂亂亦其驗歟

吳山仙都

稗史彙編

卷之八

三

登吳山望海門二峰隱然如天關潮來喧喧如瀉天潢大舶高橋往來出沒如泛天槎仙都天柱石純潔光潤如琢本末齊一如度高插雲漢可五千尺其旁數石或如海舟櫓或如太常旗皆且千尺餘其四山石穴樓巖者穹然如厦屋跨水者擎之有聲遙然如鼙鼓

五臺山

臨安府城中有七寶山車駕駐蹕時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監察御史魏征明彙周綱居其上人遂呼為五臺山

武林山水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玄虎爲玄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爲靈隱後山竹宮有小白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修竹蓋以小土阜爲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間因攻媿樓公齊宿巧詩以咏其亭詩中用事最爲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攷其來真有似蓋靈隱之山卽武林之山冷泉之水卽武林之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竹宮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末章乃謂鑿井建緇黃廬以厭王

釋史彙編

卷之八

圭

氣疑此山爲武林餘脉是有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爲正云

湖山之勝

錢塘西湖舊多有行樂處西太乙宮四聖觀皆在孤山宋雖遷僧寺建宮觀于其上而六一泉寺喜鵲寺皆遷北山亦各擅山水之勝西太乙宮後西出斷橋夾蘇公堤皆植花柳而時有小亭館可憇息若夫宮之景福門有迎真觀黃庭巖結構之巧丹牕之麗直擅蓬萊道山之勝四聖觀雖建于高宗朝其規制相去遠矣予童時尚記孤山之陰一山

亭在高阜曰歲寒宮繚繞亭古梅亭下臨水曰堤

翠閣上下皆拱斗砌成極爲宏麗蓋盧董二瑞以內府錢糧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餘貲建二閣亦可謂能事楊璉真珈旣奪爲僧窟今皆無一存荒榛滿目可勝歎哉

餘姚二景

餘姚縣南北里有太平山山形似繖四角各生一種木木不襍揉三陽之辰華卉代發縣東北六十里有土成山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羅山賣薪女西施先教習於土城山邊有石云是西施澣

釋史彙編

卷之八

圭

紗石

雁蕩

雁蕩在山之絕頂中多葭葦每深秋鴻雁來居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處聞之樵者云熊耳山下有東西二谷東谷有剪刀峰瀑布泉頗奇大龍湫在其上西谷有常雲峰在馬鞍嶺之東展旗峰石屏峰卓筆峰皆奇峭聳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且大橫亘數十里石理如湧浪名平霞障靈隱寺在諸峰噴吼中於此獨立四顧心目驚悸清氣砭骨似非人世回視西湖飛來等峰便覺塵俗

無餘韻矣平霞障西一洞中有石一
二竅中名象鼻泉古今題詠頗多

桃都山

東南有桃都山山下有大樹者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鷄日出照此木天鷄即鳴天下鷄皆隨之而鳴

艾山

安南國有艾山在嘉興州蒙縣西臨大江峭石環立人迹罕至相傳上有仙艾每春開花雨後漂水群魚吞之便過龍門江化為龍

神史彙編

卷之八

五

三

秦望山

南越之地斗牛之分揚州之末土也南有大山是為秦望又石匱峻起壁立內有金簡玉字夏禹得之以知百川之理

囚山

柳子厚有囚山賦晁無咎曰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為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林不可得而出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者陷穽也故賦囚山

樂官山

宋祖命諸將征江南曹彬與諸將約城破之日不要殺一人載在史冊可考也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序云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以名山詩意觀之果不妄耶

詩話

象州山氣

徐中行叅政廣西行出象州計此必多象不然何以為郡名問之舟人云此絕無象心怪之明日早作見山崖水次白象以千數或飲或食或趨或臥或相戲逐其狀不一中行詰舟人曰爾謂無象此為何物舟人曰此山氣所結日高當不見中行不信至日出象漸散滅無一存者乃知古人以其氣名之然山本無象而氣乃爾不可曉也

神史彙編

卷之八

五

三

稗史彙編卷之九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岩洞類

貴溪岩

仙岩在廣信府貴溪縣南去龍虎山二里峯巒削立高出雲表岩石嵌空多洞穴房屋憲牖牀榻倉廩棺槨鷄犬禽鳥之狀共二十四岩白玉蟾題仙岩詩織就霓裳御冷風玉梭隨手化成龍天孫歸去星河畔蒲洞白雲機杼空王文卿題轆轤石詩天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三十六

五

上霞開金井曉山中風引玉繩秋長江萬里吸不盡斷岸夕陽飛白鷗一統志

十奇岩

仙岩微徑僅可着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岩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猿亦野性便習然也詹事王公十朋曾游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土人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曾訪神仙岩洞來人言偉觀似天台藤蘿足下猿猴嘯鍾鼓聲邊日月開燈續佛光凝紫翠雲將蜃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

羅漢洞

貴竹之飛雲岩東甌鴈蕩之羅漢洞皆雄偉奇絕品隲名山亦可屈一指懸崖突出如室上巉岩下空洞可容百餘人巖皆自下而上鴈蕩者尤絕門自一罅而入躡石磴數百級氣爲之喘上滴乳泉最上有方池通明處俯視五老玉女諸峯又若下界

大溪洞

大溪山在廣州境內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士人預備筆墨潘紙入其中以手模石壁覺有鱗隙若鐫刻者以墨刷紙覆其上將暮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咸字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効驗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二十一

下

佛子岩

佛子岩亦名鍾隱岩去城十里遠一山突起莽蒼中山腰有上中下三洞下洞最廣中洞明敞高百許丈上洞差窄一小寺就洞中結架因石屋爲堂室

玉女墩

玉女墩在宜春每天將雨卽有五色雲氣湧出石間居人謂之玉女披衣

金州石洞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像半掩扉後又有白石龍一條凡觀者必執燭而入有落燼即旋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疎然心動莫不加敬

酉陽石穴

荊州記酉陽山石穴中有書千卷世謂之酉陽逸典

平

予聞蜀興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吳璘嘗於平上大

禪史彙編

卷之九

王

少

冠金虜故其名因此而著嘗問人何以名平曰山之上平者所在有之不止此處也後至昌化縣過山其下甚峻至頂而平夷名走馬平乃知平之爲義蓋如此又讀道書太上太霄琅書有曰尸解者不棺不郭拂山平之上掃深樹之下衾覆於地則山平之名其來久矣

冷水岩

曾公洞舊名冷水岩山根石門研龍入內石橋甚華曾丞相子宣所作有澗水莫知所從來自洞中右旋東流橋下復自右入莫知所往或謂泱流入江

也度橋有仙田數畝過田路窄且濕俯視石罅尺餘匍匐而進旋復高曠可通栖霞

屏風岩

屏風岩在平地斷山峭壁之下入洞門上下左右皆高廣百餘丈中有平地可宴百客仰視鍾乳森嚴倒垂者甚多躡石磴五十級有石穴通明逗穴而出則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予因其處作壺天觀而命其洞曰空明

隱山六洞

隱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曰朝陽二曰夕

禪史彙編

卷之九

四

少

陽三曰南華四曰北牖五曰嘉蓮六曰白蕉汎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而西至夕陽洞有石門可出至北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白蕉穴口隘狹側身入有穴通嘉蓮西湖之外既有四山遠之碧玉數十峰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隱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峯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汎舟故事勝賞甲於西南

北潜洞

北潜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人來取玩之或以飢盤中

一如新鮮者

虛秀洞

虛秀洞去城差遠大石室面平野室左右皆有徑隧各數十百步穿透兩旁亦臨平野以上所紀皆附郭可日涉者餘外邑岩洞尚多不可皆到興安乳洞最奇予罷郡特過之上中下亦三洞此洞與栖霞相甲乙它洞不及也陽朔亦有秀山羅漢白雀華蓋珠明五洞皆奇又聞容州都嶠有三洞天融州有靈岩真仙洞世傳不下桂林但皆在瘴地士大夫尤所罕到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五

蘄州三洞

蘄州境有三洞一曰龍洞在蘄水縣三角山下神龍居之禱雨多應而光景變化未嘗表露二曰龜洞在近郊廣教寺龜生其中品類不一而緣毛者尤多三曰蛇洞在蘄口鎮側蓋白花蛇所聚今不復有矣

終南乳洞

終南山一乳洞深數里乳泉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承滴像已成矣乳

不復滴當手承處永缺二寸不就山西陽雜俎

石類

馬肝石

元陽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百斤長以水銀養於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國人長四尺唯餌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金肝石碎之以和丸轉丹吞之一丸彌年不飢渴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嘗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唯願拭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雜丹砂唯可近髮出洞冥記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六

石鼓

吳郡臨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出錄異記

石文

李襲譽為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千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宇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土國主尚任譔獎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鳳手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古忠孝為喜勅禮部郎

中柳逞馳驛檢覆並同所奏

出錄異記

太白精

金星之精墜於中南圭峯之西因號為太白山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玄宗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淄舊邸欲塑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比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翌日令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嘗有紫氣連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為玄元像高二尺許又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

出錄異記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七

石磨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在雲外無登陟之理其土復有盤石正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為石磨轉駛則年豐遲則歲歉候之無差

網石

和州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覺重壞網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司封員外入蜀

時親觀其事

出西陽雜俎

卵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常間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鷄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劃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出西陽雜俎

響石

南嶽响嶮峯有響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

出合陽雜記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八

石女

桂陽有貞女峽傳云秦世數女取鰥於此遇雨一女化為石人今石人形高七尺狀似女子

出王欽始興記

藏珠石

江州府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沱江之南小山下有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上有光景相傳云珠藏于此乃無價寶也或有見者密認其處尋求不得

出錄異記

蛇化石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

爲書鎮偶有蛇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爲石
求他更試之隨亦化焉出異錄記

松化石

金華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悞墮水中化
爲石取未化者試於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
幹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
之以旌異物出錄異記按唐馬自然居延真觀一夕大
雨颶風松忽化爲石仆地悉皆斷截大者徑二三
尺尚存松節脂脉土人運爲坐具小如拳者堪置
几案間卽此事也

稗史彙編 卷之九

石人

洪州建昌縣界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石龜散在
地莫知其數皆如鐫琢之狀而兼文字石人多倒
臥者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好
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橫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
是石人出錄異記

熱石

新北寺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人或坐
之踞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
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卽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

相傳如此又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
二尺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似
落星石東邊者坐卽靈西邊者與諸石無異色並
帶青白出錄異記

犬吠石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於谿側瑩徹可愛羣犬見
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與推致水中
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出錄神錄

三石

處州石人山有三石形甚似人居中者爲君左曰夫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人右曰女出鄧德明南康記

金蠶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爲浙
西廉使裴瑑采碑於積石之下得一石圓如毬形
式如礮斷之重疊如殼相包至盡其大如拳復破
之中有一蠶如蟬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
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下蜀與鄉人夜會語及青
峽還錢事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蠶畜之
則寶貨自致矣問其形狀則石中蟬蠕也出錄神錄

靈璧石

宿州靈璧縣地名磬石山山石產土中歲久穴深數丈其質爲赤泥漬滿土人多以錢刀遍括凡二三
次卽露石色又以竹帚無磁末刷治青潤扣之鏗然有聲石底多有漬土不能盡去者度其頓處卽爲向背石在土中隨其大小具體而生或成物狀或成峯巒巒巒若透空玲瓏嵌眼少有宛轉之勢或多室塞或質偏朴或成雲氣日月佛像或狀四時之景須藉斧鑿修治磨礪以全其美或一二面或三四面若有四面全者卽是從土中生凡數百年之中無一二有得四面者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十一

林瀘石

相州林瀘石地名交口其石質堅潤扣之有聲又一種出土中採之穴地見石卽尋坑坎處石多倒生向下垂如鍾乳融結皆天然鑿去粗石留石坐如板許此山多生白石取白巧者載之一座峯巒甚秀高峻或如物狀石色甚碧亦有千岩萬壑峯巒迤邐頗多嵌空洞穴宛轉相通不假人爲至有中虛可施香爐靜而視之若烟雲出沒岩岫間

臨安石

杭州臨安縣石出土中有二種一深青色一微青其

狀奇怪無尖峯峭崿勢高者十數尺小者數尺溫潤而堅扣之有聲間有質朴從而斧鑿修治磨礪頃歲錢唐千頃院有石一塊高數尺置方斛中四面嵌空嶮恠洞穴委曲於石罅間植枇杷一株頗年遠岩竇中嘗有露珠凝滴目爲美石元居中有詩云人久衆所憎物久衆所惜爲負磊落姿不隨寒暑易政和間歸貢內府此石之尤者

江華永寧石

道州江華永寧二縣皆產石或在亂山間或生平地上空瓏積疊而生或大或小不相粘綴江華一種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十一

灰黑色間有巒巒特立之勢其質倒生皆粗澁枯燥扣之有聲未見絕巧者惟永寧所產大者十數尺或二三尺亦有尺餘者或大如拳或多細碎每就山採石散處地上莫知其數蓋率皆奇怪一種色深青一種微青一種微黑其質堅潤扣之有聲或邊多拘坎頗類太湖彈子窩峯巒峭崿四面亦多透空嶮恠萬狀或有數尺若大山氣象千岩萬壑羣峯環遶中有谷道拽脚類諸物像不可槩舉非人力能爲之

常山石

衢州常山縣思溪又地名石洪或云空宇石出水底側番創生如鍾乳襍以沙泥不相連接人採必須車肩水浮甚難得之或大或小不踰數尺奇巧萬狀多是全質每一石則有聯續尖銳十數峯高下峭拔嵌空全若大山氣勢亦有如拳大者又有巖嶮怪岩竇中出石筍或欹斜纖細互柱之勢蓋石生溪中爲風水冲激融結而成奇巧之狀又有峯巒聳秀洞穴委曲相通底坐透空堪施香燼若烟雲縈遶亂峯間一種深青石理如倒絲捫之輒隱又一種清滑或以磁末刷治而然率皆溫潤扣之有聲間有質朴全無奇巧勢者石性稍礪不容人爲非若靈壁可增嶮怪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圭

三

澧州石

澧州石產土中磊塊而生大者尺餘亦有細小者率多嶮怪巉岩類諸物狀其質爲沙泥積漬費工刷治石理遍若鋪絲捫之隱手青白稍潤間有白脈籠絡土人不知貴重士大夫多携歸裝假山視之頗類雁蕩諸奇峯

英川石

英川含光真陽二縣之間石產溪水中有多種一微

青色間有白脉籠絡一微灰黑一淺綠各有峯巒嵌空穿眼宛轉相通其質稍潤扣之有聲又有一種白色峯巒聳峻多稜角稍瑩微面有光而可鑒物扣之無聲採入就水中度奇巧處鑿琢磨取作器物

湖州石

湖州湖口石有數種或在水中或產水際一種青色混然成峯巒岩壑或類諸物狀一種匾薄嵌空穿眼通透幾若木板如利刀刻刻之狀石理如刷絲色亦微潤扣之有聲土人李正臣畜此石大爲東坡稱賞目之爲壺中九華有百金歸買小玲瓏之語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圭

三

有道石

平泉石出自閩中攷李德裕平泉庄記草木花石之美每獲一奇石皆鐫有道二字頃年於穎昌杜欽益家賞一石雙峯高下有溜道挺然長數寸許無嵌空岩竇之勢其質不露圭角磨礪光潤而青堅於石罅中鐫有道二字扣之有聲甚美

品石

建康府有石三塊頗雄偉有岩洞嶮怪色稍蒼翠徧

永州石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五

三百六

蘇氏排衙石

瀟溪石

袁州石山溪水中色稍青黑有嵌空嶮怪勢大者高數尺鮮有小巧者唐盧肇隱居草堂在溪水之側

下山石

涌碧石

釋史彙編

卷之九

来

何君石

臨江軍新淦縣玉笥山玉梁澗有洞名何君按圖經
十人避秦九人仙去惟何君爲地仙居其洞中故
號何君洞岩穴透通中有石棋石枰山之前後間
產巨石皆嶮怪有乙石懸於洞口其狀如雲廣數

尺 岩秀碧扣之無聲土人何氏擊取置於亭樹中

洪岩石

饒州樂平縣東山鄉地名洪岩有三洞各有岩穴炬火而入自水岩中半間可下數十丈方到底聞水聲如雷窮之即無水源其洞中有石曰石鍾鼓磬仙人帳如人力所爲其山高下巉岩翠碧穴中有石佛羅漢相儀狀如生凡高十餘丈

袁石

袁州分宜縣距縣二十里有五侯嶺嶺上四旁皆山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七

傳三

石岬嶠峭絕若割裂摧倒勢臨江士人曾子明有石癖親訪其處以漁舟載歸列置所居又去縣十里有石洞名洪陽洞游者持炬以入聞有十六室詭怪百狀又有石乳石田石牛羔石鍾鼓倉廩狀榻之類皆石也凡高數丈段有邊幅如有船檣駕風之狀石田頃畝與真無異凡洞高處有唐人題詩彷彿可辨父老云是晉葛洪妻陽二仙所隱得名其洞穴深邃不可遍覽頃有一道人結菴欲盡游其室資糧秉燭絕歷數室聞洞上有撐篙提櫓之聲駭懼而返

金剛石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奏其處如市傳奕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昌曰恐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膝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國史

魚龍石

潭州湘鄉縣山之顛有石臥生土中凡穴地數尺見青石即揭去謂之蓋魚石自青石之下色微青或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六

傳三

灰白者重重揭取兩邊石面有魚形似鯢鱗鱗鱗悉如墨描穴深二三丈復見青石謂之載魚石石理如藻荇凡百數片中無一二可觀大抵石中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石中兩面魚龍形作蛇蛭之勢鱗鬣爪牙角甲悉備猶爲奇異土人多有僞作以生漆點綴成形但刮取燒之有魚腥氣乃可辨也又隴西地名魚龍窟掘地取石或石破而有得亦多魚形與湘鄉所產無異或古之陵澤魚生其中因山頽塞歲久土凝爲石而致然杜甫有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西爾

號石

鏡州朱陽縣石產土中或在高山其質甚軟無聲一種色深紫中有白石如員月或如龜蟾吐雲氣之狀兩兩相對土人就石段中揭取用藥物鐫治而成固有天生如員月形者昔歐陽永叔賦雲月石屏詩特爲奇異又有一種色黃白中有石紋如山峯羅列遠近澗壑相通亦是成片脩治鐫削度其巧趣乃成物像以手攏之石面高低多作研屏置於几案間全如圖畫詢之土人石因積浸水漬遂成斑斕耳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九

階州石

階州白石產深土中性甚軟扣之或有聲大者廣數尺土人就穴中鐫刻物像諸物見風卽勁以滑石末治之令光潤或磨礪爲板裝製硯屏瑩潔可愛凡內府遺授金龍玉簡於名山福地多用此石以硃書之

穿心石

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黑而小中有小竅土人每因春時競向水中摸之以卜子息亦禱他石頃步水際獲一青石大如鵝卵舐如以粉書草字

兩行把玩累日爲貴公子奪去復求之不可再得

千闌石

千闌石石堅土中色深如黛一品斑斕白點點光繁謂之金星石一品色深碧光潤謂之翡翠石屢試之止可屑金潤而無聲然石之一段凡廣尺餘擇其十分之一二無纖毫瑕玷者極少故所產取翡翠貴而金星賤也

婺源石

徽州婺源石產水中皆可爲研材品色頗多一種石理有星點謂之龍尾石蓋出於龍尾溪其質堅勁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九

大抵多發墨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石理微粗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鋸者尤妙以深溪爲上或如刷絲羅紋棗心或如瓜子兩兩相對又一種色青而無紋大抵視質貴青潤發墨爲最又有和門縣文溪所產色青紫石理潤溫發墨與後瀝石差堅近時出處價倍于常土人各以石材厚大者爲貴薄小次之又徽州歙縣地名小溝出石亦青潤可作研但石理頗堅不甚發墨其紋亦有刷絲者土人不知貴重故不用耳

蘭州石

蘭州黃河水中產石絕有大者紋采可觀聞於羣石中得真玉璞外多黃臙又有如物像黑青者極濕潤可試金頃年予獲一員青石大如柿作鎮紙經宿連簡冊輒溫潤後以罌貯之移時有水浸潤一日忽失於地破而為三四段中空有小魚一枚絕寸許跳擲頃刻即死

栢枝瑪瑙石

黃龍府山石中產栢枝瑪瑙石色甚瑩白上如栢枝或黃或黑甚光潤頃年白蒙亨奉使北虜主遺以一石大如桃上有鵲鵲如豆許棲栢枝上頗奇怪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圭壙

又有一種多中空不瑩徹予獲一塊如栗大可貯細藥數百粒甚妙

端石

端州為肇慶府石出斧柯山距州四十里所謂靈羊峽對山也元四種一曰岩石二曰小湘石三曰後瀝石四曰蚌坑石而岩石者最青山極高峻以舟入一小溪即蚌坑水陸行八百餘步至下岩自下岩石十許步至上岩自下岩轉而南凡百餘步至龍岩上岩三穴下岩一穴半過山岩凡十餘穴然必以下岩為勝龍岩乃唐初取硯處色正紫而細潤

不及下岩後得下岩與龍岩遂不復取之今下岩石盡遂取諸半邊岩近亦塞矣惟上岩可取下岩

一穴泉水溢歲久石屑崩塞雖千夫終歲掘濬亦不可得凡北壁石亦在水底石色乾則灰青紫色濕則深紫眼正員有瞳子暈數十重綠碧與黑白相間如畫青綠處亦如翡翠色南壁石則水半石也上岩三穴則土地岩中穴即梅株岩下穴今俗呼為中岩上穴中穴今已塞矣而下穴中亦開路採石之處下無積水上有泉滴如飛雨石色乾濕與下岩相同但稍多紫色北壁者與下岩南壁相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圭壙

類下岩穴與南壁石色微帶黃色眼有瞳子暈七八重青黃黑白綠相間已不及北壁眼無暈矣上穴中穴石色益黃其眼亦黃色半邊山諸岩曰大秋風曰小秋風曰獸頭曰獅子曰桃紅曰荷頭曰新坑曰黃坑其石亦類下岩但眼暈只三四重色亦青碧可愛惟重層疊暈稍駁雜耳凡岩石有兩壁各石三層上即覆石也石色燥甚下即底石也石色雜雖潤不發墨凡三層之石後上第一層謂之頂石皆紫第二層謂之腰石或有眼或無眼第三層謂之腳石即無眼大抵有眼之石在本岩中

猶細潤下岩之石謂之鵲眼上岩下穴謂之鸚哥眼上岩中穴謂之鸚翁眼半邊山謂之雀兒眼鵲哥眼士人以此別之

小湖石

小湖石在端州之西四十里石色紫稍燥間有眼者類雀兒眼但無瞳子後瀝石在端州之北十里色赤紫石極細不甚潤石性極軟間有眼者但一兩暈蚌坑在下岩穴之下一小溪今已歲久中崩塞石久爲風日雨雪所侵性甚堅頑極不發墨石色正紫瑩淨間亦有眼無層暈色駁襍大抵諸石在

碑史彙編

卷之九

重三

礬石

礬巢中有石亦名礬石如鷄卵色灰白礬於巢中爲泥池多置鰕鱖之類畜於水中以此石養之每採取則吞而飛去頗艱得頃年温州瑞安縣佛舍嘗

有礬巢囚一人登屋謀取爲人所捕致訟詢之云竊取可以致富不利於寺今本草所載礬石有數種產漢川武當西邊諸處舊礬巢中者最佳礬嘗入水冷故取以壅卵令熱今不可得

南劍石

南劍州黯淡溪水中出石石質深青黑而光潤扣之有聲作研發墨宜筆土人琢治爲香爐諸器極精緻東坡所謂鳳尾硯者是也

登州石

登州下臨大海有沙門鼉磯島多產黑白石磨礮爲

碑史彙編

卷之九

重三

大沱石

歸州大沱山石出江水中其色青黑有紋班如鴈鵝質頗粗可爲研土人互相貴重甚發墨映人謂江水爲沱故名大沱石

石棋子

鄂州沿江而下隔羅漢之西地名石匱頭水中產石如自然棋子員熟匾薄不假人力黑者直可試金白者如玉溫潤山下有老姥賣粥度命以此石爲生相傳云神憐媼窘故以此石給以養生

宣和石譜

譜以甲乙爲品第悉與賜號守吏畫刻於石之陽惟神運峯前諸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

朝昇龍 望雲坐龍 棲霞 萬壽老松 捫參

御日 吐月 排雲 衝斗 雷門 日窟

蹲踞 坐獅 堆青 凝碧 金鰲 玉龜

續史彙編

卷之九

五

疊翠 獨秀 曳烟 彈雲 風門 雷穴

玉秀 玉寶 銳雲 巢鳳 登封 日觀

蓬瀛 素星 須彌老人 慶雲 瑞靄 溜玉

噴玉 蘊玉 立玉 琢玉 疊玉 裴秀岩

舞仙 玉麒麟 南屏峯 伏犀 怒猊 儀鳳

烏龍尾 拔秀 凝翠 留雲 宿霧 藏燕谷

博雲屏 積雪 滴露岩 抱犢 桂岩

太平岩 玉京獨秀

漁陽公石譜

牛簡 漁陽公石譜 一品者近代士大夫如米芾亦好

石除知無爲軍郡宅有怪石芾具公服拜之呼爲

石丈爲言者所擊不恤也有研山一名壺嶺上有

天池不假凡水可以投筆真天壤間奇物也東坡

亦好石獲一石於呂氏之家名曰壺中九華謂具

九華之體而小也元章相石之法有四語焉曰秀

曰瘦曰漱曰透四者雖不能盡石之美亦庶幾云

仍疏平生所見奇石如石雲岫有詩小有洞天壁

秀歸好事者萬里江山夫物重巒積雪瑞夫小出

討大槩北人貴湖石南人重靈壁今車書混一宜

以湖石爲第一山石次之

御題石

大德初廣積庫官售襍物有靈壁石小峯長僅六尺

高半之玲瓏秀潤所謂臥沙水道轉掇胡桃紋皆

具山峯之頂有白石正員瑩然如玉徽宗御題八

小字於旁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瑯琊之跡

真奇物也

醒酒石

李德裕於平泉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有醒

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卽踞臥其上一時間卽清

爽至三代張全義傳云唐莊宗時爲太師尚書令命善四鎮節度使有監軍司轄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托全義求復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池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大怒笞殺之又平泉醒酒石昔爲玉清昭應宮所取昭應焚蕩仁廟裂其地賜濮潞渾越韓冀六王冀王之子丹陽郡王守節得其園地發土得巧石前後幾千塊多有驚人駭世者惟醒酒石爲第乙上有文饒刻字云韞玉抱清輝門庭日瀟灑魄然天地間自是孤生者長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三六二

研山

江南后主常寶一研山石徑長總尺餘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研山流轉士大夫家爲米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卽易也念將卜宅久弗就而蘇仲容學士之弟號稱有井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羣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覲得研

于是三彥昭侍郎兄弟會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爲海岳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內禁今在台州戴氏家元章仲美有詩在譜中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蓼數枚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着如履或云本是木質爲海水所化如石蟹石蝦之類

鎮江奇石

鎮江府兵火之餘有石一株在瓦礫中勢如掀舞色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天

紺而澤奇物也上有刻字云有唐上元甲子歲頴川陳良弼叨尹延陵獲此石置西齋之前銘曰巖嵒嵒嵒蒼翠其多是稟混元非因琢磨置于庭隅公退常過疑乎乃身居嵩之阿後日來者見茲若何其後又有今人刻字云皇宋治平丙午歲仲夏晦日令掌文記於壞垣得之立于此後爲都統王侯勝所得移置於所居園中

天璽

天后在家嘗有白燕啣石大如指墮后續篋中后取之石自剖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藏之遂復還

合乃寶錄焉及爲皇后常置之璽筒中謂爲天璽

出西京雜記

連理文石

魏明帝時泰山下出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栢樹其文色彪發如人雕鏤自上及下皆合而中開廣五尺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明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形

龍食

唐貞觀十八年十月文水縣天大雷震雲中落一石下大如碓嘴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之時有西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五

域摩伽陀菩提寺長年師到西京頗恃博識救問之曰是龍食二龍相爭故落下耳

出法苑珠林

八陣圖石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張翼舒鷺形鶴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破碇巨石隨波塞川而下及平水落川中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故已數百年年淘灑推激迫今不動

出嘉話錄

釣臺石

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運石船丁因笑於役

嗟嘆之聲聞於道路時船至江東岸山下取石累構爲釣臺基忽有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無傷損

出大業拾遺

神人鞭石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者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馭石下海石去不遠神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如相隨行者

舞石

許先之尚書幾信州貴溪人住居鄱陽知東平府時得一奇石高濶三尺宛如酒家壁所畫仙人醉後奮袖坐舞之狀蹺其右足輦歸寘于堂宿直者常遇一偉丈夫舞躍不已而形體絕壯始猶懼之久而習玩其態相與扶持襲逐擊之卽仆燭火閱視乃此石也許命椎斷其腦自是不能爲神紹興初宅爲汪丞相所有知其物爲怪委諸墻角予求得之以入草堂供翫甚可觀

出郭中記

石見花文

花石在岳州府慈利縣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綵繞雖精於畫者莫能及人或以物擊碎其花拂拭之其花復見重疊非一

一絕

石屏出零

陽白鶴山屈處靜上昇之所宋紹興壬午間有宗子邑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彩絢異其紋若峯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知之競至鑒取煙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

零陵志

蘇山石

湖南永州有蘇山乃仙人蘇耽飛昇之所山中多奇石山人取之以水淋鋸界破其像有桃有塔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像甚至有天下蘇山四字不知造化何爲而融結也

東野志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圭
三

石曰闢

國朝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曰與隣家碌軸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聞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闢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曰沉汙池中以軸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曰復闢於池邊池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亟往觀之闢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經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

馬氏

山石成形

嵩高山有達摩洞其下有菴石刻達摩面壁之菴六

大字中題達摩像案置一石高僅二尺廣尺許其上達摩之形宛然拭之益顯茲石乃其九年所面古謂精誠可通金石諒哉

遊嵩山記

石佛自躍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像忽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繫車壁又絕繩而下時帝旣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也

通志

梁武帝太清元年送石辟邪二于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于車上振躍者三車輛輟俱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圭
四

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又振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怖又奮起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此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爲陰臣象也臣將爲變之應武帝暮年君臣惟講經談玄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致侯景之亂

通志

石虎移

趙王虎建武八年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定江南

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
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
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不辦者斬民
鬻子以供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明年七
月晉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
趙又明年正月趙王虎享羣臣於太武殿有白雁
百餘集馬道之南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
趙欒曰白雁集庭宮室將空之兆不宜南行虎乃
臨宣武觀大閱罷兵

石牛鳴

釋史彙編 卷之九

三十一

石李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趺上忽鳴聲
聞四十里李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足
尋而李龍死

石鯨

昆明池在漢上林苑元狩二年武帝欲伐昆明穿此
池以習水戰周迴四十里中有豫章臺刻石爲鯨
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
雨有驗杜工部詩石鯨鱗甲動秋風蓋刻石之鯨
魚相傳有靈也

石馬飲河

姑蘇閶門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于河天曙爲負
芻者驚見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至城
東齊法寺有一妙善公主墓已失二石馬地人懼
復爲怪損其額遂墮於此今名石馬鞍頭此元末
國初之事也

石羊

婺州金華山有石羊蹲伏耳角尾足彷彿形似高六
七寸傳云黃初平叱石之山正與筆談中所載無
異

石燕

釋史彙編 卷之九

三十二

零陵有石燕得風雨則飛翔頃歲涉高岩有石如燕
形者頗多以筆識之石爲烈日所暴晒雨過皆墜
地蓋寒熱相激迸落不能飛耳 應天府溧水縣
東南七十里芝山上有季子洞泉出沸湧相去三
百步名燕洞中有石燕遇雨則飛晴則還落爲石
廣可容數千人 石燕山在南寧府城東九十餘
里山有石燕天欲雨則飛出雨止復爲石 石燕
岩在汀州府城南七里岩有飛燕頤頤遇驟雨集
石上雨止皆化爲石

石鵲

宋穆陵宮中有靈鵲石石中有靈鵲每旦天將明人即聞其噪聲此石在南渡前得之晉州叅政董槐步以爲妖物不宜寘宮中後不知所在續志

石鷹

湖潭墪下江畔有石高十數丈大如之其形類鷹嘴插水翼如墜而將歛其勢甚雄舟人不敢艤舟其下云有怪忽一年州倉失米被誣者三四十人遂命道士行法考召方知爲此石鷹啣去掘之石下果得其米數十餘石夷堅續志

石枇杷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三

石枇杷生海中枝柯文理儼然真枇杷樹也余親見之以是知海浦萬象凡陸地所生之物無一不有他如石梅石栢石松海人海馬海牛海驪之類人常見之他如深山窮谷奇形異態之物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紛見雜出如山海經所載者烏可謂之妄誕哉

松風石

唐武宗會昌元年扶餘國貢松風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涼颯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頃秋風颯颯即令撤去

杜

石言

魯昭公八年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譴動小民則有非言之物而

言

晉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遇害通考

金帶掛石

宋徽宗政和間建良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三

狀忽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尺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昇之不動或啟于上上曰此神物也宜表異之裕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峰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役之半傾刻至苑中揮麈

茂名石屏

高州茂名縣本唐潘州也縣界有黃尖嶺父老言有仙人姓潘居此煉丹近十數年來土人入山鑿石乃得樹木屏於石中蓋仙所遺丹劑墮地融結者一層復一層殆可揭取但枝葉端正者百無一二

民黃氏擅此山人欲采伐則先以鹽絲與之然後入山祀土地畢徐徐施工朱子淵為桂帥致兩戶遺予老幹扶疎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雖無斧鑿一跡非若祈陽所產藉人力磨治故痕齟高下失其自然也又云海涵萬物無所不有范石湖虞衡志嘗載石栢今方得一株自海底石塊上生根株盤錯枝葉如畫其色紫其根白其質皆石也天陰雨時必有水珠在葉上枝間亦有栢子皆石脂凝結而成子淵賦詩云海物難窮造化奇後凋惟有歲寒知誰將修月黃金斧所就凌雲紫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三

玉枝直幹詎容塵點流靈根偏與石相宜天然不假栽培力肯逐春風盛與衰

子淵說

卅州石鏡鼓

卅州之境有兩山寨曰東池西池西寨懸崖百丈巘崑峭峻人不可陟下有石鏡石鼓其傍勒銘云石鼓響兵雲屯石鏡明面南尊紹興中地雖陷虜兩寨民聚眾起義欲歸本朝者未嘗絕此寨常屯萬人來者必擊鼓寂無聲照鏡則昏暗郡人曹布子少貧困以紡績養父母故里俗以布子呼之天眷三年秋歸一身於西寨或邀之詣石所試扣鼓聲

鏗鏗然遠近皆震洎臨鏡條明傍觀者皆見布子容貌自若而冠冕若王侯遂相率羅拜奉以為主久之東寨亦聽命關中羣寇蟻聚無時爭戰輒敗而退歲餘勝兵至十萬遂據延安稱王然宋二年卒戕於虜石銘乃為崇云

鬱林石

陸龜蒙所居門有巨石蓋遠祖績嘗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浯溪石

湖廣永州浯溪之崖有黑石焉較他石為少細視之黯然以溪水滌之則浯溪之景全現於中若鏡照然好事昇輦於家水洗經日與頑礪者等復昇之舊處光則又如舊矣

人石相化

清溪文集云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食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三

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志壹動氣也程氏遺書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總見風便化爲石此氣一動志天地間陰陽變合何所不至哉

肺石

唐肺石常存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謾剥不可讀偶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寃民求其義乃伸寃者繫之立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三十五

其下然後士聽辭如今之擗登聞鼓也所取肺形者便於播又肺主聲音所以達其寃也

石墨

文選東京賦墨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墨丹魏都賦墨井鹽池玄夜素滋注鄴陽城西有墨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臺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彼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卽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

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人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着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并其名人亦罕知之本經注贛州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績

形奮發黝焉若墨

石堂

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墓也將穿墓筮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空外堅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復詔褒贈寵及其子唐新語

稗史彙編

卷之九

三十三

小洞天石

東坡有小洞天石作一座子藏香爐引數竅正對岩岫每焚香則烟雲出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常與告身同置一匱

烏石屏

古有研屏或銘硯多鐫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既勒銘於研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屏硯銘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它石不可用也

宣和玉屏

洪景廬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輻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輻夫欲治之夫曰近曉不辯道路爲一石所碍翁不信親往視之區澗微露玉良璞也携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於雪月飛鳥像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治作屏因貴瑤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中

石人字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

稗史彙編

卷之九

望

堦堅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

驅石

慈溪之南三板津梁下有石橫據廣計數丈首昂如龜名爲龜石隨潮隱見舟行犯之輒碎溺者歲不可數記故又名厲石人往往苦之萬曆辛卯郡丞龍公德孚乃募勇力善沒者引縑維石夾轆轤兩舟拽之三日不掉也而縑截裂如嚙矣公愕然曰物必有馮馮則侮人或者鬼物之所馮歟明日爲

告文援之水居人羣語日夜聞羣鬼號泣江干旦視之而石自浮

開化石移

無錫開化鄉大湖灘上有巨石如十餘間屋號曰磨牛石朱御史言之兄美有庄在其旁以石礙田發佃卒千人拽之屹不能動未幾其對石居民早見其石自搖若欲移者頃之如有物牽引而行自舊處冉冉而來民恐壞其屋大怖石迂路避其屋以上凡二十丈遂立不動先是其人見石上有五色雲氣者二年以爲有寶至是尋舊處惟一空潭而

稗史彙編

卷之九

望

已嘉靖甲午年事

牝谿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慶善曰牝谿谷也故詩云哀谿叩虛牝予按古詩之意虛牝當是谿中之窟穴也所以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丘陵爲牡谿谿爲牝其取大戴之意耳

卷之九

地理門

河海類

黃河九曲

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絳象今錄于此河導崑崙山
 名地首上為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
 名地契上為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
 名地肩上為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抵
 龍門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
 稗史彙編 卷之十

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捲舌星五曲也東流貫
 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曲
 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為紀星
 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為輔星八曲也
 東流至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曲
 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
 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
 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河源

傳謂張騫薛元鼎所窮河源不同恐薛氏為是然皆

未得其真按元史至元中遣招討使都實往求河
 源自河州行四閱月始抵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
 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燦若列
 星以故名火墩腦兒火墩譯言星宿也註云河源在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在州西南雲南麗江道撫河之西北十五百里羣流奔湊迤五七里匯三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號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水合流入赤賓始名黃河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通廣五七里又四五日水渾濁自是兩山岐束廣可一里餘其深亘測朶其思東北有大
 稗史彙編 卷之十

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勝乞里塔即崑崙也
 其山雪冬夏不消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又三日
 地名哈刺別里赤兒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
 西山不高水亦散渙其地山益高地亦漸下行五
 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的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過
 崑崙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
 州治官府隸吐蕃宣慰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
 石州即禹貢積石註云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
 國又東北藏邊達達地二千五百里始入河東境
 內又南流至河中自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

黃河四大折

黃河自靈澤西來既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達漢中則葭蘭也是一折也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十餘里北河西岸即為涼肅其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注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勝州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西面皆抵大河自北直至潼關皆是河南此又一折也黃河四折以通大河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三十一

水衡記

黃河水一年十二月月各有名正月名凌解水又曰白頭水二月名信水三月名桃花水四月名麥黃水五月以瓜蔓延故名瓜蔓水六月名焚山水七月名豈花水八月荻有花故名荻苗水九月名登高水又名霜降水十月名復槽水謂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名走凌水十二月名蹙凌水謂水斷復結蹙起成層也

河決

江水行萬餘里不決而河水獨決者何曰江水源小而委大故不決河水源分而委合故決耳江自岷山發源流出三峽至荆襄而始大九江而下眾流俱合江水益大以深其水又清故亘古無決患也若河水自星宿海發源泉百餘泓始分為九枝復合為一迂迴而入中國下龍門底柱逾平陽經開封下徐呂而趨淮泗入海其流反狹僅有直沽清齊二道入海鮮枝流可分且石水斗泥其沙漸淤下流逾淺遇夏五月之交大雨時至眾水皆集上流烏得而不決也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四三三

古鐵鐮

天寶中玄宗以三門河道險阨轉漕艱阻乃令旁地山鑿石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餘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兩徑直長五里餘濶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丈六丈皆鑿堅石匠人於堅石之下得古鐵鐮長三丈餘上有平陸兩字皆篆文也玄宗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為平陸縣旌其事也

出開天傳信記

會通河始末

元起朔漢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淇門倉屬大名府濟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淇門其難益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五言

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河東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於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行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關北岸見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六言

有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猶存三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廢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東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時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朱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為濟寧州往北旱站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常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尚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

慶豐河泉

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誌

自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甕山後以塞甕山下玉龍雙龍清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注城隍濠一自西流入內一自東入通會四里至慶豐十一里至平津慶豐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故平津開閘則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南添置一閘或又

欲濟慶豐河身恐不若增閘之便平江伯陳某盡力欲通舟左右多阻之或云道士你彌高爲上言黑青之出濟河之故或云河通則西湖不可種故禮等止之迄無成功

無定河

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按無定河在今清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卽圓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更今名又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七

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四海論

四海之遶中國者在山東則爲東海在廣南則爲南海人人聞見若禹迹所及西竟流沙而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華輩親至其地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卽波斯也夷人之與海商皆嘗往

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即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真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河北岸然則諸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矣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類海蒲葛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嘗並稱海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其說確也班固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八

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真以居延爲海矣

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居延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葛海疑亦房亭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卽南海之西云

熱海

參熱海行云蒸沙爍石燃厲雲沸浪炎波煎漢月

此循名想說之誤參雖仕從導幕亦未曾親到熱海也按玄奘西域記云凌山葱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冰不解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玄奘蓋躬至目見非若參想像之詞耳

然海

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民汲之以代油光明過于油數倍秦始皇使人汎千艘往山取仙草舟人不知水性夜以燭跋投水中火大發遍海延燒火光接天千里一色無一人還者自此無人敢操舟入此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九

惟于海畔汲用而已

灤海

永樂八年二月上親征北虜出塞數千里六月初一日次凝翠岡次日發行經灤海子上令金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濶若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殆不可曉觀畢復命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等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此征

東海惡焦

天下之強者海惡焦水灌而不已惡焦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之水灌而即消

海市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樓臺菴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見之又歐公嘗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晝過縣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謂之海市切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十

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

鰐室

南海中有鰐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晉木玄虛海賦云天琛水怪鰐人之室是也

海道

宋末襄樊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備叙海舶所經九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履祥先

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金履祥已見

江湖類

五津

大江自前堰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海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烟望五津盧照隣文予自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也

三江

禹貢曰三江既入諸注家三江之說極多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注曰三江松江也錢塘也浦陽也秦語云越王擒之於三江之浦范蠡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十三

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吳越春秋曰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蔡沈書傳主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張安節史記正義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各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亦曰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易曰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

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

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

湖州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

蠡湖及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鮮三江

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楊州藪曰具區川曰

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

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鄧山黃氏曰世之說

三江者甚衆率於地理不合至稅安禮蜀人作地

或以爲東禹貢指掌圖指豫章水出彭蠡者爲南

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其論始定然審如其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十三

說於震澤何關耶其曰歷卅陽毗陵入今大江者爲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爲中江分於石城過宛陵入具區者爲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矣然卅陽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脉一二詎應影附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澤上流又可以江之入海祝耶以今所見受震澤水東入于海者惟吳松一江不見其二也舊有安亭一江由青龍鎮入海罔利者慮其走商稅塞之又有白蜺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王半山送裴如晦宰吳江詩曰當知耕牧

地往往菱蒲青三江斷其二洪水何由寧豈禹貢
三江之舊迹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爲
水有源有委舊說其區三萬六千頃積之既多泄
之已難矣熙寧八年早太湖淺露見丘墓街井是
昔爲高原今爲汙澤也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舊
增多幾千頃非源委之不究而致然耶○按蔡沈
黃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
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
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
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註岷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主

三十七

江源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
嵩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
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
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
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

縣而開江水開關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
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
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
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
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湖也又自是而下
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
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
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
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
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龜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古

三十七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卽古之東陵莊
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姦
凶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
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南夢北夢

左傳注雲夢跨江南北故有南夢北夢孫光憲號北
夢取此○潯水有南潯北潯北潯在浪邪靈門南
潯在九疑零陵○冀州之浸曰潯有東潯西潯東

潞今之張家灣潞河驛西潞山西之上黨也○東
陽今之金華西陽今之黃州○山海經注東甌今
之永嘉在岐海中西甌即閩越今之建安亦在岐
海中○山有東吳西吳在甌州水有東漢水西
漢水見蜀志

浙川

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
水天下之水有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醞為二
者漓桂是也惟浙湍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
謂之浙焉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兩浙

桑欽為水經載天下水甚詳惟兩浙獨略浙江謂之
漸江出三天子都欽乃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
海經為証爾山海經以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
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是彭澤來蓋眾江
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為名予意浙江即淞字欽
悞分為二名酈道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縣
南蠻中者是矣即今日分水縣出桐廬號欽港者
與漸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
此江自東來皆會於錢塘然後南趨於海然浙江

不見禹貢以錢塘為浙江始見于秦記而衛葵諸
水與茗雲二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
之抑不及知耶

浙江

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又浙水
出丹陽縣中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
浙江至會稽又莊子有淞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
淞水所經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為浙若謂淞淞
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耶許氏浙水淞水又
復兩出皆不可曉歟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

稗史彙編 卷之十

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
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為浙亦無
牴牾第以古語為正則出縣者古也浙之得名既
已先秦而桑欽更以為淞何耶

九藪

呂氏春秋曰澤有九藪藪澤也有水曰藪吳之具區具在吳越楚之雲夢華容秦之陽華在鳳翔或曰晉
之大陸魏縣子所居猶梁之圃田在今河南宋之孟
諸在梁國齊之海隅隅猶趙之鉅鹿廣阿燕之
大昭今大原

燕雀湖

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盃紫玉杯皆武帝所賜
既薨詔置梓宮後更葬開墳為闌人移入大航有
燕雀數萬擊之因為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帝聞而
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啣土
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窮神秘苑

歷陽湖

和州歷陽淪為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
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出血此地當陷為湖姥後
數往視之門吏問姥姥以實告吏用硃點龜眼姥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七

見遂走上北山顧城則陷為湖矣今湖中有明府
魚奴魚婢魚

五湖

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
江五湖貨殖傳曰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
自叙曰登姑蘇望五湖此五湖者即具區也其派
有五故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張勃吳錄云
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
頃故以五湖名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

為五湖鄆道元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漏湖

太湖為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菱湖遊湖漠湖
貢湖音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虞翻云太湖
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興
荆溪北通晉陵漏湖西南通嘉興非溪陸魯望云
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其名大同小異
皆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
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
彭蠡一名官亭湖四也太湖五也

鏡湖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大

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
上常潔不生蔓草又云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
馬臻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
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水多則
開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堤塘周廻三百
一十里溉田九千頃創湖之始多掩塚宅有千餘
人怨訴于臺臻遂被刑於市及臺中遣使按鞠總
不見人驗籍皆是先死亡人名會稽

吳江洞庭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

謂之洞庭地脉韋蘇州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卽鄺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波乃湘水非內江水周洪道嘗折衷二說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湖乃在荆常長寶之閒地形雖分而未嘗斷也周公之說又本於東坡

西湖

西湖之盛始於唐至宋南渡建都則遊人士女畫舫笙歌日費千金侈靡極矣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九

三

到今其說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竹枝詞一首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詞旨幽婉可翫予昨遊寶叔山天然閣評品閣上諸作惟蘇吳杜公一聯深愜予意其詞云分明似鏡憑誰鑄多少黃金向此銷其與熊進德銷金鍋之意均矣予向曾賦一絕云千頃膏腴百尺深黃金銷盡百花沉穠夫願祝桑田變乞與舊畝稱稼心蓋熊詩美中寓刺予則直刺之而已

水泉類

水泉

水一也發之爲泉有出於高原者有起自地中者有洶湧澎湃者有散漫如珠者名狀不一以予所歷覽若楚中之噴玉滇西之飛瀑其聲如雷貴陽之喜客泉客至則漚沫騰起永昌之九龍池涓涓下汜灌田無筭齊魯之趵突亦自下而上東甌鴈山新昌南明之瀑布又如飛匹練青田石門洞水出高原而下又散漫若珠瑞安仙岩之瀑布則發源山巔奔流曲折寺僧殺水勢以爲春碓此所謂天一生之而不窮地六成之而不竭其造化至妙至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十

三

妙者歟

水有五易

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無易也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硨磲淙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涸洑攸溶湛於所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所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子華

歸墟

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之對朱子之註

大抵以歸墟爲說余謂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噬物則得水又以氣吹水則即乾由一滴可知其大也歸墟尾閼是水之大窮盡氣之大墜降處山海經曰汜水之山赤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卽奎之山青水窮焉白水之山白水窮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則衆流各有窮處至此卽化氣而墜不必至歸墟也又莊子云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日皆能損水但甚微而人不知覺若曝衣於日中標濕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主 三

於風際則立可驗此隨時而消息也覆杯水於坳堂則立而盈洒激泉於焦原則立而涸此隨地而消息也蓋二氣迭運五行更勝一極不俱備一物不獨息端指何地爲歸墟邪

滄浪

禹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者屈原楚歌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卽吳王濞湖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滄浪

亭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嶓嶭桐栢也今不言水而直言嶓嶭桐栢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流水伏沆至濟而始見沆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沆故亦謂之沆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斬石出水

漢劉子光西征遇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一石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主

三

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出蜀異記

醴川

沈釀川者漢鄭弘靈帝時爲鄉嗇夫從宦入京未至夜宿於此逢故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沽酒無處情抱不申乃投錢於水中而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便各爲沈釀川明旦分手而去弘仕至尚書

明水

乾封初封禪岱宗天后率六官昇壇行禮帷席皆以

錦綉爲之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註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

益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益水在其陽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停車覽矚移晷乃漸散滅縣去長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將是山嶽炳靈寔像所傳者乎昔光武中元元年封太山禪

神史彙編

卷之十

圭

梁父是日山靈炳象構成宮室漢武帝遣方士徐宜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朗見天際宮闕館宇嚴列侍臣左右皆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論出錄異記

石脂水

高奴縣石脂水賦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燈極

明出錄異記

卅水

懷州北有卅水其源出長平山傳云秦綏趙卒其水

變赤因爲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詔改爲懷水出錄異記

史記

南零水

元和九年春張又新始成名與同舉生期於薦福寺又新與李德裕先至憇西廊僧玄鑒室會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數編書又新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題云煮水處太宗朝李李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赴郡抵揚子驛中將食李曰陸君名蓋天下聞揚子江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

神史彙編

卷之十

圭

遇可曠之乎命軍士信謹者挈瓶操舟詣南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乃似臨岸者使曰某棹舟深入見者累百人敢給乎陸不言旣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盪去半懼歎汲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乎李大驚賞從者數十輩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旣如此所經歷之處水之優劣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出錄異記

贊皇李公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於京口李曰還日
金山下楊子江南零水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
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憶乃汲餅於江中歸京
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是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
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出中朝故事

漏澤

酈道元注水經云姚墟東有漏澤方十五里綠水泓
澄凡三大澤曲際有阜俗謂之嬌亭側有三石穴
廣員三尺而有通否水自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
竭陂澤左右居人識其將漏預以物障穴口魚鱉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五

鱗不可勝載矣今按此澤漏凡八區別所謂車
箱漏鼓漏土漏鷄漏豬漏春夏積水秋冬漏居人
知之不過三日之中俱盡在今兗州泗水縣治東
七十里

水性

庭州瀾水金鐵皆漏酈延之川石脂日流弱水溺毛
玄溪黑醴水性不同有如此者按庭州瀾水在大
荒之外以金鐵盛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
山中有流水亦如之延安石油以為烟墨栢脂不
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烟多於洛陽塵南荒

有黑溪水用以塗象至輒不去昆侖兒以塗身
能乘風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命今之象奴也管子
論齊之水云其泉白清其人堅勁寡有疥癢終無
瘡腫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
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水輕重

凡物有水水由土地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重故
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彩煥發鄭
人榮水釀酒近邑水重斤兩與遠郊數倍出國史補

湘水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五

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碎石若桴蒲子白沙如
霜雪赤岸若朝霞出羅舍湘川記

丈人觀水

青城山因滯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
丈殿當其下將憂摧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
竟免漂陷觀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為勞自
此暴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厨内其味甘香冬夏
不絕出錄異志

烏山水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

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堆於田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猶湖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至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刻字曰吳赤鳥二年八月十日子義之船出酉陽雜俎

八功德水

西山有寺名功德正取此義作記者以神功聖德敷衍可笑

佛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淮淝水怪

淮水與淝河合流經壽春城而北滙爲荆山湖又北而荆塗兩山東爲峽而東北會渦水以東入於海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壬

三

自神禹道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淮絕無患弘治十六年內荆塗峽間忽有水怪爲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濠潁之間田廬多浸商船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諦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方息人復見於渦河中已巳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於

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或即巫支祈也世俗妄謂趕浪神木云耳蓋此物鎖於龜山唐時爲漁者掣出水常一獻形計今必尚存而龜山至渦口舊窟路且近渦南十餘里即荆塗峽口淮泥所由也其出而作崇孽於此固當然者豈氣機衰泄聖神功力有時亦置而妖沴之物因得逃脫天械復出而魚鱉生民耶南史載梁武帝築堰壅淮水以灌壽春未幾潰水大下響如雷魚頭鬼面之怪下以萬數然則淮瀆之中自昔固多怪矣

水母

稗史彙編

卷之十

壬

三

泗州龜山寺前有巨井大鐵索滿其內人船舟山麓登寺戲引索將百丈而不竭井中有聲蓬蓬然寺僧及土人皆云昔大聖降伏水母鎖之井中索其舊物也弘治末年歲大旱淮水清淺龜山居人或見鐵索亘河底然以其神物無敢動也岳瀆經云禹得渦河水神巫支祈鎖之龜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謂大聖降水母豈即此事耶但禹鎖支祈於山麓水中唐時猶有釣者曾見此物今河底鐵索疑爲故物井中所有則在山頂此不可曉

七寶泉

七寶泉在吳勝光福西三里鄧尉山足結廬守之泉味甚甘冽過虎丘惠山自倪雲林以後其名稍著然地僻遊者絕少惟都玄敬數往汲焉昔陸鴻漸徧嘗東南之水而獨遺此豈物之遭遇固有數歟

剖竹引泉

臘月剖竹相接各釘以竹釘引泉之甘者貯之以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修福之事云

陽泉

釋史彙編

卷之十

五

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為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為石

神牛泉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者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流有一神牛駁身自山而降下導九十九泉飲之不竭故山得其名

經水

龍泉

龍泉在思南府婺川縣東二十里其泉或一日一漲

或三日一漲消則澄清漲則渾濁人莫能測故龍泉

溫泉

辛氏三秦記云驪山西有溫泉先以三牲祭乃得洗不余則謂人肉俗說云秦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神女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為出溫泉洗之立愈漢魏以來相承云能蕩邪蠲瘕今在新豐縣西後周庾信有溫泉碑唐置溫泉宮常臨幸又京兆府藍田縣有石門湯岐州縣有鳳凰湯同州有北山湯河南有潁陽湯汝州有廣成湯天下諸州往

釋史彙編

卷之十

三

往有之然地氣溫潤生物猶早卉木凌冬不凋蔬果入春先熟比之驪山多所不逮噫水有溫泉之湯池火有蕭丘之寒焰物理難一果如是夫

溫湯溫泉有之者不一福之城外一池頗寬源之初熱流之末溫流溢百步可以灌田膏稻非專待浴者而已廬陵大興新田二泉熱不可掬分寧毛竹山泉在驛路之側溫而不熱覆以密室往來便浴焉臨川銅山池熱可烹飪其流分為二派其陰常寒陽泉常沸飛霧如烟雖雪霜無以敗其熱然諸泉皆本硫黃氣不腥而良浴者可以愈疥崇仁五

峰山下有溫泉常溫能瑩人肌膚潤人顏色張無盡詩曰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埃換玉顏是也浴之者百疾俱瘥多吉祥事獨不腥者豈神仙靈丹之所沾溉後人歟至歛之縣山第四峰有香溪泉其沸如湯其赤如朱刺史蔡邕就立廬舍設盆研以浴病者無不瘥蓋朱砂所發見者也好事者皆汲去澄砂以入藥經歲月而香甘宛然清潔如故耿南仲徐元龜皆有文以紀其異此泉不可與硫黃湯同日而語也

東坡詩所紀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爲最予在南中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三

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州三泊凡數十處而安寧爲最凡溫泉所在下必有硫黃故本猶有其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泉銘云白磐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磐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

驪山之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惟繚垣而已天寶所植松柏徧野岩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巔嶺之

上基址最爲嶄絕次南卽長生殿故基東南有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是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面背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坐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花口中湧出噴注白蓮之上御湯西南角卽妃子湯面稍狹湯側有紅石盆作蒸於白石之面餘湯逡巡相屬下鑿石作暗竇走水東南數十步復立石表水自石表湧注灌之石盆中賈君云此是後人置也

聰明泉

潯陽落星山澗有五松橋昔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三

間談易于此樹下泉湧號聰明泉

記

聖泉

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天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姓必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

吳中水利

詳請宜與人嘗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之水緒爲太湖太湖之水溢於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于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道築此堤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汚下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悉爲民居民田雖增三吳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又損幾百倍矣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三

趙霖水利

致和六年莊徽待制爲郡守中使以金字牌奏御筆云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內自古置閘隨潮啟閉泄放水勢歲久湮塞遂致積年爲患今差本府戶曹趙霖躬親逐浦相度經久利害繪圖赴尚書省指說旣被旨因徧歷諸縣遂得其利害霖意不過

三說一開治港浦二置閘起閉三築圩畧田遂條析其事合成一書奏之後略施行霖所建明與郊正夫差異霖專主置閘之說正夫則屬意於開縱浦橫塘使水趨於江而已

史彙編卷之十

稗史彙編

卷之十

三

地理門

池塘類

池

穆天子西征有玄池瑤池樂池與西王母宴所又風俗通曰孫子有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池為池以養魚鰲記為池沼之始非也按孫武子三篇言兵事而史記紂為酒池可以運舟文王以民力為沼謂沼曰靈沼樂其有魚鰲則池沼見于孫之前遠裨史彙編卷之十一

昆明池

昆明池曰神池靈沼堯治水訖停船此池蓋堯已有漢特因而深廣之三秦記云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見夢於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遊戲於池見大魚啣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命去其鈎而放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濱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報耶三秦記切灰

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

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人帝以朔不知難以核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竺法蘭入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灰墨問之蘭言經云世界大劫終盡則劫火洞燒此灰是也乃知朔言有旨曲毗志怪梁高僧傳

百子池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常以趙王如意為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月不言歎息懷愴而未知其術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以和之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之樂樂闋以五色綵縷相羈謂之相連愛八月四日出池旁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綵縷就北斗星辰求長生乃免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池上

十池

上林苑有初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積草池東坡池西陂池當踏池犬臺池即池牛首池在上林苑西蒯池生蒯草以織蓆西陂池即池皆在故城南上林苑中陂即二水名因為池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

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南越王尉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煥然

傾飛池

少府飲飛外池漢儀注傾飛具繒繳以射鳬雁給祭祀故有池

影娥池

影娥池武帝鑒之以翫月其旁起望鶴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月弄影故名影娥池至唐上官儀咏雪詩云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曦花明棲鳳閣珠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翻花向舞移幸因千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

三

少

里映還繞萬年枝中用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之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

灘險

未至橫七十里地名古江烏蠻驛在焉北有烏蠻潭甚險過此未有不心駭奪魄者其灘有六延亘七十餘里曰三鬼掛舵馬槽疑壁龍門雷霹而三鬼馬槽又險之尤者瀉聲如雷徹數十里灘之上有

馬伏波廟門右以鍊索鎖木虎勢甚犇惡云不鎖則夜出傷人過灘者必牲醴告廟下以生鷄血滴虎頭人云此灘之險甚於閩之黥溪灘過黥溪者懼則由陸萬一舟遇害人可無恙

甌史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史流言止於智者註甌史皆器也楊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瑩爲史此謂地之切坎如甌史也漢舊儀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瘡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滬史善驚小兒滬與甌通蓋傾側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四

少

窳下之地邊塞之地有甌脫亦取窳下之義

華清池

玄宗於華清宮新廣一池制度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鳳雁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彫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寘於池中仍以石梁橫亘其上而下蓮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鳳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之而蓮花石梁尚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池數十間屋宇環迴甃以文石爲銀縷漆船及檀香木船致於其中至檝棹皆飾

以珠玉又以檀香木爲山狀瀛洲方丈

出談賓錄

教池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帝鑿以習水戰則教池之事略見于此亦競渡之遺意也宋朝太祖建隆間卽都城之南鑿講武池始習水戰將有事於江南也及太平興國中得吳越錢氏龍舟七年就國西開金明池於是每歲夏月教池遂爲故事

沉書浦

石頭津在郡江之西岸亦曰沉書浦晉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臨去因附書百封羨將至石頭擲於

裨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五

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故名焉

五浦

范石湖爲李結記潯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塘有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又崑山水利序大概有二曰作堤曰疏水小概有一曰種菱王荆公送人宰吳江曰當知耕牧地往往菱蒲青三江斷其二泔水何由寧皆吾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仙池

渝州仙池在州西南江津縣界岷江南岸其池迴迴

一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傳有仙人姓然名獨角以其頭有角故名自揚州來居此池邊起樓聚香草置樓下獨角忽登樓命僕夫燒其樓獨角飛空而去因名仙池有石岩一所向岷江今見在

出渝州圖經

九龍池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痛苦無水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手加額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鸞鳴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澧水入城以便民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瀟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三公之惠也今龍首九龍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耳

燕原池

出治

燕原山天池與桑乾泉通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七頭於此池放之後於桑乾原得穿魚猶爲不信又以金縷拖羊箭射着大魚久之又於桑乾河得射箭山在嵐州靜樂縣東北俗名天池曰祁連泖

千里石塘

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船必遠避而行一墮即不能出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迴溜中未有能脫者又有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頭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為羣來趕舟人以米飯頻投之即止未聞有害人者

香水溪

吳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妝於此溪上源至今猶香古詩云安得香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七

水泉濯即襟上塵

枉渚岐渚

陸士龍答張自然詩通波激枉渚五臣注枉渚曲渚也是今曲池之義楚詞九章云發枉渚兮夕宿於辰陽注枉渚辰陽皆地名又小灣曰枉渚郭璞江賦曰回岐成枉渚注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潮回曲成渚此又岐渚也

雨瀨

來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共壅塞之則甘雨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徧應隨方所祈信若符刻

弘之荆
州記

七里灘

嚴陵七里灘在桐江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為籠言若籠中因謂初至為入籠既盡為出籠本音間江反奔湍貌以為若籠謬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悞為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為守時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地不能為重屋東西二釣臺各在山巔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峰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十人因以名郭文居天柱峰在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八

餘杭縣界今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陵得此山囑曰吾山勿生新木為子孫粥至今山惟茅菅子孫尚保有之其東高厓上垂香木一株長丈餘圍三尺許每年長一寸太監黃敬採實江湔間取以皮梯弗得集才作架伐之巨蛇數十張口而出竟不可致

武夷九曲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隢稍下

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朱氏隱求室詩曰是憲林影開夜枕山泉嚮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嘉陵江灘

龍爪灘在閬中嘉陵江宋雍熙中忽生此灘陳堯叟堯咨兄弟相繼爲狀元元豐間復生一灘馬涓亦爲狀元一說

伊闕灘

碑史彙編

卷之十一

九

御史灘在河南嵩縣北九十里古伊闕縣也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心者卽水中灘出唐元和中牛僧孺爲尉忽水中有一灘出石礫金沙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鷓鴣牛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鷓鴣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拜西臺御史歷仕四朝位至宰相本傳

渝州灘

渝州城灘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縣東北沿流八十里入岷江水中波浪沸騰乍停乍發多覆舟之患古老傳昔有仙居和來爲巴州刺史過此灘舟翻

溺水而死和女與兄途行女有兩兒方稚齒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縷致兒頸然後乘船至父沒處呼聲投水凡六日與兄夢云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期果然俱浮江水而出今碑在城灘側出渝州

水竇

溝渠謂之水竇左傳曰韋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又曰禮義者人情之寶

鹽澤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

碑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一

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爲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關駟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郭緣生云此醋溝也

溝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舐觸垣牆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見中華古今注今人謂暗溝爲陰溝明溝爲陽溝所謂楊溝羊溝安知非陽溝邪

沙

水邊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徽州有錦沙楚有長風沙秦塞有穆護沙佛經有毗沙瓶沙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無復有聲

出國史異纂

潮汐類

論潮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爲海竈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寶叔蒙海嶠志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謂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王克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二

退獨徐叔明傳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于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以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舟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于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鑿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月

臨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則臨于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月亦臨于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且晝即上天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通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漸西至于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于夜故夜潮自朔後通差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且加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日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三

看潮

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復多風雷早潮未退之間颶風作而潮不落晚潮

又至遂至波濤溢岸淹没人廬舍蕩突苗稼沉溺
舟船南中謂之沓潮或十數年一有之俗呼為海
翻

射潮

武肅王欲於錢塘江捍堤苦為怒濤所擊遂於登雪
樓架三弓弩射之潮為之歛去便命下石龍樹巨
木其塘遂成

瓊海潮汐

顧元慶曰海水潮汐先儒論之詳矣瓊海之潮不以
晝夜望以前東流望以後西流此何說也廣廉去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三

瓊尚不遠同一天地則同一喘息而潮汐之候大
異如此以此推之則瀚海之外又有不可知者王
克余安道諸儒所見止于一隅豈可執之而遂謂
足以盡潮汐之故哉堯舜禹三聖人仰觀俯察應
無遺議而二典禹貢不載潮汐之故蓋雖聖人不
得強為之說

番禺記又云早潮上晚潮下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又瓊管志云浙江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
半日東流半日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
之盛衰此又與前二說稍異并存之

抱朴子論

抱朴子云潮汐者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
大再小

京師類

京師釋

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
上之衆者莫過於人故曰京師也京師天子之畿
內千里象日月日月纏次千里故京師亦云

都釋

釋名曰國君所居曰都帝王世紀曰大昊都陳此稱
都之初也三代而來夏曰夏邑商周曰京師京大
也師衆所居故以名天子之都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古今都會

按伏羲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都
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也今山
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
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媯州今涿州之地少昊都
曲阜顯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
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即今山西平
陽府也有唐城虞舜都蒲坂即今山西平陽府蒲

州有廟夏都安邑即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唐與唐虞皆不易都及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城乃受封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遷都亦曰亳者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耿盤庚復遷於亳周都豐鎬即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於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豐都而遷鎬也

又曰都洛陽者洛陽即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上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咸陽即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也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襲敬說而復遷都長安東漢暨魏都洛陽諸書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昌曰鄴水經注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封

居長安為西京遺跡鄴為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吳初居鎮江都武昌即今湖廣武昌府也後遷建業即今南京應天府也蜀都成都即今四川成都府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元帝東渡避愍帝諱改建業為建康宋晉齊梁陳俱都焉元魏初居雲中即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即今河南彰德府西魏後周都長安隋始都長安以城狹小水鹹與蘇威高穎共議移去城三十里龍首山都焉後煬帝常徙都洛陽為巡幸故也唐都長安梁唐晉漢宋俱都汴南宋都臨安即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即今北京順天府時至上都乃宣府之外地 皇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於燕京即北京也

京兆在故城南尚冠里 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 扶風在夕陰街北 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治華陰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鄠王莽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

爲六都尉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枸邑義渠十縣屬
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帥尉
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
大夫府居城西霸陵以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
十縣屬光祿大夫府居城西茂陵槐里以西至汧
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祿祔
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後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
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大業雜記

大業元年勅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

碑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七

三原三

國公楊素爲東京大監安德公宇文愷爲副廢三
嶠舊道今開撫道時有術人章仇大翼表奏陛下
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開皇初有
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
也帝覽表有遷都意即日駕往洛陽改洛州爲豫
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屯屯有宮
殿發河南諸道州郡兵夫開通津渠自河入淮又
開那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通龍舟兩岸爲大道
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
凡離宮四十餘所東都大城周圍七十三里西距

王城東越澠澗南跨洛川北踰谷水宮城開端門
街一名天津街道旁植櫻桃石榴兩行自端門至
建國門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爲御道通泉疏渠
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上名紫微觀直南正
當龍門出龍門有黃道渠上有橋三道至洛水有
天津浮橋跨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又疏洛水爲重
津渠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苑重津
南有大隄隄南有坊坊各周四里開四門門皆爲
重樓飭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
大街小陌縱橫相對自重樓南行盡六坊有建國
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
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華
表建國門西有白虎門門西過苑城旁城行有天
經宮宮南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建國門東有長
夏門門南至甘泉渠渠南至伊水水東北流入洛
端門西有右掖門門南過黃道渠橋南道西有右
候衛府出右掖門旁渠西有龍天道場南臨石瀉
口即煬帝門師濟閣黎所居石瀉並用青大石自
上至下積三重並用大鉄爲細腰互相鉤牽正當
瀉口三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

碑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八

王朱高公

光武之末，滄成不過一年，即碎破上令師濟閭黎，
泥之後更脩得立二年，闕黎亡還復毀破，前後計
用四十萬工，以滄王城池水下黃道渠入洛陽門。
東有左掖門，門南道左有左候衛府，左掖門東二
里有承福門，即東城南門，門南洛水有翊津橋，通
翻經道場。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葉形似枇杷
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牒牒然
今呼楚夾道場。北有道術坊，並是陰陽梵咒有道
術人居之。東城有東宣仁門，臨大街與天津街相
似，東行盡六坊有上春門，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
諸郡邸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宮城正門
曰則天門，則天門東有興教門，興教門一里有重
光門，即東宮正門。正門東有太和門，并重觀門內
即左右藏，左藏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總四十間。
左貯絲綿布絹，右貯麩金銅鼓雜香牙角等物。出
則天門南直東有東太陽門，門東即東城門，北行
三里，有含嘉門，門北即含嘉城，城北德獻門出含
嘉城，西有圓壁門，門西有圓壁城，正南有曜儀門。
門南即曜儀城，城南有玄武門，門內即宮出，則天
門直西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序王

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
第五院，越王宅。王宅西距周王古城城西，即入院
則天門南橫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
連內史省，省連謁者臺，臺連右翊衛府，西抵右掖
門街，街西有輦庫，庫西即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
朝堂第二街北壁第一右驍衛府，府西連右禦衛
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
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五十餘窖，窖至西城，西朝
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秘書省，省西連
尚食庫，庫西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監，監西抵
右掖門街，街西即掌醢署，西連良醢署，署西東粳
米窖，坊東朝堂東連門下省，省東殿內省，省東連
左掖衛府，府東即抵右掖門街，街東即西錢坊，坊
連東錢坊，坊東朝堂南二街第一左驍騎衛府，府東
連右備錢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連左屯衛府，府
東連左禦府，府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監東
至城，即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臺東連光
祿寺，寺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大府寺，寺東抵左
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連南監，監東至城，出東太
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寺東有司農寺。

寺東即少府監連南監監東至城出東連太常寺
寺東拒城第二街即宣仁門大道大道北即尚書
省第三街將作監監東連太僕寺寺東至城第四
街有衛尉寺寺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
大理寺寺東距城則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
觀左右連闕闕門內有永泰門門東至會昌門永
泰西至景運門並步廊連市坐宿衛兵永泰門內
有朝陽殿雲楣秀柱華穰碧璫窮軒甍之壯麗其
柱二十四圍倚并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朱
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一

三〇八

坐宿衛兵殿廷左右各有天井廷東南西南各有
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則在樓下隨刻漏鳴鐘
鼓大殿北有大業殿規模小於朝陽殿而雕綺過
之朝陽殿東有東上閣閣東又南行有東華門門
道北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東華門
南有左延福門出門東行至章善門街朝陽殿西
有西上閣入內宮閣西有西華門出門西道北有
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周以軒廊西華門南有右
延福門出門西行至明福門街大業文成武安三
殿御坐見朝臣則宿衛隨入不坐則有宮人殿廷

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名蕊奇卉東有
大井其三殿之內內宮諸殿甚多不能盡知則天
門東有興教門門北有會昌門門北有章善門入
內上食進食上樂進物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
有內殿內省少府內監內尚光祿內廊道右門下
內省左少衛內府左監門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
有重潤門東有東宮則天門西有光政門門北有
景運門門北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朝學士進
書皆由此門入景運門內道左有內史內省學士
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鷹坊內甲庫道右命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二

三〇九

婦朝堂惠日法雲二道場通真玉清二玄壇接西
馬坊入明福門北行有玄清門門內玄清殿周以
軒廊宮內別供養經像之處出玄清門橫街東行
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閭闔重門門南北並有仰
觀臺高百尺門西即入寶城城內有儀鸞殿殿南
有烏梓林栗林有葡萄架四行長百餘步架南有
射堂對閭闔門直西有寶城門出北旁城有方諸
門門即負壁城出寶城西行七里至青城宮宮即
西苑之內也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廻二百里其
內造十六院屈曲周遶龍麟渠第一延光院二明

彩三合香四承華五凝暉六麗景七飛英八流芳
九曜儀十結綺十一百福十二萬歲十三長春十
四永樂十五清署十六德明院置四品夫人十六
人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冬即翦雜彩爲之色渝
則改着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剪彩爲菱荷每
院開東西南三門門並臨龍鱗渠上跨飛橋過橋
百步即種垂楊脩竹四面茂盛名花美草隱映軒
陛其中有逍遙亭八面合成鮮花之麗冠絕今古
其十六院例相倣倣每院各置一屯屯即用院名
名之每屯則正一人副二人並用宮人爲之其屯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廿三

六十八

內備養芻豢穿池養魚爲園種蔬植瓜果四時肴
膳水陸之產靡所不有此外游觀之處有數十處
或汎輕舟畫舸習采菱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
游之曲苑內造山爲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
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五百步山高出水
百餘尺上有通真觀集靈臺摠仙宮分在諸山風
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
鱗渠屈曲周遶十六院入海海東有曲水池其間
有曲水殿上已祓飲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
引宮人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關闔門入西苑歌

管諸府寺乃置清夜游之曲數十首初尉衛卿劉
權秘書丞韋萬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匝
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
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及諸牆院又役
十餘萬人直東都土工監常役八十餘萬人其木
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餘萬人河南郡在宣範
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宮城八
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德茂里宣仁門道北西
去宮城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縣西出上春門旁
羅城南行至漕渠旁渠西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廿四

六十九

橋南即入通遠市二門分路入市東合漕渠市周
六里其內郡國舟船舳舻萬計市南臨洛水跨水
有臨寰橋橋南有鄴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
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覺宇齊平四望如一榆柳
交蔭通渠相注市肆列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
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出上春門東有亭子
宮宮南臨漕渠東臨積潤池池東有華林園備池
塘臨玩之處建園門西南有景華宮宮內有含景
殿及射臺樓觀池隍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潤宮
周十餘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峰曲澗秀

廣濟寺其中有閣風亭麗日亭栖霞觀行雨臺清
暑殿殿前有通仙橋百尺澗青蓮峯峰上有翠微
亭游賞之美於斯爲最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勅
內史舍人封德彝於此置宮又勅楊州總管府長
史王弘大脩江都宮又于楊子造臨江宮內有凝
暉殿及諸堂墀十餘所又勅王弘于楊州造樓船
水殿航板艣板舫黃篾舫平乘艣輕舸等五十
餘艘八月方成九月車駕幸江都發藻澗宮宿平
樂園項自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
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澗五十尺長

御史彙編

卷之十

廿五

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
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朱裝以金碧朱
翠雕鏤奇麗加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
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縲繩六條兩岸引
進其引船人皆名殿脚一千八十人並着雜錦彩
裝襖子行纏鞋襪等每繩一條一百八十人每爲
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
以南少壯者爲之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
脚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名浮景舟諸妃嬪所乘
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采舟貴人美人宮人及

十六人所乘又有朱鳥航蒼螭航白虎航玄武
航各二十四艘又有飛羽舫六十艘又有青鳧舫
一艘凌波舫十艘宮人習水者乘以往來供脚已
上殿脚共四萬餘人有樓船二十五艘諸王公主
及三品以下坐又樓船一百二十艘四品宮人及
四道場玄壇僧尼道士坐又有樓船二百五十艘
五品以上及諸國蕃官坐板舫二百艘載羽衣服
飾百官供奉之物筏舫二千艘六品以下九品以
上從官坐并及五品以上家口坐以上黃衣夫共
四萬餘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艣五

御史彙編

卷之十

廿六

百艘舫五百艘八擢舸二百艘舫舨舸二百艘並
十二衛兵所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乘不給夫
發洛口部五十日乃盡舫舨相繼二百餘里騎兵
兩岸二十餘萬每行次諸部界五百里之內競
造食以獻多者一州百舸時天下豐樂差科未足
爲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步騎十餘萬夾兩岸翊
舟而行冬十月車駕至江都十二月置城阜關於
武牢城西邊黃河汜水之上二年正月帝御成象
殿元會設庭燎于江都門朝諸侯成象殿即江都
正殿南有成象門成象門南即江都門二月駕出

唐子幸臨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於凝暉殿蒲戲
爲樂四月勅土工監丞任洪則開東都漕渠自宮
城南承福門分洛水東至偃師入洛五月勅江南
諸州上户分房入東都注名爲部京户六千餘家
七月自江都還洛陽敕於汾河西北起汾陽宮即
管涔山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日臨河盥漱即涼
風凜然如八九月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
不堪御此殿宜於此館之西別爲一殿因乃造承
乾殿後改爲毓德殿行次金城郡党項羌來朝見
帝問曰古有先零燒當等種落爾是何者之後對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七

曰相傳獼猴之後帝笑之至浩灋橋成乃行先是
造觀風行殿丹柱素壁彫梁綺棟一日之內凝然
特立夷人莫不驚駭以爲神異六月勅開永濟渠
引汾水入河又自汾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於承
郡二千餘里通龍舟四年二月至京師還東都造
天經仙都二宮九月自塞北還東都改胡牀爲交
牀胡瓜爲白露黃瓜改茄子爲峴嶠紫瓜梁都有
清冷泉水周圍二里許即衛平所得大龜之處清
冷水南有橫瀆東南至礪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忽
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冷水入通濟渠五年吳郡

送扶荔二百樹其樹蔓生纏遶它樹葉圓而厚凌
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香煮以飲碧綠色
香甚令人不渴先有壽禪師仁壽間常在內供養
造五色飲以扶荔葉爲青飲枝契根爲朱飲酪漿
爲白飲烏梅漿爲玄飲江桂爲黃飲又作五香飲
第一沉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香飲次甘松香飲
皆有別法以香爲主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
經有四時飲六年總兵東進幸北平榆林宮四月
車駕幸汾陽避暑宮即汾河之源上有山名管涔
高可千仞帝於山上造亭子二十所其最上名翠
微亭次闔風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璧含暉凝碧
紫巖澄景最下名高陽亭亭子四邊安劍蘭山下
又有臨汾殿勅從官縱觀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八

毘陵宮苑

大業十二年春正月又勅毘陵郡集十郡兵近數萬
人於郡東南置宮苑周十二里其中有離宮十六
所其流觴曲水別有涼殿四所環以清流共四殿
一曰圓基二曰結綺三曰飛淙四曰漏景其十六
宮亦以殿名名宮苑芳夏池之左有宮八一日麗
光二曰清流三曰紫芝四曰凝華五曰瑤景六曰

浮彩七曰舒芳八曰懿樂池右有宮亦八一日采
壁二曰椒房三曰朝霞四曰朱明五曰翼仙六曰
翠微七曰層城八曰千金及江左叛燔燒遂盡又
欲於禹穴造宮未就而天下大亂

宋都

宋朝會要曰自朱梁建都以汴州爲東京皆因藩鎮
舊制但改名額而周顯德五年始廣新城周迴四
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朱敏求東京記曰周世宗顯德
二年四月詔京城四面別築羅城三年正月發京
畿渭鄭曹之民命薛言等四面督之韓通總其事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十九

金故城

金人滅遼克宋定都燕山其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
南十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
也瓊島乃即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爲山粧臺則章
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人批爲舊嘗
記章宗借妃登得二人土上坐之句舉以屬妃妃
即以一月日邊明對之時誇警妙以今地里計之

所謂臺島與今萬歲山太液池等在今時當介都
城之東北隅入元而改築城隍我朝因之前之
山池臺島則在禁垣之西南矣

南北京城門名

皇明初欲建都鳳陽其城池九門正南曰洪武南之
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
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
曰朝陽正西曰塗山後定鼎金陵乃設中都留守
司於此金陵本六朝所都本朝拓其舊址而大
之東盡鍾山之麓城池周迴九十六里立門十三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十

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二
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
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
塞鍾阜儀鳳貳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迴一百
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
橋曰滄波曰隻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大馴
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
觀音永樂十七年改北平爲北京十九年營建宮
殿尋拓其故城規制周迴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
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

行居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城
曰西直歷其時尚稱行在正統七年諸司題署
始去行在字舊諸都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南京
之制於是定矣

建康似洛

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此江左新亭語尋常讀
之不曉其說蓋洛陽四山環圍伊洛瀍澗在其中
而建康亦四山環圍秦淮在其中故云所以李白
詩云只有青山似洛中

九福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一

手

子全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福帷福吳越口福洛

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

郡邑類

畫野分州

黃帝時畫野分州八家爲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
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
一州是百五十三萬家

九有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
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誤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

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
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
歷敘文也九圍取育草木爲義即後世所謂九州
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圍也八
輔則餘八圍也圍亦作有古字省文書有九有之
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圍解之義尤明
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
也九圍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圍以字相近
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拓地之始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世

秦司馬錯始開巴蜀地秦昭王始開義渠地趙武靈
王始開代樓煩地燕惠王始開遼東地秦始皇始
開朔方地漢彭吳始開濊貊地唐蒙始開邛犍夜
郎牂牁越雋地嚴助始開東甌兩越地衛青始開
陰山地趙破奴始開玉關地元始祖始開雲南地

永平

永平古北地又孤竹君所理東臨滄海包絡山川控
帶邊陲拱護皇邑然劉守光肆虐之後敬塘并入
契丹土俗民風久非中國首陽高節半化於夷今
爲畿甸邊城又直遼東孔道供億煩匱人力不堪

閻井蕭條郊墟蕪廢范文正公在延慶所作漁家傲詞正爲今日設也詞云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裏寒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并州

出太康地記

并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呼之韓魏趙謂之三晉并冀二州是其地也

三苗三楚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卅三

三苗

三苗固堯時四夷之地在今日則中國也乃湖廣江鄂岳之三州故今三州人多苗姓是其遺種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壽春故云三楚若曰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乃以此三地在楚之東西南故以是稱之耳

三河

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人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漢蒲坂縣宋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郡

李唐以懷州爲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漢野王縣宋隸河北西路爲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縣爲理所古郊鄆地宋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蓋宋建都汴州所以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

畫

孟子去齊宿於畫畫當作畫字之誤也按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証

出地理通志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十四

三苗

雍州兼得涼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擁闕故取名焉

朱提

昌黎我有雙飲酸其銀得朱提見漢書朱提銀八兩爲一流注朱提屬犍爲乃邑名也

蜀岡

淮南蜀岡者淮揚之地也或曰勢連蜀土或以產茶味如蜀茶云自蜀岡之南有竹西亭修竹疎翠後即禪智寺也竹西取杜牧之詩斜陽竹西路歌笑

吳揚州自蜀江以南景氣頓異北風至此遂絕

吳越分境

浙之江以東稱越江以西稱吳杭州有吳山故吳境也唐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嶢越山多錢鏐跨有兩浙封吳越王云閩中稱閩越稱東越嶺南稱南越永嘉稱東甌地理定紀如此近乃有稱兩浙爲東越者何異列子所記燕人過趙妄指其地爲先廬而垂涕也夫到江吳地盡見之唐僧詩而陳后山曰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者曰此杭越候子詩也其謔似有理然以后山之博而於杭越二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十五

三十五

州分境亦隨世傳言之似未詳審按國語越雖爲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嘉興縣有禦兒鄉勾踐伐吳用禦兒之人涉江征戰注江松江也龍吳勝之夫禦兒乃越王得以爲用則禦兒之素隸越籍審矣吳境何以抵浙江耶

兩浙淮南道院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濱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爲盜賊獄訟希簡仕宦二州者最爲優逸故士大夫以江陰爲兩浙道院通州

淮南道院

會稽

漢郡極大久廢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郡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古圖注云古之樵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赫赫如此

三吳

三吳水經謂吳興吳郡會稽通典謂吳興吳郡丹陽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十六

三十六

似有不同不知春秋之吳郡在蘇常之間故蘇有吳縣常有荆溪漢封之吳都會稽會稽非細興之吳縣常有荆溪漢封之吳都會稽會稽即常蘇嘉也三國之吳初爲會稽太守封吳侯後建國之地非吳然以初統蘇松常鎮杭嘉湖最久也在秦之時置會稽郡漢武分湖州爲丹陽郡順帝又統爲郡三國又獨以湖爲吳興總不脫一吳字也至於蘇杭嘉湖顯名吳者以吳名之日久又在於前二國之吳世既短而蘇常鎮交晉唐又更爲晉陵江都徐兗等名不同故耳

吳會

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黃外坊按漢蔡邕傳亡命江海遠迹吳會注引會稽高遷亭竹椽為笛事又諸葛亮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猶言吳越也蓋不獨謂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即今吳會也

府

漢制三公開府故稱三府魏晉以後諸王亦稱府唐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二十七

三百三十一

高祖武德初邊鎮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七年改曰都督府開元三年始改京兆河南曰府此蓋府之始也注蘇氏演義曰府聚所在圖籍簿書之處風俗通云公卿牧守通德之所聚也

州

項峻始學篇曰人皇九頭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為九州又治書曰人皇始出於提地之國以長九州為九囿人皇乃有中州此各州之始也周公職錄圖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汾革曰黃帝分州畫野或曰高陽創九州亦云高辛通典曰

唐有九州舜肇十有二州禹又別九州漢以州郡郡唐武德元年乃罷郡置州注代宗時楊綰為相定上中下州文宗時韋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

郡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罷侯置守始分三十六郡注史記曰秦滅東周始制三川郡按說文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四郡左傳曰上大夫受郡秦始以郡監領縣

縣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百三十一

周禮四甸為縣史記秦本紀曰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為縣則名縣之始自秦孝公也陸法言切韻曰楚莊王滅陳以為縣縣之名自此始秦并天下以郡領縣隋文帝開皇二年罷郡以縣隸州注說文曰天子百縣縣四郡周禮小司徒之職方二里之地也

鎮軍

通典曰鎮將後周之通班也隋亦曰鎮唐分上中下三等歷代未聞疑始於宇文周代也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當津會者則為軍以縣兼軍使民聚

成縣而有稅課者則爲鎮或以官監也

地上天宮

輕清秀麗東南爲甲富盛華美蘇杭又爲甲也百事繁庶稱地上天宮

胸忍辨

漢地理志有胸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胸臆也其俱反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胸臆胸音如順切臆如尹切讀如閨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胸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胸乃叶閨字之音胸臆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爲名又謂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九

胸臆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辨文字與辨識方者宜知之 右
巽巖胸忍辨可謂互證足訂千古之謬矣夫二字之微以師古許慎杜佑三家尚有誤舛今之不學者乃以漫浪視之幾何不爲伏獵侍郎乎

彭澤

彭澤縣在江東岸山嶺中無日東照但有西照

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登云視于廣陵之曲江今楊州也

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

曲江之隄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美

蓉園本名曲江圍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

美詩云曲江翼幕排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

河套

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德以來寢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又徹而就延綏險要既失綿遠難支河套遂爲虜蹕脫巢穴其中冰堅入套東寇宣大西寇寧固厥患無既楊遂菴嘗經理之疏上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四十

卷之三

六事悉中機宜又上疏請脩邊牆期於秦續忤逆瑾遂休工及被逮詔獄李文正救之尋以寧夏之役非公不可乃起公總制實藩就擒瑾又矯詔命公專撫寧夏蓋陰奪其權也逆瑾伏誅又以軋清宮災上言激切近幸錢寧衛之公遂乞謝事 毅皇時嬖倖用事屢爲中官所排公雖不變其所守然欲安位行志殊不能矣豈天未欲廓清疆宇耶謀國之士爲之長歎

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廣約七

八百里胡虜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爲

禮侍時常因言者欲築立爲城堡耕守其地奉命
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又春遲霜
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城在此
地前胡虜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飢流
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回復業則是非不
可以駐牧耕種者也

景編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四十一

景編

景編卷之十二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坊市類

市井

今人常談市井字莫攷其證據蓋出於後漢修史傳
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
義有五一日無洩天時地氣二日無費一家三日
同風俗四日合巧拙五日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
而退故稱市井也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一

稗史

賈區

前漢胡建傳監軍御史爲奸北軍穿垣以爲賈區師
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

闔閭

闔者市牆也闔者市門也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

藥市

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號易玄子大中十三年九月
九日上昇自是以來天下貨藥章皆於九月初集

藥市

立市

立市在耀州初無二價故以直市爲名

糠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

市從容錄

市名行作

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之大小凡令克用者皆置爲行雖醫卜亦有職醫尅

押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二

三五八

擇之差占則與市肆當行同也內亦有不當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飯行是也又有名爲團者如城南之花團泥路之青菓團江下之蕪團後街市之柑子團是也其他工伎之人或名爲作如篋刀作腰帶作金銀鍍作銀作是也

肆店買權

肆店除官庫子庫脚店之外其餘皆謂之拍拘戶有茶飯宅子酒店宅子酒店花園酒店直賣店散酒店庵酒店羅酒店所曰庵酒店名謂有娼妓可以就權

虛

作市於丘墟間故爲之虛唐人有綠荷包飯匙虛人之句又一書云成市則實市散則虛

關塞類

開塞

開者長安之關門也函谷關潼關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不侵中國也

九塞

呂氏春秋曰山有九塞大汾冥阨荆阨方城大汾處楚左司馬諱直轄實阨以擊吳人者也殺井陘疵

押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

處句注居庸居庸在平谷縣西井陘在常山井陽之東陽之東居庸關也

鴈塞

鴈塞北接梁州其間東西領屬天無際鴈飛翥至此卽回翼惟一處稍下每鴈飛達則矯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鴈塞

方微

微者繞也所以繞遮蠻夷不許侵入內地也方者方面也南方微色赤故稱赤微焉

玉門夕陽亭

門地在成臯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文王有
姜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有榮陽之敗亦獨與滕公
逃出成臯玉門此一玉門也聖賢之君兩厄矣董
卓舉兵犯關脅詔使种邵之於夕陽亭而晉之亂
亦由荀勗教買克夕陽亭餞席之一言此一夕陽
亭也而漢晉兩凶渠相襲跡惡地固應爾耶

街衢類

莊馘

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克厘里士女蒲莊馘李善注引
韓詩肅肅兔置施於中達爾雅曰六達謂之莊九
裨史彙編卷之十一

四三

達謂之達說文達或作馘莊馘蓋衢道之稱也

裙腰路

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中綠裙腰一
道斜注云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腰

藁街

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
藁街然後拘留虜使責以無禮按三輔黃圖云藁
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之鴻臚館
然邦衡時以虜使在邸故請斷檜首懸之彼所干
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因引藁街爲言然則藁街

常梟首之市也正德甲戌間江西擒獲劉
王浩八等檻送京師法司論擬上請有云宜懸
首藁街以昭國法予謂曹欽浩八等本中國亂賊
於蠻夷無所交涉而亦引藁街之文未免於用事
之誤按懸首藁街本起於西漢斬

定川水路

貴州永寧古定川也至四川瀘州凡五站自古止有
小路不通舟行本朝洪武間遣景川侯曹震修
之震分遣庶官董其役鑿山通道濟水行舟功成
卽崖石爲碑直書其事迄今爲雲貴朝貢通行之
裨史彙編卷之十二

五

路舟車輻輳皆震之功

壇墠

左氏注曰除地爲壇築土爲壇書金縢武王有疾周
公爲三壇同墠黃帝內傳乃有築壇墠事是其制
起自黃帝

京觀

左傳楚子曰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於是乎
有京觀推此而言則是有征伐以來便有其事

飛隣望隣

自古所謂四隣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

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責
而收其息以募役行之既久弊從而生往往鬻其
低田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及飛隣望隣之家
不遠近必得償乃止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
呂陶奏疏論之

井田類

井

世本呂氏春秋俱謂伯益作井周書又曰黃帝作井
而盛洪之荊州記則云隨郡有村父老傳炎帝所
生村中有九井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則井自神農
時有矣

釋史彙編

卷之十二

六

三六二

老子廟井

襄邑縣南十八里曰瀨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或
云每汲一井而八井之水俱動有能潔齋入祠者
湏臾水溫不誠心者如水之冷出郭子儀傳

孔子井

安吉縣西有孔子井吳東校書郎施彥先居井側先
云仲尼聘楚爲令尹子西所譖欲如東吳未定道
逢此境

諸井

山出西南夷水經註謂似火出地中有焰近
楊升菴載火井於丹鉛餘論以其泉如油焚之然
人家取爲燈燭正德間方顯於蜀之嘉定犍爲考
諸嘉定之志雖古有其名不如是也犍爲則志所
無楊以爲積陽之氣所產世有鹽井見於四川等
地近聞有墨井出河南彰德府南郭村井中產石
墨故名之天井如處州南明山山隙間不施人力
形圓如井萊州天井山亦然孫子之兵法曰地陷
曰天井是皆云天生之井也

胭脂井

釋史彙編

卷之十二

七

三百十五

建康辱井今隣法寶寺近行宮中以後主麗華貴嬪
共縛沉其中故以辱名世傳二妃墮血汨漬石欄
故石翳猶如胭脂故俗亦稱胭脂井

湓口井

湓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住此
城自標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銘石云漢六年
賴陰侯開此井上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及百年
當爲應運者所開權見銘欣悅以爲己瑞人咸異
之齊陽記

秦皇井

秦始皇入湘觀衡山道此渴甚徐福以如意擊地清
水湧出後人就此鑿井名秦始皇井楚地

筒井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最古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
中民王鸞所開利人至厚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
創筒井用圓刀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
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
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
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
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人 三百五十一

藥井

藥井道院中擇好山地鑿一井須至深而狹小勿令
大大即費藥江南浙東以至遠方山澗中多紫白
石英洞中多有鍾乳可令人采掇各一二石搗如
粒投井中磁石亦好雲母廬山尤多欲用之須揀
成塊者勿可擊碎皆完用之仍須先下雲母乃以
衆石蓋其上深數尺蓋防雲母屑入水中飲之有
害故也每日汲水飲或供茶湯釀酒作羹飲皆用

之欠極益人唐李文饒家藥井仍用硃砂硃黃黃
金純玉好此尤好但山家不可致而其井須極深
深則容藥多力勝而堪久此井難浚須要一鑿便
深乃可久用井上設楹常局鑠之恐重鼠墜其間
或為庸人孺子所竅故也

漏井 閼猪

周禮為其井閼注井漏井閼堰猪按漏井今之濬坑
閼猪今之陰溝也

臨沅井

葛稚川云余祖鴻臚少時嘗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名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九 三三八 後少

家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
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
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硃赤乃試掘井左
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
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出抱朴子

火井

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蜀都者時人斫板
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後火轉盛熱以盆
着井上煮鹽得鹽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即滅至
今不復然出博物志

鹽井

陵州鹽井後漢仙者沛國張道陵之所開鑿周廻四丈深四十尺置竈煮鹽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賣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萬貫百姓貪其利人用失業井上又有玉女廟古老傳云此十二玉女嘗與張道陵指地開井遂奉以爲神又俗稱井底有靈不得以火投及穢污曾有汲水誤以火墜卽吼沸湧烟氣衝上濺泥漂石甚爲可畏或云泉脉通海時有敗船木浮出出陵州圖經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子

御井

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井地卑水柔宜用浣濯開元中以駱駝數十馱入大內以給六宮出補史

補史

賈耽井

賈耽在滑臺城北命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有一父老來觀問曰誰人鑿此井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耳耽聞之曰以吾井太大也出補史

八角井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唐元和初

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碗就

井承水誤墜井經月餘碗出於渭河出西陽雜俎

昊天井

李德裕在中書常飲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通舖有僧人詣謁德裕曰相公在位昆更遂性萬藥得所水遍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憾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領之曰大凡爲人未有無嗜慾者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又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虐乎僧人曰貧道所謁相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子

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脉相通德裕大笑其荒唐僧曰相公但嘗此井水曰井在何坊曲曰在昊天觀常住庫後因以惠山一龕昊天一龕雜他水八甕暗記出處遺僧辯析僧因啜嘗取惠山寺與昊天餘八乃不同味德裕大奇之當時停其水遍人不告勞浮議弭焉出錄

永興坊井

唐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侶隔壁井

匠懼不敢擾街司申金吾常處仁將軍帑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三十七歲因遇地中井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有天狀豈知厚地之下或別有天地耶出西陽雜俎

柴都井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可測至春夏時電從井中出則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塞則電爲患故號柴都井出郭氏玄中記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者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息井中惟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聞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出神錄

寧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後焚毀以爲軍營有天井澱塞

壬子歲軍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獲有一人請復入日以繩縋我我急引繩即亟出既入久之忽引繩甚急即出之已如癡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見城郭井邑人物甚衆其主曰李將軍機務鞅掌府署甚盛懼而遽出竟不獲二尸出神錄

厄井

厄井在汜水縣東十五里高祖與項羽戰敗于京索遁入此井追者見井中有雙鳩飛出上有蜘蛛網因而得免風俗通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穿井法

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皆瞽一旦太白星降教以穿井法其眼平復如初因留此法今轉授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陽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爲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却爲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士平再拜受言訖昇天而去

田可養氣

古今之士無立雖無蓋瓦者其眾饑寒亂心有能安於恬素者亦是天分學力過人處學士與大夫得做好人須是有以養其外以外養護內養挾持得秉養住便是聖賢地位三代時人人有田業真是內養底本領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正慮為士者無田業失其恒心也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乃是說無田至此孔明告蜀先主曰成都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自給蘇老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十四

五

泉亦云洵有山田二頃非凶歲可以無饑有田者真可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田而喪氣失身者此又不足道矣若無田可以衣食而行古之道如孟東野輩韓文公烏得不重惓惓

出鄭震讀書愚見

弄田

弄田在未央宮弄田者燕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上畊于鈎盾弄田

青銅海

汴老圃紀生一鉏底三十口病僮呼子孫戒曰此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

橋梁類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竿復引一索其名為竿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十五

五

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趙州石橋

趙州石橋甚工磨礪密緻如削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為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不進但見一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出朝野僉載

天台石橋

駱賓王靈隱寺詩有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之句

釋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石屏風橫截其上赤城山即天台之一也又引顧凱之云天台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壑之澗常聞之天台人亦極誇其幽迥奇絕似非人世所有壬子七月十八日與潘僉憲應昌乘興往觀跋涉嶺間行三十餘里至其處路極險僻蓋天台諸山之水自西北流者中分二派一下自南一下自東皆會於此當二水之衝有石隱隱橫亘其下者三橫石之外其勢壁立數丈飛瀑下瀉其聲如雷而石橋正當其前橋之兩端抵澗兩崖約長數丈其上中隆而傍殺若驢背然其下齊平若截橋之下石勢壁立而下者又數丈飛瀑出其下歎激震怒勢益湍急自此而下其深莫測矣始信非人世所有也又知石橋本在山澗中彼以爲懸渡赤城山上石屏風橫截其上者皆妄也應昌生長天台亦未之到則台人所云其中方廣寺爲羅漢出沒之處皆謬妄不足信

鐵柱橋

河中府河間中潭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爲浮橋鑄鍊爲牛有鐵席席下爲鍊柱埋之地中以繫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十六

天

橋紐張燕公爲之贊自是橋未嘗壞慶曆以前河水數溢邑民苦之屢請塞隄蔣之奇知河中府始塞之自是每歲繕修西隄及劉元瑜知河中府河水大漲不得泄橋遂壞鍊牛皆拔流數十步沉河中中潭亦壞自是不能復修津頭阻碍人畜數溺死英宗時有真定僧昺請於水淺時以絙繫牛於水底上以大木爲桔槔狀而繫巨艦於其後俟水漲稍稍引牛置於岸每歲止出一牛至治平四年閏三月新橋成然中潭亦不能立賜轉運使張燾等獎諭其僧亦賜紫衣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十七

三

轉關橋

梁端橫括拔去括爲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傾水中秦用此橋殺燕丹續事始

坳項橋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爲坳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坳項而望南宮也

渡僧橋

吳郡渡僧橋未造時恒有小船于此渡商賈人界二錢孫權時有比丘欲渡舟人先索錢僧故不與舟人叱之僧怒折一楊枝置水上履之而渡若平地

于是諸商賈爭率衣拜之各捐金造此橋因號曰
渡僧吳郡疏

浮橋

春秋後傳曰周赧王五十八年秦始皇作浮橋於河上
按詩大明云造舟爲梁孫炎曰比舟於水加板於
上今浮橋也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浮橋之謂矣
爾雅釋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夏商尚質等制之文未備故鄭康成以爲周制後
傳以爲秦始皇疑周有事則造舟而秦乃繫之也

園林類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八

三頁

園

說文曰樹果曰園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止帝東園
巢於阿閣此疑爲園名之始

園

說文曰養禽獸曰園蘇氏演義曰園有也言有麋鹿
鳥獸也項峻治書曰人皇以九州爲九園此疑爲
園名之始莊子有稀布氏之園

園

說文曰樹蔬曰圃莊子曰黃帝之圃此爲圃名之始

圃

畜羊豕曰園閑牛羊曰牢召康公美公劉言執豕于
牢漢有虎園則園之名出于漢代

甘泉苑

甘泉苑武帝置緣山爲名北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
西入扶風凡周迴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宮殿臺閣
百餘所有仙人觀石闕觀封巒觀鵠鵲觀

御宿苑

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爲離宮別館
禁御人不得往來游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

思賢苑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十九

三頁

孝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中有堂室六所

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西郊苑

漢西郊有苑園林麓數澤連亘繚以周垣四百餘里
離宮別館三百餘所

三十六苑

漢儀注太僕牧馬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
卽爲苑監宦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養鳥
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

梓澤

滕王閣序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
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
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辟疆園

吳中舊傳池館稱水之勝惟辟疆園為第一辟疆姓
顧氏晉人見於題咏者甚衆今莫知其遺跡

陳留苑囿

陳留有陵樹鄉北有澤澤有天子苑囿有秦樂麗漢
諸帝以馴養猛獸

小蓬萊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二十
違命侯苑中鑿池廣一頃池心疊石象三神山號曰
小蓬萊

平泉庄

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
前引泉水潌迴疏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
於海門江山景物之狀竹間行徑有平石以手摩
之皆隱隱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條
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南陽
即徵士常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逸雅好山
水李居師朝日以白水累掬挾著後歸平泉造門
訪之楚老楚老於山初德裕之營平泉也遠方之人
谷聞其勢也

多以土產異物奉之故數年之間無所不有時文
人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
花錄勢之使人如此出麟

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唐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
年上會稽探禹穴歷芝澤登巫山游沅湘望衡陽
忠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在伊
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去盡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
正是北州梨棗熟焚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
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士隱淪空谷處士天寶末避地遠遊廢為荒榛首
陽孤峯尚有微巖山陽舊徑惟餘竹林吾乃剪荆
棘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廬漸成庾亮之宅又得江
南珍木奇石列于庭除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常
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不可失時古來賢達
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
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遐難及
矣越蠡邀文子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
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
敗委避名勢又其次也况吾者於蔡無衡足之智

處雖有不明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
貽厥後代弼平泉者非吾孫子也以平泉一樹一
石與人者非佳士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
先人之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維梓必
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
廸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
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惟以岸爲谷以谷爲
陵然後已焉可也按德裕治平泉莊戒子孫可謂
不達矣夫長城未完而二世已滅河山帶礪易姓
已非國家且不能保而況於士大夫乎不獨爲造
物者所嗤有識者亦不與也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二十一

華陽景致

政和初詔作壽山艮岳於禁城東隅輔以太湖靈壁
之石最高一峯九十丈其餘岡阜亦十餘仞築層
臺於上隨其幹旋盤曲之勢而爲徑路憑險則設
磴道飛空則架棧閣山之上下珍禽奇獸以億萬
計鑿池爲溪澗壘石爲捍隄隨石之性不加斧鑿
又因土積爲岡陵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
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勢翻若長鯨腰徑百
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白杏曰杏

岫增土壘赭石爲山因其自然而植以椒蘭曰椒
厓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坡植柏萬數結爲幢蓋
鸞鶴蛟龍之狀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種竹數百
步有同本而異幹者又雜以對青竹曰班竹麓又
以紫石徑數仞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鑿深
池車駕臨幸則開閘注爲瀑布曰紫石壁瀑布屏
從艮岳之麓琢石爲梯曰朝真磴洲上植海棠曰
海棠洲山西有園曰藥寮宮室臺榭巋然其間曰
瓊津殿絳綃樓萼綠堂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
指顧萬山之間有碧虛洞天門三洞門以通前後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二十三

中建八角亭綠窻檻間以瑪瑙石琢其地爲龍礎
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備龍舟東幸櫚景二園西
泝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開闢通金
波門北幸櫚芳苑隄外築管壘衛之瀕水皆桃李
海棠芙蓉又於其旁作堊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
閘夾懸巖磴凡自苑中登羣峯皆由此出入道絕
窄險石多峯稜過者股栗又爲勝游六七曰躍龍
澗漾春陂桃開雁池迷真洞總名爲華陽大抵衆
山環列就中得平蕪數十頃爲園圃而闢宮門於
西大石百餘株立左右名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

峯狹居道中廣百圍高六仞暢鬱盤固蓋以石
高五十丈製御記文親酒宸翰碑高三丈其餘衆
石或儼然而立或奮然而起或翼然超羣或竦然
危立或偃僂而趨或奔赴而鬬其他軒榭各有巨
石皆御筆錫號於其首惟神運碑峯前羣石金飾
其字餘皆青黛曰朝日御日吐霏卿雲瑣雲彈雲
棲霞栖烟捫虹衝斗雷門風門日觀月窟瑞靄堆
青凝碧疊秀叢秀獨秀蹲踞坐獅巢鳳峙龍金鰲
玉龜玉龍玉秀玉寶溜玉瀆玉蘊玉琢玉稜玉疊
玉雕琢渾成登封矯首萬壽老松蓬瀛須彌老人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二十五

靈壁張氏園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勦
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
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下因汴之餘浸
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
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
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
以養果蔬可以飽隣里魚鱉筍茹可以饒四方之
賓客張氏自其伯父殿中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
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
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二十五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富鄭公園最爲近闕而景
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
園之勝景可觀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
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
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步玉筠洞自此入大竹中
凡謂之洞者皆斬竹水潄引流穿之而徑其中橫
爲洞一曰玉筠縱爲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
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蒙玉曰披風曰
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

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相向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北則一園之勝槩可擁目而有也富鄭公還政事歸第一切謝絕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容與深密曲有奧思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於洛陽元豐中以通縣官錢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園北鄉入門有栝子松十圍者實小如松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酒歌舞挾妓游樂醉不歸則宿此數日南有古屋遺趾獨留杯寸碧三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扁曰含碧四面皆清流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湧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爲醒酒池

天王院花園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種牡丹而名曰花園子蓋無池亭獨有牡丹數千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於此至花時張幃幄列市肆管弦歌舞喧闐其中城中士女大肆游嬉如過花時則復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二七

三〇

而姚黃魏紫愈難得魏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趙韓王園

趙韓王園宅國初詔將作營治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在京師罕居之故園池臺榭亦以肩鑰爲常高亭大樹花木之淵藪歲時惟付與厮養擁篲負鍤其間而已蓋天之於晏閒每自吝惜甚於聲名爵位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之園也白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土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景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圖攷之則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花木至今尤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卑小不與他園班其中有一堂曰讀書堂數椽瓦屋環以一池中有小亭澆花種竹又有一小軒小臺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採藥圃又結竹盤松作屏溫公嘗自爲序

湖園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二七

三〇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乏簡古水泉多者無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游者以爲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園宅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又有四達堂由四達而旁東西之溪者桂萼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迎暉亭之右有邀月亭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有梅臺知止菴自足徑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

呂文穆園

神史彙編

卷之十二

三

伊洛二水自東南入經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竹茂而木盛有三亭一在池中二在池之左右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物可稱者如大隱梅庄楊侍郎園流杯園獅子園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庾嶺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爲異獅子非石也入地數十丈或以他攷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皆隋唐公主園亭雖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盛俗故老尤有識其所在而道其興廢

一
遊者

臥遊跋

晉王右軍聞城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室樓房慨然遠想欲一游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數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臥遊之語凡昔人記載人境之勝彙爲一編其奉祀亳社也自以爲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視究之太和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臥遊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列蜀在境外雖遠患不往耳往則至矣毫兗嵩華視蜀猶邇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寫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楚華錄諸書並藏而時覽焉是亦臥遊之意云耳末嘉陳振孫伯玉書

萬歲山

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其山皆以玲瓏石疊壘峯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軒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爲屋三

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天殿後殿在太
池中國砥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之東爲靈
園奇獸珍禽在焉車駕歲巡上都先宴百官于此
帝行參政赤德爾等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時聞故
老言國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
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我之利金人謀欲厭勝
之計無所出時國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貢既而曰
他無所冀願得某山以鎮壓我土耳衆皆笑而許
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
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爲游幸之
所未幾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
適在禁中遂賜今名云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三

三六五

南城

憲廟賜尚書王翱馬昂并內閣學士三人遊南城中
有宮殿樓閣十餘所皆宣廟與上遊幸所也
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爲蒼龍門南爲丹鳳門中
爲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智殿北有橋橋皆白石
雕水族於其上南北有飛虹戴鰲二牌樓東西有
天光雲影二亭又北疊石爲山曰秀巖山上有圓
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爲佳麗

又後爲永明殿最後爲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環
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風成者

西苑

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池周十餘里池中駕橋梁
以通往來橋東爲圓殿殿前有古松數株其北卽
萬歲山山皆太湖石疊成上有殿六七所最高處
乃廣寒殿也池西南又有一山如之最高處爲鏡
殿此皆金元時所作其餘殿亭皆今制而西稍南
曰南臺則宣廟常幸處也

安懋卿園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三十二

安懋卿西林當爲江南名園第一王元美嘗記之其
堂名虛籟者背膠山面曲池池外松數十株風來
謖謖遍響謂之松弦障其堂貼題杜語曰絕壁過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二語在杜集本不甚
驚異列之此中如爲安卿而設

地理門

堪輿類

堪輿之始

人始觀斗極而定四方伏羲始置土圭以測景因
 定十二支方位神農始察土宜辨水性以定民居
 軒轅遂相山川分地域此風水室土二家之本也
 伊尹始制水平法而建表以辨方周公制二十四
 向漢王況始制五音宅姓魏管輅置格盤始擇墓
 地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三

風土異稟

孔子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
 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曰
 輕水所多禿與癯人重水所多嫵與鬻人甘水所
 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疝與
 偃人任子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
 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人之生未有不鍾
 於水土者而近世有不信風水之說特未思耳

東西益宅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
 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
 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
 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
 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
 也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淮南子魯哀公欲
 西益宅更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
 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更以為
 不祥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
 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三

二十一

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
 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
 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
 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
 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
 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
 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地氣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暴木氣多僂

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
多瘴氣多疔氣多仁陵氣多貧

正穴

古書云前有滂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
之正穴此何義蓋葬家最忌偏陰偏陽南有滂池
則火不上炎北有丘陵則水不下沉此抑火而滋
水也東有流水則移西金於東西有長道則移東
木於西此益金而尅木也水火不偏金木得位故
謂之正穴俗師不解其義凡見前有池湖即指為
明堂而不知大闊則水濫後有丘阜指為來龍而
不知大峻則火炎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三

地道六忌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
近也山水深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
井深山若蒙龍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
地形陷者為天陷澗道狹深者為天隙

元定地理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能通術數傳康節之學嘗
坐謫道州以死蔡喜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宅
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曰掘盡人家好

隴丘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
言去道州

凶地

建業大社西空地東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孫皓殺之
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為僕射周顗宅顗為王敦所
害後為冠軍蘇峻宅峻反被誅後為袁悅宅為會
稽王道子所親昵緣道子見殺又為章武王司馬
秀宅亦以凶終宋孝武時為雍州刺史臧熹宅熹
亦被殺故世稱凶地宋吏部尚書王僧綽嘗謂宅
無吉凶請以為第始造未及居為元兇勅所殺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三

四

冀州風水

朱文公常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
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岳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
山紫也淮南諸山皆案外之山也真龍蟠虎踞耳

地因人勝

堪輿家之說紛紛矣如云山肥人飽山瘦人飢山清
人美山濁人娘山完人喜山破人悲等語又如端
方者生必忠傾側者生必佞柔亂者生必淫卑劣
者生必賊粗猛主惡瘦薄主貧其形與理亦易見

然富貴之地天地所秘惜神物所護持苟非其人見如不見昔李唐龍圖蒞政酷虐楊公得數代寧執之地欲以與之夢二使叱之而止孫鍾孤孝種瓜爲三仙人乞食畢示之塋地後四世爲吳帝此豈非陰德必報之驗與然則不務積德而廣求計取美地以圖富貴其亦不達天人之故矣

古蹟類

堯碑禹碣

述異記云崆峒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峰下有碑已建扁卷之十二

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緇入摸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渌余乃樺六字可辨餘巨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福建莆田縣陳崑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翥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岫嶠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闕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各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

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復徠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耳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瓊門觀中後俱亡近張李文僉自長

碑史彙編

卷之十二

六三六

金臺

燕立國在易州黃金臺遺址今尚在後人謂京師爲金臺又有隗家庄相傳爲郭隗所居

丁令威宅

陽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有煉丹井存焉號丁令威泉井水至今甘美雖旱不竭

拜郊臺

吳王拜郊臺在橫山之上今遺跡尚存春秋時王政不綱以諸侯而郊天僭禮亦甚矣

漢王盟壇

沔陽城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也劉備爲漢王權住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七

三十九

此城盟於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奉高

奉高者以事東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大壇於東山以登泰山示增高之意

墨池遺跡

至道二年內侍高旺裴愈奏王羲之蘭亭曲水傍置寺賜額天章又於書堂基上起樓藏二聖御書仁宗皇帝親篆寺額以寵之按華初平記越州天章異聞集云山陰去城西南二十五里有天章寺即王逸少上巳日脩褉之蘭亭也山如平障水似松

江其爲墨池傳云晉書時迹述也不甚廣引爲之源流相注每朝廷恩命將至墨池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沫員結既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膠絮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澈皇祐中忽三日連發人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又按方勺泊宅編山陰蘭亭有逸少研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宗皇帝御書故也當時朝廷每有班降之禮池水盡墨可以染緇太常卿沈紳常記其事以誌之

顧野王宅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三

八

松江華亭縣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雲寺是也尚像野王爲伽藍頭池之水早清中綠晚則黑亦奇也野王所栽剔牙松死方二十年根尚存梁碑少剝趙子昂碑記異事甚詳

風俗類

繫煎餅

拾遺記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煎餅餌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

蠡窠巷陌

月作坊以言風俗尚淫故也今京
戶將及萬計至於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
然遂以爲窳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江右俗儉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其流弊頗有可
笑者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盃不許喫菜第
二盃繼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好買猪雜臘
名曰狗靜坐以其無骨可遺也勸酒果品以木雕
刺彩色飾之中惟時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孫菓獻
神牲品貨於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沒分節儉至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三 九

此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木榻不許連長凳
恐其睡也名曰沒得睡此法可取

嶺南風俗

嶺南地煖草萊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宿
根有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秋夏熟時
梯摘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又其
俗入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旦
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爲題故俗云踏
梯摘茄子把扇吃餛飩

炎女面

歸州民家自漢王昭君嫁夷域至今生女不拘妍醜
必灸其面其俗至今猶然

燕俗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養爲客勇士不愛後宮美女
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以婦侍宿嫁娶之夕
男女無別反以爲榮近頗稍止方南北通好每燕
集必用娼妓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雇役
更不以爲耻也後燕山諸將嘗大會指名以召諸
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
衆客其要一妓始爲厚也其良家多染左衽族女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三 十

土風

浙西諺云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斯暖背地斯說
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
常也九州以揚名地本其下波輕浮大抵人性類
土風西多土故其人重厚朴魯浙揚多水其人明
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膈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
俗所移者唯賢者爲能耳

婦人

人娶妻欲長美觀瞻也楚人欲矮善哺便傭工也然地居相接而風俗不同大抵吳奢楚儉故至如此有人戲作娶婦辭嘲之其辭云楚人娶婦何喧喧高堂十日排酒筵親戚回頭小姑起傳道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鮮哺兒春糧擔水不知疲西家老翁長吳塞吳人娶婦長者愛紗籠前引扶入門新人長大媒人尊金馬丁東步搖轉春風裊裊花枝顫可憐吳楚地不同新人長短爲枯榮若使吳人生落楚一生醜惡何其苦乃知長短亦有命不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七

係生身係生土

北人無熱疾

賈君中土人每日火麪而食罕生壅熱之患或問之曰陝右風性至寒故民多傷風河洛東北水鹹冷故民雖哺粟食麵而無熱疾又曰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土民啗附子如啗芋栗

婦人成市

橫州貿易百貨悉皆婦人男子不十一云城中居者多戎籍不敢買僕有僕則有差雖武弁家例不得免故廝役多用婦女至販粥侍從亦然大家巨族

至一二十人有善經紀者值銀二十兩有司民聞亦染此俗誠可鄙也又有鄉村人負粟米入市亦是婦人尤爲可笑

鼻飲

南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栝碗旁植一小管若銚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喉快不可言

捲伴

南州法度疎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女以逃轉移它所安居者謂之捲伴言捲以爲伴侶也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七

已而復爲後人捲去至有歷數捲未已者其舅姑若前夫訪知所在詣官自陳官爲追究往往謂前夫亦是捲伴得之復爲後人所捲惟其親及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卽是始初被捲之家

草子

南中大率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

鳳州三出

陝西鳳州妓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

生柳翠色尤可愛與它處不同又公庫多醞故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答曰漆栗筆蜜

陵墓類

塚墓

黃帝內傳曰帝斬蚩尤因置塚墓然諸小說家往往記伏羲女媧之塚疑後人增築云

天子山陵

秦名天子塚曰長山漢以後通名曰山陵

女媧陵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三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閬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

禹志

越中禹志者有高松數十株遠望無不見故郡人謂之禹志禹巡狩至會稽殂落葬于此陵今與山爲一體皆變爲石矣漢書云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注

謂不改松木百物之列也祠後寔石存焉今疑謂爲禹志卽夏帝陵耳且三王之世無山陵名至秦爲山漢爲陵後兼二爲名若然者古之志卽今之陵也

比干墓銘

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古銅盤篆古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寶者蓋經乃比干墓銘

破比干墓

政和間朝廷求訪三代鼎彝器程唐爲陝西提點茶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三

馬李朝孺爲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板其長三寸許而銳下濶而方厚半指許玉色明瑩以盤獻之于朝廷玉乃留秦州軍資庫然劉表又言比干墓在衛州西山去城數十里有漢唐以來碑刻甚多墓周圍數里生異木樛結不可入而此言墓在關中未知何也

闔閭夫人墓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

晉陵

晉陵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甕在水自洒濯之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陳留風俗記

夏侯嬰改葬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蹄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獨異志

孫堅得葬地

孫堅喪父行求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而沒堅異而從之

孫堅墓

政和戊戌歲平江府盤門外太和宮相近耕夫數人穴一塚初入隧道甚深其中極寬如屋然後有數門皆扃鑰不可開耕者得古器物及鴈足鳧鏡之類以為銅也欲貨之熟視乃金因紛爭至官時應安道逢原為郡守盡令追索原物到官乃遣郡官數人往閉其穴觀者如堵其中四壁皆繪畫嬪御

之屬丹青如新畫手殊奇於有一幅色不滅其中灰炭尚存諸卒爭取破之塚之頂皆盡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稍極尚在其重室內又得數器而出乃掩之後考固經云吳孫破虜堅之墓也然考之吳志堅墓墓曲阿未詳此果何人

王伯陽墓

王伯陽塚在京口宅東有一塚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郝鑒兄女也喪亡平墳以葬後數日伯陽畫坐廳上見一貴人乘肩輿將從數百人各執鐵器徑來坐謂曰身是魯子敬安塚在此二百許年君何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一

七六廿二

敢毀吾塚因目左右牽下床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絕而復蘇築處皆發疽潰數日而死續搜神記

黃初塚

洛陽城南京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磚甃棺中有平幘朱衣銘曰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攷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也

武侯墓

武侯墓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墳令軍士不得於墓旁

牧樵采今松栢碑銘儼然

盜跖塚

高唐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城旁有盜跖塚塚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唐天寶初縣令丁永興有羣賊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伺之塚旁果有祈祀者乃執詣縣按殺之自後祀者頗絕

浦陽古塚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塚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繇古塚已八百年

釋史彙編卷之十三

張盧墓

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起且問盜人姓名郡縣以盜雖元意奸宄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州牧呼延謨以聞劉曜詔曰其意惡其功善論咎三百不齒終身

劉畚墓

高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成都比無垣墉乃計築羅城四十里令指揮使姜知古發古塚取磚甃之有鬼現形稱劉畚一作趙獻姜書曰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被髮叫天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流于

往史載在前文畚一介遊覓九泉罔象德不勝馨禱不勝人無廟貌于世間遂栖沉于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司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畚諱居冥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讐邂逅起誅夷之讐得不撫銘旌而憤志托舳舨以申懷伏乞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千萬雉免此一坯倘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姜以白駢駢令祭而封之

高流之遷古墓

後魏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決潭沱河水繞城破一古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三

太

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為造棺柳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

張詹墓

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魏太和時人也刺其碑背曰白揪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余後人幸勿我傷自胡石之亂墳莫不夷毀此墓元嘉初猶儼然六年大水民飢始被發初開金銀銅錫之器雕刺爛然畢備有一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金釘釘之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空設

打之言實負黃金之實雖意錮南山寧同壽乎

記水

昭陵銀兔

陝西九鵬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嘗有醴泉縣村民取薪于山見白兔突起草中異而逐之兔躍入巨穴民不覺失足亦墜焉乃入隧道中頗覺暗黑其旁累銅缸十數皆盛油設關板流注最下一缸中宿火其竅有礙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火復明向所逐兔宛然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刺字云撥燈人賜銀兔一箇民視四周積金銀珠貝瑰麗萬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三

五

王果收葬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爲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葬果喟然嘆曰吾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移墓

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數千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君載往巡之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其穴公念之命遷其骸於高原上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出宜室志

墓樹不斷

華陰太守趙冬曦先人塋在鼓城縣天寶初將合祔焉啟其父墓而樹根滋蔓圍繞父棺懸之於空遂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三

五

不敢發以母柩置於其傍封墓而返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當世四人至二千石開元二十一年萬年縣有人父歿後家漸富遂塋父櫬亦爲縈繞不可解其人遂刀斷之根皆流血遂以塋既而家道稍衰死俱盡

出記聞一

李白墓

采石江之南岸田畝間有墓世傳爲李白葬所累甃圍之墳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其草芊芊范傳正作碑曰白之孫女言白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察使諭當塗諸葛縱改葬

於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其時元和二十年也然則龍山青山二地皆有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於江則傳者誤也魯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為此說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投江之事

張崇妻墓

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番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內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其舌上只有一齧體中有一古錢有二蠅振然飛去片石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三十四

刺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邙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刺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巖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即是歲偽乾德六年丙子歲也言壞者合即即王承檢小字也

王承檢
補事

趙太祖陵

宋太祖生於西京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為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廡之果然上愛山川形

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平懷忠諫以根本不可輕動議遂寢拜安陵奠哭為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更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絃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自為陵名曰永昌是歲果宴駕

孝宗聖德

宋隆祐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亮謂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食以為當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塚墓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三十四

有附近者往往多徙而之他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嘗密勅無動壞山塚墓其愛人卹物一至於此文王之澤及朽骨未足多也

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澣濯之衣鶴氅布裘紗帽綬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脂吾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鉅公

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

趙葵聞見

侍中丞相二墓

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克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勝慰皆列拜而去丞相壙恒瓦器數十盜不酬其勞斲棺取其金帶則又木也遂以斧碎其首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聞見錄

陳魏公墓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圭

陳魏公父墓在莆田境中南寺之側本一富民葬處也葬後二十年間若子若孫皆病目甚至於盲障有術人語之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地售與它人則可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禍將益深殆不可救矣富子大懼即別卜改宅而故穴爲魏公家所得富民病者愈而魏公正位宰相官至少師然則宅兆之吉蓋有所係無德以承之不惟不得福乃受其殃不容妄冀也

王樞密招魂

王淵以建炎三年僉書樞密院死於苗劉之難骸骨

不存及事寧詔令招魂以葬官給其費而子弟孱弱久未得集王倫以僉書樞密留守東京死於虜庭其後十二年尸柩不歸亦俾招魂葬其子居宜興至紹興三十年始克作墓將以詰旦掩壙姻戚畢會天未明乃已有冥棺于中者驚問之則爲淵家所據矣兩下爭鬭幾於兵刃相格事聞於州縣皆知曲在淵家而其言曰彼此俱是勅葬資於國力用之何妨官司莫能決淵故部將多顯貴遂云淵既就窆豈宜復徙但命倫子別卜地而轉運司爲王辦乃已兩人皆王氏皆爲樞密皆不得其死

神史彙編

卷之十二

圭

皆奉勅招魂其家皆在宜興去淵之沒凡三十餘年家訟方起殆未之前聞也

長安古塚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塚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鏡鍾鼎之屬甚多驗欺識皆三代物塚爲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幘頭婦人則服絳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歲前冠服已如此式

韓羽建墓

秦州人韓羽置墳山於近郊擇慶元二年三月課工斬草建造生墓正晝間見一紅裳婦人皂衣鬚翁從山內奔出羽異之晚歸與其妻徐氏說徐氏夢所見二人跪于牀下婦曰妾與翁在此五百年矣今日方遇主人無以効勤敢持微物上獻卽捧出紫袋不知其中所盛者何名色也徐接之而寤覺手內有所執呼婢點燭視之果是紫袋而中包一瓢搖之有聲頗嚮訝而藏去明日韓復入山迨夜半徐又夢二人跪獨婦言曰昨與娘子一瓢七棗在內可鑽開取食續當生七男他時爲國家棟樑

釋史彙編

卷之三

三

如姬耄年亦可與媳婦服亦生七孫榮顯聞來日開金井如見妾等切不可殺婦曰汝二人形像各在何所曰盡在穴裏一人長一尺八寸一人高三寸語畢騰空而去徐驚覺不敢復睡以告其夫明日於土內得一赤蛇長一尺八寸身紅如金一龜高三寸身綠色韓以銀盆貯之捧歸翌日啟視無所見而七棗至今存

移葬應識

紹定庚寅天台北水災雖城中亦被害及十分之七水退而官司各訪舊地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正

當廢治其簿朱公命移往東山掩瘞役夫開掘其地忽見一碣上有字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主簿移我葬山東雖不知其爲誰而亦可異遂移葬之

晦菴先知

晦菴先生家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人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廷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挺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王祀公文未至之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蘇州府通判倪文烜建寧人母朱氏挺之女兄爲予言此事晦菴非術數之學而其驗如此

釋史彙編

卷之三

三

土筵席

墓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鍊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墓前甃石面表之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貧者無力則每築土以藉尊俎謂之土筵席

洛州古塚

黃門侍郎盧渙爲洛州刺史屬邑翁山縣溪谷廻旋

闕寂無人嘗有盜發墓云初行見車轍中有花磚知是古塚乃結十人詣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許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卽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呪因齋戒近之至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齊戒三日中門半開有黃衣人出曰漢征南將軍劉琨使來相聞某生有征伐大勲及死敕令護葬又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要財貨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塋不瘞寶貨何必苦以神呪相侵若更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三

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復入門合如初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盜不聽兩扇欵闢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能泅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渙令復視其墓中門內有一石狀骷髏枕之水漂已半垂於牀下因爲封兩門窒隧路

墓中靈物

徐壽輝先墓在湖廣之某縣敵人潛往發之有赤幘蠅萬萬飛去壽輝不久被殺張士誠先墓有溝環之水中一鮎魚長六七尺時出遊行人不能捕士誠敗其魚浮死水面令侍即庠之父戊死函骨雲

南石崖上及青彩之國中一血色蜘蛛走去其後亦不振大抵山川靈秀融聚成形泄之非所宜矣

張真人塚

張真人之始祖善相地負其親骸骨行求十餘年到龍虎山觀其崖吉而峻險不能梯乃粉其骨爲彈丸以弓發之至若干丸而墮後復再中至若干丸而止故其封爵中絕尋亦復續此其驗也又其家口號云傳晴不傳髮傳髮不傳晴今子孫襲封者非髮髮上指則目晴仰生云

下壺孫權墓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三

京師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爲也曰吾夫爲國死爲忠臣吾子爲父死爲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子無出我右故笑之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去數十步遂不見明日太祖命有司往視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下壺之墓命掩之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奏欲去之詔曰孫權亦好漢子留爲門主遂止

彭學士墓

安福彭學士汝器與解學士縉俱被 長陵

寵 長陵常令二人以手摸水中碑解一次即能

誦彭至二次始能誦然 長陵喜彭謹飭怪解疎

狂寵不異一日 長陵命彭圖其先塋上之北進

上見其塋面石羊山一峯殊峭拔取朱筆點其巔

曰汝家出汝清纈皆此峯力數月家中寄書云某

日石羊山峯崩裂計期即 長陵筆點日彭深以

爲異不三二年彭亦卒至今其家竟無成名者

黔國祖塋

江西樂平縣有李氏墳風水甚勝後人環居其下皆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三

荒

三

溫飽自言其祖墳即黔國公祖墳嘉靖間黔國沐

公紹勛遣人樹坊於彼扁曰黔國公祖塋邑人始

傳李氏先有以漁渡爲業夫婦共一船如江南所

謂夜行船者 孝陵少年奔走嘗宿其船遂幸其

婦俄有娠別去既而生一子稍長夫嬖俱亡子遂

育於 孝慈即西平侯是也 孝陵以其母重身

後猶隨夫故不以李朱爲姓而以沐命氏焉

董氏墓地

董越之祖爲一大姓主家其妻死求塋地於王云吾

山多地惟君所擇董老云安敢觀此地只牛眠地

矣王許之乃告曰吾無直惟有斗酒雙鷄而已

請公親書爲証王乃書其衣裾云門前有片牛眠

濕送與董公塋董妻後世子孫若問價一壘煮酒

一雙鷄塋後生越仕至禮部尚書二事張闡說

林氏葬處

福州林公得山人爲擇吉壤問何以葬曰肯舍此山

松斫而乾之焚七日夜寸石裂而美土見既得葬

地一區山人言用之富貴悠久不可言公曰與其

私吾一支孰若均之合族因遷宗族火葬二十餘

穴叢埋焉其妻恚走上嶺以金釵置於中穴曰吾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二

手

三

欲葬是遂留爲已穴而族人反誣其盜塚官詰之

以實對乃更褒賞而遣之生子觀仕爲訓導孫元

美太守曾孫瀚吏部尚書玄孫廷楫廷檀廷機雲

孫炫皆由進士顯衣冠爲八閩之最

柯狀元祖墓

柯四者莆田之小民也有一山人善相地爲富家塋

夜卧於穴土神呼之曰此柯狀元祖穴奈何犯之

速遷可免禍明旦以語主人此非而家所應得神

告我矣其家遂別塋然郡中大族無柯氏者他日

山人假坐米肆肆主姓柯山人問家有葬者否曰

有骨在淺土然吾無貲又無室安得葬山人默然他日柯行經尼院覆盥水濡其裳柯怒吾貧者天寒如此乃濕吾衣汝必爲我煖燥尼不得已燄火烘兩情倏起入室而狎自是寅出戌往情好日篤久之尼嫁柯爲夫婦山人又遇之曰子今有貲可以買地矣爲言於主人立券易地掘父枯骨瘞其中俄而尼生子曰潛以景泰辛未年及第仕至翰林侍讀

焦老墓田

房州西門外三十里有石室道觀在其側曰九宮宮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三三三

士人相傳云陳希夷常棲此地石室乃卧窩也民焦老者居山下陳每日一訪之至則二鶴翔空而下焦氏以此候之傾家出迎具茶果延貯經歲一日告去焦曰先生將何之曰吾欲歸三峯耳焦父子挽留不可陳問曰汝家何所欲官邪富邪焦曰窮山愚民不願仕倘得牛千頭志愿足矣陳笑曰易事也携與俱行入山後指一穴言異日葬此當如汝志遂別去及焦老死其子奉柩窆於所指穴數年間資產豐裕耕牛果及千頭迨今二百年子孫尚守舊業牛雖減元數然猶豪雄里中鄉人名

其處爲焦老墓田

二事張玘

疑塚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卽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之鉄鉞也劉子曰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輦谷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哉綠雪亭按前詩乃宋俞應時作見輟耕錄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三

三三三

真娘墓

真娘者吳國佳人也時人比於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因書絕句後之來者觀其題處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塚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地理門

夷方類 東夷

東蠻入朝圖

唐時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晉武王時遼國歸款周史集爲王會篇今卉服鳥章備集蠻邸請圖其事以貽於後詔閣立本圖之盡該毫末倍得精神

吳明國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煥鼎鸞峰蜜其國去東海數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一歲中乘雲駕鶴者往往有之常望黃氣如華蓋知中國土德王遂願貢奉常煥鼎量容三斗光潔似玉色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常久食之令人返老爲少百疾不生鸞蜂蜜其蜂聲如鸞鳳身被五彩大者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采其蜜不逾二三合如過度即有風雷之異若螫人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傳之即愈其色碧貯之白玉碗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長

壽如童子髮白還黑及沈疴眇跛無不瘳焉

日本國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誑秦皇請以童男少者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則被誅遂止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倭人亦自謂福爲其始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注云吳自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貢云吳泰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金氏博貯羣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倭詩

國初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哈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何如嚙哩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釜勸新酒金刀贈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貫之

外國書

王僧虔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慧字宋軋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韵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

毛人國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限以大山外有毛人國面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若猪然而語言形體則人也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三

葉

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其國不通問嘗犯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於海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歿惟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言其所生是毛民也

高麗風俗

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爲君長傳位不欲與其孫乃及于弟生女不與國臣爲姻而令兄弟自妻之言王姬之貴不當下嫁也國人婚嫁無

聘財今人通說以米倉爲定或男女相欲爲夫婦則夏日群浴於漠流男女無別瀕海之人潮落舟遠則上下水中男女皆露形父母病閉於室中穴一孔與之藥餌必則不送

高麗始末

高麗出自扶餘之種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在遼東之東地名紇升骨城南連朝鮮漢武滅朝鮮分地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以高麗爲玄菟屬郡至晉永嘉時四郡又爲高麗所有其王高連遷居樂浪改名平壤城至隋去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四

三百六十五

句字唐太宗伐之遂爲屬邑置都護焉唐末五代中原多事復自立爲君後唐同光元年使韓申來尚姓高氏長興中則稱權知國事王建史失其傳是王氏代高氏之位也王漸拓地又遷都岳松宋祖嘗來朝端拱以後不復入貢元豐中王徽主國每慕中華復來修好遣臣從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嘗誦華嚴經祝曰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遍呼曾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

煥侶蓮丹闕迴月華如水淡雲寒移身幸入華胥
境可惜終宵漏滴殘子孫世承亦朝貢于遼金元
至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
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
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爲
留之洪武間高麗國王顯進表貢方物稱臣上
給以金印封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殺
王福王昌王瑤王奭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
號上改高麗爲朝鮮從其族自爲聲教成桂改
名旦進表納前恭獻王印請朝鮮印及封王 誥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命 上不從所進表有犯王字樣 上罪使者言
表乃鄭集所撰 上以所貢金輦等方物發還李
旦追鄭集送至京師 上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
守遼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人通界商賈貿易
永遠絕之

高麗禮制

國官月六參文班百七十員武班五百四十員六拜
蹈舞而退國王躬自還禮稟事則膝行而前得旨
復膝行而退至當級乃步國人早者見尊者亦如
之其軍民見國官甚恭尋常則胡跪而坐官民子

父亦答半禮僧尼就地低頭拜國王夷俗不
少爭訟國法至嚴追呼雖寸紙不至即罰有犯
不去巾但襖袍帶笠者投東荆使自擇以牌記其
杖數最苦執縛交臂反接量罪爲之自一至九甚
者胛骨相摩胸皮折裂凡大罪刑部拘役周歲待
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詈父母乃斬餘止杖肋亦
不甚楚歲以八月囚諸州不殺咸送王府夷性仁
至期多赦宥或配送青嶼墨山永不得還

高麗土產

五穀皆有惟無糯米以粳米爲酒少絲綿每一羅直
銀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苧地瘠唯產人參松子龍
鬚布藤蓆白碾紙癸未年倣本朝鑄錢以海東重
寶三韓通寶爲記 高麗善漆采紅紫尤妙紫草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六

三十八

大梗如牡丹擣汁染帛人多織蓆有龍鬚蓆藤蓆
今舶人販至者皆以蓆草織之狹而緊密上亦有
小園花 黃漆生烏木上六月刺取色若金本出
百濟今浙人號爲新羅漆

四夷界限

朝鮮之境東西二千里東瀕海則朝鮮之外亦濱海
也西至嘉峪自嘉峪而西南則爲西域河源葱嶺

天竺在焉南濱於海海之南則為安南占城三佛齊暹羅東則為日本東南則為大琉球西南則為淳泥西洋彭亨諸夷北連沙漠則九邊之外東為會慶府則金上京與女直相鄰地北為舊開平則元上京越沙漠為威虜鎮殺胡鎮成祖北征所至之地南望北斗北則為和寧元初建都於此自和寧北行四千餘里則為大澤又東則為北狄

高句驪

東夷國名居遼東之東其先出扶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日室內為日所照既而有姪生一卵置暖處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七 三百五十四
有一男破卵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惟一矢殪獸甚多扶餘王欲殺之朱蒙走紇骨城居之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

渤海風俗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餘里以石累城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為姓右姓曰高張楊寶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抵與它姓相結為十姊妹迭譏察其夫不容側室及它游媾聞之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知覺者九人則群聚而詬之爭以

相誇故莽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惟渤海無之

琉球國

其國曰沃穀盛氣候常熱男女以花印布大袖衫連帶穿之其酋長遵禮不科民下人皆效法釀甘蔗為酒煮海為鹽能習讀中國書好古畫銅甌作詩效唐體地產金沙硫黃黃蠟貨用真珠瑪瑙磁碗之屬

三島

其處與琉球太崎山嵎峙有壘石層巒民倚邊而居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八 三百五十八
田瘠少收網魚於海織布於葉俗尚朴質男生奉髮婦女椎髻被單布為衣不解裁縫凡男子得附舶至中國既歸本處鄉人稱為能事皆尊禮之父兄皆讀煮海為鹽釀蔗漿為酒地產黃蠟木綿布貨用金銀磁甌鐵塊之屬

較沐國

越東有較沐國音善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歿則負其母而弃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刳其肉而弃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刳聚柴

之薰其煙上騰謂登煙霞然後為孝上以為
以下以為俗而未足為非也見墨子出傳
物志

夷方類南夷

安南

安南即古駱越之地秦屬象郡在歷代俱為郡縣至
梁貞明中土豪田承美據土始為化外互有強者
爭競而宋時則有丁黎李陳四姓黎為最強宋乾
德中多為其擾元至元二十六年方心服獻物納

質國初其主陳日煚永樂四年率先歸附賜安南之印傳

至陳日煚永樂四年為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竄氏名

稗史彙編卷之十四

九

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奩為甥求

權署國事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

京師懇其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其國朝廷

乃遣使護送歸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

上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張輔沐晟等

往討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犛及奩等獻俘

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咸稱季犛殺盡無可

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置府

十七州四十有七縣百五十七衛諸司皆備焉昔

永樂六年春也尋復故

占城之提國

元詩人陸平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飢餓
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
海食魚曉復歸身予見羸蟲集中所載老提國人
鼻飲水漿頭飛食魚昨見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
人有頭飛者乃婦人也夜飛食人糞夫知而固封
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
提正接安南西北信陳詩之不誣也

安南試錄

余在儀部得閱安南所進鄉試錄稱承宣使阮公正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十

三

參議陶正卿洪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管内士試

之制分四場一四書五經義二制詔表三詩賦四

策列所取七人曰阮甘吳子盈范頌黃綸劉汝虞

武敬武德清前叙海東府雲長州知州范托後敘

海東府萬寧州知州黎化策中稱聖朝啟運

太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躬億兆君師之任

首設明經之科以求鴻碩之彥其規模洪遠矣

文皇帝克詰兵戎鼎新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貴

皇帝聖神文武奮發有為敷賁前功規恢盛治

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則我列聖德化

海外者可徵也

雲南

雲南上世無可稽攷按華陽國志楚威王遣莊蹻畧地巴黔伐夜郎自牂牁西至滇池會秦奪楚黔中地不得歸遂留王滇池雲南通中國自此始漢武帝開焚道通西南夷元狩元年使呂越人等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留使者四歲使者還言滇大國可伐滇今中慶是也元鼎五年發巴蜀罪人及八校尉兵伐之南人震恐請置吏遂立越雋郡後詠滇王入朝不聽元封二年發巴蜀兵征之滇王降以

釋史彙編

卷之十四

十一

雲南

滇爲益州地節二年復叛以金城司馬陳立爲牂牁太守平之明帝永平元年諸部悉反以安漢侯張翕討之渡蘭滄江置永昌郡以廣漢鄭純爲永昌太守元初四年越雋反諸部皆應之詔益州刺史張裔討之叛酋封離等詣裔陳叛亂之由乞降裔厚加慰納奏長吏奸猾侵犯蠻夷者九十餘人皆斬之三十六部聞之悉來內附

白人

白人有姓氏漢武帝開焚道通西南夷焚道今敘州屬縣是也故中慶楚雄大理永昌皆焚人今轉爲

唐太和中蒙氏取邛戎雋三州遂入成都京

女玉帛數萬南歸雲南有纂組文綉自此始白人語着衣曰衣衣吃飯曰咽羹茹樵采曰折薪帛曰幕酒曰尊鞍鞬曰悼泥墻曰墁垣如此之類甚多男女首戴笠製如中原源人蒲笠差大編竹爲之覆以黑氊別無拜跪惟取次以爲禮男子披氊椎髻女人不施脂粉酥澤其髮以青紗分編繞首盤髻裹以攢頂黑巾耳帶金環象牙圈纏臂衣綉方幅以半身紬氊爲上服處子繡婦出入無禁年少子弟號曰妙二暮夜游行或吹簫笙或作歌曲

釋史彙編

卷之十四

十一

雲南

嚴韻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偶然後成婚居室多回簷如殿制食貴生如豬羊鷄鵝皆生醢之和以蒜泥而食每歲以臘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巳之禮又十四日通夕以松竿縛火燭光照天小兒各持松明火相燒爲戲謂之驅穰佛教甚盛戒律精嚴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師僧教童子多讀佛書少有知六經者段氏而上選官置吏皆出此輩民宦俗家無貧富皆有佛堂旦夕擊鐘撾鼓參禮少長手不釋念珠一年之中齋戒幾半諸衆蠻夷剛愎嗜殺骨肉之間一言不合則白

互相刺不知事神佛若梟獍然惟白人事佛甚謹故殺心差少其俊秀者頗能書有晉人筆意蠻史云保和中遣張志誠學書於唐故雲南重王羲之不知尊孔孟也胡元收附後分置路府詔所在立文廟蠻目爲漢佛市井謂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罷交易用貝子人歿浴尸束縛令坐棺如方匱擊銅鼓送喪以剪髮爲孝哭聲如歌而不哀旣焚以瓶盛其骨而葬冬夏無寒暑四時有花卉不絕多水田謂五畝爲一雙山明水秀亞於江南麻麥蔬果頗同中國其稱呼國主曰嚧信太子曰坦緯

釋史彙編

卷之十四

十三

三十九

諸王曰信苴相國曰布變文字之職曰清平官其貴人披服畧如漢制

羅羅

羅羅即烏蠻也男子椎髻摘去鬚髯或髡其髮左右佩雙刀喜鬪好殺父子兄弟之間一言不相合則兵刃相加自以輕歿爲勇馬貴折尾鞍無韜劍木爲蹬如魚口微容足指女人披髮黑布衣貴者錦緣飾賤者披羊皮乘馬則並足橫坐室女耳穿大環剪髮齊眉裙不過膝男女無貴賤皆披瓊跣足而經年不洗夫婦之禮畫不相見夜則同寢子生

釋史彙編

卷之十四

十四

三十九

十歲不得見其父妻妾不相妬忌雖貴牀無綢褥松花鋪地唯一檀一席而已嫁娶尚舊家無可匹者方許別娶有疾不識醫藥惟用男巫號曰大奚婆以鷄骨占吉凶酋長左右斯須不可闕事無巨細皆決之凡娶婦必先與夫奚通道次則諸房昆弟皆喜之謂之和睦後方夫婦成婚昆弟有一人不如此者則爲不義及相爲惡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父之位若耐德無子或有子未及娶而死者則爲娶妻諸人皆得亂有所生則爲已歿之人男女如酋長無繼嗣則立妻女爲酋長婦人無女侍側惟男子十數奉于左右皆私之酋長歿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於山非骨肉莫知其處葬畢用七寶偶人藏之高樓盜取鄰境貴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則不能祭祀時親戚畢至宰殺牛羊動以千數少者不下數百每歲以臘月爲春節豎以長竿橫設一木左右各置一人以互相起落爲戲多養義士名苴可厚贍之遇戰鬪視死如歸善造堅甲利刃有價值數千者亦有標鎗勁弩每矢末沾血立歿自順元曲靖烏蒙烏撒越嵩皆此

蠻人

蠻氏出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河南
蠻邑因以爲氏爲鎮蠻校尉寧州刺史晉成帝以
蠻添爲典古太守自後蠻蠻震相繼不絕唐開
元初以蠻歸王爲南寧州都督埋石城即今曲靖
是也蠻人之名原此然今日白人爲白蠻羅羅大
德六年東京脫脫平章平越罵之叛親見射死一
人有尾長三寸許詢之土人謂此等間或有之年
老者往往化爲虎去

金齒百夷

釋史彙編

卷之十四

十五

吳三才

金齒百夷記識無文字刻木爲約首長死非其子孫
自立者衆共擊之男子文身去髭鬚髮眉以赤白
土傅面綵繒束髮衣赤黑衣躡繡履帶鏡呼痛之
聲曰阿也餘絕類中國優人不事稼穡惟護養小
兒天寶中隨蠻歸王入朝于唐今之蠻弄實原于
此婦人去眉睫不施脂粉髮分爲髻衣文繡衣聯
綴珂貝爲飾盡力農事勤苦不輟及產之日方得
少暇既產即抱子浴於江歸付其父動作如故至
於鷄亦甫卵而雄伏之風土下濕土熱多起竹樓
居于瀕江一月十浴有疾不服藥餌惟以養蠶注

釋史彙編

卷之十四

七

三才

巢中以檳榔蛤灰服其葉未實客少馬多牛雞
帥無統畧有仇隙互相戕賊遇破敵斬首置千樓
下軍校畢集結東甚武警揮雉尾手執兵戈統倅
賊而舞仍殺雞祭之使巫祝之曰爾酋長人民速
來歸我祭畢論功明賞罰飲酒作樂而罷攻城破
柵不殺其主全家逐去不然囚之至死嫁娶不分
宗族處女淫亂同狗彘女子紅帕縛首餘髮下垂
未嫁而死者所通之男子持一幡相送至百人爲
絕靈父母哭曰女愛者衆何期天逝交易五日一
集且則婦女爲市以鹽布茶鹽互相貿易地多桑

末些蠻

末些蠻在大理北與吐蕃接界臨金沙江地多羊馬
及麝香名鑲依江附險酋寨星列不相統攝善獵
挾短刀以琿瑯爲飾少不如意爲擊鉦鼓相仇殺
兩家婦人中間和解之乃罷婦人披氍毹衣跣足
高髻女子剪髮齊眉以毛繩爲裙裸露不以爲耻

既難則易之淫亂無禁忌不事神佛惟五月五日登山祭天極嚴潔男女動百數各執其手團旋歌舞以爲樂俗甚儉約疎薄貧家塩外不知別味有力者尊敬官長每冬日宰殺牛羊競相邀請無虛日一客不至則爲深耻人死則以竹簣昇至山川無棺槨貴賤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則舁焚之其餘頗與烏蠻同

土僚蠻

土僚蠻叙州南烏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無匙筋手搏餅而食之足躡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土僚蠻 高麓上下山坡如奔鹿婦人跣足高髻樺皮爲冠耳墜大雙環衣黑布衣項帶鎖牌以爲飾出入林麓望之宛如猿猴人死則以棺木盛之置千仞巔崖之上以先墮者爲吉山田薄少水畊火種所收懸於艸棚之下日旋搗而食多以采荔枝販茶爲業云

野蠻

野蠻在尋傳以西散居崑谷無衣服以木皮蔽體形貌醜惡男少女多一夫有十數妻者持木弓以禦侵暴不事農畝入山林采艸木及動物而食食無

器皿以芭蕉葉藉之

蒲蠻

蒲蠻一名撲手蠻在蘭滄江迤西惟勇健專爲盜賊騎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脛皆露善用鎗弩首插雉尾馳突如飛

羈縻之俗

羈縻州洞藏邕州左右江者爲多舊有四道安平武勒思浪九源四州皆儂姓又有四道安德歸樂路城田州皆黃姓又有五侯延中石門感德四鎮之民自唐以來內附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十八

縣穴者爲洞 國朝開拓浸廣州縣洞五十餘所推其雄長者爲首領籍其民爲壯丁其人物獷悍風俗荒怪不可以中國教法繩治姑羈之而已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其次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至戶餘名稱提控尤言百姓也酋豪或娶數妻皆曰媚婦其田計口給民不得典賣惟自開荒者由已謂之祖分業口分田知州別得養印田猶圭田也權州以下無印記者得蔭免田各服屬其民又以攻奪剽掠及博賣嫁娶所生男女相配給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隸屬謂之家奴亦曰家

壯可效勤者謂之田子甲亦曰馬前

獠

獠本五溪盤瓠之後其壤接廣右者靜江之興安義
寧古田融水懷遠縣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中椎
髻跣足不供征役各以其遠近爲伍

獠

獠在右江溪洞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
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以射生而活蟲能蠕動
者皆取食之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力爲首曰

獠史彙編

卷之五

十九

三十八

郎火餘但稱火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
花面赤視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甚多
獠民好爲蜜唧唧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
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挾取咬之唧唧作聲
故曰蜜唧唧

黎人

島之中有黎毋山諸蠻環居四傍號黎人山極高常
在霧靄中海氛清明時或見翠光浮半空蠻皆椎
髻跣足插銀銅錫釵婦人加銅環耳墜垂肩女及
笄即刺頰爲細花紋謂之綉面女既聚集親客相

慶賀惟婢獲則不綉面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
族今黎人乃多姓王

海蜆

蜆海上水居蜆也以舟楫爲家采海物爲生且生食
之入水能視合浦珠池蚌蛤惟蜆能投水探取旁
人以繩繫其腰繩動則引而上先炙其肉熟出水
急覆之不然寒慄以灰或遇大魚蛟鼉諸怪爲蜆
所觸往往潰腹折肢人見血一縷浮水面知蜆
灰矣

溪蠻

獠史彙編

卷之五

二十

三十九

五溪之蠻皆槃瓠種也聚落區分名隨以異據其故
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猺曰苗曰獯曰仡伶
曰佬風聲氣習大畧相侶不巾不屨言語服食率
異乎人 本段以爲符契長短大小不等穴其旁
多至十數各志其事專持以出官名木契 出入
坐卧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名仡黨其酒以火
盛而成不釀不筭兩缶西東以藤吸取名爲釣藤
酒 花伶各無絲絛菲花絮之布中一被數幅聯
買山徭皆臥板夜燃以火視徭則爲富矣名爲茹
花被 裙幅兩頭縫穿自足而入爛斑厚重下一

紅范史所謂獨力衣恐是也蓋裸袒以裙
代袴雖處暑不去去則犯鬼名狔狔裙 潘安仁
笙賦曲所懸匏汶陽孤篠皆笙之材蠻地所吹葫
蘆亦匏餘意但列管六與說文十三簧不同耳名
葫蘆笙 花之紫者全類燕子生於藤枝上數葩
名燕子花 蠻女以織帶束髮狀如經帶不闌者
斑也俚俗反切語謂團爲突樂孔爲窟籠即此意
名不闌帶 麻陽山生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
大如野狸婦人就蓐多藉其皮此即鼯鼠也名飛
生 蠻地多古銅有銅柱馬希範所立麻陽有銅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三
蓋安江水中掘地得大鐘長嘴三十六乳約重百
餘斤今入天慶觀併有銅像二相傳唐明皇像銅
鼓尤多其文環以甲士中空無底名錦鼓 以牛
羊腸藏水中畧擺洗臭不可近美以饗客食之既
則大喜嶺表錄異曰交趾重不錄羹先臭引其汁
名不乃羹 了桑味苦葉小分三叉蠶所不食狔
狔取皮績布繫之於腰髻以代機紅緯回環通不
過丈餘名圍布 土俗歲節數日野外男女分兩
棚以五色絲囊豆粟往來拋擲名飛純 鼓之節
不一有暗箭鼓有集人鼓有犒設鼓客至留飯亦

以此遠近隊中聽以爲準酒酣少有參商則鼓聲
隨變終席無它者名客鼓 狔狔之富多以白金
象形或以酒滕或以牛角皆常所識者鷄鳩之狀
尤多宴飲盛列以誇客飲罷名銀鷄鳩 戰鬪出
入羣聚發喊以張聲勢名曰鷄鳩號 狔狔以鬼
禁所居不着地雖酋長之富屋宇之多亦去地數
尺以巨木排立如省民羊棚杉葉覆屋名羊棲
狔狔比狔狔則妄自尊大歲時旦望或客至皆打
衙主盟其事者爲像公又其次名左右押衙 習
俗死亾群聚歌舞輒聯手蹋地爲節喪家椎牛多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三
釀以待名踏歌 或爲傭而亾或以姻而死約牛
牲若干償之名骨價 狔狔之受犒者如熟戶之
徭既納誓聽命令縱其出入省地州縣差人管轄
或許自推服名曰賣首 山徭穴居野處雖屋之
以庇風雨不過剪茅又木深依巖谷舍錐鍋之外
無有也名曰打寮 婚娶媒聘以銅與鹽山徭至
端午約於陂上相携而歸名馳親馳親之後年歲
生子引妻攜酒歸見婦家名曰出面 蠻鄉最重
端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既望復出
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神尤惡來去必有

一月前衆船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處

正楚俗也名曰爬船

狗國

州刺史周遇嘗語劉恂云頃年自青社之海歸閩
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凡歷六國第一
狗國如人裸形又經毛人國形小皆披髮面身有
毛蔽如猯又到野又國有數人同入深林采野蔬
忽爲野又所逐一人被擒餘驚走回顧見數輩野
又同食所得之人頃刻有百餘野又皆赤髮裸形
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鎗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
稗史彙編 卷之五 三頁全平
賈客五十餘人遂以弓弩射之射倒二野又即昇
捩鳴嘯而遁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
上鼓噪即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麼一
槩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鉄新羅客
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汎至者必
有災禍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裸形小如五六
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果見捕得
三四十枚以歸烹而充食後行兩日遇一洲島取
水忽有羣羊見人但聳視都不驚避既肥且偉初
疑島上有人牧養而又絕無人踪捕之僅獲百口

皆食之出嶺表錄異

南海人

南海男子女人皆縝髮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
沐以晁膏塗其髮至五六月稻禾熟民盡髡鬻於
市既髡復取晁膏塗之來歲五六月又可鬻解
牛多女人謂之屠婆屠娘皆縛牛于大木執刀以
數罪其肯牽若耕不得前某肯乘若渡水不得行
今何以免死耶以策舉頸揮刀斬之貧民妻方
孕則詣富室指腹以賣之俗謂指腹賣或已子未
勝表隣之子稍可賣往貸以鬻折杖以識其短長
稗史彙編 卷之五 三頁全平
候已子長與杖等即償貸者鬻男女如糞壤父子
兩不戚戚出南海異事
瘠婦
南方有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
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
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于
溪河返具糜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于寢榻稱爲
產翁其顛倒如此出南海新開
番禺
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謀訴云前夜亡失疏圃今認

于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
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
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二三尺處可以
耕墾或灌或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
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

堂間記

百越

百越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為上味先於釜中置
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
一捧芋而熟如此呼為抱芋羹又或先于湯內安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三五

三十五

笋筍後投蛙及進于筵上皆抱笋筍瞪目張口而
座有客戲之曰賣燈心者又云疥皮者最佳擲于
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矣皮既脫乃可以脩饌時
有一叟聞茲語大以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錦祇
子其味絕珍聞之者莫不大笑

出南楚新聞

馬留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
百戶以其流寓號為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
銅柱入海正以此民為識

諸蠻土風

土官風俗飲酒燕遊起居甚為可鄙其飲食烹飪
與華人不類蛇鼠百脚蚯蚓蜻蜓皆以登饌更喜
木蠹白大者為上品又牛羊脾上黑膜焙研雜以
椒鹽蘸食諸肉婦人不纏足不穿耳衣裙至十數
幅甚長曳地尺餘以多為禮衫甚短髻用髮挽成
大與頭等上着笠笠上飾以珠翠金寶性甚淫亂

岑猛跋扈

岑猛云漢岑彭之後其人豪猾狼鷙好殺恃人馬財
粟之盛故恒不法無禮總府差官往彼調兵至一
二月不出承命之人飲氣不敢出一言蓋恐其家

稗史彙編

卷之十四

三五

三十五

蠱毒中傷之也各土官畏其強禦有調不敢輒出
伺彼動靜以為行止其跋扈不恭如此正德間發
人馬十餘萬掠龍州知州皆逃匿劫去金寶鉅萬
殺擄男婦無算弘治間其族有岑浚者為恩恩知
府亦不法無狀卒至勦滅

槃瓠

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
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
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
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

武陵

今其中種有四一曰七村歸明戶起居飲食
省民但左社二曰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保
四曰玆獠雖自爲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侶土
俗以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攜幼宿於
廟下五日祠以牛羃酒饌椎鼓踏歌謂之樣惟不
用犬云

山辰陽經

卷之十四

編 卷之十四

主

卷之十五

夷方類西南夷

真臘

按諸番志真臘地廣千七百里其國北抵占城半

月路西南距暹半月程南距禺千里其東則大海
也舊爲通商來往之國其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
東其正室之瓦以鉛爲之餘皆土瓦內中有金塔
國王夜則卧其下土人皆謂塔中有九頭蛇精乃

神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一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王與妻妾同
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王死期至矣其次則國
戚大臣等屋制度與廣衆市人家迥別周迴草蓋
獨家廟正寢用瓦各隨其等級爲屋室廣狹百
姓家止用草蓋廣狹隨其貧富然不敢効府第
制度國王以下男女皆椎布袒褻以布圍腰出入
加以大布一條纏于小布上布亦有等級國王所
用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其華美國中雖自織
布暹中及占城皆有來者惟西洋來者爲上國王
獨用純花布頭戴金冠不

右閩民王圻纂集

茉莉之類周匝於髻間項上帶大珠牌三五片手足及指皆帶金鐲指展皆以貓兒眼手足掌以紅藥染色出則手持金劍百以惟婦女染手足掌男子不敢大臣國戚用素花布官人用兩頭花布百姓惟婦女可用之新唐人雖用兩頭花布亦不敢罪以其不識體例也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亦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大率皆國戚爲之亦納女爲嬪出入儀從各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以次遞降有用銀轎扛者金傘柄以上官皆呼爲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爲廝

辣的傘皆以中國紅絹爲之其裙直拖地油傘以絲絹爲之裙幅差短爲儒者呼爲班詰爲僧者呼爲苧姑爲道者呼爲八思班詰不知其所祖用布之外項上掛白線一條以別其爲儒由班詰入仕者則爲高尚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苧姑削髮穿黃褊袒右肩其下則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有一像如釋迦佛之狀呼爲亭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別無像塔中佛像又別以銅鑄成無鐘磬鐃鈸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齋主家

寺中不設厨竈所誦經甚多皆貝葉疊成極其齊整上寫黑字不用筆墨不知何物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國主有大政事則亦咨訪之却無尼姑八思惟如常人用布之外於頭上帶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呂姑之狀而略低亦有官觀但比之寺院較狹道教不如僧教之盛所供別無像但一塊石如中國社壇中石耳有女道上宮觀亦用瓦八思不飲酒不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先就僧家教習長而還俗人物居海島及尋常間巷間者醜而黑官人及南棚婦人

多白如玉南棚乃府第也大抵一布纏腰之外不分男女皆露胸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然國主凡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妾之屬三千餘亦分等級凡人家有女美貌必召入內其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爲陳家蘭不下一二千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顧前去髮塗銀硃於兩鬢旁惟此婦可入內餘不得入尋常婦女椎髻之外別無釵梳等飾但臂帶金鐲指帶金展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克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一二俗呼爲獐賊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呼主人

二爲別三爲甲四爲般五爲字藍六爲字藍冊七爲字藍別八爲字藍甲九爲字藍般十爲答叔伯亦呼爲巴駝姑姨孀姆以至隣人之尊年者亦呼爲米呼兄姊爲拜呼母及妹爲補溫呼舅爲乞賴姑夫姊夫妹夫亦呼爲乞賴呼中國爲備世若官府則有官府之議論秀才則有秀才之文談僧道之語言城市村落之人言語自不同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麋鹿等皮染黑隨其大小濶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塔粉之類搓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拈于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挿于耳上筆跡亦能辨認爲何人書寫大率字樣如回鶻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却不自上書下也正朔用中國十月爲正月是月也名爲佳得當國官前縛一大棚上可容千餘人盡挂燈毬花采之屬其對岸遠二三十丈地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塔樣竿之狀可高二十餘丈每夜或設三四座五六座裝烟火爆杖于其上皆諸屬郡及諸府第認直遇夜請國王出觀點燈放爆百里之外火光遠焰爆聲大振官宦富貴之屬每人

三時檢御所費甚夥如是者半月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陣毯九月則壓獵者聚一國之象皆來城中教閱于宮前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之佛皆送水來與國王洗身陸地行舟國王登樓以觀正月則燒稻其時新稻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每日就國宮內挨藍且鬪猪鬪象如是者一月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筭一夜八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日子爲名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五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嬪女皆能筭之十二生屬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不同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爲蠻呼猪爲直廬呼牛爲們之類是也民間爭訟雖小事必上聞國王初無笞杖之屬但罰金而已其有大逆重罪亦無絞斬止於西門外掘地成坑縛罪人納于坑中實以土石堅築活埋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有去鼻者人或死于門首則拖置城外野地初無體究檢驗之事獲盜自施監禁拷打之刑人或失物疑其爲盜不肯招認以鍋子煎油令

沸使伸手其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又有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官對岸有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之外二家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獲証候而出或身生瘡癰或咳嗽發熱之類有理者略無恙以此剖析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神之靈如此國人有病多入水澡浴及頻洗頭便痊可然多有病癩者雖與同卧亦不忌聞土人好色交感畢男女皆入水澡洗故成此疾病者十死八九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之藥不類不知其為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行持尤為可笑人死無棺其喪也亦用旗幟鼓樂之屬又以兩盤盛炒米繞路拋撒至城外僻遠無入之地棄擲而去俟有鳥禽六畜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盡反謂父母獲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化者皆唐人遺種也畊種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穫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無霜雪故也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畊者指至何時苗熟何時水可渰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亦先用耒耨鎌鋤之器又有一等野田不種常生水高一

丈而種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出產有翠毛象牙犀角黃螞降香豆蔻黃紫梗大楓子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葉蔽體坐水濱籠一雖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之有終日止獲三五枚或有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力有牙舊傳謂每一歲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為上自死而隨時為人所收者次之死在山中多年者斯為下矣黃螞出于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蜂有如螞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缸可收二三千塊每一塊大者三十四五斤小者不下十八九斤犀角白而帶花者為上黑為下降真生叢林中番人頗費斫伐之勞蓋此乃樹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少亦不下四五寸豆蔻皆野人山上所種黃紫梗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先一年以刀斫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於一等樹之間正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難得大楓油子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胡椒間亦有之纏藤而生其生而青者更辣國中買賣皆婦人能之唐人到彼先納一婦人者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酉即罷無舖店但以蓬

戶之新鋪於地間各有常處聞亦納官司貨地錢
小交關則用米谷及唐貨次則用布大交關則用
金銀之往來土人最朴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
佛其則伏地頂禮今亦有脫騙欺負唐人者矣酒
有兩等第一等唐人呼爲蜜糖酒用藥麵與蜜及
水中半爲之其次土人呼爲朋牙四以樹葉爲之
又其次如米或以剩飯爲之名曰包稜角包稜角
者米也其下有糖鑑酒以糖爲之又入港濱水人
有菱漿酒蓋一等菱葉生於水濱其漿可釀酒曆
法若國中閏歲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秦時以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八

巴刺西

正德辛未歲巴刺西國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
在南海甚遠始領其王命行凡十餘年繼附番人
柰林船入廣其所貢木匣六枚內金葉表文祖母
綠一塊珊瑚樹四株玻璃瓶四把玻璃盞四箇及

胡里冊

永順

永順宣撫司去辰州五日其酋聽事所名底把簷柱
插階下故屋甚遠遠俱自中柱分夾之底把後爲
通把用事者所居次後爲闌者所居次後爲老婦
人守門聽役使者所居老婦人居後爲大八房皆
酋嬖寵所居每房長一人名寵把者二人又二人
爲洒掃烹飪餘房等是八房後始爲正室其正妻
亦有二三人凡子生卽令頭目乳字或欲視子方
令頭目抱至老婦人所酋與子生母出視泊子長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九

娶婦乃別爲室居諸房嬖寵惟事織錦酋居第外
有宅統蓄流寓諸娼酋宴集命出供笑譚酋所轄
各寨只納谷但其地多旱鮮收遇歉獲時酋命通
把頭目來守徵如一處額徵八百石預令本處出
財力蓋倉以五百石貯倉內三百石運歸酋家值
年凶者令下具狀貸穀多少隨意次年償官每石
加息穀一升如仍凶又於當年貯者貸去至三年
始償官傳有一士頗善書浪遊至其地書陳情出
師二表酋酬以二百金

竹王

西南遠夷國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紗於溪
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
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略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為牂牁郡夜郎侯
迎降天子賜以玉印綬後卒夷獠以竹王非血氣
所生衆為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

九隆

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
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
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撫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十一
謂坐為隆因名為九隆乃長諸兄遂相其推九隆
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為
妻遂因孽育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占城國

永樂七年己丑 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領官兵
二萬七千餘人駕使海船四十八號往諸番國
開讀賞賜是歲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
至福建長樂太平港泊十二月福建五虎開洋張
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臨海有港曰新洲西
抵交趾北連中國海船到彼其酋長頭戴三山金

花冠身被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
瑁屐腰佩八寶方帶如敕塑金剛狀乘象前護擁
隨者兵五百餘或執鋒刃短鎗或舞皮牌槌鼓善
吹柳笛箴筒其國所產巨象犀牛甚多所以象牙
犀角廣貿別國棋南香一山所產酋長差人看守
採取如有私偷賣者露犯則斷其手烏木降香民
下樵而為薪氣候常熱如夏不見霜雪草木長青
隨開隨謝民煮海為鹽田禾甚薄其國之人惟棋
柳裹葉葉包蠟殼灰食之行住坐卧不絕于口其
日月之期但看月生為初月晦為滿如此十次盈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十二
虧為一歲晝夜以槌鼓十更為法酋長及民下非
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酒歌舞為樂酋
長所居高廣屋宇門牆以磚灰甃砌及堅硬之木
雕琢獸畜之形為華飾外週磚垣亦有城郭之備
練兵之具藥鏃刀標之屬其部領亦分等第門高
有限民下編茅覆屋門不過三尺過者即罪之一
國之食魚生不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為美造酒
以米和藥丸持入甕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
生蛆為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簪三四尺插入
糟甕內或團坐五人十人量入入水多寡輪次吸

竹是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封留
再飲歲時縱人採生人膽鬻官其酋長或部領得
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曰通身是
膽男女椎髻腦後花布纏頭上穿短布衫腰圍色
布手巾其國無紙筆之具但將羊皮搥薄薰黑削
細竹爲筆蘸白灰爲字若蚯蚓之狀語言燕鳩全
憑通事傳譯

賓童龍國

其國與占城山地接連有雙溪澗水澄清佛書所云
舍衛乞食卽其地也目連所居遺趾尚存人物風

釋史彙編

卷之十五

十三

土草木氣候與占城大同小異酋長出入或象或
馬一如占城王從者前後百餘人執盾讀唱曰亞
曰僕地產棋楠香象牙貨用金銀花布之屬民下
編茅覆屋而居亦如占城

靈山

其處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民居星散結網爲業
田土肥美一歲二收氣候之節男女之規與占城
大同小異地產黑紋相對藤杖每條易斗錫一塊
若麓大而紋疎者一錫易杖三條次有棋柳葉葉
無異物所產其往來販舶必於此汲水採新以濟

人船之災
人齋沐三日崇佛諷經燃放水燈綵船以

交欄山

自古城靈山起程
順風十晝夜可到

山高而叢林藤竹舵桿桅檣蓬箬無所不備胡元
之時命將高興史弼領兵萬衆駕巨舶往闍婆國
遭風至於交欄山下其船多損隨登此山造船百
號復征闍婆得勝擒其酋長中國是此知之至今
民居有義中國人雜處蓋此時有病卒百餘留養
不歸相傳此其生育也氣候常暑米穀稀少民好
射獵爲業男女椎髻穿短衫繫巫審布地產豹熊
鹿皮玳瑁貿易之貨用米穀五色綢青皮銅器青
碗之屬

釋史彙編

卷之十五

十三

瓜哇國

自古城起程順風
二十晝夜可至

占名閭婆地廣人稠甲兵器械爲東洋諸番之衝要
舊傳鬼子魔天王於此地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
鬚相合凡生子百餘嘗食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
國其中只此地也人被啖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
坐一人衆稱異之遂爲國主卽領兵驅逐罔象始
不爲害後復生齒安業其國富饒珍珠金寶鴉鶻
貓睛青紅等石瑱瑱瑤瑤荳蔻華檳榔子紅花木

青鹽無所不有益在通商之處也民俗好兜疆
但生子一歲則置刀於背名曰不刺頭以金銀象
牙雕刺爲靶凡男子自幼至老貧富皆有办挿於
腰間若男爭論不通罵詈卽拔办刺之藏三日而
出卽無事矣男子裸頭裸身惟腰圍單布手巾能
飲酒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上以金珠聯紉
帶之兩耳塞菱樟葉圈於竅中其喪事凡主翁死
婢妾之衆相對而誓曰死則同往臨殯之日妻妾
奴婢皆滿頭帶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
野地昇屍俾衆大食食盡爲好如食不盡則悲歌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土

三

泣號積柴於傍衆婦坐其上良久乃縱火燒柴而
死蓋殉葬之禮也蘇魯馬益亦一村地名也爲市
聚貨商舶米糧港口有洲聚獼猴數百傳唐時其
家五百餘口男婦兇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言吉
凶之事其僧取水喂之俱化爲獼猴止留其老嫗
不化今存舊宅本處及商者常設飲食棋椰花菓
肉類祭之不然則福禍甚有驗也杜板亦一村地
名也在海灘有水一泓其淡可飲稱曰聖水元時
使將史弼高興征其國經月不下雨舟中乏糧軍
士失措史高二將拜天而祝挿鎗鍼苦海灘泉水

隨鎗湧出水味甘甜衆軍吸飲喊聲奮殺番兵
萬餘悉皆敗走生擒番人資而食之至今稱中國
能食人獲酋長歸服罪放還改封爲瓜哇國王

刺撒國

其國倚海而居壘石爲城連山曠地草木不生牛羊
駝馬皆食魚乾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田瘠少收唯
麥略有數年無雨鑿井絞車牛皮袋水男女拳髮
穿長衫婦人妝點堯頭與忽魯謨斯國同壘石築
土爲屋三四層者其上厨爨東厠卧室待客其下
奴僕居之地產龍涎香乳香千里駱駝貨用金銀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土

三

色段色絹磁器米穀胡椒之屬

蘇門答刺國

其國村落傍海田瘠少收胡椒廣產風俗頗淳民網
魚爲生男子頭纏白布腰圍摺布婦女椎髻裸體
腰圍色手巾其產鵝頂瓜茄橘柚酸甜之果一等
瓜皮若荔枝未剖之時臭如爛蒜剖開味香美貢
海爲鹽釀菱樟子爲酒貨用青白磁器銅錢金銀
瓜哇布色絹之屬

花面國

其處與蘇門答刺國接壤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

淳厚男女大小皆以黑汁刺面爲花獸之狀裸頭裸體單布圍腰孳生牛羊鷄鴨羅布強不奪弱上下自耕而食富不倚驕貧不生盜可爲一區之善地

龍牙犀角

其地內平而外尖民下蟻附而居之氣候常熱田禾勤熟俗尚淳厚男女椎髻圍麻遠布穿短衫以親戚尊長爲重一日不見則携酒持殽而問安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沉香速香降真黃熟香鶴頂蜂蜜砂糖貨用土印布八都刺布青白磁器之屬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七

翠藍嶼

其山在龍涎之西北五晝夜可到大小有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釋迦佛經此山浴於水彼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削髮無衣止有樹葉紉結而遮前後米穀亦無惟在海網魚鰕及種芭蕉椰子爲食啖宣德七年壬子十月偶至此山泊繫三日夜山中之人駕獨木舟來貨椰實詢舟中男婦果如前言

錫蘭山國

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國有高山參天

山頂產青美藍石黃雅鵝石青紅寶石其海傍有珠簾沙常以網收螺蚌傾人珠池內作爛淘珠而貨海邊有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有水不乾稱爲先世釋迦佛從翠蘭嶼來登此岸足躡其跡至今爲聖跡山下有寺相傳釋迦佛涅槃真身在寺側尚存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氣候常熱俗朴富饒米穀足收地產寶石珍珠龍涎乳香貨用金銀銅錢青花白磁色段色絹之屬男女纏頭穿長衫圍單布

小嶼喃國

單之彙編

卷之十五

七

三

山連赤土地接下里日中爲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本國流通使用金錢名倘伽數箇重八分小金錢名吧喃四十箇准大金錢一箇以便民也田瘠而穀少歲籍榜葛刺木足食氣候常熱風淳俗美男少女多地產胡椒亞於下里貨用丁香豆蔻蘇木色段麝香金銀銅器鉄線黑鉛之屬

東西竺

其山與龍牙門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對差我若蓬萊萬丈之幽田瘠不宜稼穡歲籍隣邦淡洋米穀以爲食氣候不齊煮海爲鹽釀椰子爲酒男女斷髮

布地產栳柳木綿布蕉心簞貨用花錫胡椒
錫之屬

淡洋

其處與阿魯山相連去滿刺迦三日程山遶周圍有
港內通大溪汪洋二千餘里奔流出海中一流清
淡味甘舟人過往汲水日用名曰淡洋田肥禾盛
米粒小然炊飯甚香地產降香民俗淳厚氣候常
熱男女椎髻腰圍稍布貨用金銀鐵器磁碗之屬
龍牙菩提

周環背山石排壘門無田耕種但栽薯蕷代梁常收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十八

堆以供歲月氣候多熱少寒俗朴而淳男女椎髻
披木綿布煮海為鹽以苧蔴根釀酒地產速香栳
椰子貨用燒珠鉄鼎色布之屬

彭坑國

在暹羅西

石厓周匝崎嶇遠望山平如寨田沃米穀豐盛氣候
常溫風俗尚怪刻香木為神殺人血祭禱求福穰
災男女椎髻穿長衫繫色布富家女子金圈四五
飾于頭髮常人五色珠圈黃海為鹽釀柳漿為酒
地產黃熟香沉香片腦花為降香貨用金銀色絹
瓜布銅鉄器鼓板之屬

麻逸國

在交欄山之西南海洋中山勢峻地平寬夾溪環
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穿長衫圍色布手巾田多膏
腴倍收他國俗尚節義夫喪則其婦削髮碎面絕
食七日與夫屍同寢多與並逝者七日之外不死
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得生命乃終身不再嫁或至
焚夫屍日則赴火而死煮海為鹽釀蔗為酒地產
木綿黃蠟玳瑁栳柳花布貨用銅鼎鉄塊五色布
絹之屬

渤泥國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九

龍山礮礮地宇橫廣源田種植豐登其利氣候及夏
稍寒冬月極熱俗好奢侈男女椎髻五綵帛繫腰
花布為衫民崇佛像好齋沐唐人至其國甚愛敬
之路有醉者則扶歸寢宿禮待若故舊煮海為鹽
釀林為酒酋長之用不飲民物生理自如地產降
香黃蠟玳瑁片腦貨用白銀赤金色段牙箱鉄器
之屬

蘇祿國

居東海之洋山塗田瘠種植稀薄民業網捕魚鰕生
啖螺蛤煮食男女斷髮頭纏皂縵腰圍水印花布

俗尚鄙陋有海為鹽釀蔗為酒織竹布採真色白絕品珠有徑寸者值七八百錠中者二三百錠永樂十六年其酋長感慕聖恩乃挈妻孥涉海來朝進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今古莫能有也地產真珠降香黃臘玳瑁竹布貨用金銀八都刺布青珠磁器鉄銚之屬

大噶喃國

地與都欄礁相近厥土黑壤亦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籍烏爺之米供食風俗頗淳男女纏頭穿長衫地產胡椒椰子魚檳榔貨用金錢青白花磁器稗史彙編卷之十五

布段之屬

佐法兒國

臨海聚居石城石屋壘起高三五層者若塔其土廣田而少耕山地皆黃亦不生草木牛羊駝馬惟食魚乾男女拳髮穿長衫女人則以布兜頭面出見人不露面貌俗頗淳地產相刺法金錢豹駝龜乳香龍涎香貨用金錢檀香米穀色段磁器之屬

木骨都束國

瀕海而居堆石為城採兵習射俗尚勇強壘石為屋四五層房屋厨廁待客俱於上男女拳髮四垂腰

圍稍布女髮盤黃漆光頭兩耳垂珞索數枚項帶銀圈瓔珞垂胸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布鞋山連地廣赤土石不生草木田瘠少收數年無雨穿井絞車牛皮袋水駝馬牛羊皆食海魚乾地產乳香金錢豹龍涎香貨用金銀色段檀香米穀磁器色絹之屬

溜洋

其中有溜山有錫羅山有三石門如城門溜山有八皆人聚居亦有王者其八處地產龍涎香乳香貨用金銀色段色絹磁器米穀之屬傳聞有三萬八千餘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言也亦有人聚巢樹穴居不識米穀但捕海中魚鰕而食裸形無衣惟結皮樹葉遮前後若商船因風落溜人船俱不得復矣

舊港國

舊港國者即古三佛齊國其國多廣東漳泉人地甚肥諺云一季種穀三季收稻正此地也人多習水戰水多地少頭目之家皆傍岸建屋居住其民皆在木筏上蓋屋居之樁纜拴繫在岸水漲則筏浮不能淹沒欲遷則起樁連屋移去不勞財力衣食

言...瓜哇國同 洪武年間廣人陳祖
義...家過此克頭自其橫凡經過客船輒切財
...京樂五年太監鄭和等至此有施進卿者亦
...人也報陳祖義不仁等情被和生擒祖義回
...施進卿冠帶為大頭目王其地後進卿死
...傳子而傳女施二姐為王賞爵黥陟皆從其
...土產金銀黃香速香沉香降真香鶴頂黃蠟之
...類金銀香如銀匠銀花黑膠相似燒時其味甚烈
...鶴頂堪作腰帶刀靶之類又出大鷄大如仙鶴又
...出走獸名曰神鹿人多博戲市上亦使中國銅錢
神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
并布帛之類

暹羅國

其國地週千里外山崎嶇內地潮濕土瘠少堪耕種
氣候不正或寒或熱其王居之屋頗高整民房如
樓坐卧食處皆在其上王用白布纏頭上不穿衣
下圍絲嵌手巾錦綺壓腰出入騎象或乘轎二人挾
金柄傘崇信釋教僧尼極多民風皆婦人主事國
王及民謀議刑法輕重買賣巨細皆決於妻與中
國男子情好則置酒同飲坐寢夫恬不怪男子搵
髻用白布纏頭身穿長衫婦人椎髻亦穿長衫婚

類先請僧迎男子至女家僧取童女喜紅點於男
額名曰利市然後成親過三日後又請僧及諸親
友辦檳榔絲船等物迎女歸男家則置酒張樂待
賓喪禮凡富貴人死用水銀灌腹內而葬平人則
携至郊外海邊沙際為鳥所食食盡飛去餘骨號
泣棄海中謂之鳥葬亦請僧設齋誦經禮佛國西
北二百餘里有一市名曰上水有番人五百餘家
諸色番貨皆有賣者中國暹羅俱至此買賣土產
黃速香沉香降真香花梨木白豆蔻大風子血竭
藤黃蘇木花犀角象牙翠毛等物蘇木如薪之廣
顏色紅勝他處獸有白象白鼠獅子貓兒其蔬菜
似占城有米酒椰子酒燒酒牛羊鷄鴨等物國語
頗似廣東民俗舊淫好習水戰貨用海貳亦間用
中國歷代錢其王常以方物來貢

暹羅貢使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羣謝提奈英必美
亞二人來貢方物內美亞乃汀州人士謝文彬非
本國人也至南京其臣謝瓊識之自稱昔年因販
鹽為大風飄入遂仕本國官至岳坤猶華言學士
之類嘗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土夷皆中國士人

爲之蓋外國去中國既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失
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款待其人皆厚往薄來
之意

滿刺加國

其國舊無國王止有頭目屬暹羅所轄歲輸四十金
皇明永樂七年命太監鄭和等 詔賜頭目雙臺銀
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遂名滿刺加國東南大海
西北連山沙涵之地氣候朝熱暮寒田疇俗薄人
少耕種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持齋受戒王以白番
布纏頭身穿細花番布長衣脚穿皮鞋出入乘轎

釋史彙編

卷之十五

孟

重

國人男女方帕包頭女人提髻腦後身微黑下圍
白布各色手巾上穿色布短衫風俗淳朴房屋如
樓閣人多以魚葉土產黃連香烏木打麻兒香錫
之類國語婚姻與瓜哇同有樹名孤村鄉民取
皮搗浸澄濾其粉作丸名沙孤米海洲邊生水草
名茭葦取其子釀酒飲之亦能醉人又取其葉織
爲席山出黑虎又有虎化爲人雜市中識者擒
而殺之

柯枝國

其國東峙大山西臨大海頭纏黃白布上不穿衣下

圍色絲手巾用顏色紵絲纏腰曰壓腰國人有五
等一等南毗與王同類內有剃頭挂綿在頸者最
爲貴族二等回回人三等哲地人皆有錢四等人
名革今專爲牙保五等人各木爪至賤王令此輩
俱居海濱簷不過三尺高者有罪穿衣上不過膺
下不過膝或塗遇南毘哲地人即伏於傍過則起
而復行專以漁樵樵負爲生經商賣買如中國雖
人國王崇奉佛教每侵晨鳴鐘鼓汲水澆佛頂再
三羅拜而退另一等人名濁肌即道人也亦有妻
其輩胎髮不剃亦不梳篦以酥油等物將髮搗成

釋史彙編

卷之十五

重

三

檀樣數縷披搜腦後以牛糞燒灰搽體上下無衣
止黃藤縛腰白布爲稍手拏大海螺吹行伊妻以
布遮醜隨行氣候常暖二三月夜雨一二番五六
月晝夜湧沱七八月經霽後無點雨次年三月仍
然產胡椒玳瑁珊瑚市使金銀錢

白馬丹驤

蜀之西鄙諸番雜居今之松州諸番即古白馬氏茂
州諸番即古冉駹其性勇悍貪貨利其俗毛織
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
依山據險壘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天氣

多寒土地剛固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

吐蕃

唐貞元中王師大破吐蕃於青海臨陣殺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遮或云是尚結贊吐蕃乃收尸歸有百餘人行哭隨尸威儀絕異使一人立尸旁代語使一人問瘡疾痛乎代語者曰痛即膏藥塗之又問口食乎代者曰食即爲具食又問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裘衣之又問歸乎代者曰歸即具輿馬載尸而去若此異禮必其國之貴臣也

回回教

碑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十五

回回祖國咸以爲大食或以爲默啞那國或以爲天方自隋時入中國其教有數種祀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於同郡之貧者月有養他方來者亦有助薄糞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焉菽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其高又如此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京師隆福寺成民人縱觀寺僧雲集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三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鞠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形像

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雙而殺之初生小兒先

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嚙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夏不着布袴者以爲非恐涼外腎也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回回文字有篆草楷三法西洋諸國咸用之亦有陰陽曆音律醫藥等技所造回回曆與中國僅差二刻

高昌國

高昌國有羊刺草上生蜜極甘又有紅鹽味絕白鹽

碑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十六

色似玉可製爲枕西爲赫羊國相傳立國初忽生一羊形最大毛赤因號國爲赫羊西魏時曾來貢

五印度曆法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所建各以所宜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爲額沙茶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爲室羅伐拏月即柳星

今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
然此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
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
二十九日為盡印度以十四日為小盡中國之十
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
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逝瑟訖月
乃印度四月盡日也

見藏經

印毒

印毒即印度之謠也出獅子雄者鬚尾如纓拂傷人
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孔雀與交廣者

釋史彙編

卷之十五

天三、四二

同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金翠燦然香猶似土
豹糞溺皆香風馳急使乘之日可千里鵠傳信
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乳以鐵網高有至三尺
者金剛鑽者以肉度大淵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
之撒入兒出西海中蓋玳瑁之遺精蛟魚食之吐
出年深結成者價如金其假者即犀牛糞為之也
骨篤犀大蛇之角解諸毒可以作帶彼人謂龍角
帶以欺中國人但以刀刮屑焚之龍角香而蛇角
臭也其國所產異物最多

鵠國

西之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
經緯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
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鵠海鵠遇輒吞之亦壽三百
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亦飛千里

陳舉與齊桓公論

天竺國

天竺國人性狃急政教散質風俗尤簡凶悖之人時
虧國憲謀危君父事迹彰明者幽于囹圄無所刑
戮任其生死但不齒于人倫而置之度外其犯禮
傷義悖逆忠孝者則剗鼻截耳斷手則足或驅出
國門或放流荒裔餘犯輪財贖罪不加荆朴理獄

釋史彙編

卷之十五

五

隨問款對據事平秤若拒違而犯耻過飾非欲究
情實須案問者其法有四條曰水曰火曰稱曰毒
水則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校其真偽
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犯火乃燒鉄令
罪人踞其上復使足蹈既遺掌按又令舌舐虐則
無所損實則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炙熾者令捧
木開化散之向熾熾虐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以
人石平衡視其輕重虐則人重石輕實則石重人
輕毒則以一羯羊剖其右髀置諸毒藥令食之實
則毒而死虐則毒歇而蘇上下以此相準永為常

青唐羗

青唐逸川其地在黃河之曲河湟間有鄯洮河渭蘭會疊宕尋州唐屬隴右節度而鄯其治所也三十里至墨城城因山削或屈曲相重自墨城西下坡十餘里始得平川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羗多依水築居而住激流而磴由平壤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十里東倚高山北臨湟河西入省章峽山峻嶺二十餘里至湟復由小徑下十餘里道出峭壁紫紆曲折不容並馳其道斷鑿石爲棧下臨湟水深

釋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

三

數百尺過者寒心四十里出峽屈曲下至大川卽湟河城川也川長百里湟河行其中夾岸皆羗人居間以松篁宛如荆楚又四十里至湟河又二十里至青唐城枕湟水之南廣二十里房開八門中有隔城以門通之爲東西二城僞王居西城爲大殿九楹碧琉璃磚環之羗呼禁圍城西有青唐水注湟河水西平原建佛祠廣五六里繚以周垣屋至千餘楹爲大像以黃金塗其身又浮屠十三級以護之有大事必集僧決之僧之麗法無不免者自青唐西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馬

三百可到海廣數百里其水鹹不可飲自疑爲鹽其色青中有島廣十里習禪者多居之海西北皆平衍其人善水草以牧放射獵爲生多不粒食至此有鉄嶠高丈餘羗云此以識界自鉄嶠西皆黃沙無人居青唐之南有瀘戎漢呼爲瀘甘子其人物與青唐羗相類所造鎧甲刀劍尤良瀘戎之南卽西蜀之背瀘戎至蜀有崇山絕險之限此青唐逸川土彊風俗之可紀者

古佛國

古佛國在今雲南之正西當中國之西南卽玄奘法

釋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

三

師取經之所名天竺國其地有南北東西中五印度北有大雪山葱嶺極頂故經每稱雪山葱嶺其東卽河源有崑崙山卽佛經所謂須彌山其地有瞻部州其山有達磨悉帝等名意其所稱悉達太子與達磨諸名者本此其地有阿利尼鉢利曷梵衍那薩儂那四摩羅等名今所稱衣鉢菩薩多羅尼等字本此皆番國語音卽今以中國所尊皇帝丞相諸稱名耳世人不知含中國之禮義而慕番國之君臣亦惑矣又其所用螺鈸者乃胡人之樂天竺之人重僧必飯之使作樂於前今以臨死者

之前彼死者生平不聽胡樂死則聞之以冀超度
斷無此理

東女國

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爲王與茂州隣有八十餘
城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
度戶口兵萬人散處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
高平議國事在外僚並男夫爲之五日一聽政
王左右侍女數百人王死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
人而立之大者爲大王小者爲小王大王死則小
王繼之或姑死婦繼無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
裨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

國人至六重其王服青毛裙不領衫其袖委地以
文錦爲小髻飾以金耳璫足履素鞢重婦人而輕
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爲正每十月晦巫
者齋酒餚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呪呼鳥俄有鳥
如雉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視之有各來歲必登
若有霜雪必有大災其俗名爲鳥卜人死則納骨
肉金瓶中和金而埋之 異記

忽魯謨斯國

其國遙海倚山各處番舶雲集民皆富饒舉國皆
回回教每日三次禮拜沐浴齋戒風俗淳朴溫厚

者少貧者衆助以資本人青白魁偉衣冠濟
婚喪禮悉依教規如娶妻先媒約通允諾男家
則置酒請加酌加酌者教門規矩官也主婚并媒
族長兩家各通三代鄉貫來歷寫立婚書然後擇
日成婚否則官法如奸論飲食務用酥油拌煮市
有燒羊燒鷄燒薄餅哈里撒一應麵食賣者之家
多不舉火以銀錢名底那兒通行使用書記家
是回回字其市肆百物皆有止無酒館國法飲酒
棄市文武醫卜之人絕勝他處各色技藝皆有
棍弄者將一大黑猴高三尺演弄諸般本事既畢
裨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

令一人將巾帕繫扎猴兩眼又令一人潛打猴頭
一下避之後解其縛令尋打者於千百人中逕取
原打之人甚可笑也氣候有寒暑春花開秋葉落
有霜無雪少霧多露有一大山四面出物四樣一
面出鹽一面出紅土一面出白土一面出黃土產
挾桃松子蒲萄花紅萬年棗自結霜各番寶物如
紅鴉姑青黃鴉姑刺石胆把碧祖母喇猶睛金剛
鑽大顆珠黃龍眼珊瑚樹金珀神珀臘珀黑珀美
玉水晶器皿十樣錦剪絨花毯各色梭幅撒哈刺
毯羅毯紗各番青紅嵌手巾及駝馬驢騾之類又

一等獸名草上飛番名昔鴉鷂只大于猫身似玳瑁斑猫兩耳尖黑性純不惡若獅豹猛獸見即伏地獸中王也

古里國

其國西臨大海南連柯枝界北接狼奴兒國 永樂

五年命太監鄭和等齎詔勅 詔命銀印及陞賞各頭目品級冠帶其王崇信釋教以銅鑄佛像造佛殿以銅鑄瓦蓋之每侵晨王至井汲水浴拜訖令人收取黃牛夜拋淨糞於銅盆內用水調遍搽殿內地面牆壁其王府頭目每早亦用糞燒白灰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

研細小布袋裝盛常帶在身洗面畢則水調搽額并兩股間為敬牛敬佛之誠國人皆奉回回教算法但以兩手並兩脚二十指計等分毫無差王以六成金鑄錢行使名吧喃每箇徑寸三分八厘面底有文重一分又銀小錢名搭兒每箇重三厘產西洋布花手巾胡椒富家種椰子樹樹可釀酒芭蕉子波羅密王位不傳子而傳外甥甥之朝止論母腹所生為嫡族若無姊妹則立弟無弟則遜與有德之人法無鞭笞輕則截手斷足重則罰金誅戮甚則抄封滅族犯法者拘之到官即伏不

伏者用鉄鍋盛滾油令以右手一指爇於油內待焦取出用布包封監留在官三日後聚眾開視若手爛其事不枉更加以刑如舊不損則頭目人等以鼓樂送回親友饋禮往賀飲酒作樂最為奇異

阿丹國

其國邊海山遠國富民饒皆奉回回教人性強硬有馬步銳兵七八千國勢威重隣邦懼之 永樂十年太監鄭和齎 詔勅衣冠賜其王王頭帶金冠身穿黃袍腰繫寶鞍金帶其頭目冠服各有差等國人男子纏頭穿撒哈刺校幅錦綺紵絲絢等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

衣足着靴鞋婦人穿長衣肩項佩珍珠瓔珞如觀音耳帶金圈寶環四對臂纏金寶釧鐲足指亦帶指環又用絲嵌手巾蓋頂止露其面國人打造入細生沽金銀者絕勝混堂并熟食絲線書籍諸色物件舖店赤金鑄錢行使名吧喃嚙嚙每文重官秤一錢底面有文又紅銅鑄錢零用名吧喃嚙斯氣候溫和常如八九月無閏月準十二月為一年以見新月之明日為一月也四季不定自有陰陽推算某日為春首後果花木開榮某日是初秋則葉凋落及於日月交蝕風雨潮信無不准驗產萬年棗

松子葡萄桃杏紫檀香木薔薇露簷葡花福鹿青
花白駝雞大尾無角綿羊獅子麒麟金錢豹

榜葛刺國

西印度之地西乃釋迦佛得道之所 永樂十三
年命太監侯顯等捧 詔勅賞賜國王正妃頭目
居處城郭甚嚴殿宇高廣方物風俗甚厚男子白
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白綿羊皮靴亦有文字
凡交易雖萬金價定永無悔婦女穿短衫圍色布
絲綿不施脂粉自然嬌白兩耳垂寶鈿項掛瓔珞
髻椎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有一種人曰印度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

凡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若孤寡寡向一
村輪養之不容別村求食田沃豐足一歲二收果
有波羅蜜庵摩勒香甚佳其餘蔬菜牛馬之類甚
廣通以海賦准錢地產細布撒哈刺毯絨兜羅綿
水晶瑪瑙珊瑚真珠寶石糖蜜酥油翠花各色手
巾貨用金錢布段色絹青白花磁器銅錢麝香銀
珠水銀草蓆胡椒之屬

麟府州

麟府州在黃河西番漢襟居人性頑悍不循理法惟
吏稍識去就俗輕生重死侮法忘義凡育女稍長

靡由媒妁暗有期會家不知問情之至者必相拏
奔逸於山石掩暗之處並首而卧繩帶置頭各悉
力繫之既斃二族方率親屬尋覓見亦不哭謂男
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繒絲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
椎牛設祭乃滌其革密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
高丈餘呼為女棚遷尸於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
於其下擊鼓飲酒盡日而散

稗史彙編卷之十五

稗史彙編 卷之十五

三

地理門

東方類北夷

韃靼

韃靼始起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赤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恭謹而孝遇父母喪則剗其面而哭所謂黑韃靼者甚貧且拙亦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

裨史彙編

卷之十六

一

三

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頗有顴骨眼眦員突髭鬚絕少狀貌頗醜人生長鞍馬間出入習戰逐獵乃其生涯故無步卒悉是騎軍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民人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數十人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填塞壕塹或供爲洞砲座等用不惜數萬人以此攻城無不破者凡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每得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有差

裨史彙編

卷之十六

二

三八

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凡有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間行于諸國又于重午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一日咸集於燕都而後啟行地豐水草宜牛羊馬畜其馬初生一二年卽于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騎是以不蹄齧千百爲羣亦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至困倦飲馬乳以塞饑渴凡乳馬之乳可飽三人或宰羊牛爲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爲糧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爲奴婢必米食而後飽乃掠米麥而於札寨處亦煮粥而食彼國亦有一二處出黑黍米可煮出師不論貴賤多帶妻奴子而行管行李衣服財物之類諸酋妻戴顧姑冠用鍊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綉或金珠飾之有杖一根用紅青絨飾之又有大神衣如中國鶴氅寬大曳地行則二女奴摠之國王出亦有女樂隨行率十七八人美女極慧黠多以十四絃琴

彈大官樂等曲拍手爲節其音甚低其舞甚異韃俗主人執盤盞以勸客客飲若少留涓滴則主人更不接盞見人飲盡盃酒者乃喜之

胡人中國

秦皇築長城以限胡雖一時勞民然百世之下賴以界限華夷辨別內外固不可盡非也自漢與匈奴和親緣是有請婚之例非族醜類自謂與漢爲昆弟甥舅之國及單于爭立窘而入朝日逐來奔北庭遠遁不能以時殄滅乃信其保塞下處北鄙使得生育長養遂成土著漢衰而三國爭峙計其窺

碑史彙編

卷之十六

三十三

陝西

覲之念非一日矣晉氏不競不能防徙遂有五胡之亂氣類感召拓跋以邊夷入據中土帝王自立之地百年爲胡然正朔相承向在江左猶未全失也迨隋唐混一中國幸矣而石敬瑭亟於篡立乃割幽冀以賂契丹中國險隘旣以與虜而又稱臣納幣奉冊上表不暇顧首足之義方其召契丹以援立固已啟其染指之心而出帝不君橫開釁隙遂致其長驅深入無復控制晉滅而天下爲其虜中物矣後雖宋太宗英武竟弗克復燕雲之地南北抗衡且百有餘年幸其滅亡而金緣以興金亡

而元附以起中間納幣割地稱臣奉冊循用石晉故事以困中國至元以後遂滅宋紹統舉一世而君臨之而帝王相傳之層數全歸于胡綱常淪滅天地晦冥世運爲之極否而中國爲之大變推原禍始則石晉啟之也故曰秦皇築長城寓百世攘夷之功石晉召契丹首萬古猾夏之罪

蘇羯國

蘇羯國王闡揚教法國人悉遵教規不敢違犯其國人物偉壯體貌頗黑男子纏頭穿長衣足着皮鞋帶蓋頭卒莫能見國法禁酒民風和美無貧難者

碑史彙編

卷之十六

四三十五

陝西

犯法者少乃極樂之界再行半日到天堂禮拜寺其堂番名愷阿白外週如城有四百六十六門門之兩傍皆有白玉石爲柱其四百六十七對其堂以五色石壘砌四方平頂有沉香木五條爲梁以黃金爲閣滿堂牆壁皆薔薇露龍延香和土爲之馨香不絕上用皂紵絲爲蓋蓋二黑獅子守其堂門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入到堂內禮拜皆將所罩紵絲割取一塊爲記而去割盡復換堂左有司馬儀聖人墓其墳壠是綠撒不沈寶石爲之長一丈二尺高二丈闊五尺圍墳之牆以沮黃

三聖初高五尺餘城內四角造四塔每禮拜即登塔叫佛兩傍有各祖師傳法之堂亦石頭壘造整飾華麗氣候常熱並無雨及霜雪夜露甚重草木賴滋米穀頗少皆種粟麥豈黍瓜菜每瓜用兩人撻之亦有綿花樹高二三丈一年一收長生不枯牲畜皆有土產薔薇露俺八兒香麒麟獅子駝雞羴羊草上飛并各色寶石珍珠琥珀珊瑚等寶以金鑄錢使用徑七分重一錢有十二成色宣德五年差內官鄭和往各番國開讀賞賜因畫天堂圖本回京其驀加國王亦差臣將方物進貢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六

五

唱熱國

唱熱國之最小者不知其始所居後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賓州近混同江江即古粟末河之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飲食皆以木器好宴蠱毒人恐其不驗貯指甲內彈之於茶酒水內或猝死或半年亡或一年亡又有解毒者

白霄奚

奚本號庫莫其先東胡宇文之別種為匈奴所破寘居松漠之東與突厥同俗魏書達奚薄奚統奚吐

其部族也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奚之部族在幽燕西南即白霄蠻有銀勒諸部之號其後契丹強奚乃舉部屬役於霄有東西奚之名

都播

都播國鐵勒別種分為三部自相統攝其俗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為糧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為服國無刑罰偷盜者倍徵其

賊出神異錄

骨利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六

六

骨利國居回紇北方瀚海之北國有勝兵四千地出名馬晝長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脰熟東方已曙蓋近日入之所也出神異錄

回鶻

回鶻自唐末浸微後有入居秦州為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其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於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判羊或酒醴以指染血塗于佛口或捧其足而呵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天齊語燕人或俾祈禱多驗煩人類男

子着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罩首而見其面

虜人名號

北狄者太王之薰鬻宣王之儼狁幽王之犬戎威公之山戎也爲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至戰國遂有林胡島之名後爲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爲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卽漢世之匈奴也漢史序狄事自秦以前皆命爲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立匈奴以爲國號云若以時勢求之則蒙恬所却之胡云酋長卽頭曼也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六

七百五十七

故漢史曰頭曼不勝而北徙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有增稱撐竿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撐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勝者惟此一族它虜雖盛莫之與比後魏之世蠕蠕杜倫始改稱單于也爲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突厥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鍊工役屬蠕蠕已而益大改稱突厥者兜牟也以兜牟名國明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居之地三番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若

元魏拓跋本亦北虜其勢旣盛乃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爲偏北之虜故皆不錄唐自突厥以來其強大能與中國抗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掠入境其實西戎之類也

回紇九姓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鍊勒薛延陀者回紇之部落也貞觀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強已而回紇攻薛延陀併有其地遣使獻功太宗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爲汗海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六

八百三十四

部都督多質葛部爲然都督凡六部都督天寶初回紇之臣裴羅破拔密自稱骨咄祿毘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隄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時塞甚不遠而又盡九姓之地者曰藥葛羅曰胡咄葛爲族凡九其後裴羅又殺白眉可汗盡得古匈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廣平長王收長安帝以幼女妻之此在唐之中世北虜最勝者也

匈奴

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犛牛

短項矮胖乃獾狻與野猪所生一種黑
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
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燾一種乃塔巴亦
罕之種元朝秘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
五世生帖木真是稱大蒙古都長安僭稱皇帝世
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山陰號鞑靼地產牛馬
無城池屋舍隨水草所居俗尚射獵帖木真四世
孫忽必烈僭居中國稱帝

獾狻孤塗

神史彙編

卷之十六

九

玄晏春秋曰計君義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
匈奴不識獾狻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
奴曰獾狻天也孤塗子也匈奴號單于猶漢人言
天子也

狄無城郭

東西南三夷皆有城郭爲固至北狄則不立城郭爲
護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兵至如飈風祛電居
處不常難得而制漢序西城諸國則築城有守行
國則不立城郭乃馬上爲國者也

鴈臣

魏孝文帝遷都于洛國人皆不欲內徙時以北方酋
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
鴈臣

夷言無正音

歐公云契丹阿保機李璣集中賜契丹詔乃爲阿布
機後有人自虜中歸云虜人呼爲阿保謹以爲傳
聞之誤予嘗聞之蓋夷言無正音用華語譯之不
能無訛謬如漢身毒國亦號損焉其後改爲乾焉
又曰乾竺今遂呼爲天竺矣譯者但取其語音與
中國相近者呼之故隨時更改而莫能定也

神史彙編

卷之十六

十

狼狽夜市

狼狽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爲市以鼻嗅金知其好惡
無啟民

無啟民居穴食土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爲人
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
八年化爲人

奇肱

奇肱國其民善爲機巧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
行湯嘗西風久稔奇肱人車至于豫州界中湯破
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還歸

其國去玉門西萬里 出傳物志

秦漢河南

漢史凡紀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洛陽之河南也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石豐勝龍門三河之南故曰河南

大漠

趙信既降匈奴之後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漠者言沙磧廣漠望之漠漠然也後史家變稱為磧磧者沙磧也其義一也

通史彙編 卷之十六

十一

二五五

玉門陽關

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龍勒縣也玉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玉門之南故曰陽而設二關者自此趨西域有南北道故也

天山

天山即祈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祈漫羅山蓋虜語謂祈連也時漫羅者言皆天也通典元和志于張掖縣既著祈連山矣而伊西庭又云州皆有此山則是自張掖而西至桂州相去三千五百里天山皆周徧其地則此山廣長可知矣

陰州

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關之東有陰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予以史漢本文攷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為河南者誤也

燕然山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固出朔方雞鹿塞至涿耶山與南匈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出塞三千餘里刻石勒銘記漢威德燕然山者在速耶烏之神史彙編 卷之十六

十一

二五五

地而速耶烏必在漠北非朔之燕山也

焉支山

元狩三年霍去病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步狐奴轉戰六日至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戰臯蘭下通典其州剛丹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者今之胭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為胭脂而關氏資以為餽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

賀蘭山

賀蘭山在靈州保靖縣山有林木青白望之如駿馬

北人呼駿馬亦爲賀蘭山

契丹

契丹之始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黃河而下與爲夫婦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徂背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漫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溫部立遺像于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號曰廼呵此主特一鬪體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

神史彙編

卷之十六

圭

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卽入穹廬復鬪體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喲呵野豬頭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視其猪遂失其所復一主號曰晝里昏呵惟養馬二十口食十九留其一馬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氊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服豕罔測所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靡淹復遭風雨霜雪之害遂衰微八部大人復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內選雄勇有謀略者立之舊主退位例以爲常至阿保機爲衆所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大契丹部

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理

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所居地名曰世里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自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著族惟耶律蕭氏二姓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不悲哭以其尸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祝曰冬月時向陽食我若射獵

神史彙編

卷之十六

圭

時使我多得鹿兔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契丹初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事後分爲八部部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主諸國不肯代立九年諸部共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會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立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山有

鹽鍊之利乃所謂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市廛如幽州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知衆可用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有鹽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其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契丹官制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比面在牙帳之比以主番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隱宗正寺也夷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院也外官多取中國者其十佐吏則有敕史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奴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題歌東西都省大司兵又有國舅軫轄遼輦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大師一百六百九百家爲奚室凡民年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皆籍爲兵將舉兵必殺牛馬祀天地及木葉山神禱之以金魚符調發兵馬其促馬及傳命有銀牌

二三官所含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五主立聚所得人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及犯罪人沒者別爲行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窆廬鑄金爲像朔望節忌辰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餼契丹十官而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宮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

袍束帶丈夫或綠中單綠窄袍中單多紅綠色
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
者披貂毛羊鼠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樺爲箛
鞞輕快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鷺項鴨頭爲扞腰契
卅以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
河鑿冰釣魚冰泮卽縱鷹鵠以捕鵝雁夏居炭山
或上都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
吹角効鹿鳴旣集而射之宋真宗時晁迥往賀生
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
騎聲扁鼓迭泊驚飛鵝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

卷之十六

十七

三百九十九

射馬契丹有鄉府省三試之設分兩科曰詩賦曰
經義魁各分爲三年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
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
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其第一
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人
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並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
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若任子
之令不論文武並奏蔭亦有員數契丹正月一日
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
內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點國主等各于本帳內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六

十八

三百九十九

窓中擲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當夜樂飲宴酣如
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遶帳
鈴執箭唱叫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
謂之驚鬼本帳人第七日方出乃穰度之法北
此節爲奶捏離漢人云丁日也契丹以二月一日
爲中和節大族蕭姓者並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
席此爲轄里耐漢人云請時也至六月十八耶律
姓亦請蕭姓者如之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兔
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
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杯飲之此爲獨裡化漢人
云兔射也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爲艾
衣七事國主着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
及臣僚飲燕勃海厨子進艾羔各點大黃湯此爲
討賽離又以雜絲結合歡索于臂膊婦人進長命
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七月十三日爲中元節夜
國主離行營向西三十里卓帳先於彼處造酒食
至十四日隨從諸軍並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
國主却歸行營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
六日却早往西方令隨行軍兵大噉三聲謂之送
節此節爲賽離捨漢人云月好也九月九日國主

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
與番漢臣登高飲菊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
嚼食之此爲必里遲離漢人云九月九日也又
以茱萸爲酒酒戶間辟惡多至日國人殺白馬及
雁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望北拜黑山莫祭山神
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所管如中國之岱宗云每
年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禁之其禮甚
嚴非祭不敢近山正月十三日放國人爲賊三日
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討漢人
云偷時也契丹行軍不擇日只用艾和馬糞於白
羊毛毳毼骨上正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卽不出出
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排辦望西大噉聲
言午是北朝天王之日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
足着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卽
跪也契丹每歲十月二十三日國主起雜化甸往
西北約二百七十餘里地名永興甸行柴冊之禮
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圍內宿泊先于契丹官內
揀選九人與戎王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賜戎王所
着衣服一套令結束九人假作戎王不許別人知
覺於當夜子時與戎王共十人出小禁圍入大禁

內分頭各入一帳每帳內只有牀蠟一枝椅子
一隻並無一人於三日辰時每帳前有契丹大人
一員各自入帳列何骨牘漢語是提認天子也若
提認得戎王者宣賜牛羊駝馬各二百當宋國大
王戎主親弟於第八帳內提認得戎主番儀須得
言道我不是皇帝其宋國大王却言道你是皇帝
如此往來番語三遍戎主方始言便是出帳來着
籍內番儀衣服畢次第行禮先望日四拜次拜七
祖殿次拜木葉山神又次拜金神冊次拜太后次
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屬次上柴籠受冊次入赤
龍殿受賀當日行禮罷與太后太叔同出大禁圍
却入小禁圍內與近臣上番儀臣寮夜宴至三更
退四日歇泊五日却來受南朝禮物小禁圍在大
禁圍外東北角內有氍毹二十三座大禁圍每一
面長一百十步內有氍毹十座黑氍毹七座大
小禁圍外有契丹兵甲一萬人各執鎗刀旗鼓弓
箭等籍上錯成番書泊字漢語証軍字七祖者太
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也赤娘子者番
語謂之掠胡與俗傳是陰山七騎所得黃河中流
下一婦人因生其族類其形木雕彩裝嘗於木葉

山廟內安置每一歲新戎主行柴冊禮於廟內取來作儀注第三日送歸本廟七祖眷屬亡人俱是木胎着紅錦衣亦於木葉廟內取到柴籠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帶皮榆柴叠就上安黑漆木壇三層壇上安御帳當日戎主坐其中又有契冊臣寮三百餘人

虜王相問

宋元祐五年遣使爲契丹賀正虜王問范純仁今在朝否賀使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又問何故外補賀使云純仁病足不能拜暫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六

三

少

令補外養病爾虜王乃顧左右微笑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賀使云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補乃咨嗟曰朝廷想現闕人賀使曰留用舊人賀使北歸不敢以是載于典錄嘗因便殿奏陳上微語曰因通書說與純仁來看又八年純仁再入相上首以告之且曰曾令李某通書說純仁曰不曾得書

金國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女舌音訛爲女真又曰慎肅氏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後姓

挾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唐正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三國志所謂挾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靺鞨水靺鞨者卽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契丹阿保機乘唐衰興北方吞諸蕃二十六女真在其中阿保機恐女直爲患誘豪右數十家遷家遼陽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隸丹咸州東分界入官口至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丹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靺鞨合蘇者熟女真也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六

三

少

回靺鞨者非熟女真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酋長小者千萬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地多山林屋無瓦蓋以板或樺皮牆壁亦木爲之產名馬生金大珠頗事耕耨而不蠶桑人多衣布冬極寒盛夏如中國十月時屋絕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掩覆以綢繆之環屋爲土床熾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王以厚毛爲衣非入房不徹衣履稍薄則墮指裂膚臣屬契丹二百

餘年世襲節度使封號兄弟相傳周而復始間歲
以北珠貂革名馬良犬爲貢亦服叛不常契丹謂
之女真道羈縻而已俗勇悍耐飢渴苦辛騎上下
崖如飛濟江湖不用舟楫浮馬而渡人皆辨髮與
契丹異耳垂金環留顙後髮以色絲繫之富人用
金珠爲飾男子亦衣紅黃與婦女無別嗜酒好殺
無常居善爲鹿鳴呼鹿而射之生啖其肉醉則縛
而候其醒不爾殺人雖父母不辯也與契丹言語
不通而無文字賦歛調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
之謂好爲刻減謂不好爲刺謂酒爲勃蘇謂相殺
碑史彙編 卷之十六 三

長戰死五長皆斬百長戰死十長皆斬能負什任
戰沒之尸以歸卽得其家貲凡將皆自執旗人視
旗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以粟
粥燔肉爲食上下無異品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
產人參蜜臘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
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豬白獐青鼠貂
鼠其人勇悍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畊種好漁
獵其樂惟鼓笛其曲鷓鴣第品高下長短如鷓鴣
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尚巫祝病者殺猪狗以禳
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死者埋之
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
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餼其市無錢以
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爲其禮則
拱手退身爲喏跪右膝拱手搖躬爲拜其節序元
旦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稅賦隨用度多
寡而歛之夫謂妻爲薩妻謂夫爲愛根婚家富者
以牛馬爲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於途其歌也
乃自叙家世婦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欲納之
卽携而歸後乃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父死
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伯叔死則姪亦如之無

論貴賤人有數妻金重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
舍男女爲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
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
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在京
之克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主有時而拜服真紅
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帥府僧
職也皆擇其道行通高者限三年爲任滿則又別
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
並服紫袈裟都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爲滿有
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
訟者杖以下決遣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
金國亦崇重道教與釋教同於帥府置司正曰道
錄副曰道士擇其法錄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爲任
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
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金國
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培其腦而致之死籍其家
人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錢物贖其贖以十
分爲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罪重者贖
以物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
罪無輕重悉皆背脊州縣官各許專決常刑之外

又以革爲囊實以沙石繫於杖頭人有罪者特決
其背大率比杖之屬數尤多焉熙宗立首除沙袋
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曰皇統
新制近千餘條海陵弑熙宗自立又去春杖流者
止流犯人之家屬徒者止五年杖無大小以荆爲
之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脚腕以鍊
爲鐐鍊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
如半限滿則依舊爲百姓惟僧尼犯姦者死強盜
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強姦者剛死則與古法
異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冊封
或遷都或災異並皆肆赦罪無減等一例放之每
赦必有恩內外大小文武百官並遷一資熙宗季
年一歲二赦海陵常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犯姦
宥更不議赦不二年躬自蹈之迨世宗立數年間
降三赦然洪忠宣松漠紀間云北朝惜赦十五年
才兩見豈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後不惜赦耶金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國行之比古之制尤簡後
慮中州懷土之意始制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奚
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
戶口給賜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

服若遇出軍之際始月給錢米米不過十斛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種亦無不足之歎屯田去處大明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屯每千戶止三四百人所居處皆不在州縣築寨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金國酷喜田獵一出后妃親王近臣皆隨每獵則以隨駕軍密佈四圍名曰圍場以待狐兔豺狼散走於圍中國主先射之或擊鷹隼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餘人捕之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樂畧不間別與父子

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然五方五星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月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旁有數十人各施大繩以備颶風執旗者名曰蓋天勇士金國王視朝服純紗幘頭窄袖赭黃袍玉帶黃蒲領如遇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日閑暇皂巾雜服與士庶等金國上自朝廷下至州郡皆有過醴之禮如宰臣百官生日及民間娶婦生子若迎接天使趨奉州官之類則以酒果爲具及有幣帛金銀鞍馬珍玩等物以相贈遺僧人奉酒於賓以相贊祝祈懇名爲過醴如此以結恩釋怨不如是者爲不知禮

金虜大禍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賊盜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猶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道盡皆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金寇遂爲烟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撒花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有薦枕者以未出適女侍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婦女不問其有夫無夫及閹閹高者女真浸忿遂叛近者北兵侵犯城郭于民間需索金銀等物謂之撒花不曉其義蓋夷狄以此爲重禮者國朝三佛齊註輦國遣使來朝命宴延和殿其使胡跪于地先撒金蓮花其次珍珠龍腦布於御座前謂之撒殿花初至闕先具陳請詔許之方敢施此亦所以重中國也撒花之名蓋亦有自來矣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六

无

三百六十四

宋南北使臣禮

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垂拱殿賜金帶一條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紗羅五十兩各色綾絹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四日浙江亭觀潮宴五日玉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朝大使密賜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遇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盞每酒一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五百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忘其書昨見

松漠記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

三十量罐羊肉八斤異字錢五百麵三斤油半斤醋二斤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二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不知當時何無忿媿之心想其事勢不得不然耳不知財就竭而國就滅有必然者寧不卧薪嘗胆日思所以報雪乎却乃君臣宴安於湖山哀哉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六

三

二〇八

人物門

帝王類上

尊號之始

項峻始學篇天地立有天皇號曰天靈郎帝王尊號之始也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或以謂三帝之號周列國或有之楚郝敖杞東樓公莒茲牟公是也秦有天下李斯王綰請上尊號曰泰皇至唐高宗上元二年九月壬辰始稱天皇中宗神龍元年十月上尊號曰應天皇帝玄宗開元已後宰相始率百官上尊號以為常制宋朝神宗熙寧中上以虛名無實遂罷之

皇帝名義

鄭康成云北上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日康成舉其偏未為通論也今按尚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大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為名非取星為號也或曰子以

皇何故謂之皇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於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皇之始

項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張情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滓鴻濛即生天皇氏萬八千歲此稱皇之始也

帝之始

由天皇至燧人皆稱皇故有天皇地皇人皇而燧皇及太昊帝王世紀曰帝庖羲氏繼天而王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此稱帝之始也

皇帝之始

世皇帝紀曰五帝之初有天皇黃帝尚書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蓋周穆王始以言唐堯也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令曰六王咸伏天下大定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其議帝號王綰李斯等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取貴上尊號王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位號號曰皇帝

之前皆稱帝自周始降帝為王然夏啓之并誓
王曰嗟仲虺之誥湯曰惟王不邇聲色則二代
雖號帝亦稱王也事物紀原

天子

說文曰古之神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春秋元命
苞曰女登生子人面龍顏始為天子

兄弟日月

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注曰父天於圜丘之祀母地於方澤之祭兄日於
東郊姊月于西郊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七

今上

司馬遷作史記凡指斥君處皆依違不正言但稱曰
上漢武本紀曰今上之類是也今臣子亦呼天子
曰上由司馬子長始也蔡邕曰上尊位所在不敢
媒言尊尊之意也事物紀原

陛下

周以前天子無陛下之呼史記秦李斯議事始呼之
耳盖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但呼陛下因卑達尊
之義霍光廢昌邑王丞相楊敞奏稱臣等昧死言
皇太后陛下至後漢上皇太后疏亦為常制

萬歲

自古至周未有此禮按春秋後語趙惠王得楚和氏
璧秦昭王聞之遣王書願以十城易之趙遣藺相
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呼萬歲又田單守卽
墨偽約降燕皆呼萬歲馮驩之薛召諸負債者合
券乃矯孟嘗君之命以償賜諸民因燒其券呼
萬歲至秦始皇殿上上壽羣臣皆呼萬歲見優孟
傳盖七國之時衆所喜慶於君皆呼萬歲後臣下
以為常制事物紀原

山呼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七

後人以呼萬歲為山呼者其事盖起于漢武時按武
帝本紀曰元封元年正月登嵩高吏卒咸聞呼萬
歲者三迄今三呼以為式因號山呼事物紀原

上壽

通典曰禮有獻壽無上壽惟詩大雅云虎拜稽首天
于萬壽幽風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非灼然明文
要是彷彿其事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得而言也漢
興叔孫通定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置酒
殿上尊卑以次起上壽其事本起于此史記項羽
與漢王飲鴻門項莊人為壽則茲事已見于漢初

子見傳見對齊威王侍酒于前奉觴上壽
及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皆戰國時事蓋不自
漢始也

官家

劉向說苑曰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
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蔣濟
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故傳之賢三王家天下故
傳之子今指天子爲官家則猶言帝王也僧文瑩
湘山野錄曰真宗問李仲容何故謂天子曰官家
遽對云蔣濟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

御史彙編

卷之十七

五

之德故曰官家爲小異爾按晉書五行志安帝義

熙初童謠曰官家養盧化作荻則晉末之語已云
然矣隋唐之前稍云大家自茲世以稱至尊

皇帝釋義

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
諦也能將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朕釋義

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同號之義也堯曰
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
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

臣而不改

乘輿

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乘猶載也輿猶
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
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群臣託乘輿以言之或謂
之車駕

行在

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
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
泰山則曰奏奉高宮依違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

御史彙編

卷之十七

六

百官小吏稱曰天家

禁中

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
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行幸

世俗謂幸爲僥倖車駕所至民臣被其德澤以僥倖
故曰幸也皆非其所當必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
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
幸然則人主必慎所幸

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

策書

策者條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書誅謚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惟此爲異者也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七

七

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位纂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亦然

五運

通曆曰太昊木德王始有甲曆五運項峻始學篇曰天皇以木德王則五運之起自天皇氏始也王子年拾遺記曰伏羲以木德王位居東方以含養蠢惟于木德其音附甲號曰木皇此疑五德相乘之始也後漢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莫不

開元於太昊注云謂庖羲始以木德王也前漢郊祀志贊曰劉向父子謂帝出乎震故庖羲氏始受木德焉鑑續事始引徐秀帝王年代圖云伏羲爲百王首故易曰帝出乎震卽帝王五運震爲木起自太昊也彖輟子曰五運有二說鄒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自伏羲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承漢魏以還其遵劉說孟詵錦帶前書亦曰伏羲始以木德出乎震故曰太皞

事物紀原

五德終始

宓戲氏始以木德王生火故宓戲氏沒神農氏以火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七

八

德繼之火生土故神農氏沒黃帝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黃帝沒少昊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少昊氏沒顓頊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顓頊氏沒帝嚳氏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帝嚳氏沒堯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帝舜氏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夏禹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殷湯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周武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高祖以火德繼之

國號

後漢書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厥有氏號

莫不開元于太昊注謂太昊號庖羲炎帝號神農黃帝號軒轅蓋自燧皇而上止以自名未為天子之號也至太昊始以庖羲為代號云紀事物原

春王

春王者庖羲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龍遮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一十二年而生庖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又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叶以天時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羲亦謂伏羲受混沌之質人必其教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七

九三十三

號曰木星

九十一代

鄭玄六藝論曰燧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曰九頭紀一五龍紀五攝提紀七十二合洛紀三連通紀六序命紀四凡九十一代

伏羲六佐

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為中職仲起為海陸陽侯為江海論語摘象

女媧

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也風俗通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搏土為人民之所乃古跡在焉錄異女媧地出杜宇天墮抱朴子繼伏羲氏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為古聖氏女乃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氏各女夫猶國各有女真又如左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七

十三

神農

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之鼎在焉咸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一名藥草山山中有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藥者也述異記

黃帝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尸子

黃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厭世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佩鳥焉昆

黃帝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至今望而祭
黃帝以神金鑄器皆題銘及升遐後群臣觀其銘
皆上言之字多磨滅缺落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
時序理皆實 帝十歲知神農之非道改其政
帝周遊行時元妃嫫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爲祖神
令次妃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
相氏軒轅本紀 帝殺蚩尤其血化爲鹵今之解池是
也帝王本紀 竹書云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
木爲黃帝之象帥諸侯以朝之故博物志亦曰黃
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

聖賢集編

卷之十一

二二七

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祀之七年不還乃
立顯帝左徹亦仙去抱朴子今本稍異 子貢問孔子曰古
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
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
面也尸子 黃帝立四面登恒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
能言通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令寫爲
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軒轅本紀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
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

爲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於水際與皇娥燕戲
奏嬋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西海之濱有孤桑樹
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
子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衣結薰茝爲旌刻玉
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
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
撫桐琴梓瑟皇娥倚瑟而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
萬象回薄化無方蒼天蕩蕩望蒼蒼乘桴輕漾著
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
樂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

聖賢集編

卷之十七

三十九

此白帝子春歌曰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影窮
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
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海浦來棲息及
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
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餘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
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
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
之類或似人鬼之形有水曲屈亦如翔鳳之狀有
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
亦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山莊園藝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堯

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之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聽也宮垣屋室弗聖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剪齊也黼黻之絺履不弊盡不更爲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爲

六韜李固傳註

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七

十三

舜

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元魏張淵觀象賦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注昔舜將受禪于堯先有星見員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

舜師五老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

「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遺珠合璧祥瑞應焉萬國重譯而至

夏殷稱帝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卽天子位以後帝禹至於帝履癸曰帝桀殷本紀太甲書帝太甲至于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周紀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爲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爲王故本紀皆帝而摠曰三王也又譙周曰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王皆以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七

十四

夏禹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禹受于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四方歸之關地以王隋巢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

請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後蛟龍水豹因授
禹而藏之曰事畢可秘于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
於洞庭包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靈威夫人
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賁符以
問孔子曰吳王闔閭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
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于牧德之山
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于洞庭之包山君王
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某所未聞吳越春秋又見魏正論
按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疑山東南曰
天柱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
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後
白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然而計夢見赤綉文衣
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
導水之方者齋于黃帝之岳三月更求之禹乃退
齋三月登宛委山發石果得其文乃知四海之根
百川之理鑿龍門通伊闕遂周行天下四瀆所至
名山大川召問其神使益疏記之爲山海經吳越春秋
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
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問于馮夷曰何者爲殷

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

物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妹嬉有
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
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殷亡

國語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
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
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
也管子

桀時太山走山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
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公謂魯公
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

商湯

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
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
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
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
殘之遷于南巢說苑

商紂

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抹馬金闕之歌韋昭補

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為天下

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已愛

乃偽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耶明既衰耶何惡貌

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為惡妲己

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乃欲以

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

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

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潛夫論

周王季

卷之十七

七

王季歷國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

也武王事之夙夜匪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

年而成甲子之事春秋文丁執王季於塞廬困而

死竹書

文王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天下二垂歸之紂聞之曰余夙

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

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

敢而不疑中旦恭儉而知時冠雖弊必加於頭及

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散宜生乃以

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

大貝百朋玄豹黃龍青犴白虎文皮千金因費仲

以獻紂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為王門築

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紂聞之曰昌改

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

者文王乃遂其謀淮南子

武王

武王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

伯將何之曰之薛膠鬲曰無我欺曰不汝欺也將

伐紂曰曷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

是報矣膠鬲以是日報紂是日雨甚卒病請休西

伯曰膠鬲已報其主以兩進兵救膠鬲之死也呂氏春秋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晝丁侯于策三旬

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

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歸為

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叛

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使者辭去尚父乃以

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

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乃止丁

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

公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
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嚴乎將有
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眾威
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
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
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
聖人臨眾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
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七

九

成王

杜林疏曰成王以殷氏六族分而禽七族分康叔懷
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

中陽升曆

高皇帝家在豐中陽里及爲天子祠豐故宅
謝莊求賢表曰升曆中陽英賢起于徐沛受錄白
水茂異出于宛荆

文景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

詔景帝之世三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
者三之一焉則史稱其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
世之所不及也

漢武帝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
宿夜與主婢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
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
高仍有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爲已
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
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七

主

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
天子也於是擒奴問而款服乃誅之帝嘆曰斯蓋
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

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造裸遊館百間採綠苔桃
杏梅李芙蓉竹柳沿河種植如屏以蔽內外觀者
周流澄澈乘舟以遊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
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
宴飲帝嘆曰使萬歲如此則爲上仙也宮人十七
以下二十以上者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

芭墀香煖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昭烈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留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昭烈顧命

漢昭烈勅後主蓋其屬續之言也風義嚴正詞旨和平三代已來僅有此顧命耳曹孟德英雄冠世臨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七

三

歿嗟咨涕洟貽戀婦人分香買履又令銅臺總帳朝夕望食西陵其志趣之真瀕死廼見孫權晚節溺愛寵姬嫡庶之間肆亂吳國其詒謀視曹又不及矣昔賢云死生之際可以觀人魯子臨終易簀而啓手足是也昭烈之言曰母以善小而不爲毋以惡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大哉帝謨豈惟後主之監規實迺百王之著蔡

少帝子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之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木及熟

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夢見者皆斬其夕復夢所戮者曰汝枉殺我我已訴上帝帝集群巫與六官射鬼帝尋被弑出廣古今

梁

梁高祖武皇帝

姓蕭氏諱

初爲雍州刺史舉義殺齊

東昏侯立和帝封梁王受齊禪魏叛臣侯景來降

以爲河南王領壽陽景與帝猶子臨賀王正德友圍

臺城陷帝孫永安侯確即邵入見帝帝曰可一戰

否曰不可歎曰得既自我失亦在命不預子孫太

復何恨景幽帝於宴居殿絕膳而崩立太子爲簡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七

三

文帝韓綱字景又幽於永福省少帝引筆自序曰

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若一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作五言詩云天

道何茫昧萬途那可想鳳飛逢鳥弋龍行會魚網

又曰寶劍還藏匣神龍遂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

堪著書景燕帝知不免因大酣醉以土囊加之而

崩景立預章王棟爲天子俄而篡位湘東王諱高

世諱高祖命太尉王僧辨司空陳霸先擊景破之

第七子景即位爲元皇帝都荊州魏軍圍城帝登城樓視戰爲詩云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徵兵資瑤

玉疊鼓亂擬金車，醵投百米芳餌，下千尋從軍所。以樂梁王有赤心，俄而城陷被殺，將崩為詩曰：「長夜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園陵五杏樹，空得動畊人。又曰：「南風且絕，慍西鄰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太尉與司空定議，以帝第九子承制還舊京，為皇太子。太尉與北齊通好，司空懼其有變，襲殺太子，是為敬帝。諱方智，字惠祖。帝即位，封司空為陳王。

陳後主

陳後主驕荒于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常使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七

張貴妃、孔貴嬪等八人夾坐，江搃、孔範十人預宴者，號曰狎客。

陳後主至隋宿之，給賜甚厚。班同三品及從東巡，登印山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萬年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優詔譙讓，不許。

北齊

周滅齊以後，主歸長安，封溫公。為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永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

神武先兆

北齊神武先兆與劉貴買智為奔走之友，貴會得一白鹿，奔入大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大斃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毋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觸大家，因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自云有知鑒，攝諸人言並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問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出三國志略

齊文宣

齊文宣帝鱗身重蹀躞，曾見天開晉陽有沙門乍愚乍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七

智，呼為阿禿師。帝與諸童見見之，歷問祿位至帝，無言而指天。

梁符命

梁武帝兩髀駢骨，項上隆起，右手為文，曰：「武帝所居之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元帝背有黑子，相者曰：「此大貴之象。」

隋文帝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年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奉也。當為天子，後至。」

興建此庵爲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獨異志

唐高祖

唐太宗爲秦王時年十八與晉陽令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牀下見遍身爲蟲蛆所食甚惡之詢於安樂寺智滿禪師俗姓賈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潔師曰此可拜乎夫牀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調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貧僧頗習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若吉可作大事以濟群生無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禪師聘秦王曰即君與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七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映澈宛若龜形見者咸異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浸而經宿磨之其字愈明於是內外畢賀高祖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孤陋寡薄寧堪預

此宜以少牢祝石龜而酌送之出廣德神異記

唐太宗

唐太宗起兵晉陽以宮女脅父稱臣借助突厥使以夷狄攻中國是爲陽受制于陰故唐三百年間世有陰禍業由太宗耳武氏少入宮中乃子乘而承之再傳而改唐爲周已亡社稷矣廬陵反正韋庶專制宮闈及明皇父子貴妃良姊踵竊內權馴致京函失守竄絕益州幽父西宮建寧橫死代宗已後權移寺人威辟自由廢君立主因循弊陋底於唐亡皆陰物爲尤而作則不善也嘗聞大業之末

釋史彙編

卷之十七

唐太宗

畫像

周杜良作唐太宗畫象云仁爐義炭道薪德火摘爪手

人君號能用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洲十八人許敬

乃得與蓋如摘爪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能無

掃國真人

隋裴英待選京師一日郊飲遇一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真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告衆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寐醉卧已失老人矣後人細繹其名掃國真人者太宗之削平僭暴也玉環太真妃小字也玄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太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之強終以丹躁滅身兵丹之云其憲宗之謂乎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七

七

唐玄宗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令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九劍角抵戲馬闌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

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

出明皇雜錄

玄宗聖容

玄宗皇帝御容夾紵作本在整屋縣貞觀中忽有僧如狂負之置於武功潛龍宮宮即神堯故第也今爲佛宇御容唯衣絳紵衣幅巾而已寺僧云莊宗入沛明宗入洛洎清泰東赴依瀍之歲額上皆有汗流學士張沆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無自天福之後其汗遂絕高陵縣又有神堯先世莊田今亦爲官觀矣有栢樹焉相傳爲高祖在襁褓之時母即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迴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栢樹是也史傳不載而故老言之

出玉堂閒話

唐肅宗

肅宗爲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膾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爰惜

出柳氏史

彩局兒

元中后宮繁衆侍御寢者難於取舍爲彩局兒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夜窻瑣私號骰子爲判角媒人

高力士庇

肅宗在東都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鬢髮盡白常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室庭宇不灑掃樂器屏幃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女妓上爲動客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

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動上念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七

五

上卽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良家女子願長潔白者五人以賜太子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人間驚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官家者宜可脩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

甲而操劔顧謂妾曰帝命我與汝爲子自左脇劔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生三日也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姬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兒也負姬叩頭具服上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乎

稗史彙編

出柳氏史

卷之十七

三

三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沉厚形貌瑰偉在藩卽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於卧內上疾稍退妃具以狀告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更嘗大雪盈尺而上寢室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蕪水向日張之謂撥暈及上自鄆王卽位撥暈之言應矣宣宗製泰邊陸曲撰其詞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果號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卽太后厭代而蔬素悲毀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

無不動容出杜陽編

紫明供奉

武帝宣內供奉賜坐食日露毬蜜鷺油山谷既退侵夜宮嬪離次上獨映琉璃燭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已去皂羅供奉不來與紫明供奉相守熟讀尚書無逸篇數遍朕非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弦管樽疊暫時隔破紫明供奉燭也

宣僖優劣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小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七

三十一

代興亡頗留心貢舉曾於殿柱上題云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及政事卽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踢毬鬪雞爲樂自以能於步打門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進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卽聖政可知

昭宗

昭宗丁不可爲之時遭無所立之地人戲上尊號曰避賢招難存三奉五皇帝蓋帝常曰朕東西所至

禍難隨之願避賢路三謂三主帝后及楊昭儀五謂全忠行瑜克用茂貞韓建

稗史彙編卷之十七

稗史彙編

卷之十七

三十一

人物門

帝王類下

後唐太祖

後唐太祖在姪十三月而生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入市藥于雁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克庭井水暴溢及龍言其首旅年十二至善騎射曾於新城北酒罇下

天王塑像請與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于壁間所居帳內時有火聚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火征龍勛臨陣出沒如神號為龍虎子

後唐明宗

後唐明宗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姪帝至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饗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姪子腹語事帝曰老嫗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言

却傳國璽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傳國璽欲以歸宋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僧夢金龍

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卓庵道左藝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菴中晝寢夢一金色黃龍來食所藝蒿苳數畦僧驚寤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蒿苳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凜然遂攝衣延於菴中饋食甚勤復取數環錢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八

十一

與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名曰普安都人至今稱為道者院

宋祖

太祖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

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乎其後輦輅至太原亦徇于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人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太祖爲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奴家媼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媼則死矣得其子以爲御厨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而才地舍御厨使莫可得也爵祿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滿耶李謙傳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對

釋史家編

卷之十八

王長

書總進陽遺其九曹帥趙贊得之以聞於太祖即詔謙傳械送闕下謙傳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宋仁宗

宋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有此耶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

英宗

郊而肆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宋治平中郎中易知素不饒食太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刑後將廢禮英宗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真宗

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而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軾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

釋史家編

卷之十八

四

侍邇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實錄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仁宗愛民

至和初京中大疫太醫進方有用犀者內出二株解之其一乃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請以爲御所服帶上曰豈急於服而不以療民立命碎之

裕陵

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爲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遊豫奢侈非特不爲亦不暇爲也蓋北有狂虜西有黠羌汲汲左右吾未嘗一日不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美比之漢唐最爲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爲外懼則可

仁宗英悟

神史彙編

卷之十八

五

其宗不豫荆王因聞疾留宿禁中竊亦以祈禳內宿侍御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服藥爾輩敢近木圖子高聲以手中熱水潑之仁宗繼位李從吉使其徒乘間言於上曰頃時先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執恐有異謀因八大王取金盃熱水李廸以墨筆攪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藥即時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見盃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差攪筆在熱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纔到禁中便要出却是孃孃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即去直

是無此事必李從吉唆使爾輩來說上即命宋二年英悟已如此

仁宗英斷

宋仁宗時王文正公爲諫官因問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三百貫令即搬出東門文正云不須如此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決不能去之既而上即閑說漢唐間事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臺臣論列尚美入上曰隨即斥去矣豈容其在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

神史彙編

卷之十八

六

鵲鵲詩

宋高宗好養鵲鵲躬自收放有士人題詩曰鵲鵲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以補官呼若高宗者可謂從諫不拂勇於受善者矣

虜人欲立欽宗

金志貞祐二年議遷都直院孫大鼎上疏有曰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爲故區懼亟取則難

治於教化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
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觀此疏欽宗亦
必竊聞痛欲立已言所以戀戀不死至三十餘年
向非逆亮斃之則欲苟活以南爭者雖百歲心猶
未已也

高宗

徽宗內醮命方士劉混康伏章出神到天府聞玉帝
降勅命元載孔昇天帝降皇后鄭氏閤時鄭后誕
彌月既而乃降生帝姬上深誚其無驗未幾帝才
人在鄭后閤生皇子是爲高宗生時紅光滿室及
禪史彙編 卷之十八
高宗大漸之夕有鶴鵲數十盤旋于德壽宮候升
遐則堦前行列若導迎而西去者頃之即沒烟雲
聳蓋元載孔昇天帝乃度人經稱出真定光者位
極西方天人之一也濟世中興信其來有自矣

尚書胡未清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堅

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嘗以爲此憶
度之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
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如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
與九哥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

亦謂也高宗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
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鍼一揆左醫
脫然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
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
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纔啜茶遽索
去后詢何以報德謾曰太后不相忘累修靈泉縣
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
無得此可謂胡公之實證也又考欽宗在虜宋止
遣巫伋一迎而不終請事亦可疑

禪史彙編

卷之十八

孝宗

昔宋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
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
人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
瘦汝輩可自作商量于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
以進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
上大怒皇太后聞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於外
內侍等罷職有差今世士大夫居喪執禮百日之
外不御酒肉者幾何人哉况視萬幾者乎廟號曰
孝稱美

皇明祥異

州志補遺載我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仁祖當時寓居其側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百餘步矣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以衣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爲紅羅障世皆傳之其與商之玄鳥周之火鳥先兆厥祥何異信乎聖人之生不偶然也

太祖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衆曰擊磬賣詩聲絕詩就太祖因指雞卵爲題僧

行史彙編 卷之十八

九

云一塊無瑕玉中涵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呼落蒲天星豈僧爲異人已先知真主假此爲之兆也

太祖嘗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柰坐已滿因觀惟有土神之几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

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帝因出對曰千里爲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邦大

國大明結帝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于上坐是夜夢神曰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

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太祖馬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皇明祥異

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監中多蜈蚣遂命右首山可喚爲雞鳴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太祖笑曰何用許多但突兀處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爲雷所震突兀處悉平

閱江樓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未造上乃先令儒臣作記文成上覽之曰朝廷乏人矣昔唐

碑史彙編 卷之十八

十

太宗繁工役好戰爭宮人徐從容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今所作乃皆順吾所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遠矣樓竟不作乃試作記看耳

皇太孫

皇明初淞江鄞縣有張仲延者生四子家饒裕一子爲督府掾里中老人與掾有私怨乃囊牘至京擊登聞鼓訟之期在必進適高皇帝不豫皇太孫監國懲創殺戮召老人問曰張氏前後濠河有

如我城濠否擊銅鑼號令里中有如我親軍禁鑼

否架造式房屋有如我殿門高大否皆對曰無之
皇太孫曰夫南方多火患故掘濠厭火多虎患
故出入鳴鑼多生男女故多架房屋是足行誅乎
詎餘奏皆無狀乃抵奏于地逐諸老人

建文始末

太祖末年將傳位太孫而知其不終也既大漸乃授
以一小篋封鑰甚密戒以急難乃啓至燕王入
城窘迫無計啓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及披剃之
具遂削髮披緇執度牒自御溝出至郊坰而走時
宮中火起倉卒咸以爲建文自焚無人知其變服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八

十一

出走者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曰武當山至正統時

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

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

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

紙筆卽書云告狀人某姓高皇帝長孫懿文

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和尚事真

僞不可知卽真也我與爾無君臣分不得行此禮

雖然爾老如此欲復出何爲乎曰吾老也無能爲

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

歸體父母側爾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

飛章以聞上令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

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問吳誠在無衆

以白上上命誠往誠見庶人亦遲疑庶人曰不

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

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臠肉賜汝

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

逕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葬以公禮

今世傳建文詩一篇曰流落江湖四十秋而今霜

雪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八

十一

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

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太宗求姚廣孝

太祖將封十王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于

文廟曰殿下若用臣當奉一白帽子與王戴也

蓋言皇字欲弼成爲皇帝耳既而文廟自求廣

孝于太祖許之一日文廟召廣孝侍宴寒甚

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曰

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廟大喜遂有興

師南征之圖

內府教珠

北虜南牧黃河之曲 上命彰武伯楊信將兵勦之
遂調大同宣府寧夏三鎮精兵各三千爲策應給
內庫冬衣遣使犒之予於是有寧夏之役七月二
日進內府乙字庫關領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
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 太宗皇帝白
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骨徧野 上念之命收其
頭骨規成數珠分 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
頭顱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盃皆胡僧
之教也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八

十三

太宗不忍易服

永樂甲辰禮部尚書呂震言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
請如 太祖倣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徧諭
群臣明旦易服學士楊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
比此例蓋洪武有遺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
帝在上縗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卽吉乎因忤震震怒用尚書蹇義議
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
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張
輔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

上召士奇等 諭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

臣張輔知禮

午節遊幸

皇明每端午節 賜朝官喫糕粽於午門外酒數行
而文武大臣仍從 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
皆出 上迎 母后幸內沼看刺龍船砲聲不絕
蓋宣德來故事也丙戌歲砲聲無聞人疑之後聞
供奉者云是日內奏放砲 上止之云酸子聞之
便有許多議論 上之顧恤人言如此

御衣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八

十四

皇明尚衣縫人云 上近體衣但用松江三梭布所
製本朝家法如此 家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
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家挑撻子弟乃有以紵
絲綾段爲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內臣出獵

永樂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
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
朕遣人訪之彼意一時之言未必遺訪出至州縣
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歛之於民聚鹿獐兔雉
而獻之內臣以爲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

人密訪其州若干其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
杖而黜之

却柳溥獻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上謂溥
爲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
罰人誰畏法耶 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
日溥以馬駝獻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
涼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
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獻可
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八

五

禁殉葬

高廟 文廟 仁廟 宣廟皆用人殉葬至 英宗
臨朝時召 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
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遂爲定制
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英宗寬厚

正統中三殿成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偉麗
之觀甚盛而容臺贊拜之際偶眩於金碧輝煌遂
誤呼五拜覺之無及矣廷中皆惕息謂大失瞻望
謹戾必重禮畢糾儀官隨舉劾 天顏忽笑曰今

上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是多了也罷其人
恩就位頃之 賜宴極豐渥

英宗異兆

英宗在虜廷未嘗少 沮降辭色聖敬無斁虜以女
入侍不受虜畏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 乘輿
所止穹廬上雪不凝虜猶異之往覘 上天容穆
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歎效順之謀益篤

英宗疑曹吉祥

一日 上問吉祥南城事假當時不克則爾輩無噍
類矣乃當如何對曰臣有侄欽亨有侄彪皆掌精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八

五

兵在北邊內事有變當入救京兵不能敵也 上
口諾而心惕然謂彼於禁中舉事直如此易使欲
自取何有乎以是恒銜深疑未幾欽彪繼反 上
益信故於功臣罕終保全且嘗有 密旨他方有
警不得調北邊軍馬往征及入京

責虜失信

英廟復辟二年有吟吟者來朝 英廟在虜時舊隸
也 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也曩時許以
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彪殺
其從而納其妹矣 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復戒曰

言止三人知敢泄者磔之彪及狀既明而英
廟疑之亦有在矣

加厚汪妃

天順初 上以邸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汪妃
雖立爲后卽遭廢斥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
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猶可矜憫 上惻然曰
卿言是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
舊府如何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
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八 十七

釋建庶人

天順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
年意欲寬之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遂卽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
自爲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
屋畢日 敕軍衛有司供應柴米一應器用悉令
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闈者二十人婢妾
數十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
悲且喜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

奶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
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英宗四事卓絕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群臣兆民若喪考妣以爲神德
聖政不可殫窺四事猶爲卓絕終世未嘗殺一非
罪未嘗遣差內官出擾郡縣復 中宮位號不用
官人殉葬此皆自昔君人甚難而出於 帝之剛
明獨斷所謂度越百王者也

景泰帝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於文華殿之
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親自臨視命二人講
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對以左
中允兼侍讀呂對以右中允兼侍讀又問幾品皆
曰五六品 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 命取官
制視之乃 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旣
臨幸二人因改坐於傍他日 上至訝之二人對
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後至館
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時淮上大饑 上於
棕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王竑
奏亟開倉賑饑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吾百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八

十八

孝宗

孝廟在宮仁孝恭儉今聞已決四海比諒闇管麻未嘗去體久絕酒肉每朝退苦坐於靈幄側蹕蹕之餘不釋卷籍所覽者四種書分作日課務在記臆研覈旨義有未得即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也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侵貴戚貴戚惡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邪中外度其必有深譏早朝上忽問李夢陽事如何劉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八

十九

健疑

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時政惟陛下

下有罪以開言路上作色曰夢陽爲朝廷盡言

孰爲狂邪健出不意慚惑無地時中官力請誅之

上曰此直臣也可深罪止令覆奏罰俸數月

孝宗萬幾之暇垂覽墳典間亦好琴臺諫時以爲言

上謂左右曰彈琴何損於治勞此輩云云然終

不以爲忤也蘇人有金某者得古琴曰霹靂携入

都介所識巨璫以獻上試其音清越喜甚出內

帑金千兩以賜璫私其半以半齎金某自上臨

御罕有饋賁者此亦奇遇也又喜觀畫日賞畫工

吳偉輩綵段數疋命曰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夫古先哲王多寓意於琴書豈與玩物者等論然猶容恤人言可以仰窺聖度此所以成一代之令主歟

神怒江彬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彬懼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江傳旨開聚寶門迎駕喬白巖堅閉不納是夜武宗宿於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真可謂以死衛社稷者也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八

二十

世宗

嘉靖初經筵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問章至放勳殂落等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夫衆心始安且服其善於說辭也徐講論語魯子有疾章至鳥之將死四句旣而有御札下閣內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日還補講章進來上之英明特達如此而顧徐二公進直言不諱亦以見當時臣工純正不阿習尚之厚迨後則棘闈命題程文多方顧忌毋亦獻諛成風歟

類漢武其時神仙土木及征伐禮樂諸
大事無所不具恨少子長寫之遂令千載而下無
由見其才畧耳嘗每夜醮罷輒攤數席鱗集章疏
首邊報次諸省監察次臺諫次吏部餘部寺各以
次陳訖便懸燭 命兩牌子宣讀其無難處者尋
從中下稍涉疑慮卽示閣下分票票或再易不當
然後手批定奪故分宜能迎而卒弗能逆也胡縝
宗繫獄多年忽京師大旱禱而不雨 上省之隨
出胡于獄而雨卽大至皆以爲赦胡故 上怒曰
我自禱而得雨烏有爲匹夫而動天者仍追而杖

于庭已乃遣之還此如天雷擊人豈無悞中者然
寧悞而必不使人測於乎明哉

上嘗語近侍曰竊在公財以肥家者文武皆然譬之
羅麵文臣竊于方羅時竊者無迹主者無考武臣
待旣羅後或爲餅餌始竊則竊者有數主者必知
矣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間

上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

書熊浹至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

上謂嵩浹曰朕偶得一對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
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

不能對朕代爲對曰天官膽大大如天乃的對
也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 上曰朕偶以此相
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二日卽有復 召夏閣老
言之旨

太上皇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
上皇於萬年注名煇他官一名執嘉后紀載高祖
母曰昭靈后

太子

唐虞而上皆傳之賢故無太子之文夏商之王雖傳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八 二十一 唐虞
之子其文畧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目武王繼
之稱太子發此其始也漢天子號皇帝故其嫡稱
皇太子此其始也事物紀原

東宮讀寫

英宗時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擬講讀等官且曰
先讀何書賢對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
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
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
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
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

其看視又不校正以此寫字不佳賢
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曰然

景泰易儲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
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
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遂駕其說
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 敕符取
襄王世子去矣卽于十七日帶兵詣南城請 上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八

三

皇復位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
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爲總督不得
遂其所私乘此機圖之耳且以爲有社稷之功故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
擅作威福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
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
幾有貞又爲亨所嫉而出之又未幾而亨復遭烈
禍天道之好還如此

景泰欲易 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
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感惠

太子爲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會文武
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爲不可者卽以利害怵之
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擇日冊立卽以宮僚美秩付
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
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莫甚於此

易儲召襄

景泰丁丑易儲召襄二議首謀迄今紛紛大抵易儲
事一時君臣不得逃譏召襄則云無之于王不得
無罪第死不蔽法耳卽赴東市于言前日内外軍
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萬精兵任吾用吾不反

釋史彙編

卷之十八

三

今日一冠秀才乃反耶臨刑賦詩以歿先是景泰
病久不朝于謙等率諸大臣請舊太子見衆監國
太上還內議畢具本正月十四日以燈假有妨
候十六日早進稿留于宗伯姚夔家諸臣中有一
人泄其議其貪功害事若曹石諸人知之遂先於
十五夜部署整定至五鼓斬關而入亦有內應者
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之議竟寢焉

皇太孫

晉永康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二子臨淮王爲皇太孫
齊永明十一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爲

皇太孫唐高祖欲立皇孫重昭爲皇太孫

儋耳龍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言於衆曰太孫乃儋耳龍何懼賊乎

史彙編卷之十八

史彙編卷之十八

五十五

史彙編卷之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偏霸類

楚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玄瀆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右脇又三人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勤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死于秦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梁祖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烈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斬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崔住大梁困躓於逆旅中主者留之不令去荀崔逐日詣客次一日梁祖召見便殿荀崔再拜坐梁祖顧視

下謂左右曰似有雨令視之實雨也然天無片雲梁祖謂杜曰是何祥也命題無雲有雨詩杜立成一絕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洒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特設帳賓館賜之衣服錢物甚厚福建人徐寅下第獻賦梁祖覽而重之且曰古人辭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督費用且多今一字奉絹一匹留于賓館厚禮待之梁祖有移鼎之志悉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榦甚大可庇四五十人遊客亦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二十六

侍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又曰此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身對曰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不如夾榆梁祖勃然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湏是夾榆木也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實有此事顧左右令悉擒適言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群盜至於剛猛英斷以權御物遂成與王之業豈偶然哉

武肅

武肅王創業之艱人所知矣恒以危枕而寢稍睡濃

從僞則寤嘗差一老姥監直使廳一宵銀灯有大蠅蟬沿油缸而翳視之已竭忽然不見亦不爲意明日王曰昨夜夢飲麻膏充腸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者王微哂而已

僞吳楊始末

僞吳先主卽吳王行密廬州合肥人力舉三百斤微時居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卸兵悉以黑縞幕其首號曰黑雲都滌密長子旣襲父位徐溫張鎰謀殺之立楊渥爲主渥卒弟丹陽王溥襲位僞溫謂爲宣皇帝溫出鎮潤州以其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三十七

子知訓知廣陵政事爲朱瑾所殺昇州知誥謀於宋齊丘丘請明公卽今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在潤州則政事之任歸公不然今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從之溫聞遂許知誥代知訓以重厚清儉鎮撫時俗溫嘗入覲泊知誥第侍奉彌謹溫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知誥將移楊氏之祚乃以昇州爲大吳西郡楊州爲東都聲言將遷楊氏於江南改白沙爲迎銓鎮俄而逼禪稱楊氏欲入道乃營室於茆山遷溥居之冊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崇古讓皇帝溥旣

渡江賦詩略曰煙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洎萬
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及將遇弑
方誦佛書於樓上俄而見害知誥自以取國艱難
乃志勤儉知誥殂煜乃即位壬子癸丑間有狂人
遍罵市人曰待顯德三年搃殺之又曰不得韓白
二人殺之無噍類人皆莫測俄而周太祖南郊
元顯德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
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並爲戎帥王
師既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過江而南者
尤衆悉如狂人之言周時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
穽史彙編 卷之十九 四

小兒皆唱曰擅來也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
蕃歌其首句曰擅來也方明其兆煜知誥次子本名
從嘉嗣僞位乃更今名煜有辭藻尚奢侈又善音
律造念家山及振金鈴曲言者取要而言云破金
陵曲又建康市中柴肆之榜多題曰天水碧尋而
皇宋蕩平之悉前兆也

僞蜀始末

僞蜀先主王建許州舞陽人世爲餅師初以唐朝之
命析黎雅邛蜀四州爲東平軍節度使旋領兩川
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長子元膺謀作

乃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爲後主建在位十
二年急於督責雖倉庫充溢聚歛不已末年苦
疾疾瘵楚尤劇但坐錦囊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
姓無數列於林前詎我曰重賦厚歛以至傷害而
死今已得諒於帝矣建曰我實不知今如之何未
幾而殂衍即位荒淫酒色出入無度嘗以繪絲數
萬結爲絲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之
制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二絲亭於山
前列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厨食料烹燂於其間衍
凭絲樓以視之謂之當面厨絲山之前復穿一渠
穽史彙編 卷之十九 五

以通宮中衍乘醉下絲山卽泛小龍舟於渠中使
宮人乘短畫船倒執炬螭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
船歌樂之聲沸於渠上好戴大裁帽蓋欲溫已而
人以爲泥首包羞之兆初建立衍爲嗣鑄鍾送于
佛寺其聲洪遠建謂其下曰吾鑄此鍾爲立太子
故也今其聲洪遠必東宮將來之慶才及八日其
鍾墮地龍首摧落建不懌衍果八年而亡衍之末
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隨駕
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茸州曲詞親與宮
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

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本意似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人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後唐既平蜀乃以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及明宗時安重誨用事知祥乃絕朝貢尋以長興五年僭大號初王氏在蜀建舩宮殿皆紀大匠孟德名字于梁俄而爲孟氏所據知祥僭號才七月而終子杲嗣昶尚年少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建新宮而居以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民間懼其選皆立求媒妁而嫁之謂之驚婚蜀之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本

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嬪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已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

僞漢始末

僞漢先主姓劉名巖後名龔本無此字龔欲自大乃以龍天合其字殊不也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遊復遷番禺因家焉父謙爲賀水鎮將既卒子隱嗣即巖之兄也隱卒巖代其任梁朝命拜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政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爲王九年八月白虹入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七

三清殿中頗憂畏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以白虹爲白龍上賦以賀巖大悅改元白龍更名龔巖性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床之獄更加日曝沃以鹽酸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若槌鋸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宛痛之聲充沸廷簾而巖之唇吻垂涎及頤頰若翳膏肉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蓋妖蜮毒龍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巖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爲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瑰麗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及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于東西樓之上巖殂子玠嗣位是爲高祖帝昏暴益甚爲長夜之飲其弟晟使壯士夜以角觥進而殺之于長春宮玠卒晟乃襲位改元應乾晚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母誅親族其子皆鳩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晟之所爲雖蠻夷不是過張晟之長子也襲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方士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妖言以陳禍福由是內外淫亂張踵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末年野蕈生於

官殿街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亡國銀既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焚府庫寶貨之外其珍珠至美者凡四十有九籠及至京師銀乃自結真珠龍鳳鞍以獻太祖謂群臣曰聞銀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耶銀在南越僞封衛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

僞閩始末

閩忠懿王姓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長兄潮次兄圭及審知軍中號爲龍皆以唐末起兵爲黃巢部伍

釋史彙編

卷之十九

八三六

巢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辟石僧爲識辭曰崑高潮水沒潮退天口出蓋言潮破福州岩而審知終嗣其地也延翰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翰娶傳陵氏之女性悍妬殘忍嘗以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雷電擊傳陵斃於中庭或曰忠懿暴終傳陵之鳩故也延鈞審知次子延翰祖遂襲其位僭稱大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啓即位日旣披袞冕遂恍忽不能自知久之方甦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安後於諸寺

審知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閩其順天應人有如此者延鈞卽位改名鱗鱗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殺延稟審知之養子耿一目人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旣死稟自泉州率衆而至因立延鈞爲主自還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以死計於稟稟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斃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懸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奔浙中稟本名繼鵬僞封福王卽鈞之長子也旣爲皇城使李倣所殺而立昶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猜忠懿之勲舊悉屏去之威武軍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威武怒一日潛取延義於私第而立之延義審知之第二十八子也延義卽位改元永隆移書於鄰國曰六軍踴躍於門前群臣歡呼於陛下延義在位爲長夜之飲自宗室及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末年爲僞客省使朱文進所殺王氏遂滅忠懿嘗問山僧國祚修短僧曰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而亡國其言驗矣

釋史彙編

卷之十九

九三六

王延彬始末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能爲詩亦好談佛理詞人禪客謁見多爲所沮初圭領兵至泉州舍於開寺始生延彬於寺之堂旣生而有白雀一栖於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朝廷贈延彬雲中節度使及卒復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中有詩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被袍擁鼻行市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裊鶯聲因携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筍羹也解爲詩也爲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

南唐始末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唐疏屬鄭王房之族派父志祖榮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爲尼出入徐溫宅與溫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姊往來溫妻以其全宗憐其明惠收爲養子居諸子之上各曰知誥累典郡符溫爲丞相封齊王出鎮金陵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沉幾遠略莫知其際折謙下士中外所瞻才及弱冠躬秉大權楊都繁浩之地海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十三

內所聞率由後素無所耽溺內輔幼主外弼義父延楊祚十數年帝之力也丞相盡摠其兵嘗以識制有東海鰐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逼禪位之心矣吳帝加以九錫封齊王丙申年執政者欲盡楊氏一朝然後受禪烈祖不可遂以國稱唐改元更姓李氏名昇追尊丞相爲義祖皇帝吳帝爲讓皇帝在位七年年五十四廟號烈祖謚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敬皇后宋氏祔焉

江南別錄

義祖徐氏諱溫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吳武王時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十一

淮南動兵數萬號黑雲長劔義祖爲其裨將累以功遷右戢與張鎬同爲衙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使待諸子長也吳武王不答鎬與義祖曰王親犯矢石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爲王楊氏無兒有女亦可況未至此吳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死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渥嗣立是爲宣王所爲不道義祖與鎬承間泣諫宣王怒月餘殺宣王聲言暴卒立母弟溥是爲景帝鎬旣得志又欲害義祖義祖用小將鍾重謀誅

錫義祖自爲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李德誠爲江州懼祖未已令子繼勳來謁義祖見之嘆曰有子如此非爲惡人也以女妻繼勳後德誠於撫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與景帝泛舟濁河酒酣景帝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十人遣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生且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艾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手刃數人埋於舍後

口唐書李德誠奉書於吳國王吳國王因遣司農卿盧顯北聘李德誠自臨川來朝賜宴是夜景帝暴殂宮中意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而入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景帝之弟也義祖雖搃大兵而身在外朝政進稟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爲已害而烈祖勤於侍養又自幼畜之故不忍因以大政委焉烈祖亦不自安求爲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爲相其夕朱齊丘與術士劉通徹同宿聞鼓聲通徹曰事必中變且有大喪書至而義祖知詢自淮南來奔喪翌日起爲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敗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上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爲左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爲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

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為人臣而畜
乘輿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
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
後頗見呂氏爲崇請僧誦經以解之僧爲陳因果
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知詢之敗知誨有力焉
烈祖德之以爲江西至鎮歲餘不見呂氏中心甚
喜家人自淮南來忽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乃呂
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
又以繡履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爾詐此殯時物
用以爲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誨熟視之未畢呂

碑史彙編

卷之十九

十四

氏已在側曰尔爲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
代之遇其喪於中塗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
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
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
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遠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
專掌浮屠修造之任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爲首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爲義祖所
養奉義祖以孝聞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記性
嚴明不可以非禮犯累爲樓舡指揮使宋齊丘者
父爲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于謁

謁行款道中有娼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
不宗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齊丘
感之及貴納爲正室騎將姚洞天薦于烈祖奇其
才與結布衣之交動靜皆與謀後烈祖除昇州刺
史辟齊丘爲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爲潤州
義祖意求宣州聞命不樂宋齊丘曰今三郎亂政
敗在朝夕京口去淮南一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
天贊也三郎知訓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
舟渡江鎮定內外以待義祖之至義祖以已子既
不克荷用烈祖尤愈於它人因留輔政先是知訓

碑史彙編

卷之十九

十五

待烈祖甚悖每呼爲乞子知訓宅中有土室封閉
甚固烈祖請義祖親開其中緇圖義祖之形而身
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袞冕
南面視朝義祖唾曰狗死遲矣烈祖因得政以愛
民節用爲本甚得當時之譽吳景帝卽位烈祖當
相而勲舊多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大乃以
左僕射叅政事時諸侯交兵江淮獨烈祖增修法
度人獲又安識者歸心焉義祖知詢以罪廢大
政由已矣數歲出鎮建鄴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
長子景遇居中輔政宋齊丘王令謨皆爲相孫晟

自中原來奔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卒建勳來歸幕府遂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安禪之曰白雀見于庭江西楊化爲李臨川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號唐立高祖以下七廟尊吳王爲讓王洪州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氏舊老上言吳主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邸烈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已乃徙讓皇於丹徒遷諸楊州烈祖日於勤政殿視政有言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千里之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爲皇太子王表願寢此禮三

表許之以大元帥摠百揆信王景遇先娶德誠之女中興後有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別爲民南平德誠所封也景遇母种氏晚歲尤承恩寵宋后希得接見烈祖幸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承間言景遇之才可代爲嗣烈祖作色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立嫁之烈祖宋后欲甘心數四賴元宗保全之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鄴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爲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

明德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遂寢元宗卽位謂朝日疾風動草樹之謂也

元宗事略

元宗諱璟烈祖之長子初名景幼爲義祖所器常曰諸孫中此子特貴州刺史鍾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繩其罪義祖曰昔無章吾死於鎬手汝曹安所托乎今日富貴章之力也背之豈人理乃以章女配元宗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卽光穆皇后也元宗起家尚書卽吳讓皇見之曰朕子皆不及也烈祖出鎮建鄴以元宗居中專政甚得時譽

烈祖卽位爲大元帥摠百揆烈祖姐乃嗣位改元保太太常寺韓熙載上疏曰踰歲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行遂不改詔立皇弟遂景爲皇太弟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至戊木開道壺漿奉迎旣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氏不堪其苦思效順者解體矣始馬殷據湖廣之地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範自永州赴喪判官李栢臯知欲爲變未至以爲朗州節度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弟希崇又廢希範自立幽希範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疑以

部曲數百人劫希萼于道奉爲衡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衆萬人希崇遣使求赦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援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希萼皆降餘部相次歸附鎬因承亂取桂管之地朗州劉信亦自爲刺使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苗朗州將軍張巒屯零陵以苗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國四方聞之以爲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信之忠順鎬不能爲備歲餘土豪王建襲殺建期奉信爲主鎬不能制弃城遁歸諸郡皆沒惟巒全軍而迴周師南伐

之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克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賊下覲仁瞻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墮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梁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旣而朱元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太弟景遂固請歸藩立長子冀爲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人衆以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爲冀州趙州也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夕請陛下燕居宮中政盡付齊丘以舒喪亂元宗以戎事未寧隱忍不發鍾謨自梁京歸理德明之冤乃言人臣窺國理不可容遂誅覺放齊丘於青陽尋亦卒謚醜繆謨使回爲禮部郎左丞任用權傾中外與中刺史張巒有舊巒入爲天德軍使每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罷給事中唐鑑密言恐有它變宜先面之會太子冀薨謨固請勅巒以所部兵爲京城巡徼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貶於饒州謚死巒亦黜爲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南都豫章也太子卽位於建鄴梓宮至自南都群臣表請殯於

別宮後主手詔不許詞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
宗神禾精粹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
爾不識東朝官家南岳真君不如也

後主李煜

後主諱煜字仲光元帝第五子也幼而好古爲文有
漢魏之風母兄與爲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經籍
自娛未嘗干預時政卒立爲太子監國建鄴臨事
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卽位周后疾甚
後主朝夕侍側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
及殯哀瘠骨立杖然後起詔立周后妹爲后王者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王

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
禮官叅議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
徐游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游希旨奏佑爲長月
餘游病疽鉉戲謂人曰周禮亦能爲崇乎烈祖初
立庶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興置時韓熙
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
顯後主尤好儒學故江左三千年文物有貞元元
和之風元宗稱臣於周唯去尊號用周正朔其諸
制度尤未全改後主卽位始衣紫袍廣陽旣下王
師屯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洶乃下制貶

王皆降封公遣長弟南楚
國公... 貢因留質後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不
還... 宴會皆罷唯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鵠
今... 飛嗟我季今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李
穆實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園丘思與卿同閱
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荆湖惟俟稷之反
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進取九月舟師自大江直
趨池州中外奪氣若水父保大末爲漢縣令父
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梁京上書太祖謂有
才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雖得
池州及姑孰餘郡皆未奉命糧儲艱阻若水請於
采石掣橋以利輪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調之黃
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來
悉兵圍常州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誠初劫萬
誠以降而天兵亦屯於建鄴地南十里餘錢唐又
進圍潤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
衛相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後主尤親信之乃擢爲
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
別但此非卿不可勉副孤心澄泣血奉別歸家盡
簞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多難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王

王

官散此以畝勲業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唐兵初至
營橫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會盧
絳赴援至錢唐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
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
罪且得富貴是夜裨將起城而出明日澄徧召將
卒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
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
涕固諫得止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古迹宮中
畝籍萬卷鍾王墨跡至多城將陷謂所幸保儀黃
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無使散逸

裨史彙編

卷之十九

主

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之梁
京二歲殂南人聞之卷哭設齋後主初卽位中使
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南夜宿姑孰中宵忽聞二
人曰君自金陵來新主何以爲理一曰吾觀新主
以仁孝爲重又曰如是則明主也久之又聞一曰
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梁京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
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
曲有念家山後主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
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陞
正殿御坐論者以鞋者履也與李同言李氏將敗

此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
述雜說百篇行於世時人以爲可繼典論江南大
臣至中朝名最顯者徐鉉字鼎臣與弟鍇同有大
名於江左乃之士衡士龍焉鍇字楚金先城陷而
卒著書甚多謚爲文後主文集鍇爲之序新說文
鉉爲序鉉質論十餘篇後主親筆冠篇儒者榮之
容易即君

晉少主志於富貴纔進姓名卽問幾錢拜官賜職出
於談笑幸臣私號曰容易即君

百姓爲天

裨史彙編

卷之十九

主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公仰而視天管
仲曰所謂天非蒼茫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

託物感人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
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
士聞而歸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曰
公家畜罷而不爲用故放之方曰少盡其力老
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贖之窮士聞而歸焉吳
越春秋越王勾踐伐吳道見龜張腹而怒將有戰
爭之氣卽爲之賦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

稱吾意者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彼二君一大夫托物感人人即爲之効死力矣若夫仁聲善教之既深而有素者又何如哉

申侯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五十三

以食焉

求過于天

莊王以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越王逃丹穴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唐兒薦寢

漢景帝幸程姬夜過其閣適值浣濯乃以侍妾唐兒薦寢生長沙王發以其母賤止封二縣武帝時王來朝宮中賜宴各起舞上壽長沙但畧張袖小舉手帝怪問之對曰臣長沙國小地狹不能回旋帝咲乃益封數縣

外戚謙退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侯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興固辭貴人問故興曰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尚鄴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興之言卒驗于其家樊條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條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爾止一子奈何棄之楚乎鮪不從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五十三

後楚謀逆事覺條已卒顯宗念條故諸子得不

坐然儼之言卒驗於其家嗚呼子弟之不肖家有藥石而不能受之於父兄父兄之賢身爲方劑而不能愈其子弟若是者豈不可恨已哉

獻王縱酒

杜業奏曰河間獻王德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令終

漢名臣奏

法

釋史彙編

卷之十九

三十五

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爲汝改某事某事凡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獨至青苗法再三問終不應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羸時只告罷罷了新法